

中国古代军事著述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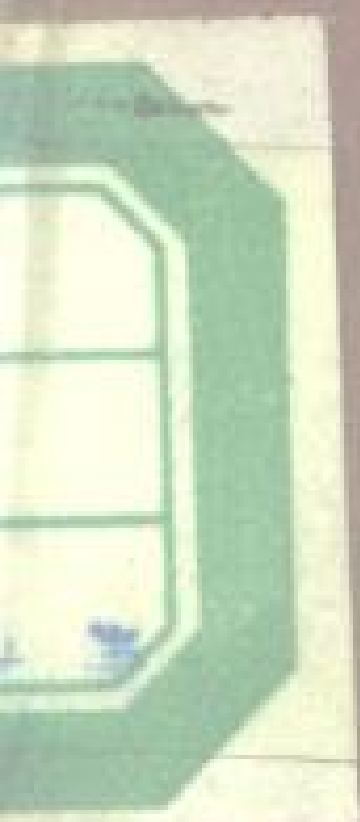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

邱少华 牛鸿恩

上册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军事著述选读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

邱少华牛鸿恩

下册



军事科学出版社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

上 册

邱少华 牛鸿恩

军事科学出版社



21490241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

下 册

邱少华 牛鸿恩

军事科学出版社



21490089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

（上下册）

邱少华 牛鸿恩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9.25印张 750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5291·015 定价（两册）5.80元

出版说明

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里，古代军事著述是一束绚丽多采、独具特色的奇葩，内容十分丰富，它是古人军事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曾经哺育了无数精兵良将，指导和影响了历代的军事活动。为方便大家对古代军事思想、军事学术的研究和借鉴，有分析地汲取其精华，以繁荣今天的军事学术，我们确定从我国古代军事著述中，选其精要，加以注释，陆续编辑出版这套带丛书性质的“古代军事著述选读”。

这套书的选题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的军事专著，而且也包括散见于众多古籍中的军事论述，以为读者和研究古代军事人员较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著述提供方便。

为便于阅读，每书在认真选好底本的基础上，认真搞好标点、注释，并酌情进行今译。对一般读者不易了解的名词术语、典章制度、人名地名、历史事件以及典故和词语的出处等，作出简明注释。生僻字词，一律注音。有了注解，一般读者仍不易理解原文的，则用通俗文字进行语译。

这套书将陆续印行，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及专家们的帮助和指教。

凡 例

一、本书所录，为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的军事论，不包括先秦军事专著《孙子》《吴子》等。

二、凡是表现作者的战争观、治军思想，论述战略战术、将帅士卒，谈论军事和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以及其他有关内容的，都在收录范围之内。

三、议论具体战役的方略而缺乏理论意义的，不录；描写战争过程和谈论军制的，不录。如理论的阐发与事件的叙述无法分割，或中心大旨虽非论军事，但表现了有价值的军事思想的，则酌情采录。

四、某些著作的真伪，古今颇多异说，凡研究者多认为非先秦古籍而我们同意其说者，则暂付阙如。

五、所收各书，大体以成书时代为序，其年代难以确指或本非成于一时的，则参照有关著作排定，亦间有照顾学术流派者。未妥之处，或所难免。

六、对所收各书的作者、版本、成书时代和思想倾向等，都作较为全面的介绍，而重点则在综述和分析全书的军事思想。

七、所录各书的正文，都选用一种较为完备的版本作底本，如有增删，删字用“（ ）”，增字用“〔 〕”，并在注中说明增删的理由。

八、凡是节录的文字，一律在篇题下注明“节录”，而其

首、尾都不再使用“……”。在分开注、译的两个段落之间如有删节，也不用删节号。

九、各篇之前的“提要”，概述本篇章的内容，有时也略作评论。原书没有篇名的，根据内容自拟篇名。

十、注释注意简明，并广泛参考古今学者的已有成果，择善而从（所采之说多出主名），也偶有自己的见解。遇有相关的军事资料可以相互发明的，均写入注中。为便于阅读，注释不避复重。

十一、对于原文尽可能直译，个别句子用意译。为使译文醒豁，必须补充语句时，所加语句放在“〔 〕”之内，以示区别。其文字错讹严重，或历来未得确解的，不加译述，用删节号表示。

总目

凡例

上册

论语.....	(1)
墨子.....	(5)
老子.....	(197)
孟子.....	(211)
庄子.....	(231)
文子.....	(237)
经法.....	(260)
管子.....	(293)

下册

晏子春秋.....	(469)
商君书.....	(482)
聘冠子.....	(582)
荀子.....	(604)
韩非子.....	(674)
吕氏春秋.....	(814)
后记.....	(905)

上册目录

论 语 四 则 (1)

墨 子 (5)

七患 节录 (10)

非攻(上) (13)

非攻(中) (16)

非攻(下) (27)

天志(下) 节录 (44)

鲁问 节录 (49)

备城门 (57)

备高临 (90)

备 梯 (95)

备 水 (102)

备 突 (104)

备 穴 (107)

备蛾傅 (120)

迎敌祠 (127)

旗 帜 (131)

号 令 (137)

杂 守 (179)

老子 (197)

三十章 (200)

三十一章 (202)

三十六章 (203)

四十六章 (204)

五十七章 节录 (205)

六十七章 节录 (206)

六十八章 (208)

六十九章 (209)

孟子 (211)

仁者无敌 (212)

未闻弑君 (214)

民悦则取之 (215)

与民守之 (217)

以德行仁者王 (218)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19)

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 (221)

善战者服上刑 (225)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 (227)

何其血之流杵 (228)

征之为言正也 (229)

庄子 三则 (231)

文子 (237)

符言 节录 (238)

道德	节录		(241)
自然	节录		(244)
下德	节录		(247)
上义	节录		(249)
上礼	节录		(257)

经 法 (260)

国次		(263)
君正		(267)
亡论	节录 (以上《经法》)	 (272)
姓争	节录	 (276)
兵容		(279)
本伐		(282)
顺道	(以上《十六经》)	 (285)
称	节录 (以上《称》)	 (289)

管 子 (293)

权修	节录		(299)
立政	节录		(303)
乘马	节录		(305)
七法			(309)
幼官	节录		(325)
五辅	节录		(336)
枢言	节录		(339)
八观	节录		(342)
重令	节录		(348)
法法	节录		(354)

兵法		(359)
大匡	节录	(374)
中匡	节录	(380)
小匡	节录	(381)
霸言	节录	(391)
问	节录	(402)
地图		(408)
参患	节录	(411)
制分		(416)
侈靡	节录	(420)
势	节录	(423)
九变		(429)
治国	节录	(431)
小问	节录	(433)
禁藏	节录	(437)
形势解	节录	(441)
立政九败解	节录	(444)
明法解	节录	(447)
揆 度	节录	(448)
轻重甲	节录	(453)
轻重乙	节录	(461)

下册目录

晏子春秋 (469)

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 节录 (471)

庄公问伐晋 节录 (473)

景公问伐鲁 (475)

景公伐麋 (477)

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 节录 (479)

商君书 (482)

农战 节录 (484)

去强 节录 (495)

说民 节录 (506)

算地 节录 (507)

错法 节录 (515)

战法 (520)

立本 (524)

兵守 (526)

靳令 节录 (530)

徠民 节录 (537)

赏刑 节录 (543)

画策 节录 (552)

境内		(559)
弱民	节录.....	(568)
外内	节录.....	(572)
君臣	节录.....	(575)
慎法	节录.....	(578)

鹖冠子..... (582)

近迭	节录.....	(584)
世兵	节录.....	(590)
兵政	节录.....	(596)
武灵王		(599)

荀子..... (604)

儒效	节录.....	(606)
王制	节录.....	(610)
富国	节录.....	(622)
王霸	节录.....	(628)
君道	节录.....	(630)
议兵		(631)
强国	节录.....	(666)

韩非子..... (674)

存韩	节录.....	(679)
爱臣	节录.....	(679)
有度	节录.....	(684)

八 奸	节录	(685)
十 过	节录	(688)
和 氏	节录	(701)
奸劫弑臣	节录	(704)
亡 征	节录	(708)
饰 邪	节录	(713)
解 老	节录	(723)
喻 老	节录	(730)
说林上	节录	(734)
说林下	节录	(738)
内储说上七术	节录	(739)
内储说下六微	节录	(744)
外储说左上	节录	(749)
外储说右上	节录	(757)
难 一	节录	(762)
难 二	节录	(767)
问 田	节录	(771)
定 法	节录	(773)
诡 使	节录	(775)
六 反	节录	(777)
八 说	节录	(781)
五 蠹	节录	(786)
显 学	节录	(804)
心 度	节录	(810)

吕氏春秋..... (814)

先 己 节录..... (818)

荡 兵		(821)
振 乱		(827)
禁 塞	节录.....	(831)
怀 宠		(835)
论 威		(841)
简 选	节录.....	(848)
决 胜		(852)
爱 士		(860)
顺 民	节录.....	(864)
审 己	节录.....	(869)
义 赏	节录.....	(871)
审 应	节录.....	(875)
上 德	节录.....	(879)
用 民	节录.....	(884)
适 威	节录.....	(890)
为 欲	节录.....	(895)
召 类	节录.....	(897)
后 记		(905)

论 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研究孔子思想的最可靠的资料。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纂，成书于战国初期，共二十篇。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五五一年——前四七九年），春秋时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青年时代有志于学，做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中年以后在鲁国做过短期的司寇，又周游列国，前后十四年。晚年专力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

孔子的政治态度有其保守的一面，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极为反感，认为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主张恢复周公之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言论是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带着某种程度的民主性和进步性。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说：“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从而提倡德政和礼治。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儒家（包括孔子及历代儒家思想家政治家）强调以礼乐治国、以德服人，主张珍惜民力、不夺农时，因而对待战争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严肃谨慎，不轻易言兵。这一点，在《论语》一书中很鲜明地反映出来了。“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孔子把战争之事看得和斋戒祭祀、疾病一样，不掉以轻心。因此，他不谈论“勇力”（《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强调行仁行义之勇。

《论语》历代注本极多。通行的有何晏、邢昺的《论语注

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本书所录原文依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四书章句集注》本。

【提要】以下几则孔子论兵的语录，第一则提出对战争的态度必须严肃慎重。反对单凭勇力，鲁莽冒失；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第二则指出立国的根本在于人民的信任，粮食是次要的，军备是第三位的。取信于民的思想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所普遍接受，并得到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人心向背成为估量战争胜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第三则认为让人民从事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体现了对战争、对人民都应当严肃负责的思想。第四则记孔子回答卫灵公关于战争的问题，含意十分深刻。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以下两点：一、“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礼治是根本，一个国君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俎豆之事而不是军旅之事。二、脱离礼治来议论军事，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象卫灵公这样的不懂得礼治、不关心礼治的无道之君，根本就不配谈兵。这里实际上透露了关于礼治与用兵的关系的看法。

子路¹曰：“子行三军²，则谁与³？”

子曰⁴：“暴虎馮河⁵，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⁶，好谋而成者也。”（《述而》）

【注释】

1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公元前五四二——前四八〇年）孔子弟子。刚强直率，有勇力，后死于卫国内乱中。

2 子：对人的尊称，这里是学生对老师的称呼。行：在这里作行兵解。三军：周代制度，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一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这里泛指军队。

3 与：动词。在一起。

4 子曰：孔子说。杨伯峻说：“《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而言。”

5 暴虎：徒手搏虎。 冯（píng平）河：徒足渡河。

6 必：一定。 也：句中语气词，表停顿。 惧：戒惧。

【译述】

子路说：“您如果行兵作战，那么会和谁在一起共事呢？”

孔子说：“靠两只手与虎搏斗、靠两只脚蹚水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一定要〔找人共事〕的话，那就是面临任务知道戒惧谨慎、善于谋划并能实现谋略的人吧！”

* * *

子贡¹问政。子曰：“足食，足兵²，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³，于斯⁴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注释】

1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公元前五二〇年——？），孔子学生。

2 兵：兵器，这里指军备。

3 去：除去，去掉。

4 斯：此，这。

【译述】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信任朝廷。”

子贡说：“如果十分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说：“如果十分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剩下的两

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没有粮食，不过一死，〕如果百姓不信任朝廷，国家就站不住脚。”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¹矣。”

子曰：“以不教民²战，是谓弃之。”（《子路》）

【注释】

1 即戎：从军。即，就，到。戎，兵戎，军事。

2 不教民：不教之民 未受训练之民。

【译述】

孔子说：“善人教导训练人民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从军作战了。”

孔子说：“用未经教练的人民去作战，这叫做抛弃他们。”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¹。孔子对曰：“俎豆²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卫灵公》）

【注释】

1 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姬姓，名元，公元前五三四——前四九三年在位。 陈：同“阵”，行军作战的阵式。

2 俎（zǔ）豆：古代用于礼仪的盛食物的器皿，这里指代礼仪和礼治。

【译述】

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队布阵之法。孔子回答说：“关于礼仪方面的事情，我曾经听到过；行军作战方面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学习过。”

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

墨 子

《墨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二十余篇代表墨子学说的基本内容；《耕柱》至《公输》五篇记录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备城门》以下十一篇专论防御；《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的逻辑学和科学著作。

墨子（约公元前四六八年——前三七六年），名翟，鲁国人，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因不满其烦礼与厚葬，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有弟子数百人，与儒学同称显学。“生于鲁而仕宋，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墨子善制作，重节俭，劳身苦志、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不以利禄萦心。在先秦诸子中，其作风是最接近于下层劳动人民的。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墨子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关注人民的疾苦，抨击“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兼爱中》）的不合理现象，提出“兼爱”作为社会伦理的准则，要求人们不分贵贱亲疏，“兼相爱，交相利。”（同上）“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使得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爱、互利、互助的关系。这说明墨子是站在同情受剥削、受损害的劳动者的

角度，为弱者呼吁的。同样，他也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贤上》）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改善政治社会地位的呼声。但是，墨子把实现自己美好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和上帝鬼神的身上。他反复劝说王公大人行仁义，做好事；并且说上帝能通过赏善惩恶维护百姓的利益，王公大人只有遵行这个天志、天意，才能兴国，否则就要灭亡。可以看出，这是小生产者本身的软弱性在墨子学说中的反映，带着空想和保守的色彩。

在军事思想方面，墨子的学说也是反映小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是为弱者呼吁、为弱者设想的，是体现行会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的。它的基本特点是：一，非攻。二，救守。这是一个完整体系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一、非攻。

（一）先秦诸子大都以战争为凶事，如《老子》里就有“兵者不祥之器”的话。墨子也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灭亡了，只有极少数国家得利，因而战争绝不是什么治病的良药，企图通过攻战来壮大自己、吞并天下的人，都应该以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为戒，“镜于人，则知吉与凶”。（《非攻中》）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通过兼爱来消除祸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在墨子看来，兼爱可以去乱，可以止攻；兼爱是非攻的道德伦理的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把兼爱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的墨子，视战争为凶事，竭力反对掠夺战争，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这一点，甚至使得有的研究者产生误会，认为墨子对战争一概加以否定。

（二）关于战争的性质，墨子严格地区分了正义战争与非

正义战争的不同，划清了“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这两个概念的界限。他说，大禹、商汤和周武王进行的战争，是针对昏乱之国暴虐之君的，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的指示，有鬼神的帮助。这种正义的行动，就叫做诛（后来孟子也说，汤、武革命是诛独夫，与墨子合），而不是攻。攻，就是当时强执弱、大攻小的战争。在墨子看来，这些战争似乎一概是非正义的，因而一概加以反对，历史事实不见得就是这样；但是在理论上，墨子是拥护正义战争和反对非正义战争的。

（三）最能说明墨子非攻思想的进步性的，就是他反复地揭示战争给全社会的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损失，反复地揭露掠夺战争加给对方的沉重灾难。比如在《非攻中》里，他列数一旦兴师动众，发起战争，则百姓饥寒疾病而死者不可胜计，阵亡将士不可胜计，兵器装备、牛马车辆的损失不可胜计；耽误春种秋收，“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基本上是从人民大众的角度看问题的。又如《非攻下》列举当时的“王公大人”和“天下之诸侯”以坚甲利兵攻人之国，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性畜，烧人祖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对这种战争的残暴性和掠夺性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且矛头直指王公大人。这基本上也是从人民大众的角度上看问题的。

（四）非攻说是存在着矛盾的，正如整个墨子思想体系存在着矛盾一样。墨子一方面揭露统治者好战和掠夺的本性，一方面却把止战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明理；一方面承认有义战，一方面又否定了所有强攻弱的战争，没有看到兼并战争的历史作用，在《鲁问》篇里，干脆就用“天诛”取代了“义战”；一方面注重人事，正视实际，十分强调要用具体行动和物质手段来反对战争，一方面又迷信天意，宣扬天赏天罚，以此来告谕好战的统治者。墨子非攻学说的矛盾，是小生产者在政

治上的软弱性的反映，和新兴地主阶级积极鼓吹攻战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本书《吕氏春秋》部分的介绍。

二、救守

墨子反对强执弱、大攻小，所以提倡对小国的救援和小国本身的防守。

关于救援，墨子说，“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即攻战之说）”，而救助被攻的小国。提倡替小国修繕城郭，给小国提供粮食资财（《非攻下》）；甚至替小国守城御敌（《公输》）。

关于防守，《墨子》五十三篇中自《备城门》至《杂守》共十一篇，（以下简称“城守诸篇”）是论防守的专著。下面着重地作一些介绍。

第一，有备无患。这是城守诸篇写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城守实践的指导思想。《七患》篇说：“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粮食，军备，城防，是国家施政的基本方针，也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墨子论述守城的工事、设施、军需、器械，以及部署、号令、战法等等，才那样周密，那样完备，那样精细。有备无患，防患未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极为重要的。在墨子思想中，这也是闪光的东西。

第二，藐视强敌。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防御专家墨子总是成竹在胸，信心十足。《公输》篇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坚定了楚王“必取宋”的信心；可见，云梯在当时是攻城的利器。但墨子说：“云梯者，重器也，其动移甚难。”只要如此这般，“则云梯之攻败矣！”（《备梯》）又，羊圻（羊黔）攻法在当时也是一种足以使防守者震恐的战术。这从禽滑厘的

心理反应可以看出来。但是墨子说：“羊黔者，攻之拙者也。”远攻就在远处防御，近攻就在近处防御（《杂守》）。

“羊黔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则羊黔之攻败矣！”（《备高临》）上述《公输》篇所记录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说“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御）有余。”而且他已经部署“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在宋城上严密设防了。可见，墨子藐视强敌的气概来源于对战术的精通和战备的严密。

第三，关于守城的基本条件。《七患》篇指出“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实际上已经概括地指明了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城守诸篇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如《备城门》篇提出“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其中就包括了内政、外交、粮食、军备等四个方面的条件。接着又提出“凡守围城之法”的十四个原则。《备城门》和《号令》都谈到国君与主将的关系，人才的使用，等等。这些，都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论述防守的。

第四，城守诸篇以大量篇幅详述各种城防工事、设施、器械和部署、号令等等，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战争技术资料和科学技术资料，而且有些段落的论述也带有战略的性质，各篇的《提要》均已有所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一个力主“非攻”的思想家，又具备这么完整细密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少见的。清代学者俞樾说：“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把非攻与备战的关系说清楚了。

在墨子之后的大约两千年间，墨子军事思想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应该是：墨学本身的衰微（战国时代，

儒、墨同为“显学”，至西汉前期，墨学似已失传）；墨子偏重防守，而不论攻取；城守诸篇论战略的内容不大集中而又缺乏条理；文字错乱极为严重，许多地方难得其解；等等。随着清代后期墨学的复兴，墨子军事思想的真价值，也逐渐被发现，受重视了。近人尹桐阳说：“墨子既作《非攻》篇，而恐人不已听也，于是复作《备城门》诸篇，严守法以制人之攻。……或者索解不得，遂谓自《备城门》以下无足观，可哂也。……所言守法，实古兵家之巨擘。盖其设置之周，思虑之密，直大律在谨矣。”张纯一也极赞它是“专门之学”，甚至是“绝技”。著名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在其所著《墨子城守各篇简注》的《自序》里，把它和《孙子兵法》相提并论，他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这些见解都很精辟。因为攻与守，本是军事学中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墨子的防御思想，是我国古典兵论中十分宝贵的部分。

《墨子》通行本有毕沅的《墨子注》、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张纯一的《墨子集解》、吴毓江的《墨子校注》等。本书选编时，自《七患》至《鲁问》诸篇，正文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墨子闲诂》为底本；自《备城门》以下诸篇，以中华书局版《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岑仲勉著）为底本，稍加校订，如有改动，一律加以说明。

七 患 节录

【提要】《七患》篇列举种种足可担忧之事，强调治国要知节用，卫国要知守备，要有严密为备、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七患”中，有三患属于军事方面的问题；其余数患，也直接间接地与军事有关（尤其是粮食问题）。作者自己归纳为“食”、

“兵”、“城”三要素。撇开节用思想不谈，单从兵论着眼，可知墨子的军事思想重在防御。

本文着重谈有备无患，为了强调，把桀纣之所以亡，也简单地归结为无备。这是不全面的。

子墨子¹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²，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³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⁴，君修法讨⁵臣，臣慑而不敢拂⁶，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⁷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⁸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⁹，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¹⁰。七患之所当¹¹，国必有殃。……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¹²，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¹³，不可以应卒¹⁴。是若庆忌无去之心¹⁵，不能轻出。夫桀无待¹⁶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¹⁷也。

【注释】

1 子墨子：老师墨子。第一个“子”字是墨子弟子对墨子的敬称。第二个“子”字，为古代男子美称，如孟子、荀子。一般认为，冠以“子墨子”的言论，是墨子弟子所记录。

2 城郭：内城和外郭。郭，外城。 沟池：护城河。

3 边国：当作“敌国”。边是“适”之误字。适，通“敌”（依洪颐煊说）。

4 游者：在外游历的人。求学之事称游学，求官之事称游仕。爰佼：喜欢交友。佼，同“交”。

5 讨：治理。这里有“管束”的意思。

6 慑：震慑，恐惧。拂：违背，违拗。

7 畜（xù旭）种（zhòng众）：收藏耕种。菽（shū叔）粟：统指粮食。菽，豆类的总称。

8 事：任使，使唤。

9 社稷：国君所祭祀的土地神和五谷神，古代常用来指代国家。

10 倾：倾覆，灭亡。

11 当：值，在。

12 凶饥：凶年（荒年）和饥馑。

13 备虑：事先想好的对策。虑，谋虑。

14 卒（cù醋）：同“猝”，仓猝。

15 庆忌：春秋时吴王僚之子。吴公子光（阖闾）杀王僚自立为君，担心当时留居卫国的庆忌报复，派要离前去行刺。要离至卫国，取得庆忌信任，在同舟渡江时杀死庆忌。去：当作“去备”（依苏时学说），放弃戒备。

16 待：对付。王引之说，“御敌谓之待。”

17 具：器具。这里作“条件”解。

【译述】

老师墨子说：一个国家，可能产生七种值得担心的情况，〔总起来称为“七患”。〕七患指的是什么？内外城墙和护城河〔不加整治〕，因而无法守御，却费财费工去大修宫室，这是第一患。敌国的军队攻到了边境，四方邻国却没有来救援的，这是第二患。抢先用尽民力去做那些于国家无用的事情，赏赐那些没有作为没有功劳的人，这就是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面，财宝都花费在接待宾客方面，这是第三患。在位居官的人白拿着国家的俸禄，在外游历的人广泛地结交朋友，〔都不为国家所用；〕国君制订了种种法规来管束臣僚，臣僚又

担惊受怕不敢违抗国君的意旨，这是第四患。国君自以为圣睿聪明，却不过问朝廷大事；自以为国家安定强大，因而没有保卫国家的设施，四方邻国图谋侵犯，却不懂得戒备，这是第五患。所信任的人不忠于职守，忠于职守的人却不被信用，这是第六患。收获贮存的粮食不够食用，办事的大臣不能供使唤，赏赐不能使他们高兴，刑罚不能使他们慑服，这是第七患。存在这七患而居守一国，必然导致丧失政权；存在这七患而防守城池，敌人一来就会倾覆国家。七患之所在，国家定有灾殃。……

所以，粮仓里没有贮备的米粟，就无法对付荒年的饥馑；府库里没有贮备的兵器，即使是有义之君，也无法征讨无义之国。内外城郭不事先修治完整，就不能进行守卫；心目中没有事先筹划好的计谋，就不能应付突然的事故。王子庆忌要不是有了放弃戒备的心思，也就不会轻易外出〔而上当被杀〕。夏桀没有抵抗商汤的准备，所以被放逐；商纣没有抵抗周武王的准备，所以被诛杀。夏桀和商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拥有普天下的财富；可是，最后被小小的百里之国的诸侯所灭亡，原因是什么呢？有了高贵的地位和巨大的财富却不知道防患于未然。所以，有备无患，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粮食，是国家的珍宝；武备，是国家的爪牙；城池，是国家用以守卫的凭据。这三样，是一个国家抗敌自卫的基本条件。

非 攻（上）

【提要】《非攻》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攻人之国。作者通过浅近的比喻进行推理，步步深入地论证攻伐的非正义性。夺取别人的桃李、犬豕、牛马等是不义的；攻人之国是最大的掠夺，因而最为不义。杀一人、杀十人等等是不义的；攻人之

国杀人无数，因而最为不义。逻辑推理是很有力量的。

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应该如何看待正义的攻伐，也没有论及不义之国和无道之君是否可以攻伐。

《墨子》书的许多文章，同一题目而分上中下三篇。一般认为，这是墨子之后墨家学派分为三支，弟子各记所闻，所以有此不同。本书选编的《非攻》即属此种情况。

今¹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²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³，其不义又甚⁴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⁵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⁶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⁷也，拖其衣裘⁸，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注释】

- 1 今：这个“今”字，带有假设的语气。
- 2 得：获得，捕获。
- 3 攘（rǎng壤）：窃取，夺取。豕：猪。豚（tún屯）：小猪。
- 4 甚：甚于，比……更厉害。
- 5 兹：通“滋”，更加。
- 6 厩（jiù救）：马房。
- 7 不辜人：无罪的人。辜，罪。
- 8 拖：同“拖”，这里作“剥夺”解。裘：皮衣。

【译述】

假如现在有一个入，闯进人家的园子，偷人家的桃子和李

子。人们听到了都会指责他，居上位从政的人捉到了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呀！至于窃取人家鸡狗和大小猪只的人，他的不义更超过了闯进人家园子偷桃子李子的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他的不仁不义就更大，罪过也更重。至于闯进人家牛栏马圈、偷人家牛马的，他的不仁不义又超过了窃取人家鸡狗和大小猪只的人。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越多，他的不仁不义就越大，罪行就越重。至于杀死了无辜的百姓，夺走衣物，强抢刀剑的人，他的不仁不义又超过了闯入别人牛栏马圈偷人家牛马的。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越多，他的不仁不义就越大，罪行就越重。面对这些情况，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是非，懂得谴责，说这些人不仁不义。现在，有人做出了大到攻人之国的不义之事，人们却不知道反对，而是跟着去称赞。说是合乎仁义。这可以叫做懂得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吗？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¹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²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³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⁵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注释】

1 一死罪：杀死一个人，应当判一次死罪。《荀子·五制》：“杀



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所以，下文说杀十人、杀百人，就有十个百个死罪，死有余辜了。

2 重（chóng崇）：量词。

3 情：诚，确实。

4 奚说：怎么解释。奚，何。说，解说，解释。

5 辩：通“辨”，分辨，区别。

【译述】

杀死一个人，就说他是不义，必定要判他死刑了。按照这个原则说开去，杀死十个人，就是十重不义，必定有十重死罪了；杀死一百个人，就是一百重不义，必定有百重死罪了。对于这些，天下的君子都明白道理，都知道反对，说这些杀人者不义。现在有人做出了大到攻人之国的不义之事，人们却不知道反对，反而跟着称赞，说是符合仁义。这大约真的是不知道它的不义，所以才把这些言论写在书上留给后代。如果知道攻人之国是不义的事，又怎么解释要把称赞这种不义的事写在书上留传后世的行为呢！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见到一点点黑，就说是黑；见到一片黑，反而说是白。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知道白和黑的区别了。尝到一点点苦，知道说是苦；尝到许多苦，反而说是甜。人们自然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了。现在有人做了小的错事，人们能够辨别，并且加以指责；而做了大的错事——攻打他人之国，人们却不知道这是错误，反而跟着去称赞，把它说成义。这能叫懂得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吗？由此可见，天下的君子在区别正义和非正义的时候，观念是多么混乱啊！

非 攻（中）

【提要】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立论来反对攻战。

一、攻战使士民生命和社会财富受到重大牺牲和损失。墨

子首先从人民受战祸之苦的角度，反对“夺民之用，废民之利”的攻战。比墨子稍后的孟子也是坚决反对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掠夺战争的。

二、墨子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攻战造成大量伤亡，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公输》篇也有“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的话，可以参看。

三、针对通过攻战可以成为大国的言论（也是事实），墨子说，多数国家在攻战中灭亡了，不足为训；并举出历史上好战而亡的事例，指出攻战对统治者也是无益有害的。

本篇和上篇一样，没有涉及战争的性质。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¹为政于国家者，情欲誉之审²，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³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师徒唯毋兴起⁴，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⁵，秋则废民获敛⁶。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⁷：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拔劫⁸，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⁹，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¹⁰，其列住¹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¹²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¹³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¹⁴亦不可胜数。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

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¹⁵，且

无杀而徒¹⁶得，此然也¹⁷？杀人多必数于万¹⁸，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乘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¹⁹，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²⁰。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士〕（王）民²¹者，所不足也。今尽〔士〕（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²²，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注释】

1 古者：当作“今者”（依王念孙说）。王公大人：统指各级统治者。古时天子称王，各诸侯国君称公。大人，贵族当权者。

2 情：诚，确实。誉：读作“举”（依于省吾说），举动，措施。一说，“誉”字上脱“毁”字。毁誉，褒贬。

3 见：同“现”，显露。

4 师徒：士兵。毋：语气词，无义。

5 耕稼：耕种。稼，播种五谷。树艺：种植，如种植桑麻。

6 获敛：收获。敛，藏。

7 尝：尝试。计：计算。军上：疑当作“军出”（孙诒让说）。军出，指出师作战。

8 羽旄：用雉鸟羽和旄牛尾装饰的旗子，军旗的一种。幄幕：帷幕，布幔。行军扎营时用来搭帐篷。甲：铠甲。盾：盾牌。拔劫：拔是一种大盾（见《史记》司马贞索隐）。劫，孙诒让说，疑当作“劔”，解作“刀把”。刀把或是木制，所以下文说到腐烂。

9 靡弊：破败。腑冷：腐朽零落。腑，同“腐”。冷，当作“冷（零）”（依于省吾说）。

10 与：和。这是句与句间的连词。译述时用“又加上……”。乘（shèng胜）车：即战车，四马一车为一乘。

11 列住：当作“往则”（依孙诒让说）。

12 瘠（jí极）：瘦。

13 辍（chuò啜）绝：断绝。辍，中止。

14 主后：做为祭主的后嗣子孙。墨子认为，士兵大量死于战场，祖先的神灵就无人来主持祭祀了。墨家是信鬼神、重祭祀的。

15 锐：锐利的武器。

16 徒：白白地；现成地。

17 此然也：这是可能的吗？正面的意思是这不可能。尹桐阳说也，同“邪”（耶）。

18 数于万：等于说“数以万计”。

19 “虚数”二句：大意当是，城邑数以千计，人们住不过来（城多人少）。虚，同“墟”，指城邑。而，这里用法同“其”。

20 “广衍”二句：大意当是，原野数以万计，人们种不过来（地多人少）。广衍，指平原。而，这里用法同“其”。

21 士民：战士和人民。原文“王民”无义，依王念孙说改。

22 虚城：空城。由于战争的伤亡，人口锐减，城为之虚。如《孟子》所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译述】

老师墨子说：现今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确实希望举动措施能做到谨慎，赏罚能做到适当，用刑施政能做到不犯过失。所以老师墨子说：古时候有这样的话，如果谋划一件事不能得当，那么，就按照过去来推知未来，根据明显的来推知隐蔽的。谋划事情能做到这样子，就会懂得怎么办了。如今士兵们只要出征作战，冬天行军害怕严寒，夏季行军畏惧酷暑，这就是行军作战之事不可以在冬夏两季进行。春天征战，会耽误百姓耕田种植，秋天征战，会耽误百姓收获贮藏。只要耽误了一个季节，那么百姓因缺食少衣而受冻挨饿死亡的，就数不清了。尝试着统计一下出兵作战的〔各种损失吧〕：弓箭、旌旗、帐幕、铠甲、盾、刀等等，一路上破败损耗零落回不来的，多得数不清。再加上矛戟、戈剑、战车等等，一路上破损折坏回不来的，多得数不清。再加上用来驾车作战和运输的牛马，养肥了上前线，拖瘦了才回来，甚至去后死亡回不来的，多得数不清。再加上道路遥远，粮食断绝而供应不上，士民因而死亡的，多得数不清。再加上居住条件的恶劣，饮食的没有

固定时间，或饥或饱无法节制，士民一路生病而死亡的，多得数不清。〔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军队伤亡的人数多得数不清，甚至伤亡殆尽无一生还的也多得很多；那就使得祖先神灵断绝了主持祭祀的后代子孙的情况，也多得数不清。〔战争带来的损害实在是太大太多了。〕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发号施令，其结果却是夺走人民的财用和抛弃人民的利益，而且象这样多这样大，为什么还要去做〔攻战之事〕呢？

有人会说：我图的是那个打了胜仗的美名，以及获胜之后的实利，所以才去攻伐的。

老师墨子说：如果估量一下那种自以为得计的胜利，实在是毫无意义的。算一算从战争中得到的东西，反倒不如从战争中失去的东西那样多。攻打一座内城三里、外城七里的城池，如果进攻时不使用锐利的武器，而且不杀人就现成地夺得城池，能有这样的事吗？〔情况一定是，〕杀死的人多则必然数以万计，少则必然数以千计，然后这内城三里、外城七里的城池，才可以夺得。如今一个兵车万辆的大国，城邑多得数以千计，人们住不过来；平原多得数以万计，人们种不过来。这样说起来，土地是国君们已经有余的，而士卒人民是国君们所缺少的。现今耗尽了士民的生命，加重了上至君王下至臣民的灾难，去争夺一座空城，这就是抛弃了自己缺少的〔士民〕，而太看重了自己已经有余的〔土地〕。如果治国行政采取这样的措施，实在算不得当务之急啊。

饰¹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地之方²，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³也。

子墨子言曰：虽四五国⁴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⁵也。

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⁷，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⁸也。故孝子不以食⁹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¹⁰于天下，尚者¹¹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何以知其然也？东方有莒¹²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¹³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¹⁴，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虽北者且不一著何¹⁵，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貉之间者¹⁶，亦以攻战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

【注释】

1 饰：修饰。这里作“粉饰”“辩护”解。

2 方：长宽的乘积。如长宽各百里，为方百里。

3 不可为：当作“不可不为”（依俞樾说），或作“不可非”（孙诒让说），其义均通。

4 四五国：这是举例的性质，承上文“荆吴”“齐晋”而言，非指事实。

5 行道：常行之道，正常的做法。

6 药人之有病者，医治病人。药，治。然：这样，……一样。

7 和合：调制（药剂）。祝药：注家解说甚多，颇有分歧。依上下文意，大概是一种副作用（毒性）很大的药。

8 行药：常行之药，可以正常使用的药。与上文“行道”比照而言。

9 食（sì四）：给吃。

10 封国：武王克纣、统一天下之后，以及周公、成王时代，曾经分封国土，建立许多诸侯国，有兄弟之国、同姓之国、功臣之国，如燕、鲁、卫、齐等等，都是周天子的封国。这里墨子所说封国，或者是指所谓上古之时，诸侯万国的传闻，时代更早于周初。

11 尚者：（时间）久远的。尚，同“上”。

12 莒：古国名，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春秋时迁都于莒（今山东莒县）。据《史记》，莒在战国时为楚国所灭。据本文及《战国策》，则莒为齐所灭。

13 间（jiàn 剑）：夹。

14 陈蔡：陈，古国名，周武王所封，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公元前四七九年为楚所灭。蔡，古国名，初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曾几度迁移，战国时终为楚所灭。

15 且：通“柎（jū 居）”，古国名，春秋时为晋献公所灭。不一著何：“一”是衍文当删。不著何，或写作“不屠何”，东北方夷族建立的小国，在今辽宁锦州西北，春秋时为齐桓公所破。

16 燕（yān 烟）：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北北部及北京市一带。代，古国名，在今河北蔚县一带。胡貊（mò 莫）：泛指少数民族聚居之北方地区。胡，种族名，即后来的匈奴；貊，北狄的一支。

【译述】

为攻战辩护的人说：在南方，比如楚国吴国的君王，在北方，比如齐国晋国的国君，他们最初为周天子所封的时候，土地长宽面积，还不到几百里；人口的总数还不到几十万。由于进行攻战的缘故，土地的广大，有达到长宽几千里的；人口的总数，有达到几百万的。所以，攻战是不可非议的。

老师墨子说：即使有那么四五个国家，从攻战得到了好处，也还得说攻战不是正常的手段。这就好比医生去给病人治病一样。假如有一个医生，他调制了一种毒性很大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去治疗，一万个人吃了这种药，其中四五个人治好了病，得了益，也还得说它不是正常的药物啊。〔这种药，〕孝子不会拿它给父母吃，忠臣不会拿它给君王吃。古时候天子分封在天下的诸侯国，年代久的我们可以用耳朵听说，历史短的我们可以亲眼见到，由于攻战频繁而招致灭亡的，真是多得

数不清。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举例来说吧：〕东方有一个莒国，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却不谨慎地去侍奉大国，大国也就不去爱护它帮助它；因此东边的越国不断地来侵犯蚕食它，西边的齐国兼并占有了它。分析莒国处于齐、越之间而被灭亡的原因，就是由于攻战。再说南方的陈国和蔡国，它们处于吴、越之间被灭亡的原因，也是由于攻战。再说北方的祖国和不著何国，它们处于燕国、代国和胡貊等大族之间而被灭亡的原因，也是由于攻战啊。所以老师墨子说：现今的王公大人，如果真的希望有所得，而厌恶有所失；如果真的希望安定，而厌恶危亡；所以对于攻战，就不可不加以反对。

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¹哉？

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²七年，奉甲³执兵，奔三百里而舍⁴焉。次注林⁵，出于冥隘之径⁶，战于柏举⁷，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⁸。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⁹，战于艾陵¹⁰，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¹¹；东¹²而攻越，济三江五湖¹³，而葆之会稽¹⁴。九夷¹⁵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¹⁶，施舍群萌¹⁷，自恃其力，伐¹⁸其功，誉¹⁹其智，急于教，遂筑姑苏之台²⁰，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²¹之心。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仇，入北郭，徙大内²²，围王宫，而吴国以亡。昔者晋有六将军²³，而智伯²⁴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²⁵，皆列²⁶其舟车之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²⁷。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

“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²⁸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²⁹，辟门除道³⁰，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³¹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注释】

1 宾服：朝贡称臣，表示归服。

2 教：指教士，教练士卒。

3 奉甲：带甲。

4 舍（shè社）：止息。按，本文所述阖闾教士之法，近似《荀子·议兵》记载的魏国选卒情况，可参看。

5 次：停留，停驻。注林：古地名，未详何地。孙诒让疑当作“淮汭”。

6 冥陞：亦作“冥阨”，古陞道名，即今河南信阳西南平靖关，淮河、汉水之间的兵争要冲。径：小路。

7 柏举：古地名，在今湖北麻城东北。公元前五〇六年，吴师攻楚，大战于柏举，又攻入楚都郢（今湖北江陵）。

8 中楚国：攻入楚都。中，攻得。朝：使他国来朝。与：据张纯一引王树楠说，“与”是衍文，当删。

9 汶上：汶水之上。汶，水名，今名大汶河，在山东境内。

10 艾陵：古地名，春秋时属齐，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一说在今山东莱芜东北。

11 葆：通“保”，保守，守卫。大山：即“太山（泰山）”。大，通“太”。

12 东：当作“南”，因越在吴之南（依于鬲说）。

13 济：渡河。三江：指松江、娄江、东江（张纯一引尹桐阳

说)。松江即今吴淞江。娄江、东江亦在今江苏南部。五湖：吴越地区的“五湖”，说法自来不一。当是太湖流域的湖泊的总称。

14 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

15 九夷：东方夷族的统称。

16 孤：阵亡将士的孩子。《说文》：“孤，无父也。”《月令》：“立冬赏死事，恤孤寡。”

17 萌：通“氓”，民。

18 伐：夸耀。

19 誉：称颂。这里是“吹嘘”的意思。

20 姑苏台：又名胥台，在今苏州姑苏山上。据《史记》集解引《越绝书》，吴王阖闾所建，其子夫差在台上建春宵宫，饮酒作乐。本文记载与《国语》接近。

21 离罢（Pí皮）：因疲于奔命而涣散离心。罢，通“疲”。

22 徙大内：迁走吴王的大船。内，当是“舟”之误字（王念孙说）。

23 六将军：指春秋后期在晋国执政（同时为领军之将）的六卿：范氏、中行（háng杭）氏、知（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卿相互攻伐，范氏、中行氏先灭，后韩、赵、魏共灭智氏，瓜分晋国，战国时同为大国。

24 智伯：名瑤。按，下述智氏贪婪刚愎、兼并他人之事，非智瑤一代之事。如参与攻灭范氏、中行氏的，是智瑤之祖父智文子。

25 差（chāi拆）论：选择。有“简选并加以教练”的意思。爪牙之士：勇猛的战士。

26 皆列：当作“比列”（依王念孙说）。比列，排比陈列，指整顿军队。

27 赵襄子：即赵毋恤，赵鞅（简子）之子，公元前四七五年——前四二五年在位（此据杨宽《战国史》）继承父业，为赵氏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晋阳：今山西太原，赵氏根据地。公元前四五三年，智伯瑤胁迫魏、韩共同攻赵，围晋阳，引水灌城。赵襄子策反魏、韩，共攻智氏，杀智伯瑤，三分其地。

28 诗：读作“志”，指古书。这两句话的大意是，鱼在水中不快游，到了陆地就来不及。喻抓紧时机。务，通“骛”，迅疾。

29 戮力：合力。

30 辟：开。除道：清道。

31 镜：照（镜子）。

【译述】

为攻战辩护的人说：那些国家不能收养使用自己的士卒人民，所以灭亡了；我能收养使用我的士卒人民，依靠他们来征战天下，谁敢不朝贡称臣呢？

老师墨子说：您虽然能收养使用您的士卒人民，您难道还能比得上古时候的吴王阖闾吗？古时候的吴王阖闾，教练士卒七年，做到穿上铠甲、拿起武器，一口气跑三百里才停下来休息。到了注林之后，又通过冥隘的险道，在柏举大败楚军，〔攻入郢都〕占据楚国，并且使宋国和鲁国不敢不来朝见。到了夫差这一代，向北攻打齐国，驻军汶水之上，在艾陵一战，大败齐军，使齐国退守泰山；向南攻打越国，渡过三江，越过五湖，逼得越国退守会稽山。这个时候，东方夷族各国没有不朝贡称臣的。胜利之后，却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不能救济在战争中受了损失的百姓，依仗自己的武力，夸耀自己的战功，吹嘘自己的智慧，懒得再去教练士卒人民，反而去建造姑苏台，〔工程浩大，〕七年不能完成。等到这个地步，吴国军民就因疲于奔命而离心离德了。越王勾践看到吴国君臣上下不和睦的情况，就收集自己的士卒，报仇雪耻，攻进吴国都城的北边外城，迁走吴王的大战船，围住了王宫，吴国也就被灭亡了。从前晋国有六位执政掌兵的大臣，其中智伯最为强大。他算计自己土地广大，士民众多，非要跟各诸侯分庭抗礼，博得不朽的英名，他以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快的手段就是攻战；所以他就挑选作战勇猛的士卒，集合舟战车战的军队，去进攻中

行氏，占有中行氏的领地。他的这一计划实现了之后，又去进攻并打败了范氏。把三家并成了一家还不知足，又去进攻赵襄子，围困了晋阳。到了这个地步，韩、魏两家就不得不一起商量对策了。他们说：“古时候有这样的话：唇亡齿寒。赵氏早晨被攻灭，我们晚上就跟着遭殃；赵氏晚上被攻灭，我们早晨就跟着遭殃。古书里有这样的话，‘鱼在水里不快游，到了陆上就来不及。’”因此，这三家之主也就合力同心，打开城门，整理道路，动员将士，韩、魏从外攻过去，赵氏从城里打出来，〔里应外合，〕夹攻智伯，最终打败了智氏。

所以老师墨子说：古时候有这样的话：君子不用水做镜子而用人做镜子。用水来照，只能见到面容；用人来照，就会懂得吉凶。如今人们认为攻战有利于己，那是否曾经用智伯灭亡的事当作镜子来照过呢？智伯的事不是吉而是凶，这已经是很明白的了。

非 攻（下）

【提要】在《非攻》三篇中，对墨子的非攻主张阐述得最全面最完整的是下篇，体现这个主张的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最为明显的也是下篇。

首先，在下篇里，墨子明确地区别了正义战争（诛无道）和非正义战争（攻无罪）的界线。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为什么被歌颂？为什么后世视之为圣王？因为他们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夏桀和商汤暴虐无道，天怒人怨；汤、武的战争是“诛”，而不是“攻”。诛无道则有利于天下。墨子是从战争对天下人的利害来区分战争性质（“类”）的。他说，正义的战争应该是利天下、利大众、利弱小的，祸害天下的战争，涂炭人民的战争，兼并弱小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其次，墨子因此而主张救守。仁义之国，要做到“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不全、粮食不足、财用不足，要帮助救济。非攻思想和救守思想，是反对强暴的弱者（包括人民，也包括弱国）的呼声，在战乱频仍和民生痛苦的时代，自有它积极的意义。这种思想对有条件通过战争手段来统一天下的强国，自然是不利的，所以，《管子·立政》和《吕氏春秋》的《振乱》《禁塞》诸篇就旗帜鲜明地强调攻战，反对墨子的非攻和救守主张。

第三、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要求王公大人为天下着想、为百姓着想而停止攻战，认为攻战使少数国家得以强大，使多数国家因而灭亡，应当抛弃。这自然也会有进步的意义，但事实上做不到，统治者是决不会把天下之利和人民之利放在首位的。于是，他只好求助于上帝鬼神。他说，“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义行，才会使得“天赏之，鬼富之”。按照这个逻辑，不义之行就会受到天、鬼的惩罚。本文谈到三苗和夏、商的衰落灭亡，还不厌其烦地渲染了迷信思想。把希望寄托在王公大人身上，又转而寄托在上帝鬼神身上，这是墨子学说中的落后部分。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所誉¹善者，其说将何哉？为其上中天之利²，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³？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⁴，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⁵，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是故古之知⁶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⁷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速通成⁸

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⁹，一天下之和¹⁰，总四海之内，焉¹¹率天下之百姓以农，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¹²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参¹³乎天地，至今不废。此则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注释】

- 1 誉善：张纯一说，据文义，誉善当作“誉义”。译文从张说。
- 2 为：因为，由于。中（zhòng众）：符合，相应。天：上帝。按，《墨子》书中有《天志》、《明鬼》等篇，详细论证了上帝和鬼神的存在，强调上帝鬼神可以感知人事，并且赏善罚恶。这是墨学中提倡宗教迷信的部分。
- 3 与：同“欤”，疑问词。
- 4 意亡（wú无）：还是，选择连词。
- 5 多皆：二字意义相重，必有一字衍文。张纯一删去“多”字。免：当是衍文（俞樾说）。
- 6 知：同“智”。
- 7 顺：通“慎”。
- 8 速通成：孙诒让说，“疑当作‘远迩咸’。”于省吾以为速意即“速达”；成，通“诚”。译文取于说。诚，确实。
- 9 大国之说：主张攻战的言论。
- 10 “一天下”二句：大意是，使天下一致和睦相处（兼爱），做到四海一家。一，作动词用，使一致。总，总领，统摄。
- 11 焉：乃。
- 12 故：衍文，当删（依戴望说）。
- 13 参：高耸。

【译述】

老师墨子说：现在天下人们所称颂的义，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由于它在上符合天的利益，在中符合鬼的利益，对下符

合人的利益，所以称颂它呢？还是由于它并非在上符合天的利益，在中符合鬼的利益，对下符合人的利益，所以才称颂它呢？哪怕是让最愚笨的人来回答，也一定说：当然是因为它对上符合天的利益，在中符合鬼的利益，对下符合人的利益，所以才称颂它。现今人人公认为合乎义的，是前代圣王的法则。如今天下的诸侯，仍然都在进行攻伐兼并，这就是徒有称颂义的虚名，而并不了解义的实质。这好比一个盲人跟一个正常人，都能叫出白和黑这样的语词，而盲人却不能分辨具体的白色物和黑色物。〔嘴里说义而实不懂义的人与此相比，〕难道能有什么区别吗？所以古时候的智者为天下着想的时候，必定慎重地考虑自己的主张是否合乎义，然后才付之于行动；因此，一旦行动就毫不迟疑，能迅速地达到目的，确实获得了自己希望得到的，而且能够顺应上天、鬼神和百姓的利益，这才是智者的方法啊。所以古时候拥有天下的仁人，必定反对大国的攻战主张，使天下之人一致地和睦相处，做到四海为一家，进而率领天下的百姓从事农耕，恭谨地侍奉上帝山川和鬼神。他给别人的好处很多，功劳也就最大。所以上天嘉奖他，鬼神使他富有，人们也称颂他，让他做至高无上的天子，使他拥有天下的财富，名声高耸于天地之间，流传至今，没有被人遗忘。这就是智者的方法，这就是前代贤王能够拥有天下的原因。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¹其爪牙之士，皆列²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³，斩其树木，墮其城郭，以湮⁴其沟池，攘杀其牲牷⁵，燔渍⁶其祖庙，剽⁷杀其万民，覆⁸其老弱，迁其重器⁹。卒进而柱乎斗¹⁰，¹¹曰：“死命为上¹¹，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¹²，罪死无赦¹³！”以惮¹⁴其众。夫无¹⁵兼国覆军，贼¹⁶虐万民，以乱圣

人之绪¹⁷。

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¹⁸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夫民，剥振神之位¹⁹，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²⁰，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²¹，又计其费此²²，为周生之本²³，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注释】

- 1 差论：简选，选择。见上篇注25。
- 2 皆列：当作“比列”。见上篇注26。
- 3 芟（shān山）：除草。刈（yì易）：割，收割。
- 4 湮（yān烟）：堵塞。
- 5 牲牲（quán全）：泛指六畜，牲畜。牲是供祭祀或食用的家畜，牲是纯色的全牲。
- 6 燔（fàn凡）溃：当作“燔毁（依于省吾说）。燔毁，焚毁。
- 7 刳（jǐn景）：割颈。这里作杀害解。
- 8 覆：灭。
- 9 重器：贵重之器，如钟鼎。
- 10 卒：通“猝”，急。柱：当作“极”，极，通“亟”（依戴望说）。亟，急，紧迫。乎：当是衍文。
- 11 死命：指战死。上：优等，最好。
- 12 失列：失去战斗的行列（含有不能坚守岗位或无视战斗纪律的意思）。北：败北。桡：旧注，曲行，大约是落荒而逃的意思。（《左传》成公二年：“师徒桡败。”杜注：“桡，曲也。”）
- 13 罪死无赦：罪大至死，不可宽恕。
- 14 惮：畏惧。这里作“威吓”解。
- 15 无：语气词，无义。

16 贼：害，伤害。

17 绪：业，功业。

18 取：通“聚”（依张纯一说）

19 剥（Pǔ 扑）振：打击、动摇。剥，打，《诗经·七月》：“八月剥枣。”振，通“震”，震动。神位：当指宗庙中所供奉的木主。

20 杀之人：当作“杀天之人”。

21 杀之人：当作“杀人之”。博：当作“薄”（依俞樾说）。

22 费此：指作战所耗的费用。张纯一引尹桐阳说，“此，费也。”

23 周：当作“害”。本：根源。

【译述】

现在的王公大人和各国诸侯，〔和上述智者的作法〕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一定要挑选并训练勇猛的战士，整顿进行舟战和车战的队伍，准备好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去进攻无罪的国家。军队进入人家的国界，抢收人家的庄稼，砍伐人家的树木，拆毁人家的城墙，填平人家的护城河，抢走人家的牲畜，焚烧人家的祖庙，杀戮人家的百姓，消灭人家的老弱，搬走人家的宝物。发起突然的袭击，进行恶狠狠的战斗，〔还大喊大叫地〕说什么：“拼死了算好样的，杀得多的是第二等，受了伤的是下等；至于那些离开岗位、败逃溃散的，罪该处死不留情！”用这样的口号来吓唬自己的士兵。这样做，就是要吞并人家的国家，消灭人家的军队，残害无辜的百姓，扰乱圣人的功业。

〔这种攻战的行为，〕莫非是为了对上天有利吗？聚集上天生育的人民，去攻夺上天所有的土地城邑，这是杀害上天的人民，震撼人家祖先的神位，颠覆人家的政权，抢夺人家的祭物；那么，这对上就不符合上天的利益了。莫非是为了对鬼神有利吗？杀戮上天的人民，绝灭鬼神的祭主，也就是断绝了先王的香火；残害无辜的百姓，使他们流离失所。那么，这对中

就不符合鬼的利益了。莫非是为了对人民有利吗？杀人的事，对人的好处大概是有限的了，再加上攻战的巨大开支，成为危害人民生计的根源，用尽了天下人民的财富，数也数不清；这也就对下不符合人的利益了。

今夫师者之极为不利者也¹，曰：将不勇，士不分²，兵不利，教不习³，师不众，率不利和⁴，威不围⁵，害⁶之不久，争之不疾，孙⁷之不强，植心不坚，与国⁸诸侯疑。与国诸侯疑，则敌生虑而意赢矣⁹。遍具此物¹⁰，而致从事焉，则是国家失卒¹¹，而百姓易务¹²也。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¹³，庶人¹⁴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¹⁵，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穡，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罢¹⁶弊也，幔幕幄盖，三军之用，甲兵之备，五分而得其一，则犹为序疏¹⁷矣。然而又与其散亡道路，道路辽远，粮食不继，饫食饮之时¹⁸，厕役¹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²⁰哉！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²¹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²²有余也。

【注释】

1 师者：意思是“掌兵的人”。张纯一引王景羲说，“师”上当有“兴”字；兴师者，兴兵用武的人。意思更明确。为：读作“谓”。

2 分：同“忿”（依毕沅说）。这里指士气而言。

3 习：熟练。这里指作战技术言。

4 率不利和：当作“卒不和”，“率”是错字，“利”是衍文。

(依张纯一、于省吾说)

5 圉(yǔ雨): 强圉, 强悍。

6 害: 当作“遏”(依于省吾说)。遏, 遏止, 犹现代语“阻击”。

7 孙: 当作“系”, (依孙诒让说)。系, 束缚。这里是绑捆(人)的意思。《孟子·梁惠王》: “杀其父兄, 系累其子弟。”与此同义。

8 与国: 盟国。

9 虑: 图谋。意羸(léi雷): 军心不坚, 士气低落。羸, 弱。

10 遍具此物: 如果上述十几个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遍, 全。此物, 指上述“将不勇”、“士不忿”等十多个方面的正面情况, 即“将勇”、“士忿”……物, 事。

11 失卒: 当作“失本”(依李渔叔说)。本, 根本。下文“国家失卒”, 亦当作“国家失本”。

12 易务: 改变正业, 这里指废弃农耕。

13 君子: 这里指国君所亲近而有志行的人。“犹吴所谓‘贤良’, 齐所谓‘士’。”(尹桐阳说)按, “君子”下有脱文, 全句当作“君子也、必且数百。”(参考孙诒让、张纯一说。)

14 庶人: 这里或是指公族及卿大夫的庶子, 平时充当宫禁守卫, 地位在一般战士之上的人。

15 徒: 步兵, 一般战士。 倍: 加倍, 成倍。

16 罢: 同“疲”。

17 序疏: 当作“厚余(馀)”因形近而误(孙诒让说)。

18 僚: 当是衍文。之时: 当作“不时”(均依王念孙说)。

19 厮役: 当作“厮役”(依王念孙说)。厮役, 在这里指一般士兵以及转运粮食辎重的佚役。

20 悖(bèi贝): 违理, 荒谬。

21 未能食其地: 大意是说, 上述四国因攻战而废农耕, 人口减少而荒地增多, 种不了那么多土地。孙诒让说: “食, 谓治田以耕者。”

22 重: 加重, 增加。

【译述】

现今那些主兵的人在谈到所谓不利因素的时候，总是说什么：将领不勇敢，士官不鼓劲，兵器不锐利，操练不熟练，军队不庞大，战卒不团结，威力不强大，阻击不持久，争夺不迅速，掳掠人口缩手缩脚，树立的信心不够坚定，盟国的国君猜疑犹豫。盟国的国君猜疑犹豫，敌人就会另生枝节，而我军的士气也会低落了。如果在上述各方面都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因而去从事战争，那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百姓的农耕也会荒废了。现今人们何不试看提倡攻伐之说的国家，假设发动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随着出征的君子〔必定数以百计〕，参战的庶子必定数以千计，一般的战卒就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了，然后才能组成队伍而出动。时间长的要几年，速度快的也要几个月。这就使得国君没有工夫处理朝政，官员没有工夫办理事务，农夫没有时间从事农耕，妇女没有时间纺线织布；这就使得国家的根本发生动摇，百姓的正业因而荒废。〔这还不算，〕还要加上兵车战马的疲惫破损，以及帐篷帷幔、三军的铠甲兵器等军用装备，五份还能收回一份就算很不少了。但是，还要加上流散走失在征途中的战士民佚，由于道路遥远，粮食供应不上，缺吃少喝，战士民佚因此而受饿挨冻发生疾病，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就会多得数不清。这都是不利于人民的事。战争对于天下的祸害这么深重，王公大人们却喜欢它，推行它，简直就是喜欢杀害天下的平民百姓，岂不是太荒谬了吗！如今天下喜爱攻伐的国家，是齐国、晋国、楚国和越国；如果让这四个国家任意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即使他们的人民是现在的十倍，也无法种好已有的土地，这是因为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呀。如今又为了争夺土地的缘故，反而相互杀戮，〔人口自然更少了；〕那么，这就等于损失已经不足的人口去增加本来有余的土地啊。

今還¹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²与？昔者禹征有苗³，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

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⁴，未明其故⁵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⁶，日妖宵出⁷，雨⁸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⁹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¹⁰。高阳乃命玄宫¹¹，禹亲把天之瑞令¹²，以征有苗。四电诱祗¹³，有神人面鸟身，若瑾¹⁴以侍，扼矢有苗之祥¹⁵。苗师大乱，后乃遂几¹⁶。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¹⁷为山川，别物上下¹⁸，卿制大极¹⁹，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還至乎夏王桀，天有轘命²⁰，日月不时，寒暑杂至²¹，五谷焦死，鬼呼国²²，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鑪宫²³，用²⁴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²⁵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²⁶，少少²⁷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²⁸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²⁹。汤奉桀众以克有〔夏〕³⁰，属诸侯于薄³¹，荐章天命³²，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

還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³³，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³⁴，九鼎迁止³⁵，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³⁶。赤鸟衔珪³⁷，降周之岐社³⁸，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³⁹来宾，河出绿图⁴⁰，地出乘黄⁴¹。武王践功⁴²，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⁴³，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⁴⁴，分主诸神⁴⁵，祀纣先王。通维⁴⁶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

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

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

【注释】

1 逮（dài代）：通“逮”，到，及至。按，从文意看，此字当是衍文。

2 物：人，群众。

3 有苗：也称“三苗”，下文一作“有三苗”，上古南方少数民族，处今洞庭湖至鄱阳湖一带地。

4 类：墨子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事物的类别和类推。《公输》：“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5 故：这也是墨子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推究事物的原因和根源。

6 天：上帝。墨子相信上帝的存在及其奖善罚恶的意志和行为。
殛（jí及）：诛戮。

7 日妖：妖疑是衍文，全句作“日宵出”。一说，日本昼出，今夜出，是妖异。宵、夜。

8 雨（yù玉）：下，落。

9 坼（chè彻）：裂开。

10 振：通“震”，震动，震恐。

11 高阳：颛顼高阳氏，传说中五帝之一，继黄帝在位。这里指帝舜（舜是颛顼的后代）。玄宫：北方之宫，为颛顼帝所居。

12 把：持。瑞令：吉祥的命令。舜授命禹征伐有苗，符合上帝志愿，所以是瑞命。

13 四电诱祗：不可解。孙诒让疑是“雷电諄振”。諄，通“勃”。振，通“震”，译文从孙说。

14 若瑾：当是“奉珪”之误（依孙诒让说）。奉，同“捧”。珪，也写作“圭”，古代用于礼仪的玉器，长条形，上尖下方。

15 扼（è饿）：掐住，抓住。矢：疑是衍文，一说当作“失”。祥：当作“祚”（依李渔叔说）。祚，运，国运。

16 后：指有苗的后代。几（jī机）：微。衰微。

17 焉：乃，于是。下文“焉敢”、“焉袭”之“焉”同义。磨，当作“曆”，同“历”。历，通“离”，分。

18 别物上下：当是指区别九州之土地物产，厘定贡赋上下等级之事。参见《禹贡》，不详论。

19 卿制大极：当作酷“御制四极”（综合张纯一、孙诒让说）。御制，节制，控制。四极，四方。

20 赅命：当作“酷命”（孙诒让说）。酷命，严命，是上天降祸的意思。

21 杂至：错乱而至。如当寒反暑，当暑反寒。

22 鬼呼国：鬼呼于国。国，都城。

23 鏹（biāo标）宫：宫名。

24 用：以。按，下“夏德大乱”四句与下文重复，当是误入，今删。

25 乡：通“向”。

26 阴：暗中。按，“阴”字当在“使”字上，读作“阴使”。暴毁：摧毁。

27 少少：少顷，不久。

28 堪：通“戡（kān刊）”，克，平定。

29 融：祝融，神话中的火神。隆：通“降”。

30 奉：受，接受。这里有“获得”的意思。有：当作“有夏”，脱“夏”字。今据张纯一本补。

31 属（zhǔ主）：会合。薄：同“亳（bó剥）”，这里指北亳，在今河南商丘市北，相传诸侯拥戴商汤于此地。

32 荐：进。章：明，昭示。

33 序：于鬯说，序是“厚”之误，“天不厚其德，谓纣之德薄，天实为之。”俞樾说，序是“享”之误，天不享其德，谓上天不使纣享受德运。译文从于说。

34 “兼夜中”句：断句依于省吾说。兼夜中十日，指连续十天十夜。雨（yù玉），下。

35 止：同“之”。

36 王：指纣王。兄：同“况”（王念孙说）。况，更加。

37 赤鸟：古籍多作“赤雀”或“赤乌”，神话中的瑞鸟。 衔珪：古籍多作“衔书”。

38 岐：岐山，在今陕西。商朝末年，西伯（周文王）居岐，周迅速强大。 社：社庙，祭祀土地神的处所。

39 泰颠：也写作“太颠”，贤人，与闾夭等人共同辅佐文王兴周。

40 河：黄河。 绿图：即所谓“河图”的别称（据传河图为绿色），河图是传说中的“瑞应”，它的出现象征圣天子继承大命。

41 乘（shèng圣）黄：古代神话中的神马，见《山海经》。

42 践功：孙诒让说，疑是“践阼”之误。践阼，即位，指武王继文王为君。

43 沈渍（zì自）：沉溺。沈，同“沉”。渍，浸。 酒德：以酗酒为有德，即以酗酒为能事的意思。

44 来：通“赉（lài赖）”。赉，赐。

45 分主诸神：使跟随武王伐纣的诸侯分别主持祭祀。《墨子·明鬼（下）》：“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可以参看。按，祭祀是古代极严肃的大典，重视祭祀被看做有德的表现。

46 维：于。四夷：本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地区四围的少数族）的合称，这里即指四方。

【译述】

今天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粉饰自己的主张，来反驳老师墨子，说：您认为攻伐是不义的行动，难道真的不是对人有利吗？从前大禹征讨三苗，商汤征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这三人后来都成为圣王。这又是什么缘故？

老师墨子说：您没有很好了解我的话的性质，没有明白这里的缘由啊。〔禹征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那不能叫做攻，只能说是诛。〔攻无罪和诛有罪是性质类别不同的两个概念。〕从前三苗发生大乱，上天的意志是要诛杀它，那里太阳夜间出来，血雨下了三天，龙在宗庙里出现，狗在集市上吠

息，夏天水结成冰，地面开裂直到黄泉，五谷生长都变了样子，人民因而十分震恐。帝舜就在玄宫赐命大禹，大禹亲自拿着天赐的符命，去征讨三苗。在雷电交加之际，有位人面鸟身的神人，捧着珪玉在一旁侍候，掐断了三苗的福运，三苗的军队顿时混乱，此后也就逐渐衰败了。大禹在平定了三苗之后，就划分山川地理，分别各州的贡物等级，从而控制了四方；鬼神和百姓都顺应他，天下终于太平。这就是大禹征伐三苗的实质啊！

到了夏朝的末代君主桀，上天给了他严厉的惩罚，日月运行产生了错乱，寒来暑往也不按常规，禾苗干死在田野上，鬼怪叫喊在国都里，鹤也叫了十多天。上天就在饕宫赐命给商汤，让他承受夏朝的大命。商汤这才敢于率领他的士兵，向着有夏的国境进军。上帝于是暗中毁掉有夏的都城；不久，就有神人来告示商汤，说：夏朝的德运已经衰乱不堪，去进攻吧。我必定让你大获全胜。我已经从上天接受命令，命火神祝融降下大火在夏朝都城的西北角。商汤拥有了夏桀的臣民，平定了夏朝的祸乱，就会合诸侯于亳都，进而申明上天的意旨，并使之传达到四方，而天下诸侯没有人敢不向他朝贡称臣。这就是商汤诛讨夏桀的实质啊！

及至商朝的末代君王纣，真是上天不愿保佑他，使他德行恶劣，他不恭谨地及时祭祀，在亳都，接连十日十夜天上降土，连九鼎这样的宝器也被迁移，女妖晚上出现，鬼怪夜间叹息，女人变成了男子，天上落下了肉块，荆棘长在大路中。〔上天昭示的惩戒这么多，〕纣王却更加放肆。于是，赤鸟衔着珪玉，落到了周国岐山的社庙上，珪上写着：上天赐命给周文王，诛伐商纣、拥有天下。贤臣泰颠前来投奔，黄河里出了《绿图》，地里跑出了神马。武王即位之后，梦见三位神人对他说：我已经使商纣沉溺于酒了，去进攻吧。我一定让你大获全

胜。于是武王就进攻狂夫商纣，灭亡了商朝，兴起了周室。上天赐给武王以黄鸟为标记的旗帜。武王平定商朝之后，承受了上天给他的赏赐，然后使各诸侯分别主持祭礼，并且祭祀了商纣的祖先。〔武王的教化〕通达于四方，天下没有人不朝贡称臣。于是，武王也就继承了商汤〔诛有罪的〕正义事业。这就是武王诛商纣的实质啊！

如果从这三位圣王的事迹来看，那末，〔他们的用兵，〕不能叫做攻，只能说是诛。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¹，始讨此睢山之间²；越王翳弓³，出自有遽⁴，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⁵。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何故也？

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⁶诸侯也。

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为马然⁷。今若有能信效⁸，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⁹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大国之君说¹⁰；以此效小国，〕则小国之君说。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¹¹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¹²，则必可得而序利¹³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¹⁴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¹⁵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

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¹⁶，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¹⁷，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

【注释】

1 熊丽：据《史记·楚世家》，周成王时，熊丽之孙熊绎，被封于楚蛮。此言熊丽受封，小有不同。梁玉绳以为，熊丽时已有楚，非成王封熊绎始立楚国。

2 讨：当作“封”（依毕沅说）。睢山：或写作“沮山”，睢水（今湖北省的沮水）所出，为楚族最早开拓的地区（在今湖北保康至南漳一带地）。

3 繁（yī依）亏：一说就是无余（夏代少康的庶子，封于越），是越王句践的始祖；一说是无常，句践之父。

4 有遽：未详。

5 唐叔：名虞，周成王之弟，始封于唐（今山西翼城西），称唐叔，是后来晋国的始祖。吕尚：姜姓，吕氏，名望（俗称姜太公），周初功臣，封于齐，是齐国始祖。

6 求：一本作“来”，招来，使之来。

7 傅子：王念孙说：傅是“僮”之误，僮子即“童子”，儿童。今按，全句“譬若童子之为马然”，语意尚未明晰。或者是说，以童子为马是欺侮弱小，使弱小受难，正如大国攻小国，使人民受苦。

8 信效：信交，以信相交。信，信义。效，通“交”。下文“效大国”之“效”，与此同。

9 委：委输，输送。

10 “则大国”二句：依张纯一说增补。说：同“悦”。

11 攻：通“功”。

12 争：争胜，争高下。毙：疲惫。

13 序利：当作“厚利”，“序”是误字（依王引之说）。

14 授：当作“援”（依孙诒让说）。

15 下，当作“利天下”（孙诒让引苏时学说）。一说，原文不误，下是“降”、“降服”之意。译文依前说。

16 中：内心。 情：诚，确实。

17 尚：上。 中（zhòng仲）：合，符合。

【译述】

然而，那喜欢攻战的国君又要粉饰自己的主张，来反驳老师墨子，说：您把攻伐看成不义，难道真是对人不利吗？从前楚国的熊丽，最初被封在睢山一带；越国的繁弓，他是有遽的苗裔，最初在越地建国；唐叔在晋、吕尚在齐开始建国。这都不过土地长宽几百里而已，如今由于兼并别国的缘故，〔这四国土地大大扩展，〕几乎要四分天下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老师墨子说：您没有弄清我的话的性质，没有了解其中的意义啊。古时候天子开始封国土建诸侯的时候，有国家一万多个。现在由于兼并国家的原因，一万多国〔差不多〕都灭亡了，只有这四个国家偏偏还存在，〔而且号称大国。〕这就好比医生给一万多人治病，只有四个人治好了，那就不能叫做良医了。

然而，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却又粉饰自己的主张，说：我并不是认为金玉宝玩、男女人口和土地还不够，〔才去攻伐的呀；〕我是想要使自己行义的美名远扬天下，是想要用德义使各国诸侯来朝啊。

老师墨子说：现在如果有能够用德义在天下建立美名，用德义使各国诸侯来朝的，那么，天下诸侯对他的服从，是马上可以等到的。天下人们处于攻战的痛苦之中，时间已经很长了，就好比一个孩子被当作马骑那样不堪忍受。现今如果有能够凭信义相交，首先考虑使天下诸侯得好处的，〔就应该这样去做；〕大国做了不义之事，就一起表示忧虑，〔商量对策；〕大国攻打小国，就一起去救援它。小国的城郭不完整了，就派

人去修理好；布匹粮食缺乏了，就运去周济它；钱货财物不够用了，就及时供应它。依靠这样的信义去交好大国，那大国的君王就高兴；依靠这样的信义去交好小国，那小国的国君就高兴。别人劳顿而我方安逸，军队就会强大。宽大而又慈惠，缓和代替严急，人民就会归服。改变攻伐的宗旨来治理国家，必定收到加倍的功效。认真估量自己兴师动众的费用，和疲惫不堪的诸侯争个高低，那一定可以得到厚利。用公道来督导人心，使自己立下义名，还必须宽厚地对待民众，以诚信使用军队，凭着这样的态度和措施来援救〔被攻伐的〕诸侯，那就会天下无敌了，给予天下人的好处就数也数不清了。这是使天下人都得利的事情，而王公大人们却不了解不去做；那么，这就可以说是不懂得使天下得利的大事了。

所以老师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和贤人君子，他们的内心诚然是希望求得为天下人兴利，为天下人除害；但如果频繁地进行攻战，这实在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如果真是想要做仁义之事，做上等的贤士，对上希望符合圣王行事的原则，对下希望符合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就应当对非攻的学说，仔仔细细地进行一番考察。

天 志（下）节录

【提要】《天志》三篇，主旨都在于论证上天有意志、知善恶，并且能赏罚。“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从而提出以天志为“法仪”（准则），要求统治者顺天之意，行兼爱，止攻伐。

这里节录的两段，一则说明兼爱非攻是“顺天之意”的，

而攻伐是“反天之意”的。在中篇中已经说到，顺天之意可以“得天之赏”，如禹、汤、文、武的有天下；而反天之意必定“得天之罚”，如桀、纣、幽、厉的失天下。二则进而提出“法仪”说。总之，墨子把小生产者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把实现兼爱非攻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相信上帝、顺天行事这一点上。不过，墨子的反战，始终着眼于掠夺性的兼并战争对普通百姓的损害和摧残，并痛斥了以烧杀掳掠为荣的统治者，这个正义的立场从第二段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曰：顺天之意者，兼¹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²；别之为道也，力正。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³，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⁴。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顺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天〕（之）贼⁵。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恶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反天之意也。

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⁶，若轮人之有规⁷，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⁸远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今知氏大国之君⁹宽者然曰⁹：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是以差论蚤牙之士¹⁰，

比列其舟车之卒¹¹，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沟境¹²，刈¹³其禾稼，斫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¹⁴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¹⁵。民之格¹⁶者，则到拔¹⁷之；不格者，则系操¹⁸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¹⁹，妇人以为舂首²⁰。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义，以告四邻诸侯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其邻国之君，亦不知此为不仁义也，有具其皮币²¹，发其总处²²，使人餼²³贺焉。则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有书之竹帛²⁴，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²⁵，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曰：何不发吾府库，视吾先君之法美²⁶？必不曰：文武之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其邻国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谓大物²⁷则不知也。

【注释】

1 兼：“兼”和“别”是墨子学说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概念，组成一对矛盾。兼，就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别，就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攻伐和残害等社会现象。所以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兼爱》下篇）用兼来取代别。这是墨子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伦理思想。

2 义正：这是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以义为正，把行义看做正道；二是以义来端正天下。

3 庶国：众多的国家。

4 天德：符合上天意旨的有德之行。

5 天贼：伤害上天意旨的不义之行，与“天德”相对而言。贼，害。按，原作“之贼”，俞樾说：“之当作‘天’，是谓天贼与是谓天德对文。中篇正作‘天贼’。”今据改。

6 天之：当作“天志”，上天的意旨。毕沅说，古“志”字只作“之”。仪法：法则。

7 轮人：做车轮的工匠。规：圆规，画圆的工具。按，下句“匠人”指木匠。“矩”，画方形的工具。

- 8 去义：离开义的准则。去，离，距。
- 9 今知氏：“知”是衍文。“氏”，读作“是”；今是，等于“今夫”（依俞樾说）。宽者然：当作“宽然”，“者”字是衍文。宽然，满不在乎的样子。
- 10 差论：简选，选择。蚤牙：爪牙。
- 11 比列：排比陈列，指整顿军队。
- 12 沟境：国境上挖濠沟以为守御。所以叫沟境（此尹桐阳说）。
- 13 刈（yì易）：割，收割。
- 14 御：当作“抑”（依王引之说）。抑，堙，填塞。
- 15 脄（quán全）：纯色的全牲。参见《非攻》下篇。
- 16 格：抗，抵抗。
- 17 剡（jǐng景）拔：当作剡杀。参见《非攻》下篇。
- 18 系操：当作“系纛”，捆绑。
- 19 丈夫：成年男子。仆：御者，赶车人。圉（yǔ雨）：养马人。胥靡：用绳索拴在一起进行强迫劳动的奴隶。
- 20 舂苴：舂米或煮酒的女奴。
- 21 有：通“又”。皮币：皮毛和帛，是贵重的赠礼。币，帛。
- 22 总处：指府库中的积蓄（依曹耀湘说）。
- 23 飧（xiǎng享）：用酒食招待人。
- 24 竹帛：史册。竹指竹简，帛指素绢。
- 25 为：做为。后子：嗣子。
- 26 法美：当作“法义（仪）”（依王念孙说）。法仪：法度，规矩。
- 27 物：事。

【译述】

〔老师墨子〕说：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的，叫做“兼”；违背上天的意旨行事的，叫做“别”。兼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就是要用德义来端正天下；别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就是要用暴力来征服天下。用德义来端正天下应当怎么办？那就是大的不攻伐小的，强的不欺侮弱的，人多的不伤害人少的，聪明的

不愚弄愚笨的，高贵的不傲视地位低下的，富有的不凌辱贫穷的，年富力强的不倾轧年老的。因此天下的众多诸侯国，都不用水火毒物和刀兵彼此相残害。凡是这样子去做的，上对天有利，中对鬼有利，下对人有利，有此三利而没有任何不利，这就叫做天德。所以凡是这样做了的，比如圣智呀，仁义呀，忠惠呀，慈孝呀等等天下最美好的名词，都会聚集起来加在他的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那么，用暴力去征服天下的又怎么样？那就是大的攻伐小的，强的欺侮弱的，人多的伤害人少的，聪明的愚弄愚笨的，高贵的傲视卑微的，富有的凌辱贫穷的，年青力壮的倾轧年老的。因此天下众多的诸侯国，就要用水火毒物和刀兵来彼此相残害。凡是这样子去做的，上对天不利，中对鬼不利，下对人不利，有此三不利却没有一样有利，这就叫做天贼。所以凡是这样做了的，比如寇乱呀，盗贼呀，不仁不义呀，不忠不惠呀，不慈不孝呀等等天下最丑恶的名词，都会聚集起来加在他的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违背上天的意旨行事。

所以，老师墨子特地提出“天志”来作为一种行为的准则，就好比车轮匠有圆规和木匠有直尺一样。车轮匠有圆规，木匠有直尺，就可以依靠它们来区分圆的和方的。所以老师墨子提出“天志”来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我们依靠它就可以了解到天下的士君子离开德义是很远的了。怎么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离开德义是很远的呢？如今这些大国的国君，满不在乎地说：我处于大国的地位却不去攻伐小国，我还怎么能号称大国呀？因此，就挑选训练一批敢战之士，整顿好舟战车战的队伍，去攻伐没有罪过的国家，军队开进入家的边界，收割人家的庄稼，砍伐人家的树木，摧毁人家的城垣，填平人家的护城河，烧毁人家的祖庙，抢掠人家的家畜。人民有抵抗的，就进行屠杀；人民不抵抗的，就俘虏回国。男人用来驾车养马做贱役，

女人用来舂米和煮酒。那些喜爱攻伐的国君，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还得意洋洋地告诉四方邻国说：我攻伐了别人的国家，消灭了别人的军队，屠杀了别人的将士多少多少人了。而四方邻国的国君，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反而准备了皮毛和丝帛，搜罗了自己的府库，派人去犒劳道贺。又有一些喜好攻伐的国君，更加不懂得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还要把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写进史书里，藏在府库中；而做为他们的后代的人，必定会遵从他们的先人炫耀攻伐的那一套行径，说什么：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府库，〔翻翻我们的历史纪录，〕看一看我们先君留下的法则？〔那叫什么法则呀！〕那里边一定没有写着：文王和武王的治理天下就象这个样子；那里边一定是写着：我攻伐了别人的国家，消灭了别人的军队，屠杀了别人的将士多少多少人了。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四方邻国的国君，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因此，攻伐的现象就世代代不能停息。这就是我所说的〔天下士君子〕对于大事反而懵然不知啊！

鲁 问 节 录

【提要】 《鲁问》篇是墨子平日言行的杂录，由弟子裒辑成篇，篇名取首句字面，无义。这里选录的几段，大抵是《非攻》等篇论兵的余义。

“鲁君谓子墨子”一段，墨子强调小国抗御大国攻伐的基本条件是：尊天、事鬼、爱民（这是内政）；厚礼卑辞，结交邻国以为救援（这是外交）。然后尽全国的力量去御侮。

“齐将伐鲁”一段，墨子以历史事实来说明，凡是恃强攻人的国家，必然激起诸侯怨恨、人民离心，最后祸反于自身，

“国为虚戾，身为刑戮”。

“鲁阳文君将攻郑”一段，墨子用“天诛”来告诫鲁阳文君，鲁阳文君却用墨子“顺天之志”的现成话来粉饰自己的行为，而墨子的反驳就显得失据和无力了。由此可见，墨子的“天志”也是可以被侵略者所利用的。

最后一段，说明墨子主张“交相爱”、“交相恭”，反对“交相钩”、“交相拒。”在《公输》里，墨子和公输盘演示攻守，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拒之。说明墨子重实践，重器械重军备。这是说：“我义之钩拒，贤于舟战之钩拒。”是把德义摆在第一位，把器械摆在第二位。这和墨子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鲁君¹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²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³，仇怨⁴行暴，失天下。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⁵，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⁶；驱⁷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⁸无可为者。”

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⁹曰：“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¹⁰；西伐楚，葆昭王于随¹¹；北伐齐，取国子¹²以归于吴。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¹³，身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¹⁴，兼三晋¹⁵之地。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用是）也。故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贼也，过¹⁶必反于国。”子墨子见齐大王¹⁷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倅然¹⁸断之，可谓利乎？”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¹⁹？”大王曰：

“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教²⁰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²¹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鲁阳文君²²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鲁〕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²³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²⁴。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²⁵。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才²⁶，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岂不悖哉！”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²⁷，以为铭于钟鼎²⁸，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²⁹，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³⁰。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³¹势，亟³²败楚人。公输子³³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³⁴。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³⁵，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

墨子曰：“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³⁶。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³⁷。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

【注释】

1 鲁君：战国初鲁国之君。孙诒让以为即鲁穆公（公元前四〇七年——前三七六年在位）。

2 说：同“悦”。

3 幽、厉：周厉王和周幽王。厉王名胡，暴虐无道，杀人止谤。公元前八四一年，被“国人”攻击，流窜而死。幽王名宫涅，西周亡国之君，曾以烽火戏诸侯，前七七一年被犬戎等攻杀于骊山。

4 怨：当作“忠”（依俞樾说）。

5 皮币：皮毛和帛 用作赠礼。

6 亟（jǐ及）：疾，迅速。 遍：周，全。

7 驱：驱使，这里可作“率领”解。 事齐：诸注以为是服事于齐。惟于鬯解作“从事于齐”，即与齐战。译文姑从于说。

8 顾：通“固”，诚然。

9 项子牛：人名，依文意是战国时田齐之将。

10 栖诸会稽：吴王夫差攻越，大败越军，越王句践退守会稽山。详见《非攻》中篇及注。

11 葆：通“保”。 昭王：楚昭王，公元前五一五年——前四八九年在位。前五〇六年，吴王阖闾攻楚（详见《非攻》中篇及注），破郢都，楚昭王逃至随（楚的附庸小国，在今湖北随县）。

12 国子：齐将国（姓）书（名）。吴军攻齐，大胜于艾陵（详见《非攻》中篇），俘虏齐将国书。今按，胜楚的是吴王阖闾，胜越胜齐而国亡身死的是吴王夫差，似不当合论。

13 虚戾（jǐ力）：国家残破，人口死亡。虚，同“墟”，废墟之墟。戾，同“厉”，死而无后代叫厉。

- 14 “昔者”句：详见《非攻》中篇及注。
- 15 三晋：战国时赵、魏、韩三分晋室，立为诸侯，史称三晋。这里的三晋，特指智氏、范氏、中行氏而言。
- 16 过：读作“祸”（依于鬯说）。
- 17 齐大王：指齐太公田和，田和篡齐自立，史称田齐。大，同“太”。
- 18 倅然：迅速。倅，在这里读作“仓猝”之“猝”（cù醋）。
- 19 不祥：不义（依于鬯说）。
- 20 贼敖：当作“贼杀”。贼，害。
- 21 俯仰：一俯一仰，表示反复思考的样子。
- 22 鲁阳文君：战国时楚国的封君，鲁阳是封邑（在今河南鲁山一带），文是谥号。据孙诒让考证，鲁阳文君即公孙宽，楚司马子期之子。又，下文“阳文君”脱鲁字，依毕沅校补。
- 23 家：古代称大夫的封地为“家”。所谓王（周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
- 24 父：当作“君”。郑国自哀公、共公、幽公至繻公，除共公外，均被杀，故云郑人三世弑其君（依苏时学说）。
- 25 不全：年不顺成，没有收成。
- 26 强梁：强暴凶狠。不才：不成材，不成器。
- 27 镂：雕，刻。金：金属。
- 28 铭：刻。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铭文。钟鼎：钟是乐器，鼎是食器；也用作古代青铜器的总称。其上常有记事记功的文字，称钟鼎文（铭文）。
- 29 席：坐席或卧席。豆：一种形似高脚盘的食器，有木制的，也有铜制的。
- 30 江：长江。楚在长江中游，进攻时是顺流；越在长江下游，进攻时是逆流。
- 31 此若：复合词，等于“此”，这。
- 32 亟（qì汽）：屡次。
- 33 公输子：名般（也写作“盘”，“班”），鲁国人，所以也称鲁

班，著名的巧匠，曾发明云梯等。《墨子·公输》曾记鲁班与墨子比较攻守之事。

34 钩强：当作“钩拒”，下同。一种攻战的器械，钩是钩系，拒是推挡。孙诒让说，退者以物钩之，则不得退，进者以物拒之，则不得进。

35 节：节制，有节制，指进退有序。

36 揣：亦当作“拒”。恭：敬谨严肃的态度。

37 狎（xiá 匣），过分亲热而不严肃。

【译述】

鲁国的国君对老师墨子说：“我担心齐国来攻打我国，有什么救守的办法吗？”老师墨子说：“有的。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大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一开始不过是百里小国的诸侯，由于他们喜爱忠直，施行仁义，因而得了天下；而这三代的暴虐之主夏桀、商纣、周厉王和幽王，仇恨忠良，施行暴政，因而失去天下。我希望您对上要尊敬上天，服事鬼神，对下要爱护并有利于百姓；准备厚重的礼物，谦卑的言辞，赶紧一个个地去交好四方邻国；并率领全国人民去对付齐国，被攻之祸就可以救免。除此以外，实在无可施为了。”

齐国将要攻打鲁国。老师墨子对齐将项子牛说：“攻打鲁国，是齐国的一个大错误。从前吴王向东攻打越国，越王勾践被逼得退守会稽山；向西攻打楚国，逼得楚昭王逃出郢都，退保随国；向北攻打齐国，俘虏了齐将国书才班师回国。被攻伐的诸侯国起来报仇，被奴役的百姓劳苦不堪而不愿为国君效劳；因此吴国被灭亡，吴王自己也死了。从前智伯攻伐范氏和中行氏，把三家的领地并为智氏一家。赵、韩、魏等大夫起来报仇，百姓也不堪痛苦，而不愿为智伯效劳；因此智氏被灭亡，智瑶本人也被杀死。所以，大国的攻伐小国，这是彼此相互残害，攻伐之祸必然会反过来降于本国。”老师墨子又晋见

齐太公，说：“假如这里有一把刀，试着用来砍人头，一下就砍断了，可以说它锋利吗？”齐太公说：“当然锋利。”老师墨子说：“更多地试着来砍人头，还是一下就砍断了，可以说它锋利吗？”齐太公说：“很锋利。”老师墨子说：“刀倒是锋利了，谁来承担这不义之名呢？”齐太公曰：“刀得到锋利之名，用刀砍人的人承担不义之名。”老师墨子说：“兼并别人的国家，覆灭别人的军队，杀害无辜的百姓，谁将承担这不义之名？”齐太公反复思索了一阵子，才说：“我应当承受这不义之名。”（今按，这一段文字，似乎是把领兵攻战的将军项子牛比作刀，把派遣项子牛去进攻鲁国的齐太公比作“试者”。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过是项子牛得“锋利”之名，而齐太公得不义之名。）

楚国的鲁阳文君将要进攻郑国。老师墨子听到这件事就去劝阻他，对鲁阳文君说：“假如在您治理的鲁阳境内，大邑攻伐小邑，大家攻伐小家，杀戮无辜的人民，夺取别人的牛马家畜、布帛粮食和钱财，那会怎么样？”鲁阳文君说：“鲁阳境内，都是我的臣民。如果有大邑攻伐小邑，大家攻伐小家，抢夺财产的事情发生，那么我将要重重地惩罚他们。”老师墨子说：“上天占有整个天下，就好比您占有鲁阳之地。如今您要兴兵攻打郑国，〔郑国也属于上天所有，〕上天的惩罚难道就不会降临到您的头上？”鲁阳文君说：“先生为什么要劝阻我攻打郑国呢？我攻打郑国，是顺从上天的意志。郑国人三代都把自己的国君杀害了。上天降下了惩罚，使得三年之中五谷不登。我正要帮助上天进行惩罚呢！”老师墨子说：“郑国人三代都把自己的国君杀害了，上天降下了惩罚，使得三年之中五谷不登。上天的惩罚已经足够了。现在又要兴兵去进攻郑国，还说是：‘我进攻郑国，是顺从上天的意志。’〔这就过份了。〕比如这里有一个人的儿子强横霸道不成器，做父亲

的拿鞭子打了他。而邻居的父亲，又举起木棍去打他，说是：

‘我打这孩子呀，是顺从他父亲的意志。’这难道不荒谬么！”

老师墨子还对鲁阳文君说：“攻打邻国，杀戮它的人民，掠夺它的牲畜、粮食和钱财，而把这样的行为写在史册里，雕在金石上，刻在钟鼎上，把它留传给后代子孙，说是：‘〔攻杀抢夺之事〕谁也没有我干的多。’假如有个平民百姓，也去进攻他的邻居，屠杀邻居的人口，抢夺邻居的牲畜、粮食和衣服，他也要把自己的事情写进史书里，刻在席子上、盘子上，留传给他的后代子孙，说是：‘〔杀人抢人的事情〕谁也没有我干的多。’可以不可以呢？”鲁阳文君说：“是呀。我从您的话看起来，天下所谓可行的事，未必真是正确的呀！”……

从前楚国和越国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地处上游，所以总是〕顺流进兵，逆流退兵；看见形势有利就进兵，看到形势不利要退兵，就很困难。越国〔地处下游，所以总是〕逆流进兵，顺流退兵；见到形势有利就进兵，如果形势不利要退兵，却很迅速。越国凭借这种形势，屡次打败楚国。公输子从鲁国到南方来游历楚国，才开始设计水战的军备，设计出一种钩拒的器械。敌人企图退却，就钩系他；敌人企图进攻，就推拒他。公输子还量好了这一钩一拒之间的距离，制做了长度相适应的兵器。于是，楚国的舟师攻守有序，而越国的舟师进退无据。楚国凭借这种形势，反过来屡次打败越国。公输子很欣赏这种机巧，以此告诉老师墨子说：“我水战有钩拒。不知道您那个念念不忘的义，是否也有钩拒呢？”老师墨子说：“我所信奉的义的钩拒，胜过您用来进行水战的钩拒。我的钩拒，用爱来钩，用恭来拒。不用爱来钩，就不能亲密无间；不用恭来拒，就易于过分亲昵。易于过分亲昵，就会很快乖离。所以，〔我行义的钩拒〕就是要做到彼此相爱〔无隔阂〕，彼此相敬

〔有分寸〕；象这样，就能相互有利了。〔至于您那个钩拒，〕您用钩来阻住别人，别人也用钩来阻住您；您用拒来排斥别人，别人也用拒来排斥您。这就是彼此阻滞，彼此排挤；象这样，就会彼此有害了。所以，我信奉的义的钩拒，胜过了您用作水战的钩拒。”

备 城 门

【提要】古本《墨子》共七十一篇。其中自《备城门》第五十二至《杂守》篇第七十一，为二十篇，是论兵专著。今本只存十一篇。

这十一篇兵论，文字极为古奥，加上特多颠倒、错乱、重复乃至彼此抵牾之处，历来视为难读。虽经前人不断的研究解说，乃至字句和段落的校正与调整，仍有许多地方难于通解。尤其是其中“所记兵械名器，错杂舛牾，无可质证，今依文诂释，略识辜较，亦莫能得其详也。”（孙诒让语）本书所录这十一篇的正文，采取岑仲勉著《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为底本，如有改动，一律加以说明。岑本各篇分节标号，本书亦仍其旧，使之便于阅读。又，岑本各节之后，有注者的提要，今择其要者抄录，加⊙号以资区别；岑本正文圆括号（ ）中的文字，是岑氏以为非墨子原文而是古注，或者墨子弟子所记不同而出现异文，因此用括号加以隔断的。在此一并说明。又，无法译出的句子，用……表示。

《备城门》篇全面而详尽地记述了墨子的守卫城池的战略战术。毕沅认为，“备”兼有“防备”、“具备”两义。

从战略方面说，墨子提出了守城的十四条原则（见第4节），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君讲信用有义行，百姓心情舒畅，

而且官民和睦，赏罚严明，赏可信而罚可畏，足够的兵员而且经过充分的训练，口粮和柴薪的储备必须能够支持三个月以上，注意利用难攻易守的地形和丰饶的物产，高大的城墙和深广的护城河，修缮精良的武器装备。可见，墨子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提出了守城的必备条件。此外，又提到了“四邻诸侯之救”（外交和外援）与国君对守城统帅的选择和信任。

从守城的战术和方法方面说，有关于守城设施、器械的制作、部署和使用的：如渠答，连挺，木弩，疾犁、藉车，坐候楼，行栈，转射机，飞冲，乃至斧、椎、锄、锹，沙、石、糠、秕，无不有具体的规定和部署。文中提到的设施器械，当有数十百种之多，可惜有许多后人已不能言其详。

有关于守城力量的部署方法的：丁男、丁女和老弱的分配安排，都极为明确（见第67，69节）。第69节特别提出敌人十万之众攻城时我方兵力之部署，或可作为研究当时战争情况的参考。

有关于围城之际如何加强监视敌人和管制通行出入的（参见第10、47、64、70节）：其中提到了通行证的使用和管制，有关人员任用的标准，门关锁钥的规定。

本篇还概括地提到了当时攻坚战的十二种常用战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辘轳，轩车，可以注意。其中临、梯、水、穴、突、蚁傅等六种攻法的防御，见以下有关各篇。

关于《备城门》等十一篇的写作，孙诒让说，“皆禽滑厘所受守城之法也”。张纯一说，“非禽滑厘不能记述。即此篇‘禽滑厘问于子墨子’，《备梯》篇‘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备高临》、《备穴》、《备蛾傅》诸篇‘禽子再拜云云，均可证。”这十一篇之中，或许有后人增添改写之处，但基本上可以断为墨子弟子（如禽滑厘等）或再传弟子所记

录。

1、禽滑厘¹问于子墨子曰：由圣人之言²，凤鸟之不出，诸侯叛殷³周之国，甲兵方起⁴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

2、子墨子曰：何攻之守？

3、禽滑厘对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⁵，钩⁶，冲⁷，梯⁸，堙⁹，水¹⁰，穴¹¹，突¹²，空洞¹³，蚁傅¹⁴，辘轳¹⁵，轩车¹⁶。敢问守此十二者，奈何？

【注释】

1 禽滑（gǔ古）厘：墨子弟子，墨学的重要继承人。《公输》篇曾记墨子弟子禽滑厘率三百人为宋国持械守城之事。

2 由：据。圣人：这是指孔子。《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出，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是传说中的神鸟，它的出现意味着圣王兴起；凤鸟不出，就是衰世。

3 殷：盛，大。

4 方起：并起，同时而起。

5 临：居高临下的攻法。参看《备高临》篇。

6 钩：爬城的器械，用以钩住城垣，攻者攀援而上。

7 冲：冲车，一种攻城的器械，其具体形制已难详考。今引高诱《淮南子》注以备一说：“冲车，大铁著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

8 梯：即云梯。参看《备梯》篇。

9 堙（yīn因）：堵塞。指填平濠沟以便靠近城垣的战法。

10 水：决水灌城之法。参看《备水》篇。

11 穴：打洞。穴攻法是在城垣下打洞，破坏城墙。参看《备穴》篇。

12 突：疑是出人不意突击城下的战法。后有《备突》篇，但未详攻法。

13 空洞：类似现在所谓的地道战法。

14 蚁傅：类似现在所谓的密集冲锋。后有《备蛾傅》篇。

15 辘（fén坟）温（wēn温）：一种攻城的战车。据《孙子·谋攻》杜牧注：“辘温，四轮车，排大木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来运土填堑，木石所不能伤。今所谓木驴是也。”《通典》则说“可以攻掘”。

16 轩车：据《通典》，是一种八轮车，有高竿可以上人，以便窥探远处动静，也叫巢车（如鸟之巢）。又名楼车。

【译述】

1、禽滑厘向老师墨子请教说：根据孔子所说的，凤鸟不再出现了，〔衰乱时代来临了，〕诸侯叛离了大周天子，天下到处都是刀兵战火，大国兼并小国，强者倾轧弱者。我希望能够为防守小国出力，应当怎么办呢！

2、老师墨子说：你想防御什么样的进攻呢？

3、禽滑厘回答说：当今之世经常用来进攻的有：临法，钩法，冲法，梯法，堙法，水法，穴法，突法，空洞法，蚁傅法，辘温法，轩车法。请问防守这十二种攻法，应该怎么办？

4、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¹、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²也。

①此节言守城之必备条件。

5、凡守围城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³；楼橈⁴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⁵，父母坟墓在焉⁶，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⁷；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适⁸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则民亦不宜⁹上矣，然后城可

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

◎此又言守围城之十四条原则。

6、且守者虽善〔而君不用之¹⁰〕，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¹¹之，然后可以守也。

◎此节申论守城之人材。

【注释】

1 樵：木柴。下文“薪食”之“薪”，亦指木柴。

2 持：持久，坚守。

3 壕：壕沟。池：护城河。

4 楼橈：也写作“磨橈”，望楼。用以瞭望敌情。

5 不然：不是这样，则……。

6 “父母”句：父母坟墓，古人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是必然以死相守的。所以，这也是守城的一个条件。

7 草泽：湖沼水草之地，有各种水产。饶：富。足利：足以取之为利。

8 适：通“敌”。以下“敌”亦多作“适”。

9 宜：读作“疑”。

10 而君不用之：五字据卢文弨补。

11 尊用：尊尚而信用，含有“专任”的意思。

【译述】

4. 老师墨子说：我方城池修整好了，守卫器械具备齐全了，柴草和粮食准备充足了，君民上下亲爱和睦了，又加上得到四方邻国的救援。这是用以坚守的条件。

5. 大凡守卫被围之城的原则：城墙厚实而高大；壕沟和护城河深而且宽阔；城角的望楼得到修整，守卫器械经过修缮；柴草和口粮能够支持三个月以上；守城的人多而且经过操练；官吏人民和睦协调，大臣为国君立了功劳的人数众多，〔愿意为国君出力，〕国君讲信用有义行，普通百姓心情舒

畅；还有，父母的坟墓在这里，〔人人都会以死相守，〕还有，山林湖沼的丰富出产可以利用；还有，难攻易守的地形也可以利用；还有，将士人民对敌人有刻骨仇恨或者对国君立过大功；还有，就是做到奖赏明确而讲信用、惩罚严厉而能服众。这十四个条件具备了，人民就不怀疑国君了，然后城池就可以守住了。如果这十四个条件无一具备，那就最善于守卫的人也无能为力了。

6、还有，守城的人即使非常胜任，〔如果国君不信用他，〕那就还是无法守城。国君用以守城的人，必须是确实具有守备才能的人；没有这个才能却受到国君信用，那就还是不能守卫。这样说来，守城的人必须胜任，而国君又专任他，然后才可以守城。

7、故凡守城之法，备城门为县门沈机¹，长二丈，广八尺，为之两相如²；门扇数令相接三寸³，施土扇上，无过二寸。塹⁴中深丈五，广比扇，塹长以力为度⁵，塹之末为之县⁶，可容一人所⁷。

◎此节说县门及塹法。

8、客⁸至，诸门户皆令凿而募孔之⁹，各为二幕，一凿而系绳，长四尺。

◎此节说门户凿模之法。

9、救熏火¹⁰，为烟矢¹¹射火城门上，凿扇上为杙¹²，涂之，持水麻斗、革盆救之。门扇薄植¹³皆凿半寸（一寸），一涿弋，弋长二寸，见¹⁴一寸，相去七寸，厚涂之以备火。城门上所凿¹⁵以救门火者，各一垂水¹⁶，容三石¹⁷以上，小大相杂。

◎此言抵抗敌人用火箭射烧城门之法。

10、门植关必环铜¹⁸，以铜金若铁鏐之¹⁹。门关再重²⁰，鏐

之以铁，必坚。梳关²¹，关二尺，梳关一莞²²，封以守印²³，时令人行貌封及视关入恒浅深²⁴。门者皆无得挟斧、斤、凿、锯、椎。

◎此叙关锁城门之法。以上四节皆就城门言。

【注释】

1 县(xuán玄)门：即悬门，一种可以用机关操纵升降的门，平时悬于城门上，寇至则放下。沈机：使悬门下沉(和上升)的机关，如辘轳之类。沈，同“沉”。

2 相如：相当。

3 门扇数：尹桐阳说，“言其非一，若今仓板然。”令相接三寸：孙诒让说，“编版相衔接者三寸，欲使无缝隙。”

4 堑(qiàn欠)：沟。这里指悬门降下时使其下截落进去的沟槽。

5 力：指掌管悬门升降者的力气(依于鬯说)。度：限度。

6 为之县：或者是说安排司悬门人的处身之所。

7 一人所：等于说“个把人”。所，许。

8 客：指敌人。守者为主，攻者为客。

9 幕：当作“幕(mì密)”，覆盖；用来覆盖的布巾。

10 熏火：疑指用烟火攻城。或作“车火”，王闳运说，“以车载火”。

11 烟矢：当是附着火种的箭，也称火箭，见《通典》。

12 杙(yì亦)：同弋，小木桩，下文又作涿弋(或写作“椽弋”)，类似宫门、庙门上的“门钉”，其作用是使敌矢易于滑下(岑仲勉说)。未知其详。

13 薄植：薄和植都指柱子。薄，同樗(bó薄)。

14 见：同“现”，显露。

15 所凿：疑是“所置”之误。置，安放。

16 垂：通“甑(zhuì坠)”，小口瓮，用以储水。

17 石(shí时，今读dàn旦)，十斗为一石。

18 植：固定门扇的直木。关：门闩。环锢：牢固。

19 鍤金：指铜。鍤，通“固”。 若：或者， 鏐（yè叶）：包。

20 再重（chóng崇）：二重，双重。

21 梳关：关是门闩，梳即锁，控制门闩的木锁。

22 莞：通“管”，锁匙，见《月令》孔疏。

23 守：城守，守城的长官。

24 时：不时，经常。 行：巡行。 貌：王闿运说，“潜视也”，从外表上打量一下。 榱：门扇内侧安放门闩的两条直木。门闩（关）入榱深，就坚固；入榱浅，就不坚固。

【译述】

7、大凡守城的方法，为了防备城门，要制作悬门及附属的沉机，悬门长二丈，宽八尺，两扇大小相当；……，在门扇上敷上泥土，〔以便防火，〕厚度不要超过二寸。悬门落下时的长沟要深一丈五尺，宽度和门扇一样，堑沟的长度以人力能操纵悬门升降为限度，……，要有可以容纳个把人的余地。

8、敌人来犯时，所有的门户都要凿好用布幕遮盖的孔穴，每个门户上要凿两个，其中一个还要系好绳子，绳子长四尺。

9、救熏火的方法：如果敌人发射火箭烧到城门上，就应该在门上凿孔装上尖圆的木桩，涂上泥土，并且拿起装水的麻布斗和皮革盆去救火。门扇的柱子……，……，……，露在外面一寸，彼此相隔七寸，厚厚地涂上一层泥，以便防火。城门上所安置的用来救火的，……一缸水，容量在三石以上，大缸小缸错杂着安置。

10、固定门扇的立木和门闩一定要坚实，要用铜片或铁片包垫加固。门闩要用上下二重，用铁片包起来，一定要十分坚固。……，……，……，封上守城长官的印记，时时派人去巡视检查封泥有无变动和门闩是否插得牢固。守门的人都不许挟带斧子、凿子、锯子和锥子，〔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11、城上二步一渠¹，渠立程²，长丈三尺，冠³长十尺，辟⁴长六尺。二步一答⁵，答广九尺，表⁶十二尺。

◎此言城上置渠答之法。

12、二步置连挺⁷，长斧、长锥各一物；枪二十枚，周置二步中。

◎此节叙守城杂器，亦就城上言之，以下各节同。

13、二步一木弩⁸，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为矢，即毋⁹竹箭，以桮、赵柘榆可¹⁰。益求齐铁矢，播以射冲及枕枹¹¹。

◎此节记木弩之法。

14、二步积石¹²，石重中钧¹³以上者五百枚。毋石以亢¹⁴，疾犁、壁皆可善方¹⁵。

◎此节言积石之法。

15、二步积苴¹⁶，大一围，长丈，二十枚。

◎此节言积炬（苴）之法。

16、五步一罌¹⁷，盛水。有奚螽¹⁸，奚螽大容一斗。

◎此言储水之法

17、五步积狗尸¹⁹五百枚；狗尸长三尺，丧以茅²⁰，兑²¹其端，坚约弋²²。

◎此节言积狗尸之法。

18、十步积搏²³，大二围以上、长八尺者二十枚。

◎此言积柴搏之法。

19、二十五步一灶，灶有铁罍²⁴容石以上者一，戒²⁵以为汤。及持²⁶沙，毋下千石。

◎此言积灶及沙。

20、三十步置坐候楼²⁷，楼出于堞²⁸四尺，广三尺，广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²⁹，覆盖其上。

◎此节言建坐候楼之法，备昼夜瞻视敌情。

21、五十步一藉车³⁰，藉车必为铁纂³¹。

⊙此言藉车之法。

22、五十步一井屏³²，周垣之，高八尺。

⊙此言筑厕之法。

23、五十步一方³³，方尚必为关雉守之。

⊙此言筑房之法。

24、五十步积薪，毋下三百石，善蒙涂，毋令外火能伤也。

⊙此言积薪之法。

25、百步一栳杙，起地高五丈；三层，下广前面八尺，后十三尺，其上称议衰杀之³⁴。

⊙此言筑栳杙之法。

26、百步一木楼，楼广前面九尺，高七尺，楼扬居坳³⁵，出城十二尺。

⊙此言建木楼之法。

27、百步一井，井十瓮，以木为系连³⁶。水器容四（斗）〔升〕³⁷到六（斗）〔升〕者百。

⊙此言开井之法，惟城上不得有井，应就城下言之。

28、百步一积杂秆³⁸，大二围以上者五十枚。

⊙此言积秆之法。

29、百步为檐³⁹，檐广四尺，高八尺。

30、为冲术⁴⁰。

31、百步为幽渎⁴¹，广三尺。高四尺者十。

⊙此言开暗沟之法。

32、二百步一立楼，城中广二丈五尺，长二丈，出枢⁴²五尺。

33、城上广三步到四步，乃可以为使斗。

34、俾倪⁴³广三尺，高二尺五寸。

35、陞⁴⁴高二尺五寸，广、长各三尺。远⁴⁵广各六尺。

36、城上四隅童异，〔高五尺〕⁴⁶，四尉舍焉⁴⁷。

◎以上各节，由二步一渠起，……以至二百步，除27外，大致皆论城上之布置。

【注译】

1 二步：古以六尺为步（下同），二步为一丈二尺。渠：一种守卫器械，详见下37节及注。

2 立程：渠的部件，直立的杠木。

3 冠：渠的顶部。

4 辟：同“臂”，渠上的横木。

5 答：尹桐阳说：“答同‘塔’，亦望敌者。”岑仲勉说：“无疑是遮障矢石之物。”详见《备蛾傅》篇第2节注9。

6 表：当是“长”字之误。

7 连挺：即连槌，其形制如现今农村打场的连枷。《通典》：“连槌如打禾连枷状，打女墙外上城敌人。”

8 木弩：一种用机括发射的弓。《太白阴经》：“木弩以黄杨、桑、柘木为之，可长一丈二尺，中径七寸，两梢三寸，以绞车张之，巨矢一发，声如雷吼，以败隧卒。”

9 毋：通“无”。

10 桮（hù户）：木名，可以做箭。柘榆：柘木和榆木。

11 播：布，分散。栳（lóng龙）枌（cōng匆）：用以窥伺的建筑物。

12 积：聚积，积累、译文作“准备”。石：飞石，尹桐阳引《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

13 中钩：等于说“半钩”，十五斤。一钩为三十斤。

14 亢：通“抗”。

15 疾犁：包括荆棘和人工制造的疾犁。今写作“蒺藜”。壁：砖。

16 苕：岑仲勉说，苕即炬（火把），用于夜战。尹桐阳说，字当作苕，即今滚木之类。

17 罍（Yīng英）：大腹小口的瓶子。

- 18 奚齏(斤犁)：瓢。
- 19 狗尸：也写作“狗羴”，一种木制的器械，不知其详。
- 20 丧以茅：当作“襄以铁”(依于鬯说)。襄，包。
- 21 兑：同“锐”。
- 22 坚约：捆牢。约，束。弋(yì亦)，小木桩。
- 23 搏：成捆的木柴。
- 24 镛：通鬻(xīn新)，大锅。
- 25 戒：备，预备。
- 26 持：读作“峙(zhì至)”，贮备。
- 27 坐候楼：觐视敌情的建筑物。《通典·守拒法》：“却敌上建墩楼，以版跳出为橰，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
- 28 堞(dié碟)：即女墙，城上的矮墙。
- 29 板周三面：向城内的一面，可以无板，所以说板周三面。傅，敷，涂泥。
- 30 藉车：详后。
- 31 铁纂：用铁来做车的部件及装饰物(依于省吾说)，大约是取其坚牢和防火的意思。
- 32 井屏：厕所。按，此“井”字与圜(qīng)青”同，非汲水之井。“屏”，与“庠(bǐng丙)”通，亦指厕所，见《广韵》。
- 33 方：通“房”。此供守城者休息之用。又，下句“关龠(yuè月)”，指门闩锁钥。
- 34 称(chèn趁)议：相称，合宜。议，通“宜”。衰杀：衰减，减小。
- 35 楼畅居玷：未详。
- 36 系连：栏杆(依王闳运说)。
- 37 升：原作“斗”，依日本宝历本改。
- 38 秆：禾秆，稻麦等的茎。
- 39 橰：大盾，亦用来遮挡矢石。
- 40 术：通“隧”，隧道。
- 41 幽渎(dú读)：暗沟。

42 枢：当作“拒”，通“距”，足。这里指楼脚。

43 俾（bì必）倪（nì涅），也写作“埤垝”、“睥睨”，城墙上的小墙。

44 陞：台阶。

45 远：疑当作“道”，道路。指城上下迎着台阶的道路（依孙诒让说）。

46 童异：未详。孙诒让疑当作“重虞”或“重楼”，但与“高五尺”不称（王闿运说：“五尺不能容人”）。岑仲勉解作“要害地方”。尹桐阳以为类似现今的“警岗”。高五尺：岑本缺，疑当有。据孙本补。

47 尉：官名。舍：居。这里或有“据守”之意。

【释述】

11、城上每二步设置一渠，这渠的立程，长一丈三尺，渠的顶部长十尺，渠伸出的臂长六尺。每二步设置一答，答宽九尺，长十二尺。

12、城上每二步设置一个连挺，长柄斧和长柄椎各一件，长枪二十支，分散设置在这二步的范围之内。

13、城上每二步设置一木弩，要求能射到五十步以外。还要尽可能多地制造箭。假如没有竹箭，用楷木或赵地产的柘木和榆木也可以。再进一步搜求齐国出的铁箭，用以分散地射敌方的冲车和枕枹。

14、城上每二步准备飞石，重量在十五斤以上的准备五百块。如果没有石头抵敌，用疾犁和砖头也都可以加强防守。

15、城上每隔二步准备举火之柴，大一围，长一丈。共二十捆。

16、城上每隔五步设置一缸，用以盛水。还准备舀水的瓢，瓢的大小以容量一斗为限。

17、城上每隔五步准备狗尸五百件，狗尸长三尺，用铁片包裹，使它的一头很尖锐，……。

18、城上每隔十步准备成捆的木柴，每捆大二围以上、长八尺的共二十捆。

19、城上每隔二十五步设置一炉灶，灶上有可容一石以上的大锅一只，经常准备着开水。还要贮备沙土，而且不少于千石。

20、城上每三十步设置坐候楼，楼的外沿伸出城垛四尺，宽三尺，……，用板围住三面，结结实实地涂上一层泥；到夏天，还要搭顶棚。

21、城上每五十步设置一个藉车，藉车一定要用铁来做部件装饰。

22、城上每五十步设置一间厕所，四周围起来，围墙高八尺。

23、城上每五十步盖一房，房上必定要有门闩锁钥，严加防守。

24、城上每五十步准备柴草，不得少于三百石，仔仔细细地盖好再涂上泥，不要被外来的火引着了。

25、城上每隔百步设置一座枕枂，从地面起高至五丈，分三层，下面一层的宽度是：前边宽八尺，靠城里的一边宽十三尺，往上则按比例逐渐减小。

26、城上每隔百步设置一座木楼，楼的宽度，前边是九尺，高七尺，……，伸出城外十二尺。

27、〔城下〕每隔一百步挖一口井，每口井配备十个贮水的罐子。并且用木栅栏把井围起来。贮水器的容量在四升到六升之间的，准备一百个。

28、城上每百步准备成捆的各种禾秆，大二围以上的共五十捆。

29、城上每隔一百步做一个大盾、盾宽四尺，高八尺。

30、……。

31、每隔一百步挖暗沟，宽三尺，高四尺的共十条。

32、城上每隔二百步设置一座立楼，这座立楼在城内的部分宽二丈五尺，长二丈，立楼面向城外的楼脚伸出城墙五尺。

33、城墙上面的宽度要有三步到四步，才便于活动和防守作战。

34、城墙上的矮墙宽三尺，高度为二尺五寸。

35、上下城的台阶高二尺五寸，长宽各三尺。城墙上下迎着台阶的道路各为六尺。

36、城墙上的四角，各有童异，分由四个尉官据守。

37、城上七尺一渠，长丈五尺，狸¹三尺，去堞五寸，夫²长丈二尺，臂长六尺。半植一亩内³，后长五寸。夫两亩⁴，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适。狸渠、亩坎⁵，覆以瓦，冬日以马夫⁶塞，皆待命，若以瓦为坎。

38、城上五十步一表⁷，长丈，弃水者操表摇之。

39、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圉⁸。之厕者不得操。

40、城上三十步一藉车，当队⁹者不用。

41、城上五十步一道陞¹⁰，高二尺五寸，长十步。

42、城上五十步一楼机勇¹¹，楼机勇必重。

43、土楼¹²百步一，外门发楼，左右渠之。为楼加藉幕，栈上出之以救外。

44、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可依匿者尽除去之。

45、城下州道¹³内百步一积薪，毋下三千石以上，善涂之。

46、城上十人一什长¹⁴，属一吏士。

47、百步一亭，垣高丈四尺，厚四尺，为闺门¹⁵两扇，令各可以自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

48、二舍共一井甕¹⁶，灰、康、秭¹⁷、经¹⁸、马矢皆谨收藏

之。

【注释】

1 狸：通“埋”。

2 夫：通“趺”，如两足分立，指用来支撑“渠”，使之不摇动的部件（参俞樾、尹桐阳说）。

3 “半植”句：在臂长一半之处凿一孔。内，同“柄（ruì锐）”，榫头（岑仲勉说）。

4 “夫两凿”二句：未详。

5 坎：即埋渠之地坎（沟）。

6 马夫：当是“马矢”之误。

7 表：标记。这里指一种可以摇动的标志。其作用是泼水时摇动示意，以免溅污别人（孙诒让说）；或以免被怀疑为水攻（尹桐阳说）。

8 圉（hùn混）：厕所。下句“之”，往，去。“操”，读作“躁”，不安静。（依于鬯说）。

9 当队：对着隧道。队，同“隧”。孙诒让以为“不用”下脱“此数”二字。

10 陞：台阶。详见前。

11 楼机勇：未详。

12 土楼：按，此节语意难明。

13 州道：周道，环城的道路。州，通“周”。

14 什长：十人之长。《迎敌祠》篇：“城上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则是城上守兵为每步一人。

15 闺门：宫中小门。这里即指亭门。

16 爨（cuàn窜）：灶。

17 秕（bǐ比）：秕子，瘪谷子。

18 秭（pī披）：在这里指谷皮。按，灰、糠等物可在敌人攻城时扬撒，以迷敌人的眼睛（岑仲勉说）。

【译述】

37. 城上每隔七尺立一渠，长一丈五尺，下端埋入三尺，

渠埋在离女墙五寸的地方；支柱长一丈二尺，支柱的臂长六尺。在臂的正中凿孔，……。……。埋渠的时候，先挖沟坎，埋好之后盖上瓦，冬天用马粪涂塞，都必须等待命令而后施行。或者用瓦做为沟坎也可以。

38、城上每隔五十步立一表记，长一丈，倒污水的人先拿起表来，摇动示意。

39、城上每五十步建一厕所，……。上厕所的人必须安静，不得喧哗。

40、城上每三十步设置一藉车，对着隧的……。

41、城上每五十步……，台阶高二尺五寸，长十步。

42、城上每隔五十步……，……。

43、……。

44、城上不许有〔规定之外的〕房子；至于其他可供隐蔽躲藏的地方，也一概予以撤除，〔用以加强防范。〕

45、城下环城道路上，每百步准备一堆木柴，不要少于三千石，仔细涂上泥浆。

46、城上守兵〔每步一人〕，每十人有一个什长，………。

47、城上每百步建立一亭，亭的墙高一丈四尺，厚四尺，做两扇小门，使之可以各自关闭〔不相互妨碍〕。每亭设一名尉官，这尉官一定要选用稳重忠诚、办事可靠的人。

48、〔什长、亭尉及其部下的住处，〕每两处共一井汲水，共一灶做饭。柴灰，稻壳，秕子，谷皮和马粪，都应该小心收集贮藏，〔用于作战。〕

49、城上之备：渠谿1、藉车、行栈2、行楼3、到4、颡皋5、连挺、长斧、长椎、长兹6、距7、飞冲8、县□9、批屈楼。

◎此节复总述城上应设备之具

50、五步一堞，下为爵穴¹⁰，三尺而一。

51、为薪，皋二围，长四尺半，必有挈¹¹。

52、瓦石重二斤以上，上城上。

53、沙五十步一积，灶置铁镬焉，与沙同处。

54、木大二围，长丈二尺以上，善耿¹²其本，名曰长从，五十步而三十。

55、木桥长三丈，毋下五十。

56、复使卒急为壁垒¹³，以瓦盖覆之。

57、用瓦木罌盛水，且用之，容十斗以上者五十步而十，五斗者十步而二。

58、畬、筑¹⁴，七尺一。筑有梯。

59、居属¹⁵，五步一。垒¹⁶五。

60、长斧，柄长八尺。

61、十步一长镰，柄长八尺。

62、十步一斗¹⁷。

63、长椎，柄长六尺，头长尺，兑其两端¹⁸，三步一。

◎自49城上之备起至此节止，多是补充前文未尽之说。

【注释】

1 渠谿：即“渠答”，及下文藉车、连挺、长斧、长椎，参见前文第11、12、21节。

2 行栈：未详。

3 行楼：孙诒让以为是木楼（见前26节），岑仲勉以为非是。

4 到：当作“斫（zhuó渎）”，大锄

5 颡皋：即“桔（jié结）槔（gāo高）”，俗称“吊杆”。多用做提水工具。

6 兹：即“兹基”，锄。

7 距：未详。《备穴》篇有“铁钩拒”，《鲁问》有公输子制作的“钩拒”。

8 飞冲：孙诒让以为是“冲车”，岑仲勉以为或是“撞竿”，对抗冲车的器械。

9 县□：及下“批屈楼”，均未详。

10 爵穴：同“雀穴”，这里指小洞穴。下句“三尺”，当作“三丈”（依岑仲勉说）。

11 挈（qiè窃）：详第106节。

12 耿：通“纆”，用绳索连锁。

13 壁垒：古时作战阵地上，双方军营周围修筑的防御工事，一堵不太高的围墙，多垒土而成。这里说的壁垒，当是修在城外，用以护城的。

14 耜（chā插）：锹。筑：夯土的杵。

15 居属：锄类工具（参考毕沅说）。

16 垒：亦作“藁”，盛土的笼。

17 斗：即“斫”，见注4。

18 兑：通“锐”。两端：疑当作“一端”。

【译述】

49、城上应当具备的设施和器械：渠答、藉车、行栈、行楼、大锄、桔槔、连挺、长斧、长椎、长锄、距、飞冲、县□、批屈楼。

50、每隔五步筑一段女墙垛，女墙垛内侧凿成一个小的壁洞。每隔三丈凿一个。

51、准备木柴，……，……，一定要分成份，而且轻重各异。

52、瓦石重量在二斤以上的，全部运上城头。

53、沙土每隔五十步准备一堆，炉灶上安放好大锅，锅灶与沙土要放在一起。

54、木头大二围、长一丈二尺以上者，仔细加以连结捆

绑，名叫“长从”，每五十步放三十枚。

55、木桥每座长三丈，设置木桥的间隔不要小于五十步。

56、再使士卒抢修壁垒，用瓦覆盖。

57、用瓦质的或木质的缸盛水，……，容量在十斗以上的，每五十步设置十个，容量为五斗的，十步之内放置两个。

58、准备锹和杵，每隔七尺各置一件。……。

59、准备锄头，每隔五步放置一把；准备土笼，每隔五步放置五个。

60、准备长斧，斧柄长八尺。

61、每隔十步放一把长镰，镰柄长八尺。

62、每隔十步放置一把大锄。

63、准备长椎，椎柄长六尺，椎头长一尺，使其一端尖锐。每隔三步放置一把。

64、城四面四隅皆为高厓¹，使重室子居其上候²，视其能状³与其进退左右所移处。失候⁴斩。

◎此节叙城楼望敌之法。

65、适人为穴而来，我亟使穴师⁴选士，迎而穴之，为之具内弩⁵以应之。

◎此节言抵御敌人穴攻之方法。

66、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备者，尽上之，不从令者斩。

67、守法：五十步丈夫⁶十人、丁女⁷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楼卒率一步一人⁸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⁹之，乃足以守围。

◎此言分配守卒之方法。

68、客凭面而蛾¹⁰，主人则先之知，主人利，客病。

◎此分析蚁附攻法之利害。

69、客攻以遂¹¹，十万之众，攻无过四队者：上术广五百步，中术三百步，下术百五十步；诸不足百五十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使老小不事者，守于城上不当术者。

◎此分析队攻之利害。

70、城持出¹²必为明填，令吏民¹³皆知之。从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从人非其故人¹⁴及其填章也，千人之将¹⁵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从之，皆斩，具以闻于上。此守城之重禁也，大奸之所生也，不可不审也。

◎此节言出城之禁。

71、大铤¹⁶前长尺，蚤¹⁷长五寸，两铤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兑其两末。

72、穴队若冲队¹⁸，必审如攻队之广狭¹⁹，令邪²⁰穿其穴，令其广必夷²¹客队。

◎此言以隧道御隧道之法。

73、疏束树木²²，令足以为柴搏²³。贯前面树²⁴，长丈七，尺一，以为外面。以柴搏纵横施之²⁵，外面以强涂，毋令土漏，令其广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²⁶，以急为故²⁷。前面之长短，豫蚤接之²⁸，令能任涂，足以为堞。善涂其外，令毋可烧拔也。

◎此言城外堆积柴搏之法。（按，本节断句依《闲诂》本，并参考尹桐阳说。）

【注释】

1 高厓（lì力）櫓（sì司），高楼。王引之说，“厓櫓，盖楼之异名也。”

2 重（zhòng仲）室子：贵家子弟。候：伺望，侦察。适：通“敌”。

3 儻状：状态，态势。

- 4 穴师：精于打洞的工师。
- 5 内弩：体制较短，可以在洞穴中发射的弩。
- 6 丈夫：丁男，成年男子。《谷梁传》：“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 7 丁女：成年女子。
- 8 城下：当作“城上”。率：大率，大体。
- 9 率（lǚ律）：标准；比例。
- 10 客：敌人，来攻者为客，已见前。凭：依靠。面：指城的四面城墙。蛾傅：即“蚁附”，一种攻城法，类似现在之“密集进攻”、“人海战术”。
- 11 遂，同“队”，指队形进攻。下文“术”，亦读作“队”。
- 12 城持出：大意是，城内之人带着符信出城。持，指拿着牌照一类信物（参考张纯一说）。
- 13 吏民：这里当指守城的将士。
- 14 故人：本人。故是“原来”的意思。
- 15 千人之将：统率士卒一千人的将官，即所谓“千夫长”。
- 16 铤（Yán延）：一种短矛。
- 17 蚤：爪。
- 18 穴队：打隧道。穴，打洞。队，这里通“隧”。若：或，冲队，未详。
- 19 审如：当作“审知”（依孙诒让说）。于省吾说，审如即是“审于”，亦通。攻队：敌人进攻的隧道。
- 20 邪：通“斜”。
- 21 夷：平。在这里作“相等”解。
- 22 疏：理。束：束缚，捆。
- 23 柴搏：成捆的木柴。
- 24 贯：穿。前面：敌人来攻之一面为前面，即下文之“外面”，等于说“前侧”、“外侧”。
- 25 施：放，码放。按，柴捆为长条形，故用一纵一横码放之法，使之彼此牵咬，更为牢固，如现在的砌砖法。
- 26 稍：小柴，今言“毛柴”。杜：塞。

27 以急为故：以坚为好(岑仲勉说)。

28 豫：预先。蚤，同“早”。接：通“截”。

【译述】

64、城的四面和四个城角，都建起高楼，派遣贵家子弟居守在上面，观察敌情，了解敌人的态势和它前后左右调动军队的情况。在瞭望监视时失职的，处斩。

65、如果敌人打通地穴前来进攻，我方必须赶紧派遣穴师挑选士卒，迎着敌人的地穴打洞〔来破坏对方穴攻〕，要替地穴作业的人准备内弩，做为接应掩护。

66、民间的木料瓦石，凡是可以增加城上守备者，一律上缴公家；不听从命令的，处斩。

67、守城时士卒配备的方法：每五十步按丁男十人，丁女二十人，老人孩子十人计算，五十步内共计四十人。城上士卒大约是每一步有一个人，二十步就是二十人。城有大小，就以上述数字作为大概的标准。这才能进行防守。

68、敌军依托城墙，用密集队形爬城，守方如果事先得悉情报，则于守方有利，于攻方不利。

69、敌人攻城时采用队形战术，即使有十万之众，进攻时也不会超过四种队形：大队形宽五百步，中等队形宽三百步，小队形宽一百五十步；各种展宽不到一百五十步的进攻队形，〔则便于集中防守，所以〕有利于守方而不利于攻方，针对展宽五百步的进攻队形，守城的人员配备是：丁男一千人，丁女二千人，老人孩子一千人，总共四千人就足以应战。这是防守队形进攻的大体人数。那些暂时无事的老人小孩，就派他们守在城上不面对敌人进攻队形的地方。

70、城内人员拿着牌照出城的，必须明确填写放行证，使守城将士都知道。……拿着牌照出城而没有放行证的，或者随从的人不是本人的，以及放行证不是该人所有的，千夫长以上

的将官都可以阻止，不让他通行；强行通过的，或将士违章放行的，都要处斩，并且把情由报告给上级。这是守城的重要禁令，〔守城时人员的出入，〕是重大奸谋产生的关节，不能不特别谨慎。

71、……。

72、用凿地洞……，一定要弄清楚敌方用于进攻的隧道的宽度，使我方地洞斜穿而出〔而不是正面相对，〕但它的宽度应与敌方隧洞齐平。

73、整理捆束树木，做成足够用的柴捆。穿住敌人进攻一侧的树桩，树桩每根高一丈七尺，每一尺立一根，做成外侧的屏障。然后把柴捆按一纵一横的方式码放在这排树桩旁边，外侧要坚实地涂上泥，不要使土漏下去。要使这堵柴墙有足够的宽度并堆到能够屏障三丈五尺的城墙的高度，用柴草泥土填平塞满，越坚实越好。前边一侧长短不齐的地方，要预先截平取齐，使之便于涂泥，足以做为城墙外边的一屏障。要仔细涂泥保护外层，使得它不会被烧毁、被拆散。

74、大城丈五为闺门¹，广四尺。为郭门，郭门在外为衡，以两木当门，凿其木，维敷²上堞。为塹县梁³，聆⁴穿断城，以板桥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杀⁵如城势。城内有傅堞⁶，因以内堞为外，凿其间，深丈五尺，室以樵⁷，可烧之以待适。令耳⁸，属城为再重楼⁹，下凿城外堞，内深丈五，广丈二。楼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¹⁰敌，善射者主发，佐皆厉矢¹¹。治裾¹²。诸延堞高六尺，部广四尺，皆为兵弩简格。

◎此节大概言城门、板桥、及城堞等作法。

75、转射机¹³，机长六尺，狸一¹⁴尺，两材合而为之轹¹⁵，轹长二尺；中凿夫之为通臂，臂长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¹⁶，佐一人，皆勿离。

76、城上百步一楼，楼四植¹⁷，植皆为通鸟¹⁸，下高丈¹⁹，上九尺，广、长各丈六尺，皆为宁²⁰。

77、三十步一突²¹，长九尺，广十尺，高八尺，凿广三尺，长二尺为宁。

78、城上为攒火²²，夫²³长以城高下为度，置火其末²⁴。

79、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²⁵；皆积累石²⁶、蒺藜。

◎此节说城上杂守具。

80、渠²⁷长丈六尺，夫长丈二尺，臂长六尺，其埋者三尺；树渠毋傅堞五寸。

81、藉莫²⁸长八尺，广七尺，其木也广五尺，中藉莫为之桥，索其端；适攻，令一人下上之，勿离。

82、城上二十步一藉车²⁹，当队者不用此数。

83、城上三十步一磨灶³⁰。

84、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十步一。为斗，柄长八尺，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

85、敝裕³¹、新布，长六尺，中拙柄，长丈，十步一，必以大绳为箭。

86、城上十步一铤³²。

87、水缶³³容三石以上，大小相杂，盆、盎³⁴各二具。

88、为卒干饭，人二斗，以备阴雨，而使积燥处。令使守为城内堞外行餐³⁵。

◎此言储备干粮之法。

89、置器备杀³⁶沙砾、铁，皆为坏³⁷斗。

90、令陶者为薄缶，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坚。

91、城上隔栈³⁸，高丈二，剡³⁹其一末。

92、为闺门，闺门两扇，令可以各自闭也。

93、救圉池⁴⁰者以火与争，鼓橐⁴¹，冯垣⁴²外内，以柴为藩⁴³。

◎此言熏火以阻止敌人堙塞城池之法。

94、灵丁⁴⁴，三丈一，犬牙施之。

95、十步一人，居柴、纳弩；柴半、为狗犀者环之。

◎此言管理柴搏之法。

96、墙七步而一⁴⁵。

【注释】

1 闾门：《尔雅·释宫》：“宫中之门，其小者谓之闾。”这里是指城之旁出小门。按，下文“郭门”，据孙诒让说，亦指城门，非外郭之门。译文取其说。

2 敷：附。这里是“连接”的意思。

3 蜚县梁：吊桥（此依岑说。孙氏则解为“悬梁，于蜚（濠沟）上为之。”似较岑说为优。）县，通“悬”。

4 醢：当作“令”（依王闿运说）。

5 倚杀：斜度、坡度。

6 傅堞：孙诒让说，大概是双重堞。

7 窒：实，填塞。樵：柴。

8 令耳：未详。岑仲勉以为即指下文之“再重楼”。

9 属：附。再重楼：张纯一引欧阳云：“重门上之楼，即再重楼也。”

10 主：主持，掌管。

11 佐：与“主”相对，指辅佐之人，助手。厉矢：或是“善射”之意。厉，“利”。

12 治据：建立藩篱。治，通“置”。据，孙诒让引黄绍箕云，当是“据”之误，据，在这里作“篱笆”解。

13 转射机：发射时可以左右旋转的机械。

14 狸：通“埋”。王闿运说：“埋令不动，弩乃易转。”

15 輶（wēn温），孙诒让说，字当作“輶”，使大车平衡的重物。这里是用来镇压转射机，使之稳固便于发射的。

16 令善射之者：当作“令善射者主之”。

17 植：柱子。

18 𣪠：通“碣(xì戏)”，柱下石。按，“植皆为通𣪠”之“通”费解。王闿运说，“通，贯也。”柱与础自然是相连贯的，于义无取。孙诒让说，“通𣪠，谓两植同一𣪠也。”则此𣪠为横置于地面之长条形。译文姑依孙说。

19 “下高丈”二句：尹桐阳说，“楼下高丈，上则九尺。”译文姑依此说。

20 宁：毕沅以为是“亭”字。王闿运、尹桐阳以为是“窗”。岑仲勉以为是“门”（如解作“门”，则下节“凿广三尺，长二尺为门”之“门”，童子亦不能出入，疑非。）译文姑依王、尹说。

21 突：未详。尹说，“灶窗谓之突”，即今之烟囱。烟囱而“长九尺、广十尺、高八尺。”实所未闻。岑以为突当作“穴”，亦与“凿广三尺、长二尺为宁”相悖。

22 攒火：旧解以为或即“攒(zuǎn纂)火”。按，攒火是以小矛（攒）尖端缚着火种，用以投掷敌人，似与城之高下无关。今按，“攒火”疑即今之“火把”，手持以拒敌。

23 夫：岑仲勉以为是“柄”。他说：“本书所谓夫，率指露出部分或柄而言之。”

24 火：疑指引火之物，火种。末：梢末。

25 艾(Yì易)：同“刈”，镰刀。

26 累石：即礮(字亦作礮)石、滚木之“礮石”，从高处推石击敌。

27 渠：一种防守器械，参见第37节原文及注。

28 藉莫：莫同“幕”，当是布幕之类，张挂城上，用以遮挡攻城矢石的设施。其余未详。

29 藉车：详后第101节。又，参见第40节。

30 磬灶：孙诒让以为即《说文》的“行灶”，行灶，段玉裁说，“若今之火炉”。

31 敝裕：当作“敝绌(xì细)”，破烂的葛布。绌，粗葛布。

32 铤(zhěn珍)；毕沅云，“鬲属”，锹一类的工具。

33 缶：汲水的瓦器。

34 鬲(lí离)：瓢。

35 使守：当是“吏卒”之误。城内堞外；孙诒让说，“谓内堞之外也，上文有内堞外堞。”行餐：送饭。

36 杀：撒。抛撒沙石铁屑，用来使敌人眯眼。

37 坏：指器物粗糙。

38 栈：疑是栅栏之类，用作屏障。

39 剡(yǎn衍)：削。

40 阨池：填塞护城河，阨，同“堙”。

41 橐(tuó驼)：即现今之“风箱”，用以鼓风。

42 冯垣：即女墙。

43 燔(fán凡)：焚烧。

44 灵丁：带捉耳的罍。

45 此节文字有脱误。

【译述】

74、大城，建置高一丈五尺的闺门，宽四尺。又建置郭门，郭门的外侧要有横木以便关闭，用两根木料贴紧郭门，在木头上凿孔，穿上绳子，连接到女墙上。又在濠沟上建造吊桥，……，……，……，其坡度要因城势制宜。城内要有双重堞，……，在……之间挖凿沟堑，填满柴火，用焚烧柴火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进攻。……，……，……，……，……。……，都要派遣强壮有力的将士掌管应付敌人之事，善于射箭的人掌管发射，助手也都应当是善于射箭的。又要建立樊篱。……，……，……。

75、转射机的装置：机身长六尺，下端埋入一尺，用两块重木并合做成轹，轹长二尺；……，……，〔转射机〕每二十步装置一架，派善于射箭的人掌管，助手一人，都不得擅离职守。

76、城上每隔一百步建一座楼，每楼用四根柱子，立在彼此连通的石基上。楼下高一丈，上高九尺。宽度和长度各为一丈六尺，都要安上窗户。

77、……。

78、城上要置备火把，火把的柄的长度要根据城的高矮来规定。火把上端要放上引火之物。

79、城上每隔九尺放置一张弩，一支戟、一个椎、一把斧、一把镰刀；同时要准备礮石，以及木的或铁的蒺藜。

80、渠的长度是一丈六尺，支柱长一丈二尺，支柱的横臂六尺，支柱埋入地下三尺，立渠的位置不要紧靠女墙，〔要离开〕五寸。

81、藉幕的长度为八尺，宽度为七尺，……。

82、城上每隔二十步设置一架藉车，正对着隧道的藉车〔设置可以更密集一些〕，不限定在二十步一架的数目之内。

83、城上每隔三十步设置一个火炉。

84、取水的吏卒一定要用麻布做的斗和皮革做的盆，每隔十步各置一件。做水斗，斗柄要长八尺，斗的大小以容量二斗至三斗之间为准。

85、……

86、城上每隔十步放置一把锹。

87、水缸的容量在三石以上，大缸小缸交错放置，每缸配备水盆和水瓢各二件。

88、为士卒准备干粮，每人二斗，以防阴雨天不能生火做饭，干粮要存放在干燥的地方。派专管的吏卒在城内堞外给守城者送饭。

89、要设置准备用来抛撒沙石铁屑的器皿，可以都用粗糙的斗。

90、派陶工制做薄缸，其中大的容量在一斗至二斗之间，

……，……。

91、……。

92、〔在城墙上〕开设闺门，闺门两扇相合，要使两扇可以各自关闭。

93、对付敌人填沟的办法是用火攻，拉开风箱，在女墙内外烧柴放火。

94、灵丁，每隔三丈放置一件，要交错放置。

95、……。

96、……。

97、城上为爵穴¹，下堞三尺，广其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²，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数³自适为之。

98、人擅⁴苴，长五节⁵；寇在城下，闻鼓音，燔苴，复鼓，内⁶苴爵穴中，照外。

99、穿外堞，去格⁷七尺；为县梁⁸。城莲陝⁹不可堞者，勿堞。

100、城上¹⁰三十步一砮灶。

101、诸藉车皆铁什¹¹。藉车之柱，长丈七尺，其狸者四尺；夫¹²长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马颊¹³长二尺八寸，试藉车之力而为之困¹⁴，夫四分之三在上。（藉车，夫长三丈，四之三在上，马颊在三分中。马颊长二尺八寸，夫长二丈¹⁵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车轮。藉车，桓¹⁶长丈二尺半。诸藉车皆铁什。覆车者在之。）

102、寇闾池来，为作水甬¹⁷，深四尺，坚幕¹⁸狸之，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以木大围长二尺四分¹⁹而中凿之，置炭火其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车投之。

103、为疾犁投²⁰，长二尺五寸，大二围以上。

104、涿弋²¹，弋长七寸，弋间六寸，剡其末。

105、狗走²²广七寸，长尺八寸，蚤²³长四寸，犬牙施之。

106、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²⁴，五人之所举为王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为薪樵挈，壮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称其任。（凡挈轻重²⁵所为，使人各得其任。）

◎此详薪樵分挈之法。

107、去城门五步大堊之，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施栈²⁶其中，上为发梁而机巧之²⁷，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可逾越，而出佻且北²⁸，适人遂入，引机发梁，适人可禽。适人恐惧，而有疑心，因而离。

【注释】

1 爵穴：同“雀穴”。指城墙上的孔穴，“雀穴”当是说其小，因以为名。

2 苙：同“炬”，火炬。

3 数（cù促）密。

4 擅：提，持（依王之引说）。

5 长五节：孙诒让说，当作“长五尺”。张纯一依孙说改正。

6 内：通“纳”，放进。

7 格：未详。或疑是“柞格”，设于陷井中的捕兽装置（用于军事则是诱敌的陷阱机括）。或疑即“虎落”，用于卫护城寨之竹篱。

8 县梁：同“悬梁”，吊桥。

9 筵陝：同“窄狭”。

10 “城上”句：此节与第83节全重。译文从略。

11 藉车：一种城防器械，与有轮可动之车不同。铁什：以铁作部件及装饰，参看第21节原文及注。按，岑仲勉以为本节文字，前半是正文，后半是注。注加括号以为区别。

12 夫：通“跌”，这是作“支柱”解。

13 马颊：类似今天的“夹板”，用以加固支柱的（依尹桐阳说）。

14 试：疑当解作“尝试”之“试”。力：疑当指藉车发动（如用来投掷杀敌之物）时所产生的震动力，犹现在枪炮之后坐力。困：通“捆”（依孙诒让说），门限。这里指用以固定藉车于地面的部件，故下文说“治困以大车轮”，取其沉重难移。

15 丈：旧作“十”，依张纯一本改正。

16 桓：孙诒让说，桓与“柱”同义。“藉车盖有四直木，其二埋者为柱，二不埋者为桓。”录以备考。

17 水甬：孙氏以为漏水器。岑氏以为似“木桶”之误。今按，无论解作“漏水器”或“木桶”，仍难通。应为“甬道”之“甬”。

18 坚幕（mì密）：严实地覆盖。幕，盖，封。

19 四分：疑当作“四寸”。

20 疾犁投：当是投掷疾犁的机械装置。疾犁，也写作“蓐蓐”。

21 涿弋：参看第9节注。

22 狗走：孙氏以为即“狗尸”（见第17节）。岑氏以为“似属钩曲之器”。

23 蚤：通“爪”。

24 挈（qiè窃）：提。这里指“每个人力所能举之重量”（岑仲勉说）。

25 “凡轻重”句：尹桐阳说，“视其挈若干，即知需人若干。”今按，如依尹说，似不当言“轻重”，此句大意疑是：每挈轻重之分，当以人力之或大或小为准数。视下文“壮者有挈，弱者有挈”，则知每挈轻重，依人而定。

26 栈：旧作“贼”，王闿运说，“害人物”。王引之说，贼字义不可通，当作“栈”，指棚。孙诒让说，栈亦是“杙”之误。岑仲勉以为栈是“小桥”。今按，如是小桥，则当言“施栈其上”，不得言“其中”。未知其详。

27 发梁：即吊桥。桥上有机关，可以引发陷敌，故称发梁。机巧，当作“机引”。

28 佻：通“挑”，挑战诱敌（王引之说）。 北：败北，败退。

【译述】

97、城上要挖掘雀穴，它低于女墙三尺，靠城外的一面要宽，〔里头的一面小，这样便于观察敌人而敌人不能窥视城内。〕每隔五步挖一个。雀穴的大小可容纳火炬，雀穴的位置，高的离城上地面六尺，低的离城上地面三尺。雀穴分布的疏密〔并非一定是五步一个，〕应该根据适应环境情况的原则加以调整。

98、士卒手执火炬，火炬长为五尺；敌人在城下〔准备攻城时〕，〔城上士卒〕闻到鼓声就点燃火炬，第二次鼓声，就把火炬塞进雀穴中，照着城外。

99、要挖掘外堑……；要制做吊桥。城外地面过于狭窄无法开堑的，就不要挖。

100、（略）

101、所有藉车都要用铁作部件装饰。藉车的柱子，长一丈七尺，埋在下边的四尺；支柱长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支柱的夹板长二尺八寸，要测试藉车发射力的大小，根据发射力的大小来制作加固的部件。支柱四分之三的部分在地面上。（藉车，支柱长三丈，它的四分之三在地面上，……。夹板长二尺八寸，支柱长二丈四尺，不足二丈四尺的不合用。做固定藉车重心的部件，可以是车轮。藉车，柱长一丈二尺五分。所有藉车都要用铁做部件及装饰。……。）

102、敌人用填塞护城河的战法来进攻，我方应制做“水甬”，深四尺，严密遮盖，埋于地下，每隔十尺设置一件，盖上瓦，等待命令。又用大小为周长二尺四寸的木料，把里面挖空，放进炭火，封起来，用藉车来投掷，〔以抵抗敌人的进攻。〕

103、制做疾犁投，长二尺五寸，大二围以上。

104、……。

105、……。

106、老师墨子说：守卫城池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定要清点城里的各种木材，要十个人拿的分为十份，要五个人拿的分为五份，每份的轻重因人而定。柴草也要分成份，力强的人有一份，体弱的人也有一份，都要和本人的能力相称。（所有木材柴草各份的轻重，都要适合各人的能力，〔这样，才便于搬运。〕）

107、在离城门五步远的地方挖掘大壕，地势高的地方挖一丈五尺深，地势低的地方挖到壕里见水，大约三尺即可。……，在壕沟上建立桥梁，并用机括牵引，桥面上铺上柴草泥土，使它可以通行，桥的两旁就是无法跨越的壕堑和壁垒。我方士卒出城向敌人挑战，并诈败诱敌，敌人就会通过桥梁攻进来，这时候赶紧牵动机关，使桥梁倾转，敌人即〔跌入壕中，〕可以被我方活捉。〔这种战法可以使〕敌人恐惧，军心动摇，因而撤离。

备 高 临

【提要】高临，指居高临下的攻城法，即《备城门》第3节所说的第一种攻法。为了居高临下，攻方就必须“积土为高”，“以为羊黔”。

备高临的要点是：以高制高。敌人攻以羊黔，我方则守为台城。台城，即是城上起城（或楼），力争地势高于敌人，然后“强弩射之，技机藉之，奇器□之。”岑仲勉所引《周书·韦孝宽传》、《通典》和《开禧德安守城录》，可以说明墨子备高临的思想已为后世所继承。如《通典》卷一五二：“凡敌攻城，多背旺相起土为台，我于城内薄筑，长高于敌台一

丈已（以）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

又，本篇详述了一种备高临的重兵器（连弩车）的制作方法。这种兵器由十人操纵，一发数十矢，可见威力之大。这是研究兵器史所应当注意的。

1、禽子再拜再拜曰¹：敢问适²人积土为高，以临吾城，薪、土俱上，以为羊黔³，蒙櫓俱前⁴，遂属⁵之城，兵弩俱上，为之奈何？

2、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守为台城⁶，以临羊黔，左右出巨⁷，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射之，技机藉之⁸，奇器□之，然则羊黔之攻败矣。

• 此言抵御羊黔之法。

3、备高临以连弩⁹之车。材大方一尺，长称城之薄厚¹⁰。两轴三轮¹¹，轮居筐中¹²，重下上筐¹³。左右旁二植¹⁴，左右有横植，横植左右皆圆内¹⁵，内径¹⁶四寸。左右缚弩皆于植¹⁷，以弦钩弦¹⁸，至于大弦。弩臂前后与筐齐，筐高八尺¹⁹，弩轴去下筐三尺五寸。连弩机郭用铜一石三十斤²⁰。引弦鹿卢²¹收。筐大三围半²²，左右有钩距²³，方三寸，轮厚尺二寸，钩距臂博²⁴尺四寸，厚七寸，长六尺。横臂齐筐外，蚤²⁵尺五寸，有距²⁶，博六寸，厚三寸，长如筐。有仪²⁷。有诎胜²⁸，可上下。为武²⁹，重一石，以材大围五寸。矢长十尺，以绳□□矢端，如弋射³⁰，以磨鹿卷收³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无数，出入六十枚，用小矢无留³²。十人主此车。

4、遂具³³寇，为高楼以射适，城上以答罗矢³⁴。

【注释】

1 禽子，即禽滑厘。这里用“禽子”，说明本文是禽滑厘之弟子（即墨子的再传弟子）所记录整理。再拜，拜两拜。再拜是大礼。再拜再

拜就表示极为恭敬虔诚。

2 适：同“敌”。

3 羊黔：本应作“干岑”，干岑即“岸岑”，指高崖而言（于省吾说）。综合上下文义，羊黔似指用土石柴草垒成的有台阶可上的土台。垒成这样的土台，是为了居高临下以便攻城，所以篇名为“备高临”。

4 蒙：蔽。遮挡。 櫓：大盾牌。一种遮挡护卫的兵器。

5 属（zhǔ主）：连，接。

6 台城：即行城。为防守而在城上筑城叫台城或行城。尹桐阳说，“行，乘也。谓别为城而加于城上者。”按，攻方筑“羊黔”，是为了高过城墙；守方在城上筑城（台城，行城），是为了高过“羊黔”。都是以高制胜之法。

7 左右出巨：孙诒让说，“此行城编连大木，横出两旁。”指行城地基由粗大木料构成，向两旁伸出。底座愈宽，则城愈坚。巨，同“距”，本义是鸡的足距（向后旁出的趾）。这里指横出于地面的支撑物。

8 技机：技巧之机，即弩机（依于省吾说）。 藉：当读如“掷”（依岑仲勉说），投掷。

9 连弩：装有机括，可以连续发射的弓。按，本节详述连弩的制作方法，极为复杂而不易明了。凡疑难之处，只作注解，不出译文。《辞源》有弩图、弩机图，可参看。

10 称（chèn趁）：相称，适合。 薄厚：指城墙之厚度。

11 两轴三轮：孙诒让疑“三轮”应作四轮。按，连弩车如是两轴三轮，则当是前轴中间一轮，后轴左右各一轮。

12 筐：孙诒让说是“车箱”（连弩车之车箱）。 中：指轮在车箱下面，不超出车箱的范围之外（既不前出也不后出）。

13 重（chóng虫）：双层。 下上筐：指上下两层车箱，按，尹桐阳说，筐（车箱）是用来遮蔽车轮的。

14 植：柱子，按，“左右旁二植”似指左旁二植，右旁二植，则共为四柱，下句“横植”，指横柱，右旁二柱上有横柱，左旁二柱上亦有横柱。

15 “横植”句：指每一横柱的左右两边都凿有圆孔，插入榫头。

圆，同“圆”，内，通“柄”，棒头。

16 径：直径。

17 “左右”句：指把弩固定在左右两旁的柱子上。

18 以弦钩弦：孙诒让以为当作“以距钩弦”，距即“弩牙”。将弦拉紧挂在弩牙上，弩牙松动，弩弦弹回，箭即发出。

19 筐高八尺：上文说筐（车箱）分上下层，则上下筐各高四尺，共高八尺。

20 机郭：弩的机括部分。孙诒让引《释名·释兵》说，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石：重量名，一百二十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21 鹿卢：今写作“辘轳”，机械上的绞盘。按，引弦鹿卢，是说用鹿卢把弩弦拉（引）紧，挂在弩牙上（参考于鬯说）。依此，则“收”字无义。

22 三围半：指“筐”本身的大小。围，两臂合抱为一围。

23 钩距：当是弩机上的部件或零件，做钩连之用。

24 博：阔，宽度。

25 蚤：同“爪”。

26 距：见注7。

27 仪：表，弩机上的零件。王闿运说，“仪，窥管也，以测量命中。”《梦溪笔谈》叫“望山”。其作用与现在枪支上的“标尺”相同。

28 油胜：同“屈伸”，弩上的部件，取其可使弩身上升下降之义。

29 武：孙诒让以为是“跌”的误字，则指弩的支撑物。王闿运谓是“弩床”。两说均难通，如上文所述，弩身似应固定在“筐”（车箱）上，不必另有支撑物或“弩床”。

30 弋（yì亦）射：用绳系在箭上射。

31 磨（lì力）鹿：即“辘轳”。卷收：指转动辘轳以收绳。

32 无留：不必收回。

33 具：在这里读作“拒”，抵抗。

34 以答罗矢：尹桐阳以为答同“鞬（gē革）”（古代用来护胸的

革甲)，罗，作“遮拦”解。岑仲勉以为笞即“笄”，遮挡敌矢的草编物，罗作“收罗”、“收集”解。译文从后说。

【译述】

1、禽子虔诚地请教说：请问如果敌人堆积土石筑成高坡，来接近我方城墙，柴草土石一齐往上堆，建筑成有台阶可上的“羊黔”，用大盾牌护身，向前冲锋，而且终于接近了我方城墙，兵器弓箭一齐攻上来。应该怎么办呢？

2、老师墨子说：您问对付敌人羊黔攻法的防守战术吗？羊黔攻法，只是说明主将的笨拙，这种攻法会使士卒疲惫不堪，却不能危害城池。防守时的对策是，建起作为城上之城的台城，使之与敌人的羊黔对峙。台城左右的地面支撑物，要伸出两旁各二十尺，台城高度是三十尺，在这居高临下的台城上架设强弩、技机，向敌人射击、投掷，……，这样，羊黔攻法就会失败了。

3、防备敌人居高临下的羊黔攻法的〔主要武器〕是连弩车。〔连弩车冲动力大，需要特别沉重坚实，所以制造连弩车的〕木料大小要一尺见方，长度与城墙的厚度相称。连弩车前后两个轴，三个车轮，车轮不超出车箱的范围，车箱分上下两层。……，……，……，……。把弩绑在左右两旁的柱子上，用弩牙钩住弩弦，……。弩臂前后的长度与车箱相等，两层车箱的高度共是八尺，弩轴距离下面的车箱三尺五寸。连弩的机栝部分用铜制成，共需用铜一百五十斤。……。……，……，……，……，……。……。……。……。……。连弩上装有瞄准器。……。……。……。……。箭长十尺，用绳子系住箭的一端，就象弋射那样。……。……。……，……，……，使用小箭则毋须收回。用十个人掌管操作这连弩车。

4、〔做了上述的准备之后〕就可以抗击敌人的进攻了。

建起高楼来射杀敌人，城上围起草编的帘子，用来收集敌人射过来的箭。

备 梯

【提要】 本篇记述了防备云梯攻城法（《备城门》篇提到的第四种攻法）的战术。

备梯的重要措施，第一是行城拒梯，即在敌人施用云梯的地方，增加城墙高度。第二是火攻破梯，城上准备火具，城下埋伏勇士；敌人被火攻击退后，即出伏兵追击。第三是利用技机、弓箭、石、沙乃至开水等等杀伤爬城之敌。第四是在城外设置篱笆一类的障碍物，阻止敌方云梯和攻城部队向城墙靠近。

在本篇的第4节，墨子强调，必须具备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地运用各种防守战术。他说，“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而轻举妄动，就会身死国亡。因而，他告诫自己的学生要谨慎处之。

1、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¹，面目黧黑，役身给使²，不敢问欲。子墨子³哀之，乃管酒糲脯⁴，寄于大山⁵，昧茅⁶坐之，以樵⁷禽子。禽子再拜而叹。

2、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守道。

3、子墨子曰：姑亡⁸，姑亡。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以少间众⁹，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其慎之，恐为身灾。

4、禽子再拜稍首¹⁰，愿遂问守道。曰：敢问客众而勇，堙茨吾池¹¹，军卒并进，云梯¹²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

5、子墨子曰：问云梯之守耶？云梯者，重器也，其动移甚难。守为行城¹³，杂楼¹⁴相见，以环其中，以适广陕¹⁵为度，环中藉幕，毋广其处。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广十尺，左右出巨¹⁶各二十尺，〔杂楼〕高广如行城之法。

◎此节言行城拒梯之法。

6、为爵穴、烽甌¹⁷施答¹⁸其外。机、冲、栈、城¹⁹，广与队²⁰等；杂其间以鏑、剑²¹。持冲十人，执剑五人，皆以有力者。令策目者视适²²，以鼓发之，夹²³而射之，重而射之，技机藉之²⁴，城上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审赏行罚，以静为故²⁵；从之以急，毋使生虑²⁶。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此节再总述御云梯方法之大要。

7、守为行堞²⁷，堞高六尺而一等²⁸，施剑其面²⁹，以机发之，冲至则去之，不至则施之。

8、爵穴，三尺而一。

9、蒺藜投必遂而立³⁰，以车推行³¹之。

10、置裾³²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³³之法，小大尽本断之，以十尺为断³⁴，离而深埋之，坚筑，毋使可拔。

11、二十步一杀³⁵，杀有一鬲³⁶，鬲厚十尺。杀有两门，门广五尺。裾门一，施浅埋，勿筑，令易拔。城上希裾门而置桀³⁷。

◎此言城上置杀之法。

12、县火³⁸、四尺一钩枳³⁹。五步一灶，灶门有炉炭，令适人尽入，烽火⁴⁰烧门，县火次之。出载而立⁴¹，其广终队⁴²。两载之间一火，皆立而待鼓，而然火，即具发之。适人除火而复攻，县火复下，适人甚病⁴³，故引兵而去，则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⁴⁴击溃师。令贵士⁴⁵、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⁴⁶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人必

或47。有此必破军杀将。以白衣48为服，以号相得49，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此总述破云梯之方法。

【注释】

1 胼(pián骈)胝(zhī支)：茧子，手脚上因摩擦而变厚了的皮肤。按，墨家重实践，重身体力行，摩顶放踵，劳形以利天下。《公输》篇记墨子救宋，自鲁至楚，“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所以本篇记墨子弟子也是“手足胼胝，面目黧黑”。以自苦为极。

2 役身：役使自己，亲身从事劳作。给使：供使唤。

3 綦(qí其)：极，甚。

4 管酒槐脯(fǔ府)，等于说带着酒肉。岑仲勉说，“管酒，以管载酒；槐，同‘怀’。”脯，肉干。

5 寄于大山：游于泰山。寄，游(依尹桐阳说)。大山，即泰山。张纯一说，据此，“知墨子之居离泰山不远。”

6 昧茅：读作“灭茅”，等于说拔下一片茅草。

7 樵：同“噍(jiào叫)”，这里作“给吃”解。

8 姑亡：且不要……。姑，姑且。亡，通“毋”。

9 间：离间。众：指士民众多的大国。

10 稽(qǐ起)首：古时的跪拜大礼，叩头至地。

11 堙(yīn因)茨(cí词)，填塞。池：护城河。

12 云梯：孙诒让引《通典》：“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牙有检(夹板)，梯节长丈二尺，有四桃(梯上踏脚的横木)，桃相去有三尺。势微曲，递互相检，飞于云间，以窥城中。有上城梯，首冠双辘轳，枕城而上，谓之飞云梯，盖其遗法。”录以备考。

13 行城：台城。见上篇注6。

14 杂楼：未详。下文“杂楼”二字依俞樾说补。相见：即“相间”(依俞樾说)，指间隔。

15 广陕：同“广狭”。

16 巨，读为“距”，见上篇注7。

17 爵穴：同“雀穴”，见《备城门》第50、97节。烽鼠，同“熏鼠”。孙诒让说，“爵穴，烽鼠，盖亦城间空穴之名，明其小仅容爵鼠也。”依此，烽鼠也是城上小洞穴的名称（岑仲勉同）。又说《备穴》篇的“鼠穴”与此同。今按，《备穴》篇之“鼠穴”，规制相当阔大，彼此不得为一物。

18 答，见上篇注34。

19 机、冲、栈、城：四种防守的器械或设施。机，即技机，见《备高临》篇注8。冲，一种冲撞的器械，或者就是用来冲撞敌人攻城的云梯的冲车。孙诒让认为冲是攻守两用之器。栈，即行栈。城，指行城。

20 队，指敌人进攻的队形，详见《备城门》篇等69节原文及注11。

21 镌(juān 捐)，凿。这里指用来破坏云梯的工具和使用这种工具的士卒。剑，孙诒让以为当作“斫”，与“镌”同为破坏云梯之工具。张纯一以为“剑可刺敌”。

22 案目，岑氏以为是“目定而不易转瞬者”，指人。王闿运说，“案目，今望远镜，令目聚光。”指器。张纯一近似王说。译文暂依岑说。适，同“敌”。

23 夹，尹桐阳云，“夹谓两旁，重则上下。”

24 技机藉之，见上篇注8。

25 故，巧（此依岑氏说）。

26 虑，忧，变故。苏时学说，“言兵贵神速，久则变矣。”

27 行堞，行城上之女墙。

28 一等，齐平，高度一样。

29 施：放置。剑：疑是“箭”之误字。因为下句说“以机发之”，照理“剑”是不能用“机”发射的。孙诒让以为“剑”仍当作“斫”，未知是否。面，指堞面。

30 蒺藜投，见《备城门》篇第103节及注20。遂，通“队”，敌人进攻之队形。

31 引：拉。

32 裾：当作“裾（jū居）”，篱笆。

33 伐裾：指采伐用做篱笆的木材。

34 断：通“段”。

35 步：古以六尺为一步。杀：孙诒让认为“杀”是紧靠“裾”（篱笆）的设施，则在城外。岑氏认为“杀”与《备城门》篇第89节之“杀”意义相同，指向敌人投撒沙石等物的隐蔽处，在城上。

36 隔：与“隔”通，可以隐蔽战士之所（孙诒让说）。岑氏疑是北方所说“城爪子”。又，参阅《备城门》第99节及注7。

37 希：望，这里是“正对着”的意思。桀：王引之、孙诒让以为桀与“揭”同，是做为标志的小木桩。岑氏则以为“桀有投掷之义”，这里指“掷敌之物”。

38 县火：指悬挂的火攻之具。县，通“悬”。下文说“五步一灶”，大概就是需要时点燃悬火的。

39 钩枳：同“钩杙”，带钩的小木桩，钉在墙上，用来悬挂火具。

40 焠火：同“熏火”。参阅《备城门》第9节及注10。按，攻与守都可以用“熏火”。又，疑上文“县火”是明火。此熏火是烟火。下文说“熏火烧门”，疑指城门说。

41 出载而立：岑氏谓“犹言战具等须当队而立”。孙谓“载”或指战车。今按，下文有“两载之间”，则载似是运载战具之车。

42 终队：与敌人之队（进攻队形）相当。第6节说“广与队等”，与此同意。

43 甚病：疲惫不堪。病，困乏。

44 穴门：疑当作“突门”，追击城外之敌，由此突出。详见《备突》篇第1节注1。

45 贲（bēn奔）士：虎贲之士，勇士。

46 素：读作“数（shuò朔）”，屡。

47 或：通“惑”。

48 白衣：疑是在夜战中用白衣，以便区别敌我，如现代夜袭时臂缠白布之类。

49 号，疑即现代军中之“口令”。得，知。

【译述】

1、禽滑厘子服事老师墨子三年，手脚都磨出了老茧，面目也因劳苦而变得黑瘦了，亲自服役供使唤，不敢请教自己想要的东西。老师墨子很同情他，就管里装着酒，怀里揣着肉，带着他去游泰山；拔下一片茅草坐下来，用酒食给禽子吃。禽子一边拜谢，一边叹气。

2、老师墨子说：有什么想问的吗？禽子恭谨虔诚地说：我想请教守城之法。

3、老师墨子说：且不要问这个吧，且不要问这个吧。古时候有掌握了这种方法的人，却内心里不亲附人民，行动上不整顿政治。人少，却去离间大国；势弱，却去轻侮强国。最后弄得自身死亡和国家破灭，被天下人所耻笑。您还是要慎重些，莫要给自己招灾惹祸。

4、禽子行了隆重的磕头的大礼，〔表示接受老师的教诲，〕并且坚持请教守城之法。他说：请问，敌军又多又勇敢，填平了我方的护城河，士兵一齐进攻，云梯也已经放好了，攻城的军械也具备了，敢冲敢打的士卒又多，争着爬上我方的城墙，该怎么办呢？

5、老师墨子说：你问的是云梯攻城的防守法吗？云梯，是一种很沉重的器械，移动起来是十分困难的。防守的时候，要筑起行城，还有与之相间隔的杂楼，……，筑行城的规格是，它比原城高出二十尺，上边还要垒起女墙，宽度为十尺，左右旁出的支撑物伸出各二十尺；杂楼的高度和宽度和行城的规格一样。

6、在城上要开凿雀穴和熏鼠，雀穴和熏鼠的外边挂上遮挡物，〔象帘子那样。〕要设置技机、冲车、行栈和行城，其宽度要和敌人进攻队形的宽度相同；还要交错地配备拿凿拿剑

的士卒。操作冲车的十人，执剑刺敌的十人，都要选用勇武强健的士卒充任。派遣目光专注的士卒监视敌人动静，用击鼓发出指令，或者左右两旁射击，或者上下两重射击，或者用技机投掷铁石等物，城上的箭、石、沙、土纷纷落下，如下雨一般。再用点着了的柴、煮开了的水做为辅助手段。还要赏罚严明，力求镇静；但又要动作敏捷，防止意外。象这样防守，云梯攻城法就可以挫败了。

7、守城还要筑起行堞，堞的高度一律都是六尺，……用机械来发射；敌人的冲车一到就撤走，冲车不来就放置。

8、城上凿雀穴，每隔三尺一个。

9、蒺藜投一定要面对敌人进攻的队形设立，用车子推拉移动。

10、在城外埋设篱笆，篱笆离城垣十尺，厚度也是十尺。砍伐用做篱笆的竹木材料的方法是，竹材木材无论粗细，都要紧靠根部砍断，以长十尺为一段，间隔一定距离深埋地下，要夯得十分坚实，不要使得很容易拔出来。

11、……

12、悬挂的火攻器具，在城上每隔四尺钉上一个带钩的桩子，〔用来安置它。〕每隔五步立一火灶，灶门旁堆放炉炭，等到敌人全都进来，就点起熏火熏烧城门，然后接着施放悬火。将各种战具运载出来排列整齐，它的宽度与敌人进攻的队形宽度要一致。两载之间准备悬火一具，士卒都站立等待鼓音，一击鼓随即点火，一齐掷向爬城的敌人。如果敌人扑灭了火重新发动进攻，就再次掷下悬火。〔如此反复多次，〕敌人就会疲惫不堪而引兵撤退。这时，我方就派遣敢死之士，从左右冲出突门，追击溃退的敌人。命令精锐士卒和主将听从城上的鼓音冲出，又听城上的鼓音退回城里；并且频繁地出兵设下埋伏，半夜里又在城上四周擂鼓和呐喊，大张声势，敌人自然要疑惑

惊恐。有了这些办法，一定能击破敌军，使之受到重大伤亡。用白色衣作〔夜间出击的〕军服，用口令进行联络互通消息。这样，云梯攻城法就可以挫败了！

备 水

【提要】本文记述墨子关于防备敌人水攻法（《备城门》篇提到的第六种攻法）的基本原则。其要点是：

一、要谨慎仔细地测量城内城外的地势，并挖渠泄水。毕沅引《通典·守拒法》说，“如有泄水之处，即十步为一井。井之内潜通，引泄漏。”即其遗法。又，欧阳氏引《武经总要》说，“凡贼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周视地势，有可泄水处，十数步开一井，井内各相通，以泄流之”（转引自张纯一《墨子集解》。）法亦同。

二、组织船队破坏敌方蓄水的堤防。《通典》说，“城中速造船一二十只，简募解舟楫者，载以弓弩楸钁，每船载三十人，自暗门衔枚而出，潜往斫营，决彼堤堰。”即其遗法。《武经总要》所记略同。

三、本篇第3节还记录了用“测瓦”测量井下水位高低的方法，其原理和今天的水位表是一致的。

1、城内塹外，周道1广八尺。

2、备水谨度2四旁高下。城中地偏下，令渠其内。及下地3，地深穿之，令漏泉4。

3、置则瓦5井中。视外6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渠。

4、并船以为十临7，临三十人，人擅8弩，计四有方9，

必善以船为轂輶¹⁰。（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其二十人人擅有方，剑甲鞬鞞¹¹，十人人擅苗¹²。）先养材士，为异舍¹³，食其父母、妻子以为质¹⁴。视水可决，以临轂輶，决外堤¹⁵；城上为射机疾佐之。

◎此言扫敌堤之法。盖水淹有两种：无水之地，则筑堤以堰水；有水之低地，则决堤以泛水。本节系针对前一种而言。

【注释】

1 周道：等于说“环行道”。按，此节说城之内，堑之外，各有宽八尺之周道。唯不知此周道与“备水”有何联系。译文从略。

2 度：测度，度量。

3 下地：低下之地。

4 漏泉：泄水。孙诒让引《通典》：“如有泄水之处，即十步为一井，井之内潜通，引泄漏。”

5 则瓦：同“测瓦”，测水之瓦，用以测定井中水位高低，由此推知城外水势。

6 外：疑是指城外而言。

7 并船：两船相并。临：即“舡”，方舟（依尹桐阳说）。

8 擅：同“掸（shàn扇）”，提，持（依王念孙说）。

9 计四有方：孙诒让疑是“什四酋矛”之误。毕沅改“有方”作“有弓”。吴毓江又疑方是“楯”。岑仲勉谓方即“锄”，计四当作“什四”。

10 轂（fén坟）輶（wēn温）：原指一种四轮战车，可以用来攻城，详见《备城门》第3节注15；这里指“轂輶船”，用来冲击堤坝，使之决口，解除大水灌城的危险。

11 剑甲：坚厚之甲（参考岑仲勉说）。鞬（dī低）鞞（mào冒），即“兜鍪”，头盔。

12 苗：毕沅说苗同“矛”，孙诒让说“十人人擅苗”当作“十八人擅弩”。

13 异舍：另外的住所，指不同于一般士卒的住所。

14 食（sì四）：给吃。这里可解作“供养”。质：人质，抵押。尹桐阳引《管子·小问》：“妻子质也，为使民必死必信之本。”

15 外堤：指城外之堤。按，所谓决堤，即乘辘轳船冲击堤坝，或船上战士用锄类工具挖掘堤坝。

【译述】

1、……

2、防备水攻，要认真度量城内城外各处地势的高低。城内地势如果偏低，就要调遣人力在城内挖渠来疏导水流。凡是低洼的地方，都要打深井来泄水。

3、在井里放置测瓦，〔注意井里水位升降的变化。〕看到城外水深超过一丈，要凿通城内的各条水渠。

4、把船只两两相并连，编成十队方舟，每队方舟乘三十个战士，每个战士都拿着弩，……一定要充分发挥这种方舟的破坏能力，就象使用辘轳车一样。（二十船编为一队，简选有能力的强健战士三十人共乘一船，其中二十人，……披坚甲，戴头盔；另外十人……。）要预先厚养一批有能力的战士，给他们准备特别的住所，养活他们的父母和妻儿，作为人质，〔使他们在作战时能出死力。〕等到围城的水有了决口的机会，就用上边提到的辘轳船去对付，〔或是冲撞，或是挖掘，〕使城外的堤坝决口，疏泄大水，〔解除灌城的危险；在进行决堤作业时，〕城上要配备射机，〔投射箭石，〕紧密配合，进行掩护。

备 突

【提要】 突，是《备城门》篇提到的第八种攻城法。本文只说如何防备突攻，而没有述及敌人突攻法是怎样一种情况，

且篇幅极短。所以孙诒让说，“此篇前后疑有脱文”。

依本篇所述，备突的要点是设置突门，在突门内准备烟火、大车轮，埋伏勇士。敌人来攻，则“下轮而塞之，鼓橐而熏之。”然后伏兵攻之。

1、城百步一突门¹。突门各为窑灶²，灶入门四五尺。为其门上瓦屋³，毋令水潦能入门中。吏主塞突门：用车两轮，以木⁴束之，涂其上，维⁵置突门内；使度门广狭，令之入门中四五尺。门旁为橐⁶，充灶状柴艾⁷，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2、塞穴门⁸：以车两走为盖⁹，涂其上；以穴高下广狭为度，令入穴中四五尺维置之。当穴者客争伏门，转而塞之。为窑窖三员艾¹⁰者，令其突入伏¹¹，人伏傅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离。

◎此节实与前节相复，惟详略互有不同。

【注释】

1 步：古以六尺为一步。突门：岑仲勉引《通典》卷一五二：“城内对敌营，自凿城内为闇（暗）门，多少临时，令厚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于敌新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依此，突门是从城墙内侧挖凿的一种暗门，留五六寸的厚度不穿透，从城外看起来，可备随时突然袭击敌人之用。

2 窑灶：形状如窑之灶。窑即如现在的砖瓦窑。

3 瓦屋：疑是在门洞顶部砌瓦，犹如屋有瓦顶，以防漏水，不必另行建屋。尹桐阳说，“言作屋而以瓦覆之”，似未确。

4 以木：尹桐阳说，“以木即榦木”，是一种柔木。可备一说。

5 维：系。这里作“挂”解。

6 橐（tuó驼）：风箱，用以鼓风。

7 充：满。状：通“装”。旧本作“伏”，可解作“藏”，义更明确。艾：艾草。

8 穴门：当作“突门”。下文“以穴”、“穴中”、“当穴”三“穴”字均是“门”字之误。又，“当穴者”之“者”字是衍文（以上均依岑仲勉说）。

6 走：读作“辘”，指车轮。菴：同“轡”（wēn 温），一种重物，可用来镇压器械，使之不动摇，见《备城门》第75节及注15；此处用来堵塞通道，使之难于移走。

10 三员艾：等于说“三团艾草”。员，通“丸”。把艾草扭结成一团（丸）。

11 “令其”二句：旧解纷纭，均未妥。今疑此二句当读作“令其突人伏傅突一旁”一句。（“入伏”旧本作“人伏”〈毕沅改“人”为“入”〉，与下“人伏”二字相重，当是衍文。）突人，指守方准备突袭的士卒，突门的修凿，本来就是供守方突击之用的。伏，隐伏。傅，贴近，紧贴。突，即指突门。如此，则句意可通。

【译述】

1、城垣每隔一百步修凿一座突门。每座突门都要修建窑灶，灶修在进入突门四五尺的地方。突门的顶部要嵌上陶瓦，〔就象屋顶一样，〕免得积水渗漏在突门之内。要派军吏掌管堵塞突门的重要工作：用两个坚厚的车轮，用木条拴在一起，涂上泥浆，挂在突门里；要测量一下突门的宽窄，拴好的车轮要置于门内四五尺的部位。突门的旁边架起风箱，灶里边装满木柴艾草，敌人如果进来了，就把拴好的车轮放下来，堵住突门通道，〔点燃柴草，〕拉起风箱来熏烧敌人。

2、〔在必要时〕堵塞突门的方法是：把两个车轮捆绑在一起，做成名叫“轡”的重物，上面涂满泥浆；根据突门门洞的高低宽窄的情况，把“轡”放进突门中四五尺的地方悬挂起来。当突击的敌人争先进入突门时，就转动“轡”，使它下坠堵住门洞通道。修建窑灶，窑灶的大小可以容纳三大团艾草。我方的突击战士就紧贴着突门的一边埋伏着。还要设置两具风箱并注意守护，不得擅自离开。

备 穴

【提要】 穴，是《备城门》篇所述十二种攻城法中的第七种。用现代语说，穴攻就是攻方通过地道作业（坑道作业）摧毁守方城墙以利进攻的战术（详见原文第1节注1）。

本文论防备穴攻法的要点是：

一、用瞭望法和罍听法监视敌人动静。文中详述用罍听法侦查敌人坑道作业的方位，完全符合近代物理学的原理。

二、掌握了敌人穴攻的准确情报，即采取以穴防穴的战术。我方针对敌人地道方向挖掘地道，使之相通。然后用风箱鼓动烟火，熏向敌人；用悬置的车轮，压伤敌人。文中详述了我方如何作穴及穴中设施、人员的配备与使用。

三、本文还提到了在城外阻止敌方地道作业的办法，惜语意未明，不知其详。

1、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缚柱施火¹，以坏吾城，城坏，或中人²为之奈何？

2、子墨子曰：问穴土之守耶？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适人³。适人为变筑垣聚土非常者⁴，若彭有水浊非常者⁵，此穴土也。急塹城内穴其土直之⁶。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⁷高地一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罍⁸，容四十斗以上，固罍之以薄鞣革⁹，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罍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

◎此节约言备穴之掘塹及罍听两法。

3、令陶者为瓦窦¹⁰，长二尺五寸，六围¹¹，中判之¹²，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善涂其窦际，勿令泄，两旁皆如

此，与穴俱前¹³，下迫地。置康若炭其中¹⁴，勿满，炭、康长豆¹⁵竅，左右俱杂，相如¹⁶也。穴内口为灶，令如窑，令容七八员¹⁷艾，（左右竅皆如此，）灶用四橐。穴且遇，以頔皋¹⁸冲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习橐事者勿令离灶口。连版¹⁹以穴高下广狭为度，令穴者与版俱前。凿其版，令容矛，（参分其疏数²⁰）令可以救竅。穴则遇²¹，以版当之，以矛救竅²²，勿令塞竅；竅则塞，引版而却，过一竅而塞之²³，凿其竅，通其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从穴内听穴之左右，急绝其前，勿令得行。若集²⁴客穴，塞之以柴涂，令无可烧版也。然则穴土之攻败矣。

◎此节详述以穴御穴之法。

【注释】

1 缚柱施火：孙诒让引《商子·境内》篇云，“穴通则积薪，积薪则燔柱。”岑仲勉引《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云：“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今按，这是以破坏城墙为目的的攻法。挖掘地道，通向城墙基础之下，用梁柱支持，然后放火烧断支柱，使城垣崩塌。

2 或中人：城中人。或，同“国”，都城。

3 候望：侦探、监视。适：通“敌”。

4 变：异常。筑垣聚土：打洞时防备守城人侦知，先筑墙，作为掩蔽，挖穴渐深，必有土石积聚。这都是异常的表现。

5 若：与，及。彭：通“旁”（依王念孙说）。

6 蜚：壕沟。这里用作动词。直：正对，当。

7 傅城足：王闳运说，“于城脚作井。”

8 陶者：制做陶器的工匠。罍：大腹小口的瓶子。

9 幘：同幕（mì密），覆盖。鞞（luò洛）：生皮革。

10 竅：孔穴。依下文所述，这里特指一种圆的管道。本节所述瓦竅的安放，类似现在铺设地下管道的情形。

11 六围：岑仲勉以为当作“大围”，等于说“大一围”。如管道圆

周为六围，相当三丈，则直径将近一丈，不近事理。

12 中判之，从正中分开，一剖为二。判，分。

13 与穴俱前；管道（窾）的铺设与地洞一起向前延伸。

14 康，同“糠”，谷糠。 若：与，及。

15 亘（gèn 艮）；连绵不断。

16 相如；相当。

17 员；丸。详见《备突》篇第2节注10。

18 颉（jié 节）皋（gāo 高），今写作“桔棒”，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举重器械。

19 连版；几块木料拼合的板子，因为它的大小要与穴的截面积相适应，所以必须拼合。

20 参；同“三”（依苏时学说）。 数（cù 促）；密。与“疏”相对。

21 则；即，若。下“窾则塞”之“则”，义同。

22 以矛救窾；一是矛作为武器，可以抵制破坏窾的敌人；二是矛作为工具，可以凿通被堵的窾。

23 过；当依王念孙校作“遇”。 而；如。

24 集；张纯一引王本、尹本，集作“值”。

【译述】

1、禽子恭谨虔诚地说：“请问古人有善于攻战的，用打地洞的方法潜入城墙之下，支上梁柱，然后放火烧柱，以此来毁坏我方的城墙；城墙要崩坏了，城中的人该怎么办？”

2、老师墨子说：问的是穴土攻城法的防守吗？防备穴土攻城的做法是：在城内盖起高楼，严密观察监视敌人的动静。敌人如果有筑墙堆土的异乎平常的举动，以及附近发现水源变得浑浊的异乎平常的现象，这就说明敌人在打地洞了。我方要立即在城内向城外挖掘地洞，对准敌人的地洞。〔敌人以穴攻，我方以穴守。为了准确地判断敌方地洞的位置和走向，〕应当在城内打井，每隔五步打一井，井的位置都靠紧城根，

地势高的地方打一丈五尺深，地势低的地方，打到见水三尺深就可以了。命令陶工制造大坛子，要能容纳四十斗以上，用薄的生皮革把坛子牢固地密封起来，放在井里，使听觉灵敏的人伏在坛子上去监听，就能准确地探知敌人穴攻的所在，然后我方挖地洞迎上去，〔以此破坏敌方的穴攻。〕

3、命令陶工制做瓦管，规格是长二尺五寸，大一围，中分为两片，再合起来放在地洞里，仰着放一片，再盖一片，〔合成一段管道。〕仔细涂抹缝隙，使之不致于漏气漏烟。……这种瓦管的敷设，与地洞一起向前推进，瓦管下面应紧靠地洞的地面。在瓦管中装进糠皮柴火，不要塞得太满，糠皮柴火的放置要连绵不断，和瓦管一样长，……在地洞口内修建炉灶，灶的形状象窑那样，它的大小可以容纳七八团艾草，（……）每一台灶都配备四个风箱。如果我方的地洞和敌人挖的地洞就要碰上了，就用桔槔冲开相隔的土层，立即拉风箱鼓风，把烟火熏向敌人地洞，务必要选派熟悉风箱操作方法的士卒掌管此项工作，不可离开灶口。连版的制作，其大小以地洞的高低宽窄为限度，使打地洞的士卒和连版一起向前推进。在连版上凿孔，孔的大小应使矛可以穿过，（……）使之可以救护瓦管。双方地洞如若相遇，应该用连版阻挡，用矛来救护瓦管，使之不被堵塞；瓦管被堵塞了，就要带着连版后退，如果遇到了被堵塞的瓦管，就要〔用矛〕凿通瓦管，使管中烟气畅通，烟通了，就立即拉起风箱鼓风，把烟熏向敌人地洞。在地洞里，要注意静听地洞周围的情况，〔看我方地洞是否正对敌方地洞，一旦发现敌人地道方向有所偏离、不与我方地洞相对，〕就要赶紧阻断，不使它继续向前，〔否则，就不能用鼓风熏烟之法破敌了。〕如果我方地洞正对着对方地洞，用涂泥的柴捆堵塞，使敌人不能烧毁连版。〔有了上述种种措施，〕穴土攻城法就可以挫败了。

4、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谨备寇穴。穴疑有，应急穴；穴未得，慎毋追。

5、凡杀¹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凿²十尺，凿如³前，步下三尺⁴，十步拥穴左右横行，高、广各十尺。

◎此言抵抗穴攻之法。

6、杀⁵，俚⁶两罌，深平城⁷，置板其上。踰⁸板以听。

7、井，五步一。

8、密⁹：用榑若松为穴户¹⁰，户内有两疾藜，皆长板¹¹其户，户为环，垒石外堦¹²，高七尺，加堦其上。勿为陞与石¹³，以县陞¹⁴上下、出入。具炉橐，以橐牛皮；炉有两甒¹⁵，以桥¹⁶鼓之。百十每¹⁷，其重四十斤，然炭杜之¹⁸，满炉而盖之，毋令气出。适人疾近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¹⁹凿而求通之。穴中与适人遇，则皆围²⁰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然也²¹，即去而入壅穴²²。

9、杀，有甗，甗为之户及关²⁴，独顺²⁵得往来行其中。（穴垒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10、凿井傅城足，三丈一，视外之广狭而为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从穴难²⁶。凿井，城上²⁷为三四井，内新甗井中²⁸，伏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用甗皋冲之²⁹。〕为甗皋，必以坚材为夫³⁰，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趣伏此井中³¹，〕灌以不洁十余石³²。

11、斩艾与柴，长尺，乃置窑灶中，先垒窑壁，迎穴为连版³³，趣状柴其中，置艾其上七八员，盆盖其口，毋令烟上泄，旁立橐；疾鼓之。

12、以车轮为轳一束³⁴，樵染麻索余中以束之³⁵，铁锁县³⁶，正当寇穴口。铁锁长三丈，〔一〕³⁷端环，一端钩。

【注释】

- 1 杀：破。
- 2 凿：当作“广”（依岑仲勉说）。
- 3 如：往。
- 4 步下三尺，每隔一步（六尺），比地面再低三尺。孙诒让说，“谓每步则下三尺，然所下太多，疑‘步’上有脱字。”今按，此处文意有难解之处。
- 5 杀：城上的隐蔽所，士卒在此投掷沙石等物。详见《备梯》篇第11节注35。
- 6 俚，读作“埋”。
- 7 深平城：埋罍的深度与城平，疑即是与地面平而埋在城垣之内。
- 8 罍：字典无罍字。岑仲勉谓“读如册，覆盖之义。”王景羲谓或是“栅”字之误。又按，此句之上，疑有脱文。
- 9 密：读作“穴”（依王景羲说）。
- 10 櫨：视文意当是木名。苏时学以为是“桐”字之误。若，及。又作“或”解。
- 11 极：至。
- 12 嫪：当读作“郭”。
- 13 陞与石：陞是台阶，“石”字疑有误。或是“石砌之台阶”。
- 14 县陞：疑是绳梯之类，县，通“悬”。按，土阶易被敌人利用，绳梯可随时撤去。
- 15 炉有两甗：疑指炉的容积有两缶之大。一缶容一石余。
- 16 桥：桔槔（依毕沅说）。用桔槔鼓风，可以省人力。
- 17 百十每：岑仲勉以为“百十”当是“置”字之误。每，借作“煤”字。今按，古人所说炭，指木炭。煤是石炭（今称煤炭）。岑氏说“每”是“煤”，则墨子时代已知用煤。不知是否。
- 18 然：同“燃”。杜：塞。
- 19 伯：当作“倚”，解作“斜”。
- 20 圉（Yǔ雨）：御，防守。
- 21 北：败走。须：等待。

22 壅穴，即“拥穴”，即上文所说“十步拥穴，左右横行”之穴。

23 鼠，同“鼠”，旧注以为与“烽鼠”（见《备梯》篇）及本篇第13节之“鼠穴”同为一物。今按，未可确言，详见《备梯》篇第6节之注17。

24 关龠：管钥，锁钥。

25 独顺：孙疑当作“绳愠”。吴毓江以为当作“独须”（岑以为“独”即下句之“狗”）。张纯一以为“顺当作慎”，于省吾引俞樾说，以为“顺应读巡”，并释全句为“独巡视者得往来行其中也”。今按，如“鼠穴”确是城上小洞，则不容人往来其中。诸解均有未安，录之备考。

26 “城卑”句：岑仲勉说，“如果城墙太矮，凿穴太高，则难以踪迹或探测敌穴之所在。”岑解“从”为“踪迹”，即追踪之意。

27 城上：俞樾说，“城上无凿井之理，城上当作城内。”今按，上文说“凿井傅城足，三丈一。”则不限于三四井，两处所说似非一事，而以本篇第2节参之，则凿井之目的又完全相同。译文姑照述。

28 内：同“纳”。甄（zhūn坠），小口瓮。

29 用颜皋冲之：此五字岑本在“命有力者三人”之下，今依张纯一《墨子集解》本移于此。

30 夫：同“跌”，指支撑物，支柱。

31 趣伏此井中：此五字依张本补。今按，虽如此，上下文意仍未明晰。趣，急。

32 不洁：污秽之物，如人畜粪便。石：容量单位，十斗为石，又，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石。此处疑指前者。

33 连版：见第3节及注19。

34 輶：一种重物。详见《备城门》篇第75节及注15、《备突》篇第2节注9。“一”当是衍文，輶束，即已束之輶。

35 樵：岑氏以为通“蘸”。与“染”同义。涂：泥。

36 铁锁：即铁链，环环相扣的链条。县：同“悬”。

37 一：据张本补。

【译述】

4、敌人来到我方城下，情况已是十分紧急，应当谨慎地

防备敌人用穴攻的战法。如果怀疑敌人可能使用穴攻，就必须紧急行动，掘穴相抗；如果不能确知敌人地穴的位置，我方就不应继续挖穴追踪。

5、大凡破敌人穴攻计的办法：每二十步设计、挖掘一个地穴，地穴的高度是十尺，宽也是十尺，一直向前开凿，每前进一步下降三尺，向前直掘十步之后，又向左右横掘，这左右横掘之穴也是高、宽各十尺。

6、在城上用作掩蔽的“杀”里，埋两只坛子，与城面相平，上面放一块板。盖上板子来监听敌人掘穴的动静。

7、打井，每隔五步打一口。

8、地穴的设置：用桐木或松木做成穴门，门内设置两具蒺藜，蒺藜的长度与门的高度一致。门上要有门环，在穴外要用石块垒成一堵围墙，高度是七尺，围墙上还要加垒一道矮墙。地穴不要砌台阶，〔以免被敌人所利用，〕用绳梯做为上下进出的工具，〔紧急时易于撤走。〕要准备炉灶和风箱，风箱用牛皮缝制；炉的大小以容纳两三石为宜，用杠杆装置来鼓风，〔以求省力。〕……，把木炭点燃，放进炉灶，放满了就盖起来，不使它漏气。敌人迅速接近我方地穴，如果敌穴高于或低于我方地穴而不相通，我方就应该向上或向下斜凿，以求和敌穴相通。如果在穴中与敌人相遭遇，那就只防守不追逐，而且还要诈败退让，等待炉火烧起来，〔一旦炉火烧起来，〕就可以离开这直穴而撤退到左右横穴之中。

9、城上的“杀”，要凿“鼠穴”。“鼠穴”要有门和锁钥，……（……）

10、紧靠着城根打井，每隔三丈打一口，要斟酌城外地区的广狭情况来确定井的位置或数目，要谨慎，避免失误。……城内也要凿井三四口，把新制的坛子放置井中，派人伏于坛上监听。准确地探知敌人地穴所在位置之后，我方就应掘穴迎

上去，两穴将要相遇时，就用桔槔冲开两穴之间的土层。制做桔槔，一定要用坚实的木料做支柱，在旁边放置锋利的斧子。派三个力气大的战士……，

11、斩伐艾草和木柴，使之长一尺左右，都装进炉灶里，预先要垒好炉壁，……迅速装进柴草，放上七八团艾草，用盆盖灶口，不使烟气泄漏，旁边安置风箱，用力鼓风。

12、用车轮做成名叫“轘”的重物，用在泥泞中沾湿了的麻索把它捆好，再用铁链子挂起来，正对着敌人来攻的穴口。铁链长三丈，一端是环，另一端是钩。

13、佩穴¹高七尺五寸，广，柱间七尺，二尺一柱。柱下傅²，二柱共一负土³。（两柱同质横负土。）柱大二围半。必固其负土。无柱与柱交者⁴。柱之外⁵，善周涂其傅柱者，勿烧柱。

14、穴二窑。皆为穴瓦屋，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

15、穴矛⁶以铁，长四尺半，大如铁服说⁷。（即刃之二矛）穴去窞尺，邪凿之上⁸。穴当心，其矛长七尺。穴中为环利率⁹，穴二。

16、凿井城上¹⁰，俟其身井且通¹¹，居¹²版上而凿其一偏¹³，已而移版凿一偏。

17、顿皋为两夫而旁狸其植¹⁴，而敷¹⁵钩其两端。

18、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

19、攻穴为传土之□¹⁶，受六参¹⁷，约皋以绊其下¹⁸，可提而举投。已，则穴七人守退垒¹⁹之中。为大庑一²⁰，藏穴具其中。

20、难穴²¹，取城外池唇木瓦散之，外斩²²其穴，深到泉。难近穴，为铁铁²³，金与扶林²⁴长四尺，财²⁵自足。客即穴，亦穴而应之。

- 21、为铁钩距²⁶长四尺者，财自足。穴彻²⁷，以钩客穴。
- 22、为短矛、短戟、短弩、蛇矢²⁸，穴彻以斗。
- 23、以金剑为难²⁹，长五尺，为釜³⁰、木屎³¹，屎有虑枚，以左客穴。
- 24、戒持³²罍，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
- 25、为穴，高八尺，广³³，善为傅置。具炉、牛皮囊及瓦缶，卫³⁴穴二，盖陈藿及艾，穴彻，熏之。
- 26、斧以金为斫，屎长三尺，卫穴四。
- 27、为垒³⁵，卫穴四十。属³⁶四。
- 28、为斤、斧、锯、凿、钁³⁷，财自足。
- 29、为铁校³⁸，卫穴四。
- 30、为中檐³⁹，高十尺半，广四尺。
- 31、为横穴大檐盖⁴⁰。
- 32、具藁⁴¹，泉，财自足，以烛穴中。
- 33、盆持醢⁴²，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凿穴，以盆盛醢置穴中，大盆毋少四斗，即熏，以目临醢上及以油⁴³目。

【注译】

1 偏穴，即“鼠穴”。详见《备梯》篇第6节之注17及本篇第9节之注23。

2 傅：通“附”，附着。 舄（xì细），柱下的基石。下“两柱同质”之“质”（也写作“硕”），与“舄”同义。按，下文“柱大二围半”，二围半太大，或有误。

3 负土：铺在地面上的木板，板的两端放舄（硕），舄上立柱，用以减轻对地面的压力。

4 无：通“毋”，不要，不使。柱与柱交：疑指柱与柱横直相交。

5 “柱之”三句：文字有错乱。大意是以泥涂柱，以防火烧。

6 穴矛：尹桐阳以为指穴内之矛，岑仲勉以为掘穴之矛，

7 服说：岑氏以为与“铁、钺”音甚相近，

- 8 邪：通“斜”。之上：岑氏以为当作“之下”。
- 9 环利率：岑氏以为即“环索”。依此，则是绳梯或绞车之类，用以上下升降的。参见第8节“县陞”及注。
- 10 城上：当作“城内”。
- 11 身：当作“穿”（依王念孙说）。且：将。
- 12 居：坐。
- 13 一偏：等于说“一边”、“一侧”。
- 14 夫：同“跌”。植：柱。
- 15 敷：通“傅”，附着。这里是“系”、“拴”等义。桔槔两端有钩，是为了提起重物。
- 16 传：运送。□：疑此缺字是“器”或“具”。
- 17 受：承受，容纳。参：同“操”，奋箕（采尹桐阳说）。
- 18 约：系，束。梟（xǐ洗）：麻，这里指麻绳。
- 19 退垒，疑是穴旁或穴后壁可供休息之地，今湘中方言称堂后之房为“退步”。
- 20 庀（wǔ五）：堂下旁屋叫庀，此指穴旁土屋。
- 21 难穴：岑解作“阻敌之穴攻”。孙诒让说当作“斲”。按，斲（zhuó酌），《玉篇》解作“破”。
- 22 斲：读作“蛭”，这里用作动词，挖沟，掘穴。
- 23 铁（fū夫）：通“斧”。
- 24 金与扶林：岑氏疑应作“铁与柄”。
- 25 财：与“才”通。
- 26 钩距，一种兵器，可以钩，也可以推，所谓“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参见《鲁问》篇。
- 27 彻：通。
- 28 虻矢：当是一种极短小的箭。按，在地道中作战，以短兵器为优。
- 29 以金剑为难：当改作“剑以金为斫”。斫，刀剑的刃（综合孙、岑说）。今按，墨子时代，似不当有非金属之兵器。
- 30 釜（qíóng穷）：斧头上装柄的孔。

31 屎(chī痴)：柄。

32 戒：备。按，本节大意是述“穴听”的布置，参阅第2节(内容有出入)。

33 广：当作“广□尺”。

34 卫：读作“每”(参考王闳运说)。

35 垒：通“墓”，盛土的笼子。

36 属：大锄。

37 斤：斧。 钁(jué决)：大锄。

38 校：孙诒让以为是“阑校”(铁校即铁栏杆)；依此，读作jiào。岑氏认为可能是后世之“铰”，剪刀。

39 櫓：中等规模的大盾。参见《备城门》篇第29节。

40 簋：或作“輶”，一种重物，注屡见前。

41 藁(gǎo搞)：禾秆。

42 酏：今本《春秋繁露·郊语》：“人之言，酏去烟。”吴毓江认为酏是一种易于挥发之酒类。孙诒让认为酏是“醴(xī希)”的误字。苏时学、俞樾亦校作“醴”，今从孙说。醴，即“醋”。

43 泔：当是“油”的坏字(依王念孙、俞樾说)。油，涂。

【译述】

13、“鼠穴”高度为七尺五寸；它的宽度是，中间两柱之间宽七尺，而每边的柱子则是隔二尺立一根。柱子下端要垫基石，二根立柱〔及其基石〕之下共垫一块木块〔也就是说，两根立柱下和石墩同在“负土”上〕〔以免柱、石陷入地下。〕柱子粗两围半。一定要把“负土”铺垫稳固。柱与柱不要横向交叉。……

14、每穴设置两具炉灶。地穴顶部要嵌上瓦，〔以免渗水。〕要给地穴配备吏和舍人各一人来管理。一定要准备水，〔以便灭火。〕

15、……

16、……

17、桔槔要有一对支柱，……

18、挖掘地穴须用五十人，男女各一半。

19、挖掘地穴，要制做运送泥土的器具，这种器皿的大小要能容受六畚箕泥土，用麻绳将它兜底系上，可以提起来倒土。地穴挖成之后，就每穴派七人守在“退垒”之中。地穴还要挖一个侧室，把挖穴工具放在里边。

20、阻碍或破坏敌人穴攻的办法是：……阻碍或破坏距离较近的穴攻的工具是，……，足够使用就可以了。对方如果挖穴进攻，我方也挖穴对待它。

21、制做铁钩距，长度为四尺，足够使用即可。双方地穴如果相通了，就用铁钩距来钩捕敌人的挖穴士兵。

22、制做短矛、短戟、短弩、短箭等便于地穴中作战的武器，双方地穴一相通，就立即投入战斗。

23、要用金属来做剑的刃口，剑长五尺，做好孔，安上木柄，……

24、准备坛子，大小要容纳三十斗以上，埋在地穴中，每隔一丈设置一个，用来监听敌人挖穴的声音。

25、挖掘地穴，高八尺，宽□尺，……设置炉灶、牛皮风箱和瓦缶，每穴准备两份，炉灶里放好藿、艾等类柴草，一旦双方地穴相通，就点火鼓风来熏灼敌人。

26、斧子也用金属做刃口，柄长三尺，每穴准备四把。

27、制做盛土筐，每穴配备四十只。大锄，每穴配备四把。

28、制做斧、锯、凿、锄，够用即可。

29、制做铁剪，每穴四把。

30、制做中等大小的盾牌，高十尺半，宽四尺。

31、在横向的地穴中准备大盾和“轳”。

32、准备禾秆和麻，够用即可，用做地穴中的照明之物。

33、用盆盛醋，敌方如果用烟熏来攻，就用醋来救护眼睛。救护的方法：分向各方开凿地穴，用盆盛醋放置地穴中，大盆的容量不要少于四斗，如果敌人用烟熏来攻，就使眼睛接近醋的上方接受醋熏，并且用醋涂在眼睛上。

备 蛾 傅

【提要】蛾傅，即“蚁附”（蛾，同“蚁”；傅，同“附”），在《备城门》中列为第十种攻城法。用现代语来说，就是集中兵力，象蚂蚁爬墙那样登城，颇有人海战术的意味。

墨子说，采用蚁附攻法，是敌将忿怒暴躁的表现，是无可奈何的作法，因而并不可怕。这和《孙子·谋攻》所批评的“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完全一致。

防御蚁附攻法的主要手段，除了弓箭、技机、礮石而外，文中特别提到一种称为“悬脾”的器械，和两种火具（烧答和火淬）。在城外，还可以设置障碍物阻止敌军迫近。

1、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适人强梁，遂以傅城，后上先断¹，以为法程，斩²城为基，掘下为室，前上不止，后射既疾。为之奈何？

2、子墨子曰：子问蛾傅³之守耶？蛾傅者将之忿⁴者也。守为行临⁵射之，技机⁶藉之，擢之⁷，太汜迫之⁸，烧答⁹覆之，沙石雨之。然则，蛾傅之攻败矣。

3、备蛾傅为县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后三尺，旁广五尺，高五尺，而折为下屠车¹⁰，轮径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矛，刃其两端，居县脾中；以铁锁数县二脾上衡¹¹，为之机，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离。施县脾，大数二十步一。攻队所在

六步一。

◎此言作悬脾之法。

4、为累答¹²，广从各丈二尺，以木为上衡，以大麻索编之，染其索涂中；为铁锁，钩其两端之县¹³；客则蛾傅城，烧答以覆之，连筵、抄大皆救之¹⁴。

5、以车两走¹⁵，轴间广大¹⁶，以围犯之¹⁷，融其两端以束轮，遍遍¹⁸涂其上、室中以榆若蒸¹⁹，以棘为旁，命曰火棹，一曰传汤，以当队。客则乘队，烧传汤斩维而下之，令勇士随而击之，以为勇士前行。城上辄塞坏城。

◎此言火棹（一名传汤）却敌之法。

6、城下足为²⁰下锐鐏杙，长五尺，大围半以上，皆剡²¹其末，为五行，行间广三尺，狸三尺，犬牙树之²²。

7、为连爻²³，长五尺，大十尺²⁴。

8、槌²⁵长二尺，大六寸，索长二尺。

9、椎，柄长六尺，首长尺五寸。斧，柄长六尺，刃必利，皆募其一后。

10、答广丈二尺，围四丈六尺，垂前衡四寸²⁷，两端²⁸接尺相覆，勿令鱼鳞三²⁹，著其后衡中央，大绳一，长二丈六尺。答楼不会者以牒塞³⁰。数暴干³¹。答为格，令风上下。

11、牒恶疑坏者，先埋木十尺，一枚一。即坏，斲植³²，以押卢薄于木³³，卢薄长八尺，广七寸，径一尺，数施一击而下之，为上下钙³⁴而斲之。

12、经一钩、木楼、罗石³⁵。

13、县答植内，毋植外。

14、柞格³⁶，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长短相杂，兑³⁷其上而外内厚涂之。

15、为前行。

16、行栈县答。

8 太汜：当作“火汤”（依孙诒让说）。《备梯》篇第6节有“薪火、水汤以济之”一句。

9 答：一种类似帘子的遮挡物，防攻城的矢石。王闿运说，“答以护城堞，烧之断敌上。”其说或近似。岑仲勉引《通典》一五二：“布幔，复布为之，以弱竿横挂于女墙外，去墙七尺，折（挫折）抛石之势，则矢石不复及墙。”

10 折：读作“制”，造。下磨（lì力）车：磨鹿，即辘轳。

11 敷：同“傅”，附着。这里解作“拴住”。二：苏时学以为是文。衡：横木。

12 累答：疑即指“答”，见上文注9。

13 县：通“悬”，挂。

14 连筵（tíng廷）：即连挺（依吴毓江说），详见《备城门》篇第12节注7。抄大：当是“沙灰”之误（综合孙、岑说）。

15 走：读作“辘”，指车轮说。

16 大：当作“丈”。王本、尹本作“丈”。

17 以围犯之：疑当读作“以范围之”。犯，读作“范”（依于省吾说）。范，模子，今疑指金属所制的箍或套。围，解作“环”、“包”。

18 遍遍：苏时学认为衍一“遍”字。

19 窒：塞，填。蒸：小木柴。

20 足为：等于说“多做”。

21 剡（yǎn衍）：削尖。

22 犬牙树之：交错地竖立起来。

23 连爰（shū书）：爰是以竹制成的一种兵器，有棱无刃。“连爰”则未详。

24 大：指周长。十尺：疑有误，或是十寸。

25 挺：即连挺，连枷。诸解无不同。然连枷只长二尺，亦疑有误。

26 其从：二字原缺，依尹桐阳说补。按，从，通纵，指长度。

27 衡：横木。今按，答是张挂城上以避矢石之帘状物，故须下垂。所谓“前衡”，疑指下边之横木，依此，则下“后衡”当是上边之衡。四寸：岑氏以为当作“四尺”。

- 28 两端：不知何所指。疑“两端”之上有脱文。¹
- 29 三：当作“参（cān餐）”，参错。
- 30 答楼：今疑是张挂“答”的支架。 会：合缝。 牒：木板、木片之类。
- 31 数（shuò朔）：屡屡。 暴（pù铺）：今写作“曝”，晒。
- 32 斫：毕沅以为是“斫”字，岑仲勉以为是“钉”字，义为打击。
- 33 押：同“压”。 卢薄：或写作“薄栌”，柱上的横木。
- 34 钙：有人以为是“鍬”字。
- 35 木楼：参见《备城门》第26节。 罗石：即“石晶石”，详见《备城门》篇第79节及注26。按，此节有脱误。又，下15、16、20节亦不可通解。
- 36 柞格：视文意，当是栅栏一类的障碍物，用以阻止敌人前进。
- 37 兑：同“锐”。
- 38 楼必再重：建成再重楼。即在重门上建楼，参见《备城门》篇第74节及注9。
- 39 晶：又写作“垒”、“壘”，盛土笼。
- 40 杀：破敌。按，本节文字可与《备梯》篇第10节互参。
- 41 薄：柱。此处指编木为藩篱。
- 42 杀：城上投掷敌人并可蔽身的地方。详见《备梯》篇第11节及注35、36、37。
- 43 板梯：当是“浅”字之误。《备梯》篇有“锯门一，施浅埋”的说法。
- 44 县火：参阅《备梯》篇第12节正文及注。

【译述】

1、禽子恭敬地说：请问敌人攻势强大凶悍，终于接近和攀登我方城墙，后登城的就被长官处死，以此作为军纪，……前锋部队不断地冲上来，后续部队向城上猛烈射箭。〔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老师墨子说：您问的是蚁附攻城法的防守问题吗？蚁

附的攻法，是主将忿怒暴躁的一种表现。防守的办法是，建造行城去射击他们，利用技机去投掷他们，……用开水去泼他们，用燃烧的“答”去盖他们，泥沙石块象雨点般去打他们。这样子，蚁附的攻法就会被挫败了。

3、防备蚁附攻城，要制做“悬脾”：用木板做悬脾，规格是厚二寸，长三尺，宽五尺，高五尺，〔做成箱子样式。〕又制造一种辘轳，转轮的直径一尺六寸，派一士卒拿着二丈四尺长的矛，……呆在悬脾里；用铁链条系着悬脾上方的横木，挂到辘轳上，命令力大的士卒四人操纵辘轳上下升降，〔在悬脾之中的战士，就用长矛沿城墙上下杀敌。〕不要擅自离开。悬脾的设置，大体上每二十步一架。敌人进攻队形的正面，则必须每隔六步设置一架。

4、制做“答”，宽和长各是一丈二尺，用木料做成上边横木，用大麻绳编连起来，麻绳要在泥浆中浸湿；制做铁链，钩住横木挂在城上，〔用来掩护城墙，〕敌人如果蚁附攻城，就烧“答”去盖他们，连枷和沙石灰土也一齐用上来救城。

5、把两个车轮连起来，轴与轴之间宽是一丈，用箍把它套紧，烧融套箍的两端来固定车轮，车轮全部涂上泥浆，两轮之间塞满榆枝柴草，外层再捆上荆棘。这种防城物名叫“火摔”，又叫做“传汤”，把它放在敌人进攻队形的正面。敌人如果爬城，就点燃“传汤”，砍断绳子使之落下，〔可以用砸和烧的作用来造成敌人伤亡。〕命令勇士随后出击。这种火器是为勇士开路的。此外，城上还要随时修缮坏了的城墙。

6、……

7、制做连受，长五尺，粗十寸。

8、连枷长二尺，粗六寸，用来编连的绳索长二尺。

9、椎，椎柄长六尺，椎头长一尺五寸。斧，长六尺，刃口必须十分锋利。……

10、“答”的宽度是一丈二尺，它的长度是一丈六尺，张挂城边，下边的横木下垂四尺，……的两端相接处要有一尺彼此相覆盖，不要象鱼鳞那样相盖很少而又参错不齐，把“答”的上边横木中间部分固定起来，编连和张挂“答”的大绳的长度是二丈六尺。“答”的支架接缝不密的地方要用木片充塞，〔使之稳固。〕“答”要多多曝晒，〔使之干燥易燃。〕“答”要有格孔，〔使之空气流通。〕

11、城上女墙如果质量不好而怀疑某处有损坏，〔必须及时修治。其方法是〕先埋一根十尺长的木头，……如果坏了，……把一根横木压在那根十尺长的木头上，横木长八尺，……

12、……

13、“答”要张挂在柱子的内侧，不要张挂在柱子的外侧。

14、柞格，埋入地下四尺，每根柱子高的可以是十尺，高矮相间，交错竖立，削尖上端，外侧和内侧都要厚厚地涂上一层泥浆。

15、……

16、……

17、城的四角要建楼，要建成再重楼。

18、泥土的准备，每隔五步放置一堆，每堆不得少于二十筐。

19、雀穴，每隔十步凿一个，比女墙低三尺，它朝向城外的那一边要凿得开阔些。

20、……

21、破蚁附而攻的方法是，在城外埋设篱笆，篱笆离城十尺，它的厚度也是十尺。砍伐用做篱笆的木料的方法是，无论粗细都要齐根砍取，以长十尺为一段，间隔一定距离，深埋地

下，夯筑结实，不使容易拔出。

22、……

23、（见《备梯》篇第12节译文。）

迎 敌 祠 节 录

【提要】本篇开头一段，叙述迎击敌军来攻时筑坛祭神的礼仪制度，因此用“迎敌祠”作为全篇之名。战时祭神，属于迷信，本书删略（最后一节也有删略），但篇名仍旧。

本篇除祭神之外的部分，内容有些庞杂。较重要的有战前的誓师（第10节），战时稳定民心、安定情绪的措施（见第8节、第9节），城上防备的设计和军队的部署（第5、6节），以及城外坚壁清野的原则。

3、举巫、医、卜有所长¹，具药宫之²。善为舍。（望气舍近守宫³。）巫必近公社⁴，必敬神之。巫、卜以请⁵报守，守独智⁶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⁷，罪不赦。

4、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⁸，弟之⁹。举屠、酤者置厨给事¹⁰，弟之。

5、凡守城之法，县师¹¹受事，出葆¹²，循沟防；筑荐通涂¹³，修城。百官共¹⁴财，百工即事。司马¹⁵视城，修¹⁶卒伍。设守门，二人掌右阁¹⁷，二人掌左阁，四人掌闭，百甲坐之。

6、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赞¹⁸三人。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旁有大率，中有大将，皆有司吏卒长，城上当阶，有司守之。

7、移中¹⁹中处，泽²⁰急而奏之。士皆有职。

8、城之外，矢之所逮²¹，坏其墙，无以为客围²²。三十里之内，薪、蒸²³、木皆入内；狗、彘、豚、鸡，食其肉，斂其骸以为醢²⁴，腹病者以起²⁵。

◎此言城外坚壁清野之大概。

9、城之内，薪、蒸、庐、室，矢之所逮，皆为之涂菌²⁶。令昏纬狗、纂马、挈纬²⁷。静夜闻鼓声而噪²⁸，所以阨客之气也²⁹，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时噪则民不疾矣。

◎此言城内安定民心之法。

10、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³⁰，先于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庙³¹。曰：其人³²为不道，不修义详³³，唯力是上³⁴，曰：“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夜自厦³⁵，以勤³⁶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³⁷，各死而守³⁸。……

【注释】

- 1 举：选拔。巫：以舞降神的人。卜：用龟蓍等物预测吉凶的人。
- 2 具药宫之：当作“具宫养之”。具，同“俱”（从岑仲勉说）。
- 3 望气：通过观察云气以预测吉凶的行动。古代望气，大抵是迷信活动，与后世之气象观察有别。守：守官，如后代之太守、郡守。
- 4 公社：古代统治者祭祀天地鬼神之所。
- 5 请：通“情”，实情。下同。
- 6 智：通“知”。
- 7 断：是“判罪”、“严加处置”的意思，包括处死。
- 8 方技：也叫方术，古代指医、卜、星（星占）、相（相命）等技术。若：与。工：工匠。
- 9 弟之：以能力分高下，使便于统辖。弟，通“第”，次第。
- 10 酤者：卖酒人。给（jǐ）事：供职，当差。
- 11 县师：《周礼·地官》有“县师”一职，战时负责动员民众及供应军需。
- 12 葆：通“堡”，城堡。
- 13 筑葺：等于说“修治”。王闿运说，“土工有当筑者，有当葺

者。”荐，铺垫。通涂；通饷道（依尹桐阳说）。涂，道路。

14 共：通“供”。

15 司马：官名，掌管军政。

16 修：治，这里作“整顿”、“整训”解。

17 阊：“闾”的借字。闾，门扇。

18 赞：佐，助。

19 中：于省吾说，“古谓簿书为中，犹今人言案卷。”

20 泽：当作“择”。

21 逮：及。

22 圉（yǔ雨）：通“御”，守御。

23 蒸：小的木柴。

24 醢（hǎi海）：肉酱。

25 起：病愈。

26 菌：当作“令固”（依王树楠说）。

27 纬：束。纂（zuǎn钻上声）：系，拴。拏（qiān牵）：固。

28 噪：大声喧哗或呐喊。

29 阏（yān烟）：遏止，压制。客：敌人。

30 祝：太祝，掌管祭礼的人。告：祷告。四望：向四方遥祭山川。望，望祭。

31 素服：丧服、凶服都是白色。太庙，帝王的祖庙。

32 其人：指敌国之君。

33 详：通“祥”，吉，善。

34 上：通“尚”，崇尚，推崇。

35 二参子，二三子。参，通“三”。夜：当作“夙夜”（依苏时学说），夙，早。厦：当作“厉”（依毕沅说）。厉，通“励”，奋勉。

36 勤：事，服事。

37 左右：通“佐佑”，帮助，辅佐。

38 死：于省吾说，“死应该作尸，金文死、尸通用。”尸，守，主管。而：汝，你。守：职守，岗位。

【译述】

3、选拔巫师、医生和卜者之中有专长的人，都提供住处，把他们养起来。要尽心修盖住所。（望气之所就应该修在靠近守官住所的地方。）巫的住处一定要靠近公社；对这些人，要恭敬，要神化。巫和卜都要以真实的情报报告守官。巫、卜和望气者所了解的真实结果由守官一人单独掌握，〔不可泄露。〕巫、卜等人如果随便活动制造谣言、惊吓官吏百姓的，要认真地暗地调查，严肃处置，不可宽容他们的罪过。

4、搜罗贤大夫、有方术的人和工匠，定出高低级别。挑选屠宰和煮酒的人到伙房当差，也给定出高低级别。

5、大凡守城的方法，首先是县师接受任务，出城巡视沟塹防务；修整道路，保证军粮运输；修缮城池。百官出钱，百工出力。司马视察城防，整训军队。要配置防守城门的人，由两个人负责门的右扇，两个人负责门的左扇，总共是四个人掌管一座城门的开与关。每座城门要有甲士百人坐守。

6、城上每步一个披甲之士，一个持戟之士，助手三人，〔共为五人。〕五步设伍长，十步设什长，百步设百夫长。两旁有大率，中央有大将，他们都统率着一班官吏将卒。城上对着上下城的台阶的地方，也要派官员把守。

7、把重要文书案卷移到适中的地方，选择其中有关军情急务的内容报告给上级。各类吏卒都有自己的职守。

8、城外边，在我方弓箭射程之内的地方，各种围墙都要毁掉，以免给敌人作掩蔽所。离城三十里之内的所有柴禾木料都要收进城内；猪、狗、鸡等家畜家禽，肉用来吃，骨头要收集起来做成肉酱，可以治好腹泻病人。

9、城里边，柴禾木料和房舍，凡是在敌方弓箭射程之内的，都要给涂抹泥浆使之坚实。命令一到黄昏，要把狗、马拴牢系好，〔以免妨碍城防。〕在静夜里，闻到鼓声就要大声呐

喊，以此来压抑敌人的气势，以此来加强士民的斗志。所以，按时呐喊，民众就〔心中有数〕，不再担忧城防的情况了。

10、太祝和太史向四方山川和社稷祷告，这件事要做在战斗之前，祷告之后退下。国君穿上素服，在祖庙誓师。誓词说：敌人不行正道，不做仁义之事，只是崇拜武力，说什么：“我要摧毁你们的社稷，消灭你们的人民。”诸位还得时刻警惕奋勉，服事寡人，同心协力地来辅佐寡人，人人都要忠于自己的职守。……

旗 帜

【提要】据毕沅、孙诒让等人注解，旗帜包括旗和帜（帜是“标志”的“志”，孙说，“帜正字当作‘识’。”识（zhì 质）即标志。）从本篇主要内容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一、关于旗。有以旗号作为联络工具和手段的，如“木为苍旗，火为赤旗”等等，所谓“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物足而下旗”。《通典·守拒法》所载“若须木檀拯板，举苍旗；须灰炭稗铁，举赤旗；……”与此类似。有以旗来说明各级将佐身分、以利指挥的，见第5节和第8节。有以旗来报警的，见第4节，用意与《孙子·军争》所述“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民之耳目也。”用意相同。本文还提到了奖旗。

二、关于帜（志）。这是后代军队徽章符号的滥觞。《尉繚子·兵教》也有“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曰：‘某甲某士’”的记载，《经卒令》还详细规定了各种徽章的颜色和佩戴的部位，比本文所述为详。而墨子所说，不但军中吏卒，而且包括普通百姓，都要佩戴徽章，似乎有高度重视组织人民的用意。二书可以互参。

知。)城上吏置之背，卒于头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军于左肩，右军于右肩；中军置之胸。各一。

◎此言吏、卒徽章之制别。……现代军队带肩章，皆由此发展而来。

7、鼓，中军一，每鼓三、十击之²³，有鼓之吏，谨以次应之²⁴。当应鼓而不应，不当应而应鼓，主者斩。

8、道广三十步，于城下夹阶者各二其井，置铁罐。于道之外为屏²⁵，三十步而为之圜²⁶，高丈。为民圜，垣高十二尺以上。

9、巷术通周道者必为之门²⁷。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从令者斩。

10、诸守柞格者三出却适²⁸，守以令召赐食前，予大旗，署百户邑若他人财物²⁹，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柞格内广二十五步，外广十步，长以地形为度。

11、勒卒中教³⁰，解³¹前后、左右；卒劳者更休之。

【注释】

1 菌旗：画上菌类图案作为标志的旗。按，以上五旗，以颜色为标志；自此以下各旗，则以实物图案为标志。

2 仓英：当即“苍鹰”（依苏时学说）。

3 竟士：当为“贲士”之误（依王树楠说）。《备蛾傅》篇以“死士”、“贲士”对举。

4 五尺童子：张纯一《墨子集解》本作“五尺男子”，疑是。与下文“女子”对举。孙诒让说，“五尺，谓年十四以下。”

5 茝：当作“旌”（依孙诒让说）。旌，旗的一种，竿头上缀有旄牛尾。

6 菅（jiān兼）：一种茅草，柔韧可作绳索。

7 萑（huán环）苇：芦苇类植物。

8 麻脂：麻杆麻绳之类的东西和脂油。按，麻脂与上文“蓬艾”都是引火之物。

两个人把守，没有凭证，就不许通行。不听从命令〔强行出入的〕，处斩。

10、守卫柞格的将士如果三次出击都打退了敌人，守城大将就传令把他们召至大帐前，赏赐饮食，授予一面大旗，并分给他们一个有百户人家的地方和适当的战利品；把大旗立于官署，使全体将士都清楚地了解，〔这是他们作战立功的光荣。〕称之为“某人之旗”。柞格的内侧宽二十五步，外侧宽十步，柞格本身长度则根据地形的不同定出不同的标准。

11、操练士卒，使他们都符合教令的要求，熟悉前后左右各种队列的分合动作；在操练中士卒有疲劳的，可以轮换休息。

号 令

【提要】《墨子》城守十一篇，自《备城门》至《旗帜》诸篇，着重谈守城的各种设施、器械的制作、部署和使用，兵力的安排布置，战术的运用以及击败敌人各种攻城法的措施；而《号令》篇则着重谈守城的各种禁令和把全体军民组织成一个作战整体的各种措施和原则。今略述本文要旨如下：

一、特别重视抗敌的准备工作，“有备无患”是墨子军事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文第1节说到“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也是重视思想的准备的。它要求军民一心，要求主将彻底了解和掌握地方情况、民情动态。本文还重视物资的贮备和节约，尤其是粮食的征集。

二、不但注意军队的组织，而且注意围城之中间里百姓的组织。第7、11节详细叙述了城里居民的组织管理制度。

三、反复申明围城的各种禁令。第24节提出在通衢大道张挂戒严章程。要求严格通行制度、强调查验出入符信的记载有

十数处之多。在一节之中（第55节），申明违禁犯罪必须严加处置的情况就有二十种。第25、36等节，还特别规定了对通敌、谋反、逃亡等罪行的惩罚。第69节甚至规定了军中不得有乐器和棋类；第13节所定禁令的苛细，更令人惊异。为了严密防范各种意外，文中多次提到联保连坐法，无论城上城下，也不分吏卒居民，都要相互担保。对违禁犯罪的惩罚是严厉的，有的要灭三族。王闾运说，墨子非攻也要用兵，所以效法兵家；为了必胜，故刻核不肖忍于杀人。认为这是墨家学说的矛盾之处。其实，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胜利，就不能止攻。严格的禁令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四、用优厚的赏赐来奖励有功将士和抚恤阵亡者的家属。（见第14、51、52、65等节）这种重赏和上述的严刑结合起来，成为相辅相成的守城原则。本文作者总结说，“命必足畏，赏必足利。”这是带有些法家色彩的。

五、关于守城时任用将吏的问题，本文也有充分的说明。第一，选用“贞廉、忠信、无害、可任事者”和富室子、贵家子。第二、被任用的人员，要有亲属在守将专门为他们建造的房舍居住，作为人质。第三，对于选用人员，尤其是对于在大将指挥部供职的人，要严加防范，稍有可疑，要当机立断予以处置。

六、本文第3节说，守城者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积极作战，击退围城之敌；而不是拖延时间，消极待援，认为消极待援是不懂得守城，也就不能守城。

总之，从《号令》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防守战的基本原则是：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广泛的动员，严密的组织，严峻的禁令和刑罚，以及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

关于《号令》的作者，前人有不同的看法。孙诒让、王闾运认为是墨子的著作。苏时学、岑仲勉则以为非是。苏时学说，

“若《号令》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此盖出于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学者，取以益其书也。”录以备考。

1、安国之道，道任地始¹。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人亦如此，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²；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诸行赏罚及有治者必出于公³。

2、王数使人行劳赐守边城关塞、备蛮夷之劳苦者⁴，举其守卒之财用有余、不足⁵，地形之当守边⁶者，其器备常多者⁷。边县邑视其树木恶⁸，则少用；田不辟，少食；无大屋⁹、草盖，少用桑¹⁰。（多财¹¹，民好食。）为内堞¹²，内行栈¹³，置器备其上。城上吏、卒、养皆为舍道内¹⁴，各当其隔部¹⁵；养，什¹⁶二人。为符者曰养吏一人¹⁷，辨护¹⁸诸门。门者及有守禁者，皆无令无事者得稽留止其旁，不从令者戮。敌人但至，千丈之城¹⁹，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²⁰众少而应之。此守城之大体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术与人事参之²¹。

3、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²²。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能此，乃能守城。

4、守城之法，敌去邑百里以上，城将如今尽召五官及百长以富人重室之亲²³，舍之官府，谨令信人守卫之，谨密为故²⁴。

5、及傅城，守城将营无下三百人。四面四门之将，必选择之有功劳之臣及死事之后重者²⁵，从卒²⁶各百人。门将并守他门，他门之上，必夹为高楼，使善射者居焉。女郭、冯垣一人守之（使重室子）²⁷。

【注释】

1 道：经，从。 任：用，使用。

2 安主：使国君地位安定。

3 有治者：处理需要独断、不能和别人商量的事情，要特别注意公正。张纯一把“有”解作“专”，本注文参用其说。

4 数(shuò朔)：屡次。行：巡行、巡视。塞(sài赛)：要塞，边远险要之处。蛮夷：这里泛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族相对而言。

5 举：这里是“检查并报告”的意思。守率：守帅。按，下“不足”当作“不足者”。

6 边：当是衍文。

7 常：应作“当”(王树楠说)。多：增加。

8 恶：这里作“不足”解。

9 大屋：当作“土屋”(从岑仲勉说)。

10 桑：当依别本作“乘(shèng剩)”。按，以上两句大意是说，在没有土屋茅棚的地方，应该少用车辆，造车节约的木材可以建造房屋(参尹桐阳说)。

11 “多财”二句：岑仲勉认为是上文“财用有余”的注文。大意是说，多财，百姓就吃得好，容易造成粮食不足，所以应该注意节约。(译文从略。)

12 内堞：见《备城门》篇第74节，诸家解说模糊，未得其详。今疑内堞即内城之堞(堞是城上矮墙)与外部之堞相对而言；或者内堞指城上内侧之堞，而外堞为外侧(靠城外一侧)之堞。

13 行栈：未详。

14 养：主炊事者。伙夫。舍：房舍。道：疑指所谓“周道”，即城中环行大道。

15 隔部：分管的地区，用一定之标志彼此隔开，所以称隔部。

16 什：十人为什，有什长。

17 “为符”句：大意是，掌管符信的人叫做“养吏”，每门设置一人。句子似有脱误。

18 辨护：监治，办理。辨，通“办”。

19 千丈之城：大城。千丈，指城的周长，约合方五里。

20 居曲：部曲，军队。

21 心术：当作“以术”。以，用。术指战术。参：参验，比较检验。

22 亟（jí极）：急切。伤：挫伤，打败。

23 如今：当作“如令”。五官：都邑小吏，类似后世分曹理事的主持人。百长：百人之长，百夫长。以：与。重室：显贵之家。

24 为故：等于说“从事”。故，事。

25 死事：死于国事者。阵亡将士。后重：后嗣，继承人。

26 从卒：在这里指“卫兵”。

27 女郭：孙诒让说，女郭即“女垣”，以其在大城之外，故谓之郭。冯垣：见《旗帜》篇。使重室子：使用贵家子弟。按，岑仲勉以为此句是上文“使善射者居焉”之注。录以备考。

【译述】

1、安定国家的原则，从利用地利开始。地利得到充分利用，就能收到功效；地利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就会劳而无功。人也是如此，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否则不能安定国君；官吏、士卒和百姓人各一心不能一致的，责任都在他们的将领和官长。〔因此，〕各项赏罚的施行以及必须专断的事情，一定要出以公心。

2、国王要经常派人到各地去巡视并慰劳奖赐那些镇守边城关塞和防备蛮夷侵扰而劳苦功高的将士；还要检查并报告各地将帅财用有余或不足的情况，地形重要必须加强守卫的情况，以及器械装备必须增补的情况。对于边远县邑，如果看到树木少，就尽量少使用；田地没有开辟，〔粮食出产少，〕就尽量节约口粮；没有土屋、草房，就尽量节约造车的木材。（……）要建造内堞，建造内行栈，在上边放置器械装备。城上将吏、士卒和伙夫的住房都建在大道之内，各人所住的房舍都对着城上相应的防守区域。伙夫，每十人配备二人。掌管

符节的人叫做“养吏”，每门一人，监视各个城门，办理出入手续。守门士卒和维持秩序的人，都不要使无事的人得以逗留在城门附近，不听从命令的处死。敌人来攻时，周长千丈的大城，一定要统率部队到郭门外迎击，这对守方有利；周长不到千丈的城池，就不要出郭门迎战。应该根据敌人军队的多寡来适当对付。这是守城的大体原则。至于在这里还没有说到的，就全靠参照具体的战术和人事，灵活运用。

3、大凡守城的原则，以迅速挫败敌人为上策。那种旷日持久以等待援兵到来的，是不懂得守城的基本原则的人。能明白这一点，才能守城。

4、守城的方法，敌人离城还有一百里以上，守城大将就要按照法令条文，全部召集五官、百夫长、富人和贵族的亲属，把他们安顿在官府里，选择可靠的人加以守卫，这件事要进行得严谨周密。

5、等到敌人已经攻城，守城大将营内兵员不得少于三百人。城的四面四门的守将，必须择选有功劳的臣子和阵亡将士的后代，卫兵各配备一百人。……

6、五十步一击¹。

7、因城内里为八部²，部一吏，吏各从四人，以行冲术及里中³。里中父老不与守之事及会计者⁴，分里以为四部，部一长，以苛⁵往来不以时行、行而有他异者，以得其奸。（吏从卒四人以上。）有分守者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符不合及号⁶不相应者，伯长⁷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当止不止及从吏卒纵之，皆斩。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逮父母、妻子、同产⁸。

8、诸男子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

9、卒有惊事⁹，中军疾击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无得行，行者斩。女子到大军，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

10、皆就¹⁰其守，不从令者斩。离守者三日而一徇¹¹，而所以备奸也。

11、里正（原作“缶”）与父老皆守宿里门¹²。吏行其部，至里门，正与开门内吏¹³，与行父老之守及穷巷间无人之处。奸民之所谋为外心¹⁴，罪车裂，正与父老及吏主部者¹⁵不得，皆斩；得之，除¹⁶，又赏之黄金人二镒¹⁷。大将使信人行守，长夜¹⁸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将之行，不从令者斩。

◎此言巡查之法及通敌之罪。

12、诸灶必为屏，火突¹⁹高出屋四尺。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²⁰；失火以为乱事者车裂。伍人²¹不得，斩；得之，除。救火者无敢讙哗²²，及离守绝²³巷救火者斩。其正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²⁴，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谒之大将²⁵，大将使信人将²⁹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斩。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无有所失，逮其以火为乱事者如法²⁷。

13、围城之重禁：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民无敢讙罢；三聚、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移动者²⁸，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²⁹归敌，队吏³⁰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³¹，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

14、其疾斗却敌于术³²，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³³。而胜围³⁴，城周里以上³⁵，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³⁶，辅将如今赐上卿³⁷，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³⁸。官

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³⁹，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⁴⁰。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少无分守者，人赐钱千，复⁴¹之三岁，（无有所与⁴²，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

【注释】

1 击：读作“隔”。隔，孙诒让以为是贮藏器物的设施；岑仲勉以为即北方所谓“城爪子”。按，今疑此句非本篇之文。

2 因：据，就。里：里巷，居民单位。

3 冲术：道路。及：等于说“遍及”。

4 父老：古时参与管理乡党闾里事务的年长者。与（YU玉），参加，参预。会（kuài快）计：管理财物及出纳等工作。

5 苛（hē喝）：通“呵”，责问。这里是呵斥盘问的意思。

6 号：口号，等于现在之口令。

7 伯长：即百长、百夫长，统领士卒百人的军官。

8 同产：兄弟。按，父母、妻子、兄弟，即所谓三族。

9 卒（cù促）：同“猝”，仓猝，突然。

10 就：各就各位之“就”。

11 徇（xùn逊）：示众。

12 里正：里长。宿：宿卫。犹如现在的夜间值班。

13 与：为，替。内：通“纳”。

14 外心：反叛投敌之心。尹桐阳引《管子·版法》：“骤令不行，民心乃外。”

15 吏主部者：管理这一部的吏。第7节说城内里巷分为八部，每部一吏。

16 除：免罪。

17 铤（Yì易）：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铤，一说二十四两。

18 长夜：夏则夜长，冬则夜短。

19 火突：烟囱。

20 端：等于说“肇事者”。端，开端。

21 伍人：同伍之人。五人为伍，有伍长。

22 譟：同“喧”，大声说话呼喊。

23 绝：越，穿过。

24 正：里正。按，本里失火，本里之长与父老（职位低于里长）以及部吏（里长之上级）自然有救火之责，邻里、邻部则不得擅离本区，前往救火。部吏：即城中八部、每部一吏的部吏。

25 亟（jí极）：急。谒（yè业）：报告。

26 将（jiàng降）：带（兵）。

27 逮：至。如法：依法。按，以上二句疑有误，姑依原文直译。

28 若视：当是衍文。探：打手势。麾（huī灰）：通“挥”。这里疑有“推搦”之义，与下“相踵”连举成文。投：投掷，今北方话说“拽zhuāi”。击：打击。靡：通“磨”，磨擦。这里是指两人身体或衣服相擦，北方话说“蹭（cèng）着了”。讼（sòng送）驳：争吵辩论。

29 伯：当作“伍”（依王树楠说），指全伍（共五人）之士卒。

30 队吏：即百长，百夫长。下“队将”，即四面四门之将（均依孙诒让说）。

31 当术：当队，正当敌人进攻的道路，即面对敌人的进攻队形。需：读作“懦”，怯懦。这里解作“畏惧”。

32 却：退，打退。术：道路。这里指敌人来攻的正面战线。

33 奉：通“俸”，俸禄。

34 而：能。胜围：战胜敌人包围，即解围。

35 城周里以上：句意未明。王闿运以为指“解围之远”（敌人退却的距离），似未妥。

36 关内侯：只有封号而无封地，受封者仍居京师的一种爵位（见《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据记载，战国时有关内侯。但这里所说的关内侯有封地三十里，不得其详。

37 辅将：副将。孙诒让以为即四面四门之将。如今：当作“如令”，即依法，按照条文。孙诒让以“令”为“县令”之令，疑非。上卿：官名。按，上卿为执政大臣，辅将赐上卿，似有误。译文姑如此。

38 丞：尹桐阳说，“丞，佐也，谓参军事者。”吏比于丞者：地

位相当于丞的吏。比，相当。五大夫，爵位名。

39 与计：等于说“共同参预谋划”。十人，疑有误。

40 五官：已见前注。公乘：爵位名。

41 复：免除徭役租税。

42 无有所与：等于说“免除一切负担”。

【译述】

6、……

7、据城内里巷情况，分之为八部，每部设部吏一人，每个部吏各有副手四人，以便巡视里中各条道路。里中的父老凡是不参预守城战斗和会计事务的，又再分里巷为四部，每部设一部长，〔就以上述父老担任。其任务是〕盘问不按规定时间往来行走、或者虽然按规定时间往来却有其他反常情况的人，从而揭发其中奸宄之情。（部吏亲兵应在四人以上。）分守各处的将校，大将一定要先给他符信，当大将派人去巡视将校所守之地时，这个人也一定要带着符信，〔以便与守者合符，验明真假。〕如果不能合符或口令对不上的，〔就可能是冒充，〕伯长以上的将校就可以立即制止他，并且把情况报告大将。应当制止而不制止，或者随从吏卒把人放走，都要处斩刑。所有罪人自死罪以上的，一律逮捕他们的父母、妻儿和兄弟，〔以防意外。〕

8、所有男子有在城上防守任务的，十个人发给六张弩和四件其他兵器。成年女子、老年和未成年的，每人发给一根矛。

9、如果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中军迅速击鼓三遍，城上道路和里中街巷都禁止通行，违禁行走的处斩。妇女到大军助战，要下令行走的人男子走左边，妇女走右边，不准并行。

10、〔担当防城任务的人〕都要各就各位，不听从命令的，处斩。擅自离开战斗岗位的，处斩之后还要示众三天。这

是为了防范奸谋的发生。

11、里长和父老都要参加守卫里门。部吏巡视他所管辖的部，每到里门，里长开门迎入部吏，并和他一起巡视各父老所分管的地段以及死胡同一类的无人地带。奸民如有反叛之心策划投敌的，罪当车裂的酷刑。里长和父老以及主管这一部的吏如果没有查清揭发这种奸民，都要处斩；查清揭发了，就免罪，还赏给每人二镒黄金。大将要派遣可信的人巡视各个守将的防务，夜长时每晚五次巡视，夜短时每晚三次巡视。城上四面的将吏也都要自己巡视分管的地段，和大将巡视的规矩一样，〔也就是夜长时每晚五次巡视，夜短时每晚三次巡视。〕不听从命令的，处斩。

12、各类炉灶都一定要有围屏，烟囱要高出屋顶四尺。注意千万不要失火。失火一旦发生，肇事者要处斩；借失火之机来谋乱或趁火打劫的，要处以车裂。同伍之人不能检举这种坏人的，处斩；能检举的，就免罪。救火者不许嘈杂呼叫。嘈杂呼叫的，其他里巷的人擅自离开岗位穿越街道前来救火的，处斩。本里巷的里长和父老以及管辖此里巷的部吏，都应当救火；部吏还有责任火速派人报告大将，大将派可信之人率领左右前往救火。部吏失职不报告火情的，处斩。所有犯死罪的妇女，犯失火罪还没有造成损失的，直至以失火来作乱或趁火打劫的人，等等情况，都要根据法令进行处理。

13、防守被围之城的重要禁令：敌人突然攻来，严格命令所有吏民不准喧哗叫嚣；凡是三人相聚的，两人并行的，相对而坐哭泣流泪的，举手相互打手势的，相互指指点点的，相互呼唤的，相互推搡的，相互踩着脚跟的，相互扔东西的，相互搏击的，走路相互蹭着的，吵架斗嘴的，以及不是根据命令窥探敌人调动的，一律处斩。同伍的人如果不能查清检举上述种种违禁情况的，处斩；能查清检举的，免罪。一伍之中有人翻

越城墙投敌，而同伍的人不能查清检举的，处斩；如果全伍的人都投敌，则队吏处斩；如果队吏投敌，则队将处斩。投降敌人的，父母、妻子和兄弟都要车裂，事先发觉、报告实情的，免罪。正面迎击敌人而怯懦畏敌、离开战斗岗位的，处斩。同伍的人不能查究的，处斩；能够查究的，免罪。

14、勇猛战斗，打退敌人进攻，敌人退下城去而终于不能再上的，勇猛作战者每队选出二人，赐给上等俸禄。能够完全解除敌军包围，……封守城大将方圆三十里的土地，为关内侯，副将依条例赐上卿，丞和地位相当于丞的官吏，赐给五大夫的爵位。官吏、豪杰之士参预谋划坚守城池的……以及城上地位相当于五官的官吏都赐给公乘的爵位。男子参预守城的也给进爵，每人二级；女子无爵，则每人赐钱五千。男女老少能自愿参加防城的，每人赐钱一千，免除三年赋役（没有负担，不交租税）。这种厚重而比较普遍的赏赐都是用来鼓励将吏和百姓坚守城池、击退敌人包围的必要手段。

15、吏卒侍大门中者曹¹无过二人，勇敢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后；擅离署，戮。门尉昼三阅之²，莫³，鼓击门闭一阅，守时令人参之⁴，上逋者名⁵；铺食⁶皆于署，不得外食。守必谨微察视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志意、颜色、使令、言语之请⁷，及上饮食必令人尝，若非请⁸也，系而请⁹故。守有所不悦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守曰断之、冲¹⁰之若缚之，不如令及后缚者皆断。必时素诫之¹¹。诸门下朝夕立若坐¹²，各令以年少长相次；旦夕就位，先右¹³有功有能，其余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戏、居处不庄、好侵侮人者一。

◎此言审察各门下侍从之事。

16、诸人士外使者来，必令有以执¹⁴。将出而还（若行

县)，必使信人先戒舍室¹⁵，乃出迎，闻守¹⁶，乃入舍。

17、为人下者常伺上之¹⁷，随而行；松¹⁸上不随下，（必须随。）

18、客卒¹⁹守主人，（及以为守卫。）主人亦守²⁰客卒。城中戎卒，其邑或以下寇²¹，谨备之，数录其署²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

19、与阶门吏为符²³，符合，入，劳；符不合，收²⁴，言守。

20、宿鼓²⁵在守大门中。莫，令骑若使者操节闭城者皆以执。鼙²⁶昏鼓，鼓十，诸门亭皆闭之，行者断²⁷，必系²⁸问行故，乃行其罪。晨见²⁹，掌大鼓纵行者，诸城门吏各入请命，开门已³⁰，辄复上命。有符节不用此令。

21、寇至，楼鼓³¹五，有周鼓³²，杂小鼓乃应之³³，小鼓五后从军³⁴，断。

22、命必足畏，赏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辄人随，省其可行不行³⁵。

23、号，夕有号。失号，断。

24、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³⁶，置署术街、衢阶若门³⁷，令往来者皆视而放³⁸。

25、诸吏卒民有谋杀伤其将长者，与谋反同罪，有能捕告，赐黄金二十斤，谨罪。非其分职³⁹而擅取之，若非其所当治而擅治为之，断。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辄收以属都司空若候⁴⁰，候以闻守；不收而擅纵之，断。能捕得谋反、卖城、逾城归敌者一人，以令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⁴¹。反城弃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⁴²……

【注释】

1 曹：古代分科办事的官署。按，这里说“曹无过二人”，是指每曹抽调前来警卫的官吏士卒不超过二人，而各曹合计则不在此数。所以

下文如此说。

2 门尉：可能是指统领守门吏卒的军官，如现在的“卫队长”。
阅：检阅，点名。

3 莫：同“暮”。

4 守：尹桐阳说是“守城之长”，上文的“大门”，孙诒让说指“城将所居大门”。岑仲勉则说这里的“守”指太守，地位高于守城大将。今从尹、孙说。参：检验，查核。

5 上：呈上，上报。逋（bū哺）：逃亡。

6 铺（bǔ补）食：用餐。铺，吃。

7 谒者：掌传达之官。执盾：手执盾牌的近卫士卒。中涓：左右亲近的侍从。一说类似谒者，一说主管洒扫的事。使令：这里当是指举止行为。请：通“情”，实情。

8 非请：等于说“有假”。情，实。

9 请：问，诘问。

10 冲：击，打。指用刑。

11 时：时时，经常。素：通“数shuò朔”，屡。

12 朝夕：当是衍文（依于鬯说）。若：或。

13 右：右位。指上位、尊位。

14 有以执：有可以用来做凭证的东西，指符信。

15 信人，可信的人。戒：警戒，戒备。一说，解作“告诫”之戒，告知。舍室：住所。

16 闻守：报告守城大将。闻，使闻知。

17 伺（sì四）：伺探，了解。之：往。

18 松：读作“从”（王引之说），跟随。

19 客卒：等于说外籍士兵。

20 守：这里有看守、监视的意思。

21 邑：乡邑，这里指城中戍卒的家乡。以：通“已”，已经。
下寇：为敌人所攻克。

22 录：存视，查点。署：书表（依岑仲勉说），等于说花名册。

23 阶门吏：阶吏和门吏。阶吏，《迎敌祠》篇：“城上当阶，有

司守之。”按，下数句所指未明。尹桐阳以为指的是上节所提到的家乡已被敌人攻占而无家可归的戍卒。似不确，姑录以备考。

24 收：逮捕，关押。

25 宿鼓：夜间宿卫备以报警的鼓。

26 鼙：通“纛”，初（依尹桐阳说）。按，鼙昏（初昏）或者就是初夜（一更）。黄昏闭城门，一更闭城内各门，于事理亦无不合。

27 断：指依照法令判罪，包括轻重不等的各种惩罚。依孙诒让注，则大体为处斩。

28 系：用绳子捆绑。

29 晨见：等于说“拂晓”，天亮可以辨物之时。

30 请龠：请求发给开城门的钥匙。城门钥匙是由官府掌管的。已：完毕。

31 楼鼓：《备城门》篇有行楼、立楼、木楼、坐候楼等。今疑此楼鼓即“坐候楼”所设的鼓，所以敌人攻来，先由此报警。

32 有：通“又”。周鼓：城上四周击鼓。周，遍。

33 杂：在这里或者是“众多”的意思。小鼓：孙诒让引《尉繚子·勒卒令》说，“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伯，或者是指百夫长。

34 从军：等于说“集合”。军，指队伍、行列。

35 省（xǐng醒）：省察，了解。可：当是衍文，应删。

36 程：程式，章程。署：题署，写上。

37 置署：公布。术街：街道。术，道路。衢阶：通衢大路。阶，道路。若：及。

38 放：通“仿”，仿效，照着做。

39 分职：本职分内的事。

40 属（zhǔ主）：托，交。都司空：官名。候：官名。孙诒让以为都司空和候可能就是前文“五官”之二。又，候与下文“候敌”之候不同。

41 “以令”二句：尹桐阳说，“许以其捕得之功，代赎人罪。”是以功代赎他人之罪。岑仲勉说，“可抵销死罪两次，城旦刑两次。”

则是以功赎自己今后可能犯的罪。依文意，似当依尹说。城旦，刑罪名，犯人一早起来修治城墙，故名。

42 “反城”二句：指明对翻城投敌者的惩罚，文字有脱漏。吴毓江说当补“人举而藉之”五字。岑氏说当补“同产皆断”四字。译文从岑说补足。参见下文第53节。

【译述】

15、侍卫守城大将的大门的吏卒，从各曹抽调配备，每曹不超过二人，勇士居于前列，其他人则分伍而坐，要使这些卫士记住自己前后左右的人；擅自离开官署的，处死。门尉在白天要查视点名三次；傍晚，击鼓关门，再查点一次，守将要经常派人反复验证，报上逃兵名单；吃饭必须在官署之中，不准在外边用餐。守城大将必须严谨细致地观察谒者、执盾者、中涓以及妇女等等在跟前侍候的人的心思、表情、举止、言谈的真实情况，〔看他们是否忠实可靠，防备意外事件的发生。〕下边送上饮食，一定要叫左右的人先尝，如果其中有伪，要把有关的人拘囚起来严加盘问。守城大将有不喜欢的谒者、执盾者、中涓以及妇女等侍候的人，守将一说杀、打、捆，〔左右必须立即执行，〕不遵命的和执行动作迟缓的，都要严惩。这一纪律一定要经常地反复告诫下属。门下各侍卫或立或坐，各以年龄大小排列，一早一晚列队就位时，则把有功有能之人排在上位，其余的人按原来顺序列队。每五天，有关官吏各自把嬉戏散漫的、举止不严肃的、喜好侵侮别人的吏卒，上报一次。

16、外来使者及其他人士，一定要给他们符信，〔以便出入查验。〕……

17、做别人下级的人，要经常了解上级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就跟随前行；要跟随上级而不跟随下级，（必须跟随。）

18、外来士兵守卫主人，（以及其他方面的防卫）主人也

要注意外来士兵。城中守卫的士卒，如果他们的家乡已经被敌人占领，那么对他们也要有所防备，要经常查点他们的名册。

19、发给阶吏和门吏符信，〔作为出入的凭证，〕符信相合，〔阶吏和门吏〕许其进入，并加以慰劳；符信不能相合，则加以拘捕，并报告守将。

20、宿卫报警时使用的大鼓，放在守将的大门之中。傍晚，派骑卒或使者带着符信传令关闭城门，都要进行对照查验。一更鼓，击十通，城内各个门、亭全部关闭，〔断绝行人，〕敢于犯禁通行的人，严加处置，一定要拘捕，盘问夜行缘由，然后定其罪状。拂晓时，击大鼓表示解严放行，各个城门的守吏各自到官署请求发下城门钥匙，开门之后，立即再交上钥匙。〔关于上述戒严措施的施行，〕对于有符信的人可以例外。

21、敌人来攻，坐候楼击鼓五通，接着四面城垣击鼓，其他小鼓接着响应，〔士卒立即各就各位，〕小鼓五通以后才进入队列的，严加处置。

22、命令必定要有很高的威信，奖赏必定要有充分的实利。命令必须贯彻执行；命令一旦发出，要立即派人追随检查，了解下级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23、口令，晚上要有进行联络的口令。口令出错的，严加处置。

24、制订城防的各类章程，题上标明叫做“某某章程”，公布在街道、通衢和大门上，使来往人员都能看见并遵照施行。

25、各官吏、各士卒、各百姓有谋害杀伤他们的将领和长官的，跟谋反同罪；有能捕获或告发他们的，赏赐黄金二十斤，……不属于其职务范围而擅自取用财物的，或者不属于其职权范围而擅自进行治理的，严加处置。各官吏、各士卒、

各百姓如果不是自己的部界而擅自进入别人的部界的，立即收捕，送交都司空或候官，候官将情况报告守城大将，不加拘捕而擅自释放的，严加处置。如有能够捕获谋反、出卖城池或越城投敌之人的，捕获一个，依照条令可以代赎死罪二人和城旦罪四人。翻越城垣、抛弃父母投敌的，投敌者的父母、妻儿和兄弟一律严加处置。

26、悉举民室材木、瓦若藁石数¹，署²长短、大小。当举不举，吏有罪。

27、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³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⁴也，其次伍⁵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构⁶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构赏。

28、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后，如城上。

29、城小人众，葆离乡老弱国中及他大城⁷。

30、寇至，度⁸必攻，主人先削城编⁹，唯勿烧。

31、寇在城下时，换吏卒署¹⁰而毋换其养，养毋得上城。

32、寇在城下，收诸盆、瓮、瓶积之，城下百步一积，积五百。

33、城门内不得有室¹¹，为周宫，垣丈四尺，为倪¹²；行栈内闭¹³，二关一堞¹⁴。

34、除城场外¹⁵，去池百步，墙垣、树木小大俱坏伐除去之。寇所从来，若昵道¹⁶、近俟若城场，皆为扈楼¹⁷，立竹箭¹⁸水中。

35、守堂下为大楼，高临城，堂下周散道：中应客¹⁹，客待见。时召三老在葆宫中者与计事得失²⁰；行德²¹、计谋合，乃入葆²²。守无行城，无离舍。诸守者审知卑城、浅池而错守焉²³。晨暮，卒鼓以为度²⁴。用人少易。

36、守：城外令任²⁵，城内守任。令、丞、尉亡²⁶，得入

当²⁷。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²⁸。诸取当者必取寇虏乃听²⁹之。

37、募民欲[以]财帛、粟米(以)贸易凡器者³⁰，以平贾³¹予。

38、邑人知识、昆弟有罪³²，虽不在县中³³而欲为赎，若以粟米、钱金、布帛、他财物免出者，令许之。

39、传言³⁴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传者³⁵，断。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传言守³⁶。吏卒民欲言事者，亟为传言请之，吏稽留不言请者³⁷，断。

40、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居大夫³⁸，重厚³⁹口数多少。

41、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后左右相传保火；火发自燔⁴⁰，燔蔓延燔人，断。

42、诸以众强凌弱少及强奸人妇女，以讙哗者，若上城者，衣服他⁴¹不如令者，皆断。

43、诸城门若亭，谨候视⁴²往来行者符；符传⁴³疑若无符，皆诣县廷言请⁴⁴，问其所使。其有符传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为召，勿令入里巷中。三老、守闾令厉缮夫为答⁴⁵。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⁴⁶。三老不得入家人⁴⁷。

44、传令里中者以羽⁴⁸，羽在三老所，家人各令其家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断。

45、家有守者治食⁴⁹。

46、吏卒民无符节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闾者失苛止⁵⁰，皆断。

47、诸盗守器械、财物及相盗者，直一钱以上，皆断。

48、吏卒民各自大书于杰⁵¹，著之其署隔⁵²，守案⁵³其署，擅入者断。

49、城上日一发席蓐⁵⁴，令相错发⁵⁵。

50、有匿不言人所挟藏在禁中⁵⁶者，断。

51、吏卒民死者辄召其人⁵⁷，与次⁵⁸，司空⁵⁹葬之，勿令得坐泣。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问视病，有瘳⁶⁰，辄造事上⁶¹。诈为自贼伤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伤家，临户而悲哀之。

52、寇去，事已，塞禱⁶²。守以令益⁶³邑中豪杰力斗诸有功者，必身行死伤者家以吊哀之，身见死事之后。城围罢，主⁶⁴亟发使者往劳，举有功及死伤者数，使⁶⁵爵禄；守身尊宠，明白贵之，令其怨结于敌。

53、城上卒若吏各葆其左右。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左右知，不捕告，皆与同罪。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

54、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数⁶⁶。

【注释】

1 举：上报。 若：及，与。 礮石：即所谓滚木礮石之“礮石”，用以打击攻城敌人。

2 署：题，登录。

3 葆：通“保”，指联保，相互担保。

4 智：通“知”。

5 次伍：编伍，编在同伍的人。五人为伍，有伍长，已见前文。

6 构：苏时学说，构与“购”同，谓赏也。

7 葆：通“保”，保全，保护。 乡：乡邑，本土，这里即指“城小人众”之城。本节说围城疏散居民的事，离乡即离开被围的城。岑仲勉解“离”为边境，恐非。 国：当是指都城，下文有“他大城”可证。

8 度（duó夺）：揣度，估计。

9 削：等于说拆除。 城编：靠近城池（在城外）的民居。

10 署：部署，这里作“位置”解。

11 室：一间一间的屋子（有隔断），叫室。下句“周宫”，是没有隔断的一览无余的一大间。宫、室同义，房屋的通称。按，不许有“室”，而许可有“周宫”，是周宫易于监察、以防事变。

12 倪：即“俾（bǐ比）倪（nì逆）”，城上小墙。这是指周宫围墙上的小墙。

13 行栈：城守各篇屡见“行栈”，但未详其制。岑仲勉说，“行”有临时的意思，古代凡是编木为用具，都可谓之“栈”，名称虽同，但形状及用途并不一定相同。 闭（hào汉）：巷门；墙。在这里或是“闭”字，或可作“闭”解。

14 关：门闩。 堞：吴毓江改作“鏐”。鏐（Yè叶），金属薄片。

15 除：清除，打扫。 城场：疑指城门口之广场。

16 昵道：便道，小道。下文“近僎”等于说捷径。僎，通“蹊”，小路。

17 扈楼：疑是用来监视敌情的小楼，其用途与《备城门》篇第20节之“坐候楼”相同。

18 竹箭：竹签。插在敌人前进道上，可造成伤害。

19 中：疑指大堂之中。 客：此指一般宾客，与称敌人为客之“客”不同。

20 三老：古代掌教化的乡官。 葆宫：指安置富人及贵族亲属的住所，又称“质宫”，见下文。

21 行德：德行，品行。

22 乃入葆：语意未明。孙诒让说，“乃听其入葆城也”。岑仲勉说，“乃听迁入城内”。今按，上文已明言三老已在葆宫中，而葆宫必在城内无疑，孙、岑二说不确。

23 审知：详细了解。 卑城：矮的城墙。 浅池：浅的护城河。 错：同“措”，置。又可解作交错、交替。

24 度：制度，法度。这里是“号令”的意思。参阅本篇第20节。

25 令：孙诒让说，令指县令，下句“守”指太守。依此，则前文多次提到的“大将”、“城将”不知是何地位与职掌，与“太守”是何关系。前文又多次提到“守”、“守将”，不知是指太守否（孙说前后

亦有未合之处)。今姑以守为守城大将，掌全城防卫之最高职权，而城外由县令分管，亦受城将节制。太守或者另为一官，其地位或在守将之下。可以设想守城大将是战时受命，太守则是常任之官。

26 令、丞、尉：已见上文。丞之职掌与地位不甚明了；尉则已见门尉、亭尉等官职。亡：岑仲勉以为指逃兵。依此，则下文令、丞、尉下属逃亡，所得之惩罚不过降爵或免职，似太轻，与前文13节所详述之连坐法相比，即可发现其轻重矛盾之处。

27 得：可以，准许。入当（dāng档）：指交回相当的人员以抵销损失。例如，部下逃亡一人，而捕获俘虏一人，就是功罪相当。

28 戍：守，这里有“遣戍”（发配）的意思。

29 听：允许。

30 募：征求，招募。以：原在“米”字下，依张纯一本移至“欲”字下。凡器：平常用具，日用品。

31 贾：通“价”。

32 知识：相识的人，熟人。昆弟：兄弟。

33 虽不在县中：王闾运说，“城中人赎城外罪人。”不在县中，即本人不在县中。

34 传言：传达命令，联络。

35 稽留：迟滞，耽误。乏传：使联络中断。乏，缺。

36 疏：给上级的一种报告，分条陈述，所以叫疏。传言：尹桐阳说“传言者，为之陈于守。”

37 吏：此“吏”指掌管传达之吏，上文“吏卒民”之吏，指一般官员。请：此请字解作“情”、“实情”。按，上句“请”字，似当解作“问”，是询问之义。《仪礼·士婚礼》：“宾者出请事。”郑注，“请，犹问也”。旧注可能不确。

38 居大夫：退休居家的大夫（此依毕沅、王闾运说）。

39 重厚：此处疑当作“富贵”解。重，贵；厚，富。又，断句依孙本。

40 燔（fán凡）：焚烧。

41 他：其他，指上述各项以外的可疑情况。

42 候视：守候监视。

43 传(chuán船)：与“符”的作用相同。《周礼》郑注：“传，如今移过所文书。”即后世之通行证。

44 诣：到。 县廷：县令衙署。

45 守阍：当是官名。 厉：当作“属(zhǔ主)”，委托。 缮夫：膳夫，厨师。缮，通“膳”(此依岑仲勉说)。

46 他以事者：以他事者。依上下文意，指熟人、兄弟可以相见，以其他理由则不可。 微者：无事者。微，无(此取尹桐阳说)。

47 家人：人家。下节“家人”亦当作“人家”。

48 羽：羽毛，指“羽书”，类似现代的鸡毛信。

49 家有守者：百姓之家有守城任务的人。 治食：准备饭食。

50 苛(hē呵)止：禁止。苛，通“呵”，喝斥。

51 杰：通“揭”(本义是用作标志的小木桩)，亦作“揭”。岑氏以为即“揭帖”。按，本节大意或者是：各个官署所管辖的吏、卒、民，都要把本人姓名写出、张挂在官署的某个地方，守将巡视这个官署时，要清查名册，不是这个官署管辖的人员，而姓名擅自混入名册的，要严加处置。

52 署隔：未详，或者是指官署中的隔断或所谓隔扇。署，指官署。

53 案：同“按”，按察，巡视。

54 蓐(rù入)：草垫子。

55 错发：轮换交错发给。如一床草席，今天发给甲，明天发给乙。疑是避免草席中挟藏非法危险之物(依岑仲勉说)。

56 禁中：在禁令之中，即指违禁品。

57 其人：指死者家属。

58 次：通“资”，指金钱财物。按，本节断句依张纯一本。

59 司空：官名。

60 瘳(chōu抽)：病愈。

61 造：诣，到。 事上：侍奉上级。等于现在的归队供职。

62 塞祷：祭祀祈祷。塞，通“赛”，酬谢神明的福佑，叫赛。

63 益：加赏。

64 主：王闼运以为指“主守者”。今按，视上下文意，主应指君主。“主”字或本是“王”字之误，本篇开首曾提及王。又，对下数句的注解，旧说亦有未妥之处。译文试作新解。

65 使：俾也，与也（依尹桐阳说）。断句依孙诒让本。

66 数：指人数。如城上是五人相保，则城下亦五人相互为保。

【译述】

26、全部上报民间的木材、瓦和礞石的数字，并登记长短大小。应当上报而不上报，有关官吏要承担罪责。

27、所有在城上从事防守的士卒和百姓都要各自担保左右的人。左右的人有罪而不了解，同伍的人要承担罪责。如果能够亲自捕获罪犯或者能够告发给官吏的，都给予赏赐。如果虽非同伍却能事先告发其他伍人的罪，都给予加倍的赏赐。

28、城下里巷人家也要各自担保左右前后的邻居，原则和城上相同。

29、如果城池小而人口多，〔不便于防守，〕应当保护离开本城的老弱到国都或其他大城中去。

30、敌人来到，估计它必然攻城，守城一方事先拆除靠近城垣的民房，但不要焚烧。

31、敌人在城下时，应当调换守城吏卒的部署位置，但不要调换伙夫。伙夫不许上城。

32、敌人来到城下，要收缴盆、瓮、瓶等器皿，加以贮备，城下每百步聚为一堆，每一堆为五百件。

33、城门口内附近不许有分成小间的房屋，可以建造没有隔断的大通间，围墙高一丈四尺，围墙上要有小墙。

……，

34、清理城门口的场地，离护城河百步的范围之内，各类墙头、树木〔等等可能被敌人利用的遮蔽物〕，一律砍倒、摧

毁、清除。敌寇向前推进所经过的便道捷径和场地，都要建造扈楼。水中插上竹签。

35、守城大将的大堂下建起大楼，高度要能看到全城。大堂之下四周都有通道。守将在大堂中接待宾客，宾客也在此等候接见。按时召见在葆宫中的三老，一起商议守城事宜的得失；如果他们的德行良好，计谋又相合，……守将不要巡视城中，不要离开住所。各守城将吏要详细了解何处城卑、何处池浅等〔易被敌人攻破的地方〕，以便安排防卫。早晚之间，士卒以击鼓作为号令。击鼓之人应少调换。

36、守城之事，城外由县令担任，城内由守将负责。令、丞、尉下属如有逃亡，准许用交回相当数量的人员作为抵当。逃亡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剥夺爵位各两级，逃亡百人以上，令、丞、尉撤销职务，作为士卒去守城。各个取得抵当人员的，一定要取得敌方俘虏作为抵当，才能认可。

37、广泛征求百姓愿意用财帛和粮食来换取日用器物的，用平价交换。

38、同乡之中有熟人、兄弟犯罪，即使本人不在县中，只要愿意替他们赎罪，如果能用粮食、金钱、布帛和其他财物来要求赎罪放人的，可以依法允许。

39、传达命令和传递消息的人，每十步配备一人；耽误命令和消息以及使命令消息中断的，严加处置。各种有利于守城事务的意见，要尽快上书报告守将。官吏、士卒、百姓想要陈述意见的，守将要尽快传令加以询问，有关官员如有耽误不能报告实情的，严加处置。

40、每县都要报告本县之中的豪杰和谋士以及退休居家大夫的情况，报告贵族和富人之家人口多少的情况。

41、官府和城下的官吏、士卒和百姓，都要前后左右相联作保，谨防失火。起火焚烧自家，或火势蔓延焚烧他家，都严

加处置。

42、各种以众欺少，以强欺弱的行为，以及强奸妇女的，喧哗生事的，违法上城的，衣服或其他方面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严加处置。

43、各个城门和亭，都要注意监视检查来往行人的凭证，凭证可疑或没有凭证的，都要到县廷说明真相，追问来往的原因。那些有凭证的，应妥善地安置于官府。如果他们的熟人、兄弟想见面，替他们召来，不可让他们自行进入里巷街道。三老和守阇者则应由自家厨师代为酬答。如果是其他事务或者无事，都不能进入里中。三老不能进入其他人的家。

44、在里巷之中传达命令用羽书，羽书存放三老住处，……遗失命令或耽误命令者，严加处置。

45、家里有人参加守城的，要备办饭食。

46、官吏、士卒、平民没有凭证却擅自进入里巷，官府的官吏、里巷的三老和守阇者不加禁止的，一律严加处置。

47、各种偷窃守城器械和公家财物，以及相互盗窃私人财物的，价值在一钱之上的，一律严加处置。

48、（见注释）

49、城上每天收、发一次草席，而且要轮流交错发放。

50、如有隐瞒不报告他人私藏违禁物品的，严加处置。

51、官吏、士卒、人民死于守城的，立即召见他的家属，给予抚恤。由司空负责安葬。不要让家属相对哭泣。伤重的，让他们归家养伤，应加意供养，给予医药，每天赐酒二升，肉二斤，派官吏经常巡视里巷，探视病情。伤病治愈后，立即归队供职。弄虚作假伤害自己、借以逃避战事的，罪诛三族。战事结束，守将派官员亲自巡行死伤者之家，上门表示哀悼慰问。

52、敌寇退去，战事结束，要进行祭祀祈祷，答谢神明。

守将依照条例加赏城中豪杰努力作战的、及其他有功的人员，守将一定要亲自巡视死伤者之家，表示哀悼和慰问，一定要亲自接见阵亡将士的后代。城池解围之后，国君要尽快派使者前往慰劳，报告有功者及死伤者的人数名单，给予爵禄；对〔统率士卒人民战胜敌人的〕守城大将本人，更要加以尊宠，使他明显地贵重起来，〔用以激励将士人民，〕让他们更加仇恨敌人。

53、城上士卒或官吏各自担保左右的人。如果有企图勾结外寇、据城谋叛的，父母、妻儿和兄弟一律严加处置。左右的人知情而不加速捕不进行告发的，与谋叛者同罪。如有能够逮捕或告发的，封给他千户人家的地方。如果不是左右的人、甚至是其他伍部的人而能加以逮捕或告发的，则封给他二千户人家的地方。

54、城下里巷人家都要相互担保，互保的人数和城上相同。

55、城禁：吏、卒、民不欲寇徼职和旌者¹，断。不从令者，断。非擅出令²者，断。失令者，断。倚戟县下城³，上下不与众等⁴者，断。无应而妄欢呼者，断。总失⁵者，断。誉客内毁者，断。离署⁶而聚语者，断。闻城鼓声而伍后上署者，断。人自大书版，著之其署隔⁷，守必自课其先后⁸；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断。离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挟私书、行请谒及为行书者⁹，释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盗家室、婴儿¹⁰，皆断，无赦；人举而藉¹¹之。无符节而横行军中者，断。客在城下，因数易其署而无易其养。誉敌：少以为众，乱以为治，敌攻拙以为巧者，断。客、主人无得相与言及相藉。客射以书，无得举，外示内以善，无得应，不从令者皆断。禁无得举矢书若以书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断，身梟¹²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赏之黄金二十斤。非时而行者，唯

守及操太守之节而使者。

56、守入临城¹³，必谨问父老、吏大夫¹⁴，诸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为之解之，守必自异其人而藉之、孤之¹⁵；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断。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¹⁶，守还授其印，尊宠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杰之外多交诸侯者常请¹⁷之，令上通知之¹⁸，善属¹⁹之，所居之吏上数选具之²⁰；令无得擅出入，连质²¹之。术乡长者、父老、豪杰之亲戚、父母、妻子²²，必尊宠之，若贫人不能自给食者，上食²³之。及勇士父母、亲戚、妻子，皆时〔赐〕²⁴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

57、守楼临质宫而善周²⁵，必密涂楼，令下无见上，上见下，下无知上有人无人。

58、守之所亲：举吏贞廉、忠信、无害、可任事者²⁶，其饮食酒肉勿禁，钱金、布帛、财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盗。

59、葆宫之墙必三重，墙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墙上²⁷；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

60、门有吏，主诸门、里，笕²⁸闭必须太守之节；谨择吏之忠信者、无害可任事者。

61、令将自卫²⁹，筑十尺之垣，周还³⁰墙，门、闾者非令卫司马门³¹。

62、望气者³²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³³，必敬神之。巫、祝、吏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³⁴，以请上报守³⁵，守独知其请而已。巫与望气者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弗赦。

63、度食不足，令民各自占家五种石斗数³⁶，为其期，在簿书³⁷，吏与杂訾³⁸。期尽匿不占，占不悉³⁹，令吏卒微⁴⁰得，皆断；有能捕告，赐什三。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⁴¹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人券⁴²，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

之。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其受构赏者令葆宫见，以与其亲⁴³。欲以复佐上者皆倍其爵赏。某县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积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积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过期不出者王公有之⁴⁴；有能得若告之，赏之什三。慎无令民知吾粟米多少。

◎此节详言征集民家粮食之法。

【注释】

1 不：当是衍文。欲：当作“效”。仿效。徽职：这里指军队中的各种标志。职，通“志”。和旌：军门两旁的旗。和，军营之门。

2 非擅出令：当作“非令擅出”。

3 倚戟县下城：下城不由台阶，倚（靠）戟悬（县）身而下城。

4 等：齐。句意是说，上下城必同伍的人一齐行动。

5 总失：私放罪人。总，当作“纵”。

6 署：部署，这里指部署的位置，即今之所谓岗位。

7 署隔：官署中的某个地方，参阅上文第48节及注^{51、52}。

8 课：考核。先后：岑仲勉以为是“到署办公之先后”。

9 私书：私人信件，这里特指托人情的私书，所以下边说“行请谒”。行请谒：托人情。行书：送信，书指上文的私书。

10 家室：妻室。婴儿：孩子。

11 藉：通“籍”，籍没，抄家。

12 梟（xiāo消）：斩首悬头以示众。

13 入临城：入城主持事务。临，到，这里有到任的意思。按，细玩本节文意，此“守”是战时前来负责城防的，所以到任后先须了解城中情况，与常驻的地方长官“太守”不同。

14 问：这里兼有询问、问候的意思。吏大夫：地方小吏。

15 异其人：或者是分辨其人、知其为某甲、某乙的意思，故下言“藉之”。藉：通“籍”，登记。孤之：上述不和之人，经调解之后，应不使他们相聚而居，以免纠纷，所以说“孤之”。

- 16 “以其”句：其，指捕告者。封，封以土地。封地的大小，即与“所守邑”（或当作“所居邑”）相同。译文从略。
- 17 请：请谒，这里是“拜访”的意思。
- 18 上：上官，这里指上层官员。
- 19 属（zhǔ主）：聚集。
- 20 所居：（豪杰）所居之地。吏上：长官。数（shuǒ朔），屡。选具：供给饮食。选，读作“饌zhuàn传”，食物。
- 21 连质：以（豪杰的）亲戚作为抵押（质）。按，礼遇优待是为了争取，以亲戚为质是防止意外。
- 22 术乡：乡遂，乡镇。术，通“遂”，古代的一种行政区划。长者：年高有德的人。
- 23 食（sì寺）：给吃。
- 24 时赐：时时赏赐。“赐”字据王念孙说补。
- 25 守楼：参见上文第35节。质宫：即葆宫。详见35节之注20。
- 26 举：任用。无害：公平，无枉曲。
- 27 累瓦釜墙上：把瓦、釜堆叠在墙头上，防止有人翻越墙头。累，积，堆。釜，炊器，小口圆底的锅。
- 28 筦（guǎn管）：通“管”，也通“关”。
- 29 令：使。一说，令或指县令。将：这里当是指城将。守城大将的自卫，关系甚大，故特别指出。
- 30 还：读作“环”，围绕。
- 31 门、闾者：守门者和守闾者。闾，内室的门。非：当是“并”字的讹误。司马门：尹桐阳说，“凡言司马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司马主武事，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岑仲勉说，“疑凡将官署最内之门皆得称司马门。”
- 32 望气者：详见《迎敌祠》篇第3节注3。
- 33 巫：详见《迎敌祠》篇第3节注1、4。
- 32 祝：掌祭礼的人。史：记事之官，也掌祭祀。
- 35 请：通“情”，实情。守：疑“守”指守将，与上“太守”不是一人。

36 自占：自报数目。五种：五谷。《周礼》郑玄注：“五种，黍、稷、菽、麦、稻。”石：十斗为石。今读旦（dàn）。

37 簿书：当作“簿书”，帐簿。

38 杂訾（zī资）：等于说“总计”、“统计”。訾，计量。

39 悉：全，尽。

40 微：暗中察访。

41 出内：当作“牛马”（依王树楠说）。

42 券（quàn劝）：契据。

43 以与其亲：王闿运说，“至守宫面给之。”岑仲勉说，“表示与之亲密”。今依王说。

44 王公有之：等于说“收归国有”，没收其粮食。

【译述】

55、守城的禁令：官吏、士卒和人民仿用敌人徽章标志和军门旗帜的，严加处置。不服从命令的，严加处置。没有命令擅自出入的，严加处置。……不是由于响应号令而妄自喧哗呼叫者，严加处置。私放罪人的，严加处置。称誉敌方而毁谤我方的，严加处置。擅离职守而聚集闲谈的，严加处置。听到城上鼓声而队列进入岗位时迟到的，严加处置。人人自己写好名版，放置于各自的署隔，守将一定要亲自考核他们出勤的情况；不是本人供职的官署而随便进去的，严加处置。离开自己衙署，共进其他衙署，而左右吏卒不加逮捕的；或者挟带私人书信进行请托以及替人递送此类信件的，以及放弃守城的公事而处理私人事务的，以及士卒或百姓相互抢夺别人妻室子女的，一律严加处置，不得宽恕；一旦有人检举，即抄没全家。没有符节在军中乱闯的，严加处置。敌人在城下，我方应经常调换士卒的防守岗位，但不必调换伙夫。对于称誉敌人的言论：比如敌军少而说敌军多，敌人情况混乱而说敌人纪律严明，敌人进攻本很拙劣而说敌人进攻巧妙的，严加处置。我方

人员与敌方不能搭话或借物。敌人射进城内的书信，不许检拾；敌人对城内表示善意，不许有所反应；不听从命令的，一律严加处置。禁止检拾敌人书信或者以书信射向敌人，违反上述禁令的，父母、妻子都要严加处置，其本人在城上梟首示众；如有能够加以逮捕或告发这种人的，赏给黄金二十斤。不是通行的时间而允许通行的，只有守将和带着太守的符节去执行任务的人。

56、守将奉命进城主持防守任务，一定要细心询问父老和吏大夫，对彼此结有仇怨不能和解的，要把他们召集起来，讲明道理，使他们和解，守将一定要亲自记住这些不和之家，加以登记，并安排他们分别居住；如有为了私仇而妨害守城或官吏供职的，父母、妻子都要严加处置。对勾连外敌、据城谋反的，罪诛三族；如有能够获得情况或逮捕告官的，拿一块和他所守的城邑一样大小的土地封赐他，守将交给他印信，尊宠他，给他官职，并使吏大夫和士卒人民都明白地了解他为什么会尊荣富贵。守将对于在外边结识许多诸侯的豪杰，要经常拜访，并使上层官吏普遍了解他们，妥善地把他们集中居住，他们所居之地的长官要经常给他们供应饮食；但是，不可让他们随意出入，要把他们的亲戚作为人质。对地方上的长者、父老和豪杰的亲戚、父母以及妻子，都要表示尊宠，如果是贫乏人家不能养活自己的，长官要提供吃食。还有勇士，对于他们的父母、亲戚和妻子，都要经常赐给酒肉，要表示敬重，安排他们的住处一定要靠近太守。

57、守将的大楼应面临质宫而妥善地警戒四周，一定要严密地加以涂饰，使下边不能看清楼上，楼上却能看清楼下，在下边无法知道楼上是否有人。

58、守将应该亲近的人：选拔官吏应是坚贞廉洁、忠诚可靠、公正无私、能干称职的人，他们的饮食酒肉不要加以限

禁，金钱、布帛和财物则应该各守自家的本分，注意不要彼此侵夺。

59、葆宫的墙垣一定要三重，墙头上，守卫的人要垒上瓦片或盆、釜之类，〔以防翻越；〕葆宫的守卫，一定要选取士卒中老成稳重者担当。

60、门要有专职的官吏，掌管各门各里的守卫，各门的关闭、开启，一定要有太守的符节；要谨慎选择官吏中忠诚可信、公正无私、能干称职的人担任此职。

61、城将要注意自卫，高筑十尺大墙，把住处环绕一周。守门守闺的人同时也守卫司马门。

62、望气者的住处一定要靠近太守。巫师的住处一定要靠近公社，一定要神化并敬重这些人。巫师、太祝、太史和望气者一定要用善言安慰人民，〔安定人心。〕而把实情报告守城大将，只有守将一个人掌握真实的情况。巫和望气者如果胆敢妖言惑众，〔扰乱人心，〕就要严加处置，不可宽恕。

63、估计粮食不够守城之用，应当命令百姓各人自报家藏粮食的数目有多少石多少斗。立下申报的期限，登记在册，官吏负责统计。期限已到而隐瞒不报的、或申报不彻底的，派官吏士卒暗中查访，一旦得出实情，都要严加处置。百姓中如有能够逮捕告发的，赐给他所得的十分之三。收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都给定出公平的价格，发给物主字据，写上物品数量，战事结束，都各据原价加倍偿还；还可以根据价款的多少赐给爵位，愿意做官的也可以允许，对不愿意做官而愿意用所受的赏赐爵禄来赎出亲戚、熟人中的罪人的，也可以根据条例予以同意。那些应该受到奖赏的，在葆宫加以接见，当面颁发赐爵赐禄的命令，〔用以表示荣耀。〕愿意以自己所交纳的财物辅佐公家而不愿接受偿还价值的，一律加倍赏赐爵位。〔人民交纳粮食以及其他财物的字据格式是：〕某某县某

某里某某人，全家人口二人，存粮六百石；某某里某某人，全家人口十人，存粮一百石；等等。交出粮食有期限，过期不交的，收归公有；如有能够得其实情和进行告发的，赏给他所得粮食的十分之三。千万注意，不可让人民了解我军粮食贮备的数字。

64、守入城，先以候为始¹，得辄宫养之，勿令知吾守卫之备。候者为异宫，父母、妻子皆同其宫，赐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来若复²，就间³。守宫三杂⁴，外环隅为之楼⁵，内环为楼，楼入葆宫丈五尺为复道⁶。葆不得有室⁷，三日一发席蓐，略⁸视之，布茅宫中，厚三尺⁹以上。度候必使乡邑忠信、善重士¹⁰，有亲戚妻子，厚奉资之¹¹。（必重发候，为养其亲〔戚〕若妻子¹²，为异舍，无与员¹³同所，给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资之如前候，反¹⁴，相参审信¹⁵，厚赐之；候三发三信，重赐之。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¹⁶之吏）。守佩授之印¹⁷；其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爵禄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国¹⁸者，问之审信，赏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许之（三百石之吏）。

◎此节言优待间谍之法。

65、杆士¹⁹受赏赐者，守必身自致之其亲之所²⁰，令其见守之任。其欲复以佐上者，其构赏爵禄、赎出罪人倍之。

66、士候²¹无过十里。居高便所²²，树表²³，表，三人守之。比²⁴至城者三表，与城上烽燧²⁵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闻寇所从来，审知寇形必攻，论小城不自守通者²⁶，尽葆其老弱、粟米、畜产。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无厌逮²⁷。候者曹²⁸无过三百人，日暮出之，为微职。空队²⁹、要塞之人所往来者，令可以迹³⁰，〔迹〕者无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应之。候出越陈表³¹；遮³²坐郭门之

外内，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门内，令其少多无可知也。即有惊³³，见寇越陈表，城上以麾³⁴指之，遮击鼓、整旗以战备，从麾所指。望见寇，举一垂³⁵；入竟³⁶，举二垂；狎³⁷郭，举三垂；入郭，举四垂；狎城，举五垂。夜以火，皆如此。

◎此言派出斥候（警戒线）及烽火告警等法。

67、去郭百步，墙垣、树木，小大尽伐除之。外空井³⁸尽窒之，无令得汲也；外空室尽发之，木尽伐之。诸可以攻城者尽内³⁹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记之；事以⁴⁰，各以其记取之。吏为之券，书其枚数。当遂⁴¹材木不能尽内，既⁴²烧之，无令客得而用之。

68、人自大书版，著之其署中。

69、有司出其所治则⁴³。从淫⁴⁴之法，其罪联⁴⁵。务色谄正⁴⁶，淫器⁴⁷不静，当路尼⁴⁸众，舍事后就⁴⁹，逾时不宁⁵⁰，其罪联。谨器⁵¹众，其罪杀。非上不谏，次主凶言⁵³，其罪杀。无敢有乐器、弊骐⁵⁴军中，有则其罪联。非有司之令，无敢有车驰、人趋，有则其罪联。无敢散牛马军中，有则其罪联。饮食不时，其罪联。无敢歌哭于军中，有则其罪联。令各执罚尽杀⁵⁵。有司见有罪而不诛，同罚；若或逃之，亦杀。凡将率斗其众失法⁵⁶，杀。凡百司不使士卒、吏民闻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于市，死三日徇。

70、谒者侍令门外⁵⁷，为二曹⁵⁸，夹门坐，铺食更⁵⁹，无空。门下谒者一长，守数令入中⁶⁰，视其亡者，以督门尉与其官长，及亡者入中报⁶¹。（四人夹令门内坐，二人夹散门⁶²外坐，客见，持兵立前。铺食更，上侍者名。）

71、守堂下高楼候者⁶³，望见乘车若骑卒道外来者，及城中非常者，辄言之守；守以须城上候城门及邑吏来告其事者以验之⁶⁴。楼下人受候者言，以报守。

72、中涓⁶⁵二人，夹散门内坐，门常闭，铺食更；中涓一

长者⁶⁶。

73、环守宫之术衡⁶⁷，置屯道⁶⁸，各垣其两旁，高丈，为埤隄⁶⁹，夹挟视⁷⁰葆舍。屯陈、垣外术衡街皆为楼，高临里中，楼一鼓，葺灶⁷¹；即有物故⁷²，鼓，吏至而止，夜以火指。鼓所立，勿鸡足置⁷³。

74、而札书得⁷⁴，必谨案视、参验者⁷⁵，即不法⁷⁶，正诘之⁷⁷。

75、城下五十步一厕，厕与上同图⁷⁸；诸有罪过而可无⁷⁹断者，令枹⁸⁰厕罚之。

【注释】

1 先以候为始：尹桐阳说，“以择候为先务”。候，伺望，侦察。又指侦察敌情的士兵（后世称为“细作”）。译文用“细作”。

2 候来若复：于鬯说，“来者，来至守宫也；复者，返至异宫也。”守宫，指守将住所；异宫，即候者（细作）自己住所。若，或。

3 就间：追踪监视。于鬯说，间通“𦇧(jiàn建)”，作窥伺解。

4 杂：通“匝(zā匝)”，环绕一周。

5 外环：外环和下文“内环”，即指上文守宫三杂（匝）的内外围墙。隅：角，围墙之四角。

6 复道：阁道，建筑物之间架空的通道，形制如走廊，与地面相对而言，叫“复道”。

7 葆不得有室：孙诒让、岑仲勉以为与第33节“城门内不得有室，为周宫”同意。今按，葆官所居为亲属家室一类人，似不当无室（所谓有隔断的房间）。王闿运说，“必居楼也。”尹桐阳说，“言其独居。”（依此，尹解“室”为“妻室”。）都不得要领。译述姑依原文。

8 略：巡行。

9 三尺：岑氏以为“布茅宫中”是指以草为褥垫，三尺太厚，疑是三寸之误。录以备考。

10 发：派遣。善重：或当作“厚重”，参见上文第40、59节，是

“稳重”之意。

11 奉资：等于说“供应”。奉，给予。资，助。

12 为：替。 威：据张纯一本增补。

13 员：众。

14 反：通“返”。

15 参：比较参验。 审：审察。 信：实。

16 二百石：年俸二百石（一石为十斗）。孙诒让引《商子·境内》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则二百石、三百石为小吏。

17 守佩授之印：张纯一本依王本改作“守授之佩印。”

18 主国：（敌人的）国都。

19 扞士：捍卫城池的勇士。扞，通“捍”。

20 致：送。 亲：双亲，父母。

21 士候：下文又称“卒候”担任警戒的士兵，与上文所述“候”（担任侦察的士兵）不同。士候（卒候）又称作“斥候”，译文用斥候。

22 居：同“据”（取张纯一说）。 便：平（尹桐阳说）。 所：处所。

23 树：立。 表：标志，记号。

24 比：及。

25 烽燧（suì遂）：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燃火叫烽，举烟为燧。白天用燧，夜晚用烽（见《后汉书》李贤注。本文则说“昼则举烽”，略有不同。）

26 “论小城”句：岑仲勉以为，是考虑城小不能自守其交通道。

27 厌逮：淹留，耽搁。一说，作“厌烦懈怠”解。

28 候者曹：等于说“警戒队”。候者，这里指斥候（不是指细作）。曹，古代分科办事的官署，比如现在的科、处。

29 空队：孔道。一说解作空隧、幽径。

30 迹：追踪。人所往来的道路，要追踪查核情况。按，下句“迹”字依王引之说补。迹者，跟踪追究的人，此处仍指警戒兵（斥候）。

31 陈表：田表，指郭外之表（标记）。

32 遮：一说，遮同“斥”，指“斥候”，上句说候，此句说遮（斥），

分合相同。一说，遮与斥不同，“候出郭十里，迹知敌往来多少；遮则守郭门不远出。候遮各有表，与城上相应。”（孙诒让）译文姑作“遮者”。

33 即：假若。 惊：同“警”。

34 麾（huī灰）：古时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

35 垂：当作“邮”。邮，表。重言之叫邮表，单言之或叫邮，或叫表（依俞樾说）。表，标记，已见上文。举一表，是说把标志举起一次。

36 竟：同“境”。

37 狎：近。

38 空井：无人使用（打水）的井（依王树楠说）。下文“空室”，无人居住的房舍。

39 内：通“纳”，收缴。

40 以：通“已”，止，毕。

41 遂：道路。

42 既：尽。

43 治则：等于治罪条例。则，章程，法令条文。按，断句依于曹说与张纯一本。孙本、岑本至“治”字断句。

44 从淫：放纵淫欲，岑仲勉以为即奸淫妇女。从，通“纵”。

45 联（chè彻）：古代军法中以矢贯（穿）耳的刑罚。《说文》引《司马法》：“小恶联，中罪刖，大罪刳。”

46 务色：疑当作“矜色”（苏时学说）。矜色，神气傲慢。漫，欺。

47 淫器：可能是“喋喋不休”的意思。

48 尼（nǐ拟）：止。这里作“阻碍”解。

49 舍事：等于说“安排工作”。 就：到。

50 宁：请假。

51 駭：通“骇”，惊骇。

52 非：非议，诽谤。

53 次：读作“恣”，任意，放肆。 主：疑当作“出”。

54 弊骐：读作“蔽棋”，古代的一种博戏之具，以象牙做棋子，黑白各六枚，方法已失传。又，张纯一本依王本。尹本和孙诒让说改作“弈棋”，即围棋。

55 尽杀：当杀者都要处死。

56 失法：指挥不当，不依一定的战法作战。

57 谒者：掌传达之官。侍：侍候，待命。令门：指军营之门（依尹桐阳说）。

58 二曹：等于说“两队”、“两班”。

59 铺（bǔ补）食：用餐。铺，吃。更（gēng庚）：换，轮换。

60 数（shuò朔）：屡；经常。入中：上报名单。中，参阅《迎敌祠》篇第7节注19。

61 “及亡者”句：意思与“守数令入中报”重复，岑氏以为此句与下“四人……”等六句都是注解。

62 散门：侧门（尹桐阳说）。依此，则“令门”是军营的正门。

63 候者：监视敌人动静的士兵。似可归入斥候一类。

64 须：待，等。城上候：城上的监视者。下“城门”疑是衍文。

65 中涓：见上第15节。

66 者：当是衍文。

67 术衢：大道。

68 屯道：岑仲勉说，与下“屯陈”同，有“夹道”之义。录以备考。

69 埤隄：同“俾（bǐ比）倪（nǐ溺）”，城上小墙。

70 夹挾视：等于说“从两旁监视”。

71 葦灶：同“蓐灶”，火炉。详见《备城门》篇第83节注30。

72 物故：事故。物，事。

73 鸡足：立物象鸡足的形状。鸡足不稳，鼎足（三足）则易安稳。
置：放置。

74 而：如。札书：文书，书信。

75 案：考察。者：疑是衍文。

76 即：倘若。不法：或违反法令，或有作伪之嫌，等等。

77 正诘(jiē洁)，当作止诘(孙诒让说)。止，阻止，制止施行。
诘，追问。

78 上：当指城上，参阅《备城门》篇第39节。 圉：通作“溷(hùn混)”，厕所。

79 无：通“毋”，不。

80 杼：通“抒”，除。

【译述】

64、守将进城主持防务，应以选择细作作为当务之急，得到了〔优秀的细作〕就要建造房舍养起来，但不要使他们了解我方守备的情况。细作要有单独的住所，父母妻子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赏给衣食酒肉，派可靠的官员悉心招待。细作来到守将住所和返回自己住所，都要有人跟踪监视。守将住所要有三重围墙，外围墙的四角要建造角楼，内围墙也要建楼，楼应修建复道，通入葆宫一丈五尺。葆宫中不许有隔断的房间，每三天发给或调换一次草席，并巡视发放工作。在葆宫中铺放茅草，厚度在三尺以上。派出细作一定要用本地的忠实可靠的稳重之人，他们如果有亲属妻子，就给予丰厚的供应。（一定要重视派出细作，替他们供养父母和妻子，建造单独的住所，不使他们和众人杂居一起，送给他们酒肉。）派遣其他细作，供给生活的办法与上次派出的相同，细作回来后，要把他们提供的情报相互比较检验，如果真实可信，就要厚加赏赐，细作派出三次而三次所得情报都真实可信，就要给以重大的赏赐。不愿意接受赏赐而希望得到官职的，可以允许（做年俸二百石的吏）。守将亲自授予他印绶。不愿意做吏而希望得到奖赏的，爵位和食禄都照上文办理。细作之中如有能够深入到〔敌人〕国都内刺探情报的，经过查问情报可信，对他的奖赏比其他细作加倍；不愿意接受奖赏而希望做吏的，可以允许（做年俸三百石的吏）。

65、守城勇士受到奖赏的，守将一定要亲自把奖赏送到他们父母的住所，使他们看到守将的宠幸。愿意交回奖赏来帮助公家的，对他们的奖赏爵禄和可以赎出罪人的数目，应该加倍。

66、斥候离城不要超过十里。要据守高平之地，立下标志，每个标志三人守护。由此到城一路上共立三个标志，与城上的烽火遥遥相望；白天举烽烟，夜晚举火。了解到敌人来的方向，掌握了敌人必定攻城的情况，……派出斥候一次不要超过五十人，敌人如果已经攻到城墙，就可以撤去，千万不可耽误；〔否则，人数较少的斥候就处境危险。〕候者曹的人员总数，不要超过三百人，日暮时派出去，佩带徽章标志以资识别。交通孔道或关卡要塞等等敌人往来经过的地方，都要使之可以跟踪监视，监视的斥候每一里路不得少于三人。每日清晨就开始跟踪监视；每个斥候都须建立标志，城上的人则采用相应的方法，彼此关照。斥候越过郭门外的标志担任警戒；遮者坐守郭门的内外，也建立相应的标志，让士卒的一半呆在郭门之内，使得从郭门外无法知道警戒郭门的人数多少。假若有紧急军情，见到敌人已经越过郭门外的标志，城上用旗号进行指点，遮者击鼓、整旗，准备作战，听从城上旗号的指挥。远远望见敌人，举一次标志；敌人进入我方防区，举两次标志；敌人接近外郭，举三次标志；敌人进入郭门，举四次标志；敌人接近内城，举五次标志。夜晚则举火为号，办法同上述。

67、离外郭百步范围之内的墙垣、树木，无论大小一律砍倒清除。郭外空井全部填死，不使敌人用以汲水；郭外空房全部拆除，民居庭院中的树木也全部砍去，〔不让敌人得以利用。〕各种可以攻城之物全部收回城里，让物主各自做上记号；战事结束，各依记号取回原物。有关官吏替他们立下字

据，写上件数。敌人进攻路上的木材不能全部收回城里的，都要烧毁，不使敌人得以利用。

68、各人用大字把自己名姓写在版上，放在有关的衙署之中。

69、有关官员要颁布治罪条例。放纵淫欲的，处以联刑。态度傲慢、欺辱正派人的；饶舌多言、不能安静的；挡住道路、阻碍众人的；给予职事而供职迟缓的；超过期限而不告假的；都处以联刑。喧哗叫嚣、惊骇军民的，处以死刑。诽谤上司而不正面进谏的，胆敢口出凶言的，处以死刑。不许军中存有乐器和棋类，一经发现，处以联刑。没有有关官员的命令，不许车辆急驶、行人奔跑，一经发现，处以联刑，不许在军中散放牛马，一经发现，处以联刑。饮食不按时的，处以联刑。不许在军中歌唱哭泣，一经发现，处以联刑。命令有关官员严格执行刑罚，当杀的都要杀掉。有关官员查出罪行而不加以惩罚的，本人同罪；如果有罪人逃亡，本人也处以死刑。各级将佐率领军队作战而指挥错误的，处以死刑。凡是有关官员不让士卒和官吏百姓听到各种禁令的，都要代替违禁的人受刑。大凡在市街处死罪人，要示众三天。

70、谒者在军门外待命，分为两班，在军门外相对而坐，用餐时轮流更替，不使无人值班。门下谒者设置一个长官。守将要经常下令送上名单，检查逃亡情况，据以督责门尉与有关官长，凡有逃亡要报上清单案卷。（四人在军营正门的内侧相对而坐，两人在军营侧门的外侧相对而坐，宾客进见，则手持武器立于其前面。用餐要轮流更换，并报上当班侍者的名姓。）

71、守将大堂下的高楼的守望者，远远望见乘车的或骑兵从外面来，以及城中有反常动静的，立即报告守将；守将应等待城上斥候和地方官吏前来报告这类情况，相互参验，加以核

实。楼下守卫的人接受斥候的汇报，再报告守将。

72、中涓二人，在军营侧门之内相对而坐，侧门注意经常关闭，用餐时要轮流更换；中涓要有一个长官统辖。

73、围绕守将住所的大道，……两旁筑起围墙，高为一丈，墙上筑造短墙，从两旁监视葆宫。……做到居高临下，看到里巷情况。每楼置鼓一面，火炉一个。如有事故，就击鼓，一直到有关官吏来临才停止；夜晚则举火为号。放鼓的支架，不要采取鸡足着地的形制。

74、倘若接得文书，一定要细心审查、参照核实，如有错误，要制止施行，并加以追究。

75、城下每五十步设置一间厕所，……各类犯有轻微错过而可以不加严惩的人员，罚他们做打扫厕所的苦役。

杂 守

【提要】本篇所论守城诸事，内容并不集中，略显庞杂，有些条文是以前诸篇之复出（但也各有详略不同），篇名或者由此而来。其不见于他篇之论，择要介绍如下：

一、详细规定战时粮食分配与节约的原则（见第10节）。粮食问题，《墨子》城守各篇多次提到；这里则用具体数字限制口粮分配，可见重视的程度。

二、明确指出“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第12节）

三、用投毒法阻滞敌人的进攻（第18节）。《通典》也有“井有填不尽者，投药毒之”的说法。

四、列出各有专长的人才十余类，并强调守将要善于识别人才，用其所长。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

五、总结了五种不能坚守的情况，可以作为研究战国时代

攻防情况与规律的重要参考。

1、禽子问曰：客众而勇，轻意见威，以骇主人；薪、土俱上，以为羊圻¹；积土为高，以临吾民；蒙橧²俱前，遂属³之城；兵弩俱上，为之奈何？

2、子墨子曰：子问羊圻之守耶？羊圻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羊圻之攻，远攻则远害⁴，近城则近害，害不至城。矢石无休，左右趣射，兰为柱后⁵，□望以固⁶；厉⁷吾锐卒⁸，慎无使顾；守者重下⁹，攻者轻去；养勇高奋，民心百倍；多执数赏¹⁰，卒乃不怠。

◎此言抵御羊圻之法。（按，以上两节，参阅《备高临》的第1节。）

3、作土不休，遂属之城，以御云梯之法应之。凡待堙¹¹、冲、云梯、临之法，必广城¹²以御之；曰不足¹³，则以木桴¹⁴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选厉锐卒，慎无使顾；审赏行罚，以静为故¹⁵；从之以急，无使生虑；惠惠¹⁶高愤，民心百倍；多执数赏，卒乃不怠。冲、临、梯皆以冲冲之。

4、渠¹⁷长丈五尺，其埋者三尺，夫¹⁸长丈二尺。（梯渠广丈六尺，其梯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渠无傅堞五寸。（梯渠十丈一。）渠、答大数¹⁹，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²⁰。）

5、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其甚害者为筑三亭，亭三隅，织女之²¹，令能相救。诸距阜、山林、沟渚、丘陵、阡陌、郭门若閤术²²，可要塞及为徽职，可以迹知往来者少多及所伏藏之处。

6、葆民先举城中官府、民宅、室署²³，大小调处；葆者或欲从兄弟、知识者许之。外宅粟米、畜产、财物诸可以佐城

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则使积门内。

7、民献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皆为直平贾²⁴，与主券，书之。

8、筑邮亭者圜之²⁵，高三丈以上，令倚杀²⁶。为辟²⁷梯，梯两臂，长三尺²⁸，连版三尺²⁹，报以绳连之。塹再杂³⁰，为悬梁³¹。亭一鼓，葺灶。寇烽³²、惊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³³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³⁴举，辄五鼓传，又以火属³⁵之，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毋奔逮³⁶；去来³⁷属次烽勿罢。望见寇，举一烽；入境，举二烽；射妻³⁸，举三烽，一蓝³⁹；郭会，举四烽，二蓝；城会，举五烽，三蓝。夜以火，如此数。（守烽者事急⁴⁰。）

9、候⁴¹无过五十，寇至堞，去之，无奔逮。日暮出之，令皆为徼职。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无迹⁴²；各立其表，城上应之。候出置田表，斥⁴³坐郭内外，立旗帜，卒半在内，令多少无可知。即有惊，举孔表⁴⁴，见寇，举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以备战⁴⁵，从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战备从斥，女子亟走入。即见寇，鼓，传到城止。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⁴⁶而望；守数令骑若吏行旁视⁴⁷，有以知其所为。其曹一鼓。（望见寇，鼓，传到城止。）

◎此复言斥候之分配及工作。（按，本节内容可与《号令》篇第66节参照。）

【注释】

1 羊圻（qǐn琴上声）：用土石堆成的高台。详见《备高临》篇第1节注3。

2 蒙櫓：用大盾牌护身。櫓，大盾。

3 属（zhǔ主）：连，接。

4 害：此害字与下句害字，均当作“圜”（yǔ雨），与“圉”，“御”同义（此依孙诒让说）。

5 兰：当作“蔺”，蔺石，即礪石。柱后：岑仲勉说是“后盾”之意，谓碎石之后，继以大石也。柱，通“拄”。

6 □望以固：未详。

7 厉：通“励”，奋勉。

8 顾：反顾，回顾，指彼此观望，不肯勇往直前。

9 “守者”两句：大意是，守城者毫不动摇，就易于使攻城者退却。重下，把城被攻下看得很重，即坚决不愿放弃守城。轻，易。

10 执：擒（敌）。数（shuò朔）：屡。

11 堙（yīn因）：填塞。按，以下“冲、云梯、临”等战法，均详见《备城门》篇第3节及注。

12 广城：岑仲勉说即“台城”（参阅《备高临》篇第2节注6）。

13 曰不足：一说，等于“如果不足”。一说，当作“石不足”，疑后说是。

14 椳（guǒ果）：岑氏解作“包盖”加固。尹桐阳解作守城的一种器械。王景羲以为“椳”的形制是十字形或井字形，用以遮挡云梯、冲车。

15 故：巧，按，此上下数句，参阅《备梯》篇第6节及注。

16 恙愿：即上文“养勇”的异写。

17 渠：与下文“笞”都是守城器械。详见《备城门》篇第11、37节及有关各注。渠，本文又称“梯渠”。

18 夫：渠的支柱。夫，下文又称之为“梯”。

19 大数：约数。

20 百二十九：恰为上文“二百五十八”的一半，岑仲勉以为是计算之误。按，本节括弧中文字，岑氏断定为注文而非墨子本文，后人不明渠、笞为何物，故注亦误。如“梯渠十丈一”必是“梯渠七尺一”。

21 织女之：大意是，象织女三星那样排列。孙诒让引陈奂说，“织女三星成三角，故筑防御之亭以象织女处隅之形。”

22 距阜：大的土山。距，通“巨”。 渎(dú读)：沟渠。 阡陌：田间小路。 闾：里巷。 术：道路。

23 葆：本是保护、保全之意。在这里指把城外居民安置在城里，以避敌寇。 举：取。

24 直：同“值”，价值。这里可作“估价”解。 贾：通“价”。

25 邮亭：岑仲勉说，“即亭燧守望之所。”伊桐阳则以为是“传送文书所止处，即今驿馆。” 者：同“堵”(尹说)。 圜(huán环)：通“环”，围绕。

26 倚杀：倾斜，取一定的角度。或者是为了便于攀登。孙诒让说，“言斜杀为梯也。”

27 辟：同“臂”。

28 长三尺：孙说当作“长三丈”，岑说当作“宽三尺”。今依孙说。

29 连版三尺：岑说，“似指每级相去之距离”。录以备考。

30 再杂：两重。杂，通“匝”。

31 县梁：吊桥。县，通“悬”。

32 寇烽：与下“惊烽”、“乱烽”是指三种缓急程度不同的报警烽火。

33 主国：我方国都。

34 以：通“已”。

35 属(zhǔ主)：接，继续。

36 弇(yǎn衍)逮：迟滞，耽误。

37 “去来”句：孙本如此。岑本作“去来属次、烽勿罢。”张本作“去来属、次烽勿罢。”译文从略。

38 射妻：未详。依上下文意，当是指敌人前进至某一地段。

39 蓝：王引之说，蓝字义不可通，盖“鼓”字之误。此文当云：“望见寇，举一烽，一鼓；入境，举二烽，二鼓，射妻，举三烽，三鼓；郭会，举四烽，四鼓；城会，举五烽，五鼓。”孙氏以为增改字太多，未可从。今录以备考。

40 “守烽”句：岑氏以为是上文“其事急者……”的注文。

41 候：斥候，警戒兵，详见《号令》篇第66节注21。

42 无迹：不可解，文字有脱误，译文据《号令》篇第66节补。

43 斥：孙诒让说，此“斥”为“遮”，与“候”异。参阅《号令》篇第66节注32。依此，则下文“斥步鼓”之“斥”，亦当作“遮”。

44 孔表：当作“外表”。下“牧表”，当作“次表”（均从孙诒让说）。按此据距离而言，外表离城最远，次表次之。

45 斥：指斥候。步鼓：等于说“击鼓”。

46 捶表：当作“邮表”，即表记，详见《号令》篇第66节注35。

47 旁视：等于说四周巡视。（苏时学说，旁，当作“访”，录以备考。）

【译述】

1、禽子请教说：敌人众多而又勇敢，骄纵逞威，用以震慑我方；柴草土石一齐上，筑成有台阶可上的“羊圻”；堆积土石筑成高坡，来胁迫我方人民；用大盾牌护身，向前冲锋，而且终于接近了我方城池，兵器弓箭一齐攻来。应当怎样守卫？

2、老师墨子说：您问怎样对付敌人羊圻攻法吗？羊圻攻法，是一种很拙劣的攻法；它只会使攻方士卒疲劳，却不会危害城池。对付羊圻攻城术，它远攻就在远处防御，它近攻就在近处防御，不至于危害城池。不断地向敌人投掷礮石，左右弓弩加紧发射，……激励我方精锐的士卒，注意不让他们观望犹豫；守城的有了坚不可摧的决心，就容易迫使攻城的撤离；培养勇气和斗志，士气就会百倍高涨；多抓敌人能多得赏赐，士兵就不会松懈。

3、如果敌人不断地加高土石，终于临近我方城池，就用

防御云梯的方法去对付它。凡是对付堙、冲、云梯、临的攻法，都一定……纷纷投射出箭、石、沙、灰，如雨点般落下，再用点着了的柴、煮开了的水作为辅助手段。要选练激励精锐的士卒，注意不让他们观望犹豫；还要赏罚严明，力求镇静；但又要动作敏捷，防止变故；培养勇气、振奋情绪，士气就会百倍高涨；多抓敌人能多得奖赏，士兵就不会松懈。冲、临、梯的攻法，都用冲车冲击法去抵御。

4、渠的长度为一丈五尺，下端埋入地下三尺，支柱长一丈二尺。（……）渠不可紧贴女墙，要相距五寸。（……）渠和答的大概数目，是每里安装二百五十八件。（……）

5、各条城外大道，可建筑要塞，用以阻难敌人的前进，特别要害的地方可以建造三亭，三亭作品字形，象织女三星那样排列，使之便于相互援救。各个大土坡、山林、沟渠、丘陵、田间道路、外郭的门以及街巷里门，都可以建筑要塞，并做上标志，做到可以跟踪了解敌方来往的人数及其埋伏之处。

6、安置城外居民，先选择城中官府、民房和其他衙署，根据房舍大小进行分派和调节；被安置的人有愿意跟兄弟、熟人一起居住的，可以允许。城外民居的粮食、牲畜、财物等等可用来帮助守城的，都送到城里；如果情况紧急，就暂时放在城门之内。

7、人民献纳粮食、布帛、金钱、牛马和其他牲畜的，都给估定一个公平的价格，并发给字据，加以记录。

8、建筑邮亭要有围墙环绕，墙高三丈以上，并使之有一定的倾斜度。制做臂梯，梯有两臂，长三丈，……濠沟要有两重，设置吊桥。邮亭设置一面鼓，一个火炉。〔根据军情缓急不同的情况，将报警的烽火分为〕寇烽、惊烽和乱烽三种，进行传递，依次接应，一直传到国都，军情特别紧急

的，要牵引烽火使之上下摆动。举过烽火之后，紧接着用五种不同的击鼓法传递军情，再继之以火，报告敌人前来攻击的人数多少，不得迟滞耽误。……远远看到敌人，举一次烽烟；敌人进入防区，举两次烽烟；……举三次烽烟，击一通鼓；敌人接近外郭，举四次烽烟，击二通鼓；敌人接近内城，举五次烽烟，击三通鼓。夜晚用火代烽，方式和次数与举烽相同。（……）

9、派出斥候每次不超过五十人，敌人攻至城垣，就立即撤去，不要耽误。斥候在日暮时派出，让他们都做好标志，以资识别。大土坡、山林，都要做到可以跟踪监视，每日清晨就开始警戒，〔担任警戒的斥候，每一里路不得少于三人。〕各自立下标志，城上则用相当的方法与之接应。斥候远出郭门之外设置标志，遮者坐守郭门内外，立下旗帜，遮卒的半数在郭门内侧，使外边无从知道准确人数。如果有紧急军情，举起外表；见到敌人了，举起次表；城上用旗号进行指点，遮卒击鼓、整旗，准备作战，并听从旗号的指挥。在郭外种田的，男子拿起武器跟斥候迎敌，女子迅速跑回城里。如果见到敌人，就击鼓，一直传到城上才停止。守卫标记要用三名士卒，轮流站在标记旁边，守望敌情；守将要时时派骑卒或官吏来巡视四周，以便了解守卒是否尽职。守表士卒每班发给一面鼓。……

10、斗食¹，终岁三十六石；参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斗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²；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时³，日二升者二十日⁴，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于九十日之约矣⁵。城中无食，则为大杀⁶。

◎此言管制粮食及节食之法。古代的升斗比现在为小。

11、寇近，亟收诸离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⁷。先举县官⁸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⁹，即急先发¹⁰。寇薄，发屋，伐木，虽有请谒，勿听。入柴，勿积鱼鳞簪¹¹，当队¹²，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之。积木，各以长短、小大、恶美形相从¹³，城四面外各积其内；诸木大者皆以为关鼻¹⁴，乃积聚之。

12、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¹⁵，乃可以坚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县候、面¹⁶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财¹⁷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守大门者二人，夹门而立，令行者趣¹⁸，其外各四戟，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¹⁹。吏日五阅之，上逋者名。

13、池外廉有要有害²⁰，必为疑人²¹，令往来行夜者射之，诛其疏者。墙外水中为竹箭；箭尺广二步²²，箭下于水五寸，杂长短，前外廉三行，外外乡²³，内亦内乡。

14、三十步一弩庐²⁴，庐广十尺，袤²⁵丈二尺。

15、百步一队，队有急，极²⁶发其近者往佐，其次袭其处²⁷。

16、守节：出入使，主节必疏书²⁸，署²⁹其情，令若其事，而须其还报以剑验之³⁰。节出，使所出门者辄言节出时操者名。

17、阁通守舍³¹，相错穿室³²；治复道³³，为筑墉³⁴，墉善³⁵其上。

18、取疏³⁶：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备湛³⁷旱、岁不为。常令边县豫种蓄芡³⁸、芒、乌喙、朱叶，外宅沟井可填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则示以危，危示以安。）

【注释】

1 斗食：一日吃一斗粮食。下文“参食”同“三食”，一日吃一斗粮食的三分之二。四食，一日吃一斗粮食的四分之二。五食，一日吃一斗粮食的五分之二。六食，一日吃一斗粮食的六分之二（以上依俞樾说）。按，这是围城中粮食定量和缺粮时节约之法。王闳运说，“壮士日食一斗。廉颇一饭斗米。”张纯一引阎若璩说，古量五当今一。

2 三升小半：依注1，参（三）食则每日节约一斗的三分之一，食用数为六点六升；所以每餐为三点三升（即所谓三升小半），以下类推。

3 救死之时：指军粮奇缺、需要设法使军民免于饿死之时。

4 日二升者二十日：于邕以预计守城三月（九十日）为准，每日供应二升之期为二十日；二十日至五十日（共三十日），每日三升；五十日之后至九十日（共四十日），每日四升。总计九十日之中，供粮二石九斗。今按，由一年三十六石的标准，缩减至九十日供应二石九斗，等于三日吃一日之粮，确实是救死之食。

5 免：读作“勉”，勉力，尽力。 约：盟约，与民之约（以上均依于邕说）。

6 杀：减。

7 离乡：边鄙之乡，离城较远者。 左：通“佐”，助也。

8 县官：疑即县之长官，又疑可解作“公家”。

9 凡数：总数。按，此句下疑有脱文。

10 即：若，如果。 发：一说作“征发”解；一说作“撤”解。

11 鱼鳞簪：大意是象鱼鳞那样而参错不齐。参阅《备蛾傅》篇第10节注29。

12 当队：当路。

13 相从：以类相从。

- 14 关鼻：大意是用绳索穿起来。
- 15 司马：官名。一说连上文读作“城守司马”，为后代的城门校尉之类。以下都司空、候、县候亭尉、次司空等皆官名。昆弟：兄弟。主：当指守城大将。
- 16 面：指城的每一面。
- 17 财：通“才”、“材”，才能。
- 18 趣：通“趋”，快步走。
- 19 坐其下：上文说“夹门而立”，此言“坐”，疑有误。孙诒让以为另有四人持戟。译文姑从于曹说。
- 20 廉：侧，边。有要有害，即要害之地。
- 21 疑人：可疑的人。
- 22 箭尺广二步：或有误字。大意是插竹箭之处，广为二步（一丈二尺）。
- 23 乡：通“向”，方向，朝着。
- 24 弩庐：孙氏以为是放置连弩车之庐（房舍）；岑氏以为是一般弩手所居之庐。
- 25 袤：当作“长”。
- 26 极：通“亟”，急，速。
- 27 袭：继。等于现在说“接防”。处：指被调队伍原来防守之处。
- 28 疏书：书写。疏是分清条理的意思。
- 29 署：题，写明。
- 30 须：等待。剑：一说当作“参”，一说读作“检”。
- 31 闾：孙引《说文》，“门旁户也”。守舍：守将的住所。
- 32 相错：交错，彼此错开。穿室：尹桐阳说，“谓穿地而为屋”。岑氏说，“似谓旁门互相穿错，使人入者不易辨路。”疑皆未确。
- 33 复道：建筑物之间架空的通道。
- 34 墉：墙。
- 35 善：通“缮”，修整。上篇曾有“累瓦、釜墙上”的提法。
- 36 蔬：同“蔬”，菜蔬。
- 37 湛：久雨。岁不为，五谷不收，年荒。

38 芫 (Yuán元)：可以毒鱼的草。以下“芒” (莽草)，也是毒鱼之草。“乌喙 (huí会)”，附子，有毒。朱、孙本、张本写作“株”，音同。孙氏疑是“椒”之误。

【译文】

10、〔关于分配和节约口粮的具体办法：〕以一天吃一斗粮食为一般标准，则一年为三十六石；如果一天吃标准口粮的三分之二，则一年为二十四石；一天吃标准口粮的四分之二，则一年为十八石；如果一天吃标准口粮的五分之二，则一年为十四石四斗；如果一天吃标准口粮的六分之二，则一年为十二石。一天吃一斗粮食，则是每餐五升；减至三分之二，则每餐三升又小半升；减至四分之二，则每餐二升半；五分之二，则每餐二升；六分之二，则每餐一升又大半升。每天吃两餐饭。至于粮食紧张的应急计划是：开头二十天，每天供应二升；其次三十天，每天供应三升；再次四十天，每天供应四升。这样，可以使全城军民尽心尽力去做到坚守城池九十天的誓约。城里粮食紧缺，就必然要极大地减少每人每日口粮的供应。

11、敌人逼近时，应尽快收回乡间金器和铜铁以及其他可以帮助守城的物资。先选择公家房舍和官府没有急用的处所，〔以便储藏。〕各种材料的大小和长短以及总数，〔要加以登记。〕如果情况紧急，则预先征发。敌人迫近时，应拆除〔城外〕民房，砍倒树木，即使有请托求情的，也不可听从。把柴草运入城内收藏，不要象鱼鳞那样参错，〔要堆放得整整齐齐。〕堆放地点要正当大路，使之便于取用。各种材料不能全部搬入城内的，应该烧毁，不使敌人取用。在贮积木材时，要区别长短、大小和好坏，分类存放。城的四面之外的物资，各自存放在这一面的城门之内；各种大的木料都要事先凿孔穿绳，然后才存放起来。

12、防守城池，司马以上官吏的父母、兄弟和妻子中，有人在守将那里作人质的，才能够坚守。安排都司空，大城应有四人；候，应有二人；县候，城的每一方应有一人；亭尉和次司空，每亭各有一人。侍卫守将住所的官吏，必须具备足够的力量、廉洁可信、而且父母兄弟和妻子中有人在葆宫中居住作人质的，才可以作侍卫官吏。各个官吏都必须有人质作担保，才可以供职。守卫大门的二人，在大门两边相对而立，驱使大门外的行人快步离开。大门外两旁各立四枝戟，夹门对立，守戟的人也是两旁各四人，坐在戟下。有关官吏每天视察五次，并上报逃亡者的名姓。

13、护城河外边的要害之处，如果确有可疑的人，就命令往来查夜的士卒射他们，士卒如果有所失误，就要处以死刑。墙外水中插上竹箭，插竹箭的地带，宽度为一丈二尺。竹箭应没入水面五寸，〔以免被敌人发现。〕长短相杂，竹箭前后插三行，最外的一行，尖头向外；内边的一行，尖头向内。

14、每三十步建一弩庐，庐宽十尺，长一丈二尺。

15、每百步部署一队士卒，这一队情况紧急，迅速调动邻近的一队前去帮助，其次的一队立即递补被调动的一队的防区，

16、守将符信的使用：使者出入，掌管符节的人必定要书写清楚，题明事由，使之和实际任务一致，待他回报时加以检验。凡是有人持节出去，应命令所经过的城门的守门官立即报告其姓名。

17、……建造复道，建筑围墙，围墙上要用瓦、釜等物复盖，〔以防翻越。〕

18、积聚菜蔬：通令居民储备三年的菜蔬，以防旱灾和年荒无食。边鄙地区预先种植和储备芜草、莽草、乌喙和椒

叶，城外民宅的水井和沟渠，能填死的就填死，不能填死的，把这些有毒的草叶放进去，〔使敌人不能用水。〕……

19、寇至，诸门户令皆凿而类1穹之，各为二类，一凿而属绳，绳长四尺，大如指。

20、寇至，先杀牛、羊、鸡、狗、鳧2、雁、鹿，皆剥之，收其皮革、筋、角、脂、脑、羽。

21、吏櫜桐自为铁铍厚简为衡柱事急卒不可远令掘外宅林课多少若治城□□为击三隅之重五斤已上3。

22、诸林木渥4水中，无过一筏5。

23、涂茅屋若积薪者，厚五寸已上。

24、吏各举其步界6中财物可以左守备者上。

25、有谗人7，有利人8，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9，有使士10，有内人11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门12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13。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14。钧15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16。强弱有数17，天下事具矣。

⑤此节言用人当名实相副，各当其材。

26、民相恶若议吏18，吏所解，皆札书19藏之，必须告者之至以参验之20。

27、睨21小五尺不可卒者，为署吏，令给事官府若舍。

⑥此言儿童之动员。

28、简石、厉矢、诸材器用皆谨部22，各有积分数。

29、为轺车以枹23。盛矢以轺车。轮轂24广十尺，辕长丈，为三幅25，广六尺。为板箱，长与辕等，高四尺，善盖，治中26，令可载矢。

30、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小，一不守也。城小

人众，二不守也。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²⁷去城远，四不守也。畜积在外，富人在虚²⁸，五不守也。（率²⁹万家而城方三里。）

【注释】

1 类：当作“幪”，通“幕（mù密）”，覆盖。亦指用以覆盖的布巾。按，本节为《备城门》篇第8节的复出，可参阅。

2 鳧（fú浮）：野鸭。

3 櫟（lìǎ假）：木名，即楸树。𣎵：一本作“自”，尹桐阳说是“栗”（古文作“栗”）的坏字。𣎵（pǐ批）：依《方言》，指箭；依《说文》，是斧。此处不知当取何解。卒：士卒。又可读作“猝”，仓猝。外宅：当指城外民居。林：当是“材”之误，材木，木材。击：孙诒让以为即《号令》篇“五十步一击”之击（孙解“击”如署隔）。按，本节文字错讹太多，无法卒读。岑仲勉说：“似是两节互为错乱，约应钩改如次：（一）吏櫟、桐、𣎵厚，简为衡柱，事急，卒不可远，令掘外宅林，课多少，若治城，□□为击。（二）为铁𣎵，三隅之，重五斤以上。”录以备考。

4 渥（wò握）：沾润，浸。

5 筏（fá发）：借作“筏”，此处疑指编木的单位（材木若干根为一筏）。

6 步界：当作“部界”，王引之说，“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等于说本单位管辖地区。

7 谗人：尹桐阳说，“谗，谏也。”则谗人似指善于侦察的人。下文“恶人”、“善人”，指仪容说；“长人”，指技术擅长说。

8 利人：疑指利口（能言善辩）的人。又疑指善于理财（赢利）的人。

9 巧士：疑指善于制造兵器、车辆、器物的能工巧匠。

10 使士：孙诒让说，“谓可以奉使之士。又疑当作信士。”吴汝纶说，“当作死士”。指敢死之士。张纯一引欧阳氏说，“当作伎士”，指熟悉阴阳五行的人。译文姑从欧阳说。

11 内人：长于内政的人。下文“外人”，长于外交的人。（此尹桐阳说）。

12 门：当作斗。斗（鬥）与门形近而误。

13 应名：名与实相应。内：通“纳”，接纳。

14 当（dàng荡）：得当，适宜。下文“得”字同义。

15 钧：通“均”。平。

16 备：具备，完备。下文“具”字同义。

17 强弱：当指才力而言。数：道理，规律。

18 相恶：相互仇恨怨恶。议吏：告到官府，由官吏评议是非曲直。

19 札书：记录在简策上。札，书写用的小木片。

20 须：待。告者：语意未明。当指诉讼双方的另一方。岑氏以为指复查者。

21 睨：通“倪（ní尼）”，指弱小（少年儿童）。

22 藺石：礪石，注屡见前。厉矢：利箭。部：部居，部位。

23 輶（yáo尧）车：一种轻便马车。依下文，此处是指盛矢的车。枳：（sì寺），当指木材。孙诒让以为即梓木。

24 轂：当是“轂（gǔ古）”的异文（用毕沅说）。轂，车轮中心部分，有孔可以插轴。今按，如两轮共一轂（《备高临》篇说“连弩车两轴三轮”，则其中必有两轮共一轴者。两轮既可连轴，则亦可连轂），两轮之间又有板箱（见下文），则轂广十尺（广即指长度），亦非不可能之事。孙诒让说，“轂广度必无十尺”，盖不知广指横长。

25 三幅：孙疑当作“四轮”。

26 治中：等于说修整内部。中，指车厢中。

27 市：集市，贸易场所。按，城是防御工事，市是集市，所指不同。

28 虚：同“墟”。在墟，言不在城邑。（苏时学说）

29 率：大率。按，孙诒让引《尉繚子·兵谈篇》说，“量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

【译述】

19、敌人攻来，各个门户都要开凿用布幔遮盖的洞口，每一门户开凿两个洞口，其中一个要系上绳索，绳的长度为四尺，粗细如指头。

20、敌人攻来，先杀牛、羊、鸡、狗、鸭、雁和猪，一律加以分剥，收集皮革、筋腱、角骨、脂油、脑髓和羽毛。

21、……

22、……

23、用泥浆涂抹茅屋和柴堆，泥浆厚度要在五寸以上。

24、有关官吏要各自收缴所辖地区内可以帮助守城的物资上报。

25、有善于侦察的人，有长于言辞的人，有其貌不扬〔却有能力〕的人，有仪容出众的人，有具备一技之长的人；有智谋之士，有武勇之士，有工于制作之士，有通晓阴阳五行之士；有的人长于内政，有的人优于外交，有的人能广交朋友，有的人却勇于争斗。守将如能使这些人各自发挥特长，天下之事就无不适当；使他们各得其所，天下之事就无不稳妥；如果对他们的安排能依其所喜、量材就位，则天下之事无不具备。

26、如果百姓间有仇怨争执并告到官府，〔争执之辞和〕官吏调解之辞，都要有所记录、收藏妥当，……

27、少年身高不满五尺，不能当兵的，给他们安排做小吏，让他们在官府或私家当差。

28、礮石、利箭等等器材设备都应仔细清理归类，无论是集中还是分散，都要数目准确。

29、用柏木做辎车。用辎车盛箭。辎车的轮毂横长十尺，辕长一丈，……制作板箱，长度与辕相同，高为四尺，箱面要加盖，箱内收拾整齐，使之可以装箭。

30、老师墨子说：大凡城池无法防守的，有五种情况：城大人口少，这是第一种无法防守的情况。城小而人口过多，这是第二种无法防守的情况。人口多而粮食少，这是第三种无法防守的情况。集市离城池太远，〔供应易于断绝，〕这是第四种无法防守的情况。各种物资储备和殷富民家都不在城里而在城外，〔这些财富就会落入敌手而不能为我所用，〕这是第五种无法防守的情况。（大体说来，拥有万户居民而城池大小是三里见方的，〔便于守卫。〕）

老子

《老子》一书是老聃（dān耽）遗说的发挥，由他的后学写定，成书在战国时期，约与《墨子》《孟子》成书的时代相先后。

老聃，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与孔子同时，而年辈比孔子长。曾作周王室的柱下史，管理图书，后隐退。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农民，成为小生产者。老子（可能出身于没落贵族）的思想就反映了这部分人的思想和要求。一方面，他提供了统治人民的愚民政策，带有他出身阶级的烙印；另一方面，他又责骂统治者，反对压迫、剥削，向往自由，反对统治者扰民，主张清静“无为”，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老子主张用“小国寡民”的原始公社制代替剥削制，这个方案是错误的，但是他从农民的阶级地位出发对剥削者所作的批判，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七十五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是应当肯定的。

在哲学上，老子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向来有不同理解，这是因为老子自己表述得不够清楚。不过，老子否定天有人格，认为“道”是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这就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很丰富。他指出自然界和社会都

是发展变化的，而且发现了事物都向它相反的方向变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他看到“草木之生也柔脆”（七十六章），“物壮则老”（三十章），所以认为“柔弱胜刚强”，经常处在柔弱地位，就不会转化为坚强，从而避免走向衰亡。老子把事物转化看做是无条件的，把柔能克刚绝对化了（其实无论柔克刚或刚克柔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因此他在变化面前缩手缩脚，缺乏斗争、进取的精神。荀子批评他“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是有道理的。（参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老子的哲学思想》。）

老子由反对剥削阶级及其文化，而发展到反对一切知识文明，主张“绝圣弃智”，也是错误的。

早在唐代就有人说《老子》是兵书，甚至认为“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王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王夫之也说《老子》为“言兵者师之”（《宋论》）。章太炎说《老子》撮录了古代兵书的要旨：“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馗书·儒道》）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用于军事学，确实是很好的以弱胜强、避实击虚的指导原则。

综观老子的军事思想，约有如下的要点。

第一，老子对战争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老子认为，战争不休，是因为“天下无道”。战争起因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是统治者莫大的罪过：“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于欲得。”（四十六章）战争严重破坏生产：“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当作“战”）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战争要杀伤很多人，是凶丧一类的事情。所以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三十一章）。他向往的是没有战乱的社会，“虽有甲兵，无所陈

之。”（八十章）让人民安居乐业，过和平安定的生活。

老子也谈到“取天下”，但是他主张“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就是说通过清静“无为”，使百姓得到安定、富有，从而受到百姓的拥戴。这当然是反对以武力取天下。

第二，老子认为在“不得已”（如反侵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战争。他说：“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果而不得已”。他立即又指出：“善（战）者果而已矣”，“不以兵强于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就是说，制止了侵略，要立即罢手，决不可争强斗胜，炫耀武力，那就会走向反面。打了胜仗，如果洋洋得意，那就等于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要用“哀悲”的心情参加战争，胜利了也要用凶丧的礼仪对待它。（三十章、三十一章）这足以说明，老子对于战争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曹操说：“圣人之用兵，戡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孙子兵法·序》）就是接受了老子的思想影响。

第三，老子主张国君、将帅要谦恭地对待臣民、士卒。“……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六十八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谦恭地对待臣民、士卒，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们也就出力，这就叫“善用人”，善“用人之力”。

第四，“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战术思想。老子看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而“兵强则不胜，木强则〔不〕恒。”（帛书甲本七十六章）所以他“贵柔”“守雌”，主张“不争而善胜”，“柔弱胜刚强”。这样他就提出了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他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六十九章）“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三十六章）所以“不敢为天下

先”成了他的法宝。这种以弱胜强、以守为攻的策略，在军事上是行之有效的，是一种巧妙的指挥艺术。其次，他主张出奇制胜、避实击虚。他指出要“以奇用兵”（五十七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六十八章）就是说，在战场上不凭勇武行事，不泄私愤图一时痛快，不和敌人正面硬拼，而应当机动灵活，出奇制胜。他还警告“祸莫大于轻敌”（六十九章），只有谋划周密，才能“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此外，“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三十三章）虽不是论军事，但把它运用到军事上，也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老子的军事思想，应当一分为二，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古今校注《老子》的人很多，通行的有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魏王弼《老子注》、唐傅奕《道德经古本篇》及近人朱谦之《老子校释》、蒋锡昌《老子校诂》。一九七三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三月版），是现在所能见到的《老子》最古的本子，对研究老子有重要价值。译本可参考任继愈《老子新译》、高亨《老子注译》、张松如《老子校读》。本书选文采用高亨《老子注译》的正文。

三 十 章

【提要】老子对于战争抱着否定和反对的态度。他认为战争会破坏生产，造成灾荒，使战争的发动者受到报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抵抗侵略等），可以用兵，但是必须适可而止，不可逞强好胜，胜利了不可骄傲自满，以免走向事情的反面。

老子认为，事物都向自己的反面发展，柔弱的变得强大，强大的走向衰亡。所以他说“物壮则老”。他反对在国力、军事上处于强大地位，主张保持柔弱。老子看到了事物的变化，但是不懂得变化需要条件，强大的事物可以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会无缘无故地走向衰亡。

以道佐人主者¹，不以兵强²于天下。其事好还³；师之所处，荆棘⁴生焉；大军⁵之后，必有凶⁶年。善者果而已⁷，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⁸，果而勿伐⁹，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¹⁰果而勿强。物壮¹¹则老，是谓不道¹²，不道早已¹³。

【注释】

- 1 道：自然法则，事物的规律。 佐：辅佐。 人主：国君。
- 2 强：逞强，争夺霸权。
- 3 好（hào浩）：这里是“容易”的意思。 还：复，报复，报应。
- 4 荆：一种丛生的灌木，俗名荆条。 棘（jí及）：酸枣树。
- 5 “军”可能是“单”字的讹误；单，通“战”（依高亨说）。
- 6 凶：年成坏。
- 7 果：胜利。 已：停止。“矣”字据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增。
- 8 矜（jīn今）：自满，自高自大。
- 9 伐：夸耀。
- 10 “是谓”二字据他本和帛书甲、乙本增。
- 11 壮：强大，壮盛。
- 12 不道：不遵循道。
- 13 “已”字是“亡”字的讹误。

【译述】

用道辅佐国君的人，不仗恃兵威逞强于天下。用兵这件事，很容易受到报复：军队驻扎过的地方，田地荒芜长满了荆

棘，大战过了以后，必定要有荒年。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得到胜利就算了，不敢用兵来逞强。胜利了不要自满，胜利了不要夸耀，胜利了不要骄傲，胜利了也是出于不得已，这就叫做胜利了而不逞强。事物强大了就会走向衰老，〔追求强大〕这就叫做不遵循道，不遵循道就会早灭亡。

三十一章

【提要】这一章也是阐述老子对战争的观点。“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这是老子对战争所持的基本态度。他承认“不得已”可以用兵，但是马上指出“恬淡为上”，要“胜而不美”。他认为战争是凶丧之类的事情，杀人很多，即使打了胜仗，也不可庆幸，也要用凶丧的礼仪来对待它。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¹为上。胜而不美²，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³。夫佳兵⁴者，不祥之器，物或⁵恶之，故有道者不处⁶。君子居则贵左⁷，用兵则贵右。吉事尚⁸左，凶事⁹尚右。偏将军¹⁰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¹¹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¹²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注释】

1 恬淡：内心没有私愤，没有贪欲。按，“恬淡”二字，帛书甲本作“铍袭”，乙本作“铍龙”，下句“胜而不美”并作“勿美也”。体会文意，“铍袭”或“铍龙”是指把兵器的锋芒收敛起来，与“恬淡”含义相近。

2 不美，不自以为美。

3 以上四十八字，各本均在“用兵则贵右”句下，高亨本移于本

章之首。

4 佳：“唯”的借字。唐碑本《老子》作“唯”。一说，佳兵，自认为其兵善战。

5 物：人。或：有人。

6 处：接近。

7 居：家居，平时。贵左：以左为上。下句“贵右”，以右为上。《诗经·小雅·裳裳者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传》：“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所说与《老子》相合。

8 尚：通“上”，这里是“以……为上”的意思。

9 凶事：丧事。帛书甲本“凶”正作“丧”。

10 偏将军：主将军的副手。

11 处：对待。

12 泣：通“莅”（立），临，对待。

【译述】

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不是君子的器物。迫不得已而使用它，以平静、淡然〔没有私愤、贪欲〕为最好。战胜了不洋洋得意，如果洋洋得意，这就是以杀人为快乐。以杀人为快乐的人，就不可能实现统治天下的心愿了。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有些人就憎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接近它。君子平时以左边为上，用兵打仗就以右边为上。吉利的事情以左为上，丧事以右为上。军礼，偏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说用丧礼来对待；作战时杀死的人很多，要以哀伤的心情来对待；作战得胜了，也还是用丧礼来对待它。

三十六章

【提要】这一章是老子以辩证法的观点谈与敌对方面（敌人或臣下）的斗争问题。老子认为，歛张、弱强、废举、夺

予，都是矛盾对立、相互转化的，用张之、强之、举之、予之的办法麻痹对方，诱使它向对立面转化，可以达到歛之、弱之、废之、夺之的目的，从而战胜对方。这种手段就叫“柔弱胜刚强”。自韩非以来，就运用这一观点分析军事问题（见《韩非子·喻老》）。

将欲歛¹之，必固张²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³之。将欲夺之，必固予⁴之。是谓微明⁵，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⁶，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⁷。

【注释】

1 歛（Xǐ吸）：收敛，缩小。

2 固：通“姑”，姑且，暂且。 张：扩张。

3 与：通“举”，兴起。

4 予（Yǔ与）：给。

5 微：微妙。 明：明白，明通。

6 脱：离开。 渊：深水，深潭。

7 利器：指治理国家、对付敌人和驾御臣下等的手段。 示：给人看。

【译述】

想要缩小它，必须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加强它。想要废除它，必须暂且兴起它。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这就叫做微妙而又明白的道理，也就是柔弱胜刚强。鱼不可离开深潭，国家锐利的武器不能拿给人看。

四 十 六 章

【提要】这一章表现了老子的反战思想。他认为战争是由统治集团的贪得无厌、不知足引起的。他从维护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命出发，对春秋时期频繁的争城夺地、掠夺财物的不义战争，发出了愤怒的抗议，认为这是统治集团最大的罪恶，给社会造成了最深重的灾难。

“知足之足，恒足矣”，这是小生产者的思想情绪，老子正是代表这个阶层诅咒战争的。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¹；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²。罪莫大于可欲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僇〕⁴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⁵足矣。

【注释】

1 却：退下来。走马：善跑的马。粪：送粪。一说，粪通“播”，播种，亦可通。

2 戎马：战马。生：产驹。郊：城外，这里指战场。

3 可欲：《韩诗外传》卷九引作“多欲”。

4 咎：灾祸。“大”字今据帛书《韩非子·解老》和《喻老》所引改为“僇”（cǎn惨），意为厉害，严重。

5 “恒”字原作“常”，恒是本字，今据帛书径改为“恒”。

【译述】

天下太平，退下善跑的战马使它向田间送粪；天下不太平，战马就会在郊外产驹。罪恶没有比多欲再大的了，祸害没有比不知足再大的了，灾难没有比贪得无厌再厉害的了。所以，知道满足的这种满足，就永远满足了。

五 十 七 章 节 录

【提要】要治理国家、保卫国家，进而统一天下，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老子提出的措施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奇用兵”是对用兵经验的极好总结和概

括。然而他把“天道无为”的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可“以无事取天下”，只能是幻想。老子由反对统治阶级的文化、剥削制度，进而反对一切文化、制度、知识，认为武器越进步，军事越发展，国家越混乱，这都是错误的。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¹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²，而民弥³贫；民多利器⁴，国家滋昏⁵；人多伎巧⁶，奇物⁷滋起；法令滋章⁸，盗贼多有。

【注释】

- 1 无事：无所事事，即“无为”。
- 2 忌讳：指统治者残暴，禁令多，天下人有很多畏忌隐讳的事。
- 3 弥（mí迷）：越发，更加。
- 4 器：指武器。
- 5 滋：越发，更加。 昏：昏乱。
- 6 “人多伎巧”，一本作“民多智慧”，帛书甲本作“人多知”。伎，通“技”。
- 7 奇物：奇怪的器物。一本“奇物”作“邪事”。
- 8 章：通“彰”，明。

【译述】

用正常的、一般的方法治理国家，用出人意料的、不寻常的方法用兵作战，用无为的政治取得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这个：天下的禁令忌讳越多，人民就越贫穷；民间锐利的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的技巧智慧越多，奇异的事物就越发生；法令的规定越详明，盗贼就越是不断地发生。

六 十 七 章 节 录

【提要】这一章是老子运用他的辩证法观点阐述军事、政

治、人生问题。他认为，慈爱、节俭、退让是三个法宝。意在说明，虑事象慈母对于子女，就能处处周到，有成功的把握；有把握，就没疑虑；没疑虑，就能勇敢。所以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节俭，就会富有；爱惜精神，就会精力充沛；不轻易发动战争，就会国力充实，民众地广。做事不抢先，就不会担风险；不抢先，就能借鉴别人成、败的经验；不担风险，又能借鉴别人，就能后来居上。

我有三宝，持而保¹之：一曰慈²，二曰俭³，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⁴。慈，故能勇⁵；俭，故能广⁶；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⁷。今舍〔其〕⁸慈，且⁹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¹⁰死矣。夫慈，以战¹¹则胜，以守则固。天¹²将救之，以慈¹³卫之。

【注释】

1 保：帛书作“珠”，即“宝”字，用作动词，视为法宝的意思。

2 慈：指慈爱、柔慈。

3 俭：和老子所说的“啬”义近，指俭啬、节俭。

4 先：走在前面。

5 “慈，故能勇”以下三句，《韩非子·解老》作了解释，可以参考。

6 广：指宽裕、宽广。

7 器长：人们的首领。器，这里比喻人。别本、帛书“成”上有“为”字，则“成器”连读，是“大器”的意思（俞樾说）。

8 “其”字据别本、帛书增。

9 “且”：通“拏”（qǐě且），取。

10 “则”字据帛书增。

11 以战：用慈于作战。

12 天：天道。老子说的天道，是指自然规律，有时也指社会人事

的规律。

13 “以慈”一本作“以善以慈”，是合两章异文而成，高亨以为当作“以善”，去“以慈”。

【译述】

我有三种法宝，我掌握着它们并且珍视它们：第一叫做慈爱，第二叫做节俭，第三叫做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慈爱，所以能勇敢；节俭，所以能宽广；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众人的首长。现在如果舍弃慈爱，求取勇敢；舍弃节俭，求取宽广；舍弃退让，求取抢先，就要灭亡了。说起慈爱，用它攻战就可以取胜，用它守卫就能巩固。天道要援救谁，就用慈爱保护谁。

六 十 八 章

【提要】这一章论述如何通过“不争”达到取胜的目的。第一，善于作战的人，精通战略战术，会用智谋，能够“以奇用兵”，所以在战场上不逞武勇，不被激怒，避免和敌人正面对阵。第二，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恭——否则，人们就不会为他出力。老子认为，这种以不争达到争的目的的做法，符合自然的法则。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战略战术，大抵是正确的，但他把“不争”绝对化了，认为只有“不争”才可以取胜，是不全面的。

善为士者不武¹，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²，善用人者为之下³。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⁴也。

【注释】

1 武：勇武。

2 与：对付，对阵。

3 为之下：谦居人下，对人谦恭。

4 极：标准，准则。

【译述】

善于带兵的人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被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和敌人正面对阵，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卑。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品德，这叫做善于使用别人的力量，这叫做配合天道：是自古以来最高的法则。

六 十 九 章

【提要】这一章还是老子申述他的“以不争争”，“以无为为”，即以退为进、以守取胜的思想。并不存心要攻打谁，

“执无兵，扔无敌”，即使敌人打来，我也是被迫不得已，以悲痛的心情应战。这样反而能取得胜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麻痹轻敌，“祸莫大于轻敌”。这就是说：不要发动侵略战争（这可以没有战争）；轻视敌人，必定遭受失败；被侵略的一方，能够获胜。

用兵者有言〔曰〕¹：“吾不敢为主而为客²，不敢进寸而退尺³。”是谓行无行⁴，攘⁵无臂，执无兵⁶，扔⁷无敌。祸莫大于轻敌⁸，轻敌几丧吾宝⁹。故抗兵相加¹⁰，则哀者¹¹胜矣。

【注释】

1 “曰”字据帛书增。

2 主：主动发动战争的一方称主。客：应敌自卫的一方称客。

3 进：指进攻别国的领土。退：指退守本国领土。

4 行（háng杭）：行列，行伍。

5 攘(rǎng嚷), 捋起袖子伸出臂膀, 表示振奋或愤怒的样子。

6 兵: 兵器。

7 扔(rèng仍去声): 摧毁, 攻打。

8 “轻敌”: 帛书甲、乙本并作“无敌”。

9 宝: 诸注说法不一, 或说指身体, 或说指六十七章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 或说指国家的土地、人民、主权。第二说当是。

10 抗: 举。 “加”字疑误, 帛书作“若”, 唐代写本作“如”。

11 哀者: 应当是指三十一章所说“夫乐杀人, 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应当“以哀悲泣(莅)之”。因为是不得已而作战, 要杀伤很多人, 所以“哀”。

【译述】

用兵的人有这样的话, 说道: “我不敢做主动进攻的一方, 而要做守卫应敌的一方, 不敢前进一寸, 而宁肯后退一尺。”这就叫做: 没有阵势要摆, 没有胳膊要举, 没有兵器要拿, 没有敌人要摧毁。〔然而〕祸患没有比轻视敌人更大的, 轻视敌人几乎丧失了我的法宝。所以, 如果双方举兵相对, 兵力相当, 哀痛的一方就会取胜了。

孟 子

《孟子》，儒家经典之一，司马迁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它是孟子政治活动与社会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等等的记录。

孟子名轲（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年），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中期儒家大师，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学成后曾周游列国，到过齐、宋、鲁、滕、魏，主张终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倡导仁义、王道，反对霸道，提出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纲领。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思想家，赞成土地封建化，呼吁给农民以土地，省刑罚，薄赋税，以缓和阶级矛盾；又极力主张法先王、行井田，向往古代制度，思想有其保守的一面。

在战争和军事问题上，孟子竭力反对兼并战争，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对他所认为的“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则热情予以肯定；他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著名论点。

《孟子》的通行注本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四书集注》、焦循《孟子正义》、杨伯峻《孟子译注》等。本书所录

原文依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四书章句集注》本，标题是编选者加的。

仁者无敌

【提要】本章通过对比的方法，指出只要施行仁政，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并注重礼义教化，就能得民心，用木棒也可以打败强敌。

梁惠王¹曰：“晋国²，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³，长子⁴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⁵；南辱于楚⁶。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⁷，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⁸。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⁹。壮者以暇日修¹⁰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¹¹，出以事其长上¹²，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¹³。彼夺其民时¹⁴，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¹⁵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王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

【注释】

1 梁惠王：即魏惠王，名罃，公元前三六九——前三一九年在位。按，公元前二六一年，魏惠王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又称梁。

2 晋国：春秋时大国，公元前四五三年，赵、韩、魏三家分晋，史称三晋。这里晋国实指三晋之一的魏国。

3 东败于齐：公元前三四一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齐国以田忌为大将，孙臆为军师，率师攻魏，大战于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魏军十万被歼，魏将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杀。

4 长（zhǎng掌）子：即魏惠王太子，名申。

5 “西丧”句：马陵之战后，秦国连年攻魏，公元前三三〇、三二

八年，魏先后献河西地及上郡十五县地给秦，国力日弱。

6 南辱于楚：公元前三二三年（魏惠王后元十二年）楚将昭阳攻魏，破襄陵，得八邑。

7 比（bì毕）：为，替。 壹：全，都。 洒：同洗，洗雪。

8 方百里：（土地）长宽各一百里。百里言其小。 王（wàng望），称王，统一天下。

9 易：疾，速。 耨（nòu奴豆切）：除草。

10 修：修习，学习，讲求。

11 入：在家。 事：服事，奉侍。

12 长（zhǎng掌）上：上司。

13 制：掣，执。一说当“制做”解。 梃（tǐng挺）：木棒。

搯：（tàn踏），（用鞭棍等）打人。 兵：兵器。

14 时：指农时。

15 陷溺：陷于土坑，沉于水中。比喻处于困境。

【译述】

梁惠王说：“魏国，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是您所了解的。可是，到了我本人，在东边，被齐国打败，连大儿子也死在那里了；在西边，丧失给秦国七百里土地；在南边，又被楚国打败，受到侮辱。我对此感到羞耻，希望为战死者洗雪所有的仇恨。该怎么办才可以呢？”

孟子回答说：“土地长宽各一百里就可以统一天下，〔何况魏是大国？〕您如果对人民施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税收，让人民深耕细作、及早除草，然后使壮年人在农闲时学习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尽本分、守信用的品德，在家用此侍奉父兄，在外用此来服事上司。这样，就能做到用木棍也可以鞭打秦楚两国的盔甲坚实、兵器锐利的军队了。他们秦国楚国侵夺了人民的农时，使他们不能从事耕作来养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乡背井。他们是在坑害虐待自己的人民。您

如果前去征伐，有谁来跟您为敌呢？所以说：‘仁德的人天下无敌。’您不必再有疑虑！”

未 闻 弑 君

【提要】历史上的商汤灭夏之战、武王灭商之战，都是下（诸侯）对上（天子）的战争。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呢，符合不符合“君君臣臣”的传统宗法道德呢？孟子说，夏桀、商纣是贼仁贼义、民心丧尽之人，是独夫民贼，算不得天子了。汤放桀、武王伐纣是正义的战争，是“诛”一夫，而不是“弑”君。这鲜明地体现了孟子思想人民性、进步性的一面。

齐宣王¹问曰：“汤放桀²，武王伐纣³，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⁴有之。”

曰：“臣弑⁵其君，可乎？”

曰：“贼⁶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⁷。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注释】

1 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田氏，名辟疆，公元前三一九——前三〇一年在位。

2 汤：又称成汤，天乙，商朝的建立者。放：放逐。桀：夏代亡国之君，名履癸，荒淫无道，被成汤攻败，放于南巢（在今安徽巢县西南）而死。

3 武王：周武王，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攻灭商纣，建立西周王朝。纣：商朝亡国之君，虐民害贤，被周攻败自杀。

4 传（zhuàn撰）：史传，书传。

5 弑(shì式)：古代称下(臣子)杀上(君父)叫弑，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行为。

6 贼：害，伤害。

7 一夫：独夫，众叛亲离、孤立失助的人。

【译述】

齐宣王问道：“成汤放逐夏桀，武王攻伐商纣，有这样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臣子杀了他的国君，这是允许的吗？”

孟子说：“伤害仁德的人叫做‘贼’，伤害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的人就叫做‘独夫’。我听说诛杀了独夫商纣，没有听说弑了国君。”

民悦则取之

【提要】孟子认为，攻伐战取之事，是否可行，就看是否合乎仁义，民心向背如何。如果人民表示欣悦，表示欢迎，就可行；反之就不可行。

联系史实来看，齐人伐燕，是乘其君臣昏乱，人民不满国政而欢迎齐军之机，所以一路势如破竹，五十天就攻下燕都；而后来齐军的不能立足，被迫撤退，也是由于本身的暴虐而遭到燕国人民的反抗。成功和失败，都不是天意。

齐人伐燕¹，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²，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³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⁴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⁵。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⁶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⁷而已矣。”

（《梁惠王下》）

【注释】

1 齐人伐燕：公元前三一五年，燕国内乱。前三一四年，齐宣王派匡章率军攻燕，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故齐人速胜。

2 或：有人。 取：占取，吞并。

3 万乘（shèng胜）之国：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战国七雄都习惯地称为万乘之国。乘，四马一车为一乘。

4 举：攻克。

5 武王是也：指武王伐纣，得到人民拥护。下文“文王是也”，指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伐商，因为人民对商纣还未完全绝望。

6 箪（dān单）食壶浆：用竹篮盛着饭食，用瓦壶盛着酒浆（热烈犒劳军队）。

7 运：转，转向（依朱熹说）。

【译述】

齐国进攻燕国，获得了胜利。宣王问孟子说：“有人劝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劝我占领它。以一个大国攻打一个实力相当的大国，只用五十天就攻下来了，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一定是天意如此。〕如果不占有它，上天一定会降下灾祸。占有它，怎么样？”

孟子回答说：“如果占有它，燕国人民感到欣悦，那就占有它。古人有这样做过的，周武王灭商就是。如果占有它，而燕国人民不感到欣悦，那就不要占有。古人有这样做过的，周文王〔不灭商〕就是。以齐国这样的大国进攻燕国这样的大国，燕国人民却用竹篮盛着饭食、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您的军队，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躲过水深火热的苦难日子啊！〔这种日子〕象水日益加深、象火日益加热，他们就只好

转而寄希望于齐国了

与民守之

【提要】滕，作为一个小国，夹于齐、楚两大国之间，是依附齐，还是依附楚？都不可以。孟子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加强战备，与民共守。而要做到人民愿意效死保国，国君自然必须得民心。所以朱熹说：“此章言有国者当守义而爱民，不可侥幸而苟免。”（《孟子集注》）

滕文公¹问曰：“滕，小国也，间²于齐楚。事³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⁴。无已⁵，则有一焉：凿斯池⁶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⁷，则是可为也。”（《梁惠王下》）

【注释】

1 滕文公：滕国国君，姬姓。滕，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

2 间（jiàn 剑）：夹。

3 事：服事。这里有投靠依附的意思。

4 是谋：指解决“事齐”、“事楚”这个问题。 及：达到。

5 无已：不止，等于说“一定要我说下去……”

6 池：护城河。

7 效：致，献出。 弗：不。 去：离开。

【译述】

滕文公问道：“滕，是个很小的国家，处在齐、楚两大国之间，是服事齐国呢，还是服事楚国呢？”

孟子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说这么一点：挖好这护城河，修好这城墙，与人民一起守卫它；如果人民宁愿献出生命而不离去，那就有办法了。”

以德行仁者王

【提要】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成汤立商，文王兴周，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促成的。孟子愿意简单地归结为一条：“以德行仁者王”，以此作为论证他的王道学说的标本，是有片面性的，不过，“以德服人”、“心悦诚服”是很重要的一条，这已经为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¹，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²。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³，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⁴也；以德服人者，中心⁵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⁶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⁷。’此之谓也。”（《公孙丑上》）

【注释】

1 力：朱熹注，“力，谓土地甲兵之力。” 假，假借，假托。霸，古时称诸侯之长，如春秋五霸；这里是成就霸业的意思。

2 王：古时称有天下者为王，如夏禹、商汤、周武王为三王。这里念wàng，指成就王业。

3 七十里：与下文“百里”，各指纵横七十里或一百里的土地，极言其小，是上文“王不待大”的具体例证。

4 赡（shàn善）：赵岐注，“赡，足也。”朱注同。

5 中心：内心。

6 七十子：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见《史记·孔子世家》）七十子是通称。

7 思：想（依高亨说）。按，以上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译述】

孟子说：“依仗实力而假借仁义之名进行征伐的，可以成就霸业，成就霸业一定要凭借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来施行仁政的可以成就王业。成就王业不必靠国土的广大：成汤凭着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凭着百里的土地〔实行仁政，终于使天下归心。〕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的，别人不是心里信服，只是力量不足〔不能抗拒〕罢了。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别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就如七十二贤人信服孔子一样。《诗经》说：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四面八方，〕无人不想归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提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战争的胜败，政权的兴亡，莫不如此。孟子还说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这一段话可以和本章的得“人和”与“多助”、“寡助”之说相参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¹，地利不如人和²。三里³之城，七里之郭⁴，环⁵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⁶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⁷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⁸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⁹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¹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¹¹；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注释】

1 天时：指晴雨寒暑等气象条件。 地利：指地形地貌攻守工事等条件。

2 人和：指人心归依、内部团结。

3 三里：与下文的“七里”（一作五里）是极言城郭之小。杨伯峻先生译为“每边长三里”，则周长为十二里，外郭周长为二十八里（或二十里）不可谓小。古今制度待考，译文姑从杨说。

4 郭：外城。

5 环：围绕。

6 兵革：兵，兵器；革，盔甲。

7 委：委弃。朱熹注：“委，弃也。”

8 域：朱熹注：“域，界限也。”引伸为限制。

9 威：震慑。

10 道：正确的治国方法。孟子指的就是仁政。

11 亲戚：内外亲属（包括父系和母系亲属）。 畔：同叛。

【译述】

孟子说：“天时比不上地利，地利比不上人和。边长三里的内城，边长七里的外城，敌人四面围攻而不能取胜。能够四面围攻，一定是赶上了适宜的天时，然而不能取胜，这就说明得天时比不上得地利。

“〔又如〕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盔甲不是不锐利坚固，粮食不是不多；〔然而敌人一进攻，〕守城者就弃城逃跑，这就说明得地利比不上得人和。

“所以说：限制人民不必靠国土的疆界，巩固国防不必靠山河的险阻，震慑天下不必靠兵器盔甲的锐利坚固。具备治国的正道的，帮助他的人就多；失去治国的正道的，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内外亲属都反叛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归顺他。用全天下都归顺他的人所具备的力量，去进攻连内外亲属都反叛他的人，〔自然是绝对优势，〕所以君子有不用战争的时候，如果用战争，是必然胜利的了。”

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

【提要】本章把“以德行仁者王”、“仁者无敌”的思想表达得更加具体化、也更加理想化了（参看《仁者无敌》章和《以德行仁者王》章）。孟子举了商汤和周文王的征伐之战做例子，认为这样的战争是从救民于水火的仁政思想出发的，简直就是及时雨！虽然有美化古人的嫌疑，但孟子确实看到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他热烈赞扬他所认为的正义战争，坚决谴责不义战争（参看《善战者服上刑》章。）

万章¹问曰：“宋²，小国也。今将行仁政，齐、楚恶³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⁴，与葛⁵为邻，葛伯放而不祀⁶。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⁷也。’汤使遗⁸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⁹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¹⁰食。葛伯率其民，要¹¹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¹²，杀而夺之。《书》¹³曰：‘葛伯仇饷¹⁴，’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

‘非富天下也¹⁵，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汤始征，自葛载¹⁶。’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¹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¹⁸？’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¹⁹。诛其君，吊²⁰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²¹，后来其无罚²²。’

“ ‘有攸不惟臣²³，东征，綏厥士女²⁴，匪厥玄黄²⁵，绍我周王见休²⁶，惟臣附于大邑周²⁷。’ 其君子实²⁸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壶浆²⁹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³⁰而已矣。《太誓》³¹曰：‘我武惟扬，侵于³²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³³，于汤有光³⁴’，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滕文公下》）

【注释】

1 万章：孟子弟子，姓万，名章。

2 宋：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子姓。有今河南东部及鲁南皖北一带土地，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南），末代国君名偃，残暴无道，公元前二八六年为齐所灭。

3 恶（wù务）：厌恶。

4 亳（bó博）：古都邑名，其地有三。这里当指南亳，在今河南商丘市北，为成汤始居之地。

5 葛：古国名，在今河南商丘西。下文“葛伯”是葛国国君，伯爵。

6 放：放纵。 祀（sì四）：祭祀。古人以祭祀天地鬼神为极重要的大事。

7 牺牲：供祭祀用的整体牲畜（如牛、羊、豕）。

8 遗（wè位）：送，赠。

9 粢（zī资）盛（chéng成）：盛在祭器内供祭祀用的谷物。

10 馈（kuì愧）：赠送食物，也泛指赠送。

11 要（Yāo腰）：同邀，迎。这里作“拦截”解。

12 饷(xiǎng想)：用食物待人；给人送食物。

13 《书》：指《尚书》，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儒家经典之一。
今本《尚书》共五十八篇，其中二十五篇是后人伪造的。

14 仇饷：朱熹注，“言与饷者为仇也。”

15 非富天下：朱熹注，“言汤之心，非以天下为富而欲得之也。”

16 载：开始。按“汤始，征，自葛载”，恐仍是《尚书》之文（依杨伯峻说）。

17 西夷：本指西方少数族，这里泛指西方人民。下文“北狄”是泛指北方人民。

18 奚为后我：为何把我们放在后边。意思是，汤的仁义之师为什么不先打到我们这儿来？奚，何。

19 “归市”二句：拥向市场的人不曾停止过，锄草的人仍然在田间劳动。意思是说，商汤的征战对人民的生活毫无惊扰，百姓安居乐业。
归，归向，拥向。芸，同“耘”，除草。变，变动。

20 吊：安慰，慰问。

21 俟(xī希)：等待。后：君王。

22 罚：惩处，这里作“遭罪”解。

23 “有攸”句：有不愿归服为臣的。攸，所，代词。惟，同“为”。
按，“有攸”以下六句，或者与下文《泰誓》数句同属一篇。参见注32。

24 绥厥士女：安抚那里的百姓。绥，安抚，厥，其。士女，男女，指百姓。

25 匪：同篚，一种竹器，这里作动词用。玄黄：丝织品的颜色，这里指代不同颜色的丝织品。玄，黑色。

26 绍：介绍，引见。休(xǔ许)：同“煦”，温暖。朱熹注，“休，美也。”疑不妥。

27 附：归附。大邑：大邦。

28 实：充实，装进。

29 簞食壶浆：见《民悦则取之》章注6。

30 取其残：取其残民者诛之（依朱熹说）。残、残贼之人，暴

君。

31 《太誓》：《尚书》篇名，太，通泰。按，《泰誓》原文已失传，今本《尚书》中《泰誓》是伪作。

32 于：与下句“则取于残”的“于”，是国名，字又写作“邶”，《通鉴前编》有“纣十有八祀，西伯（周文王）伐邶”的记载。（依杨伯峻引陈梦家说）今河南沁阳县西北有邶台镇，即古邶（于）国。今按，视上下文意，“有攸不惟臣”六句与“《太誓》曰”所引五句应该同属一篇文字，所记应该同为一件史事；依此，则“有攸不惟臣”即指邶国，东征是文王伐邶，而非武王之事。

33 杀伐用张：通过诛杀（暴君），（文王）的声威得以张大。

34 于：比。汤：指成汤。

【译述】

万章问道：“宋，是个小国。如今打算实行仁政，齐、楚两大国因而怀恨，出兵攻击它，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成汤住在亳都，跟葛国是邻国。葛伯放纵无礼，连祭祀都不要了。成汤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做祭品的牛羊。’成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不用来祭祀。成汤又派人问他说：‘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做祭物的粮食。’成汤派亳地的群众去替他们耕种，让老弱的人去送饭。葛伯率领他的百姓拦住带着酒菜饭食的人进行抢夺，不交出来的就杀了。有个孩子去送饭食和肉，葛伯把他杀了，夺走了饭和肉。《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者’，说的正是这件事。成汤就由于葛伯杀了这个孩子来征讨他，天下人都说，‘汤不是要夺取天下的财富，而是为普通男女报仇啊！’〔《尚书》记载说：〕‘汤的作战，从葛开始。’由此而征伐了十一国，所向无敌。他向东方出征，西方人民就不满意；他向南方出征，北方人民就不满意。都说，‘为什么把我们这儿放在后头？’人民盼望他的到来，就象大旱之时盼望下雨啊！〔汤的军队来到的时候，〕做

买卖的照样做买卖，种地的照样种地。杀掉暴君，安抚人民，就象下了及时雨，人民极为高兴。所以《尚书》说，‘盼望我王快来到，我王来了人民不再遭殃。’

“〔周文王进行征伐的情况也是如此。《尚书》记载说：〕‘有的国家不臣服，文王就向东讨伐，去安定那里的百姓，人们就把黑黄两色的丝帛放在竹筐里，请求见到文王，得到温暖，自愿归服大周国。’那里的长官把黑黄两色丝帛放在筐里来欢迎周的长官，那里的百姓用竹篮盛着饭食、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周的士兵。文王征战，只是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杀掉那残民的暴君罢了。《太誓》说，‘我大周的勇武得发扬，攻进邠国的土地上，杀掉邠国的坏君王，通过征战声威广，比成汤的功绩更荣光。’所以说，不实行仁政也就罢了，如果实行仁政，全天下的人都抬头盼望，愿意以他作国君，齐楚两国虽然强大，有什么可怕的呢！”

善战者服上刑

【提要】孟子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已极为剧烈。随着兵器的进步，兵员的增多（出现了所谓带甲数十万的“万乘之国”），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伤越来越多。公元前二九三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参看杨宽《战国史》第七章第三节）。这是孟子晚年所及之事。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可想而知。

所以，孟子大声疾呼：“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统治者“罪不容于死”，应该“服上刑”！这体现了他对不义战争的憎恨，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和他赞扬仁义之战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战，是顺天意得人心的，不得已而用之，也不会造成生命的重大损失（参看《何其

血之流杵》章)。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¹，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²而攻之可也！’

“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³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⁴？争地以战，杀人盈⁵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⁶，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⁷，连诸侯⁸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⁹。”（《离娄上》）

【注释】

1 求：冉求，字子有，孔子学生。 也：句中语气词，表停顿。
季氏：季康子，鲁国执政贵族。 宰：家臣。

2 鸣鼓：古时击鼓是进军的号令，这里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3 弃：抛弃，有表示深恶痛绝的意思。

4 强战：拚命作战。强，顽强。

5 盈：充满。

6 率土地而食人肉：率领土地来吃人肉，意思是，为了争夺土地而残害生灵。

7 服：受罚。 上刑：重刑。

8 连诸侯：游说诸侯，进行合纵连横的活动（依朱熹说）。

9 辟草莱：开荒。 任土地：也称“任地”，指分配和利用土地。
按，孟子为什么反对开荒任地？诸家解释不一。或者是孟子认为，当时地广人稀，只须深耕细作即可；开荒任地无益于民，却能刺激统治者兼并土地的贪欲。比之善战者、连诸侯者，罪轻。

【译述】

孟子说：“冉求做季康子的家臣，不能改变他的德行，〔使他向善，〕反而使田赋收入增加，比往常多了一倍。所以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大张旗鼓地攻击他，都是可以的！’

“从这里看来，君主不行仁政而使他致富的人，都是孔子所唾弃的；更何况替他拚命作战、兼并土地的人呢？为争夺土地而战，尸横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战，血流满城。这就叫做率领土地来吃人肉，真是死有余辜。所以，好战的人应该受最重的刑罚，连结诸侯挑拨战争的人应该受次一等的刑罚，即使那些不断开荒扩地，刺激统治者的兼并欲望的，也应该受第三等的刑罚。”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

【提要】孟子继承了孔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思想，而发挥得更为具体：即使是打了大胜仗，也不可以。因为人民未经训练就驱之作战，牺牲自然更为惨烈。从这里可以看到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人道精神。

孟子曰¹：“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²。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³。一战胜齐，遂有南阳⁴，然且不可！”（《告子下》）

【注释】

1 孟子曰：这是节录孟子和鲁国将军慎滑厘的一段对话。

2 殃民：祸国殃民的“殃民”。殃，损害，加祸于人。

3 尧舜之世：儒家的理想社会。孟子认为，在尧舜时代，不仁之人没有立足之地。

4 南阳：地区名，在泰山西南，汶水之北，处在齐鲁两国之间。

【译述】

孟子说：“不先教练人民就用他们作战，这叫做殃民。殃民的人，在尧舜盛世是无容身立足之地的。〔不先教练人民就

用他们作战，即使是一仗就打败齐国，从而夺得南阳，也是不可以的！’”

何其血之流杵

【提要】此章当与《善战者服上刑》、《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两章合看。孟子谴责不义战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战争的残酷性（“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义战是不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惨象的。在这里，孟子怀疑《尚书》记载的历史真实性。他的逻辑是：武王伐纣是义战，流血不会很多——《尚书》记载这次战争“血流漂杵”，因此《尚书》不可靠。（他过分迷信理想中的古代圣人和这些圣人的义战，那是另一回事。）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¹，取二三策²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³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⁴也？”（《尽心下》）

【注释】

1 《武成》：《尚书》篇名，已失传。孟子所见《武成》篇，当记载着武王伐纣时战争惨烈、双方死伤极大的情节。今本《尚书》中的《武成》篇，是晋朝人伪造的。

2 策：简策，竹简。古代典籍记在竹简或木片上。二三策，指全篇中的部分内容。

3 至仁：最仁德的人。

4 杵（chǔ楚）：捣衣或舂米的木棒。

【译述】

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那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记载武王伐纣之战〕的《武成》篇，就只取用它的部分

内容。仁人是无敌于天下的，以武王这样最仁德的人去讨伐商纣这种最不仁德的人，〔应当是极为顺利地取胜的啊，〕怎么战斗会如此激烈，乃至血流漂杵呢？〔所以，《武成》篇就不能完全相信。〕

征之为言正也

【提要】在这一章里，孟子还是强调仁人无敌的观点。论证却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解字的方法。他说，征，就是正。仁者去端正昏乱之国，人民欢迎仁者来端正自己的国家，这是用不着流血作战的。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¹，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²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³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⁴虎贲⁵三千人。王曰，‘无畏，宁⁶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⁷。征之为言⁸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尽心下》）

【注释】

1 陈：同“阵”，阵势，阵法。

2 北狄：与下文“西夷”，见《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章注17。

3 奚为后我：见《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注18。

4 革车：戎车，战车。一说，革车是战车的一种，指重车，与轻车相对而言。两：同“辆”。

5 虎贲（bēn奔）：勇士。孔颖达说：“若虎之贲（奔）逐兽，言其猛也。”

6 宁：平安，平定。

7 崩厥角：以额头触地，等于说磕响头。崩，倒，这里是触地的意思。厥，其，代词。角，额角，额头。稽（qǐ起）首：叩头到地的跪

拜大礼。按，崩厥角就是稽首的具体描述。

8 之为言：古人用于注释的一个术语。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如《论语·为政》：“为政以德”，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

【译述】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就是大罪过。一个国君如果喜爱仁政，就会无敌于天下。向南方进军，北方人民就不满意；向东方进军，西方人民就不满意。说：‘为什么把我们这儿放在后头？’周武王讨伐殷纣，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对纣王的臣民〕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的，不是来和人民为敌的。’人民都磕着响头，行起跪拜大礼来。〔其实，〕征的意思就是正，各方人民都希望〔仁人〕前来端正自己的国家，这哪里用得着作战呢？”

庄 子

《庄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一般认为，《内篇》七篇是庄子自作；《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是庄子后学所作。《庄子》是战国时代道家著作的总集。

庄子名周（公元前三六九年？——前二八六年？），宋国蒙人，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生不曾游说干禄，也很少聚徒讲学，基本上过着贫困的隐居生活。

关于庄子哲学思想，有说是唯心主义的，有说是唯物主义的，历来争议颇多。在政治社会观方面，庄子认为当时政治极为黑暗，“今处昏上乱相之间”，人民不受刑戮就是幸运，尖锐地批判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指责儒家的仁义说教；反对文明和圣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搢斗折衡，而民不争。”）；主张个人的顺天任性和社会的无为而治。他的思想包含着某些积极因素，也流露了严重的没落情绪。

《庄子》书很少正面涉及战争和军事。下边选录的三则言论，其中有二则可以说明庄子及其后学对用兵的基本态度，和《庄子》哲学也是大体吻合的。

一、第一则说：“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闻一多认为自“圣人”以下一段（共一百〇一字），与上下文意不合，“圣人”两句更不象庄子的言论。闻说可取。因为庄子

是反对有所作为的，这在《逍遥游》等篇都说得很清楚。《养生主》里就有“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话。圣人用兵，亡国而不失人心，这在儒、墨看来，是大好事；而在庄子看来，则多此一举。《则阳》篇讲了一个触蛮氏的寓言故事：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兼并战争（依庄周学派的态度，世事无所谓是非，战争也就无所谓正义非正义）。但这一则言论，《庄子》各版本都有，因此录以备考。

二、庄子学派提倡“无功”、“无名”。《逍遥游》说：

“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不要立功，不要求名，任其自然，无为而治。所以，这第二则说的武侯希望爱人民、行仁义而进行停止战争的努力，徐无鬼认为是多余的。爱民是害民之始，行义是作伪之形，偃兵是造兵之端。这些所谓“好事”，都不必存心去做，否则适得其反。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修养本性，顺应自然而不要违拗（“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撓”）。统治者什么也不做（包括统治者自认为的好事——偃兵），那人民就受益不浅了，可以免于了一死了。简单地说，庄子学派以保养真性、顺应自然为宗旨，无论是兴兵或止战，都表示反对。

三、在《齐物论》里有一句名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有各的是非，等于说没有是非。这第三则说，即使是必然之理，圣人也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以没有兵争，一般人对是非问题太执着了，所以有兵争。这种议论和庄子思想体系一致，但和战争的起源和性质相去甚远，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空论。

《庄子》通行本，有晋郭象注《庄子》，清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本书编录时，正文以中华书

局一九八一年版《庄子集释》为底本。

一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¹，不为爱人。（节自《内篇·大宗师》）

【注释】

1 利泽：利，利益。泽，指恩惠。 施：加，给予。

【译述】

所以，圣人的用兵，灭亡了别人的国家，却不会失去这个国家的民心；他的恩泽能留传给千秋万代，其目的却不是有心去爱护人民。

二

武侯¹曰：“欲见先生久矣。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²，其可乎？”

徐无鬼⁸曰：“不可。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⁴。君自此为之，则殆⁵不成。凡成美，恶器⁶也。君虽为仁义，几⁷且伪哉！形固造形⁸，成固有伐⁹，变固外战¹⁰。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谯之间¹¹，无徒骖于锺坛之宫¹²，无藏逆于得¹³，无以巧¹⁴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¹⁵善。胜之恶乎在¹⁶？君若勿已矣¹⁷，修胸中之诚¹⁸，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撓¹⁹。夫民死已脱²⁰矣，君将恶乎用夫偃兵哉！”（节自《杂篇·徐无鬼》）

【注释】

1 武侯：魏武侯，战国初魏国国君，公元前三九五年——前三

七〇年在位。

2 为义，行义。偃兵：止战，停止用兵。

3 徐无鬼：成玄英说，“姓徐，字无鬼，隐者也。”今按，徐无鬼是作者虚构之人，与魏武侯之问答，亦属虚构之事。

4 造兵：制造兵端，酿成战祸。造，制作。本：根本，本原。

5 殆：近，大概。

6 器：器具，工具。

7 几（jī机）：接近，差不多。

8 形固造形：大意是，有形迹（指上文的行仁义）就会造成虚伪的表现。郭象说：“仁义有形，固伪形必作。”形，指表现在外部的行为踪迹。

9 伐：自夸，夸耀。

10 变：变易常态、常规。外战：成玄英说，“故致外敌，事多争战。”

11 鹤列：郭象说：“鹤列，陈兵也。”指兵陈如鹤之行列。鹺，高楼。

12 徒骥：林希逸说：“徒，步兵也。骥，骑卒也。”鹺坛：坛名。一说，官名。一说指军垒而言。

13 无藏逆于得：大意是说，不要违背大道去贪求。逆，指逆理的心思或行动。得，指贪求所得。

14 巧：即所谓“机心”，机巧的心思，跟拙相对。

15 孰：何。

16 恶（wū乌）乎在：在哪里。恶，何。

17 君若勿已矣：大意是说，您如果不愿停止作为。勿已，不停止。

18 诚，实。这里当指自然本性。

19 情：指天地万物的自然之性。撓（yīng婴）：违逆，触犯。

20 民死已脱：大意是说，人民就可以从死亡中解脱出来了

【译述】

魏武侯说：“很早就想见到先生了。请问，我很想爱惜和

保护人民的生命，因而打算行义止兵，可以吗？”

徐无鬼说：“〔为了爱民而行义止兵〕，是不可以的。爱民，就是害民的开端；行义止兵，是造成战祸的根源。您如果从这里着手去做，恐怕会事与愿违。大凡能成就美名的东西，往往是作恶的工具。您即使施行仁义，大概也接近于作伪吧！仁义的举动会造成作伪的表现，得到成功就会自鸣得意，变乱常规就可能招致战争。所以，您一定不要大张声势地在高楼之下陈列军队，不要在锱坛之宫集合您的步卒和骑兵，不要违情背理去贪多务得，不要用机巧去胜过别人，不要用谋略去胜过别人，不要用战争去胜过别人。杀戮别国的士卒人民，兼并别国的土地，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好胜之心的人，他发动的战争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他所谓的胜利又在哪里？您如果一定想做点儿什么，倒不如修养胸中的真性情，使之适应天地万物的自然之性，而不要违拗。〔如果当国君的都能和天地一样，顺其自然而不求有所作为，那末，〕人民就可以免于死了，您哪里还用得着特意去止兵呢！”

三

圣人以必不必¹，故无兵²；众人以不必必之³，故多兵；顺于兵⁴，故行有求⁵。兵，恃之则亡。（节自《杂篇·列御寇》）

【注释】

1 必：指事理的必然。 不必：不以为必然，或不执着于理之必然。近似现在所说的“不认死理”。

2 兵：小而言之，指争执；大而言之，指战争。

3 必之：认为必定如此。

4 顺：依顺，随着。

5 求：指心有贪求。郭象说：“物各顺性则足，足则无求。”反之，如果不是顺于性，而是顺于兵，就知足，知足则有所贪求。

【译述】

圣人把必然的事理也看成不一定就是必然，〔态度很超脱，不会引起纷争，〕所以也就没有兵端；一般人把不一定如此的事情也看成必然如此，〔态度很固执，自然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常生兵端。听任着兵争的泛滥，各种贪欲也就不可收拾了。兵争，依靠着它来成事，只会导至灭亡。

文 子

《文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九篇，入道家。班固自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班固所说的依托，只是怀疑作者并非老子弟子）北魏李暹和唐徐灵府的注本都是十二篇，关于此书的作者及其真伪，自来议论颇不一致。有些学者疑是汉以后之作，有些学者不疑其伪。唐兰则断为“先秦古籍之一”（见《经法》附《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我们认为，《文子》或者是老子后学所著，哀集成书于战国时期，而后人又有所增益，因而显得庞驳（晁公武说：三代之书，经秦火而幸存者，其错乱参差类如此）。

综观全书的体例（语录体，书中各章都以“老子曰”开端）和基本倾向（发挥《老子》的“道”和辩证思想），《文子》很象是《老子》书的解说；但又杂揉名、法、儒、墨之言，即使是解《老》的部分，也并不都和《老子》吻合。

关于《文子》的军事思想，简略介绍于下。

一、书中多次提到《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也”这个观点，流露出非战和慎战的思想。它说：“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微明》）又说：“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下德》）把用兵抨击为“逆之至也”，是明确地

反对用兵；本书所选的《符言》第二段，就进一步说好用兵者亡，好战者危。

二、《文子》书中的“道”，往往是解释《老子》的“道”的（尽管不一定都合乎《老子》本意），所以在有的章节里，提出了以道胜的观点：“天地之道，……不须礼而庄，不用兵而强。”（《自然》）“强大有道，不战而克；弱小有道，不争而得。”（《道德》）这些说法都与《老子》接近。另外，作者又多处提到儒家所倡导的教化和道德仁义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如本书所选《道德》篇的第一章，《下德》篇的一章，《上义》[§]篇的第三章，都在正面论述以德胜的观点，要求统治者修德、行仁、施惠，争取人心，团结臣民，等等。在《道德》篇里，甚至强调“以道王者”，也离不开德义，得出“兵之胜败皆在于政”的结论。

三、继承了《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思想。《道原》篇强调说，“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从而主张“守清道，拘雌节。”《道德》篇则进一步指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本书所选《符言》的一章，就是具体阐述柔弱胜刚强这个思想的。

四、《文子》书中还有积极提倡用兵、强调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的言论；并且对“义兵”的战略和策略、纪律和用人等等问题有所阐述。这在所选各篇的提要里都有说明，不再重复。

《文子》书通行本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文子》，本书所选即以此为底本，并参考原书所附的《校勘记》，改正若干错误。

符 言 节录

【提要】宋·杜道坚《文子缙义》（以下简称《缙义》）

说：“符以示信，言以达诚者也。世有谓符命、符玺、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达诚、此感彼应，故曰符言。”今按，《文子》书是语录体，各篇内容并不集中，篇名也并不说明全篇主旨。《缙言》的解释，录以备考而已（以下各篇同此）。

这里选录了三段。第一段说，保卫国家不能依靠卑辞厚礼去讨好别国，不能依赖与别国的盟约，也不必看重表面的仁义；而应该加强道德的修养教化，并且开发地利，巩固城防，团结人民，这才可以防止攻击。第二段说明好战可以导致亡国。第三段运用层层推论的方法，阐述柔弱胜刚强的观点。作者说，能成就霸王之业的，是道德上占优势的人；而所谓道德优胜，指的就是能以柔弱为本。结论是，唯有圣人能够“以众不胜成大胜”。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宝币¹，必以卑辞。币殫而欲不厌，卑体婉辞论说而交不结²；约束誓盟，约定而反先日³。是以君子不外饰仁义而内修道德；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方之广⁴，劝民守死，坚其城郭，上下一心，与之守社稷。即为名者不伐无罪，为利者不攻难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注释】

1 事人：这里指奉事别国。 宝币：宝器和丝帛，指财礼。

2 卑体：等于说卑躬屈节。 交不结：不能（与敌国）结交。

3 反：违反。 先日：当作无日（《荀子富国》注引作“无日”。无日，不需很长时间，言其迅速）。

4 “尽其”句：大意是，要尽量利用土地的广阔，劝耕增收。等于说要地尽其利。

【译述】

老子说：大凡奉事别国的，不是靠宝物和丝帛，就是靠谦卑的言辞。〔这其实是无益的。〕财宝用尽了，对方的贪欲却

没有满足，用谦卑的礼仪和委婉的言辞去谈论道理，还是不能结交。用盟约来彼此约束，誓约订好也可以很快推翻。因此，君子对外不用仁义装扮自己，而靠在国内修明道德，整治国内的政务，尽量开发土地的资源，鼓励人民以死相守，并且使城郭坚固，做到上下同心，与人民共守国家。那就图名的不会来攻伐这样的无罪的国家，图利的不会来攻取这样的难于到手的国家。这才是必能保全国家、必能收到实利的道理。

老子曰：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得随侯之珠¹，不如得事之所由²；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适。天下虽大，好用兵者亡；国虽安，好战者危。故小国寡民³，虽有什伯之器⁴而勿用。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⁵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胜不如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⁶。柔胜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⁷。故能以众不胜⁸成大胜者，惟圣人能之。

【注释】

1 随侯珠：传说中随国的国君得到的宝珠，与下文“和氏璧”，（详见《韩非子·和氏》）都是稀世珍宝。

2 所由：途径，方法。由，经由。下文“所适”与此义近。

3 “故小国”二句：这是《老子》第八十章的话。

4 什伯之器：各种各样的器用，这里指兵器。徐锴《说文系传》“伯”下注：“有什伯之器”，谓兵革之属。俞樾也说：什伯之器，乃兵器也。

5 自得：在这里是指本身具备了道德修养。

6 格：受到阻碍。

7 度（tuó夺）：揣度，预测。

8 众不胜：若干小的失利。按，既然是柔弱胜刚强，必然是首先

采取退让屈曲的策略，所以会有若干小不胜，然后成就大胜。

【译述】

老子说：得到一支万人的军队，比不上听到一句合宜的话语；得到随侯珠，比不上得到做事的正确手段；得到和氏璧，比不上得到做事的正确途径。〔对天子来说，〕天下纵使广大，好用兵的一定灭亡；〔对诸侯来说？〕国家即使安定，好攻战的必定危险。所以，最好是国家小，人民少，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兵器也不要使用。

老子说：能够成就霸王之业的，一定是道德上处于胜势的人；能够战胜敌国的，一定是兵力强盛的人；能够做到兵力强盛的，一定是懂得使用人力的人；能够善于使用人力的，必然是得到人心的人；能够得到人心的，必然是自己具备道德的人；能够自己具备道德的，必然是谨守柔弱原则的人。〔谨守柔弱原则，〕能够战胜不如自己的敌人；至于对付不相上下的敌人，就不会轻易取胜，〔因为双方道德差不多。〕如果以柔胜刚出自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那么战争的结局就难以揣测了。所以能够凭借若干小的不胜来成就巨大胜利的，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道 德 节 录

【提要】本文有两段以“文子问道”、“文子问德”开端，或者即以此名篇。这里所选的两段，包括两个意思。

一、德是称王天下的基本条件，无论是凭借天道还是凭着兵威称王，都必须以德为本。作者用以兵称王也要以德为本这个观点作根据，进一步指出用兵作战有五种情况，并对这五种战争的性质和后果作出了简明的论断，从而肯定了以德为本的义兵。

二、“亟战而数胜者，则国必亡。”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符合物极必反的辩证法的。当然“必亡”又说得绝对了。

文子问曰：王道有几¹乎？

老子曰：一而已矣。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

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敌来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争小故²，不胜其心³，谓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财货，谓之贪。恃其国家之大，矜⁴其人民之众，欲见贤于敌国者⁵，谓之骄。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

【注释】

1 几（jī机）：要领，关键。

2 故：事。

3 胜：胜过。这里是节制、克制的意思。心：心志，内心的情绪。

4 矜：夸耀。

5 见（xiàn现）：同“现”，显示。贤于：胜过，压倒。

【译述】

文子请教老子说：成就王业有要领吗？

老子说：〔要领〕就是一个罢了。

文子说：古时候有凭着大道成就王业的，也有靠武力成就王业的，怎么能说〔要领〕就是一个呢？

老子说：凭着大道成就王业的，要具备德行；靠着武力成就王业的，也要具备德行。〔所以我说要领就是一个罢了。〕用兵的情况有五种：有行义之兵，有应敌之兵，有泄愤之兵，有贪利之兵，有骄纵之兵。诛伐暴虐，救助弱小，这叫做行义。

敌人来犯，把战祸加在自己身上，因而不得已用兵抵抗，这叫做应敌。为了争执小事，不能克制内心的愤恨〔而用兵〕，这叫做泄愤。贪图别国的土地，想占别国的财物，这叫做贪利。依仗自己土地广大，夸耀自己人民众多，要使用武力去压倒敌国的，这叫做骄纵。行义之兵能够称王，应敌之兵能够取胜，泄愤之兵会失败，贪利之兵必然毁灭，骄纵之兵必然覆亡。这是自然的法则。

老子曰：夫亟战而数胜者¹，则国必亡。亟战则民罢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则寡矣。主骄则恣，恣则极物³；民罢则怨，怨则极虑⁴。上下俱极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成名〕遂身退⁵，天之道也。

【注释】

- 1 亟（qì气）：屡次。 数（shuò朔）：屡，频繁。
- 2 罢：同“疲”。
- 3 极物：这里是贪图物质享受，没有止境。极，尽。
- 4 极虑：用尽心思。虑，思虑。
- 5 成名：二字据《淮南子·道应》增补。遂：成。

【译述】

老子说：如果出现了屡战屡胜的情况，国家就一定灭亡。屡战，民众就过于疲惫；屡胜，国君就变得骄横。由一个骄横的国君去役使已经疲惫的民众，国家还不灭亡的，是太少了。国君骄横就会放纵，一放纵就会贪得无厌；民众疲惫就会怨恨，一怨恨就会想尽办法〔对付国君〕。在上的和在下的都走到了极点而不亡国的，是从来没有的。所以，功成名就自己就隐退，这是自然的法则。

自 然 节 录

【提要】文中“圣人立法以道(导)民之心，各使自然。”或者是命篇的由来。本书选录两段。

第一段，人的性格才能各有不同，用兵者一定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之各得其所。“兼用而材使”——兼收并蓄而量材使用，这是用人的一个带普遍性的原则，不惟战争中是如此。

第二段，论述了用兵作战必须有成熟的战略和方案，必须修明政治，必须动静有度，必须号令严明，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善于用兵的人，要利用战士（也包括人民）为他们本身的利益而战的积极性（“用其自为用”）；这样，天下的人都可以利用。如果只知利用战士为用兵者的利益而战（“用其为己用”），到头来会无人可用。作者甚至能够指出，使战士为自身利益而作战，就要求战争本身是正义的，是为人民“去残除害”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老子曰：……故用兵者，或轻或重¹，或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进斗，不可令持坚；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²敌；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财；廉者可令守分³，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⁴，不可令应变⁵。五者圣人兼用而材使之。

【注释】

1 轻、重：这里是指将士的品格和素质说的。轻，包含勇敢敏捷。

轻浮躁急等意思。重，包含老成持重、谨慎迟缓等意思。

2 凌：侵袭，欺压。

3 守分（fèn 奋）：守持本分。

4 持约：坚持盟约，信守诺言。

5 应变：应付事态的变化。变，变故。

【译述】

老子说：……所以用兵的人，有的勇敢轻捷，有的老成持重，有的贪图财利，有的清廉自洁。这四者是彼此相反，无法取得一致的。勇捷的人希望前进，持重的人希望止息，贪婪的人希望掠夺别国财富，廉洁的人不要不义之财。所以勇敢的人可以让他进取战斗，却不可以让他持久坚守；稳重的人可以让他固守，却不可以让他冲锋；贪婪的人可以让他攻城夺地，却不可以让他均分财物；廉洁的人可以让他安守本分，却不可以让他进攻占取；讲信用的人可以让他坚持盟约，却不可以让他随机应变。这五种人，圣人都兼收并蓄，而量材使用。

老子曰：……庙战¹者帝，神化²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³。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古之得道者静而法天地⁴，动而顺日月，喜怒合四时⁵，号令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⁶，诘申不违王度⁷。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⁸相助。循（乙）〔道〕⁹而动，天下为斗。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¹⁰；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¹¹用。用其自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为己用，无一人之可用也。

【注释】

1 庙战：在朝廷制定作战方略。庙，庙堂，朝廷。

2 神化：《文子·精诚》，“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

唯神化为贵。”依此，神化当指德义的感化。

3 四时：四季。这里指四季的变化法则，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4 法天地：效法天地的原则。

5 喜怒合四时：等于喜怒有常（反面的意思就是喜怒无常）。古人认为春夏温煦，是生养的季节，秋冬肃杀，是刑罚的季节；其更替是有规律的。这里说，人的喜怒，也应和四时更替一样有正常的规律。

6 音气：音声。《尚书·舜典》传，“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每月音气不同。这里当是借指言谈号令。全句大意是，言谈号令要合时宜。戾：乖戾，违反。八风：八方之风，性质各有不同。如《吕氏春秋·有始》，“……东南曰熏风，……西南曰凄风，……北方曰寒风。”等等。

7 诎申：同“屈伸”。五度：《淮南子·兵略》高诱注，“五度，五行也。”五行，指金、木、水、火、土。

8 同行者：指品行相同的人。《淮南子·兵略》作“同欲”，则指欲望相同的人。

9 道：原文作“己”排印又误作“乙”，当依《淮南子·兵略》作“道”。今据改。

10 “用其”句：大意是说，利用士兵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作战。其，指士兵，也可统指士兵和人民。自为用，士兵为本身所用。

11 己：指用兵者。按，士兵为本身利益而战和为用兵者的利益而战，其积极性和热情自然是大不相同的。

【译述】

老子说：……在朝廷上制定战胜敌人的方略的，可以成就帝业；能运用道德感化方法的，可以成就王业。在朝廷上制定战胜敌人的方略的，要效法自然的法则；能运用道德感化方法的，要明了四季变化的规律。〔贤明的国君〕能够修明政治于国境之内，远方的人民就会思慕他的德泽；能够克敌制胜于干戈未动，诸侯各国就会称臣顺服。古时候的得道之人静处的时候就效法天地的规律，行动的时候就遵行日月的规律，一喜一

怒象四时变化那样正常，发号施令象雷霆那样威猛。言谈号令不违背八风的性质，屈伸不违背五行的规律。顺应人民的愿望，借助人民的力量，替人民除去残暴和祸害。利益相同的人可以相互效死，处境相同的人可以相互成全，品行相同的人可以相互帮助。遵循正道而行动，天下的人都会出力作战。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利用士兵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去作战；不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利用士兵为自己的利益去作战。如果利用士兵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去作战，天下的人没有谁不可以利用的；如果利用士兵为用兵者自己的利益去作战，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供使用。

下 德 节 录

【提要】下德，《文子缢义》引旧注说，太上之道，是无为而不为的，“若夫致身能养，遇物能治，执道无失，守善勿迁，斯德之下也。”意思是以有为为下德。

这里选录的一段，首先指出地广民众、甲坚兵锐，都不是取胜的可靠保证；进而论证以德胜的观点：积德，然后才能立威，才能服人；这样做，实际的战争还没有开始，敌人就已经削弱了，所谓“先弱敌而后战”。这就是王者之兵，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老子曰：地广民众，不足以为强；甲坚兵利，不足以恃胜¹；城高池深，不足以为固；严刑峻罚，不足以为威。为存政²者，虽小必存焉；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焉。故善守者无与御³，善战者无与斗。乘时势，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蓄⁴其怒。德积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⁵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⁶；德之所施者博，

则威之所制者广。广即我强而敌弱。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半而功十倍⁷。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兵〕⁸道也！

【注释】

- 1 恃胜：《淮南子·兵略》作“为胜”。
- 2 存政：能够使国家保全的善政。下文“亡政”，与此相对。
- 3 御：抵敌，防备。依文义，在这里当作对抗解。
- 4 畜：通“蓄”，积蓄。
- 5 文：文德。
- 6 权：威权。大：众，多。
- 7 “故费”句：等于说事半功倍。十倍，《淮南子·兵略》作“自倍”，是自然加倍的意思。
- 8 兵：据《群书治要》所引增补。

【译述】

老子说：土地广大，人民众多，还不能算是强大；铠甲坚牢，兵器锐利，还不能做到胜利；城墙高，护城河深，还不能算是坚固；严厉峻刻的刑罚，还不能造成威势。实行使国家保全的政治的，国家虽小也一定能保全；实行使国家危亡的政治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所以，善于守卫的，没有人能跟他较量；善于攻战的，没有人能跟他争斗。乘着有利的时机形势，顺应人民的要求愿望，天下就会归服。所以，善于施政的人积累德行，善于用兵的人积蓄忿怒。德行积累厚了，人民就可以使用；忿怒积蓄足了，威权就可以建立。所以，文德所施加的程度深了，威势所能制服的对象就多了；文德所施加的范围宽了，威势所能制服的方面就广了。威势所能制服的宽广，就会使得我方强大而敌人弱小。善于用兵的人，先削弱了敌人再进行战斗，所以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施行文德的就能成就王业；拥有万辆兵车的

大国，喜好兵争的就会灭亡。成就王业的军队，事先有了必胜的筹划然后才作战；败亡的军队，先发动战争然后再盘算取胜的方法，这是不明白用兵的基本原则啊！

上 义 节 录

【提要】《上义》是《文子》中兵论比较集中的一篇。本书选录了四段。

第一段，肯定了进行正义战争的必要性。作者认为，有贪婪残贼的人祸害民众，就有圣人起来征伐他们（如黄帝擒赤帝，颡项诛共工），并进而立论说，“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不除掉害民的人，反为不义。

第二段，论述义兵进行攻战的原则，包括宣布作战目的和作战纪律，攻占敌国后的各种政治措施。

第三段，作者把“义”分为三等。行仁义，布德惠，“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是义之上；国富兵强，敌人畏惧，是义之中；浴血苦战，是义之下。这一段话里最重要的观点，是明确地提出了“兵之胜败皆在于政”。

第四段，设想了一种君长与臣下之间犹如父子兄弟的关系。作者认为，在上者对待在下者恩若父兄，在下者就会在战争中勇往直前，视死如归。

老子曰：道德之备，犹日月也，夷狄蛮貊不能易其指¹。趣舍同²，即非誉在俗³；意行均⁴，即穷达在时⁵。事周于世，即功成；务合于时，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简⁶于世而谨于时。时之至也，即间不容息⁷。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贪叨⁸多欲之人，残贼天下，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⁹而起，讨强

暴、平乱世，为天下除害，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¹⁰。赤帝¹¹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¹²为水害，故颡项¹³诛之。教人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即临之以威武；临之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杀无罪之民，养不义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财，贍¹⁴一人之欲，祸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长海内之患，此天伦所不取也¹⁵。

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今乘¹⁶万民之力，反为残贼；是以虎傅¹⁷翼，何为不除！夫畜鱼者，必去其(鲋)[鳊]獭¹⁸；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¹⁹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

【注释】

1 夷狄蛮貊(mò莫)，作者指的是没有接受过教化的四方少数民族。夷，东方少数民族。蛮，南方少数民族。狄、貊，北方少数民族。易，变易，变更。指：通“旨”，美。

2 趣(qū趋)舍：也写作“趋舍”，趋向或舍弃，表示有所选择。同，指人的趣舍与文章作者所说的“道德”准则相同。

3 即：则。非誉：非议和称誉。俗：指时俗，世俗。

4 意行：心志和行为。均：平正。

5 时：机遇，时机。

6 简：这里作“熟悉”“通晓”解。

7 间(jiàn建)不容息：极言时间的短暂急骤。间，缝隙，两者之间。息，呼吸。

8 叨(tāo滔)：通“饕”，贪。

9 勃然：在这里是形容奋发的样子。

10 中绝：中断。指圣人兴起而强暴残贼之人被消灭。

11 赤帝：即炎帝，古籍有黄帝胜炎帝于阪泉之野的记载。

12 共(gōng公)工：古代部落或部落首领名。古籍记载，他曾与颡项“争为帝”。所以这里说“颡项诛之”。

13 颡(zhuàn专)项(xū须)：上古“五帝”之一，在黄帝后。

14 贍(shàn善)：供养，满足。

16 天伦所不取：等于不合于天理。天伦，在这里同天理。伦理。按，天伦，《淮南子》作“大论”。

16 乘：因，借助。

17 傅：附着，添加。

18 𩺰(biān编)𩺰(tǎ塔)：𩺰指水𩺰，水居食鱼；𩺰与𩺰同类。

𩺰 原误作“𩺰”，据《淮南子》改。

19 牧民：管理人民。

【译述】

老子说：道德的完备无缺，犹如太阳月亮一般，即使是不懂教化的蛮夷之人，也不能改变它的完美。人们的取舍进退如果跟道德的准则协调一致，那么或被毁谤或受赞誉，尽可由世俗去评论，〔不必介意。〕人们的心志行为如果与道德的准则一样平正，那么或穷困或显达，尽可等待机运的到来，〔不必强求。〕事情符合现实，功业就可以成就；事务符合时机，名声就可以建立。所以建立功名的人，总是通晓世事而谨守时机。时运的到来，往往快得就在呼吸之间。古代用兵的人，不是为了贪图土地和财宝，而是要用武力来保存被灭亡了的国家和平定已出现的祸乱，替人民除去祸害。贪婪多欲的人，残害天下，百姓惶恐不安，不能安居乐业。〔于是，〕就有圣人奋发而起，讨伐强暴、安定乱世，替天下除去祸害，使混浊转化为清明，使危难转化为安宁，所以〔残贼强暴的人〕就不得不消声匿迹。〔比如〕赤帝制造火灾，所以黄帝就捉拿他；共工制造水害，颡顓就诛杀他。用正道来教育人们、用道德来诱导人们而人们不听从，就向他们显示威势；向他们显示威势还不听从，就用武力来制裁他们。杀戮无辜的人民，供养不义的君主，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用尽天下的财富，来满足一人的贪欲，祸患没有比这更深重的。放纵一人的欲望，而增长天下的灾难，这是天理所不容的。

设置国君的目的，为的是禁止暴虐和动乱。如果有人凭借广大民众的力量，却反过来做残害民众的人；这是给吃人的老虎添上翅膀，为什么不除掉他！养鱼的人，一定要去掉吃鱼的水中獭；养禽兽的人，一定要去掉吃禽兽的豺狼。又何况是治理人民的圣人呢！这就是武力出现的原因。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谋虑之，以策图之，挟义而动¹，非以图存²也，将以存亡³也。故闻敌国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举兵而临其境，责以不义，刺⁴以过行。兵至其郊，令军帅⁵曰：无伐树木，无掘坟墓，无败五谷，无焚积聚⁶，无捕民虏⁷，无聚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逆天地，侮鬼神，决狱不平，杀戮无罪；天之所诛，民之所讎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乱民之贼者⁸，身死族灭。以⁹家听者，禄以家；以里¹⁰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其县¹¹。克其国不及其民。废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¹²，显其贤良，振其孤寡¹³，恤其贫穷，出其囹圄¹⁴，赏其有功。百姓开户而内之¹⁵，渍米¹⁶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义兵至于境，不战而止¹⁷；不义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¹⁸。

故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求者¹⁹，不能立其功。举事²⁰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注释】

1 挟义而动：等于循义而动。挟，夹持。

2 图存：图谋攻取现存的国家。《淮南子·兵略》作“亡存”，灭亡现存的国家。

3 存亡：保存将亡之国。作者认为，暴君统治的国家，可能灭亡；诛其暴君，就是保存了这个国家。

4 刺：指责。

5 军师：当依《淮南子》作“军师”。军师，指军队。按，自此以下一段，其大意又见于《吕氏春秋·怀宠》，可参看。

6 积聚：指积聚粮食和财物的府库。

7 捕：捕系，捉拿捆绑。 虏：这里或者指奴隶说。

8 “有敢”句：文意不顺，疑有误。《吕氏春秋·怀宠》作“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讎者”，译文取此。

9 以：率领。

10 里：和下文的“乡”、“县”，都是各级行政单位。

11 侯其县：这里可理解为以一县封赏之。侯，不一定指封为侯爵。

12 秀士：贤俊之士。

13 振：救济。 孤寡：《吕氏春秋》高诱注，“无子曰孤，无夫曰寡。”

14 圜（lǐng灵）圜（yǔ羽）：监牢。

15 户：门。 内：同“纳”，接纳。

16 渍（zì自）米：把米泡在水里（准备做饭来招待义兵）。

17 止：指制止混乱，收拾局面。

18 相交以前：《淮南子·兵略》作“相支以日”，等于说相持不下，旷日费时。

19 求：依上文，当指求取“宝赂”（财宝）。

20 举事：发动战争。事指战事。

【译述】

老子说：成就霸王之业的原则，应该是通过谋虑，通过策略，依仗正义而行动，不是要用武力算计现存的国家，而是要用武力保全将亡的国家。所以，一旦听说敌国的国君有凶残暴戾虐待自己人民的，就要兴兵逼近他的国境，谴责他的不义举动，批判他的罪恶行动。义兵到达他的郊外，就命令军队说：不要砍伐人家的树木，不要挖掘人家的祖坟，不要糟踏人家的庄稼，不要焚烧人家的粮仓财库，不要囚系人家的平民和奴

隶，不要搜刮人家的六畜。于是发布号令说：这个国家的国君，违逆天地，侮慢鬼神，断案不公正，杀戮无罪者，这是上天所要惩罚的，人民所仇视的。义兵的到来，就是为了废黜不义之君，把国家交给有德的人。如有胆敢违抗上天的大道、庇护人民的仇敌的，本人和全家都会受到诛灭。如有率领一家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一户人的租税作为俸禄；率领一里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一里人的租税作为俸禄；率领一乡人听命于义兵的，封给他一个乡；率领一县人听命于义兵的，赐给他一个县。义兵攻克了这个国家，却不连累它的人民。废黜它的国君，改革它的弊政，推重它的贤俊之士，表彰它的有德之人，救济它的孤老寡妇，抚恤它的贫穷人民，释放无辜被囚的人，奖赏各种有功人员。〔这样一来，〕百姓就会大开门户欢迎义兵，淘米做饭等待义兵，唯恐义兵不来。义兵一到敌国境内，不必作战就能安定局面；如果是不义之兵，就会死伤惨重，而且旷日持久，无法收拾。

所以说，为了扩张国土而战的，不能成就王业；为了追求个人私欲而战的，不能建立功绩。兴兵作战是为了别国的，大众都帮助他；兴兵作战是为了自己的，大众就背离他。大众所帮助的，即使弱小也可以转化为强大；大众所背弃的，即使强大也必然灭亡。

老子曰：上义者治国家、理境内¹，行仁义，布德施惠，立正²法，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³，折冲千里之外⁴，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此其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良，国富兵强，约束⁵信，号令明；两敌相当⁶，未交兵接刃而敌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苛政）〔奇正〕之变⁷，察行阵之事，白刃合，流矢接⁸，與⁹

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满野。义之下也。

兵之胜败皆在于政。政胜¹⁰其民，下附其上，师¹¹兵强，民胜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仁义足以怀¹²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¹³，此上义之道也。

【注释】

1 上义：至上之义，最合理的行为准则。义，行为合宜叫义。理境内：即治国家。理，治。译文合成一句。

2 正：公正；正确。

3 修政：修明政治，把政治搞好。庙堂：指朝廷。

4 折冲：折退敌人的进攻。冲，冲车，攻城的器械。千里之外：指朝廷的千里之外，形容远。

5 约束：指法度。法度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的。信：讲信用说到做到。

6 当：对，面对。

7 奇正之变：奇正的变化情况。古时用兵，以对阵交锋为正，出其不意为奇。原本“奇正”误作“苛政”，今据《淮南子·兵略》改正。

8 流矢接：双方发射的箭接续不断。流矢，飞箭。

9 舆：扛，抬。

10 胜：胜过，强过。这里可解作“控制”、“驾驭”。

11 师：疑是“即”字之误。视下文“即兵弱”可知。又，师也可解作师旅（军队）。

12 怀：归向。这里是“使……归向”的意思。

13 决轻重之权：等于说决断轻重。轻重，指做事的缓急或先后等。权，本指秤锤，用来衡量轻重的。

【译述】

老子说：遵行最合理的准则的人来治理国家，必然是施行仁义，广布德泽，建立公正的法度，杜塞邪门歪道，使群臣心向国君，百姓团结和睦，因而上下一条心，群臣同出力。诸侯

各国慑服他的威势，四方人民向往他的德泽，在朝廷之上修明政治，就可以在千里之外折退敌人，发号施令可以得到天下的响应。这是上等的义。如果国土广大、人民众多，君主贤明、将帅杰出，国家富足、兵力强盛，法度信实，号令严明，〔这样，〕两军对垒的时候，兵刃还没有接触，敌人就败逃了。这是次一等的义。了解土地适宜种植什么，熟习险阻要塞的有利地势，明白用兵的奇与正的机宜变化，深知行伍阵式的事务，〔作战时〕刀剑相加，飞箭如雨，抬死扶伤，血流千里，尸骸暴露在原野上。这就是下等的义了。

用兵的胜负都决定于政治。如果政治能控制人民，臣民就亲附君长，兵力就强盛；如果人民能左右政治，臣民就背叛君长，兵力就衰弱。仁义能够使天下人民归向，事业能够对付天下的急难，选举能够获得贤士的欢心，谋虑能够决断措施的轻重缓急：这些，就是遵行最合理的准则的种种方法。

老子曰：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¹，齐之以武²，是谓必取³；威义并行，是谓必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争先者，赏信而罚明也。上视下如子，下视⁴上如父；上视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即（必）〔不〕难为之死⁵；下事上如兄，即（必）〔不〕难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之斗。是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势。察其劳佚⁶，以知饥饱。战期有日⁶，视死若归，恩之加也。

【注释】

1 令：教，训导。 文：指文德。

2 齐：整治，使之整饬。 武：威势。

3 取(qū趋)：通“趣”，趋向。这里是听从指挥，努力向前的意思。

④视：依文意，应是“事”字。下文都作“下事上”。

⑤即：则。 不难为之死：不以替上级效死为难事，即乐于效死。
“不难”原作“必难”，据《淮南子·兵略》改正。

⑥劳佚：劳苦与安逸。佚，同“逸”。

⑦战期有日：大意是，战斗有了预定的时日。期，预期。

【译述】

老子说：国家强大的原因，是由于人民有必死的决心，〔敢于作战；〕人民有必死的决心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遵行义的原则；义的原则能够通行的原因，是由于有威势的支持。所以，对人民要用文德来训导他们，用威势来整饬他们，这就必然服从指挥，勇往直前；威势和道义同时施行，这就必然兵力强盛。兵器相交，矢石如雨，而战士们能够奋勇争先的原因，就是因为赏罚信实而又严明。在上者看待在下者如同自己的孩子，在下者奉事在上者就如同自己的父亲；在上者看待在下者如同自己的弟弟，在下者奉事在上者就如同自己的兄长。在上者看待在下者如同自己的孩子，就一定能统一四海之内；在下者奉事在上者如同自己的父亲，就一定能匡正天下。在上位者看待在下者如同自己的弟弟，就能坚决参战，乐于为在上者效死；在下者奉事在上者如同自己的兄长，就能坚决赴敌，乐于为在上者牺牲。所以，上下关系亲密得象父子兄弟一样的敌军，是不能与之作战的。所以，行义的国君对内修明政治，来积累道德；对外杜绝各种奸邪，来显示他的威势。体察人民劳作和休息的情况，了解人民饥寒饱暖的情况。〔这样，〕一旦战争有了预定的日期，人民都会视死如归，〔敢于去冲锋陷阵。〕这是因为恩泽加到了他们身上。

上 礼 节 录

【提要】本篇若干段落，强调了礼的重要作用。上礼，就

是崇礼。

这里所选的一段，中心思想是说明在战争中“用奇”的意义和原则。就意义说，作者似乎在奇正之间强调奇的一面：

“以政（正）治国，以奇用兵。”（语出《老子》第五十七章）就用奇的原则说，作者主张“以异为奇”，并举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等作为例证。这种对战争中的用奇的理解，似乎和先秦兵家（如《孙子》）所说的不很一致。

老子曰：以政¹治国，以奇用兵。先为不可胜之政，而后求胜于敌。以未治而攻人之乱²，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同莫足以相治³。故以异为奇⁴；静为⁵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逸为劳，奇。〔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相伐⁶也，何往而不胜！故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者禽无数⁷。

【注释】

1 政：同“正”。正，正道，常规。

2 “以未治”句：等于说以乱攻乱。未治，没有治理好，也就是乱。

3 同：疑是衍文。相治：制服对方。治，疑通“制”。

4 以异为奇：用与对方的不同作为用奇的手段。异，不同，相反，如下文的静与躁、治与乱等都是相对立的。

5 为：对付，攻打。

6 相伐：相攻。这里是“相胜”（一方制胜另一方）的意思。如水胜火、金克木等等。

7 数：方法，策略。如用奇，就是一种策略。禽：同“擒”。

【译述】

老子说：凭正道常规来治理国家，靠出奇制胜来用兵作战。首先要实施不会被人战胜的政治，然后才求取胜过敌人。用本身的昏乱去攻伐别国的昏乱，这就好比用火去对付火、用

水去对付水一样，是无法制服对方的。所以，要用与对方截然不同的条件作为出奇制胜的手段：以镇静去制服轻躁，这就是用奇；以治平去制服混乱，这就是用奇；以饱足去制服饥饿，这就是用奇；以安逸去制服劳苦，这就是用奇。奇和正的彼此相适应，就如同水胜火、金克木一样，到哪儿不能取胜！所以，道德同样平正，人多的就能胜过人少的；实力旗鼓相当，聪明的就能胜过愚笨的；智慧不相上下，善于用奇兵的就能俘虏不善用奇兵的。

经 法

《经法》是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中的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一、《经法》，有《道法》、《国次》等九篇；二、《十六经》，有《立命》、《观》等十四篇；三、《称》；四、《道原》。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时，“因《经法》是其中的第一种，内容也比较重要”，（《出版说明》）就以《经法》作为这四种古佚书的总名。四种总计，约一万一千余字。

这四种古佚书已湮没两千余年，出版时虽经过初步整理和解释，但对其思想体系和具体内容，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简约地介绍唐兰先生的意见，以便读者参考。

唐先生认为，从内容来看，这四种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的《黄帝四经》（今按，《黄帝四经》四篇，《汉志》列入“道家三十七家”之中）。唐先生说，这四篇“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的。老子属于道家，……在思想体系方面，四篇是一贯的。第一篇《经法》，主要讲的是法（今按，现在看来，这四种古佚书，大抵是讲黄老刑名之学的，它汲取了道家法家的主张，同时也还受到儒、墨思想的影响）。第二篇《十六经》，主要讲的是兵。第三篇《称》，主要讲的是朴素的辩证法。第四篇《道原》，讲的是道，即事物的客观规律。四篇体裁各别，但互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尤其是第二篇（今按，指《十六经》）用很大篇幅来叙述关于

黄帝的神话故事，说明这本书应该是黄帝之言。”据唐先生推定，这本书的“写成时代，应该是战国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400年前后。”它的作者“很可能是郑国的隐者”。

黄老学派是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影响很大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学者以五帝之首的黄帝与老子相配，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但黄、老之说，几千年来只有一部《老子》传世。帛书《经法》的出现，为全面研究黄老学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十六经》更是现存唯一集中地介绍黄帝本人的事迹和主张的作品，尤为可贵。

关于《经法》的军事思想，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部帛书突出地强调了“天极”的观念。人的各种作为，都要合乎天极——天道的准则或限度，用兵作战，也不例外。天是“有夺有予”的，如果还没有达到天道的限度，衰落的也可以中兴，自然不宜征伐；如果合乎天极，就要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兵容》）结论是“必尽天极”，“过极失当，天将降殃。”（《国次》）所以，“兵不刑天，兵不可动。”帛书中还谈到“刑德相养”（《姓争》）和“天时”。刑德相养，也就是兵刑和道德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它的根据正是“因天之生也以养生”、“因天之杀也以杀死。”（《君正》）天时也很重要，“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兵容》），“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看来，刑德相养和谨遵天时，是“尽天极”的基本内容。

其次，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帛书保持一种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它一再强调，兵是凶器，把“好凶器”、“行逆德（勇）”和“纵心欲”称为“三凶”（《亡论》），认为用兵是不得已的；但是，它也指出，兵争由来已久，不可废止，《五政》篇（本书未选）和《姓争》篇都说，“作争者凶，不争

亦无以成功。”这和上文说的天极观念有些联系，但主要是实际经验的总结。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帛书反复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要求师出有名，反对攻伐无罪。《国次》用对比的方法谴责了掠夺性的战争，肯定了义战。《亡论》指出“兴兵失理，所伐不当”，上天会降下双重的灾祸。这层意思用《称》篇的话来概括，就是“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

第三，帛书对战略运用的意见，主要体现在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十六经》的《雌雄节》篇（本书未录），用雄节比喻阳刚之道，用雌节比喻阴柔之道，认为好用雌节，则“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战则克。”在战争中，“先者恒凶，后者恒吉。”在《顺道》篇中更具体地阐明了“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的策略：“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通观全书，这种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不是消极被动的，基本思想是要后发制人，争取可靠的胜利。

第四，帛书还广泛地提到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问题。如《君正》篇设计了一个用七年时间修明内政而后进行征伐的规划，其中包括顺民俗、用刑政、省赋敛等等，并指出尽地利、重农时、惜民力的重要意义。其他各篇还分别谈及修德爱民、施行仁义、避免“三壅”、慎处“三凶”等道理。总起来说，就是用兵不但要效法天地，而且要注重人谋。

《经法》等四部古佚书，由于长期折叠埋没，已残断破损。虽经比勘核对，不少文义仍难通解。现将帛书出版时整理小组在识读、校勘时所用的各种符号说明如下（我们选录时，正文文字采取了影抄的方法，以忠于帛书原貌），使读者便于阅读。

（ ）：圆括号前面的字，是帛书原用异体字、假借字，圆括号中的字，是整理小组改的通行字。例：“后不奉（逢）

央（殃）”读作“后不逢殃”。

< >：尖括号前面的字，是帛书的错字，括号里的字，是整理者改的正字。例：“常后而不失（先）。失是错字，先是正字。

○：表示帛书中涂去及未写全的废字。

□：表示不可辨识或无法补出的残缺文字。

【 】：表示根据上下文义或参照其它古籍，由整理者所补的字。

国 次

【提要】本文是帛书《经法》中的第二篇，首句是“国失其次”，因以为篇名。文章围绕战争问题，论述了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作者首先提出“天极”（天道的限度）这个观念。他认为进行征伐，不能违背天极。“诛禁不当”，就是违背天极，必然自受其祸；诛禁得当，就一定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彻底清除敌人的守备能力。他还提出“先屈后信（伸）”，要人们依时而动。

第二，用对比的方法说明进行战争的两种不同的原则及其后果。一种是征服性掠夺性的战争。另一种完全相反，胜利之后，“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贤者。”就对待战争的态度而言，与儒、墨有些距离；就胜利后的处置而言，与法家大不一样。其关键，在于谨守天极，不擅天功。这个天，是黄老之天。

第三，“毋阳窃”以下一段，似指进行战争的准备和方法策略而言，把内部的团结一心和作战的刚柔结合等等归纳为五项原则。违反这五项原则，就叫“五逆”，就是过极失当，会

招致灾祸。

国失其次¹，则社稷大匡²。夺而无予⁸，国不遂⁴亡；不尽天极⁵，衰者复昌。诛禁不当⁶，反受其殃（殃）。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墟）其国⁷。兼之而勿擅⁸，是冒（谓）天功⁹。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圣人故载¹⁰。过极¹¹失【当】，天将降殃（殃），人¹²强朕（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朕（胜）人，因与俱行。先屈后信（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

兼人之国，修其国郭，处其郎（廊）庙¹³，听其钟鼓，利其璽（资）财，妻其子女，○是冒（谓）□逆以芒（荒）¹⁴，国危破亡。故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¹⁵。天地之道，不过三功¹⁶。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殃（殃）。故圣人之伐毆（也），兼人之国，隋¹⁷其城郭，焚（焚）其钟鼓。布¹⁸其璽（资）财，散其子女，列（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冒（谓）天功。功成不废¹⁹，后不奉（逢）殃（殃）。

毋阳窃²⁰，毋阴窃，毋土敝，毋故孰，毋党别。阳窃者天夺【其光，阴窃】者土地芒（荒），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孰者流之四方，党别【者】□内相功（攻）²¹。阳窃者疾，阴窃者几（饥），土敝者亡地，人孰者失民，党别者乱，此冒（谓）五逆²²。五逆皆成，□□□□，□地之刚（纲），变故乱常²³，擅制更爽²⁴，心欲是行，身危有【殃。是】冒（谓）过极失当。

【注释】

① 次：次序，秩序。

② 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古代用社稷指代国家、政权。 匡：《国语·越语下》：“月盈而匡”。韦昭注：“匡，亏也。”

3 夺：夺取。 予：给予。

4 遂：即，就。

5 天极：天道所规定的限度。极，准极，限度。

6 诛：诛伐。 禁：禁止，压抑。 当：适度，合适。

7 墟其国：使其国都变成废墟。意思是说，要彻底消除其反抗的能力，如下文的“隋其城郭”、“布其资财”等等。

8 擅：独占。

9 天功：上天的功业；上天所肯定的、合乎天道的功业。译文即用“天功”。

10 故：则。 载：通“事”。《尚书》孔传：“载，事也。”

11 极：即上文的“天极”，天道的限度。

12 人：他人，指敌国。

13 廊庙：庙堂，朝廷。

14 这句的大意可能是：这样做就叫做逆理而荒谬。逆，不顺，违悖。

15 天当：天道所认为最合宜最恰当的。《四度》篇说：“内外皆顺，命曰天当。”当，作“顺”解。现今口语有“顺当”一词。

16 三功：三次功业。

17 隋：通“堕”（huī灰），毁。

18 布：散布，分散。

16 功成不废：大意是说，要保住已成之功，不可毁坏。废，废弃，毁坏。

20 “毋阳窃”五句：阳窃，也写作“阳察”，是“显露”、“猛厉”的意思；阴窃，同“阴蔽”，是“舒静”、“缓慢”的意思（参阅《国语·越语下》韦昭注，所谓阴阳是结合刚柔说的）；土敝，本指使用地力过度，这里讲用兵，疑是在战争中“破坏农耕”的意思；故执（niè聂），下文作“人执”，指人们因摩擦冲突而不安；党别，派别之争。

21 □内相攻：缺文疑是“外”字。

22 五逆：五种悖逆之事。逆，当指违逆天道。

23 故：指旧法。 常：常规。

24 更爽：变革和失误。 爽，失，差。

【译述】

国家的措施失去常规，政权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害。只是夺取而不给予，国家还不会因此就灭亡；如果没有达到天道所规定的限度，国运已经衰落的还会中兴。诛伐禁止的举动如不得当，自己反而会受害。压抑和攻伐那些罪有应得、理该灭亡的国家，一定要把它的国都变为废墟，〔彻底消除它反抗的基础。〕兼并它却不独占它，这就叫做天功。天地是大公无私的，四季不停地轮换，〔总是同样的规律，从不考虑人们的爱憎。〕天地立下了一定的法则，圣人就依从它处理事情。举动超越了天所规定的限度而不恰当，上天就要降下灾祸。如果敌人强大到足以抗衡天命，就应谨慎地回避它的锋芒而不要正面对抗；如果天意压倒了敌人，就应该顺从天意行事，〔进行征伐。〕开始回避敌人，是屈；现在进攻敌人，是伸。〔这一屈一伸，〕都要达到天所规定的限度，但是，决不要独占天功。

如果在兼并别人的国家之后，又去修整它的城郭墙垣，占据它的朝廷，欣赏它的音乐，享受它的财富，霸占人家的妻女，这就叫做逆天行事，荒谬绝伦，自己的国家就会危险乃至灭亡。所以，只有圣人能够达到天所规定的限度，象天道那样恰如其分。天地立下的准则，建立功业不可超过三次，功业已成而不知休止，自身危险会有祸殃。所以，圣人的攻战，在吞并别人的国家之后，就拆毁它的城墙，烧去它的乐器。把它的财富分给人们，把人家的妻女释放回家，把它的土地加以划分，赐给贤人，这就叫做天功。对已经成就的功业不要毁坏，以后就不会遇到灾殃。

〔在用兵的时候，〕行动不要过于刚猛显露，不要过于沉

静迟缓，不要耽误农耕，不要制造磨擦，不要分成派别。过于刚猛显露的，上天会夺走他的荣光，过于沉静迟缓的，土地就会荒芜。耽误农耕的，上天就会降给战祸。制造内部磨擦的，人员就会流失四方。分成派别的，就会招来内忧外患的夹攻。过于刚猛显露的，会招致苦痛；过于沉静迟缓的，会招致饥荒；破坏农耕的，要丧失土地；制造摩擦的，要丧失人心；分成派别的，要出现混乱。这就叫做“五逆”。如果这“五逆”都成为事实，……，变革旧法而打乱常规，刚愎自用而不顾失误，只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自身就会危险，招来祸殃。这就叫超过准则，举措失当。

君 正

【提要】《君正》是《经法》的第三篇，论述一国之君如何治国治兵的正确原则，篇名当取此意。

本文首先谈到以七年为期，治好国政，创造征战的条件。这治国的内容，包括顺民之俗（收揽民心之一法），选用贤德，也包括减轻赋税，使民富足，以及加强号令刑罚，等等。作者说，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征战了；因为这些措施是“因天之生也以养生”，“因天之杀也以伐死”。看来，这一大段是黄老学派广泛汲取战国各家加以融合的一种治国治兵思想。

“人之本在地”一段论述土地和民力、薄赋和富民的重大意义，其基本宗旨接近管仲学派，和商鞅的农战颇不相类。

“法度者”一段，强调法度的重要性，认为是“正之至也”；同时又谈到节制赋敛，不夺农时，兼爱得民等等。

一年从¹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

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从其俗，则知民则²。二年用【其德，】民则力³。三年无赋敛，则民有得。四年发号令，则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则民不幸⁴。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则朕(胜)强适(敌)。俗者，顺民心馭(也)。德者，爱勉之【也。有】得者，发禁挖(弛)关市之正(征)馭(也)⁵。号令者，连为什伍⁶，巽(选)练贤不宵(肖)有别馭(也)⁷。以刑正者，罪杀不赦馭(也)。□□□□□□□□馭(也)。可以正(征)者，民死节⁸馭(也)。若号令发，必廐而上九⁹，壹道同心【上】下不趋¹⁰，民无它志¹¹，然后可以守单(战)矣。号令发必行，俗也。男女劝勉，爱也。动之静之，民无不听，时¹²也。受赏无德¹³，受罪无怨，当也。贵贱有别，贤不宵(肖)衰¹⁴也。衣备(服)不相綸(逾)，贵贱等¹⁵也。国无盗贼，诈伪不生，民无邪心，衣食足而刑伐(罚)必¹⁶也。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¹⁷也。天有死生之时¹⁸，国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

人之本¹⁹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²⁰，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偁(耻)，有偁(耻)则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则守固单(战)朕(胜)之道也。

法度者，正之至也²¹。而²²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²³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苛事²⁴，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²⁵也。三者备则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桀(杰)票(驃)雄²⁶，则守御之备具矣。

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²⁷矣。号令闾（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²⁸无私，则民亲上。

【注释】

- 1 从：顺从，不改变。
- 2 则：准则，是非善恶的标准。
- 3 力：努力，肯于出力。
- 4 幸：侥幸，存有侥幸的心理。
- 5 发禁，开禁，取消禁令。弛：放松；解除。征：征收赋税。
- 6 什伍：在城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在军队，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分别设伍长和什长。参见《墨子》和《商君书》。
- 7 选练：挑选和训练。贤不肖：贤者和不贤者。
- 8 死节：为保持节义而死。
- 9 既：读作“（jū 鳩）”，聚集，团结。上九：疑与《墨子》“上同”之意相近，指臣下的意志上同于国君。所以下文说：“壹道同心，上下不赳。”九，通“鳩”，作“汇合”解，见《庄子·天下》陆德明《释文》。
- 10 赳（chì 赤）：分裂。
- 11 它志：邪心。《法言·问道》：“君子正而不它。”
- 12 时：合时宜，适时。当动则动，当止则止，就是合时宜。
- 13 德：感德，对别人的恩泽怀有感激之情。
- 14 衰（cuī 催）：等衰，按一定标准定出差别和等级。
- 15 等：等级差别。
- 16 必：必定兑现，一定实行。
- 17 伐：戕害，伤害。
- 18 “天有”句：四时运转，春夏生长，秋冬杀伐，各依时节。阴阳家有春主生，秋主刑之说。
- 19 本：根本，关键。
- 20 须：等待。树：种植。
- 21 正：公正不偏。至：极。
- 22 而：通“能”。

23 生：产生，这里作“制订”解。

24 苛事：依上下文意，似当作“省苛事”。苛，繁细。

25 “父母”二句：这是用父母的德行来比喻天地之道。《十大经·果童》：“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管子·五行》也有“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话。所以本文说，父母的德行具备了，也就体现了天地的法则。

26 骠（piào票）雄：勇士。

27 宾：宾服，归顺。

28 兼爱：《墨子》有《兼爱》三篇，主张天下不分亲疏贵贱，彼此相爱相助。

【译述】

第一年顺从人民的习俗，不加改变，第二年注意选用有德行的人，第三年要使人民增加收入，第四年就可以发号施令了，第五年就可以用刑罚来端正不良风气了，到第六年人民就会畏法敬上了，到第七年就能出兵征战了。第一年顺从民俗而不加改变，就能了解人民的是非观念。第二年选用有德之人，人民就知道自勉。第三年不征收赋税，人民就能有所积蓄。第四年发号施令，人民就懂得敬畏。第五年用刑罚来端正不良风气，人民就不会心存侥幸。第六年……，到第七年出兵征战，就可以战胜强敌。不急于改变风俗，是为了适应人民的心愿。注意选用有德之人，是为了表示爱抚和鼓励人民。使人民增加收入，就是要放宽禁令，免除关卡和集市上的税收。发号施令，就是要将人民和战士组织成为什伍，进行简选和训练，使贤与不贤有所分别。用刑罚来端正不良风俗，就是要惩处杀戮而不加宽恕。……可以出兵征战，就是说人民能够为气节而死了。假如号令一旦发布，人民就能团结起来，和国君一致，同德同心，上下和睦，人民没有邪念，这就可以防守和攻战了。〔到了这个时候，〕号令一发出就必定贯彻执行，是因为服从号令

已经成了习惯。无论男女都能精神振作努力做事，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爱护。有令则动，有禁则止，人民无不服从指挥，是因为措施合乎时宜。受赏的不必感恩，受罚的没有怨恨，是因为做到了赏罚公平得当。贵贱的区别有了明确的划分，是因为贤与不贤的等级已经排列出来。衣服的尊卑规格不超越本分，因为贵贱的等级已经清楚。国内没有盗贼，欺诈虚伪不再发生，人民没有邪念，是因为百姓们已经衣食充足，〔用不着偷盗诈伪，〕而且刑罚条令一定执行。用绰绰有余的人力物力和策略来防守，就一定坚不可摧。种种条件都不充分就去攻战，到头来自己吃亏。上天有使草木万物或生或死的季节，国家有使人们或生或死的刑政。顺着天道的生长之机来养育当生的，这就叫做文；顺着天道的杀伐之气来惩罚当死的，这就叫做武。一文一武，同时并举，天下就归服了。

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土地，土地能长养谷物的关键在于适宜，适宜条件的产生在于时令，时令的掌握运用在于人，人发挥作用在于气力，气力的使用在于节制合理。懂得因地制宜，等待合适的节令进行种植，使用民力注意节制，那么财富就会增殖。征收赋税有限度，人民就会富足。人民一旦衣食丰足就会知道耻辱，知道耻辱就会把服从命令当成习惯而不触犯刑罚，服从命令成为习惯而不触犯刑罚，这是攻守得胜的原则。

法度，是极其公正无私的。能够凭借法度进行治理的国家，是不会出现动乱的。能够制订法度的国家，也是不会出现动乱的。一心秉公处事，赏罚又讲信用，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减去苛政，节制税收，不耽误百姓的农时，政治就能进一步安定。没有父亲的威严，就不能得到儿子效力；没有母亲的慈爱，就不能使人民尽力。具备了父母的威严和慈爱，也就具备了天地的德行。以上这三者都具备了。事情也就能做好了。能

够收用天下的豪杰和勇士，防守的条件就全备了。真正懂得实施上边所说的养生伐死的一文一武的原则，天下就会归服了。发号施令合于民心，人民就会听从命令。兼爱众人而不偏心，人民就会亲附国君。

亡 论 节 录

【提要】《亡论》是《经法》中的第七篇，宗旨在于论述国家灭亡的原因，因以名篇。这些亡国的原因包括“六危”、“三不辜”、“三壅”、“三凶”等，概括相当全面。这里节录了三段。

第一段，首先指出防守不能单凭地险，攻战不能单凭兵强。然后着重阐述“兴兵失理”的危害。作者说，如果所伐不当（攻伐无罪之国），屠杀人民，上天要降给大祸；如果所伐当罪，上天会赐给大福。其哲学根据是，“赢极必静”，这和《老子》的物极必反正好相应。看来，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利用老子哲学来反对非正义的掠夺战争。

第二段，讲“三壅”的危害，与法家韩非的某些思想有类似之处，强调国君的威权号令必须得到确保，要防范内宫后妃和外朝大臣对国君的包围和蔽塞；否则，君权不显，就要出现“守不固，战不克”的局面，甚至会更换国君。

第三段论“三凶”，反对好战、好勇和贪欲；其中对见利忘义、贪利受祸说得较多，关于“好凶器”、“行逆德”没有论述，全段文字也有些条理不清，疑有脱误，以致不易看出全段的中心及其与《老子》某些章节的联系。

守国¹而恃（恃）其地险者削，用国而恃（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²，所伐不当³，天降二殃（殃⁴）。逆节不

成⁵，是胃（谓）得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⁶。赢极⁷必静，动举必正。赢极而不静，是胃（谓）失天⁸。动举而不正，【是】胃（谓）后命。大杀服民，僇（戮）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所伐当罪，其祸⁹五之，所伐不当，其祸什之。国受兵而不知固守，下邪恒以地界为私者□¹⁰。救人而弗能存，反为祸门，是胃（谓）危根。……

三雍（壅¹¹）：内立（位¹²）朕（胜）胃（谓）之塞，外立（位）朕（胜）胃（谓）之僨¹³，外内皆朕（胜）则君孤直（特¹⁴）。以此有国，守不固，单（战）不克。此胃（谓）一雍（壅）。从中¹⁵令外【谓之】惑，从外令中胃（谓）之□。外内遂净（争），则危都国。此谓二雍（壅）。一人主¹⁶擅主，命曰蔽光¹⁷。从中外周¹⁸，此胃（谓）重雍（壅）。外内为一，国乃更¹⁹。此谓三雍（壅）。

三凶：一曰好凶器。²⁰二曰行逆德²¹。三曰纵心欲。此胃（谓）【三凶。昧²²】天【下之】利，受天下之患。抹（昧）一国之利者，受一国之祸。约而倍之²³，胃（谓）之禡传²⁴。伐当罪，见利而反，胃（谓）之达刑²⁵。上杀父兄，下走子弟，胃（谓）之乱首。外约不信，胃（谓）之怨媒²⁶。有国将亡，当□□昌²⁷。

【注释】

- 1 守国：防守之国。下文“用国”，指用兵之国，即进攻之国。
- 2 兴兵失理：等于说“师出无名”，不是正义的讨伐。
- 3 所伐不当：所伐不当其罪，指不该受到讨伐而被讨伐。
- 4 二殃：双重的祸殃。
- 5 逆节：违理的行为，指征伐无罪之国。不成，未成为事实，没有这样做。下文“果成”，指成为事实。
- 6 盈：满。盈的反面是亏、损。 命：指国运。

7 羸极：到了极限。羸，通“盈”，满。

8 失天：不合乎天道。今按，“失”疑当作“先”，作“超过”解，“先天”与下文“后命”（没有达到天命的要求）相对而言（译文姑取此意）。

9 祸：依上下文意，当是“福”字之误。《说苑·谈丛》：“所伐而当，其福五之。”

10 “下邪”句：邪字疑是“却”字之误，或是衍文。句末缺字疑是“咎”字，与上句“守”协韵。全句大意似是，臣下不为国家固守，而总是退却各保自己封邑者，必取其咎。

11 壅：壅蔽，隔绝。

12 内位：帛书整理者注，“内位，指后妃。”外位，指大臣。”

13 僂（fú拂）：违抗。

14 孤特：孤独。

15 “从中”二句：“从中令外”、“从外令中”之“中”字，依上下文意，似与“内位”之“内”同义，指后妃而言。第二句末字，帛书整理者引《史记·李斯传》文为证，说可能是“贼”字。今按，当是“贼”字，惑、贼、国三字协韵。贼，伤害，残害。

16 主：此“主”字是衍文，当删。

17 蔽光：遮蔽天光。光，喻国君的圣明。

18 周：环绕，引申为包围。

19 更：更换。这里指国君被废弃。

20 好凶器：好战。凶器，兵器，指代战争。

21 逆德：《国语·越语下》，“夫勇，逆德也。”韦昭注：“德尚礼让，勇则攻夺。”意思是说，武勇用于攻夺，与礼让之德相违背，所以叫逆德。

22 昧：贪。

23 约：结约，订盟。倍：通“背”，背约。

24 襦传：古代过关的凭证，用帛做成。襦，读为“繻(rú如)”。这种凭证，用后即废，这里比喻轻易背弃盟约，言而无信。

25 达刑：疑当作“违刑”，违背了惩罚不义的原则。繁体“违”与“达”形近致误。参阅《兵容》篇注8。

26 怨媒：结怨的媒介。媒，诱发某种事件的因素。

27 当□□昌：缺字难于推知。《论》篇之末后，有“有国将昌，当罪先亡”之句；依此句法，则“当□□昌”的大意应该是，举动合宜、国运必昌。（译文姑取此意。）

【译述】

一个处于守势的国家，如果单凭它的地形险要，必会损削；一个处于攻势的国家，如果单凭它的兵力强大，必会衰弱。兴兵的一方如果师出无名，它攻击的对象如果不当其罪，上天会降给双重的灾祸。违理兴兵的行为如能及时中止，这就叫做合乎天道。违理兴兵的行为如果不肯回头，上天就不会使它国运圆满，而要加重惩罚。发展到了极限，一定要懂得安静休息；一举一动，一定要遵行正道。到了极点还不收敛，这就叫做超越了天命，举动不遵行正道，这就叫做不合乎天命。如果大杀已经归顺之民，屠戮已经投降之人，惩处无罪的良善，那么灾祸都会反过来降临到自己身上。所攻打的结果罪有应得，那么兴兵的会得到五倍的福运；所攻打的结果不当其罪，那么兴兵的会受到十倍灾殃。自己的国家遇到了攻击却不知道顽强守御，而一味退却，只顾自己封地的，必会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救人之国而不能使之免于灭亡，就反而给自己打开了招祸之门，这就叫做危亡的根由。……

〔一国之君，往往存在〕三种蔽塞：内宫后妃的影响占了优势，叫做壅塞；外朝大臣的影响占了优势，叫做违抗；后妃与大臣的势力一齐膨胀，国君就完全孤立、内外无援了。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防守无法坚固，进攻不能得胜。这是第一种蔽塞。内宫后妃支配外朝大臣，叫做惑乱；外朝大臣左右内宫后妃，叫做谗害；外朝内宫相互争权夺势，那就害了都

城害了国家。这是第二种蔽塞。如果一个大臣独揽朝政，叫做遮蔽君王的圣明；如果一批权臣内外包围了国君，叫做双重壅塞。如果外朝内宫的势力勾结起来，国家就要出现更换君主的事了。这是第三种蔽塞。

〔一个国君，往往存在〕三种凶险之事：第一是喜好战争，第二是施行勇力，第三是放纵贪欲。这就叫做三凶。贪天下之利，会受到天下人反对的祸患；贪一国之利，会受到一国人民反对的祸患。结了盟约又翻悔，叫做言而无信。讨伐有罪之国，见到好处就止战回师，叫做违背惩罚不义的原则。杀戮在上的父兄，驱逐在下的子弟，叫做制造祸端。外交盟约不信守，叫做结怨之因。这种倒行逆施的国家将要灭亡，而举动合乎天道的国家将要兴旺。

姓 争 节 录

【提要】这是《十六经》的第六篇。篇中有“姓生已定，敌者生争”的话，故名《姓争》。帛书整理者说，“姓争，指氏族间的战争。”

《十六经》的许多篇章，都是记录传说中的黄帝言行的。这自然是黄老学派的假托。儒家经典里往往把黄帝时代说成所谓大同之世、少有争夺的。本篇却指出自有人民，就有争夺，这和《吕氏春秋·荡兵》的“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谈战争起源完全一致。韩非在《五蠹》中的说法也与之相近。不过，本文作者立刻抬出一个“天道”来，强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与法家划清了界线。

具体来说，文章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战争是凶事，但“不争亦无以成功”，不反对不得已的争（《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二、不能单靠战争解

决问题，必须刑德结合，提出“刑德相养”的主张，德非刑不行，刑非德必倾，比战争万能论或德化万能论都要全面些。三、天道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天时。作者强调，兴作兵刑（作）和休养生息（静），都必须适时。“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有了这个天道、天时的制约，就不能一味主战了。

高阳问力黑曰¹：天地【已】成，黔首²乃生。莫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³。吾甚患之，为之若何？

力黑对曰：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规（蛟）僂（挠）毕掙（争）⁴。作⁵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生已定⁶，敌者○生争，不谏⁷不定。凡谏之极⁸，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⁹，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¹⁰视（示）其央（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¹¹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¹²，逆顺若成¹³。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彰）。其明者¹⁴以为法，而微道是行¹⁵。明明至微，时反（返）以为几（机）¹⁶。天道环（还）于人¹⁷，反（返）为之客。争（静）作得时，天地与之。争不衰，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环周¹⁸，人反为之【客】。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

【注释】

1 高阳：据《史记·五帝本纪》，高阳是黄帝的孙子，即颛顼高阳氏。力黑：黄帝之臣力牧，或作“力墨”。

2 黔首：百姓，人民。

3 覆倾：彼此颠覆倾轧。

4 蛟（qí其）挠（náo挠）毕争：意思是各种生物都处于争夺之

中。蛟、蛭，都是虫名。《淮南子·修务》：“蛟行蛭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

5 作：兴，发起。

6 胜生已定：帛书整理者注，“氏族已经形成”。胜，“腥”的异体字，这里作“姓”。

7 湛：读作“戡(kān刊)”，平定。

8 极：准则，原则。下句“刑德”之刑，包括用兵。

9 日月相望：刑与德的联系，就和日月相望一样密切。这里日是阳，喻德；月是阴，喻刑。帛书整理者注，“月圆时和日相对，称为相望。”

10 环：回，反过来。

11 穆穆：肃穆，威严。

12 养：长(zhǎng掌)也，这里解作“促进”。

13 逆顺若成：大意是，逆刑的和顺德的就都可以作出合适的处理。若，乃。成，定。又，下文“刑晦而德明”与“刑微而德彰”意思全同，译文稍作变动。

14 明者：此指明君。

15 微道是行：行微道。微，精微。道，大道，天道。

16 “时返”句：大意是说，天道的运行，出现各种不同的机遇。当它返回到某个环节，就成为某种力量某种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应当加以掌握利用。时，当即下文的“天道”。返，回，天道在运行过程中归到某个环节。机，机会，转折点。

17 “天道”二句：帛书整理者注，“这句话的大意是：人能掌握时机，争取主动，‘天道’也就成了人的客人，为人所利用。”译述取其大意。

18 天稽环周：帛书整理者注，“指失去时机”。“天稽即天当”。天当，见《国次》注15。

【译述】

高阳问力黑说：天地已经形成，人民已经出现。他们不遵从上天的道德准则，都在图谋彼此颠覆倾轧。我对这种现象很

是担忧，应该怎么办呢？

力黑回答说：不要过虑，不要担心，上天的创造，本来就是如此。天地一旦定形，连虫蚁都在争斗，〔更何况百姓。〕发起争斗的固然面临凶险，不争也不能生存、没有出路啊！〔不过，争斗与争斗也有不同，〕遵从天道的在争斗中兴旺，违背天道的在争斗中灭亡。不违逆天道，就不会失去自己所占有的东西。天地业已形成，人民已经出现，氏族已经产生，相互敌对的势力自然要发生争斗，不进行征讨，就不能安定。大凡平定争斗的原则，在于兵刑和道德。兵刑和道德都是十分明显的，就象太阳和月亮交相辉映，显示出它们相辅相成的作用。一旦〔刑与德〕不能对等相当，〔失去平衡，〕反过来就会出现灾殃。上天的道德是那样美盛，没有兵刑的辅佐就不能畅行；上天的兵刑是那样威严，没有道德的配合就一定倾覆。兵刑和道德互相促进，逆天当罚和顺天当赏才可以各得其所。兵刑隐晦而道德彰明，兵刑属阴而道德属阳，所以兵刑隐微而道德彰明。贤明的国君以〔这一晦一明、一阴一阳的结合〕作为法则，就是运用了精微的大道。大道昭明而又极为精微，它的运转会出现各种机遇。天道被人所掌握，就反过来为人服务。静止和兴作都能适时，天地也会帮助你。兵争不息，天时当静而人不肯静，国家就不能安定。〔反过来说，〕可以兴作而不兴作，失去时机，人就处于被动地位。静止与兴作都能适时，天地也会帮助你；静止与兴作不合时机，天地就会剥夺你。

兵 容

【提要】这是《十六经》中的第八篇，篇幅较短而缺文较多，个别语句亦疑有误，但是主旨还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强调用兵必须效天、法地、注重人谋。这三项原则能否结合而不失

去联系，是用兵成功与否的关键。

关于效天。文章说得十分明确，“圣人之功，时为之用”。看来，这个天，就是天时和下文“逆天之极”的天极（天道的限度、准则）；而且这个天是“有夺有予”的，予而不受，反要招祸，侧重点分明是主战。《汉书·艺文志》说，“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助者也。”单就顺天时、推刑德而言，上篇《姓争》与本篇就很带些兵阴阳家的色彩。

关于法地。本文未加议论；《称》论地道是：“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于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又，《十六经》的《立命》说到“吾爱地而地不荒”，《观》说“待地气之发也，乃萌者萌而孳者孳。”《果童》说“天有〔恒干，地有恒常。”似乎都是说地的法则的，可以参看。

关于注重人谋。圣人必须效天、法地，不达刑，不繻传；掌握天时，当机立断。用兵不图侥幸，使民不逆天极。这些都是人谋。《十六经》的许多篇章，都反复说到了这个道理。

兵不刑¹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²；刑法不人³，兵不可成。参○□□□□□□□□□□之⁴，天地刑（形）⁵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⁶，因时乘□⁷，是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⁸，不繻传⁹。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固有夺有予，有祥□□□□□弗受¹⁰，反隋（随）以央（殃）。

三遂绝从¹¹，兵无成功。三遂绝从，兵有成【功】。□不乡（飡）其功¹²，环（还）受其央（殃）。国家有幸¹³，当者受央（殃）。国家无幸，有延其命。第第阳阳¹⁴，因民之力，逆天之极，有（又）重有功¹⁵，其国家以危，社稷以匡¹⁶。事无成功，庆且不乡其功¹⁷。此天之道也。

【注释】

1 刑：通“型”，典型。这里作“效法”解。

2 措：措置，举措。

3 不人：帛书整理者注，“疑人字上脱一因字”。不因人，不借助于人的主观努力（如智、勇等等）。

4 “参○”句：《国语·越语下》，范蠡对越王句践说，“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刑之，圣人因而成之。”本文所缺字句，可能与《越语》相近。录以备考。

5 形：显示。据《国语》韦昭注，指天地显示“吉凶之象”。今按，依上下文意，似指显示某种法则，上文已明言用兵须“刑天”、“法地”；下文又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不指吉凶言也。

6 庸：用。

7 秉□：疑是“秉刑”。秉，执掌，主持。刑指“兵刑”。下文有“圣人不达（违）刑”之句。

8 达刑：疑当作“违刑”，违背运用兵刑的准则。当用兵而不用兵，就叫违刑。《四度》：“达刑则伤”。帛书整理者说，“帛书中的刑，常指用兵”。又说，达刑之达，“疑假借为脱，意思是应该用刑而不用刑或少用刑”。亦通。录以备考。

9 褊传：读作“繻传”，作“失信”解，参阅《亡论》注24。

10 “有祥”二句：依上下文推测，大意是，天降吉祥（即上文“天固有夺有予”之“予”，上天有所予，自然是祥），人如果不顺应和接受，反而会遭受祸殃。

11 “三遂”四句：不可解，疑有误字。以意推之，“三遂”等于说“三道”（遂，道也），三项原则，指开篇用兵应“刑天”、“法地”、“因人”而言。绝从，读作“绝踪”，断绝联系。第三句“三遂绝从”当有误，大意当是三遂不绝。译文试依此解，以备参考。

12 飡：通“享”，享受。其功：即上文“兵有成功”之“功”。

13 有幸：存有侥幸之心。即指不顾上述天、地、人的条件，悍然发动战争。

14 萋萋阳阳：帛书整理者注，“疑读为沸沸汤汤。在此形容兴师

动众的情况。”

15 有功：取得成功。按，在作者看来，逆天行事而取得成功，是坏事。《亡论》篇有“德薄而功厚者隳（毁灭）”的说法，意思相近。

16 匡：《国语》韦昭注，“匡，亏也”。

17 庆：庆赏。乡（xiàng向）：读作“向”，在这里作“当”解。功：成效。

【译述】

用兵不效法天，就不可轻举妄动；用兵不效法地，就不可任意施为；用兵效天法地而不注重人谋，也不能取得成功。……，天地会显示出某种法则，圣人依此法则行事而取得成功。圣人取得成功，是由于时机为他所用，顺应正确的时机进行征战，这就必定成功。圣人不违背用兵的原则，不废弃自己的诺言。顺应天时，与上天一起作出决断，〔天时宜兵，就立即用兵。〕应当决断而不决断，反而要受到祸乱。上天本来就有所夺取、有所给予，上天降给福祥而不接受，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

〔效天、法地、注重人谋，〕这三项原则不能结合，用兵必定不能成功；三项原则能够结合，用兵必定能够成功。不享受这种成功，反而要受到祸殃。国家如果心存侥幸而发动战争，这个国家就会受到灾祸；国家如果不侥幸兴兵，反可延长国运。〔因为，不法天法地，不顺应人事，而要〕浩浩荡荡，兴师动众，借助人民的力量，而违背了天道的限度，又侥幸取得战功，那么国家就要遇到危机，政权就会受到削弱，战事要是没有成功，那么用于鼓励作战的费用倒会超过作战的所得。〔总之，违背天时用兵，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得不偿失的。〕这就是上天的法则。

本 伐

【提要】这是《十大经》中的第十一篇。本伐，分析兴兵

征伐的原因和利害。本，根源，原因。在《十六经》一书里，直接间接地谈兵的言论不少，而《本伐》是最为旗帜鲜明地提倡“义战”的一篇。

作者分析用兵的原因有三：为利，为义，行忿。他说，乘人之危兴兵谋利，“虽无大利，亦无大害”。持保留但不反对的态度。用兵只为泄愤而不知其余，就最不可取。作者歌颂了“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的义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章强调“以一国攻天下”的战争一定要有持久的恒心，要有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的决心，反对半途而废。

这篇文章不讲刑阴德阳之理，不提天道天时之说，只是强调用兵，与其他篇不同。其倾向与战国兵家的思想颇为接近。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本书所录《吕氏春秋》中的《荡兵》、《振乱》、《禁塞》等篇。又，《十六经》中第七篇《雌雄节》，用“雌节”比喻阴柔之道，说它用于战争，就会“以守则宁”、“以战则克”，是《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反映，与本篇立论有不同之处，可以相互参看。

诸库藏（藏）兵之国¹，皆有兵道²。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³者。

所谓（谓）为利者，见□□□饥⁴，国家不段（暇），上下不当⁵，举兵而裁之⁶，唯（虽）无大利，亦无大害焉。所谓（谓）为⁷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肖），所谓（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伐（攻）天下；万乘【之】主□□希不自此始⁸，鲜能冬（终）之⁹，非心之恒也，穷¹⁰而反（返）矣。所谓（谓）行忿者，心唯（虽）¹¹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而无以求也，即兼始逆矣。非道也。道之行也¹²，繇（由）不得已。繇（由）不得已，则无穷。故□者¹³，起¹⁴者【也】；禁者，使¹⁵者也。是以方行

不留（流）¹⁶。

【注释】

- 1 诸库：指府库。“诸”，言其多。兵：兵器。
- 2 道：在这里解作“因由”，“原因”。
- 3 行忿：发泄忿怒。
- 4 “见□”句：大意是见到别国发生饥荒。饥，饥荒，灾荒。
- 5 不当（dàng荡）：不合宜，不适当。可有两解：一是指不协调不团结；一是指措施失当。译文姑依后解。
- 6 栽：通“灾”，这里作“侵害”、“诛伐”解。
- 7 为为：衍一“为”字。
- 8 “万乘”句：有缺文，语意不明，译文姑以意推之。万乘之主，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国君。希，稀少，少有。
- 9 鲜（xiǎn显）：少。终：到底。
- 10 穷：不通。这里作“挫折”解。
- 11 唯（虽）：帛书整理者以“唯”通“虽”。今疑唯即“只因为”的意思。
- 12 “道之”二句：道，指用兵之道。《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帛书《称》：“兵者不得已而行。”
- 13 故□者：疑缺文是“伐”字。按，自此以下四句，语意未明。译文试以意推之，以便参考。
- 14 赳：帛书整理者注，“疑读为拓”。拓，以手推物。
- 15 使：用。这里当指贤人有所作为。
- 16 方行：遍行，周行。不留：不受阻滞。帛书整理者改作“不流”，指不旁流横溢，或亦可取。

【译述】

府库里充满了兵器的国家，〔都是为了作战，〕出兵也都有自己的缘由。世上出兵的缘由有三种：有的是为了获取实利，有的是为了伸张正义，有的只是发泄怨恨而已。

所谓为了获取实利的，看到别国为饥荒所困扰，没有工夫〔来整顿军备〕，君民上下进退维谷，于是就兴兵去加以侵

害，这种作法虽然得不到大利，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害。所谓为了伸张正义的，就是指讨伐昏乱之国，禁止暴虐之行，起用贤德之士，废弃不肖之徒，这就是所谓伸张正义。义，这是人们愿意拼死去争的东西。所以，能做出凭借一国的力量去征伐全天下这样的大事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之君，一开始很少不是这么打算这么设想的，但是，很少能把征伐进行到底，这就是没有恒心，遇到麻烦就止战回师了。所谓为了发泄怨恨的，是指由于心中有了怨恨，不能白白地生一场气，一发怒就必定有所行动。〔正由于这只是为了泄忿，〕一旦成功，却不知道有所求取，〔既不求利，也不取义，〕这就说明一开始就违逆了用兵的原则了。发泄怨恨是不合用兵的原则的！用兵之道的实施，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正因为是出于不得已，就一定会不顾困难进行到底。所以，攻伐，正是为了排除暴虐；禁止，正是为了扶植贤德。因此，用兵之道能够遍行天下，无所阻挡。

顺 道

【提要】 顺道，意思是治国治民才能够顺利如意的原则。依文意，这个“道”和《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之道是一致的。《顺道》是《十六经》中的第十四篇。有的学者认为，《十六经》似乎应该是十篇，今帛书分为十四篇，当是帛书原抄写者之误。

本文通过黄帝与力黑的问答，悬想上古时代是无为而治的，而重点在于论述柔弱胜刚强的哲理。首先是要求“安徐正静，柔节先定。”然后做到行仁爱人，并且立于不敢，行于不能，要求示人以弱。最后，“胥雄节之穷而因之”，看到对方地夺其力，天逆其时，就乘机进攻。作者认为，这样的攻击是最合算的，“战胜不报，取地不反”。

通观全文，作者是从积极的进取的方面发展了《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因为文章的结尾是要战斗进攻的，是希望“用力甚少，名声章明。”

黄帝问力黑¹曰：大堇（庭）氏²之有天下也，不辨阴阳，不数日月，不志四时³，而天开以时，地成以财。其为⁴之若何？

力黑曰：大堇（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⁵。晁湿⁹共（恭）金（俭），卑约主柔⁷，常后而不失〈先〉⁸。臚（体）正信以仁，兹（慈）惠以爱人，端正勇⁹，弗敢以先人。中请不刺¹⁰，执一¹¹毋求。刑于女节¹²，所生乃柔。□□□正德，好德¹³不争。立于不敢¹⁴，行于不能。单（战）视（示）不敢，明孰不能¹⁵。守弱节而坚之¹⁶，胥雄节之穷而因之¹⁷。若此者，其民劳不□¹⁸，几（饥）不怡，死不完（怨）。不广（旷）¹⁹其众，不为兵鄰²⁰，不为乱首，不为宛（怨）谋（媒）²¹。不阴谋，不擅断疑，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²²。慎案²³其众，以隋（随）天地之从²⁴。不擅作事²⁵，以寺（待）逆节所穷。见地夺力²⁶，天逆其时，因而饰（飭）²⁷之，事环（还）克之。若此者，单（战）朕（胜）不报，取地不反²⁸。单（战）朕（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穀（声）章明。顺之至也。

【注释】

1 力黑：也写作力牧、力墨，黄帝之臣。

2 大庭氏：传说中远古帝王之号。见《庄子·胠篋》。

3 志：同“记”。

4 为：治。

5 柔节先定：《管子·九守》注，“以和柔为节，先能定己，然后可定人。”柔节，阴柔之道。先定，先使自身安定。

6 晁湿：未详。或疑晁有“屈曲”之意，《说文》段注：“凡𠂔声、宛声字，皆取曲意。”湿，地低则湿，这里疑是卑下之意。

7 卑：低下。 约：约束，收敛。

8 后而不先：居于后而不抢在先。后，即“后发制人”之后；先，即《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先。下句疑当作“体正以信仁”。信，通“伸”。

9 端正勇：似即“正确对待勇敢”之意，所以下文说“不敢为天下先”。帛书整理者说，《管子·势》作“端正象”。疑当从《管子》作“象”。（象，法也。）今录以备考。

10 中请：中情，内心。请，通“情”。剌：帛书整理者说，疑当读为綌（qiú球）。綌，急。

11 执一：专心一意。

12 刑：效法。女节：即雌节，指阴柔之道（《十六经》有《雌雄节》篇，以雌节比阴柔，以雄节比阳刚）。

13 好德：爱好善德。

14 “立于”二句：《管子·势》注，“（行于不敢，）则人不能与我争勇。”“（立于不能，）则人不能与我争功。”大意是说，对待战争的问题，都站在自己无能、无勇的基点上，别人就不能与我争功、争勇。这是道家以柔弱胜刚强的一种体现。

15 明𡗗不能：𡗗，古同势。“不允许显示情势、不能做到。”“𡗗”，形势，情势。

16 守弱节而坚之：等于说坚定地守持弱节。《管子·势》作“守弱节而坚处之”，有一“处”字，意思更明确。

17 胥：等待。 因：顺势，趁机。

18 劳不□：大意或者是虽劳而不以为苦。下句饥不飴，大意或者是虽饥而不懈怠。（飴，帛书整理者注：通“怠”。）今按，前文说坚守弱节，以逸攻劳，人民已得休养生息，故乐意出力，能耐劳忍饥乃至至死无怨。

19 旷：空，荒废。

20 邾：帛书整理者说，“邾”当读为“主”。《文子·道德》：

“为兵主，为乱首。”兵主指挑起战争的人。

21 怨媒：引起怨恨的媒介。

22 宇：疆宇，国土。

23 案：即“按兵不动”之“按”，作“止”解。这是有节制约束之意。

24 从：通“踪”，踪迹。

25 作事：生事，兴事。

26 地夺力：疑当作“地夺其力”，指地力已被用尽而变得瘠薄。

27 饬（chì斥）：整治，这里实指攻伐对方。

28 不反：不再回归。从对方夺得的东西，对方不能夺回，就是“不反”。

【译述】

黄帝问力黑说：大庭氏享有天下的时候，不分辨阴阳，不计算日子，也不记四季；可是，上天还是按时行事，大地还是照样生财。他是怎样治理的呢？

力黑回答说：大庭氏的享有天下，安详、徐缓、平正、清静，依靠那阴柔之道，首先安定自己。顺屈、谦卑、恭谨、俭朴，自处卑下，注意约束，而坚持柔弱，总是居人后而不肯在人先。本体端正而伸张仁德，心术慈惠而爱恤众人，正确地对待勇敢，不敢抢在他人之前。内心〔平静而〕不急躁，专心一志无所妄求。效法阴柔之道，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柔胜刚。……爱好善德就懂得不夺不争。立身处世，站在“我不敢”这样一个基点上；举动行事，站在“我不能”这样一个基点上。能战，故意显示不敢的样子，故意显示情势不可能的样子。坚定地守持阴柔之道，等待那信奉阳刚之道的对方处于困境而乘机进行攻击。象这样子，他的人民〔由于得到仁惠爱恤，又经过休养生息，就能够努力作战〕，耐劳而不叫苦，忍饥而不懈怠，甚至死而无怨。不要荒废民众的生业，不要成为挑起兵端的人，不要成为制造祸乱的人，不要成为构怨结仇的媒介。不暗中算

计他人，不擅自决断疑难，不图谋侵削别人的田野，不图谋强夺别人的疆土。谨慎地节制自己的部众，以顺随天地运行的踪迹，〔见机行事。〕决不要擅自挑起事端，只须等待那违背天道的对方处于困境的机会。一旦看到对方地力已用尽，天时又不顺，就因势兴兵，进行征伐，这样反而可以克敌制胜。象这样子做的，攻战一旦胜利，敌人无法报复；土地一旦获得，敌人无法夺回。在国外打了胜仗，在国内就出现吉祥。用的气力很小，得的名声却很大。这就是最大的顺利啊！

称 节录

【提要】《称》是《经法》等四部帛书的最后一种，帛书整理者说，“书中有‘审其名，以称断之’之语，因此‘称’作为书名。此书汇集很多类似格言的话，所反映的思想大体与上两种佚书同一体系。”这里选录了有关兵论的十条，每条之前冠以“◎”号，以清眉目。

无论从内容（多讲辩证法）和形式（多格言式的韵语）来看，《称》不仅有《老子》的影响，同时对其他学说也有吸收。所选兵论也大抵如此。第一条接受了“兵者凶器也”的思想，又有所发挥。第四、六、七、十条谈强与弱的关系及转化。第五条谈抑忿和节欲的重要意义。第二、三、八条，强调征伐必须正名、据理，如果征伐非义，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和敌国的报复，似乎是主张慎战的。

◎□□不执偃兵¹，不执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

◎天制²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³。取予当，主为□⁴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天有环（还）刑⁵，反受其央（殃）。

◎提⁶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

◎强则令，弱则听，敌则循绳而争⁷。

◎天下有参（三）死：忿不量力死，耆（嗜）欲无穷死，寡不辟（避）众死。

◎毋籍（藉）贼兵⁸，毋裹⁹盗量（粮）。籍（藉）贼兵，裹盗量（粮），短者长，弱者强，赢绌¹⁰变化，后将反施（施）。

◎阳亲而阴亚（恶）¹¹，胃（谓）外其肤而内其勦¹²，不有内乱，必有外客¹³。肤既为肤，勦既为勦，内乱不至，外客乃却。

◎诸侯有乱，正乱者失其理，乱国反行焉。其时未能也，至其子孙必行焉。故曰：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

◎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侍（恃）其城郭之固，古（怙）其勇力之御¹⁴，是胃（谓）身薄¹⁵。身薄则货（忒）¹⁶。以守不固，以单（战）不克。

◎两虎相争¹⁷，奴（弩）犬制其余。

【注释】

1 □□：疑是“王者”或“圣人”二字。 執：同“艺”，常。 偃（Yǎn衍）：止。

2 制：制约，控制，掌管。

3 取予：夺取和给予。

4 □：疑是“圣”字。

5 还刑：事后的惩罚。还，反。

6 提：举。

7 敌：相当，势均力敌。 绳：法度，准则。

8 藉：帮助。 贼：这里指敌寇。李斯《谏逐客书》作“寇”。 兵：武器。

9 裹：读作“赍（lài赖）”，赐，送。

10 赢绌（chù触）：伸、缩。赢，通盈，满。绌，不足。

11 阳：外表，表面上。 阴：暗中。

12 肤：在这里解作“美”、“善”。勦（jù据）：用力多，引申

为“严峻”。

13 外客：外患。客，指敌人。攻者为客，守者为主。

14 怙（hù户）凭借，凭恃，御：通“围”，强围，强悍。

15 身薄：本身德行浅薄；缺乏修养。又，薄也可解作“微薄”、“单薄”，自薄等于说自己减少自己的力量。译文依后解。

16 忒（tè特）：差错，失误。

17 “两虎”二句：《战国策·秦策四》，“两虎相斗而弩犬受其弊。”与此相同。意思是说，两虎相斗，则两败俱伤；力量远不如虎的犬却坐得其利。弩，迟钝无能。

【译述】

◎圣王不常进行偃兵的说教，也不常采取用兵的行动。用兵，是万不得已才做的事情。

◎天控制着寒来暑往，地控制着山高水低，人控制着夺取与给予。夺取与给予的事做得适当，就可以立为圣王。夺取与给予的事做得不适当，就必然趋向灭亡。上天有事后的惩罚，到头来自取祸殃。

◎提出正当的名义进行征伐，得到了预期的追求立即收兵。

◎强大，就能命令别人；弱小，只能听人命令；势均力敌，就只有遵行法度来较量高低。

◎天下事有三种是可能导致灭亡的：只图泄愤而不自量力的，灭亡；贪得无厌的，灭亡；人少力单而不回避人多势众的，灭亡。

◎不要用武器资助敌人，不要把粮食送给寇仇。用武器资助敌人，把粮食送给寇仇，就会使敌寇劣势转优势，弱小变成强大，盈亏发生转化，必将自食其果。

◎表面亲善而暗中使坏，叫做外面表现着和善而内心装着严刻，〔这样做，〕不是有内乱，就是有外寇。〔正确的原则

应该是表里一致，「该和善就和善，该严厉就严厉。这样做，「内乱不会降临，外寇能够打退。

◎诸侯国有了暴乱，如果拨乱反正的一方失去正确的原则，乱国反会得势而进行报复。即使当时还不能这样做，到了子孙后代也会实行。所以说，制服别人如果失去原则，反而要被别人所制服。

◎不依靠辅佐之人的帮助，不听从智慧之人的谋虑，却仗恃自己内城外郭的坚固，凭借自己武勇有力的强悍，这就叫做自己削弱自己。自己削弱自己，就必然大出差错。以此守御，不能坚持；以此攻战，不能胜敌。

◎两虎相争，「必然两败俱伤，」连一条劣狗也可以从中取利。

管子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六八五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更革，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管仲死于前六四五年。）战国末期，即有《管子》一书，韩非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管子》，定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组。

刘向整理过的《管子》已经不是韩非，司马迁看到过的《管子》原本的面目。郭沫若说：“《管子》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任继愈具体指出，《管子》包括两类著作，“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这是《管子》的原本，……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直到刘向编书时才搀杂进去的。”因为稷下先生，包括各家各派，所以《管子》中有阴阳家、道家、法家、儒家以及兵家、农家的著作（参《中国哲学发展史》三五五页）。有些学者认为，书中《轻重》十九篇（今存十六篇）和《侈靡》篇不作于战国时期而是西汉的作品。

任继愈认为，管仲学派是战国时期齐人继承和发展管仲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介乎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二者之间，对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主张把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以法律来加强王权，又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

这个学派重视人民的作用，主张争取民心。认为民是国家之“本”，统治者的成败都取决于“得人”或“失人”。“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禁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统治者只有为人民兴利除害，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与此相联系，这个学派在哲学方面重视“天道”和“人情”——自然变化的规律和人们的心愿。“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心之心而为纪”（《禁藏》）。

《管子》的经济思想，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管子》全书中的军事思想涉及面很广，内容相当丰富。《汉书·艺文志》把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家，根据班固所指出的这四家的特点来分析《管子》，可以说，这四家的思想在《管子》中几乎无一不备。下面论列一下《管子》的军事观点。

一、《管子》的战争观

《管子》主张富国强兵，重视战争的作用，“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参患》）所以在《管子》中有很多关于加强实力、富国强兵的论述，有专门的军事著作。然而它同时又反复强调不可轻易动武。这一方面是从爱惜民力出发的，“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权修》）另一方面是考虑轻战对君主和国家的危害，“数战则士

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幼官》）所以它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重令》）“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只有“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枢言》）才是正确的做法。所以《管子》提出“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兵法》）。《管子》主张慎重地对待战争，却反对“废兵”。在这方面《管子》的作者论述得非常透彻。“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即使在黄帝、尧、舜的时代都不曾废兵，“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法法》）“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形势解》）因此，《管子》说“寝兵之说”“兼爱之说”只能解除人们的思想武装，有害而无益。

由于具有上述观点，所以《管子》的作者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善之伐不善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之。”（《中匡》）“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之）君也。”（《幼官》）“勇而不义伤兵”，“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法》）。人们应当“竞于德”，而“不竞于兵”（《大匡》）。

此外，《管子》还论述了经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权修》）“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治国》）说明了农业（粮食）对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它还指出，首先搞好经济，然后才谈得到战争（《轻重甲》）。“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大匡》）只有搞好内政，取信于民，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

二、《管子》的治军思想

首先，《管子》论述了“作内政而寓军令”，也就是寓兵

于农的思想（详见《小匡》）。其基本精神，就是通过“参（三）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把居民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春秋两季通过打猎即“春搜”“秋猕”，进行操练，使之通晓军事。而在平时，则可以“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铍耨以当剑戟……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攻）战巧矣。”（《禁藏》）因为战士们都是邻居，相互熟悉，又痛痒相关，所以打起仗来能相互配合，从而保证战争的胜利。这种寓兵于农的思想，对于后代是有深远影响的。

其次，《管子》主张以法（刑、赏）治军，令行禁止。它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重令》）它认为人们“见利莫能勿就，见善莫能勿避”（《禁藏》），所以主张用“重禄重赏”鼓励将士勇往直前，忘我牺牲。它警告说：“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

第三，《管子》很重视军事训练。它要求士卒“动（重）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幼官》）又说：“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兵法》）这是说经过训练让士卒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不仅掌握熟练的军事技术（熟悉各种号令、各种旗帜的功用、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而且思想统一，严肃认真。它认为这样的军队，可以“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七法》）

第四，《管子》特别强调武器装备的精良。它指出，“备具，胜之原。”“备具无常（尚），无方应也。”（《幼官》）所以在《管子》提出的征伐天下必须首先做到的八个“无敌”中，有三项即“财（材）无敌”、“工无敌”、“器无敌”，都

是属于武器装备方面的，它要求用高价“聚天下之精材”，用三倍于别国的高酬雇用天下的能工巧匠，而“论百工之锐器”（《七法》《小问》）。武器制成以后，要经过试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而且要修建好兵器库，妥为保存。象《管子》这样从原材料、制作技术等方面讲求武器装备的质量的，在先秦兵论中要算是最为突出的。

此外，《管子》还论述了等级制度的必要性，“……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权修》）

三、《管子》的策略思想

《管子》的作者注意研究事物的矛盾对立和处理矛盾的方法，有很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牧民》）“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伸），然后能用天下之权。”（《霸言》）“成功之道，赢缩为宝。”（《势》）这就是说取予、屈伸、赢缩等等，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该取则取，当予则予；有时候必须“予”，实际上“予之为取”。在这里，准备条件，把握时机，利用形势是最重要的。“智者善谋，不如当时。”“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霸言》）

“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著于取予之分，则得地而不执（报）。”（《幼官》）当然，要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就离不开运筹谋划。所以《管子》也常常强调要“立于谋”“计数得”。

要审度形势，运筹谋划，就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所以《管子》要求将帅“审知地图”，以便利用地利；要求“遍知天下”，甚至达到“知天下无敌”。而对于敌人，更必须详细了解敌人之政、敌人之情、敌人之将、敌人之士，以便做到

“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七法》）《管子》还很重视间谍的作用，“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制分》）它所提出的“谋功（攻）”的五种手段（详见《禁藏》），都离不开使用间谍。

在具体战术方面，《管子》要求“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七法》）行动要诡秘，变化无方，使敌人不可测知。“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影）。”（《兵法》）“无方，胜之几。”“无象，胜之本。”（《幼官》）要“经不知”“发不意”，风动雷击，以轻疾制敌，使敌人无法抗拒。作战时，要注意避实击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脆），释难而攻易。”（《霸言》）“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这些，都是辩证法观点的运用。

四、《管子》论将

《管子》认为，国家的安危，不取决于“城郭险阻”，而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它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罗致。“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它要求不惜高官、厚禄、重金，招揽各种人才（《制分》），要“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国君要举贤使能，任命军事官员，不听漂亮的言辞，要经过实际考验，“以战功之事定勇怯”（《明法解》）。更要任命人们所爱戴的人做军队的将帅：“上帅士以人之所戴。”（《问》）而将帅需要具有这样的品德：执法严明，“罚不避亲贵”，“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立政》）而且要“知兵”（熟悉军事），“知意”（了解士卒的战斗意志），知己知彼，善于谋划。“必设常主”，即将帅必须常设，不可临时委任。这不仅由于军队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日之功，平时必须做好军事训练等大量军务，而

且临时任命将帅，就会将不知兵，不可能打胜仗。

《管子》旧有唐尹知章注（今传本书房玄龄注，是错误的）清代张佩纶《管子学》，近人尹桐阳《管子新释》、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可以参看。译文有赵守正《管子注译》（上册）。本书正文依四部丛刊本《管子》，酌采《管子集校》改订的字。

权 修 节录

【提要】本文讲述国君如何加强和巩固政权的问题。修，改进，加强。

这里选录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耕战的重要性，主张慎重地使用国力、民力。作者要求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开垦土地，实行赏罚，督促人民作战。指出“野不辟，民无取（读作“促”），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同时，作者反对统治者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以加重赋税；反对“轻用众，使民劳”，以至民力枯竭：这可以给敌人造成谋算自己的机会。第二部分进一步强调了农业对军事的重要性：“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粮食对于军事的胜败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部分强调实行等级制度，要求有明确的等级的规定（包括衣服的等级），认为这可以使百姓“尊主政令”。第四部分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培养人才乃是成就王业的门径。

万乘之国¹，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²众，官不可以无长；操³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⁴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⁵

也。故末产⁶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⁷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

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⁸，台榭⁹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¹⁰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欲为天下者，必重¹¹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

【注释】

- 1 万乘（shèng剩）之国：指大国。万乘，万辆兵车。
- 2 殷：盛多。
- 3 操：掌握，控制。
- 4 辟：开辟，开垦。
- 5 取：即“趣”字，通“促”，催促，督促。
- 6 末产：指工商业中奢侈品的生产。《管子》认识工商业的作用，但主张限制它的发展，而对奢侈品的生产则主张取缔。
- 7 信：讲信用。
- 8 舆：车。 饰：装饰。
- 9 台：土筑的高台，供观察瞭望用。 榭（xiè谢）：台上的房子。
- 10 厚：重。
- 11 重：看重，重视。

【译述】

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军队不可以没有将帅；土地广大，乡野不可以没有官吏；百姓众多，官府不可以没有长官；掌握着人民的命运，朝廷不可以没有政令。

土地广，可是国家贫穷，是因为田野没有开辟；人民多，可是兵力弱小，是因为人民缺乏督促。所以不禁止奢侈品的生产，田野就得不到开辟；赏罚不讲信用，人民就得不到督促。

田野不能开辟，人民缺乏督促，对外就不能抵抗敌人，对内就不能牢固的守卫。所以说，徒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的虚名，却没有千辆兵车的功用，还要谋求权势不减轻，是不可能的。

土地开辟了，而国家仍然贫穷，是因为国君的船车装饰得华丽，台榭修建得宽广；赏罚讲信用，而兵力仍然弱小，是因为轻易用兵，使人民过分劳苦。船车华丽，台榭宽广，征收的赋税就重了；轻易用兵，使人民劳苦，民力就用尽了。赋税重，百姓就会怨恨朝廷；民力用尽，命令就不能执行。百姓怨恨朝廷，命令不能执行，还要谋求敌人不暗算自己，是不可能的。

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慎重地使用国力；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必须慎重地使用民力；想要治理好人民的，必须慎重地看待用尽民力。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故上不好本事¹，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²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廩³之实，不可得也。

【注释】

- 1 本事：指农业。农为本，工商为末。
- 2 时事：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 3 廩(lǐn 凛)：粮仓。

【译述】

土地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所以土地不开辟，城池就不坚固。……因为国君不重视农业，奢侈品的生产就不会被禁止；奢侈品的生产不被禁止，人民就会放松及时耕种而轻视地利；轻视地利而指望田野开辟，粮仓充实，是不可能的。

商贾¹在朝，则货财上流²；妇言人事³，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⁴，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⁵，衣服无等，上下凌节⁶，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

【注释】

- 1 商贾（gǔ古）。商人。
- 2 货财上流：财货流入上层（朝廷和大臣）。
- 3 妇：指国君宠爱的妇女。人事：可能是“公事”的讹误。一说这句当作“妇人言事”。
- 4 安难：安于祸难，不逃避。
- 5 度量：法度，法制。审：明白，清楚。
- 6 节：节度，法度。

【译述】

商人在朝廷掌权，财货就会流往上层；妇人干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讲信用；男女没有界限，民众就没有廉耻。财货流往上层，赏罚不讲信用，民众没有廉耻，还指望百姓不逃避祸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是不可能的。朝廷不整肃，贵贱无区别，长幼不分，制度不明，衣服不分等级，君臣不守法度，却指望百姓尊重国君的政令，是不可能的。

一年之计，莫如树¹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²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注释】

- 1 树：树立，种植。
- 2 “苟”可能是“苟”（jí及）字的讹误，苟意为“急速”（依戴望说）。

【译述】

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种一次收一次的，是五谷；种一次收十次的，是树木；栽培一次收获一百次的，是人材。我赶紧栽培人材，神妙地使用他们，作事能取得神异的效果，这就是成就王业的门径。

立 政 节 录

【提要】立政，即莅政，讲述国君临政应当注意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这里选录的前一部分，论述将相大臣必须具备的品德和条件，即“大德至仁”，“见贤能让”，“罚不避亲贵”，“好本事，务地利”。他们不具备这些品德，就将使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其中指明将帅要具备“罚不避亲贵”的品德，要执法严明，这可以“威行于邻敌”；否则，“不可使主兵”。后一部分，批评了“寝兵”说，“兼爱”说，指出了它们对军事的危害。

国之所以安危者，四¹，城郭²险阻，不足守也。

【注释】

1 四：四个方面的因素，见下文的解释。

2 郭：外城。

【译述】

国家平安或者危险的原因，取决于四个因素，靠城郭险阻，是不足以固守的。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²；

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以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³，不务⁴地利，而轻⁵赋敛，不可与都邑⁶。此四务⁷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⁸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⁹赋敛，则民怀其产。

【注释】

1 大：这里是“以为……大”的意思，用作动词，可理解为“尊崇”“崇尚”。

2 柄：器物的把儿，这里指国家的权力，权柄。

3 本事：指农业。

4 务：致力，从事。

5 轻：轻易地。

6 都：大城。 邑：小城。

7 “务”字可能是“固”字之误；四固，指四项巩固国家的原则。

8 怀：怀恋，眷念。

9 重：重视，看重。

【译述】

国君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四个：第一叫做尊崇道义但还没有达到仁，就不可以授给他国家大权；第二叫做见到贤能的人却不能退让，就不可以授给他尊贵的职位；第三叫做施用刑罚回避亲者贵者，就不可以让他主持军事；第四叫做不重视农业，不致力于开发地利，却轻易地征收赋税，就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这四项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所以说，卿相得不到众人的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协力同心，是国家的危险；将帅不足以使人畏敬，是国家的危险；人民不怀恋他的产业，是国家的危险。所以崇尚道义达到了仁，掌握国家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见到贤能的人能够退让，大臣就

能协力同心，施用刑罚不回避亲者贵者，威势就能扩展到邻敌；重视农业，致力于地利，慎重地征收赋税，人民就能怀恋他的产业。

寝兵¹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²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³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注释】

1 寝兵：废止军备。寝，停息，停止。按，战国时宋铎、尹文提倡寝兵（见《庄子·天下》）。

2 兼爱：天下的人普遍相爱。按，战国时墨子提倡兼爱说（见《墨子·兼爱》）。

3 全生：保全生命。按，战国时道家学派提倡全生。

【译述】

废止军备的主张占优势，即使险阻之地也不能固守。泛爱人类的主张占优势，士卒就不肯作战。全生保命的主张占优势，廉耻的观念就不能树立。私立异说、贵重自己的主张占优势，国君的政令就不能推行。

乘 马 节 录

【提要】乘马，计算筹划的意思。乘，计算；马，即计算用的筹码。本文论述国家政治、经济的计算筹划问题。

这里选录的部分，是论述军赋制度的。文中所说的军赋，不是纳粮，而是提供一整套军事装备，包括人员、车马、兵甲器械和相应的费用。提供的方法，是按固定的土地面积来摊派（这一般是由井田制作基础的）：即六里见方的土地，摆供

一辆兵车及相应的人、马和物资装备。春秋时期主要使用车战（但步兵也在发展），战国时期主要使用步、骑兵，这里论述的赋役制度仍以兵车为中心，还是春秋时期的情况。又，这种制度看来只是设计方案，实际上并未实行。

天下乘马服牛¹，而任之轻重有制²。有一宿³之行，道之远近有数矣。是知诸侯之地千乘⁴之国者，所以知器⁵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轻重也。重而后损⁶之，是不知任也；轻而后益⁷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谓之有道⁸。……

方六里命之曰暴⁹，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¹⁰。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¹¹。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¹²，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¹³。邑成而制事¹⁴：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¹⁵七，其蔽¹⁶五；四乘¹⁷，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¹⁸。器制也¹⁹。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²⁰，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²¹，百乘一宿之尽²²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²³。无绢则用其布²⁴，绀暴布百两当一镒²⁵。（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²⁶则所市之地六步（斛）〔升〕²⁷，命之曰中岁²⁸。

【注释】

1 服牛：用牛拉车。服，驾，拉车。

2 任：负担。制：限度。

3 一宿：指一天。

4 千乘（shèng剩）：一千辆兵车。一车四马叫一乘（古代一车驾四马）。

5 器：指兵器、盔甲等，这里指军赋。

6 损：减少。

7 益：增加。

8 谓：通“为”，做，从事。 道：方法，办法。

9 方：纵横。 命：命名，取名。 暴：与下文的部、聚、乡、方都是行政区划的名称。“暴”可能是“箠”字之误；箠，村落。

10 乏：困乏，没有集市无物品的交易，则人民感到困乏。

11 官制：官府的行政制度。

12 “五暴而长”下应当有“五长而乡”四字。因为“五暴而长”与上文的“部”相当，既然“五部命之曰聚，……五聚命之曰某乡”，则五聚相当于五长（刘师培说）。

13 邑制：居民的组织制度。

14 制事：指规定生产制度。

15 甲：战时的护身衣，这里指披甲的武士。

16 蔽：指盾牌，这里指持盾牌的人。

17 “四乘”文字有误，应当作“四马”或“一乘”。

18 白徒：没有武艺的人，担负军中的后勤供应工作。奉：侍奉，跟随。两：通“辆”。按，这里所说一辆战车有甲士二十八人，盾手二十人，辎重车有徒役三十人，与他书记载不合。据他书，古代车战，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另有徒役二十五人主管辎重车辆、炊事、养马、守衣装、樵汲等事。参蓝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第二、三章，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19 器制：军赋的制度。

20 方一里：即一平方里，古制里长一百八十丈，一平方里约合现在0.69平方里。古制一平方里为九百亩，因为“一农之量，壤百亩”（《巨乘马》篇），所以下句说“九夫之田”。古代一百亩约合现在二十九亩。

21 鎰（yì益）：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鎰，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鎰。

22 尽：通“赆”（jìn尽），路费，费用。

23 季绢：细而疏薄的绢。季，通“缊”（huì惠），细疏布。制：长度单位，一丈八尺为一制。

24 布：麻线织成的称布。

25 绡（quān梭）暴布：细而疏薄的麻布。暴，通“薄”。两：匹。

26 “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十字与上文犯复，是注文误入正文，今删（从张佩纶说）。

27 “市”字当是“布”字的讹误。步：周制六尺为一步，一百方步为一亩。这里的“步”指方步。“升”字原作“斛”（即“斗”字），据一本改。六步地（即六厘）缴纳一斗粮是不可能的，斛必是升字之误。

28 岁：年成，收成。

【译述】

天下人使用牛、马驾车，载物的轻重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了一天的行程，可行道路的远近也就心中有数了。因此，诸侯的领地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能够推知军赋规模的大小，能够推知军赋负担的轻重。定重了以后又削减，是不了解负担能力；定轻了以后又增加，是不了解军赋的规模。不了解负担能力，不了解军赋规模，是不行的。做这件事是有一套办法的。……

六里见方的区域命名为暴，五暴命名为部，五部命名为聚。聚里有集市，没有集市人民会缺乏日用物品。五聚命名为某某乡，四乡命名为方。这是官府的行政制度。行政机构一建立，就着手建立居民组织：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连，五连编成一暴，五暴编成一长，（五长编成一乡）命名为某某乡，四乡命名为都。这是居民的组织制度。居民组织一建立，就着手规定生产制度：四聚成为一离，五离成为一制，五制成为一田，二田成为一夫，三夫成为一家。这是生产的制度。生产制

度一确定，就着手规定军赋制度：凡是六里见方的土地摊派一辆兵车。一辆兵车，配备四匹马。一匹马配备七名甲士，五名盾手；四匹马，共配备二十八名甲士，二十名盾手；另有三十名后勤人员跟随辎重车辆。这是军赋制度。

六里见方的地方，出一辆兵车；一里见方的地方，是九个农民耕种的土地。一镒黄金，是一百辆兵车一天的费用。没有黄金就用丝绢代替，三十三制细薄的丝绢折合一镒黄金。没有丝绢就用麻布代替，一百匹细薄的麻布折合一镒黄金。这样，征收布匹的土地，合六步征一升粮，这叫做中等年成的税率。

七 法

【提要】七法，指治国、治军的七项原则：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然而“七法”只是文中的一节，不足以赅括全文，有人根据全文内容，推测原题应当是“兵法”，脱去“兵”字，乃误标为“七法”；现在的《兵法》篇应当作《兵法解》。这个说法，或许有道理。

本文包括五大段。第一段提出，能够做到立是、废非、赏功、罚罪，又具备了必要的军事形势和武器装备，才算把国家治理好了。治民有措施，治兵有方法，战胜敌国有道理，征伐天下有原则。这是必须清楚的。第二段“七法”，意即：规律、表象、标准、教育感化、开放和堵塞、心理状态、计算。作者从哲学的高度提出，治理国家和军队，即立法定制、论材用人、治理民众、改变风俗、使用和调遣人民、颁布和推行法令、发兵作战，不懂得七法是不行的，其所作所为必将与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第三段即“四伤”：奸人伤害国君的威望、奸吏伤害官府的法令、奸民伤害风俗、盗贼伤害民众，这将导致国贫、兵弱、战不胜、守不固的严重后果。贤明的国君最重视

的是政令、社稷（国家）、法律和威信，国君能够“论道行理”，“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战士就能“轻死安难”，忘我牺牲。第四段“为兵之数”，即治军的方法，作者提出，只有在八个方面（聚材、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明于机数）无敌于天下，才能征伐天下。这种有精良装备、经过选拔训练、熟知敌情、能够机动灵活作战的军队，将“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独出独入，莫敢禁围。”当然，“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不合理义的战争是不能取胜的。第五段即“选阵”，作者说，攻伐的原则是，必须先在国内制订好作战方案，然后军队才能出国作战，否则将是自败、自毁。而且不全面了解敌人的政治、军事、将帅和士卒的情况，决不可贸然先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自己一方也必须政治清明，粮草储备丰足，亦即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军队具有“风雨之行”“飞鸟之举”“雷电之战”“水旱之功”“金城之守”和“一体之治”的巨大功效。

本文涉及面相当广泛，谈到很多军事问题：如战前粮草的储备、武器装备的制造、战士的选拔训练、对敌情全面深入的了解、人才的招揽和使用，战时作战方案的制订、天时地利的利用、战略战术的运用、间谍的使用以及战争的正义性等等。作者还论述了国家的政治好坏和农业生产状况对军事的巨大影响。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¹，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²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³，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⁴，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

之数⁵，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⁶，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⁷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⁸，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⁹，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

【注释】

- 1 诛：处罚。
- 2 安：则，就。
- 3 器械：指军事器械，军备。 具：具有，齐备。
- 4 四者备：指做到了上文所说的“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四项。
- 5 为兵：治理军队。 数：方法，策略。
- 6 理：道理。
- 7 正：匡正。
- 8 分(fèn 奋)，原则。
- 9 器：器具，这里指措施，手段。

【译述】

说得对而不能采用，说得不对而不能废止，有功而不能奖赏，有罪而不能处罚，象这样而能治理好人民的，是不会有。对的一定采用，不对的一定废止，有功一定奖赏，有罪一定处罚，这样就能治理好了吗？还不能。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形势、军备还没具备，还是不能治理好。形势、军备具备了，上面说的四项也具备了，那就可以治理好了。不能治理好人民，而能强化军队的，是没有的。能治理好人民了，而不了解治理军队的方法，还是不行。不能强化军队，而一定能战胜敌国的，是没有的。能强化军队，而不了解战胜敌国的道理，还是不能战胜。兵力不一定能战胜敌国，而能匡正天下的，是没有的。兵力一定能战胜敌国了，而不了解匡正天下的原则，

还是不行。所以说，治民有措施，治兵有方法，战胜敌国有道理，匡正天下有原则。

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¹：根²天地之气，寒暑之和³，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⁴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⁵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⁶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⁷也、规矩⁸也、衡石⁹也、斗斛¹⁰也、角¹¹量也，谓之“法”。渐¹²也、顺¹³也、靡¹⁴也、久¹⁵也、服¹⁶也、习也，谓之“化”。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¹⁷也、恕也，谓之“心术”。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不明于则，而欲错仪画制¹⁸，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¹⁹，操竿而欲定其末²⁰。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²¹用，犹绝²²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²³，犹左书而右息之²⁴。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²⁵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殴²⁶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²⁷而必射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²⁸，犹无舟楫²⁹而欲经于水险也。故曰：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殴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右七法

【注释】

1 则：法则，规律。 象：表象。 法：标准。 化：教化、决塞：开放和堵塞。 心术：心理状态。 计数：计算。

2 根：根究，探索。

- 3 寒暑之和：暑往寒来，运转协调。和，调和。
- 4 均：等同，指共同性。
- 5 义：通“仪”，外表，外形。
- 6 比：次序。
- 7 绳墨：木匠使用的取直的工具，即墨斗和墨线。
- 8 规：划圆的工具。矩：划方的工具。
- 9 衡石：衡器的通称。衡，秤。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 10 斛(hú狐)：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 11 角：通“斛”(jià○醮)。古代量谷物时用来刮平斗斛的器具。角量，即斛量之器。
- 12 渐：渐进，逐渐地感化。
- 13 顺：顺势引导。
- 14 靡：通“磨”，切磨，即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
- 15 久：当作“炙”，熏陶。
- 16 服：适应。
- 17 度：度量，气度。
- 18 错仪：立法度。错，通“措”，置，立。仪，法度，准则。画，筹划。
- 19 朝夕：测日影的标杆。运：转。均：制造陶器所用的转轮。
- 20 末：尖端。
- 21 审：慎重。
- 22 绝：截断。
- 23 一众：整齐民众的步调。一，统一，用作动词。
- 24 息之：把字涂掉。按，古人在竹简上写字，所以能涂去。息，灭。
- 25 揉：使弯曲。
- 26 毳：通“驱”。
- 27 倍：背向，背着。招：箭靶。
- 28 大事：古代所说大事指祭祀和战争，这里指战争。《孙子·计》：

“兵者，国之大事。”

29 楫（jí及）：划船的桨。

【译述】

关于规律、表象、标准、教化、开放和堵塞、心理状态、计算：探究天地的元气，寒暑的协调，水土的性质以及人类、鸟兽、草木的生长繁殖，事物虽然很多，全都有共同性，而且从来不改变，这就叫做规律。外形、名称、时间、相似、同类、次序、状态，这就叫做表象。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斛量，这就叫做标准。逐渐感化、顺势引导、切磋琢磨、薰陶、适应、习惯，这就叫做教育感化。予和夺、险和易、利和害、难和易、开和闭、杀和生，这就叫做开放和堵塞。老实、忠诚、厚道、施舍、度量、宽恕，这就叫做心理状态。刚柔、轻重、大小、虚实、远近、多少，这就叫做计算。不白的法则，却想要建立法令制度，就好象把朝夕插在运转着的陶轮上，摇动竹竿而妄想稳定它的尖端一样。不明白表象，却想要考量才能慎重地用人，就好象截断了长材认为它短，接长了短材认为它长一样。不明白标准，却想要治理人民统一民众，就好象左手写字而右手把字涂去一样。不明白教育感化，却想要改变风俗政教，就好象早晨造车轮而晚上就要乘车一样。不明白开放和堵塞，却想要使用和调遣民众，就好象要使水倒流一样。不明白心理状态，却想要向人家发号施令，就好象背着箭靶而一定要射中一样。不明白计算，却想要举办大事，就好象没有船和桨却要渡过危险的水域一样。所以说，建立法令制度，不懂得规律不行；考量才能而慎重的用人，不懂得表象不行；治理人民统一民众，不懂得标准不行；改变风俗政教，不懂得教育感化不行；使用和调遣民众，不懂得开放和堵塞不行；发布命令保证必行，不了解心理状态不行；举办大事保证

必成，不懂得计算不行。

——以上为“七法”

百匿伤上威¹，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贼盗²伤国众。威伤则重³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⁴，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徒⁵毁，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⁶。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⁷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⁸；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

……

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威⁹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明君则不然。致¹⁰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威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故不为重宝亏其命¹¹，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亲于威；不为爱人枉其法¹²，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禄爵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¹³。故曰：治人如治水潦¹⁴，养人如养六畜¹⁵，用人如用草木¹⁶，君身论道行理¹⁷，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¹⁸私焉。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¹⁹、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²⁰不知之人，不忘其劳。故有罪者不怨上，受赏者无贪心，则列陈²¹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²²上事：为兵之极²³也。

右四伤

【注释】

1 百匿(tè特)：各种奸人。匿，通“慝”，奸恶。上：君上，国君。

2 “贼盗”当作“盗贼”。

- 3 重：权势。
- 4 从令者：听从命令的人，指臣民。 辑：和睦。
- 5 “官徒”当是“官德”之误。官德，官吏的品德。
- 6 轻民：指为盗的人。 处：居住。 重民：务农的人。
- 7 六畜：指牛、羊、马、猪、鸡、狗。
- 8 厉：勉励，激励。“厉”又写作“励”。
- 9 戚：亲，亲属。一说，依下文这句当作“所戚者，亲也。”
- 10 致：通“至”，最。
- 11 亏：损害。命： 命令。
- 12 枉其法：歪曲和破坏法律。
- 13 反：通“返”。一说“反于无有”当是“及于亡”的讹误，“有”字为衍文。
- 14 治人如治水潦（lǎo老）：治理人民需要制订法令，就象治理积水需要开凿沟渠一样，使之有所约束，各依轨道。
- 15 养六畜：六畜的功用、价值不同，豢养的食料亦有精粗多少的分别；比方养人的爵禄也应当有高下之分。
- 16 用草木：按，用草木需要分别情况，或作梁、柱、轮、辕，或作柴草，使之各得其所，比喻用人要使人尽其才。
- 17 “行理”一说当作“循理”。
- 18 开：放纵。
- 19 便辟（piánbì僻闭）：国君左右的宠信小臣。
- 20 隐：穷困。
- 21 陈：通“阵”。
- 22 要（Yāo邀）：求，取。
- 23 极：标准，准则。

【译述】

宫廷的各种坏人损害国君的权威，奸邪的官吏破坏国家的法制，奸民败坏风俗教化，盗贼危害国内的民众。权威被损害，君权就会转移到臣子手中；法制被破坏，财物就会通过贿赂流往上层；教化被败坏，臣民就不和睦；民众受到危害，百

百姓对他的居处就感到不安心。权力在臣下，国君的命令就不能推行；财物流往上层，官员的道德就败坏；臣民不和睦，百事都不会有成绩；百姓对他的居处不安心，就会造成盗贼留住而农民离散的局面。盗贼留住，农民离散，土地就得不到开垦；土地得不到开垦，六畜就不能生长繁育；六畜不繁育，国家就贫穷，财用就缺乏；国家贫穷，财用缺乏，兵力就弱小，士气就不振；兵力弱小，士气不振，作战就不会取胜，防守就不会巩固；作战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巩固，国家就不会安定了。……

一般国君所贵重的，是珍宝；所亲近的，是亲属；所爱护的，是人民；所看重的，是爵禄。英明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最贵重的，不是珍宝；最亲近的，不是亲属；最爱护的，不是人民；最看重的，不是爵禄。因此，他不为贵重珍宝而损害政令，所以说，政令比珍宝贵重；不为亲爱亲属而危害国家，所以说，国家比亲属亲；不为爱护人而破坏法律，所以说，爱法胜过爱人；不为看重爵禄而分散他的权威，所以说，权威比爵禄贵重。国君不通晓这四条，就会回到一无所有。所以说，治理人就象治理水一样，养人就象养六畜一样，用人就象用草木一样。国君本身讲究道、遵循理，群臣就会服从教令，百官就断事严明，没有谁敢放纵私欲。评论和计量功劳，从不在法律方面有什么失误。宠幸的人、近侍、大族、尊贵者、大臣，不能随意增加他们的功劳。关系疏远的、地位卑贱的、穷困不知名的人，也不忘记他们的功劳。所以，有罪的人不怨恨在上位的人，受赏的人也不会产生贪心，那么临阵作战的将士，就都会不怕牺牲，不避危难，以求得为国君立功：这是治理军队的准则。

—— 以上为“四伤”

为兵之数：存乎聚财¹，而财无敌；存乎论工²，而工无敌；存乎制器³，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⁴，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⁵，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⁶，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⁷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⁸也。大者时⁹也，小者计也。

王道非废¹⁰也，而天下莫敢窥者¹¹，王者之正也。衡庠者¹²，天子之礼也。

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遍知天下，审御¹³机数，则独行¹⁴而无敌矣。所爱之国，而独¹⁵利之；所恶之国，而独害之，则令行禁止。是以圣王贵之。胜一而服百¹⁶则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观多¹⁷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故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¹⁸，精锐为右¹⁹。成器不课²⁰不用，不试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²¹雄。故举之²²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围²³。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为兵之数

【注释】

1 存乎：注意于。存，存心，用心。依文意“财”字当作“材”。材，指制器的材料。下面的几个“财”同此。

2 论工：讲究技术精良。

- 3 器：指兵器。
- 4 政教：政治教化，这里指军中的号令。
- 5 遍知天下：指了解各诸侯国地形险易、将帅工拙、士卒勇怯、物力大小等等。
- 6 机数：指时机和策略。机，机宜。数，术，方法。
- 7 盖：胜过，超过。
- 8 势：这里指战胜敌人的条件。《韩非子·八说》：“势者，胜众之资也。”
- 9 时：天时，时机。
- 10 废：指废止军事。《法法》篇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即此句之意。
- 11 一说“而”字上当有“大宝之位”四字，今传本此四字在注文中。窥：窥伺，指窥伺王位。
- 12 衡库：有人认为这两字是“行军”（意为用兵打仗）的讹误，有人认为是星宿名。按，这几句意思不甚贯通，文字当有讹误。
- 13 御：掌握，运用。
- 14 独行：指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
- 15 独：单独，这里是“特别”“格外”的意思。
- 16 服百：使一百个国家服从。
- 17 立少而观多：恢复的亡国虽不多，但是看到这种举动的人很多。
- 18 春秋：指春、秋两季。角：较量。试：比试。
- 19 为右：为上，为贵。
- 20 课：检查，考核。
- 21 骏：通“俊”，才智过人。
- 22 举之：把它（军队）发动起来。与下文的“动之”“发之”都指军事行动。
- 23 围：通“御”，抵挡，阻止。

【译述】

治军的方法：注意于积聚材料，力求材料的充足无敌于天下；注意于讲究制作技术，力求制作技术的工巧无敌于天

下；注意于制造兵器装备，兵器装备的精良无敌于天下；注意于选拔士卒，力求士卒的精锐无敌于天下；注意于军队的政治教化，力求政治教化的优越无敌于天下；注意于军事训练，力求军事训练的娴熟无敌于天下；注意于普遍地了解天下各国的情况，力求了解天下各国情况的细致无敌于天下；注意于领会时机和策略，力求领会时机和策略的深刻无敌于天下。所以，军队还没出国境，就已经在八个方面无敌于天下了。因此，想要征伐天下，材料不压倒天下，就不能征伐天下；材料压倒天下，而技术不能压倒天下，就不能征伐天下；技术压倒天下，而兵器装备不能压倒天下，就不能征伐天下；兵器装备压倒天下，而士卒不能压倒天下，就不能征伐天下；士卒压倒天下，而教育感化工作不能压倒天下，就不能征伐天下；教育感化工作压倒天下，而训练不能压倒天下，就不能征伐天下；训练压倒天下，而不能普遍通晓天下各国的情况，就不能征伐天下；普遍通晓天下各国的情况，而不懂得时机和策略，就不能征伐天下。所以，懂得时机和策略是用兵取胜的条件。从大的方面说，在善于利用时机；从小的方面说，在善于计谋。

王道并不是废弃军事，……

因此，兵器装备已经制成，士卒经过了挑选。将士就可以预知胜利的结局了。普遍通晓了天下各国的情况，慎重地选择时机和运用策略，就可以横行天下、所向无敌了。对于友善的国家，特殊地扶持它；对于敌对的国家，格外地损害它。这样就发令能推行，要禁能阻止。因此圣王以做到上述各条为可贵。战胜一个国家而威服一百个国家，那么天下人都会畏惧了；扶植少数灭亡的国家而使很多国家看在眼里，那么天下人都会怀德不忘了；处罚有罪的人，赏赐有功的人，天下都会归服了。所以，聚集天下精良的材料，讲求工匠们制造锐利的兵器；春秋两季通过较量比试进行训练，把精良锐利的列为上

等。制成的兵器，不经检查不得使用，不经试验不得收藏。要收揽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英雄。所以〔这样的军队一旦有战事〕，发动它就能象飞鸟一样轻捷，行动起来就能象雷电一样威猛，前进就能象风雨一样急骤，没有谁能在前面抵挡它，没有谁能在后面伤害它，它横行天下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敢于防止。〔还要注意〕要建立功业，一定要合乎道理和正义。所以，用兵不合道理不能战胜天下各国，不合正义不能战胜别人。因此，贤明的国君，一定处身于取胜的地位，所以征伐天下也就没有人敢于抵御。

——以上为“为兵之数”

若夫曲制时举¹，不失天时²，毋圯地利³。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⁴。故凡攻伐之为道⁵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败〕⁶，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⁷而不能战，围邑⁸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⁹，三者见¹⁰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¹¹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¹²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¹³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¹⁴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¹⁵，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故事无备，兵无主，则不早知敌¹⁶；野不辟，地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¹⁷，下怨上，则器械不功¹⁸；朝无政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民幸生¹⁹。故早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²⁰，器械功则伐而不费²¹，赏罚明则（人）〔民〕²²不幸生，（人）〔民〕不幸生则勇士劝²³矣。故兵也者，审²⁴于地图，（谋十官日）〔谋于日官〕²⁵，量蓄积，齐²⁶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

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²⁷；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²⁸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有水旱之功²⁹，

故能攻国救³⁰邑矣；有金城³¹之守，故能定宗庙，育男女矣；有一体³²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³³矣。风雨之行，速也；飞鸟之举，轻也；雷电之战，士不齐³⁴也；水旱之功，野不收、耕不获也；金城之守，用货财、设耳目也³⁵；一体之治，去奇说，禁雕³⁶俗也。不远道里，故能威绝域³⁷之民；不险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国；独行无敌，故令行而禁止；攻国救邑，不恃权与（之国）³⁸，故所指必听；定宗庙，育男女，天下莫之能伤，然后可以有国。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响应，然后可以治民一众矣。

右选陈

【注释】

1 若夫：至于。曲制：部曲的制度，即部队的组织编制、指挥信号的规定。《司马法》说：“曲制者，部曲、旗帜、金鼓之制也。”曲，部曲，军队的编制单位。曲制在这里指军队。

2 天时：指气候条件，如阴晴风雨寒暑等。

3 圯：空（kòng控）着，荒废。地利：指地形方面的有利条件。

4 计：计策，策略。

5 道：原则。

6 “胜”字误，据《参患》篇改为“败”。

7 张军：陈列军队，指摆开阵势，准备作战。

8 邑：小城，这里泛指城邑。

9 实：充实，指用兵力充实，加强防守。一说，“实”字应当作“守”。

10 见：通“现”，出现。

11 加：指加兵，派兵攻伐。

12 约：约定，这里指约定战争。

13 军：采用军事行动，用作动词。

14 治：治理得好，与“乱”义相对。

15 驱众白徒：指没有经过训练的民众。驱众，临时被驱使作战的

民众。白徒，没有武艺的人。

16 敌：这里指敌情。

17 无常：指没有常法。

18 功：通“工”，精功。

19 幸生：侥幸偷生。

20 匱（kuì愧）：缺乏，不足。

21 不费：指不费时不费力。

22 “民”字据上文和许维通说改。下句同。

23 劝：受到鼓励。

24 审：详细了解。

25 谋十官日：文字有误。据何如璋说改为“谋于日官”。日官，主管天文的官吏。

26 齐：整齐，一致，这里是“使……整齐”的意思。

27 不远：不认为……远。道里：道路，里程。

28 不险：不认为……险。

29 有水旱之功：指在庄稼成熟时掠夺敌国的庄稼，使它无收获，造成如同水旱一样的灾害。

30 救：一说应当作“拔”。

31 金城：金属铸成的城，是说城坚固。

32 一体：指上下同心，如同一个整体。

33 宪法：法令。

34 士不齐：指敌国畏惧雷电之战，所以士不齐。

35 用货财、设耳目：指用钱财收买间谍，刺探敌国情报，以作为自己的耳目。

36 雕：雕饰，巧饰虚伪。

37 绝域：指山河阻隔的极偏远的地方。

38 权与：同党，同盟者。权，群（章太炎说），与“与”义相同。“之国”二字为衍文，今删。

【译述】

至于军队利用时机发动攻势的问题，应该注意不失去有利

的天时，不荒废有利的地形地势。投放兵力的多少，关键是必须根据战术的需要。所以，大凡攻战，作为一种原则，作战的方案一定先在国内确定，然后军队才能出境。作战方案没在国内确定军队就出境，这等于是作战自己打败自己，自己毁灭自己。因此，陈列军队却不能作战，包围城邑却不能进攻，得到土地却不能充实兵力来守卫，这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就可以破败。所以，不明了敌人的政治情况，不能发兵进攻；不明了敌人的军情，不可以约定作战；不明了敌人的将帅，不先采取军事行动；不明了敌人的士卒，不先摆列阵势。因此，以多数攻击少数；以治理好的攻击治理不好的，以富有的攻击贫穷的，以有能力的攻击无能力的，以经过训练的士卒攻击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必然能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因此，对战事没有准备，军队没有主事的统帅，就不能事先掌握敌情；田野不开辟，土地没有管理的官吏，就不能储备粮草；官府没有常法，工匠怨恨朝廷，生产的兵器装备就不会精良；朝廷政令混乱，赏罚就不严明，赏罚不严明，百姓就会侥幸偷生。所以，事先掌握敌情，军队就可以横行无阻；有粮草的储备，持久作战就不会缺乏物资；兵器装备精良，作战就会省时省力；赏罚严明百姓就不侥幸偷生，百姓不侥幸偷生，勇士就更加奋发努力了。所以用兵这件事，就是要仔细了解地形地势，不断向日官了解天文气象，计算储备的粮草，训练勇士，普遍了解天下各国的情况，慎重地选择时机和运用策略，这就是军队的统帅所要做的事情。

军队有风雨一样的急骤的前进步伐，所以就能不把道路遥远当一回事了；有象飞鸟一样的轻捷的举动，所以就能不把山河的险阻当一回事了；有雷电那样威猛的战斗，所以就能横行无阻而天下无敌了；有象水旱灾害那样的摧毁敌人的效果，所以就能攻敌国救城邑了；有象金属铸成的那样的坚固城防，所

以就能安定宗庙，繁育人口了；有上下同心如同一体的治理，所以就能发号施令，彰明法制了。风雨般的行进，就是急速；飞鸟般的举动，就是轻捷；雷电般的战斗，就是使敌人的士卒散乱；水旱般的功效，就是使敌人田野不收、耕种无所得；金属铸成般的城防，就是用钱财收买和派遣间谍，广设耳目；上下如同一体的治理，就是取缔邪说，禁止巧饰虚伪的风俗。不把道路遥远当一回事，所以能威镇僻远地方的人民；不把山河险阻当一回事，所以能征服凭借天险固守的国家；能横行无阻，所向无敌，所以令能行而禁能止；能攻敌国救城邑，不仰仗同盟者，所以军队指向哪里，哪里就一定听从；能安定宗庙，繁育人口，天下没有谁能伤害，这就可以保有国家。订立法制，颁布号令，没有人不响应，这就可以治理百姓、统一民众了。

——以上为“选阵”

幼 官 节 录

【提要】幼官，当作“玄宫”，形近而误。玄宫，即明堂（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有图（即《幼官图》篇，因为图失，亦以文字代替），有文字（即本篇）。图分《中方本图》与《副图》、《东方本图》与《副图》、《南方本图》与《副图》、《西方本图》与《副图》、《北方本图》与《副图》。五个方位与五行相配。文字部分分别记录时令、方物，并以政论（包括兵论）分列于五方十图。郭沫若认为《幼官》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图形。

这里选录的四段文字，分属于《中方副图》《东方副图》《南方副图》和《北方副图》。第一段论述了保障作战胜利的各个方面：财务筹划、武器制造、人才招纳、军事训练、判断

力和预见性、作战方案、时机选择、应变能力等。因为要立足于谋划和抓好平时繁重的工作，所以主帅不可临时委任，“必设常主（似应作“主必常设”），计必先定”。第二、三段论述了“经不知”“发不意”，即经过敌国不被觉察、发兵出其不意的意义，论述了了解敌情、敌将、敌政、敌士和严守边境的必要性，论述了穷兵黩武的危害性，提出“至善不战，其攻一之”。第四段强调要恩、威并施，“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之）君也”，要争取各种人（百姓、官员、诸侯之君）归服自己。还谈到正确处理缓急、先后、动静、取与等的关系，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必得文威武¹，官习胜务。时因²，胜之终³；无方⁴，胜之几⁵；行义，胜之理；名实⁶，胜之急；时分⁷，胜之事；察伐⁸，胜之行；备具⁹，胜之原；无象¹⁰，胜之本。定独威¹¹，胜；定计财¹²，胜；定闻知，胜；定选士¹³，胜；定制¹⁴禄，胜；定方用¹⁵，胜；定纶理¹⁶，胜；定死生¹⁷，胜；定成败¹⁸，胜；定依奇¹⁹，胜；定实虚，胜；定盛衰²⁰，胜。举机诚要²¹，则敌不量²²；用利至诚²³，则敌不校²⁴；明名章实，则士死节；奇举发²⁵不意，则士欢用；交²⁶物因方，则械器备；因能利备²⁷，则求必得；执务明本²⁸，则士不偷²⁹；备具无常³⁰，无方应也³¹。

听于鈔³²，故能闻未极³³；视于新³⁴，故能见未形；思于浚³⁵，故能知未始；发于惊³⁶，故能至无量³⁷；动于昌³⁸，故能得其宝；立于谋，故能实不可故也³⁹。器成教守⁴⁰，则不远道里；号审教施⁴¹，则不险山河；持一纯固⁴²，则独行而无敌；慎号审章⁴³，则其攻不待权与⁴⁴。明必胜则慈者勇，器无方则愚者智，攻不守则拙者巧，数⁴⁵也。

动慎十号⁴⁶，明审九章⁴⁷，饰习十器⁴⁸，善习五教⁴⁹，谨修

三官⁵⁰。必设常主⁵¹，计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⁵²，论百工之锐器，器成角试否臧⁵³。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⁵⁴。说行⁵⁵若风雨，发如雷电。

此居于图方中⁵⁶

【注释】

1 得：当作“德”。《任法》篇：“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

2 时因：当作“因时”，因时而动。

3 终：当是“纪”字之误（张佩纶说）。纪，法度，准则。

4 无方：没有固定的方法，指善于应变。

5 几：通“机”，关键。

6 名实：名称与实际。循名责实，使之相合。

7 时分：张佩纶以为当作“等分”。等，等威（与不同的身份相称的威仪）。分，名分。

8 察伐：是说决定伐还是不伐。《霸言》篇：“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察，观察以后做出判断。

9 备具：军备齐全。

10 无象：没有形迹，指行动诡秘，神不知，鬼不觉。

11 独威：威权统一，不分散。

12 计财：谋划财政。

13 选士：评议才能秀异的人，加以推荐。

14 制：制定，规定。

15 方用：因方致用。指根据不同的用途制造出相应的兵器装备。方，处所，用途。

16 纶理：即“伦理”，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等。一说，纶理，道理。《淮南子·兵略》：“兵以道理制胜。”

17 定死生：指置生死于度外，视死如生。

18 定成败：成败各有其原因，应掌握成败的道理，在行动中避败求成。

19 依奇：当作“正奇”或“偶奇”。《孙子·势》：“凡战者以

正合，以奇胜。”正，正兵。奇，奇兵，出人意料的打法。

20 盛衰：指士气的盛衰，如《左传》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又《孙子·军争》：“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21 要：可能是“奇”字，下文“奇举”即“举机诚奇”的意思（依石一参说）。

22 量：测量，测知。

23 利：有利条件。至诚：疑当作“诚至”。

24 校（jiào叫）：对抗，较量。

25 “发”与“举”字同义，疑“发”为衍文。

26 交：通“校”（jiào叫），检验，考察。

27 能：能力。备：用。

28 执：掌握。务：即指上文“胜务”。本：即上文所说“无象，胜之本”。

29 偷：苟且，马虎。

30 常：读为“尚”，超过，高出。

31 无方应：指敌人无法应付。一说，当作“应无方”。

32 钞：当作“眇”，细微。

33 极：至。

34 新：初始。一说，当作“亲”，近。

35 浚（jùn郡）：深。

36 惊：疑当作“警”，警急，机警。

37 无量：无法测知。

38 昌：当作“早”。

39 故能实不可故也：文字有误，一说“实”当作“守”，“故”当作“敌”，一说当作“故能贯不测，数也”。今译文姑依前说。

40 教守：遵守教令。教，命令。

41 号审：号令详审。教，训练。

42 抟：通“专”。纯固：纯一坚定。按，《兵法》篇作“一气专定（心）”。

- 43 慎号审章：即“慎十号”“审九章”，注详下文。
- 44 权与：同盟者。权，群。与，党与。
- 45 数：规律，必然性。
- 46 “动”通“重”。十号：指各种号令。
- 47 九章：九种旗帜。详见《兵法》篇。
- 48 饰：修。十器：指各种兵器。
- 49 五教：五种训练，即对目、耳、足、手、心的训练。详见《兵法》篇。
- 50 三官：三种发号令的器具，即鼓、金、旗。详见《兵法》篇。
- 51 主：主帅。一说，这句当作“主必常设”。
- 52 精材：指制造军器的良材。
- 53 器成角试否臧：《七法》篇作“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臧”，此“角”当是“用”字之误。“否”即“不”字。器成后经过检查用试，不立即收藏。臧，即今“藏”字。
- 54 称材：美材，好手（指士卒）。称，好。
- 55 说：通“脱”，解。《淮南子·修务》：“合如雷电，解如风雨。”“行”为衍文。
- 56 此居于图方中：这是抄书者所加的话，说明这段文字在玄宫图中的方位，不是原文所有的。在《幼官图》篇中这六字下面又注明“右中方副图”。

【译述】

君主一定要有德、文、威、武，官员们要修习作战怎样获胜的事。利用时机，是获胜的准则；善于应变，是获胜的关键；施行道义，是获胜的规律；循名责实，是获胜的急务；等威名分，是获胜必做的事；判断可否攻伐，是获胜必须采取的行动；军备齐全，是获胜的源泉；行动不露形迹，是获胜的根本。做到权威不分散，可以获胜；财务筹划得好，可以获胜；能判断所闻所见的正误，可以获胜；选拔贤士有定制，可以获胜；制定爵禄有定制，可以获胜；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制造相应的兵器，可以获胜；人伦有序，可以获胜；能正确地对待生

死，可以获胜；能正确地对待成败，可以获胜；能正确地判断用正兵和奇兵，可以获胜；能正确地判断敌人的虚实，可以获胜；能正确地辨别士气的盛衰，可以获胜。发兵的时机果真奇绝，敌人就不可测知；运用有利条件果真切当，敌人就不敢较量；显扬有功者的声名和功业，战士就勇于牺牲；发兵时机奇绝，出乎敌人意料，战士就乐于效命；根据用途检验物品，军械武器就能完备；根据能力加以任用，各种人才就可以寻求到；掌握了各种可以获胜的事务，明白了获胜的根本措施，战士就不会怠惰；军备器械没人超过，敌人就无法应付。

注意倾听细微的小事，所以能推知听力所不及的事情；注意观察新情况，所以能看到还没显露的事物；思虑深刻，所以能预知还没发生的情况；发兵机警，所以能做到使敌人不可量测；行动早，所以能夺得对方的宝物；立足于策谋，所以能守而无敌。制好武器，遵守命令，就不怕征程遥远；明确号令，搞好训练，就不畏惧山河的险阻；意志专一坚定，就会如入无人之境而无敌于天下；审慎地对待号令和旗帜的使用，攻城夺地就不需要同盟国的帮助。必胜的局面十分明朗，就是仁爱的人也会勇敢起来；器械〔齐备〕，能应对各种局面，就是愚蠢的人〔经过训练〕也会变得聪明；攻打敌人不能固守的阵地，就是笨拙的人也会变得灵巧。这是必然的规律。

要慎重地对待各种号令，清楚地熟悉九种旗帜的用途，学习各种器械的使用方法，很好地从事对目、耳、足、手、心的五种训练，谨慎地掌握鼓、金、旗三种号令器具的功能。主帅必须常设〔切不可临时委任〕，作战计划必须先定。寻求天下精良的材料，讲究工匠制造的各种锐利武器〔的质量〕，武器制成以后，不经试用不可收藏。网罗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良才。军队散开就象风雨一样迅疾，一发动就象雷电一样威猛。

旗物尚青¹，兵尚矛²，刑则交寒害鈇³。

器成不⁴守经不知，教习不著⁵发不意。经不知，故莫之能围；发不意，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围，故必胜而无敌。

四机⁶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⁷惊军；障塞不审⁸，不过八日而外贼得间⁹；申¹⁰守不慎，不过七日而内有谗谋；诡禁不修¹¹，不过六日而窃盗者起；死亡不食¹²，不过四日¹³而军财在敌。

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注释】

1 旗物尚青：与下文的“兵尚矛”等都是阴阳家的思想。阴阳家用五行木、火、金、水、土配东、南、西、北、中五方，因为这段文字在“图东方方外”，属“东方副图”，东方属木，木色青，所以说尚青色。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是唯心主义的。

2 兵尚矛：因为矛尖锐，很象春天初生的草木，所以说“兵尚矛”。

3 交寒害鈇：刑具。交，即“校”（jiào叫），木囚。寒，“蹇”字之误，读作“键”，木锁。害，当作“辖”，手钳。鈇（dài代），脚钳。

4 “不”字与下文的“不”疑是“而”字之误。承上文“器成教守则不远道里，号审教施则不险山河”而言。

5 著：与“教施”的“施”义同。

6 四机：指对敌政、敌情、敌将、敌士的了解。机，机要。

7 游兵：流动作战的部队。

8 障塞：边境险要处戍守的要塞。审：谨慎。

9 间（jiàn贱）：乘隙（进攻）。

10 申：通“司”，掌管。

11 诡：欺诈。修：加强。

12 死亡不食：疑“食”为“飭”字的坏误，飭，敬慎。死亡不飭，指对阵亡的将士不严肃认真地收葬。一说，当作“死士不食”，意为不供养敢死之士。

13 四日：似当作“五日”。

【译述】

〔东方方物的〕旗帜等崇尚青色，兵器崇尚矛，刑罚则宜用校、蹇、辖、钭等木质刑具。

造好武器，遵守命令，经过敌国要不让它觉察；搞好战士的训练，发兵征伐要出敌不意。经过敌国不让它觉察，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抵御；发兵出敌不意，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对付。敌国没有办法对付，所以就能大得全胜而没有危害；敌国没有办法抵御，所以就必定获胜而没有敌手。

不懂得了解敌政、敌情、敌将和敌士这“四机”，不出九天敌人的游兵就会来袭击我军；边境要塞戍守不慎，不出八天外国的间谍就会悄悄地打进来；防范的工作管得不谨慎，不出七天内部就会出现谗毁的行为；欺诈的事禁止不得力，不出六天偷窃的事情就会发生；死亡的将士不能严肃认真地收葬，不出四天军中的财物就会陷入敌人手中。

旗物尚赤¹，兵尚戟²，刑则烧交疆郊³。

必明其（一）〔情〕⁴，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⁵，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

数战则士疲⁶，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至善不战，其次一之⁷。大胜者，积众胜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

此居于图南方方外

【注释】

1 尚赤：下面这段文字在“图南方方外”，属“南方副图”，南

方于五行属火，火色赤，所以这里说“尚赤”。

2 尚戟：尹知章注，“（戟）象夏物之森耸。”

3 交：通“爇”（jiǎo狡），烧木头。《说文》：“交木然（燃）也。”疆郊：即“疆（jiàng匠）垆（qiāo敲）”，坚硬瘠薄的土地。古人为了改良这种土地，于夏末把割下的草晒干，用火焚烧，又值雨季，雨水“如以热汤”浇地，可以达到肥田的目的（见《礼记·月令》）。章太炎以为以此说火刑。

4 一字误，今据《兵法》篇改为“情”。

5 备：是说掌握了敌人四个方面的情况，具备了进攻敌人的条件。

6 数（shuò朔）：屡次。“士”字疑当作“民”。下文是“民”字。

7 一之：打一仗，意思是不多打，打一仗就解决问题。《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一战而霸。”

【译述】

〔南方的方物〕旗帜等崇尚红色，兵器崇尚戟，刑罚则宜用火刑。

一定要弄清敌人的情况，一定要掌握敌人将帅的特点，一定要了解敌人的政治优劣，一定要知道敌人士卒的素质。这四方面都具备了进攻的条件，就可以凭借自己治理得好攻打治理得不好的敌人，凭借自己做得成功攻打做得不成功的敌人。

屡次作战，士民就会疲惫；屡次获胜，国君就会骄傲。骄傲的国君役使疲惫的士民，国家就会危险。最好的做法是不打仗，次一等的是打一仗〔就罢兵〕。所谓大胜，就是积累许多次胜利——其中没有不义战争，这才算“大胜”。大胜，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取得胜利。

旗物尚黑¹，兵尚胁盾²，刑则游仰灌流³。

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⁴，明谋而适胜⁵，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庙，育男女，官四分⁶，则可以立威行德，制法仪⁷，出号令⁸。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君也⁹。立义而加之以胜，至¹⁰威而实之以德，守之而后修胜，心焚¹¹海内。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立为六千里¹²之侯，则大人¹³从。使国君得其治，则从君从。会¹⁴请命于天，地知¹⁵气和，则生物从。

计缓急之事，则危危¹⁶而无难。明于器械之利，则涉难而不变。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¹⁷，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著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¹⁸。慎于号令之官¹⁹，则举事而有功。

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注释】

1 尚黑：下面这段文字在“图北方方外”，属“北方副图”，北方于五行属水，水色黑（深暗），所以说“尚黑”。

2 尚胁盾：盾为掩身自卫之物，象冬天万物的掩闭不出，所以说“尚胁盾”。盾，挟于胁下，所以称胁盾。

3 游仰灌流：都是水刑。仰，许维通以为“休”（ni溺）字之误。休，没入水中。

4 “察数”二句：又见于《兵法》篇，据《兵法》文义，似当作“察器”“审数”。然《幼官图》文亦同此篇，今姑依原文译述。

5 适胜：敌人被制胜。一说，当作“胜适”。适，通“敌”。《兵法》篇作“明理而胜敌”。

6 官四分：委派官吏分管士、农、工、商。一说，当作“官四介（通“界”）”，即委派官吏守好边界。

7 仪：法度，制度。

8 这句下当有“然后可以一众治民”一句，《兵法》篇、《七

法》篇都有。

9 罚人是君也：意思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国君有罪，所以惩罚他，不是要征伐那个国家。是，当作“之”，涉上文“是”字而误。一说，罚，通“伐”。

10 至：通“致”，给与。

11 “心焚”当是“必樊”之误（郭沫若说）。樊，控制，限制。

12 六千里：也许是“六十里”之误。

13 大人：指高官，贵族。

14 会：通“袞”（kuài快），消除疾病灾殃的祭祀。

15 知：通“灑”（zhǐ掷），水慢慢浸入。《说文》解作“土得水沮也。”《集韵》解作“水土和。”

16 危危：处于危险境地。前“危”字用作动词。

17 度：限度，分寸。

18 执：王念孙以为当作“报”，复，反。俞樾以为当读为“恣”（zhí直），畏惧。译文从王说。

19 号令之官：指发号施令的器具，如鼓、金、旗（《兵法》篇称之为“三官”）。

【译述】

〔北方的方物〕旗帜等崇尚黑色，兵器崇尚胁盾，刑罚则宜用水刑游、休、灌、流。

认真考察治民的办法，就能知道如何治理人民；仔细了解治军的措施，就能知道获胜的道理；明白了谋划的重要性，就能战胜敌人；推行道德，天下就能平定。安定宗庙，繁育人口，委派官吏管理好士、农、工、商，就可以树立权威，实行德义。制订法令制度，发号施令，〔然后就可以统一民众，治理人民了〕。最好的用兵〔应当是〕，不是要夺取人家的土地，只是为了惩罚那个国家国君的罪过。树立道义而又能以武力战胜它，向它施加威势而又能给予实际的德惠，持守德文威武而后谋求胜利，那就一定能控制天下。人民认为有利的就确立，

人民认为有害的就除掉，人民就会服从。给予六千（十？）里的封邑，高官贵族就会服从。使诸侯能实现对国家的治理，诸侯就会服从。对上天祭祀请求消除疾患灾殃，能风调雨顺，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就都会归服。

计虑好轻重缓急的事情，就是陷入危险境地也不会有灾难。明白各种器械的用途，就是陷入危难也不会改变常态。察知用兵先后的道理〔或后发制人，或先发制人〕，兵出以后就不会陷入困境。明了出兵和回师的分寸，就是深入敌境也不会发生危险。清楚该动兵该按兵的火候，就能建立功业而没有损害。把握了或取或与的分界，取得土地就不会再丢失。谨慎地对待发号令的器具〔鼓、金、旗〕，发动战争就一定有收效。

五 辅 节 录

【提要】五辅，指德、义、礼、法、权五种措施。本文主要谈这五种措施及其内容。

这里选录的部分，着重谈“得人”——得民心的问题。作者认为，国君成功或失败，成就丰功伟业或者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其关键在于是否能“得人”。怎么才能“得人”呢？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获得物质利益；而实行清明的政治，则是利民的具体途径。通过发展生产、实行法治、进用贤才，就能使人民衣食丰足，并且形成“上中正”“贵武勇”“好耕农”的良好社会风气和“上下和同而有礼义”的良好政治局面。这样，国君就能“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反其道而行之，就会“战不胜而守不固”，或者“兵挫而地削”，或者“身死而国亡”。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¹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

忘于后世，非得人²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³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⁴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⁵也。

曰：然则得人之道⁶，莫如利之⁷；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⁸。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⁹，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¹⁰止，仓廩实而囹圄空¹¹，贤人进而奸民退¹²。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¹³；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¹⁴；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¹⁵。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欲而有解舍¹⁶，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¹⁷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¹⁸诸侯。不能¹⁹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²⁰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廩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中正；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匱而饮食薪菜乏。上弥残苛而无解舍²¹，下愈覆鹜²²而不听从，上下交引²³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

【注释】

1 明：盛。

2 得人：指得民心，受到民的拥护。

3 灭：湮灭，湮没无闻。

4 务：从事，致力。

5 极：标准，准则。

6 道：方法。郭沫若以为“道”字下应当有“奈何？曰：得人之道”七字。

7 利之：使之得利。

- 8 教之：（用事实）教育他们。“以政”二字可能是衍文。
- 9 田畴（chóu 筹）：田地。 国邑：国家的城镇。
- 10 私曲：不公正，偏私邪曲。
- 11 仓廩（lǐn 凛）：粮仓。圜（líng 铃） 圜（Yǔ 语）：监狱。
- 12 进：做官，升官。 退：斥退，贬斥。
- 13 上：通“尚”，推崇。 中正：正直。 谄（chǎn 产）谀（Yù 鱼），
谄媚，奉承。
- 14 得利：这里是“财利”的意思。
- 15 恶（wù 物）：厌恶。 饮食：指奢侈的饮食。
- 16 解舍：放免，免除（赋役）。
- 17 和同：和睦同心。
- 18 正：匡正。
- 19 能：这里是“善于”的意思。
- 20 凶：喧嚷恐惧。与上文“朝廷闲”义正相反。
- 21 弥：越发，更加。 苛：苛刻。
- 22 覆：通“愎”（bì 必），任性，固执。 鸷（zhì 志）：凶猛，
凶狠。
- 23 交：相互。“引”是“弗”的误字；弗，违背。

【译述】

古代的圣明君王，所以能取得盛名大誉、丰功伟业，在天下传扬，被后世怀念，从来没有听说过不是深得人心的。暴虐的君王所以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倾覆祖庙，在天下湮没无闻，从来没有听说不是失去人心的。当今拥有土地的国君，都是呆着的时候想求得安适，行动的时候想要威武，作战想获胜，守卫想巩固，志向大的想称王天下，志向小的想称霸诸侯，可是他们却不致力于得民心，因此轻的作战失败而土地削减，重的本人死而国家亡。所以说，不可不致力于得到民心，这是治理天下的准则。

既然这样，得民心的办法〔是什么呢？回答是，〕莫过于

使他们得到利益；使他们得到利益的办法，莫过于用事实教育他们。所以善于搞政治的人，总是土地开垦而城镇丰足，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明，国法得到实行而偏私邪曲的行为受到阻止，粮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进用而奸人斥退。这里的贵族大臣，崇尚正直而鄙视阿谀奉承；这里的士民，重视武勇而轻视财利；这里的平民，喜好农业生产而厌恶大吃大喝。这样，财用就充足，饮食、柴草、蔬菜就丰富。因此，君上的财用一定宽裕而能减免赋役，百姓一定服从而无所怨恨，上下和睦同心而有礼义。所以国君能够呆着安适而行动威武，作战获胜而守卫巩固，因此打一仗就能匡正诸侯。不善于搞政治的人，总是土地荒芜而城镇空虚，朝廷喧嚣而官府混乱，国法废弃而偏私邪曲的行为盛行，粮仓空虚而监狱人满，贤人斥退而奸人进用。这里的贵族大臣，崇尚阿谀奉承而鄙视正直；这里的士民，看重财利而轻视武勇；这里的庶人，喜好奢侈的饮食而讨厌农业生产。这样，财用就缺少而饮食、柴草、蔬菜就不足。君上就越发残酷、苛刻而不减免赋役，百姓就更加固执凶狠而不肯听从命令，上下相互对抗而不和睦同心。所以呆着不安适而行动不威武，作战不能获胜而守卫不能巩固。因此，轻的作战失败而土地削减，重的本人死而国家亡。所以由此看来，政治是不可不慎重对待的。

枢 言 节 录

【提要】枢言，枢要之言，即用精炼的语言表达重要的道理。

这里节录的几条，主要说明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国君要重视守备（城郭、险阻、蓄藏），重视人才（圣智），重视人民，重视战士，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第二，决不可轻易发动

战争或首先发动战争。“应适（敌）莫如后”。国君应当“道盛义尊”“人众兵强”，却不可有恃无恐，轻启衅端：好加名于人”“造难生患”。自认为有长处，却往往在这里栽跟头，“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

国有宝，有器¹，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²，（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用，故能为天下。

王主积³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

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⁴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⁵，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⁶，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⁷，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⁸矣。

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⁹。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¹⁰。先王用一阴二阳者¹¹，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凡国之亡也，以其长¹²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¹³池，善射者死于中野。

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¹⁴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¹⁵，用之终身者众矣。

【注释】

1 器，这里指人才。

2 珠玉：《管子》中屡言“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里的珠玉是作为货币的东西，所以是财用。下句“末”为衍文，今删。

3 积：积蓄，储备。

4 名：这里指罪名、恶名。

5 这里的“大事”和上句的“难”“患”，都指战争。

6 与国：同盟国。

7 竟：通“境”。

8 举：举措，行动。 当：得当，不会产生过错。

9 “所谓德者”二句：“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大学》）就是这两句的意思。

10 应适莫如后：即“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的意思。适，通“敌”。

11 一阴二阳：等于说一分刑杀，两分德教。阳指德，阴指刑；阳指政治，阴指权谋。

12 “长”字当是“良”的讹误。《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此“长”上还应有“所”字。

13 梁：鱼梁，在水中筑的拦水捕鱼的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游水的人因为有恃无恐，在小的沟池中都可能淹死。

14 天道：自然界的运行变化。在《管子》中天道即“天时”的意思，指季节、日夜、寒暑、风雨、阴晴等等。

15 “众”字可能是“聚”的讹误。聚，会聚，齐备。下句“众”字是“多”的意思。

【译述】

国家有重宝，有利器，有用于玩赏的东西。城池、险阻的地势、积藏的物资，是重宝；圣明贤智的人才，是利器；珠玉，是用于玩赏的东西。先王总是看重重宝、利器而轻视用于玩赏的东西，所以能治理天下。

成就王业的君主在人民方面积蓄，成就霸业的君主在战士

方面积蓄，使国家衰败的君主在贵人方面积蓄，使国家灭亡的君主在妇女、珠玉方面积蓄。所以先王对他的积蓄问题是很慎重的。

大凡国家约有三种“制”：有制服别国的，有被别国制服的，有不能制服别国，别国也不能制服它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国君德盛大、义高贵，却不好给别人加罪名；人民多兵力强，却不用他的国家制造祸患；天下有战争，却喜欢让他的国家后出兵。这样做的，是制服别人的国家。德不盛大，义不高贵，却好给别人加罪名；人民不多，兵力不强，却喜欢凭他的国家制造祸患；仗恃盟国，希图名利。这样做的，是被别人制服的国家。……

先王不凭勇猛治理边境，所以边境上就很太平；边境太平，邻国就会亲善；邻国亲善，举措就不会发生过错（而引起事端）。

所谓德，就是说首先要首先得到它。所以，对于德行，莫过于首先获得；而对付敌人，莫过于后发制人。先王以刑杀为辅、以德教为主的，能称霸；完全凭借德教的，能称王；以德教为辅，刑杀为主的，国家削弱；全都凭借刑杀的，国家灭亡。

大凡国家的灭亡，都亡在它所优良的方面；人的自我失误，都失在他所擅长的方面。所以善于游泳的人常常死在沟池里，善于射箭的人常常死在原野上。

多胜过少，快胜过慢，勇敢胜过怯懦，智巧胜过愚蠢，善胜过恶，有德义胜过无德义，占天时胜过不占天时。所以，这七种优胜可贵的是一齐具备，那样可供终身受用的东西就很多了。

八 观 节 录

【提要】八观，指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状况，观察一个

国家饥饱、贫富、侈俭、虚实、治乱、强弱、兴废、存亡八个方面的情况。

这里节选了四个段落。第一段说明农业是立国的根本，“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芸，寄生之君也”。不重视农业生产，就会“国贫民饥”，民不足以守，不可以战。第二段说明不要长年从事战争，而使百姓长期服兵役。这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如果没有储备，就会“民有鬻子”“众有遗苞（莛）”，而导致守不固、战不胜，以致国家危亡。第三段说明国君应当严格实行法治，赏有功罚有罪。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良田不在战士”，而无功者受禄，就将“战不胜”“地四削”以至亡、灭。第四段主要说明内外关系。与什么样的国家结盟，需要考虑。而如果国内搞得不好：朝廷无良臣、兵士不效力、粮仓空虚、政权不稳，就会使“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强”。这时，国家就只能坐以待亡了。

其耕之不深，芸¹之不详，地宜不任²，草田多秽³，……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⁴。故曰：有地君国⁵而不务耕芸，寄生之君也。

【注释】

- 1 芸：通“耘”，除草。
- 2 任：栽种。
- 3 草田：未开垦的荒地。 秽：荒芜。
- 4 丘墟：废墟。
- 5 君国：作一国之君。君，用作动词。

【译述】

那个国家耕得不深，耘得不勤，土地适宜却不栽种，田地

不开垦多半荒芜，……即使不发生水、旱灾害，也成了饥国的荒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稀少，那就不能守卫它的土地；如果人民众多，那就国家贫穷而人民饥饿；凭这种情况遇上水、旱，那就民众离散而不能收回。人民不能守卫，它的城池就不巩固；人民饥饿，就不能派去作战；民众离散而不能收回，国都就会变成废墟。所以说，拥有土地统治一个国家而不致力于耕耘，那就等于是寄生在别人土地上的国君。

什一之师¹，什三毋事²，则稼亡³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⁴积也，则道有捐瘠⁵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⁶矣。……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⁷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

【注释】

1 什一：十分之一。师：这里指兵役。

2 毋(wú无)事：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毋：不，不能。按，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还需要十分之二的人负责运输、后勤等事，所以说“什三毋事”。

3 亡：丧失。

4 故：旧的，原来的。

5 捐瘠：弃在野外的尸体。捐，弃。瘠，通“𦵏”(zì自)，腐朽的尸体。

6 鬻(yù育)：卖。子：儿女。

7 遗苞：饿死在路上的人，与“捐瘠”是一个意思。苞，通“𦵏”(pǐǎo漂)，饿死。

【译述】

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十分之三的人就不能从事生产，那

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两小段文字应当移补于“上位危”之下，此录以备考。

7 兵弱：“兵”字可能是衍文。弱，指国家而言。

8 原作“十”，误，是“七”字之讹，今改正。

9 人伦：指人与人之间尊卑长幼的关系，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

10 破：残破，不完整。

【译述】

一个国家订立和颁布法令，统治和役使百姓，只要衡量一下这些威严和宽惠的措施是否在百姓中得到贯彻，它是兴盛还是衰落的国家也就可以知道了。法制虽然建立却有名无实，而迫害关系疏远的人；政令公布了，而不服从命令的却大有人在；不重视爵禄的赏赐，而使得无功的人富有。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必定轻视法令，而国君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说，好土地不在战士手里，三年国家就会衰落；赏罚不讲信用，五年国家就会残破；国君卖官鬻爵，七年国家就会亡；违背伦理道德而干禽兽的行径，十年国家就会灭。作战不能取胜，这就是弱；土地被四邻削割，并入他国的版图，这就是残破；离开本来的国都，迁到另外的都邑，这就是亡；异姓人夺取了政权，这就是灭。所以说，一个国家订立和颁布法令，统治和役使百姓，只要衡量一下这些威严和宽惠的措施是否在百姓中得到贯彻，它是兴盛还是衰落的国家也就可以知道了。

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¹，观民产²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强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强，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³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⁴，则民偷⁵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

禄，则兵士不用 6；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圉 7 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 8。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圉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 9。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注释】

1 国本：指农业生产。

2 产：生，生计，生活。

3 怀：留恋。

4 本货：指农产品。

5 偷：马虎，得过且过。

6 不用：不为国君所用。

7 圉（qūn 逡）：圆形的谷仓。

8 攘：抢。 残：杀害，伤害。 贼：害，杀害。 进取之人：这里指想要夺取政权的人。

9 居：坐。 毁：灭。

【译述】

计算一个国家敌国和盟国的力量对比，估量一下国君心里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仔细了解一下作为国家根本的农业生产的情况，看一看人民的生活是富裕还是不足，这个国家的存亡也就可以知道了。敌国强大而盟国弱小，进谏的臣子被杀而阿谀奉承的臣子高贵，徇私舞弊的行为盛行而国家的法律遭到破坏，这样盟国就不再依仗这个国家的亲善关系，而敌国也就不再畏惧这个国家的强大，杰出的人物不安心于自己的职位，为国家一再立功的人也不再想望它的爵禄。喜欢经商贩运而不致力于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人民就会马马虎虎地过日子，而不做储备粮食的事情。才能杰出的人不安心于自己的职位，贤良的臣子就会离开朝廷；有功劳的人不想望国家的爵禄，兵士就不

为国君效力；人民马马虎虎地过日子而不做储备粮食的事，粮仓就会空虚。出现了这种情况国君还不因此而改弦易辙，那么抢夺、偷盗、谋财害命和努力要夺取政权的人就都产生了。在国内，朝廷没有贤良的臣子，兵士不肯效力，粮仓空虚，而国外有强大的敌国为忧患，那么国家就只能坐而灭亡了。所以说，计算一个国家敌国和盟国的力量对比，估量一下国君心里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仔细了解一下作为国家根本的农业生产情况，看一看人民的生活是富裕还是不足，这个国家的存亡也就可以知道了。

重 令 节 录

【提要】“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这就是本文的主旨（上面的引文，本书未录）。令，法令，号令。

这里选录的三段，第一段说明，国家的威势取决于军队的胜利，军队的胜利取决于人民肯于用力，人民肯于用力取决于号令的实行，而号令的实行则取决于是否能不分亲疏贵贱真正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诛，令行禁止。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霸诸侯、王天下就根本谈不到。第二段辩证地指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基础，可是弄得不好，却会因此而走向危亡。只有不依恃自己强大而侵夺别国，不傲视臣民，不奢侈纵欲，用兵是为了诛伐无道而不轻侮诸侯，国富兵强才能成为称王称霸的条件。第三段说，治理国家，“使下”“威众”“劝民”的手段有三个，就是号令、刑罚、赏赐。用好这三种手段，就可以保有国家，匡正天下。对于国君腐蚀破坏的因素有六种，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巧言谄媚、珍贵的玩好之物。如果国君顶

不住这个方面的袭击，以至为六者变更号令，放弃刑罚，损益赏赐，军队就会战不胜、守不固，而为敌国所控制了。

……故国不虚重¹，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²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³，法禁不诛于严重⁴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⁵，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⁶于官，受⁷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⁸，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⁹，卒士不轻敌¹⁰，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¹¹，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¹²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¹³远国，令不能一¹⁴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注释】

1 虚：空，这里是“凭空”的意思。重：有威势。

2 近者：亲近的人，指国君左右的近臣。

3 便（pián骈）辟（bì避）：国君左右受宠幸的小臣。

4 严重：威严有权势的大臣。

5 庆赏：奖赏。又，这句下有脱文，一本残留“二三”二字，陶鸿庆以为“二三”是“而行于贵富”的残误。

6 通：达。

7 受：一说“受”是“爵”字的讹误，属上句，原文当作“官爵不通于能”。

8 动静：举动和静止，这里泛指行动。诡：违背。

9 阵士：与下句的“卒士”，都指战士。制：命，军令。

10 不轻敌：不轻视敌人，意即畏惧敌人。

11 完：全，保全。

12 信：通“伸”，伸张。

13 怀：归向，这里是“使……归向”的意思。

14 一：一致，统一，这里是“使……一致”的意思。

【译述】

……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百姓不是凭空就能使用的，命令不是凭空就能实行的。大凡国家有威势，一定是凭着军队能打胜仗，这样国家才有威势。大凡军队打胜仗，一定是凭着百姓能够出力，这样军队才能打胜仗。大凡百姓能出力，一定是凭着命令能够实行，这样百姓才能出力。大凡命令能实行，一定是凭着能够使国君的近臣服从，这样命令才能实行。所以，如果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能施行到国君宠幸的人身上，法禁不能处罚有权势的大臣却加害于疏远的人，奖赏不肯给于地位卑贱的人〔却给于贵者富者〕，这样却指望命令一定实行，是不可能的。有才能的人不能做官，接受俸禄赏赐人和他的功劳不相称，发布的号令违背民意，举措不合于时代的潮流，对有功的人不坚决赏赐，对有罪的人不坚决惩罚，命令不能坚决实行，禁绝不能坚决制止。身在上位而没有办法使用臣民，却指望百姓必定用命，是不可能的。将帅不威严，民心不专一，战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畏惧敌人，这样却指望军队一定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国内的防守不能保全国土，对外的攻战不能征服敌国，野战不能制伏敌军，侵伐不能威震四邻，却指望国家有威势，是不可能的。德泽不肯施加给弱小的国家，威势没有伸张到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使天下人归服，却指望称霸诸侯，是不可能的。威势方面有和自己并立的，军事方面有和自己分庭抗争的，德泽不能使远方的国家归服，命令不能使诸侯一致，

这样却指望称王于天下，是不可能的。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¹，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²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³；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⁴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⁵，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⁶，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注释】

1 天道：自然的法则。数：规律，必然性。

2 至：极，达到顶点。

3 “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有衍文，有注文入正文，原文当作“夫骄者，诸侯失于外”，与下文“缓怠者，民乱于内”正相对。译文依此。

4 攘：侵夺。

5 泰：这里与“侈”义相同。

6 理：下文作“治”，“治”当是原文。

【译述】

土地广大国家富庶，人民众多军队强大，这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基础，可是这却与危亡接近了。天道有规律，人心有变化：天道的规律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走向反面，发展到兴盛就走向衰落；人心的变化〔规律〕是，富有了就骄傲，骄傲了就松懈怠惰。凡是骄傲的，在国外就失去了诸侯的拥护；凡是松懈怠惰的，在国内人民就会叛乱。外面失去了诸侯的拥护，国内人民叛乱，这是自然法则的体现，这是国家危亡的时刻。至于土地虽然广大，却不兼并和侵夺别国；人民虽然众多，却

不松懈怠惰和傲视臣民，国家虽然富庶，却不奢侈浪费和放纵情欲；军队虽然强大，却不随便侮辱诸侯，动用武力一定是为了〔征伐无道〕治理好天下，这才是匡正天下的基础，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君主。

凡先王治国之器¹三，攻²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³，故不益⁴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⁵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⁶，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⁷，色也⁸，巧佞也⁹，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¹⁰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¹¹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¹²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¹³，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¹⁴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¹⁵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¹⁶，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¹⁷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注释】

1 器：工具，手段。

2 攻：这里是“侵袭”“腐蚀”的意思。

3 “明王”与下文“乱王”之“王”皆当作“主”。“其攻”皆当作“六攻”（古文“其”与“六”形近）。

4 益：增加，超过。

5 损：减少。

- 6 斧钺（Yuè越）：刑具。钺，形状与斧相近。
- 7 货：财物。
- 8 色：女色。
- 9 巧佞（nìng泞）：巧言谄媚。
- 10 毋：通“无”。
- 11 劝：鼓励。
- 12 自：自己，指君主。
- 13 “战不胜”下当脱“而守不固”四字（王念孙说）。
- 14 此“守不固”三字当是上文脱去之“守不固”误落于此。
- 15 疑错：迟疑、放置。错，通“措”。
- 16 郭沫若以为此数句原当作“若此，则远近一心而众寡同力；远近一心而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译文依郭说。
- 17 以：因为，为了。

【译述】

先王治理国家的手段共有三个，腐蚀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共有六种。贤明的君主能战胜六种腐蚀因素，所以治国的手段不超过三个，却能拥有国家、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战胜六种腐蚀因素，所以治国的手段也不少于三个，却拥有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呢？叫做：号令、刑罚、禄赏。六种腐蚀是什么呢？叫做：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巧言谄媚、赏玩喜好的宝物。三种手段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号令就没有办法役使臣民，不用刑罚就没有办法威服民众，不用禄赏就没有办法鼓励百姓。六种腐蚀的破坏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不听从君令，却可以依然如故；虽然触犯了禁律，却可以免于处罚；虽然没有功劳，却可以〔受赏赐〕得到富有。凡是国家有人不听从君令却可以依然如故，那么号令就不能够役使臣民；有人触犯禁律却可以免于处罚，那么刑罚就不能够威服民众；有人没有功劳却可以得到富有，那么禄赏就不能够鼓励百姓。号令不能够役使臣民，刑罚不能够威服民

众，禄赏不能够鼓励百姓，这样百姓就不会为国君所用。百姓不能为国君所用，作战就不会取胜，守卫就不会巩固；作战不能取胜，守卫不能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既然这样，那么先王会怎么办呢？回答是：不因为六种腐蚀因素变更号令，不因为六种腐蚀因素迟疑或放弃刑罚，不因为六种腐蚀因素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关系疏远的和亲近的就会一条心，兵力多或少就会一同用力；疏远的和亲近的都是一条心，兵力多或少都一同用力，那么作战就一定可以取胜，守卫就一定可以巩固。不是为了并兼侵夺〔别国的土地〕，而是为了〔征伐无道〕治理好天下，这才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法 法 节 录

【提要】这是一篇谈法治的文章。“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法，把法当成法，即认真实行法治的意思。

这里选录的几段，阐述了如下的内容。首先，关于用人，要任贤使能，信任人要坚定，已经废黜的就不要再起用（以免危害自己）。其次，关于赏罚，爵要尊，禄要重，车马服饰等要足以显示出等级的高低；信赏必罚，赏不打折扣，罚不加重。这样，士民才能够“图难犯危”，“不敢转其力”，“不敢爱其死”，而“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国君轻易用刑，将招来外患；不忍心用刑，将产生内乱。第三，指出了不义战争的危害，“勇而不义伤兵”，“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第四，指出兵不可废。战争有极为不利的方面，“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但是即使在历史上的圣明时代也不曾废止过战争。既然如此，就不可要求废兵，搞好国家的治理，人民的积蓄，行动得宜，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闻贤而不举，殆¹；闻善而不索²，殆；见能而不使，殆；
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³，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
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⁴，殆；几⁵而不密，殆。

【注释】

1 殆：有“危险”“受害”“坏事”“失败”等义。《群书治要》引作“殆也”，下同。

2 索：求。

3 离：分裂，指关系破裂。与同谋者关系破裂，则所谋之事将泄漏，会危及自身。

4 施：施舍。

5 几：同“机”，机要。

【译述】

知道了有贤才却不举用，是危险的；听说了有善良的人却不求索，是危险的；见到有才能的人却不任用，是危险的；亲信人却不坚定，是要坏事的；与一同谋事的人关系破裂，是危险的；想危害别人却不能去行动，是危险的；曾经废黜的官员而再次起用，是危险的；可以做的事却不去做，是危险的；富足却不施舍，是要受害的；机要的事情却不能保密，是要失败的。

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足以著贵贱¹，不求其美；设爵禄足以守其服²，不求其观也。……

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³、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

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⁴，而斧钺不上因⁵。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⁶，受矢石⁷，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⁸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⁹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¹⁰，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¹¹，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智者、有道者，不与（大）〔人〕¹²虑始。

【注释】

- 1 轩冕（miǎn免）：卿大夫的车子和礼帽。 著：显示。
- 2 服：事。
- 3 制：军令。
- 4 下拟：往下考虑，指想要减赏。拟，打算。
- 5 上因：上就，指加重刑罚。
- 6 白刃：指有刃的兵器（铁制的兵器磨后白亮，故称白刃）。
- 7 石：作战时用以投掷敌人的石头。
- 8 转：逃避，逃脱。
- 9 爱：惜。
- 10 三军：周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这里泛指军队。 首领：头颈。
- 11 始：开头。
- 12 原作“大”，从古本改为“人”。人，民。按，作者的不可与民虑始的思想是不对的。

【译述】

爵位不尊贵、俸禄不优厚的话，人们就不给他冒险除难，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能求得这种效果。因此，先王规定了轩冕的等级，是为了使受赐者足以显示他的身分，而不是为了求得好看；设立官爵俸禄，是为了使受赐者足以坚守他的职事，而不是为了当做摆设。……

号令已经公布，而不依令行赏，就等于叫人民不奋发努力、不执行军令、不为节义牺牲。人民不奋发努力、不执行军令、不为节义牺牲，作战就不能获胜，守卫就不能巩固；作战不能获胜，守卫不能巩固，国家就不太平了。号令已经公布，而不依令行罚，就等于让人民不听从号令。人民不听从号令，强暴的人就要产生，强暴的人产生，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

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君主，总是赏赐不随意减少，刑罚不随意增加。这样，贤良的人就会受到鼓励，强暴的人就会收敛。贤良的人受到鼓励而强暴的人收敛，君主的功业声名就随之建立了。人们踩着白刃，冒着箭石，赴汤蹈火，来听从君上的号令，国君有令全能实行，有禁必能阻止；招来使用，人民不敢耍滑不用力；送去作战，人民不敢逃避吝惜死。不敢不用力，然后才能立功；不敢吝惜死，然后才能所向无敌。军事行动都能做到进则无敌、退则有功，因此三军将士都能保全首领，父母妻子在国内也都团聚平安。所以，从来不可以跟人民商量事业的开端，而〔只〕可以和他们乐享事业的成功。因此，仁爱的人、聪明的人、有道的人，不和一般人商量事业的开端。

政者，正也。……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¹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正〕伤（正）〔法〕²。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

【注释】

1 逮：达到，这里是“使……达到”的意思。

2 原文有误，今据孙人和说改。

【译述】

所谓政，就是正。……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使没有

达到正的达到正。过头和达不到，都不是正，不是正就会伤害国家，这二者的影响是一样的。勇敢而不义伤害军队，仁爱而不正伤害法令。所以，军队的失败，产生于不义；法令的被侵害，产生于不正。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惑也；不当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¹，帝之隆也，资²有天下，制³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⁴，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擅也。动与静⁵，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⁶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注释】

- 1 唐：陶唐氏，即尧。 虞：有虞氏，即舜。
- 2 资：凭借，占有。
- 3 制：裁断。
- 4 擅：专，指专力做好。
- 5 动与静：动静，举动，措施。
- 6 审：慎重。

【译述】

使百姓贫穷、破费财物，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严重的；使国家陷于险境、使君主忧虑，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迅速的。这四种祸患是明明白白的，〔可是〕古往今来没有谁能废止战争。战争应当废止而不废止，是错误的；不应当废止却要废止，也是错误的。这两种情况对国家的伤害是相同的。黄帝、唐尧、虞舜时代，是古帝中的盛世，据有天下，制断在一人。在这样的时代，战争都没有废止。现在德行赶不上〔黄帝、尧、舜〕三帝，诸侯不服，却寻求废止战争，不是很困难吗？所以贤明的

君主懂得所要专力做好的事情，懂得所要忧患的事情。国家太平而人民致力于积蓄财物，这是要专力做好的事情。举措〔是否得当〕，这是要忧虑的事情。因此，贤明的君主审慎地对待要专力做好的事而防止发生所忧患的事。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¹，道²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³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⁴，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

【注释】

1 流：过，失。

2 道：行。

3 去：离开。

4 情伪：实和虚，泛指内部情况。

【译述】

性情刚猛的君主，不易避免外患；性情懦弱的君主，不易避免内乱。刚猛的君主轻于用刑，轻于用刑的过失是，行正道的人感到不安；行正道的人感到不安，那么有才能的臣子就要出亡了。那些聪明的人了解我们国内的虚实情况，替敌人谋算我们，那么外患从此就到来了。……

兵 法

【提要】这是一篇军事专论。全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谈了对军事的看法，“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其次谈到，只有“计数得”（谋划得当）、“法度审”（制度严明）、“教器备利”（训练周备、武器锋利）、“因其民”（顺应人民），才能做到得地、必胜而又能

不贫穷、无伤亡、不破败，并且强调要“因民”。作者还指出掌握敌情、储备物资、装备精良、赏罚分明的重要性。第二部分，着重谈军事训练，即“三官”“五教”“九章”，指出鼓、金、旗在军中的各种功用，并要求用它们全面而严格地训练战士。只要做到“教器备利”“器成教施”，军队就会有良好的素质，“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战士就能勇往直前，“凌山坑，不待钩梯；历水谷，不须舟楫。”就能做到战必胜（“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守必固（“众强不能图”“诈伪不敢向”）。这就可以用兵如神。第三部分，指出了百姓团结和睦、士卒同心同力的意义，提出了“至善不战”的论点。作者主张少战，只打一仗，认为频繁发动战争，有害无益，甚至使国家陷于危险境地。此外，指出“善者”用兵应当“若据虚，若搏景”，讲究不露形迹，使敌人无法测度。可是作者同时又反对施用诡诈手段，主张“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讲究巧用兵，又反对变诈，这二者恐怕是难以统一的，看来这是作者思想的内在矛盾。

明一者皇¹，察道者帝²，通德者王³，谋得兵胜者霸⁴。故夫⁵兵，虽非备道至德也⁶，然而所以辅王成霸⁷。今世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⁸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⁹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¹⁰。

大度之书曰¹¹：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¹²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¹³。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¹⁴。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¹⁵，而敌不敢校¹⁶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¹⁷。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¹⁸。教器备利，则有制¹⁹也。法度审，则有守²⁰也。计数得，则有明²¹也。治众〔有器，为兵〕有数²²，

胜敌有理²³。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²⁴，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²⁵男女，官四分²⁶，则可以定威行德²⁷；制法仪²⁸，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兵无主，则不早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²⁹，（则）下怨上，〔则〕器械不（巧）〔功〕³⁰。（则）朝无政³¹，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³²。故曰：早知敌，则独行³³；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功〕，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³⁴也。

【注释】

1 明：与下文的“察”和“通”，都指对于事物的深刻了解和认识。一：本原，根本。《淮南子·诠言》：“一也者，事物之本也。”皇：本义为大，这里指称君主，传说上古有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2 道：道理，规律。帝：本义指天帝，这里指称君主，上古有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3 德：德政，道德教化。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称王。

4 霸：凭借武力称霸天下的诸侯，叫霸主，如春秋时代的齐桓公、晋文公等。按，《管子》的作者在这里把时代最早的“皇”看得最高，其次是“帝”、“王”，最后是“霸”。

5 夫（fú扶）：指示代词，这，那。

6 备：完备。至：至上，最高。

7 所以辅王成霸：军事有助于成就王业和霸业。言外之意是，上古皇、帝时代是没有战争的。按，在原始社会确实没有战争，不过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即将进入奴隶制的时代，就有了战争，黄帝、尧、舜时代，传说都多次发生战争。

8 兵权：军事的准则。权，秤砣，引申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准则。

9 “者”字据元刻本删。

10 四祸其国：上述四个方面都给他的国家带来祸害。

11 大度之书：许维遹疑即《汉书·艺文志》儒家所载《大弢》六篇，大弢为周太史。郭沫若认为此句“曰”字下并无引文，《问》篇中有一段赘文“夫兵者，危事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疑为此处脱简，可移补在这里。

12 为：做，做到。

13 计数：计算，筹划。 得：得当。

14 法度：这里指赏罚制度。 审：明确，严明。

15 教器备利：即教备器利，教练完备而武器锐利。

16 校（jiào叫）：对抗，较量。

17 因：顺着。“也”字据一本加。

18 号制：号令制度。 发：颁发，这里指颁发的依据，与下文的“制”“守”“明”都用作名词。

19 制：制伏，这里指制伏敌人的力量。

20 守：遵守，遵循，这里指遵守的法令。

21 明：明智，高明，这里指高明的见解。

22 原脱“有器，为兵”四字，致使三句变为两句，而下文的“审器而识胜”孤悬无所承。今据《七法》篇“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补（语言研究所《管子·兵法》译注）。器，器具，这里指措施，手段。为，治理。数：方法，办法。

23 理：道理。

24 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这两句文字疑有错乱，“知理”当作“知治”（《幼官》篇即作“治”），即上文“治众有器”之“治”。“审器”又应与“察数”互换，作“审器而知治，察数而识胜”，这样才与上文相应。

25 遂：繁育，生养。

26 官四分：委派官吏分管士、农、工、商。一说，“官四分”之“分”为“介”（通“界”）字之讹，官四介即委派官吏守好四境。

27 定威行德：确立威信，实行德义。这几句即《战国策·秦策·苏秦始将连横》所说：“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

28 仪：法度，制度。

29 常：常法，常规。按，“官无常”四句文字有错乱，据《七法》

篇改正。

30 功：通“工”，精良。

31 无政：没有明确的政令。

32 轻其产：轻视产业。《七法》篇作“幸生”。疑此处也应作“幸生”或“幸其生”。

33 独行：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无敌。

34 劝：受到鼓励。

【译述】

明了万物的本原的，能够称皇；明白事物的规律的，能够称帝；通晓德政的，能够称王；谋划就能实现，打仗就能取胜的，能够称霸。所以战争，虽然不是完备的大道，最高的美德，可是却能用它辅助王业、成就霸业。现代带兵打仗的不是这样，他们是些不懂军事准则的人。因此，在他们出兵的时候，国内就弄得贫穷了，作战不一定能得胜，胜了也是死亡惨重，得了土地而国家却已衰败不堪。这四种情况，是用兵打仗的祸害。这四个方面一起祸害国家，那就没有不危险的了。

大度的书上说，出兵的时候而国内不贫穷，作战一定能取胜，取得胜利却没有伤亡，得到土地而国家不衰败。怎么才能做到这四点？出兵而国内不贫穷，是因为计算筹划得当。作战必定取得胜利，是因为法令制度严明。取得胜利而没有伤亡，是因为教练周备，武器锐利，使得敌人不敢较量。得到土地而国家不衰败，是因为顺应那里的民心。顺应民心，号令、制度就有颁发的依据。教练周备，武器锐利，就有制伏敌人的力量。法令制度严明，就有所遵循。计算筹划得当，就有了高明的作战见解。治理民众有一定的措施，治理军队有一定的方法，战胜敌人有一定的道理。详细了解治民的措施，就能知道如何治理人民；仔细考察治军的方法，就能知道如何取胜；明白战胜敌人的道理，就能够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人口，

委派官吏管理好士、农、工、商，就可以确立威信，实行德义，制订法令制度，发号出令，然后就可以统一民众，治理人民。

军队没有统帅，就不能事先掌握敌情。田野不设官吏管理，就没有粮草的储备。官府没有常法，下边的人怨恨上边的人，造出的武器装备就不会精良。朝廷没有一定的政令，赏罚不分明，人民就会有侥幸求生的心理。所以说，事先掌握了敌情，战时就能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有了粮草的储备，持久作战就不会缺乏物资；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很快结束战斗〕节省人力、物力；赏罚分明，勇敢的战士就会受到鼓励。

三官不缪¹，五教²不乱，九章³著明，则危危⁴而无害，穷穷⁵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⁶，纵强以制⁷。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⁸，所以起⁹也，所以进也；二曰金¹⁰，金所以坐¹¹也，所以退也，所以免¹²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¹³也，所以制¹⁴兵也，所以偃¹⁵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¹⁶，而兵法¹⁷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¹⁸之旗；二曰，教其耳以号令之数¹⁹；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²⁰；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²¹；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²²。五教各习，而士负²³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鸟〕章则行陂²⁴；六曰，举蛇章则行泽²⁵；七曰，举鹄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犝章则载食而驾²⁶。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²⁷。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²⁸，卒乎无穷²⁹。始乎无端者，道³⁰也；卒乎无穷者，德³¹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³²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³³，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³⁴备施，则动静有功。径³⁵乎不知，发乎不意³⁶。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³⁷也。故全胜而无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³⁸。教无常³⁹，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器成⁴⁰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⁴¹，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⁴²，恃固不枝⁴³。中处⁴⁴而无敌，令行而不留⁴⁵。器成教施，散之无方⁴⁶，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匱⁴⁷。一气专定⁴⁸，则傍通而不疑⁴⁹；厉⁵⁰士利械，则涉⁵¹难而不匱。进无所疑，退无所匱，敌乃为用⁵²。凌山坑⁵³，不待钩梯⁵⁴；历水谷，不须舟楫⁵⁵。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宝不⁵⁶独入，故莫之能止；宝不独见⁵⁷，故莫之能斂⁵⁸。无名之至⁵⁹，尽尽而不意⁶⁰，故不能疑神⁶¹？

【注释】

- 1 三官：三种号令工具，即鼓、金、旗。 缪（miù谬）：通“谬”，差错，错误。
- 2 五教：五种教练，即对目、耳、足、手、心五者的训练。
- 3 九章：九种不同徽章的旗帜。章，徽章，指画在或绣在旗上的图形。
- 4 危危：陷于危险的境地，上“危”用作动词，下“危”用作名词。
- 5 穷穷：处于窘迫的境地。结构同“危危”。
- 6 致远以数：意思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相同。致远，使远方的国家前来归顺。数，计算，筹划。
- 7 纵强：使强国顺从。纵，通“从”。制：控制力，即上文“则有制也”的“制”。
- 8 任：负担，行装，这里指带好行装（准备前进），与下文的“免”相对而言。
- 9 起：起立，与下文“坐”相对。
- 10 金：即铙，命令战士停止作战和后退，则击金。
- 11 坐：跪倒，是一种军事动作（古人跪与坐的动作相近）。《周礼·大司马》：“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郑玄注：“习

战法。”按，“作”即与上文的“起”同义。

12 免：解除行装。

13 立兵：打出旗号，使军队挺立战场，严阵以待。

14 制：控制，掌握。

15 偃：停止。

16 三官有三令：指鼓、金、旗各有三种不同的号令。

17 兵法：这里指军队的训练。

18 形色：形状和颜色。下文据“形”列举了九种旗，《墨子·旗帜》中说还有一些“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的。旗的颜色，有苍、赤、黄、白、黑等，本文没有谈。

19 数：数目，种类。

20 度：节度，步伐。

21 长短：指长兵器，短兵器。 利：用。

22 赏罚之诚：对于赏罚的诚信。

23 负：负担，指负担作战任务。

24 据郭沫若说改“鸟”为“乌”。 陂（bēi碑）：山坡。

25 泽：沼泽地。

26 輶：又写作“驛”，通“皋”。《逸周书·王会》：“文翰若皋鸡。”注：“鸟有文彩者皋鸡，似鳧，冀州谓之泽特，是也。”輶应当是指皋鸡（唐兰说）。 驾：驾车离开。

27 动静：动作和静止，总称各种行动。 过：过失，过错。

28 端：开端。

29 卒：终止。 穷：穷尽，结束。

30 道：事物的法则、规律，道家学派认为道的存在是超时、空的。

31 德：是道的具体体现，是道的属性。按，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三官、五教、九章循环使用，无端绪可寻，无穷尽可言，使敌人不可测知。

32 数：查点，计算。

33 图：谋算，打主意。

- 34 两者：指“道不可量”、“德不可数”。
- 35 径：行，这里指行军。《幼官》篇作“经”，义同。
- 36 发：发动进攻。不意：没有料到。即《孙子·计》所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 37 应：应战，对抗。
- 38 准利而行：行动以利为准则，有利就做，无利就不做。准，以……为准则。
- 39 教无常：因为“因便而教”，所以教不固守常法。
- 40 成：完善。
- 41 亡：逃亡。遁：逃。飘风：旋风。
- 42 绝地：极其险峻难攻的地方。按，这句和下句的“不守”、“不枝”都是说的敌人。
- 43 固：坚固的城堡。枝：通“支”，支撑。
- 44 中处：处于中央，指被敌人包围。
- 45 留：留滞，延缓。
- 46 方：方位，处所。
- 47 疑：停止，犹豫不前。匱：通“溃”，溃散。下文“匱”字同此。
- 48 一：专一，集中。气：意气，意志。“定”字误，应当作“心”（“定”是“正”字的讹误，而“正”又是“心”字的讹误）。
- 49 傍通：四方通达。傍，通“旁”。疑：通“碍”，阻碍。
- 50 厉：即“励”字，勉励，激励。
- 51 涉：经历。
- 52 敌：有人说当作“士”。郭沫若说，这里是指自己的军队，“敌”有敌对、抵抗的意思，故《叔夷钟》（齐灵公时物）称己方抵抗外侮的军队为“敌寮”。按，此“敌”仍指敌人言。为用：为我所用。
- 53 凌：攀登，超越。坑，沟壑。
- 54 钩梯：攀登的工具。按，“凌山坑，不待钩梯”，是说战士勇敢，勇往直前。
- 55 楫：划船的桨。

56 宝不：郭沫若认为是“宝才（哉）”的讹误。是咏赞语。下文“宝不”同此。按，自此句至段末文字多讹错，各家注释纷纭，今姑择其一说。

57 “见”字应当作“出”。

58 敛：收敛。

59 无名：指善于用兵，变化莫测。《淮南子·兵略》：“圣人无名无状，变而为之象。”至：极，达到顶点。

60 尽尽：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意”疑是“怠”字之讹。

61 故：通“胡”。疑神：如神（俞樾说）。疑，似。

【译述】

对三官不发生差错，对五教不发生混乱，对九章有显著明确的认识，就是处在危险之中也不会有祸害，陷于窘迫的境地也不会有灾难。所以能通过谋划使远方的国家来归顺，能凭借制伏敌人的力量使强大的国家服从。关于三官：第一是鼓，鼓是用来命令战士整装的，是用来命令战士起立的，是用来命令战士前进的；第二是金，金是用来命令战士跪倒的，是用来命令战士后退的，是用来命令战士卸除武装的；第三是旗，旗是用来命令战士列阵的，是用来控制军队的，是用来命令战士停息战斗的。这叫做三官各有三种号令，而军队的训练就是靠它们搞好的。关于五教：第一是，用各种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旗帜来训练战士的眼睛；第二是，用各种不同的号令来训练战士的耳朵；第三是，用各种前进后退的规则来训练战士的脚；第四是，用如何使用长兵器、短兵器来训练战士的手；第五是，用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来训练战士的思想。这五种训练都熟练了，战士就可以担负作战任务并且有了勇气。关于九章：第一是，打出太阳旗就是要白天行军；第二是，打出月亮旗就是要黑夜行军；第三是，打出龙旗就是要在水上行军；第四是，打出虎旗就是要在林中行军；第五是，打出乌鸦旗就是要在坡地行军；第六是，打出蛇旗就是要在草泽中行军；第七是，打出喜

鹄旗就是要在陆地行军；第八是，打出狼旗就是要在山中行军；第九是，打出皋鸡旗就是要把粮食装载起来，驾车出发。九种旗帜规定好了，各种行动就都不会产生过错。

三官、五教、九章的运用，没有个开端，也没有结束。没有开端，这是道；没有终结，这是德。道是不可估量的，德是不可计算的。所以，不可估量，即使几个强国联合在一起也不能图谋我军；不可计算，就是奸刁诈伪的敌军也不敢来犯。不可估量和不可计算两者兼备并施，那么一举一动都会有成效。要行军使敌人不知道，发动进攻能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行军敌人不知道，所以没有人能抵御；发动进攻出乎敌人意料，所以没有人能对抗。因此，这就能取得全面胜利而不会有什么损害。

依照怎样合适就怎样教的原则进行训练，根据怎样有利就怎样做的准则采取行动。训练没有常法，行动不拘常规。这两方面都施行了，行动就能有成效。

武器完善，训练做好了，追逐败逃的敌人就能象旋风一样迅疾，攻击刺杀敌人就能象雷电一样威猛，使守在险地的敌人不能防守，依仗坚固城堡的敌人不能支持。即使自己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也能所向无敌。命令一经发布，立刻执行，毫不拖延。武器完善，训练做好了，〔能做到〕军队散开来而无影无踪，集中起来而多得没法数。训练完备，武器锋利，前进后退就能象雷电一样，而没有什么情况使之犹豫不前或中途溃散。精神集中，意志专一，就会通达而无阻碍；激励士卒，磨快兵器，即使遭受危难也不会溃散。前进没有犹豫的，后退没有溃散的，敌人就能为我所用。攀山崖爬沟壑，不需要钩梯，渡水流过河谷，不需要船只。行经险恶的地方，攻打以坚固自恃的城堡，任凭我独自出来独自进入，没有人能阻止。可贵啊，独自进入，所以没有人能阻止；难得啊，独自出来，所以没有人能使之收敛。变化莫测，达到极点，又小心谨慎而不懈

- 8 二要：郭沫若以为指“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
- 9 纵：通“总”，总领。 三权：未详。
- 10 四教：张佩纶认为应当作“四机”，即了解敌情、敌将、敌政、敌士。
- 11 五机：张佩纶认为应当作“五教”，即本文所说的“五教”。
- 12 六行：可能就是《幼官》篇所说的“六纪”、《小匡》篇所说的“六秉”，即生、杀、贫、富、贵、贱。
- 13 七数：可能就是《幼官》篇所说的“安危之机七”、《七法》篇所说的“七法”，即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
- 14 八应：《幼官》篇有“强弱之应八”，有人认为是《八观》篇所说的“八观”，即通过八个方面的观察，得知“饥饱之国”、“贫富之国”、“侈俭之国”、“实虚之国”、“治乱之国”、“强弱之国”、“兴废之国”、“存亡之国”。
- 15 “审九”二句：“九器章”当作“九章器”。九章即本文的“九章”。器是“脊”（慎）字的讹误。脊十号即《幼官》篇所说的“动（重）慎十号”。十号，指军中的各种号令。
- 16 全胜：指整个战役的胜利。《吴子·图国》：“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钩解。”“全胜”是指战役的胜利。大胜：指各次战役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幼官》篇：“大胜者，积众胜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是说众多战役的胜利加在一起，才是“大胜”。
- 17 无守：指不拘守一时一地的胜利。按，张佩纶认为这里有缺文，应当作“无不胜也，故能大胜。无不守也，故能守胜。”
- 18 数（shuò朔）：屡次。 罢：通“疲”，疲劳。
- 19 至善：最好的。“至善不战”即《孙子·谋攻》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20 一之：打它一次。一，用作动词，打一次。
- 21 至：最，这里是最好、典范的意思。
- 22 乱之：使敌人乱。 变：变诈。指变化战术，迷惑敌人。
- 23 乘：追逐。 诡：诡计，阴谋。

构同此句。

46 后，行动在后。 先：占先，走在前头。

47 命：称名，称呼。

【译述】

用道来养民，人民就会和好；用德来养民，人民就会联合。和好、联合，所以能融洽；融洽，所以能和睦。融洽、和睦，以至非常完满，就没有人能伤害。定了一至，行了二要，总领三权，施了四教，发了五机，设了六行，讲究了七数，守了八应，明白了九章，重视了十号，所以能获得每次战役的全面胜利和历次战役的巨大胜利。不拘守一时一地的胜利，所以能永保胜利。

频繁战斗，士民就会疲惫；多次获胜，国君就会骄傲。让骄傲的国君役使疲惫的士民，那国家怎么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作战就能胜利，其次是打一仗就解决问题。攻破大国，战胜强国，这是只打一仗就胜利的典范。扰乱敌人的阵脚不用变诈的手段，追逐敌人不用阴谋诡计，战胜敌人不是用讹诈欺骗的手段，这是只打一仗的具体内容。对靠近的敌人用实力征伐，对远方的敌人用号令召唤；我的力量不可估量，强大不可揣度，气势不可限量，心智不可推测，这是只打一仗就胜利的根源。军队的行动急骤得象时雨，狂暴得象旋风，这是只打一仗就结束的原因。

能制服敌人，是因为〔我方〕兵器精良；能使用敌人，是因为〔我方〕训练搞得完备。不能使兵器精良的，就不能制服敌人；不能把训练搞得完备的，就不能使用敌人。不能使训练完备，就会窘迫；不能使兵器精良，就会陷于困境。〔如果兵器精良，训练完备〕就是出兵远征，也可以必胜。出兵和回师不走一条路，就会挫伤敌人。深入敌境，使士卒处于危险的环境，士卒自己就会警惕，士卒自己警惕，就会同心协力。善于

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³⁴，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³⁵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兢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³⁶”管仲对曰：“以臣则不而令人以重币使之³⁷。使之而³⁸不可，君受而封之³⁹。”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

【注释】

1 异：另外的，别的。公：指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五霸之一。管仲：名夷吾，字仲，齐桓公相。

2 以：在……时候。事：指战争。

3 “小”当作“内”。内，在国内。修：整治，加强。兵革：兵甲，武器装备。革，铠甲（古代的铠甲用皮革做成）。

4 病：困苦。

5 与：亲近。

6 以上是桓公元年（前六八五年）的事情。

7 弥：更加，越发。许维通说，这句当作“国弥乱”，“桓公”属下句。译文从许说。

8 为：修治。

9 宋夫人：齐桓公夫人，因为母家是宋国，所以称宋夫人。按，《左传》、《史记》、《韩非子》都说是“蔡姬”，此书说“宋夫人”可能有误，下文说“嫁之蔡侯”，也可能是把关系搞颠倒了。舡：通“船”。

10 出：休弃，弃逐。

11 宋：诸侯国，国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县。

12 济：成。

13 实：充实。

14 鲍叔：即鲍叔牙，齐桓公大臣。初与管仲为友，知管仲贤。后向桓公荐管仲。

15 封：边界。

16 侈：扩大，增多。

17 以：凭借，根据。

18 鲁：诸侯国，国都在今山东省曲阜县，北面与齐国为邻，西南与宋国为邻。

19 诛：讨伐。

20 勤：努力，尽力。

21 辅：助。

22 造：到。长勺：鲁国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北。一说，在曲阜县北。按，这次战争即长勺之战，据《左传》这次战争发生于齐桓公二年（公元前六八四年），与本文所说相差一年。

23 逆：迎，这里是迎战的意思。

24 参（sān三）：三，这里是“三倍的兵力”的意思。

25 圉：通“御”，抵御。

26 同：是“举”字之讹，金文“举”与“同”形近。举，起。（于鬲说）一说，“同”当作“仝”，义为“完美坚固”。（《史记》有“全甲”，即“仝甲”，以篆文“仝”从“王”。）王引之说，“十万”当作“五万”，因为文中提到车和甲士，都是车一乘，有甲士十人。下句言“车五千乘”，则甲应为五万。

27 鲜：少。

28 设诈：施用诈术。因为以小兵服大兵，所以必须设诈。

29 下面删去一段，内容为，鲁国不敢迎战，假装要与桓公定盟，趁桓公不备，鲁将曹刿劫持桓公，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

30 杞（qǐ起）：诸侯国名，初都雍丘（今河南杞县）后迁至今山东潍坊市、安丘县一带。杞的开国君主是大禹后裔东楼公，所以下文说“明王之后也”。

31 无若……何：对……该怎么办？

32 举：行。

33 以行先之：以实际行动先修内政。尹知章注：“以内行先之。”

34 诈：当是“计”字之讹（戴望、陶鸿庆说）。计密而后动，即《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意。

35 则：而。

36 奚(xī西)若：怎么办？奚，何。

37 以臣：依照我(的意见)。不而，不如。币：礼物。

38 而：假如。

39 受：指接受杞的告急。封：封赏。这里是指拿土地赐给杞国，表示对杞的亲近和声援。下文(本书删)有筑缘陵(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封杞君的事。按《左传》记此事于齐桓公四十年(公元前六四六年)，与此不同。

【译述】

……后来有一天桓公告诉管仲说：“我想趁诸侯之间没有战争的时候，在国内修整一下武器装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苦，您应当先亲近百姓而收藏起武器装备。与其看重兵事，不如厚待人民。齐国的社稷还没有安定，您没有从〔厚待〕人开始却从〔看重〕兵事开始，将会外不被诸侯亲服，内不被百姓亲服。”桓公说：“是。”但是在政治上并未采取实际行动。

桓公二年，国家更乱，桓公又告诉管仲说：“我想要整顿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整顿军备。〔有一次〕桓公和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夫人摇晃船吓唬桓公。桓公生气了，把她休弃回宋国，宋国接了她去把她嫁给了蔡国的国君。第二年，桓公愤怒地告诉管仲说：“我要攻打宋国。”管仲说：“不行。我听说，不治理好内政，对外发动战争就不能成功。”桓公不听，果然攻打宋国。各国起兵援救宋国，把齐国的军队打得大败。桓公发怒，回来告诉管仲说：

“请你修整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军队的力量不充实，所以各国敢于援救我的仇敌。必须在国内修整军备！”管仲说：

“不行，齐国危险了。国内夺取人民的财用，士人在勇敢作战方面受到鼓励，这是祸乱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那里的〕人民就会有很多怨恨；行义之士，不再到齐国来：国家怎能不

危险呢？”鲍叔说：“您一定要采纳夷吾的意见。”桓公不听，于是命令全国修整军备。增加了关税和商业税，桓公就用来依照勇敢颁发俸禄。……

桓公又在国内修整军备。桓公三年，他打算攻打鲁国，说：“鲁国和我的国家很近，〔它能探知我的军事行动〕，因此它救宋很迅疾，我要讨伐它。”管仲说：“不行。我听说，拥有土地的国君，如果不尽力于军事，忌恨侮辱，不助长自己的过错，国家就会平安。尽力于军事，忌恨侮辱，助长自己的过错，国家就会危险。”桓公不听，发兵攻打鲁国，到了长勺。鲁庄公起兵迎战，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军队还是少，我如果用三倍的兵力包围它，它哪能抵抗我？”

桓公四年，修整军备，发兵十万，战车五千辆，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好了，我的兵员也增多了，我要使鲁国归服。”管仲深深地叹息，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在道德方面争强却在军事方面争强。天下各国拥有十万军队的是不少的，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来征服大的兵力，就会在国内失掉我们的民众，而在国外诸侯设防，我们自己只好设法行诈，这样国家想不危险能做到吗？”桓公不听，果然攻打鲁国。……

桓公五年，宋国攻打杞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国，我本来就想攻打它，无奈诸侯要救援它。杞国，是圣王的后代。现在宋攻打杞，我想要援救，可以吗？”管仲回答说：

“不可以。我听说，不加强内政的治理，在国外行义就不被人信服。如果您打算在国外行义，就要拿出实际行动先在国内做起，这样凭借命令〔不必用兵〕就可以使诸侯亲近。”桓公说：“这次不去援救〔杞〕，以后就没有理由攻打宋。”管仲说：“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应该贪求土地。贪求土地，必定尽力于军事；尽力于军事，必定使人民困苦；人民困苦，国君就会施行很多欺诈的手段。计虑周密并且后动兵的人，才能取

胜，施行欺诈就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祸乱就会在国内产生而危及国君自身。因此，古人闻知先王的治国原则的，不在军事上争强斗胜。”桓公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依照我的愚见，不如派人带着重礼出使宋国，〔让宋国停止攻杞。〕出使不行，您就可以接受杞国的告急而封赐它〔以表示亲近，而迫使宋国退兵〕。桓公问鲍叔说：“怎么办？”鲍叔说：“您就依夷吾的话去做。”

中 匡 节 录

【提要】中匡，解见上篇《大匡》的“提要”。

这里选录的部分，记述管仲和桓公谈论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商汤放桀、武王伐纣？对于这个问题，管仲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认为臣有权诛杀暴君，汤放桀、武王伐纣乃是正义之师。同时探讨了古代的亡国之君，其失误在于只考虑得到土地、珍宝和财货，却不考虑“失诸侯”和“失百姓”。

桓公曰：“昔三王¹者，既弑其君²，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³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⁴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⁵，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⁶，非故且⁷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危也。”

【注释】

- 1 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
- 2 弑（shì试）其君：杀了他们的君主。商汤放逐夏桀，周武伐纣，纣自焚死。至于禹得王位，多言出自禅让，与此说不同。郭沫若说：“此言‘三王弑其君’，则夏禹之继虞舜不必出自禅让。古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禅让云者，盖儒者所粉饰。”
- 3 汤放桀：商汤推翻夏朝，把桀放逐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而死。
- 4 许维通说“伐”字当作“代”。代，取代。
- 5 委：储积的东西，如粮米柴草。
- 6 隳（huī灰）：毁坏。陨（yǔn允）：丧，亡。
- 7 故且：故意，随便。

【译述】

桓公说：“过去的三王，既然杀了他们的君主，现在谈论仁义，却还一定以三王为榜样，不晓得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过去，大禹治理天下，到了桀而乱天下，商汤流放桀而确定了大禹的功业。商汤治理天下，到了纣而乱天下，武王讨伐纣而确定了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讨伐不善的，从古到今，从来不会改变。您有什么疑惑呢？”桓公又问道：“古代灭亡的国家，其失误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只考虑得到土地和珍宝，而不考虑会失去诸侯；只考虑得到财货，而不考虑会失掉百姓；只考虑被人亲近，而不考虑会被人抛弃。这三条中属于其中的一条，足以削弱；这三条全占，就会灭亡了。古代毁国家、亡社稷的，并不是要故意地、随便地那样做，〔那样做对他〕必定是有些乐趣，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罪恶的境地。”

小 匡 节录

【提要】小匡，解见《大匡》篇“提要”。

本文是《管子》中一篇重要的军事论，其中心论述“作内政而寓军令”，也就是寄兵于政的思想。其具体作法是“参（三）其国而伍其鄙”，就是把齐国的都城分为三部分，建立二十一乡，十五个士农之乡建立三军，六个商工之乡分属三军。各级行政单位依次是轨、里、连、乡、帅，而相应的军事组织则是伍、小戎、卒、旅、军。两套组织，一套官员。平时，百姓各从其业，而在春、秋两季，则在官员的率领下，外出打猎，根据各人的表现，进行赏罚，这样百姓就通晓军事了。文中还指出，结合这种自然的居民组织，建立军事组织，由于人们“少相居，长相游”，彼此熟悉，痛痒相关，打起仗来，“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能充分保证战争的胜利。

所谓“伍其鄙”，就是把国都以外的地方分为五部分，建立轨、邑、卒、乡、属（《国语·齐语》记载，在乡和属之间还有“县”）一套组织。乡有乡长，属有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即所谓“建五属以厉武”。

此外，管仲还提出，让犯罪的人交纳兵器装备和金属来赎罪（以充实军备），内政、外交都委派得力的官员，又采取措施使“邻国亲我”。这样，终于“兵一出而大功十二”，使齐桓公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桓公曰：“参国¹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²，高子³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⁴之臣：市立三乡⁵，工立三族，泽⁶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⁷。（三）〔五〕乡一帅⁸。”桓公曰：“五鄙⁹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

为（率）〔卒〕¹⁰，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大夫〕¹¹；五属（一）〔五〕¹²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

【注释】

- 1 参（sān三）：三分，分为三，用作动词。国：国都。
- 2 公帅十一乡：商工之乡不服兵役，“十一乡”是后人误改，当作“五乡”。《国语·齐语》作“公帅五乡”。
- 3 高子：与下句的“国子”，都是齐国的上卿。高子、国子各率五乡，为左右军。
- 4 官：官府。之所以要设立三个官府，看来是为了配合三军，把商工之乡分属三军。《齐语》韦昭注：“分国事以为三也。”
- 5 乡：与下文的“族”“虞”“衡”，都是官名。这句是指商贾之乡而言。下句指工乡。
- 6 泽：指河流沼泽。
- 7 良人：乡大夫。《广雅》：“良，长也。”
- 8 五：原作“三”，据下文和《齐语》改。按二千家为一乡，五乡万家，每家出一人，为万人，正是一军。所以下文说：“五乡一帅，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帅率之。”
- 9 五：五分，分为五，用作动词。鄙：国都（包括郊区）以外的地方。
- 10 卒：原作“率”，据下文和《齐语》改。下句“卒”字同此。
- 11 大夫：原作“帅”，据下文和《齐语》改。按，这几句《齐语》作“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本文缺“县”一级。
- 12 五：原作“一”，据下文和《齐语》改。

【译述】

桓公说：“国都怎么三分呢？”管子回答说：“规定国都为二十一个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率五个乡，高子率领五个乡，国子率领五个乡。国都三分就成了

三个军。您还要安排三个官府的官吏：市场设立三个乡官，手工业设立三个族官，川泽设立三个虞官，山林设立三个衡官。规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有里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为一帅。”桓公说：“郊外鄙远的地方怎么五分呢？”管子回答说：“规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属大夫；五属设五个属大夫。武事听从属，文事听从乡。……”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¹，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²。”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³用之；慈⁴于民，予无财；宽政役⁵，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⁶，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⁷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⁸。”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⁹伍，卒长则¹⁰其制令，且以田猎¹¹，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¹²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¹³军令。（是故）¹⁴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¹⁵，里有¹⁶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¹⁷一军，五乡之帅率之。三军故有中军¹⁸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¹⁹，振旅²⁰；秋以田曰猕²¹，治

兵²²。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²³。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²⁴，少相居，长相游²⁵，祭祀相福²⁶，死丧相恤，祸福²⁷相忧，居处相乐，行作²⁸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²⁹；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³⁰。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³¹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围也。

【注释】

- 1 事已成：指治理人民的一系列工作已经做好。
- 2 吾：一本无“吾”字。郭沫若认为“吾”不是衍文，与下文“邻国未吾亲也”同例。依郭说，“未吾安”就是“还不安心于我们的统治”的意思。
- 3 严：严肃，慎重。
- 4 慈：惠爱，体恤。
- 5 政役：赋税，徭役。政，通“征”。
- 6 正：定。卒伍：古代军队的编制，百人为一卒（下文说二百人为一卒，是变制），五人为一伍。
- 7 圉：通“御”，抵抗。
- 8 寓：寄托。许维遹以为本作“寄”。
- 9 行（háng杭）：古代军队编制，二十五人为一行。
- 10 则：效法，遵照。
- 11 田猎：打猎。
- 12 以：据上下文，此“以”字可能是衍文。
- 13 为：掌管。
- 14 是故：二字据下文文例和《齐语》删。下句“故”字据此增。
- 15 小戎：兵车。按，周制一辆兵车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管辘重车和后勤）。这里说五十人为小戎，对周制有改变。
- 16 “有”字为衍文。
- 17 “人”字下应当有“为”字。

- 18 中军：指桓公亲率的军队。
- 19 蒐（sōu搜）：搜，春天是鸟兽繁育的季节，打猎时要搜索不孕育的打，所以称“蒐”。
- 20 振：整顿。旅：周代军队编制，五百人为一旅（与本文所说二千人为一旅不同），这里泛指军队。
- 21 狝（xiǎn鲜）：义为“杀”。
- 22 治兵：操练军队。
- 23 迁徙：改更。
- 24 爱：丁士涵说，“爱”字当作“受”，承受，容纳。即邻舍有变故，能给与帮助。《鹖冠子·王铁》：“家与家相受，人与人相付。”
- 25 游：交游，交往。
- 26 福：祭祀用的肉，即“胙”，祭后分赐给人，古人认为可以得福。
- 27 祸福：指祸，偏义词。《齐语》作“祸灾”。
- 28 行作：劳动。
- 29 无乱：指不会发生混淆，能辨出对方的声音。
- 30 “欢欣”句：意思是，彼此热烈友爱的情谊，足以为对方去死。《齐语》韦昭注：“致死以相救。”
- 31 教士：经过教练的武士。

【译述】

桓公说：“人民的居处安定了，治理人民的事情做好了，我想对外去征伐诸侯，这样做可以吗？”管子回答说：“还不行。人民的思想还不安定。”桓公说：“怎么才能安定呢？”管子回答说：“研究旧有的法律，选择其中好的，拿来慎重地执行；惠爱人民，救济贫穷无财的人；减轻赋税徭役。尊重百姓，那么国家就富有，民心就安定了。”桓公说：“民心安定了，这就可以征伐了吧？”管仲回答说：“还不行。您如果想要整顿军队，修整装备，那么大国也会整顿军队，修整装备。您如果要有出征作战的事情，那么小国诸侯的臣子也有了

防御的准备了。既然这样，就难以迅速地得志于天下诸侯。您想要迅速地得志于天下诸侯，做事就要有所隐蔽，行政就要有所寄托。”桓公说：“那怎么做呢？”管子回答说：“兴办内政而在里面寄托军令。〔在国都〕建立高子管辖的里，建立国子管辖的里，建立您管辖的里，把齐的国都分为三部分，而建立三个军。选择贤德有才能的人，让他们做三里的里君。每个乡都有行伍的编制，卒长遵照法制军令，并且靠这种编制举行打猎的活动，从而〔根据各人的表现〕实行赏罚，这样百姓就通晓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子就规定五家为一轨，为轨设立轨长；十轨为一里，里有里司；四里为一连，为连设立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乡良人：这样来掌管军令。五家为一轨，〔每家出一人，〕所以五人编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编为一辆兵车，由里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编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两千人编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所以一万人编为一军，由五乡的统帅来率领。〔因为编为〕三军，所以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打猎叫做“蒐”，通过蒐整顿军队；秋天打猎叫做“猕”，通过猕训练士兵。因此，卒伍的一套编制，在里内确定；军队的训练〔通过打猎〕在郊野完成。内部的训练已经完成，军令就不能再变。所以，各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互保护，家与家相互救助，小时候一起居住，长大了彼此交往，祭祀以后互送祭肉，发生死丧相互体恤，有了灾祸相互忧虑，平时欢乐相处，劳动时为对方帮忙，哭泣时相互哀痛。〔因为彼此这样熟悉和亲近，〕所以〔一旦发生战争，〕如果夜间作战，只要他们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就不会辨别不清；如果白天作战，只要他们能看到对方，就能够相互认识；欢洽友爱的情谊，足以以死相互救助。因此，用这样的军队防守，阵地就会坚固；用这样的军队作战，战争

就能获胜。您有这样经过训练的三万军队，而去横行天下，讨伐无道的君主，安定周天子，天下大国的君主，就没有哪个能抵挡。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¹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²、二戟，轻罪入以兰、盾、鞞革、二戟³，小罪入以金鈞分⁴，宥⁵薄罪入以半鈞，无坐抑而讼狱者⁶，正三禁之而不直⁷，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⁸，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钁、夷、锯、橛⁹，试诸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备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¹⁰，王子城父¹¹为将，弦子旗为理¹²，宁戚为田¹³，隰朋为行¹⁴，曹孙宿处楚¹⁵，商容处宋，季（劳）〔友〕¹⁶处鲁，（徐）〔卫〕开（封）〔方〕处卫¹⁷，匡尚¹⁸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¹⁹，多其资粮²⁰，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²¹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需²²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²³。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²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²⁵；毋²⁶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币²⁷，以极聘觐于诸侯²⁸，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

【注释】

1 轻罪：减轻罪过，即减轻刑罚（郭沫若疑“罪”为“罚”的讹误）。“轻”下原衍“重”字，今据古本删。

2 犀胁：犀牛皮做的胁驱。《诗经·小戎》：“游环胁驱”。郑笺：

“胁驱者，著服马（古代一车驾驷马，中间的马叫服马，两侧的马叫骖马）之外胁，以止骖之入。”

3 兰：通“籐”（lán 栏），盛弓箭的器具，形状象木桶。鞬（gē 阁）革：战时护胸的甲，皮制，所以称鞬革。

4 金：依下文，这里的“金”是指金属。钩：三十斤为一钩。“分”为衍文。

5 宥（yòu 幼）：宽恕，赦免。

6 坐抑：挫折屈抑。坐，当是“挫”字。讼狱：诉讼，打官司。

7 正：治狱官。不直：不正直，指诬告别人。

8 戈：兵器，横刃，有长柄，可以横击、钩杀，俗名平头戟。矛：兵器，直刃，长柄，用来刺杀敌人。有酋矛、夷矛、公矛之分。

9 斤：斧一类的工具，横刃。钁：即“锄”字。夷（yí 姨），指钩镰之类的工具。櫜（zhú 渚）：大锄。

10 鲍叔牙：齐桓公大臣，管仲的朋友。王念孙说，据下文和《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鲍叔牙”应作“东郭牙”。张佩纶疑东郭牙为鲍叔牙之别名。大谏：官名，负责向国君进谏。

11 王子城父：与下文诸人，都是齐桓公臣，事迹多不详。

12 弦子旗：姓弦，名章，字子旗。理：法官。

13 宁戚：卫国人，经商到齐国，夜间喂牛，望见齐桓公，就敲着牛角唱歌，慨叹怀才不遇。桓公用他为卿。田：农官。尹知章注：“教以农事。”以上谈“治内”，以下是“为外”。

14 隰（xí 席）朋：齐桓公大臣。齐庄公的后代，祖上封于隰，以封地为氏。行：行人，出使诸侯，办理外交事务。

15 处楚：派驻楚国，等于今天的大使。

16 “劳”为“友”字之误（金文友、劳形近），下文作“友”，今改正。

17 卫开方：原作“徐开封”，今据王念孙说改。卫开方，卫国人，《大匡》篇说“游公子开方于卫”，即这里所说的“卫开方处卫”。

18 匱（yǎn 演）尚：匱，姓；尚，名。

19 裘：皮袍。

20 资粮：粮食。资，这里也指粮。

21 饰：刷治，擦拭。

22 鬻（Yù玉）：卖。

23 沈：通“淫”。政：通“征”。

24 疆场（Yì易）：边境。

25 封界：边界。

26 毋：不要。

27 皮币：皮革、丝帛，古代用作礼品。

28 极：通“亟”。亟(qǐ乞)：屡次。聘觐(tìdào 俎)：诸侯聘问的礼节（即诸侯之间派遣使节问候探望）。

【译述】

桓公说：“卒伍的编制定了，军事训练已经做好了，我想要去讨伐诸侯，这样做可以吗？”管子回答说：“还不行。军令我们倒是已经寄托在内政里面了，可是我们齐国缺少武器装备，我想减轻刑罚而转移到〔增加〕武器装备上来。”桓公说：“那怎么做呢？”管子回答说：“规定重罪交纳兵器、铠甲、犀皮胁驱、两把戟〔来赎罪〕，轻罪交纳弓箭桶、盾牌、护心甲、两把戟〔来赎罪〕，小罪交纳三十斤金属〔来赎罪〕，宽恕更小的罪过，只交纳十五斤金属，没有受什么冤屈而来告状的，司法官员再三劝阻仍坚持诬告别人的，就罚他交纳一捆箭。好的金属拿来铸造兵器戈、剑、矛、戟，用于狗马；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工具斤、斧、锄、镰、锯、橛，用于木土。”

桓公说：“兵器装备很充足了，我想要去征伐诸侯，可以吗？”管仲回答说：“还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还不具备，从事外交的人还不齐全。”所以，委任鲍叔牙做大谏，王子城父做将军，弦子旗做法官，宁戚做农官，隰朋做行人，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偃尚驻燕

国，审友驻晋国。又选派八十名游士，供给他们车马衣裘，让他们多带粮食，钱财充足，去周游四方各国，以便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到齐国。擦拭好人们喜爱的珍玩，让游士们周游各国，出卖给诸侯，以便观察各国君臣的喜好，选择那些淫乱的国家，先事征伐。桓公说：“外交、内政都安排妥当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还不可以。邻国还不亲近我们。”桓公说：“怎么才能亲近呢？”管子回答说：“仔细了解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邻国的土地，划定他们的边界；不要接受邻国的财物，而要准备优良的皮革、丝帛，去频繁地聘问探视各国诸侯，以便安定四邻，这样邻国就亲近我们了。”

霸 言 节 录

【提要】本文的题目与另一篇发生错乱，“霸言”是另一篇的题目，本文谈“霸王之形”——成就霸王之业的形势，题目应当是“霸形”。

文章说：“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就是说，必须首先在智谋、形势、权力三个方面争取优势。“精于形，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围也。”所谓“精于形”，就是善于利用客观形势和自身的条件，改变天下的“轻重强弱之形”，或者“以小牵大”“以强使弱”，或者“合强以攻弱”

“合小以攻大”，或者“先举”，或者“后举”，都要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以造成自己霸王的形势。为此，还必须“精于谋”、“精于权”。要行使“天下之权”，就要有取有与，能屈能伸，实力充足，深得民心。同时，取天下不可单纯依赖武力，要运用智谋。独到的见解和判断，是“天下之利器”和“微密之营垒”，必须通权达变，视时而动，“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否则，“常先作

难，违时易形”，那就必然失败。

具体军事问题，当然也应当用权，用谋，利用形势，把握时机。同时要注意“伐逆”“伐险（政治险恶）”，“举之必义”，不可贸然用兵。在战术上，要善于“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脆），释难而攻易”。

本文所阐述的审时度势，视时而动的思想，是深刻而有启发性的。

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¹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²也。

……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

【注释】

1 “暴”是“霸”字的讹误。

2 资：凭借，条件。

【译述】

历来争夺天下的，凭借威力取代危乱的国家，这是霸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有一定的办法，成就霸王之业有一定的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这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条件。……先王所以能成就王业，常常是利用邻国的举措不当。举措不当，这是邻敌能够得志的原因。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¹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²，有所信³，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⁴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⁵者，^得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若失主不然，轻予人政，而重予

人马；轻予人军，而重与人玉；重宫门之营⁶，而轻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⁷，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⁸，微密⁹之营垒也。……圣人能辅时¹⁰，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¹¹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¹²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¹³，破大而制地¹⁴，大本而小标¹⁵，塞¹⁶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¹⁷寡；德利百姓，威振¹⁸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¹⁹，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²⁰，理也。

【注释】

- 1 布：施。
- 2 诎（qū屈）：义同“屈”。
- 3 信：通“伸”。
- 4 幸：于省吾以为是“乘”字之讹。乘，凭借。郭沫若以为“幸”是“蓺”（yì艺）字之讹。蓺，树。译文从于说。下句“幸”字同此。
- 5 数：计。
- 6 营：卫（尹桐阳说）。
- 7 独明：独到的明见。
- 8 独断：独到的判断。
- 9 微密：深奥秘密。
- 10 辅时：相时，指相时而动。
- 11 当：对，适值。
- 12 主：主见。按，一说，“主”当作“时”，无时，即不“当时”。
- 13 绝坚：攻破险固的防线。 国：可能是“固”字之误。
- 14 地：一本作“利”。
- 15 大本而小标：指根本雄厚，而目标很小（赵守正说）。标，末，与“本”义相对。
- 16 塞：即“地”字。郭沫若以为古文“奏”与“塞”形近，因而

致误。奏，通“凑”，聚，会。这句的意思即会集近邻以攻远大之国。

17 致：招致，引来。

18 振：通“震”，震动。

19 拂：违背。

20 正：长（zhǎng掌），君。

【译述】

想要使用天下的权力，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使用天下的权力。军事要凭借权力，权力要凭借土地。所以，诸侯垦殖土地，跟着就有权力；不垦殖土地，权力就跟着丧失。争夺天下，首先必须争取人心，懂得大计的，能够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就会失人。得到天下民众的人，能成王业；得到天下一半民众的人，能成霸业。……贤明的君主所看轻的是骏马和宝玉，他所看重的是政权和军队。至于失国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了，他轻视给人政权，却看重给人骏马；轻视给人军权，却看重给人宝玉；看重宫门的保卫，却轻视四境的防守：这是国家削弱的原因。

权谋，是神圣的君主所凭借的东西。独到的明见，是天下锋利的武器；独到的判断，犹如一座深奥秘密的营垒。……圣人能够看时机行事，而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划，但不如遇到时机。善于把握时机的，费时少而成效大。谋事没有主见，就会陷于困境；做事没有准备，就会败坏。因此，圣明的君王务求做好准备，并且慎守时机。用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利用时机兴办大事，时机一到就发兵征伐。攻打敌人坚固的防线，攻破大国而控制敌国的土地，使根本雄厚然而要达到的目标很小，会集邻近的国家而攻打远方的国家。通过大国牵制小国，利用强国役使弱国，凭借人力众多招来少数。〔这样做了，就能〕德泽达于百姓，威势震动天下，〔就能〕令行于诸侯各

国而不违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无不听命。〔所以，〕圣明的君主做天下之长，是理所当然的。

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理）〔治〕¹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²，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征也。夫国大而政小³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治者，复弱；众而不治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⁴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⁵；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⁶，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注释】

- 1 治：原作“理”，据张佩纶说改。
- 2 易：平易，指无险可守和没有守御的准备。
- 3 政小：指政治上没有宏远的打算，政治局面狭小，不开展。
- 4 凌节：超越法度。节，节度，法度。
- 5 土满：意指土地超出了治理能力，治理与土地的广大不相称。
- 6 不臣：不守臣道。

【译述】

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只要得到守卫国家的条件，就能够使诸侯臣服，就能够据有天下。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如果失去守卫国家的条件，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天下各国都治理得很好，只有自己的国家混乱，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诸侯全都联合，只有自己的国家孤立，国家就不是他的

国家了，邻国都有险塞可守，只有自己的国家没有险塞可守，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这三种情况，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家广大，可是没有宏远的打算、政局狭小，国家就会随着政局变小；国家小弱，可是志向宏远、政局阔大，国家就会越来越广大。国家广大而没有作为，国家还会变小；国家富强而不加治理，国家还会变弱；人口多而不加治理，人口还会变少；地位尊贵而没有礼貌，还会变得低贱；权势大而超越法度，还会变为没权势；富有而骄傲放肆，还会变为贫穷。所以，观察一个国家首先要看国君如何，观察一支军队首先要看将领如何，观察一个国家的军备首先要看它的田野开垦得如何。它的国君好象明达而实际上并不明达，它的将领好象贤能而实际上并不贤能，它的人民好象是耕种者而实际上并不耕种，既然丢失了守卫国家的这三方面的条件，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领土广大而没有作为，叫做“土满”；人口多而不加治理，叫做“人满”；兵势威强而不整饬，叫做“武满”。有了三“满”而不能制止，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土地广大而不加耕种，就不是他的土地；卿尊贵而不象臣子，就不是他的卿；人多而不亲近，就不是他的人民。

霸王之形¹：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²胜之，故王之。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³，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大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⁴，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⁵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夫王者⁶之心，方而不最⁷，列不让贤⁸，（贤）不齿第择众⁹，是贪大物¹⁰也。是以王之形大¹¹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心）〔正〕¹²，其立之也以整齐¹³，其理之也以平易¹⁴。立政出令用人道¹⁵，施爵禄用地道¹⁶，举大事用天道¹⁷。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¹⁸不伐易，伐过¹⁹不伐不及。四封之内，以正²⁰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²¹；远而不听者，以刑危之²²。二²³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备，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是强，孤则弱。驥之材，而百马伐之²⁴，驥必罢²⁵矣。强最一代²⁶，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²⁷，其失之也以离强²⁸。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²⁹，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³⁰之形也；以负海³¹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尝有能先作难³²，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³³，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³⁴，亲与国³⁵，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³⁶，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³⁷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³⁸。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³⁹，释难而攻易。

【注释】

1 形：情形，形势。

2 动作：行动，举动。

3 其：是衍文，今删。 重：威势。按，张佩纶以为“重”字当作“谋”，下文“争谋，争形，争权”与此相呼应。

4 称（chèn趁）：适宜，这里指适宜的时机。

- 5 战国：从事战争的国家。
- 6 夫王：是“失主”的讹误。“者”为衍文。
- 7 方：通“放”，放纵，放任。最：即“聚”字，会聚，收敛。
- 8 列：即“烈”字，刚烈，刚愎。让：敬让。
- 9 贤：为衍文。齿第：次第。
- 10 大物：指王位。
- 11 大：这里是“显著”“引人注目”的意思。
- 12 方正：原作“方心”，据王念孙说改为“方正”。方正，端方正直。
- 13 立：指立国立政。整齐：整齐划一，指实行法治，用人惟贤等。
- 14 平易：平和简易，指不酷刻、不繁难。《史记·鲁周公世家》：“夫政……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 15 出：当是衍文。用人道：指合人心，顺乎人情。
- 16 用地道：指公正无私。尹知章注：“地道，平而无私。”
- 17 举大事：指发动战争。用天道：顺应天时（寒暑阴晴昼夜等的变化）。
- 18 险：险恶，这里指政治险恶。《荀子·天论》：“上闇（君主不明）而政险。”
- 19 过：过分，超越本分。
- 20 正：通“政”，政令。
- 21 以地患之：指用侵削其土地的办法威胁它。
- 22 以刑危之：用威势胁迫它。尹知章注：“兴师以征之。”刑，通“形”。
- 23 二：指怀有二心。
- 24 伐之：轮流和它竞逐。伐，交替。
- 25 罢：通“疲”，疲惫。
- 26 强最一代：其强大为一代之最。最，极。
- 27 制节：折节，卑躬屈节。制，通“折”。
- 28 离强：与强国离心离德。
- 29 强远：威镇远方的国家。一说“强”通“疆”；疆远，以远方为边疆。

30 敌国：实力匹敌的国家。敌，匹敌，相当。

31 负海：靠海的国家，指少数民族。《汉书·晁错传》：“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意同此。

32 作难（nàn南去声）：发难，起事，这里指发动战争。

33 正四海：征天下。正，通“征”。

34 权称：权衡，衡量。

35 与国：同盟国。

36 暴：疾。这句的意思即《七法》篇所说“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

37 攻得：当作“考得”，考察得失。

38 “地”当是“也”字的讹误。

39 隤：同“脆”。

【译述】

成就霸王之业的形势是：德义处于优势，智谋处于优势，用兵作战处于优势，地形处于优势，举动处于优势，所以能统治天下。善于当国的人，利用大国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条件缩小别国；利用强国的权威，依靠自己的条件削弱别国；利用有权威的国家的地位，依靠自己的条件降低别国的地位。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来攻打弱国，以图谋成就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来攻大国，以图谋成就王业。强国多，〔应当联合强国攻弱国，以图谋成就霸业，〕却〔不联合强国，而〕谈论成就王业的情势，是愚人的见解；强国少，〔应当联合小国攻大国，以图谋成就王业，〕却〔不联合小国，而〕去施行霸道，是败事的计谋。神圣的君主，都是观察天下的形势，了解行动的时机；观察先后的机宜，了解祸福的门径。强国多，先行动的危险，后行动的得利；强国少，先行动的能成就王业，后行动的就会灭亡。势均力敌的国家多，后行动的可以称霸；势均力敌的国家少，先行动的可以称王。

亡国之君，心思放荡而不收敛，刚愎自用而不敬让贤者，

不在众人中有次序的选择人才，〔不懂得用贤人治理国家，来创造成就王业的条件，只是一门心思想得到王位，〕这是贪求大物。因此，想要成就王业的形迹引人注目，〔自然容易招致失败。〕先王争夺天下，凭的是端方正直的思想；他们建立国家，采取的是整齐划一的措施；他们治国治民，使用的是平和简易的政策。他们发布政令，合乎人情；颁行爵禄，公平无私；举办大事，顺应天时。因此，先王的征伐，总是攻打悖逆的国家，不攻打政通人和的国家；攻打政治险恶的国家，不攻打政治平易的国家；攻打超越本分的国家，不攻打做得不够好的国家。四境之内，通过政令来驾御；诸侯的盟会，利用权势来召集。邻近的国家如果不服从，用侵削土地的办法祸害它；远方的国家如果不听命，用威势来胁迫它。怀有二心就讨伐，这是武；服从听命就赦免，这是文；文武两种措施齐备，这是德。造成国家轻重强弱的形势是，诸侯联合起来就强大，各自孤立就弱小。以骐驎的材质，如果用一百匹马轮番和它赛跑，它也一定会疲惫。强冠一代的国家，如果全天下都去攻打它，它也一定会削弱。强国正确的做法是收拢小国，错误的做法是依恃强大〔而孤立自己〕。小国正确的做法是屈节〔奉事强国〕，错误的做法是疏远强国。国家无论大小，都有一定的谋算；无论强弱，都有一定的形势。臣服邻近的国家，威镇远方的国家，是成就王业的国家的形势；联合小国以攻打大国，是实力相当的国家的形势；让靠海的国家攻打靠海的国家，这是中原国家〔以夷制夷〕的形势；折节奉事强国以免罪，是小国的形势。从古代到今天，从来没有首先挑起战争，违背时机，改变形势，而能建立功业和声名的；没有总是首先挑起战争，违背时机，改变形势，而不失败的。想要以臣伐君，而征服天下的，不可只凭着发兵进攻来取得。一定首先要定计谋，占据有利的地形，权衡有利的形势，亲近同盟国，看准时机再行

动，这是王者的策略。先王的讨伐，举兵必定正义，用兵必定迅猛，观察形势而知道是否可以行动，估量力量而知道是否可以攻打，考察得失而知道时机是否适当。因此，先王的讨伐，必定是先战斗而后进攻，先进攻而后得地。所以，善于进攻的，总是估量我方人力占优势，然后攻打人力占劣势的对方；估量我方粮草占优势，然后攻打粮草占劣势的对方；估量我方装备占优势，然后攻打装备占劣势的对方。拿人力对攻，如果不能消灭敌人，那就不攻；凭粮草对攻，如果不能断绝敌人的粮草，那就不攻；凭装备对攻，如果不能除掉敌人的装备，那就不攻，〔总之，要〕放开充实的而攻击空虚的，放下坚固的而攻击脆弱的，避开困难的而攻击容易的。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刑¹，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²，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形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于刑，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围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³，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⁴，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⁵，强；擅⁶破一国，强在后世者⁷，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

【注释】

1 刑：通“形”。

2 一……一……；或……或……。

3 齐：通“翦”，翦除。一说通“挤”，排除，消除。按，二说义并通。

4 “夫兵攻”句：用兵攻打自己所憎恶的国家，并把攻得的占为己有。

5 动：触动，攻犯。实：实利，指土地等。

6 擅：专。

7 强在后世：指专破一国，传之子孙，使子孙强盛。

【译述】

争强的国家，必须首先和别国竞争谋略，竞争形势，竞争权力。使君主或高兴或愤怒的，是谋略；使国家的地位或轻或重的，是形势；使军队或前进或后退的，是权力。所以，精通谋略，君主的愿望就可以实现，命令就可以推行；精通形势，大国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强国的军队就可以围困；善用权力，天下的军队就可以排除，诸侯国的君主就会来朝见。神圣的君主，观察了天下的形势，就知道世人在谋算什么，知道军队攻打的对象，知道土地归谁所有，知道政令所加的对象了。用兵攻打所憎恶的国家，而自己从中取利，这是造成邻国不亲近的原因。利用权势攻犯所憎恶的国家，而实利很少归自己的，可以强大起来；专力攻破一国，〔传给后代，〕使后代强大的，能够成就王业；专力攻破一国，〔而被邻国所得，〕使邻国强大的，就会亡国。

问 节录

【提要】问，询问、调查的意思。本文是关于社会情况的一篇调查提纲，涉及经济、军事以及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很多方面，包括各类、各行业、各阶层的人的情况。

“爵授有德”一段，是全文的序言，说明爵禄要授给有道德、有功劳的人，军队要让受人爱戴的将领统率，事情要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办……这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措施。

节录部分的调查内容包括：青壮年军事训练和服兵役的情况，服兵役的人家庭的经济情况，为国牺牲者的妻儿的生活和国家对他们的供给情况，有多少人可以制造军备、修建城郭，在紧急情况下有多少士人可供使用、可以辅佐国君，兵器、旌

旗、鼓铙、帷幕有多少、收藏保护的情况如何，公、私的车、马有多少，马、牛的肥瘠、死亡情况如何，城墙的厚薄、沟壑的浅深怎样，等等，内容非常广泛。这份提纲对于使人做到胸中有数，是很有益处的。

凡立朝廷¹，问有本纪²。

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³；上帅士以人之所戴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⁵功。……行此道也，国有常经⁶，人知终始⁷，此霸王之术也。

然后问事⁸，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问死事之孤⁹，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¹⁰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¹¹，其饷廩¹²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¹³之吏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¹⁴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¹⁵？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¹⁶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人¹⁷之食也？问兵车之计¹⁸几何乘也？牵家马輓家车¹⁹者几何乘？处士修行²⁰，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²¹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²²者几何人？城粟²³军粮，其可以行²⁴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²⁵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²⁶？疏藏器²⁷：弓弩之张²⁸、（衣）夹（铍）〔铍〕〔之衣〕²⁹、钩弦之造³⁰、戈戟之（紧）〔紧〕³¹，其厉³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³³视？而造修之官³⁴，出器处器之具³⁵，宜起³⁶而未起者何待？乡、（师）〔师〕车輜造修之具³⁷，其缮³⁸何若？工尹³⁹伐材用，毋于三时⁴⁰。群材乃植，而⁴¹造器，定⁴²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⁴³，以慎国常⁴⁴。时简稽〔乡〕、帅马牛之肥瘠⁴⁵，其老而死者，皆举⁴⁶之；其就山藪林泽食荐者几何⁴⁷？出入死生之

会几何⁴⁸？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⁴⁹，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⁵⁰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⁵¹。问兵官之吏⁵²、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⁵³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⁵⁴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问所以教选⁵⁵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⁵⁶，其位⁵⁷事几何年矣？……所筑城郭，修墙（闭）〔闭〕⁵⁸，绝通道⁵⁹，阨阨⁶⁰，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⁶¹者，何所也？

【注释】

- 1 立：通“莅”，临。
- 2 本：根本。 纪：法度，准则。
- 3 轻死节：以死节为轻，即勇于为国牺牲。
- 4 上：君上。 帅：率领，统率。 戴：爱戴。
- 5 上：通“尚”，崇尚。
- 6 经：常规，原则。
- 7 终始：这里是“本末”“上下”的意思。知终始指懂得礼义。
- 8 事：事情，社会情况。
- 9 死事：死于国事，指在战争中牺牲。 孤：幼年丧父叫孤。
- 10 胜：能胜任，能承担。
- 11 寡：死去丈夫的妇女。
- 12 饩（xì细）：生肉，这里泛指食物。 廩：官府供给（粮食）。
- 13 官：指五官，即大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大谏。
- 14 陈：通“阵”。
- 15 余子：嫡子以外的诸子。 有：应是“在”的讹误。 行伍：军队的编制，五人为一伍，二十五人为一行。
- 16 备用：指军用品和日用品。
- 17 人：原作“年”，此据古本。
- 18 计：计算，这里有“数目”的意思。
- 19 牵家马轡（è饿）家车：指使用自家的车、马。轡，驾车时套在

牲口脖子上的曲木，这里用作动词。

20 处士：没有做官而家居的人。 修行：美好的品行。

21 急难：紧急危难。

22 守备：防守的设施和器械。

23 城粟：城中储备的粮食。

24 行：使用。

25 疏：条录，记载。

26 铙（náo挠）：军中的乐器，即《兵法》篇中所说的“金”，击铙表示退兵。 帅车：应当是“师车”的讹误。师车，疑指军中的輜重车。

27 藏器：指兵器的套。

28 张：通“𦏧”（chàng畅），弓套。

29 原作“衣夹铗”，据张佩纶、郭沫若说，改为“夹铗之衣”。夹：通“铗”（jiá夹），剑柄，这里指剑。 铗（tán谈）：长矛。

30 钩弦：射箭时套在右手大拇指上拉弓弦的用具，即扳指。造：通“灶”，灶室。

31 紧：是“繫”字的讹误。繫（yì义），戟套。

32 厉：磨，这里是“磨损”的意思。

33 故：通“胡”。 何：通“可”。

34 官：这里指官方的制造场。

35 出器：出行时使用的器物。 处器，居住时使用的器物。 具：指收藏出器、处器的器具。

36 起：作，建造。

37 乡、帅：农村行政编制，十连为乡，五乡为帅。 輜：有帷帐的载重车。

38 缮：修理。

39 工尹：负责器械制造和管理工匠的官员。

40 毋：不要。 三时：指春、夏、秋三季。按，砍伐木材要在冬季进行，所以说“毋于三时”。

41 “而”字上可能脱“具”字。

- 42 定：可能是“正”的讹误。
- 43 诡：责，要求。 行（háng杭）：行伍，军队。
- 44 常：法则，准则。
- 45 时：随时。简：查看。 稽（jī基）：核实。“乡”字据上文加。瘠（jí吉）：瘦。
- 46 举：登录，记载。
- 47 山藪林泽：应当作“山林藪泽”。藪（sǒu叟）泽，水少而草木茂盛的湖泽。 荐：草。
- 48 出入：指卖出、买进。 会：合计，总数。
- 49 门闾：里巷的大门。闾，二十五家为一闾，闾有门。 尊卑，高低。
- 50 几：通“讥”，检查，查看。
- 51 淫雨：过量的大雨。 处藏：当作“藏处”。
- 52 “兵官之吏”疑是“兵之官吏”的误倒。兵之军吏，即军官。
- 53 先后：或先或后予以扶持。这里是能够及时救助的意思。
- 54 失谋：谋划错误。
- 55 教选：教练选拔。
- 56 执：任，掌。 官都：中央有总管各司的官员，称官都，地方官也有称“都”的。这里的官都是地方官。
- 57 位：通“莅”。
- 58 “闭”为“阨”字之误，今正。阨（hàn汗），墙垣。
- 59 绝通道：指控制通路，使之不得任意通行。
- 60 阨（è饿）：扼，把守。 阙（què确）：瞭望的门楼，要塞。按，“阙”上脱去一字。
- 61 地守：国土的守卫。

【译述】

大凡君临朝廷主持政事，了解情况有根本的准则。

官爵授给有德行的人，大臣就会去做有德义的事；俸禄给予有功的人，武士就会勇于为国牺牲；君主任命人们爱戴的将领统帅武士，上下就会团结和睦；把事情交给有才能的人去

办，人们就注重功效。……实行了这些原则，国家有了常规，人们就懂得了礼法，这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措施。

然后调查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要先从大事开始，治理政事要先从小处入手。

调查为国牺牲者的遗孤，没有得到土地和住宅的还有吗？调查青少年而不能承担战事的，有多少人？调查为国牺牲者的妻子，她们的口粮、食物的供给情况怎样？调查为国建立大功的，是什么部门的官吏？……调查拥有土地、住宅而在军中服役的士，有多少人？余子中能胜任战事而有军籍的，有多少人？调查有技术的男女，能制造军备、日用品的，有多少人？……调查一个农民能提供几个人的口粮？调查兵车的数目有多少辆？私人的马驾私人车的，有多少辆？未做官的士有高尚的品行，能够教导人，可以让他率领军队，治理百姓的，有多少人？士里面在紧急危难的时候可以任用的，有多少人？工匠的技术水平，在出征的时候能够帮助军队，平时守卫可以修建城郭、补充防守设备的，有多少人？城中和军中的粮食储备，可以使用多少年？官吏中在紧急危难的时候可以任使的，有多少人？大夫呈报的军械：盔甲、兵器、战车、旗帜、鼓铙、帐篷有多少？辎重车载的东西有多少车？呈报的收藏器：弓弩的套子、剑套、矛套、钩弦的收藏器、戈戟的套子，它们的破损程度怎样？其中应该修理而没有修理的，怎样才能查看？制造、维修的场所，出征器物 and 居住器物的收藏器具，应该建造而没具建造的，还在等待什么？乡、帅两级修造战车和辎重车的器具，它们修缮的情况怎样？工尹砍伐木材，不要在春、夏、秋三季。各种树木种植好了，成了材用于制造器械，冬季制造好各种器械，军备、日用就一定充足。人们有多余的兵器，要求都陈放在军中，以便严肃国法。时常查看核实乡、帅马牛的肥瘦，其中衰老而死的，全都记下来；那些到山林、草泽中放牧的，

有多少？卖出、买进、死亡、繁殖的总数，有多少？至于内外城墙的厚薄，沟谷的浅深，里巷大门的高低，应该修而没有修的，国君必须察看。守备部队的器械物品，不能缺少收藏的器具，多雨的时候要各有收藏的处所。调查军队的官吏、国家的豪杰之士，他们在紧急危难的时候能够及时救助君主的，有多少人？军事，是危险的事情，不该取胜的时候而取胜，不是正义地得来的，都未必是好事。但是谋划不当会招致失败，这里给国家带来的危险，谨慎地谋划才能保护国家。……调查用来训练和选拔人的，是哪些标准？调查任官都的，已经到官多少年了？……他们建筑的内外城，修建的墙垣，控制的通道，把守的要塞，加深的防守濠沟，而有益于人们守卫国土的，共有多少处？

地 图

【提要】本文着重谈将帅熟知地图的重要意义。只有详细地掌握山、川、陵、谷的方位，道里远近，城郭大小……然后才谈得上采取军事行动。

第二段进而谈到“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强调了掌握战士思想的重要性，并且阐述了君、相、将在军事方面的不同职责。

了解战士的战斗意志和要求愿望，这是用好兵、打好仗的重要条件，作者强调“知意”是很有见地的。又，从本文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行军作战的地图，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凡兵主¹者，必先审²知地图。辘轳³之险，滥车⁴之水，名山、通谷⁵、经川⁶、陵⁷陆、丘阜⁸之所在，苴⁹草、林

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¹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¹¹，尽藏之¹²。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¹³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注释】

1 兵主：军队的将帅。

2 审：详细。

3 轘(huán还)轅：尹桐阳注，“轘，环也。谓地形若轘而又环曲。”今河南登封县西北轘轅山有轘轅道，“道路险隘，凡十二曲，将去复还，故曰轘轅。”（见《元和郡县志》）

4 滥车：浸湿车子。滥，浸。

5 通谷：大谷。谷，山中的水道。

6 经川：常流的河溪（别于季节性、间歇性的河流）。

7 陵：大土山。

8 丘阜：土山。

9 苴(chú茶)：水中浮草。

10 困殖之地：不可耕种的瘠薄土地和可以耕种的土地。

11 出入相错：指不同的地形犬牙交错。

12 尽藏之：当作“必书藏之”，意为一定记载下来而加以收藏（张佩纶说）。

13 举错：举动。错，通“措”。

【译述】

凡是军队的将帅，必须首先熟悉地图。轘轅的险阻，浸泡车子的水流，名山、大谷、河流、陆地、土山所在的方位，水草、林木、蒲苇茂密生长的地方，道路里程的远近，内外城的大小，有名的都邑、废弃的城镇、不可耕种和可以耕种的土地，一定要全都知道。遇到地形复杂犬牙交错的地方，一定要加以记载，然后收藏起来。然后才可以指挥军队袭击城邑，知道先行动还是后行动，不会失掉有利的地势，这是地图通常所起的作用。

人之众寡，士之精麤¹，器之功苦²，尽知之，此乃知形³者也。知形不如知能⁴，知能不如知意⁵。故主兵必参具⁶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故将出兵发士，期有日数⁷；宿⁸定所征伐之国，使群臣、大吏⁹、父兄、便辟左右¹⁰不能议成败，人主之任¹¹也。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懈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¹²之任也。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¹³，连什伍¹⁴，遍知天下，审御机数¹⁵，此兵主之事也。

【注释】

1 麤：即“粗”字。

2 功苦：精致和粗劣。功，通“工”。苦，粗劣。

3 形：外形，表面现象。

4 能：才能，能力。

5 意：意志，思想。

6 参(sān三)具：具备三个条件。

7 期有日数：限定日期。

8 宿：早先，事前。

9 大吏：大官。先秦时大小官员都可以称吏。

10 便(pián骈)辟(bì避)左右：指阿谀逢迎得到君主宠信的近臣。

11 任：责任，职责。

12 相室：相王室，即相国，宰相。

13 为教服：从事教练。服，习。

14 连什伍：在军队中建什伍组织（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使他们互相担保，互相监督。《管子》和《商君书》等都提到居民或军队中的什伍组织。

15 御：掌握，运用。机数：时机和战术。

【译述】

兵员的多少，武士素质的高低，兵器质量的优劣，全都知

道，这是知道外形。知道外形不如知道本领，知道本领不如知道思想。所以统帅军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领能，这叫做具备了三个条件。所以，打算下令发兵，就限定日期了；预定要征伐某个国家，不允许群臣、大官、父兄、宠幸的近臣妄议成败，这是君主的职责。评定功劳，施行赏罚，不敢遮蔽贤才而有偏私之行；使用财物，供给军需，使百官严肃谨慎，不敢懈怠干坏事，用〔这种态度〕等待国君的驱遣，这是宰相的职责。修缮器械，选拔武士，从事训练，组织什伍，精通天下各方面的情况，审慎地掌握时机和运用战略战术，这是将领的事情。

参 患 节 录

【提要】本篇原第一段（本书删）谈君主的猛毅和懦弱的害处，与后文意不相属，有人认为是错简，而认为《法法》篇“贫民伤财莫大于兵……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一段，应移置于本篇。“所谓参患者，乃参考用兵之患与废兵之患耳。”（张佩纶说）录以备考。

这里选录了后面的三段。第一段论军事的重要性，指出“尊主安国”“莫要于兵”，外诛暴国，内禁叛乱，因此兵“不可废”。第二段论用兵必须事先有成算，“计必先定而〔后〕兵出于竟（境）”。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小征而大匡”，即主要使用安抚手段，而辅以小规模的、必要的军事行动，而且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因为战争耗费巨大，不仅事先要作好物质准备，而且作战不可超出计划而旷日持久。第三段谈“兵有大论”，即要求兵器装备必须锋利精良，士卒必须“可用”，将帅必须“知兵”，君主必须“积务于兵”。作者还强调了必须得军心，“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

实”。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¹。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²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

【注释】

1 辟（pì）民：邪僻的人。按，这里实际是指敢于触犯法律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者。以刑：用战争。古代大刑用战争，小刑用斧钺。

2 经：常道。

【译述】

决定君主地位尊卑，国家处境安危的，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了。所以，讨伐暴虐的国家一定使用军队，取缔国内邪僻的人也一定使用军队。这样看来，武力对外可以讨伐暴虐，对内可以取缔邪僻。所以，武力是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的常道，是不能废止的。至于当今的君主都不是这样，对外不用兵却想诛伐暴虐，所以国土就必定损失了；对内不用兵却想取缔邪僻，所以国家就一定混乱了。

故凡用兵之计¹，三惊当一至²，三至当一军³，三军当一战。故一期⁴之师，十年之蓄积殫⁵；一战之费，累代⁶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⁷，则战之自胜⁸者也。攻城围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⁹，则攻之自拔者也¹⁰。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¹¹，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¹²，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¹³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

【注释】

1 计：计算，谋划，包括军事行动的谋划和军事费用的计算。

2 惊：警戒，戒备。 至：出征到敌人那里。

3 军：包围。《广雅·释言》：“军，围也。”

4 一期：意同“一至”（参尹桐阳说）。

5 殫（dān丹）：尽。

6 累代：连续几代。

7 利之：使之锋利，磨快兵器。

8 自胜：自己战胜自己。有人据下文改“胜”为“败”，然而意思相同。

9 骸：尸骨。爨（cuàn窜）：烧火煮饭。按，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抵抗的意思。

10 “则攻之”句：尹知章注，“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穷力竭，财殫士丧，城虽未攻，先已自拔。”

11 匡：这里是“安抚”的意思（郭沫若说）。

12 用日维梦：郭沫若以为当作“用费虽多”。俞樾说，“梦”的本义是夜不明。“用日维梦”就是白天将有事，而在头天夜里先谋划好。按，疑“日”字不误，“维”通“虽”（见《经传释词》），“梦”或为“多”字的讹误。

13 “而”下当有“后”字。《孙子·计》张预注引此有“后”字。

【译述】

所以，大凡用兵的谋划，三次警戒的费用，就相当一次出征到敌人那里的费用，三次出征到敌人那里的费用就相当于一次包围敌人的费用，三次包围敌人的费用就相当于一次交战的费用。所以，一次出征到敌人那里去的军队，就要耗尽十年的蓄积；一次交战的费用，就要耗尽几代人的蓄积。假如现在已经和敌人兵刃相接，这时候才去磨兵器，这就等于自己打败自己了。假如去攻打和包围城邑，被围的敌人交换子女来吃，劈开骨头来烧饭，〔而坚守不降，〕这就等于自己攻破了自己。因此，圣人总是小规模征伐而主要采用安抚的手段，〔即使小规模征伐，也注意〕不错过有利的天时，不失去有利的地

勢，用的时日即使比较长，但是天数也不超出原来的计划。所以，一定先定计划，然后军队才出国境。计划还没定，军队就出境征伐，就等于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攻破了自己。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伐¹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²者同实；将徒人与伐者同实³，短兵待⁴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⁵，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⁶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⁷。故一器成，往夫⁸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⁹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¹⁰具，而天下无聚众¹¹。所谓无战心者，知战必不胜，故曰无战心；所谓无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无守城；所谓无聚众者，知众必散，故曰无聚众。

【注释】

1 伐(jiàn 贱)：不穿铠甲。

2 镞(zú 族)：箭头。

3 徒人：白徒，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4 待：抵御，防备。

5 论：等于今天所说的“讲究”。

6 积务：等于说“坚持不懈地从事”。

7 《汉书·晁错传》说：“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其意和本文的以上数句相同，张佩纶以为晁错所说《兵法》即指本文。

8 往夫：勇敢的人。尹知章注：“敢往之夫。”

9 惊夫：智勇惊敌的人。尹注：“惊敌之夫。”

10 游夫：即游说之士。

11 这三句的意思是，三器成，则可以不战而胜，只要遣游士进说，守敌即可散去。

【译述】

拥有军队却不得军心，〔军队就没有战斗力，虽然有军队，〕和只身独行是一个样；兵器不巩固锋利，虽然手里拿着兵器，〕和没有拿是一个样；铠甲不坚固紧密，〔虽然穿着铠甲，〕和没有穿是一个样；弓弩不能射到远处，就和拿短兵器是一个样；能发射却不能射中，就和没有箭是一个样；能射中却不能穿透，就和没有箭头是一个样；率领着没有经过训练的白徒作战和率领没有穿铠甲的士卒作战一个样，手里拿着短兵器来防御敌人能够远射的箭，就和坐着等死是一个样。所以，大凡军事都有大讲究，一定要先讲究兵器如何，讲究士卒如何，讲究将帅如何，讲究君主如何。所以说，兵器破烂不锋利，等于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能作战，等于是把将帅奉送给敌人；将帅不懂军事，等于是把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持久地致力于军事，等于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所以，如果有一种兵器制造得完善坚利，〔足以威胁敌人，〕再有勇往直前的士卒，天下诸侯就失去了抵抗之心；如果有两种兵器制造得完善坚利，〔足以威胁敌人，〕再有威镇敌人的士卒，天下各国就没有能够防守的城池；如果有三种兵器制造得完善坚利，〔足以威胁敌人，〕有了游士去进说，天下就不再有聚拢的兵众。所谓没有抵抗之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作战一定不能获胜，所以说没有抵抗之心；所谓没有能够防守的城池，是因为他们知道城池一定会被攻下，所以说没有能够防守的城池；所谓没有聚拢的兵众，是因为他们知道兵众一定会溃散，所以说没有聚拢的兵众。

制 分

【提要】本文是一篇军事专论。末句说“制天下有分”，即控制天下有原则，是本文题目的含义。

第一段说，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必须首先不惜高官厚禄、金钱财物重用圣人贤士、道术智能、巧伎勇力、聪耳明目等各种各样的人才。

第二段首先说明要详细了解敌情，强调了间谍、侦察的重要性，“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其次，论述了避实击虚的原则，“攻坚则韧，乘瑕则神”，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来攻，就会取得神效，并进一步指出“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认识是很深刻的。最后论述了军事行动要诡秘，来去要使敌人猝不及防。

第三段说国家治未必富，富未必强，强未必胜，胜未必制（天下），必须懂得致富、致强、获胜的道理、办法，掌握了控制天下的原则才能达到目的。

凡兵之所以先争，圣人贤士不为爱尊爵¹，道术知²能不为爱官职，巧伎³勇力不为爱重禄，聪耳明目⁴不为爱金财。故伯夷、叔齐⁵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修⁶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⁷而后胜也，其前政多善矣。

【注释】

1 为：对，向。 爱：吝惜。

2 知：通“智”。

3 伎：通“技”。

4 聪耳明目：指适于做间谍、侦察人员的耳聪目明的人。

5 伯夷、叔齐：殷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生前要立次子叔齐

为继承人，后叔齐让位给其兄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登位。他们闻周文王贤，先后逃到周。武王伐纣，他们曾扣马劝阻。武王灭殷，他们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古人把他们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

6 修：善，美好。

7 甲子之朝（zhāo招）：武王在甲子日伐纣，一举获胜。

【译述】

大概用兵首先要力争做到的是，对圣人贤士不吝惜尊贵的爵位，对有道德学术智谋才能的人不吝惜官职，对有技巧有勇力的人不吝惜厚禄，对于耳聪目明的人不吝惜金钱财物。所以，伯夷、叔齐并不是在死后才有了声名，他们生前就有了很多善行了；武王并不是在甲子那天才取得胜利，他在以前就有了很多善政了。

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筑¹堵之墙，十人之聚，日五间²之。大征，遍知天下。日一³间之，散金财用聪明也。故善用兵者，无沟垒⁴而有耳目。兵不呼傲⁵，不苟聚⁶，不妄行，不强进。呼傲则敌人戒，苟聚则众不用，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鞫⁷，乘瑕则神⁸。攻坚则瑕者坚⁹，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¹⁰，瑕其瑕者¹¹。屠牛坦¹²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¹³，则刃游间也。故天道不行¹⁴，屈不足从¹⁵；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¹⁶，以半击倍。故军争者不行于完城池¹⁷，有道者不行于无君¹⁸。故莫知其将至也，至而不可围¹⁹；莫知其将去也，去而不可止。敌人虽众，不能止待²⁰。

【注释】

1 “筑”当作“一”（丁士涵说）。

2 间（jiàn贱）：刺探，侦察。

3 一，当是“十”之误。上文说，遍知千里须“日五间之”；此

言遍知天下，当“日十间之”，故下句说“散金财用聪明”，言所需间谍之多也。译文依此，聊备参考。

4 沟垒：指防御工事。

5 儆(jǐng井)：警戒，戒备。

6 苟聚：随便集合。尹知章注：“无事徒聚众，必不用，若周幽之伪烽也。”

7 轂(rèn认)：阻碍车轮不使转动的木头，这里是“受阻”的意思。

8 瑕(xiá霞)：空隙，薄弱环节。神：神速，与“轂”相对。

9 攻坚则瑕者坚：这是继续申明“攻坚则轂”的意思。下句“乘瑕则坚者瑕”则是继续申明“乘瑕则神”的意思。

10 坚其坚者：即承认其坚固者为坚固，意即避开其坚固者不攻。前一“坚”字用作动词，认为坚。

11 瑕其瑕者：即把其薄弱环节当作薄弱环节来看待。前一“瑕”字用作动词，认为薄弱。

12 屠牛坦：人名，屠牛的人名坦。按，《庄子·养生主》“屠牛坦”作“庖丁”。

13 “莫铁”当作“铁莫”，“铁”（古文作“𠂔”）为“𦘒（剃）”字之误，“莫”与“毛”为一声之转。𦘒莫，即“剃毛”（于省吾说）。《淮南子·齐俗》：“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可以剃毛，……游乎众虚之间。”即此意。

14 不行：等于说“不顺”。

15 屈：穷屈。从：追逐。

16 不行：不可用。行，用。

17 不行：这里是“不用兵”的意思。完：坚固。

18 无君：指君死居丧的时候。《司马法·仁本》：“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

19 圉：通“御”。

20 待：防御。

【译述】

所以小规模征伐，千里地以内的情况都要了解。就是一

堵墙，十个人的村落，也要每天侦察五次。大规模的征伐，天下的情况都要了解。每天侦察十次，这就要求广施金钱财物，收买大量间谍。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即使没有沟垒的防御工事，也要有间谍做耳目。军中不能高声呼叫警戒，不可随便集合，不可〔违背命令〕胡乱行动，不可强行进攻。高声呼叫警戒，敌人就会戒备；随便集合，军队就不服从命令；胡乱行动，士卒们就会陷于困境；强行进攻，精锐的士卒就会受挫。所以凡是用兵，攻打敌人坚固的地方，就很难攻破；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来进攻，就会取得神奇的成功。硬是攻打坚固的地方，敌人的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利用薄弱环节进攻，敌人坚固的地方也会变得薄弱。所以，要承认敌人坚固的地方是坚固的，〔而不去攻打它；〕要认清敌人薄弱的环节是薄弱的，〔而去攻打它。〕屠牛坦一天宰九头牛，而他的刀还可以剃毛发，是因为他让刀刃总是在缝隙间活动。〔打仗就要象屠牛坦宰牛一样避实击虚。〕所以，如果天时不顺，即使敌人穷屈也不能追逐；敌国人事荒乱，就可以用十个人打败它一百个人；敌国兵器装备不能用，就可以用一半的人攻击它成倍的人。所以，从事军事争夺的人不对防守坚固的城池用兵，有道义的人不对君死居丧的国家用兵。因此，没有人知道它将要到来，等它来了就不能抵御；没有人知道它将要撤离，它撤离的时候就不能阻止。敌人虽然多，却不能阻止它，不能抵御它。

治者所道¹ 富也，而治² 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道制³ 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⁴，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⁵，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⁶ 有理，制天下有分。

【注释】

- 1 道：通“导”，导致。
- 2 原作“治而”，今据一本改正。
- 3 制：控制，驾御。
- 4 分：分寸，标准。
- 5 器：器具，这里指措施，手段。根据这句，郭沫若说这段开始应当有“国者所道治也，而国未必治也，必知治之器，然后能治。”
- 6 胜国：使国家作战获胜。

【译述】

国家政治清平有可能导致富足，但是政治清平不一定就富足，还必须懂得致富的具体措施，然后才能富足。国家富足有可能导致强大，但是富足不一定就强大，还必须懂得致强的方法，然后才能强大。国家强大有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但是强大并不一定就能得到战争的胜利，还必须懂得获胜的道理，然后才能获胜。作战获胜有可能导致控制天下，但是获胜不一定就能控制天下，还必须懂得控制天下的原则，然后才能控制天下。因此，治国有手段，富国有措施，强国有办法，胜国有道理，控制天下有原则。

修 靡 节录

【提要】修靡（mí迷），奢侈浪费。这篇文章说，治国“莫善于修靡”，要让人吃最好的食物，听最好的音乐，把鸡蛋彩画了再煮食，把木柴雕刻了再焚烧。因为“饮食者也，修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贍其所愿，则能用之耳。”论点极为新奇。文中也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常用问答体。

这里选录的第一段说，不可以征伐有道的国家，君臣有道才可以征伐不归服的、破败的国家。在诸侯对峙的时代，统治者只有“为功更制”，即变更制度有所作为，才能够

统一天下。

第二段论如何治理边疆。要利用边民谋划边事，让那里的男人参加战斗，妇女供应食物。边境上树立标志，加强侦察。采取军事行动要尽可能不影响农业生产。

选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用¹？百夫无长，不可临²也。千乘有道，不可修³也；夫纣在上，恶得伐不服？钧⁴则战，守⁵则攻。百盖⁶无筑，千聚无社⁷，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⁸事之时也，万⁹诸侯钧，万民无听，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

【注释】

- 1 恶（wū乌）：何。 用：为“耶”的讹误（郭沫若说）。
- 2 临：面对。
- 3 修：当是“侵”字之讹。
- 4 钧：通“均”，平均，均等。按，钧则战，即《孙子·谋攻》所说“敌则能战之”。
- 5 守：守势，这里指敌人处于守势。
- 6 盖：屋宇。
- 7 聚：村落。 社：土地神，这里指祭祀土地神的地方。
- 8 “有”下原有“一”字，别本无，今删。
- 9 万：可能是衍文。

【译述】

做不到任用贤能之士，怎么能去攻伐不归服的国家呢？百人之众没有百夫长率领，就不可使之临阵对敌。千乘之国治理有方，就不能侵犯；纣王在位，怎么可以攻打不归服的国家？敌人和我方力量相等，就可以和它作战；敌人处于守势，就可以进攻。成百的房舍没有修筑，上千的村落没有土地祠，这叫做破陋，这样的国家可以一举攻占。现在是天下多事的时代，诸侯们势均力敌，百姓不知听谁的好〔无所适从〕，在上

位的人如果不能建立功业、变更制度，怎么能够统一天下呢？

请问为¹边若何？对曰：夫边日变，不可以常知观也。民未始变而是变²，是为自乱。请问诸边而参其乱³，任之以事，而因其谋。方百里之地，树表⁴相望者，丈夫走⁵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春秋一日，败（曰）〔费〕⁶千金，称本⁷而动。候人不可重也⁸，唯交⁹于上，能必¹⁰于边之辞。行人可不有私¹¹？不。有私所以为内因¹²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内事¹³。

【注释】

1 为：治理，保卫。

2 是变：认为是变乱。是，这里是“认为是”的意思。

3 问：是“伺”字的讹误。伺，察。诸边：四边。参：参验，检验。

4 树表：立标志。《墨子·号令》：“士候无过十里，居高便所树表，表三人守之。”也说的是立标志的事。

5 走：奔向，趋向。

6 费：字原作“曰”，一本作“事曰”，“事曰”即“费”字的讹误，今正。

7 称：衡量。本：农业。

8 候人：指边境上的守望人员。候，放哨，守望。重：通“动”，指离开哨所。

9 交：通，联络。

10 必：通“毕”，尽。

11 行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不：通“否”，下句“不”同此。

12 因：因依，利用。

13 使：假使。主：主守的事情。事：治。一说这句原本作“使能者而内事有主矣”。译文姑依原文。

【译述】

请问治理边疆应当怎么做？回答说：边境上的情况天天有

变化，不能用普通的见识来看待它。边民并没有开始变乱而认为是变乱，这是自己添乱。请观察四方的边境情况来验证他们会不会有变乱，使他们都有事情做，并且利用他们来谋划边事。靠四方边境一百里的土地上，树立标志彼此可以看得见，〔派人守卫。一旦发生紧急境况，〕男人奔赴战场，妇女供应食物。前线和后方都要做好戒备。春种秋收的季节，作战一天，就要破费黄金千镒，要估量农业生产的情况来动兵，〔不可影响春种秋收。〕边境警戒人员不可擅离岗位，只须跟上级取得联系，即可说清边境情况。外交使臣可以不可以怀有私心？不可以。怀有私心，就会成为内部被敌国所利用的因素。假使贤能的人都有了主管的事情，国内就会安定了。

势 节录

【提要】这是一篇军事专论。因为文中主要谈如何利用有利的形势作战的问题，所以取名“势”。它和《孙子·势》篇的命意有相似之处，但是表现思想和论述的侧重点都不相同。

文中讲天道，讲阴阳，主张“修（备）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显然是受阴阳家的思想影响。又主张守柔、“不争”、“不敢以先人”，显然是受道家的思想影响。它和《国语·越语下》、马王堆帛书《经法》中的一些篇章有不少相似之处，大概是战国晚期兵阴阳家的著作。作者阐述了如何处理静与作、屈与伸、赢与缩、主与客、先与后、德与刑的关系，认为“成功之道，赢缩为宝”，就是说进退屈伸、取予刑德，或进攻、或防守，要视具体情势而定，总的原则是等待时机，后发制人：“先德后刑”，我“不敢以先人”而让“人先生之”，这就是以“不争”争，以柔弱胜刚强。“顺时而发”是兵阴阳

家的长处，但是“假鬼神而有助”（《汉书·艺文志》），则是严重的局限。

战而惧水，此谓胆灭¹，小事²不从，大事不吉。战而惧险，此谓迷中³，分⁴其师众。人既迷茫⁵，必其将亡，亡之道也。重静者比于死⁶，重作者比于鬼⁷，重信者比于距⁸，重讷者比于避⁹。夫静与作，时以为主¹⁰，时以为客¹¹，人贵得度。知静之备¹²，居而自利。知作之从¹³，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¹⁴。”其此之谓矣。

逆节萌生¹⁵，天地未刑¹⁶，先为之政¹⁷，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¹⁸。天因人¹⁹，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²⁰，勿为始。纂²¹和其众，以修²²天地之从。人先生之²³，天地刑²⁴之，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²⁵。正静不争，动作不贡²⁶，素质不留²⁷，与地同极。未得天极，则隐²⁸于德；已得天极，则致其力²⁹；既成其功，则守其从³⁰，人不能代³¹。成功之道，赢缩³²为宝。毋亡³³天极，究数³⁴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刑³⁵，毋失其始；静民³⁶观时，待令³⁷而起。故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³⁸；赢赢缩缩³⁹，因而为当；死死生生⁴⁰，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

【注释】

1 胆灭：指缺乏勇敢。《白虎通·情性篇》：“胆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胆断也。是以肝胆二者必有勇也。”

2 小事：指因为没有训练而“惧水”。下句“大事”指“战”。

3 迷：迷惑。中：内心。

4 分：通“纷”，乱。

5 迷茫：糊涂，无知。茫，通“茫”。

6 死：通“尸”（郭沫若说），尸是代神受祭的活人，端坐不动。按，这句话的意思与《孙子·军争》“不动如山”意同。

7 作：行动，动作。《淮南子·兵略》：“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和这句意同。

8 信：通“伸”。距：鸡爪，常指雄鸡腿后象脚趾的部分。《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距，鸡附足骨，斗时所用刺之。”

9 诟：屈，与“伸”相对。避：通“臂”（bì闭），腿瘸。

10 主：别国来犯，进行抵抗的一方称主。

11 客：起兵攻打别国的一方称客。

12 备：防备，有警觉。

13 从：行。

14 无为：道家主张“无为”，但是目的是要达到有为。参见本书《老子》部分。《乘马》篇：“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本书未录）。

15 节：节制。萌：冒昧。

16 刑：通“形”。天地未形，指天时地利尚未出现（其中也包含所谓“天意”“征验”的意思）。

17 政：通“征”，征伐。

18 缪：通“谬”。刑：害。

19 天因人：指天依照人的善恶而行福祸。

20 人事：对“天时”而言。起：发生，具备。

21 纂：通“选”，齐，整齐。这句即《墨子·备城门》“人众以选，吏民以和”的意思。

22 修：是“备”字的讹误（郭沫若说）。

23 人先生之：别人首先挑起战争。

24 刑：通“形”。

25 极：至，准则。

26 𡗗（tè特）：差错。

27 素质：本质。留：通“镬”（即“刘”字），杀。

28 隐：凭依，安守。

29 致其力：尽自己的力量而做。尹知章注：“已同极，则当致力而成之，若汤之升陟，武王牧野是也。”（陟（éi 而），山名，是汤开始伐桀的地方。牧野，是武王伐纣的战场。）

30 从：顺，顺守之。尹知章说，“致其力”为逆取，“守其从”为顺守。

31 代：取而代之。

32 赢缩：盈亏，引申为进退、伸屈。赢，也写作“羸”。

33 亡：忘。

34 究：穷，尽。数：运，气数。

35 刑：通“形”，常形，常道。

36 静民：使人民安静。

37 令：命，指天命。

38 修：当作“备”。阴阳：本指日光的向背，后来诸凡天地、日月、男女、昼夜、寒暑等正反对立的事物都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表达。战国末期，邹衍等人则把“阴阳”变成了和“天人感应”说相结合的神秘观念。《国语·越语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韦昭注：“阴阳，谓刚柔、晦明、三光（指日、月、星）盈缩、用兵利钝之常数。”道：从。《越语下》：“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

39 羸羸缩缩：该赢则赢，该缩则缩，这是就自己一方来说的。

40 死死生生：该灭亡的使它灭亡，该生存的使它生存。这是就其他国家来说的。

【译述】

作战〔不会水战技术〕而畏惧水，这叫做缺乏勇敢。小事不作，大事就不会吉利。作战而畏惧险阻，这叫做思想糊涂，将搞乱自己的军队。士卒既然无所适从，将领就必将伤亡，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用兵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用兵着重静的时候，就象一个偶像那样安静；用兵着重动的时候，就如神出鬼没〔而无法测知〕；着重前进、攻击的时候，就象鸡距那

样伸出；着重后退、屈抑的时候，就象瘸子那样卑屈。静和动，静的时候则为主，动的时候则为客，可贵的是人们要掌握好分寸。在静的时候懂得作好防止进攻的准备，安居就可以得到好处。行动的时候知道怎么作，每一次行动就都会有成效。所以说：“无为的人能成就帝业。”就是指这些说的。

违背节制而冒昧地生事，天时地利的形势尚未出现，就先去征伐敌人，事情就不会成功，反而会误受其害。上天依照人的善恶使之得福或遭祸，圣人则依照天时决定动静。天时没有出现，就不要发兵去攻打敌人；自己的人事条件不具备，就不要首先去攻打别人。整齐和团结人民，以等待天时地利的到来。如果别人先挑起战争，天地的征验也已经出现，圣人〔出兵应敌，而〕取得成功，这就是和天道的法则一致。沉静的时候不与人争斗，行动的时候不发生差错，国家和军队的元气就不被挫伤，这就是和地道的法则一致。天时还没有到来，就安守道德；天时已经到来，就应当尽自己的力量夺取胜利；成功以后，就保持已成之业而顺随天命，别人就不能够取代。成功的诀窍，就在于把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视为法宝。不要忘记天道的准则，达到了极限就要适可而止。事情如果还没取得成功，也不要改变合乎天道的办事常规，不要疏忽开端的各种准备工作；要使人民安静，并观察有利的时机，等待天命而采取行动。所以说，要等待阴阳从顺，遵从天地的常道：该伸则伸，该屈则屈，所有行动就都会适当；该灭亡的使它灭亡，该生存的使它生存，都要依顺天地的征验。天地表现出征验，圣人依据它取得成功，〔如果对此加以取法，〕小取法则得小利，大取法则得大利，能全部遵行的将拥有天下〔而称王〕。

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¹，不敢以先人²。中静不留³，裕德⁴无求。形于女色⁵，其所处者柔安静

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溃作⁶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⁷；行于不敢⁸，而立于不能⁹。定弱节而坚处之¹⁰。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¹¹。乘时养人¹²，先德后刑¹³，顺于天而微度人¹⁴。

【注释】

1 端政象：端正政治法度。象，法。

2 不敢以先人：行事不敢走在别人前面，先人，先于他人。此即《老子》所说“不敢为天下先”的意思。在这里实指不首先发动战争。

3 中静不留：内心安静，不存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留，留著，有所关注。按，《十大经·顺道》作“中靖（情）不剝”，是说内心平静而不急躁。剝，读作求（qíu），急躁。

4 裕德：加深道德的修养。裕，丰足。

5 形于女色：马王堆帛书《十大经·顺道》作“刑于女节”，意即效法雌节（也称“柔节”）。刑，通型，效法。这也就是《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意思。一说“色”字不误，意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术以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以御之，虽瘁臞，犹未有益。”似亦可通。

6 溃（pēn喷）作：在这里是动乱的意思。溃，本指泉水突冒，这里用作比喻。作，指出现乱事。

7 柔节先定：在行事之先，要确定以和柔作为基本原则。尹知章注：“先定谦柔之节，然后有所兴为也。”节，节度，事物的分寸，这里指行为的准则。

8 行于不敢：意思是，有所行动，要以不敢为出发点。

9 立于不能：立足于不能，作出不能作战的样子。《孙子·计》：“能而示之不能。”

10 定弱节：确定柔弱之节。《顺道》作“守弱节”。处，守持，遵循。

11 民功：指农业生产。功，事。

12 乘时：掌握天时（如春天种秋天收等）。乘，持，把握。养

人，不误天时，则可以望丰收，人民得以养息。

13 刑：刑杀，战争。

14 微：小，小的方面。 度（dúo夺）：衡量，这里有符合的意思。又，《诗·大雅·绵》郑笺，“度，投也。”度有投合之义。微度人：体察民情，顺乎民意。

【译述】

所以，贤明的人总是守诚修信而伸张仁德，慈心惠意而爱惜众人，端正政治法度，而不首先挑起事端。内心平静而不存妄念，增进道德而无所妄求。效法柔弱的准则，立身处事讲究和柔安顺、宁静适意；施行德义而不争夺，以此来等待天下的动乱。所以，贤明的人安详而徐缓，端正而沉静。有所作为，事先一定要确定以和柔为基本原则：行事，要站在“我不敢”这样一个基点上；处世，要站在“我不能”这样一个基点上。确立了柔弱的准则，就要坚定地守持遵行。所以，就不会违逆天时，不会扰乱农事。把握天时而安养人民，先施德泽而后用刑杀，〔这样做，大而言之是〕顺应天道；小而言之，是合乎人心。

九 变

【提要】这篇文章是探讨人民英勇守、战的原因的。九变，郭沫若以为当作“九恋”，指九种使人思慕的事情：人民为了保卫父母亲人、先人丘墓、田宅财产，或者出于对故乡的热爱，或者喜欢这里的德政，或者贪恋这里丰饶的物产足以为生，或者因为信赏必罚，或者和敌人有深仇大恨……这就是人民能够“守战至死”而又“不德其上”的原因。如果离开这些条件，不使用这样的人民守、战，却希求守、战的胜利，那只能是军事上的愚昧。

本文的主要内容，也见于《墨子·备城门》。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¹者，有数以至焉²。
曰：大者亲戚³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⁴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⁵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⁶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于上也⁷。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于其上者也。

【注释】

1 不德其上：不求其君主有德。

2 数：自然的道理，必然性。至：通“致”，致使。

3 亲戚：亲属，指父母、兄弟等。

4 乡党：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后来就以“乡党”泛指乡里。

5 一说，“习俗”二字应在上句“宗族”下，疑是。译文从此说。

6 劝：受到鼓励。按，以上和《墨子·备城门》中的一段话相似。

7 有厚功于上也：尹知章注，“功厚则禄多，故亦自为战，而不德于君。”

【译述】

大凡人民之所以守卫、作战以至于牺牲而不管他们的君上是否有德，是有必然的道理使他们这样的。这就是说：从重大的方面讲这里是父母亲人和祖宗坟墓的所在地，土地、住宅、优厚的财产足以居住。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州县乡里和宗族、习俗足以使他们怀恋喜爱；不然，就是君上对于人民的教导、慈爱深厚，这是人民无法在别的地方得到的；不然，就是这里的山林、沼泽、溪谷的收益足以维持生活；不然，就是这里地形险阻，容易守不容易攻；不然，就是这里刑罚严峻，足以使人畏惧；不然，就是这里有功必赏，足以使人受到勉励；不然，就是对敌人有深仇大恨；不然，就是过去对君上有大功〔而

爵高禄多」。这是人民守卫、作战以至于牺牲而不管他们的君上是否有德的原因。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¹，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²，此兵之三閤³也。

【注释】

1 不信：不诚信，指没有为君主守战的诚意。 智：当作“知”。《小问》篇作“外知”。即指了解敌国的情况。

2 将（jiàng 酱）：率领。 幸：希望。

3 閤：愚昧。

【译述】

现在凭着不可信用的人而希求了解到敌国的情况，使用不能坚守的人民而想要守卫牢固，率领不能作战的士卒而希望获胜，这是军事上三种愚昧的行为。

治 国 节 录

【提要】本文论术的中心是富国强兵，所以题目为“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崇本抑末，才能做到众民、富国、强兵、广地。

这里节录的两小段，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农业、粮食是军事的基础。重视和发展农业，粮食多，则国富、兵强、战胜、地广；忽视农业，粮食少，百姓就不会安土重迁而会“轻家、易去”，从而出现“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的危险局面。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¹；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

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必生于粟也²，故禁末作，止奇巧³而利农事。

【注释】

1 末作：指奢侈品的生产。文巧：奇技淫巧，指那些过分讲究的奢侈品的制作。

2 “是以”句：这句中的“富国”二字应在“众民”下，“粟”上应有“多”字。

3 奇巧：意同“文巧”。

【译述】

在所有治理国家的事务中，其最紧要的，一定要首先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和奇巧物品的制作；奢侈品的生产和奇巧物品的制作受到禁止，百姓就没有地方游荡混饭吃；百姓没有地方游荡混饭吃，就一定从事农业生产；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土地就能得到开垦；土地得到开垦，生产的粮食就多；生产的粮食多，国家就富有。国家富有的军队就强大，军队强大的作战就获胜，作战获胜的国土就广阔。因此，前代的君王懂得增加人口、加强兵力，扩大国土、富裕国家必定是来源于粮食多，所以他们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和奇巧物品的制作，以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¹；轻家，则易去；易去²，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³之大务，有人之涂⁴，治

国之道也。

【注释】

1 “人贫”六句：《群书治要》引作“民贫，则轻家易去；轻家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

2 “易去”六句：疑本作“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禁不能必止；上令不能必行，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陶鸿庆说）译文依此。

3 “主”一本作“生”，疑“主”字是。

4 涂：通“途”。

【译述】

前代的君王，善于替百姓兴利除害，所以天下的百姓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提倡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情；所谓除害，就是禁绝有害于农业发展的事情。……君上不提倡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情，生产粮食就少；粮食少，百姓就贫穷；百姓贫穷，就不看重家室；不看重家室，就容易离开家乡去逃难；容易离开家乡，君上的命令就不能一定得到实行，禁绝的事情就不能一定受到阻止；君上的命令不能一定实行，禁绝的事不能一定阻止，那么作战就不一定获胜，守卫就不一定牢固了。命令不一定实行，禁绝的事不一定阻止，作战不一定获胜，守卫不一定牢固，〔这样的国君，〕可以把他们叫做寄生在别人土地上的国君。——这是由于不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事、缺少粮食而造成的祸害。粮食，是成就王业之君的根本性事情，是国君们的大事，这是拥有百姓的途径、治理国家的原则。

小 问 节录

【提要】本文记录了桓公和管仲的问答，内容有大政，也有琐事。

这里选录的两段，第一段是管仲谈“战胜之器”和“攻取

之数”。关于“战胜之器”，管仲指出包括人才和器械两个方面，为了得到人才和精良的器械，管仲主张优待贤士和高价收购原料、高酬雇用工匠。关于“攻取之数”，他主张“毁其备，散其积，夺之（其）食”。第二段谈利用间谍，利用地图，奇兵袭击以及如何使百姓“必死”“必信”的问题。其中谈到把士卒的妻子作为抵押以迫使士卒勇敢作战（《墨子·杂守》有类似的论述），这是令人注目的，这表现了封建国家对人民的不信任和强制性，它比连坐法更进了一步。

公曰：“吾闻之也，夫诛暴禁非¹而赦无罪者，必有战胜之器，攻取之数²，而后能诛暴禁非而赦无罪。”公曰：“请问战胜之器。”管子对曰：“选天下之豪杰，致³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数何如？”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⁴食，则无固城矣。”公曰：“然则取士若何？”管子对曰：“假⁵而礼之，厚而无欺，则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对曰：“五而六之⁶，九而十之，不可为数⁷。”公曰：“来工若何？”管子对曰：“三倍⁸，不远千里。”

【注释】

1 非：恶，不善。又，依上文（本书删）这句下当有“存亡继绝”四字。下文同。

2 数：方法。

3 致：罗致，搜集。

4 之：其，它的。

5 假：通“嘉”，善。

6 五而六之：指优价收购。尹知章注：“他处值五，我酬之六。”下句“九而十之”意同。

7 不可为数（shǔ黍），不可胜计，是说天下的精材都会聚到这里

来。

8 三倍：指高酬雇用工匠，酬值相当于别国的三倍。

【译述】

桓公说：“我听说，诛伐暴虐的国家禁绝罪恶的国君而赦免无辜的人，必须有作战获胜的器械，攻取敌人的办法，然后才能做到。”桓公说：“请问作战获胜的器械〔怎样才能得到〕？”管子回答说：“选取天下的豪杰之士，搜集天下的精美原料，招引天下的能工巧匠，就有了作战获胜的人才和器械了。”桓公说：“攻取敌人的办法是怎样的呢？”管子回答说：“破坏敌人的防守设施，分散敌人的蓄积物资，夺取敌人的粮食，那就没有坚固的城池了。”桓公说：“那么选取贤士应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友善地优待他们，宽厚而不欺诈，天下的贤士就会到来了。”桓公说：“搜集天下精美的原料应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值五酬六，值九酬十，〔高价收购，得到的精材就会〕不可胜计。”桓公说：“招引工匠应该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给相当于别国三倍的工价，工匠们就会不远千里而来。”

桓公曰：“吾已知战胜之器、攻取之数矣，请问行军袭邑举错¹而知先后、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对曰：“用货察图²。”公曰：“野战必胜若何？”管子对曰：“以奇³。”公曰：“吾欲遍知天下若何？”管子对曰：“小以吾不识⁴，则天下不足⁵识也。”公曰：“守、战、远见⁶有患。夫民不必死⁷，则不可与出乎守、战之难；不必信，则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战；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閤⁸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对曰：“明三本⁹。”公曰：“何谓三本？”管子对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

“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固¹⁰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质¹¹也。三者备，然后大其威，厉¹²其意，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注释】

1 举错：举动。错，通“措”。

2 用货：指使用钱财收买间谍（通过间谍掌握敌情，就可以“举措而知先后”）。《制分》：“散金财，用聪明也。”察图：仔细察看地图（这就可以“不失地利”）。

3 以奇：使用奇兵。

4 “以吾”当是“者无”之误。小者无不识，当即《幼官》篇所说：“听于钞（眇），故能闻未极。”

5 不足：不难，容易。

6 远见：见远，知道天下的事情。远见即下文的“外知”，亦即上文的“遍知天下”。见，知。

7 不必死：即没有必死的决心。

8 三闇：三种愚昧的行为。尹知章注：“苟不死、不信，则守闇、战闇、外闇，故曰三闇。”请参《九变》。

9 明：明确。本：根本的事情。

10 固：指心固，思想坚定。

11 质：人质，抵押。这两句说，以其妻子做人质，则其守、战必然坚定。《墨子·杂守》：“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韩非子·八经》也说：“亲戚妻子，质也。”

12 厉：磨练。

【译述】

桓公说：“我已经知道作战获胜的人才和器械的获得、攻取敌人的方法了，请问指挥军队攻打城邑怎么才能知道采取行动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势呢？”管子回答说：“使用钱财〔利用间谍〕，察看地图。”桓公说：“野外作战怎么才能保障胜利？”管子回答说：“使用奇兵袭击。”桓公说：“我想要

了解普天下的情况，怎么才能知道？”管子回答说：“细微的情况无所不知，那么普天下的情况也就不难知道了。”桓公说：“守卫、作战、了解外间的情况，〔弄得不好〕是有祸患的。人民没有死守死战的决心，就不能和他们去参加守卫、进攻的战斗；不绝对可靠，就不能凭恃他们了解外间的情况。凭恃的是不肯死守死战的人民，却希求他们守卫巩固、作战获胜；凭恃的是不可靠的人，却希求通过他们了解外间的情况：这是军事上的‘三閤’。请问怎样才能使人民有必死的决心，绝对可靠？”管子回答说：“要明确‘三本’。”桓公说：“什么叫‘三本’？”管子回答说：“所谓三本，第一叫‘固’，第二叫‘尊’，第三叫‘质’。”桓公说：“说的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说：“故国，父母、祖坟所在的地方，〔人民就会为此而战，思想坚定，〕这就叫‘固’；赏赐田宅、爵禄，〔使守、战立功的人尊贵，〕这就叫‘尊’；让他们的妻子儿女做人质，〔使他们守、战勇敢、可靠，〕这就叫‘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然后壮大他们的威势，磨练他们的意志，那么人民就有了必死的决心而不再欺骗我们。”

禁 藏 节 录

【提要】“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本文即取篇首二字为标题。禁，禁戒。“禁藏于胸胁之内”，指国君应当禁制自己，如“不美宫室”、“不听钟鼓”，不滥用刑赏等等。

这里选录的两段，第一段说，“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农事习则功（攻）战巧矣。”阐述了寓兵于农的思想，这和《小匡》篇所说的“寄兵于政”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二段论“谋功（攻）”的五条方略。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利用敌国

君主所宠爱和所憎恶的人，和他们暗中结纳，使之为我所用。第五条是设法离间敌国君主及其忠臣的关系，使其忠臣遭到杀害。第三条是派遣美女、谄臣到敌国，使敌国君主陷于美女、谄臣的包围之中，被壅蔽而失败。第四条是表面上和敌国君主亲如兄弟，同时派辩士、勇士打入他的国家，再设法离间他和他盟国的关系，使之相互争斗，然后乘其疲惫而战胜他。

有人说《管子》重用权谋，这五条谋攻的策略，确实很好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谋算敌国的经验。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¹，得人心而为纪²，法令为维纲³，吏为网罟⁴，什伍以为行列⁵，赏诛为文武⁶，缮⁷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铍耨以当剑戟⁸，被蓑以当铠襦⁹，蒞笠以当盾橹¹⁰。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¹¹战巧矣。

【注释】

1 天之时：即天时。 经：常规，原则。

2 纪：法度，准则。

3 维纲：维是大绳，纲是鱼网上的总绳。维纲比喻对事物起重要作用的东西。

4 罟（gǔ古）：网。

5 什伍：户籍编制，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 行（háng杭）列：阵列。

6 赏诛为文武：以赏赐和惩罚作为文、武两手，即赏为文，诛（惩罚）为武。

7 缮：修治，修理。

8 引：拉。铍（yáo姚）：大锄，似铲。 耨（nòu奴豆切）：锄一类的除草农具。

9 被：通“披”。 蓑（suō梭）：蓑衣，用草或棕毛编成，用以防雨。铠：铠甲，战时的护身衣。 襦（rú儒）：短衣，这里指套在铠

甲里面的汗衣。

10 蒞：通“苴”（jū居），编，捆。笠：斗笠。櫓：大盾牌。

11 功：通“攻”。

【译述】

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掌握天时做为常道，得民心做为准则，以法令做为总纲，以官吏做为网，把户籍的什伍制度做为阵列，把奖赏和惩罚做为文、武两种手段，修理农具当作军事器械，农事耕作当作进攻作战，推拉铧耨当作剑戟，披上蓑衣当作铠甲汗衣，编织斗笠当作盾牌。所以，农具具备了，作战的武器装备也就具备了；农事耕作熟习了，进攻作战也就精通了。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¹帝，以事伐者²王，以政伐者³霸。而谋功⁴者有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⁵。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世臣⁶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⁷所憎，厚其货赂⁸，得情⁹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¹⁰其心。遗以竽瑟美人¹¹，以塞¹²其内；遗以谄臣文马¹³，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¹⁴败。四曰必深亲之，如与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¹⁵，内勇士使高其气¹⁶。内人他国，使倍¹⁷其约，绝其使¹⁸，拂¹⁹其意，是必士斗²⁰。两国相敌，必承其弊²¹。五曰深察其谋，谨²²其忠臣，揆其所使²³，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合〕²⁴，必内自贼²⁵，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

【注释】

1 以情伐：以诚心攻伐，实即以诚心感化。情，诚。

2 以事伐：见敌人事有可乘而用武力攻伐。尹桐阳注：“《孙子》所谓‘乱而取之’是。”

3 以政伐：以政教攻伐，实即以德感化。按，上句和这句文字有

误，当作“以政伐者王，以事伐者霸。”译文依此。

4 谋功：即“谋攻”。《孙子·谋攻》：“上兵伐谋。”（曹注：“欲攻敌必先谋。”《鹖冠子》：“大上用计谋。”

5 “视”当是“亲”字之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亲近敌国所宠爱的人，让他为我所用，则敌人的威权分散。《六韬·文伐》：“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和此文相同。

6 世臣：历世有功的旧臣。因为用“所爱”，所以“世臣不用”。

7 阴：暗中。按，此字当在下句“厚”字上。

8 赂：拿财物送人。

9 情：情况，情报。

10 广：通“旷”，荒废。

11 遗（wèi魏）：赠送。 竽瑟：两种乐器。

12 塞：壅蔽。

13 文马：毛色有文采的马。

14 成：为“或”（即“惑”）字之讹。或，迷惑。

15 内：通“纳”，入。 图：图谋，这里是参与图谋的意思。

16 高其气：助长他的气焰。高，这里是“使……高”的意思。

17 倍：背叛，违背。

18 使：使者，使臣。

19 拂：逆，违背。

20 是：于是，则。 士：可能是“互”字的讹误。

21 承：通“乘”，趁着。 弊：困乏，疲惫。

22 谨：谨严以礼遇之（日本猪饲彦博说）。

23 揆其所使：不让他完成使命。揆，通“睽”（kuí奎），乖戾，违背。《六韬》：“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就是这两句的意思。

24 气：当作“意”。 令：是“合”的误字，今改正。

25 自贼：自相残害。贼，害。

【译述】

凡是拥有天下的君王，用诚心攻伐的，可以成就帝业；用

德教攻伐的，可以成就王业；见敌人事有可乘而用武力攻伐的，可以成就霸业。攻伐的计谋有五条。第一条叫做亲近敌国君主所宠爱的人〔让他为我所用〕，以分散敌国的威势。一个人怀着两条心，敌国必定因之走向衰落；旧臣不被重用，敌国就会陷入危境。第二条叫做看准敌国君主所憎恶的人，暗中赠送他优厚的财物，得到的情况就会很深入。被收买者身在国内，却把情况不断地输送给我们，他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全面掌握，〔从而对那个国家发动攻击。〕第三叫做任凭敌国的君主淫乐而使他心志懒散。送给他乐器和美女，使他在宫内陷于蔽塞；送去谄媚的臣子和漂亮的骏马，让他在宫外陷于蔽塞；在宫内宫外都陷于蔽塞，他就可以因受迷惑而失败。第四条叫做一定要深深地亲近敌国的君主，简直象是要和他同死同生。暗中派去智辩之士以便打探他的计策，派去勇士以便助长他的气焰。再派人打入别的国家，使那个国家背弃和他订立的盟约，断绝和他的邦交，违背他的意愿，于是这两个国家就必然相互争斗。这两个国家相斗，我方就一定要乘他的国家疲惫〔发动攻击〕。第五条叫做深入地了解敌国的计策，恭敬地对待敌国的忠臣，却不让他完成外交使命，以便使他的国家不信任他，致使他有叛离之意。一方不信任，一方想叛离，彼此不能相合，他们内部必然自相残杀，等到忠臣已死，因而那个国家的政权就可以夺取了。这五条，就是谋划攻伐的方法。

形 势 解 节 录

【提要】《管子》书也和《墨子》《韩非子》一样，有“经”有“说”，称“经言”和“解”。“经言”中有《形势》篇，这篇《形势解》就是对《形势》的解说。

这里选录了四则。第一、四两则说，国君只有“为天下致

利除害”，“加施于民者厚”，人民才能“尽节死敌”，“守战至死而不衰”。反之，国君“薄施而厚责”，是达不到目的的。第二则说：“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这是君主的功劳。相反，“国贫兵弱”，最后“不免于死亡之患”，这就是君主的罪过了。第三则说，“民者，所以守战也。”但在没有守战任务的情况下，对人民的治理教养是不能松懈的，决不可临时抱佛脚。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¹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²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廩，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³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

【注释】

- 1 施：拿财物周济人。
- 2 群生：众生，泛指一切有生命的。
- 3 亡：通“忘”。

【译述】

君主用来使臣民用出全力而亲近自己的办法是，一定替天下的人谋福利和除祸害。所以，恩德普施于天下，仁惠厚施于万物，父子能够安定，众生能够繁育。所以，百姓愉快地用出全力，高兴地替君上效劳；在国内就致力于农业生产急切地耕作，来充实粮仓；到国外就能竭力保全节操和敌人拼命，来安定社稷。虽然劳苦卑贱屈辱，却不敢诉说。这是卑贱的人忘掉其卑贱的原因。所以说，卑贱是有办法忘掉的，〔就是对百姓施加德惠〕。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

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¹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²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³。宝币奚为⁴？

【注释】

1 宝：宝物，珍贵的东西，如珠玉等。币：用作礼物的丝织品，也泛指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

2 名器：有名的宝器。

3 素：等于说“平时的基础”。

4 奚为：何为，作什么用。

【译述】

君主能用来建立功业的，是国家的富足和强大。因此，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邻敌就畏惧他的威势，虽然不用玉帛奉事诸侯，诸侯也不敢侵犯。君主因之造成罪过的，就是国家的贫困和衰弱。因此，国贫兵弱，作战就不会获胜，守卫就不会巩固，即使拿出有名的宝器、贵重的物品去奉事邻敌，到头来也不能避免身死国亡的祸患。所以说，君主建立功业平时有根基，〔就用不着奉事敌国，〕要玉帛作什么用呢？

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¹马也，未尝解惰²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违³其马。

【注释】

1 食（sì寺）：养。按，即今“饲”字。

2 解（xiè谢）惰：懈怠。解，通“懈”。

3 违：背弃，这里指弃而不养。

【译述】

马，是用来驾车行远路的。所以，即使平时不驾车到野外

去，马的主人喂养马，也是从不懈怠的。人民，是用来守卫作战的。所以，即使平时不让他们守卫作战，君主治理教养人民，也是从不懈怠的。所以说，即使不驾车到野外去，也不抛弃马不养。

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责¹，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故曰，往者不至²，来者不极³。

【注释】

1 责：求。

2 往者：这里指上文的“上施”，即君上对民的德惠。 不至：这里指“施薄”。至，深。

3 来者：这里指“民之报上”。 极：至。

【译述】

人民守卫、作战一直到死而斗志不减的原因，是由于君上施给人民的恩惠优厚。所以，君上施给的恩惠优厚，人民报答君上也就优厚；君上施给的恩惠浅薄，人民报答君上也就浅薄。所以，施恩浅薄却要求报答优厚，君主不能从臣下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得到。所以说，施给的不厚，报答也就不厚。

立政九败解 节录

【提要】本文是对“经言”《立政》篇《九败》一节的解释。这里选录了其中的两则。

这两则批判了“寢兵”和“兼爱”之说对国家的危害，反对“寢兵”和“兼爱”。文章说，听从这种论调，将从思想上和物质上解除全国上下的武装，守御设施废毁，百姓没有御敌

的思想和训练，敌人一旦来犯，我们就将遭受“覆军杀将”的下场。文章正确地指出，“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

本文作者生当战国之际，是主张要有“并兼攘夺之心”的。

人君唯毋听寝兵¹，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治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雕²，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³，边竟之士修⁴，百姓无圉敌之心⁵。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注释】

1 唯毋：如果。唯，若（吴昌莹《经词衍释》）。毋，语气词。寝兵：停息战争，详见《立政》篇注。

2 弊：破，坏。雕：损伤，破败。

3 谋：当是“晦”的借字（郭沫若说）。晦，尽，丧。

4 竟：即今“境”字。修：当是“偷”字之误。偷，懒惰。

5 “心”字下应有“矣”字。上文“则守圉之备毁矣”句“矣”字不应有，疑是这句的“矣”字误乱于上。

【译述】

君主如果听从“寝兵”的主张，那么群臣、宾客就没有谁敢谈论军事。既然这样，对内就不了解国家太平还是动乱，对外就不了解诸侯强还是弱。这样，内外城毁坏了，就没人修筑；铠甲兵器损坏了，就没人修理。这样，守御的设施就会毁坏，遥远的土地丧失，边境的士卒偷懒，百姓也都没有抵御敌人的心思了。所以说，“寝兵”的论调占了优势，即使险阻之地也不能固守。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¹，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若吾国²。如是，则无并兼攘夺³之心，无覆军败⁴将之事。然则射御⁵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⁶矣。我能毋⁷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⁸胜也。彼以教士⁹，我以毆众¹⁰；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¹¹，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注释】

1 兼爱之说：这是墨子的主张。提倡人们都要“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侵略争夺的战争（见《墨子·兼爱》）。

2 视国若吾国：“视”下当有“人”字。《兼爱上》：“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可以为证。

3 攘夺：侵夺。

4 依下文“败”字应作“杀”。

5 射御：射箭和驾御车马，都属于武艺。

6 出在外：指被排挤，不在朝廷。外，朝廷以外。

7 毋：不。

8 一本“不”下有“能”字。

9 教士：经过训练的士卒。教，教练。

10 毆（qū区）众：临时驱遣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

11 “其败”下似当有“我”字。或“其”作“若”解。

【释述】

君主假如听从“兼爱”的论调，就会把天下的人民看成是自己的人民，把别人的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国家。这样，就没有兼并、侵夺别国的心思，没有覆灭敌国军队、杀死敌人将领的事情。既然这样，从事射御、富有勇力的人的俸禄就不会优厚，能够覆灭敌国军队、杀死敌人将领的臣子的爵位就不会尊贵。这样，从事射御、富有勇力的人就会被排挤出朝廷了。我们能做到不去攻打别人，这是可以的，却做不到让别人不来攻

打我们。他来谋求土地，我们割地送给他，这不是我的愿望；不给他，而去和他作战，又必定不能战胜他〔，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作战的准备〕。他率领的是有训练的士卒，而我们率领的是临时凑集的民众；他任用的是贤良的将领，而我们委派的是无能的将领；他打败我们，必然是覆灭我们的军队，杀死我们的将领。所以说，“兼爱”的论调如果占了优势，士卒就不能打仗。

明 法 解 节录

【提要】明法解，是对“区言”《明法》篇的解说。

这里选录的一段，论述国君选择文武官员必须“课其功”，即经过实际考验，“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以免那些“妄言者”和“不肖者”得到任用。这和韩非“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主张是相通的，是讲求实际的法治主张。

明主之择贤¹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课²，故不肖³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⁴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练法择人，不自举也。”

【注释】

- 1 贤：当是衍文，下文无“贤”字。
- 2 课：按一定的标准试验，考核。
- 3 不肖（xiào笑）：才能庸劣。

4 案：考察。

【译述】

贤明的君主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自称勇敢的让他们到军队中去接受考核，自称明智的让他们到官府中去接受考验。在军队中考核而立了功的，就举用他；在官府中考验而政事治理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是凭着作战立功的情况来判定勇敢和怯懦，根据在官职上的治理情况来判定愚蠢和明智。所以勇敢怯懦、愚蠢明智的表现，就象黑白一样分明。迷乱的君主却不是这样，只听言谈却不试用，所以那些瞎吹一气的人就能够被举用；任用人却不考核，所以一些庸才也不会感到困窘。因此，贤明的君主总是依据法度考察人们的言谈而责求他的实际表现，拿官职任用他而考核他的实绩，专门依据法度而不轻信自荐。所以《明法》篇说：“前代的君王治理国家，都是依据法度选拔人才，而不轻信自荐。”

揆 度 节 录

【提要】揆度，权衡、酌量、考虑，就是考虑核计轻重（平衡物价）的问题。全文分十六段，每段讨论一个问题。

这里选录了三段。第一段通过管仲回答“失准”（失去平衡）的问题，说明敌国入侵，将会造成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失准，“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国君频繁地拿土地封赏臣子，实际上是敌国在那里操纵封赏；而在经济上，将使商人乘机贱买贵卖，大发战争财，以至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国之财物尽在商人”）和对于贫穷者的支配权，而国君却束手无策。第二段论轻重的作用。轻重，战时可以保证“出战”的胜利（保证军队吃粮和对战士的赏赐），平时可以推行仁义，使诚信仁义之士富有。第三段说明粮食对于战争的決定作用。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失准¹。”管子对曰：“失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²焉，此谓失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³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⁴，割壤而封⁵；臣之能以车兵进退⁶、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⁷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⁸。君之民⁹非君富之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¹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¹¹，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¹²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饘¹³，厌〔分〕¹⁴而去，贾人受而廩之¹⁵，然则国财之一分¹⁶在贾人。师罢，民反¹⁷其事，万物反其重¹⁸，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¹⁹廩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²⁰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²¹，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笑²²焉。民更相制²³，君无有事²⁴焉。此轻重²⁵之失准也。”

【注释】

- 1 准：平准，平衡。
- 2 无我：指我（自己）不能自主。
- 3 加：侵袭，侵犯。
- 4 厉：通“利”。定名：定国君的尊显之名，指在战争中取胜，保护了国君的尊严。一说“名”是“民”字之误。
- 5 割壤而封：指分割一块土地，封赏功臣。
- 6 进退：指在战场上的前进、后退等军事行动。
- 7 天下：指诸侯。
- 8 重：益，加。“民”字当作“臣”。“二十”当作“十”。
- 9 民：指下文的“贾人”。

10 数：道理。

11 耒耜（lěi sì 磊四）：农具，形状象犁，木把叫耒，犁头叫耜。

12 凶：灾祸。

13 肆：陈列（在市上）。 雠（chóu 仇）：售。

14 厌：满。 分：据古本加，意为“半价”。

15 贾（gǔ 古）人：商人。廩（lǐn 凛），粮仓，这里用作动词，收进粮仓。

16 一分：一半（马非百说）。

17 反：通“返”。

18 重：指物价回升，物品值钱。

19 少分：少半，三分之一。《汉书·高帝纪》注：“凡数三分之二为大半，有一分为少半。”

20 “重”字为衍文（依郭沫若说），今删。

21 市于三分之间：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三分之一的货币，操纵物价，使货币购买力增高三分之一，而使财物价格下跌三分之一。市，买卖货物。

22 笑：通“策”。

23 更：递相。制：控制。《史记·货殖列传》：“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贫者隶属和役使于富者，即更相制。

24 事：通“使”。

25 轻重：指平衡物价。“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国蓄》篇）国家通过控制货币、财物，调节其轻重关系，以平衡物价，打击大商人，即“轻重”。

【译述】

桓公向管子问道：“请问失准是怎么回事？”管子回答说：“所谓失准，就是诸侯都来控制我国，我国失去了自主，这就叫失准。”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说：

“现在如果各国起兵攻打我国，对于善于谋划、有利国家、保护国君尊显名声的大臣，就要割地封赏；对于能够率领军队作

战、建立功勋树立声名的大臣，就要割地封赏。这样，等于是各诸侯都来封赏您的臣子，而不是由您来封赏。各国已经〔通过您〕把十里的土地封赏您的臣了，而各国每一次发兵来攻，您就得加封臣下十里土地。〔而且，〕您治下的商人也不是您让他们发财致富，是邻国使他们致富的。邻国每一次发兵来侵，都会增加您治下的商人的财富。〔这样，〕穷人就更穷，富人就更富。这就是失准的道理。”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说：“现在如果天下发兵来攻打我国，百姓就要放下耒耜，拿起刀枪外出作战，这样国家就不能耕种。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国君早晨下令〔缴纳钱币〕而晚上就要求缴齐，百姓只得把他们的财物和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满半价就卖了回家，商人买了就囤积起来，这样国家财富的一半就在商人手里了。战事一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也都回升，商人〔乘机〕抛售他囤积的财物，国家货币的三分之一又入了商人的腰包。这样，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分，财物的价值相应下跌了三分。商人就在这出入三分、上下其手之间做买卖，国家的财物就全都在商人那里了，可是国君〔眼看财物落入商人之手，〕却束手无策。人民〔中的富者对贫者〕递相控制，国君却无法控制。这就是轻重的失准。”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¹？”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²，无所终。国有患忧³，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藏羨⁴以备赏。天下宾⁵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⁶。”

【注释】

- 1 数：术。 恶（wū乌），何，怎样。 终：终止，止境。
- 2 四时：春夏秋冬。 更：更替。 举：兴，起。
- 3 患忧：这里指战争（所以下文提到“赏”）。

4 臧：即“藏”字。 羡：剩余，有余。

5 宾：服从，归顺。

6 《盐铁论·力耕》：“往者财用不足，战士颇不得禄。……赖均输之富，仓廩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振。”所说“战士以奉”即“诸侯不服以出战”的例，“饥民以振”即“行仁义”的例。

【译述】

桓公向管子问道：“轻重之术怎样才是止境？”管子回答说：“就象春夏秋冬的轮番出现，没有止境。当国家遭遇战争时，就通过调节粮食价格来解决用度，用储备的盈余的粮食赏赐战士。当诸侯归服、海内一统的时候，就通过调节粮食价格使诚信仁义的人富有。……这种轻重之术，在诸侯不归服的时候，可以通过它保证外出作战的胜利；在诸侯归顺的时候，可以通过它来推行仁义。”

“五谷者¹，民之司命²也；刀币³者，沟渎⁴也；号令者，徐疾⁵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⁶。胡⁷谓也？”对曰：“夫城郭拔⁸，社稷不血食⁹，无生臣。亲歿¹⁰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¹¹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¹²。有人而无甲兵¹³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注释】

1 依文例，“五谷者”上应当有“桓公问于管子曰”一句。下文的“对曰”应作“管子对曰”。

2 司命：古书中所说主管生死的神。

3 刀币：战国时铜制的货币，形状象刀，故称刀币。

4 沟渎（dú读）：沟渠。这两句是说，货币是流通的渠道。

5 徐疾：缓急。《国蓄》篇：“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6 社稷：土神和谷神，古代用以代指国家。 亲戚：亲属，从下文看这里指父母。

7 胡：何。

- 8 郭：外城。 拔：攻下，这里指被攻下。
- 9 血食：古代杀牲取血，用来祭祀，所以称血食或血祭。
- 10 亲：父母。 歿：死。
- 11 所：下当有“以”字。
- 12 平虚：平地，空地。
- 13 一说，“无甲兵”下当脱去“有甲兵”三字。按本段文意不衔接，当有脱误。

【译述】

“五谷，是掌握百姓生死的主宰；货币，是流通的渠道；号令，把握事情的轻重缓急。号令比珍宝贵重，国家比亲属重要。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城郭被攻下、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活着的臣子〔都为国殉难〕。父母死了之后，却没有殉死的儿女。这就是国家比父母重要的例证。所以有城而没有人〔守卫〕，叫做守卫没有壁垒的平地。有人却没有兵器装备，有兵器装备却没有粮食，叫做与灾祸同居”。

轻 重 甲 节录

【提要】轻重，是控制物价的理论和措施。“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国蓄》篇）“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作者主张通过国家的“号令”，控制货币、谷物和物价，打击富商，增加财物收入，以巩固国家政权。以“轻重”名篇的共有七篇，即甲、乙、丙、丁、戊、己、庚，其中丙、庚失亡。每一篇分若干则，都是用桓公和管仲对话的形式写成的。

本文选录了四则。第一则说，必须首先搞好经济，然后才谈得到战争。第二则说，国家把豪富之家的藏粮用平价购进，高价卖出，用来赏赐“死事之后”，“振孤寡，收贫病”，战

士们就会“争前战为颜行”，英勇杀敌。第三则说，要解决繁重的军费，国家就应当调整粮食和黄金的比价，把粮价抬高十倍，而相对降低黄金的价格。第四则强调重赏对于治军的作用。作者认为，“大臣执于朝（当作“禄”），而列陈之士执于赏”，军队之所以威猛神速，所向无敌，都是“重禄重赏”的缘故。本文作者只强调禄赏，而忽视教化的作用，是不够全面的。

桓公曰：“轻重之数，国准之分¹，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²，战准³，战流⁴，战权⁵，战势⁶。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

【注释】

1 准：准则。分：区别（国准之分，指不同的国家治国准则不同）。

2 请：当是“谓”字之误。衡：平衡，平准，即指国家掌握天下的货物，贵时出卖，贱时收买，以便控制物价，不使富商大贾谋利，这就是“轻重之策”。

3 准：（治国的）准则。《国准》篇：“国准者，视时而立仪。”即根据形势的发展建立相应的法令制度（这里主要指经济政策）。

4 流：流通，即今经济学上所说的“流通”。

5 权：权变，指运用权变的手段保持经济实力，如在丰收的年头和歉收的年头，国家都要收藏一半的粮食，歉收之年卖粮得高价，以补丰收之年的低价，丰收之年低价买粮，以补歉收之年粮食的不足。这样，国家始终保持充足的财、粮。

6 势：地理条件。《山至数》篇说，有山多地少的国家，水多地少的国家，山、地各半的国家，有水害的国家，有“漏田”的国家。这些国家必须针对自己的情况“常藏国谷”若干，有的还要辅以手工业以换取别国的粮食。

【译述】

桓公说：“关于从事轻重的方法和治国准则的不同，我已经知道了。请问怎样用兵打仗？”管子回答说：“在五个方面较量以后，才谈得到用兵。”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说：“这里说先在控制物价方面较量，先在因时制宜方面较量，先在货币、商品流通方面较量，先在采取权变措施方面较量，先在对付不利自然条件方面较量。这就是所说的经过五个方面的较量之后，才谈得到用兵打仗。”桓公说：“好。”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¹，曰：“吾国者，衢²处之国，馈食之都³，虎狼之所栖也⁴。今每战，与死⁵扶伤，如孤荼首之孙⁶，仰俸戟之宝⁷，吾无由予⁸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⁹，君章之以物则物重¹⁰，不章以物则物轻。守¹¹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美踣蓄之家¹²，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¹³，朝功臣世家¹⁴、迁封食邑、积余藏美踣蓄之家，曰：‘城肥致冲¹⁵，无委¹⁶致围。天下有虑¹⁷，齐独不与其谋¹⁸。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¹⁹，勿敢左右²⁰，请以平价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²¹。釜铍²²之数，不得为侈奔²³焉。困穷之民闻而余之，釜铍无止²⁴，远通不推²⁵，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²⁶。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²⁷孤寡，（牧）〔收〕²⁸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²⁹，勿使赴于沟浍之中³⁰。若此，则士争先战为颜行³¹，不偷³²而为用，与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³³使然也。”

【注释】

1 事：战事。 后：后代。

2 衢（qú渠）：四通八达的道路。

3 饋(kuì愧)：吃饭。都：指齐都临淄。按，这句是说，齐国都城是四方旅客、商贾聚居食宿的地方。

4 “虎狼”句：是说齐国山多地少，因为山多所以说“虎狼之所栖”。

5 輿：用车运载。死：指战死者的尸体。

6 如：而。孤：指战死者的孤儿。荼首：白首，指老人。一说，“荼首”是“贫子”二字的坏误。按，这句文字当有错讹。

7 仰：仰仗，依仗。俦(zì自)：插。本文的“俦戟”，可能即指“持戟之士”，即战士。“宝”为“寡”字的讹误。寡，即已牺牲的战士的妻子。

8 予：给。

9 豪家：指下文的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等。迁封：升官，受封赏。食邑：封地，即采邑。受封者收取封地的赋税而食，故称食邑。居：积蓄，即“囤积居奇”的“居”。

10 章：通“障”，障蔽，阻碍。物重：财物值钱，价格高。

11 守：保持。

12 蓄贾：蓄有财富的商人，和“富商”意同。藏羨：与“积余”意同。峙：通“峙”(zhì峙)，储备。

13 缟(gǎo稿)素：白色的丧服。士室：即士舍(见《八观》篇)。二十五家为里，里有里尉，里尉办公之处为士舍即士室，士指里尉，士室等于后代的乡公所(尹知章、马非百说)。

14 朝：朝会，引申为招集。世家：世代显贵的家族。

15 肥：通“菲”，薄。致：招致。冲：冲车，攻城的器具。

16 委：积，指物资的储备。

17 虑：祸乱，指战争。

18 不与(yù预)其谋：指没有参与谋划，被排除在外(意思是要被诸侯攻击)。

19 子大夫：对大夫尊美的称呼。菽：豆。

20 左右：指转移或出卖粮食。

21 定其券契之齿：古代以竹简为契约，中分为二，分处刻齿，以便

合验。

22 釜(fǔ斧)：容量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 铍：通“区”(ōu欧)。容量单位，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

23 侈弇(yǎn演)：多少。这里指多报或少报。

24 釜铍无止：这是说请采的人纷纷而至，或用釜或用铍，络绎不绝。

25 远通不推：远近相通，不推而前往。

26 贾：即今“价”字，价格。 长：增长。

27 振：即今“赈”字，救济。

28 “牧”为“收”字之误，据一本改。收，收养。

29 独：老而无子叫独。 靡(mǐ米)：不。 鬻：卖，这里指卖身。

30 赴于沟浍(kuài快)：死于沟壑。

31 颜行：前行，前列。又写作“雁行”。

32 偷：苟且，马虎。

33 分(fèn奋)：职分，这里引申为“作用”。

【译述】

桓公打算赏赐战死者的后代，说道：“我们国家，是地处冲要的国家，是客商会聚食宿的都城，又是虎狼栖息的多山的地方。现在每次发生战争，都死伤很多，而对战死者的后代，原来依仗战士生活的妻子，我都拿不出东西给他们，这事该怎么办？”管子回答说：“我国的豪门大族受升迁有封地而囤积粮食的，您如果用增加粮食储备的办法去压倒他们的积聚，粮食就会涨价；不用这个办法去压倒他们，粮食就不值钱〔他们自然不会出售〕。您如果也保持粮食〔不出售〕，粮价就会很高；不保持粮食〔而出售〕，粮食又会涨价〔他们也不出售〕。所以受升迁有封地的大臣、广蓄货物的富商、收藏多余物资的储蓄之家，这是我国的豪门大族。所以，请您穿戴上丧服到士室去，会见功臣世家、受升迁有封地的、积储着多余物资的储蓄之家，对他们说：‘城墙薄招来敌人的冲车，没有积蓄

招致敌人的包围。天下将要发生战争，只有齐〔被排除在外〕没有参与谋划。子大夫有五谷豆米的，不可转移、出卖，请你们同意我用平价向你们收购。’和他们订下购粮契约。粮食的数量，不能多报或少报。贫穷的百姓听说了就会来请采，或用釜或用铎，络绎不绝，远近相通，争相前往，国家所掌握的粮食的价格，就可以一下子涨四十倍。〔这时候，〕您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救济〔战死者的〕孤儿寡妇，收养贫苦有病的人，收养那些孤独年老、贫穷无儿女的，不使他们卖身为奴，不使他们转死于沟壑之中。这样，兵士作战时就会争先恐后地勇往直前，不贪生怕死而去为君主效命，会死伤很多以至于牺牲过半。这是什么缘故呢？兵士并不是喜好战争、不怕牺牲，这是“轻重”发挥的作用使他们这样的。”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俸戟十万，而薪菜之靡日虚十里之衍¹；顿戟一噪²，而靡币之用日去千金之积³，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对曰：“粟贾平⁴，釜四十，则⁵金贾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⁶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⁷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⁸，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⁹。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金贾四千，则是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故发号出令曰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策¹⁰。然则地非有广狭，国非有贫富也，通于发号出令，审于轻重之数然。”

【注释】

1 一说“菜”当作采伐的“采”。靡：消费，消耗。衍：低平的土地。

2 顿戟一噪：指作战时端着兵器喊杀的情状。顿，提着，端着。

《荀子·劝学》“油五指而顿之”注：“顿，犹顿挫，提举高下之状。”

3 靡币：即“靡敝”，消耗。 金：二十两黄金为一镒，一镒称一金。

4 平：指平价。

5 “则”是衍文，或作“而”解。

6 钟：容量单位，六石四斗为一钟。

7 中：当，值。

8 百亩：周代亩小，百亩约合今二十四亩。

9 不衡立：即今所谓互为反比例。衡，平。

10 曰：“而”字的讹误。 笑：通“策”，计策，办法。

【译述】

桓公向管子问道：“现在有十万战士，而柴火蔬菜的消费，每天就要用尽十里土地〔所生产的〕；〔一旦发生战争〕端着兵器一次喊杀，而消费掉的东西，每天就要用去千镒黄金的积存，长此以往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粮食平价每釜值四十钱，而金价四千钱。粮价每釜四十钱，一钟就是四百钱；十钟四千钱，二十钟是八千钱。金价每镒四千，二镒就合八千。这样算来，一个农民一年耕种一百亩土地，百亩的收入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仅只合两镒黄金。所以，粮食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食就贱，两者的价值不能同涨同落。因此，上策就是提高粮食的价格，每釜四百钱，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钱，二十钟八万钱。如果金价每镒四千，十镒就是四万，二十镒就是八万。所以，您一发布号令，一个农民的劳动所得，就达到了二十镒黄金的价格。这样看来，不在于土地有广狭，不在于国家有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布号令，慎于运用轻重之术才能做到这一点。”

管子曰：“潼然¹击鼓，士忿怒；枪然击金²，士帅然³。笑桴鼓从之⁴，與死扶伤 争进而无止，口满用⁵，手满钱⁶，

非大⁷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故轩冕⁸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⁹忠；中军¹⁰行战，委予之赏¹¹不随，士不死其列陈¹²。然则是大臣执于朝¹³，而列陈之士执于赏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¹⁴，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赏为然耳。故不远道里而能威绝域之民¹⁵，不险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国¹⁶，发若雷霆，动若风雨，独出独入¹⁷，莫之能围¹⁸。”

【注释】

1 渚（tóng同）然：渚渚地。渚，击鼓声。

2 枪：击金声。金：金属乐器，一般指钲、铙等。按，古代军中以金鼓指挥战士进退、动静。

3 帅然：肃然。一说，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样子。

4 笑桴（fú浮）鼓从之：（将帅）拿着鼓槌击鼓，（战士）跟随前进。笑，持，拿，用作动词。桴，鼓槌。

5 用：当作“涌”，形容战士不断怒号，以致口角流沫（郭沫若说）。

6 钱：当作“残”，形容双方相互砍杀，以致手满伤残。

7 “大”当作“有”。

8 轩：大夫以上的贵族所乘的车子。冕（miǎn免）：大夫以上的贵族所戴的礼帽。

9 为：这里是“尽（忠）”的意思。

10 “中军”当作“申军”，意为遣军，发兵（许维遹说）。

11 委予之赏：赐予的奖赏。委，付。予，给。

12 陈：通“阵”。

13 执：通“繫”，等于说牵挂，系心。“朝”当作“禄”。

14 子其子：以其子为子，指抚爱他的儿子。前一个“子”作动词用，后一个“子”为名词。下句“弟其弟”，结构同此。

15 不远：不认为远。绝域：极远的地方。

16 不险：不认为险。有恃：指有山川为凭仗。

17 独出独入：指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

18 圉：通“御”，抵抗。

【译述】

管子说：“冬冬地敲鼓，战士们就愤怒地投入战斗；枪枪地敲金，战士们就肃然而止。将帅拿着鼓槌敲鼓，战士们跟着前进，运送死者，扶持伤者，〔虽然死伤惨重，仍然〕竞相进攻而不肯停止，口中喊杀声不断，双手伤痕累累，并不是报杀父之仇，这是优厚的俸禄和赏赐使他们这样。所以，卿大夫居于朝廷，如果不随之给予官爵俸禄，臣下是不肯尽忠的；发兵作战，如果不随之给予奖赏，战士是不肯死于阵列之中的。这样看来，这是大臣系心于俸禄，战士系心于奖赏。因此，使做父亲的不能抚爱他的儿子，哥哥不能友爱他的弟弟，妻子不能守着她的丈夫，只有优厚的俸禄和赏赐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不认为道路遥远，而能威慑僻远地方的人民；不认为山川险阻，而能征服有山川为凭恃的国家；奋发就象雷霆一样威猛，行动就象风雨一样迅速，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就没有谁能够抵御。”

轻 重 乙 节录

【提要】轻重，解见上篇。

这里选录了两则。第一则，写管仲用“素赏”的办法（战前悬不同的赏格，命将士破敌、擒将，事后付赏——这与一般战后论功行赏的做法是不同的）和桓公命大将谦恭地礼待下级和优待其家属的办法，形成了全国军民乐于作战、勇于牺牲的气氛，终于一举取得了攻莱的胜利，说明了“素赏”以及礼待下级、优待其家属的巨大作用。

第二则，写管仲让桓公通过调兵戍守而藏粮之家可以免服兵役的办法，掌握了民间藏粮的情况，并且以平价购进，从而达

到了“九州无敌，竟（境）上无患”的目的。

管子入复¹桓公曰：“终岁²之租金四万二千金，请以一朝素赏³军士。”桓公曰：“诺。”以令至鼓期于泰舟之野以期军士⁴。桓公乃即坛⁵而立，宁戚、鲍叔牙、隰朋、宾胥无皆差肩而立⁶。管子执桴⁷而揖军士，曰：“谁能陷阵破众者，赐之百金。”三问不对。有一人秉⁸剑而前，问曰：“几何⁹人之众也？”管子曰：“千人之众。”“千人之众，臣能陷之¹⁰。”赐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张，谁能得卒长¹¹者，赐之百金。”问曰：“几何人卒之长也¹²？”管子曰：“千人之长。”“千人之长，臣能得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谁能听旌旗之所指，而得执将首¹³者，赐之千金。”言“能得”者全¹⁴十人，赐之人千金。其余言能外¹⁵斩首者，赐之人十金。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靡然¹⁶虚。

桓公惕然¹⁷太息曰：“吾曷以识¹⁸此？”管子对曰，“君勿患。且使外为名于其乡，内为功于其亲，家为德于其妻子。若此，则士必争名报德，无北¹⁹之意矣。吾举兵而攻，破其军，并其地，则非特²⁰四万二千金之利也。”四子²¹曰：“善。”桓公曰：“诺。”乃诫大将曰：“百人之长，必为之朝礼²²。千人之长，必拜而送之，降两级²³。其有亲戚²⁴者，必遗²⁵之酒四石，肉四鼎²⁶。其无亲戚者，必遗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²⁷半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谏其夫，曰：“见其²⁸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陈²⁹，可以反于乡乎？”

桓公终举兵攻莱³⁰，战于莒必市里³¹。鼓旗未相望，众少未相知，而莱人大遁。故遂破其军，兼其地，而虏其将。故未列³²地而封，未出金而赏，破莱军，并其地，擒其君。此素赏之计也。

【注释】

- 1 复：告，汇报。
- 2 终岁：终年，全年。
- 3 素赏：空赏，指在战前事先允诺赏赐战士的金额，而并不实际给钱（马非百说）。结尾“未出金而赏”可以为证。素，空。
- 4 至：通“致”，集中。期：通“旗”。秦舟：地名，未详所在。期：约会。
- 5 坛：土筑的高台。
- 6 宁戚、鲍叔牙、隰（xí席）朋、宾胥无：都是齐桓公的臣。差（cī疵）肩：肩挨肩。差，次第，等级。
- 7 桴（fú浮）：鼓槌。
- 8 秉：手拿着。
- 9 几何：多少。
- 10 这两句是秉剑者说的话。
- 11 卒长：军官名。
- 12 人卒：即指士卒（闻一多说）。一说，“卒之”二字误倒。
- 13 执将首：主将的首级。《淮南子·说山》高诱注：“执，主也。”
- 14 垒：通“累”，累积。
- 15 外：走出行列。安井衡注：“外，出列迫敌也。”一说“外”为衍文。
- 16 廓然：空虚的样子。
- 17 惕然：警惧的样子。
- 18 识（zhì志）：记住。
- 19 北：败北，临阵败逃。
- 20 非特：不仅，不只。
- 21 四子：指宁戚、鲍叔牙等四人。
- 22 朝礼：朝见的礼仪。古时凡访人皆称朝，后来专指臣见君，这里指下级军官拜见大将。安井衡注：“百人之长朝见，必为之礼容，不得坐受之。”
- 23 降两级：走下两级台阶。

24 亲戚：亲属，指父母。

25 遗(wèi味)：赠送。

26 鼎：烹煮用的器物。

27 教：教令。

28 其：通“期”，待。按，《群书治要》引“其”作“礼”。

29 陈：通“阵”。

30 莱：地名，约在今山东昌邑县东南。

31 莒：地名，在今山东莒县。 必市里：乡里名。按，莱与莒相距甚远，此言“攻莱，战于莒”当有误。《郡国志》说：“淳于有密乡。”“必市”或为“密”字的坏误(张佩纶说)。而密近莱，则“莒”字当是衍文。

32 列：通“裂”。

【译述】

管仲到宫里禀告桓公说：“全年的税款是四万二千镒，请在一天之内素赏给武士。”桓公说：“好。”下命令把旗鼓集中到泰舟的原野来会见武士。桓公于是走到坛上站定，宁戚、鲍叔牙、隰朋、宾胥无都肩挨肩地站着。管子拿着鼓槌拜揖武士，说道：“谁能攻陷敌阵、击破敌军，赏赐他百镒黄金。”问了三次没人回答。有一个人拿着剑走到前面，问道：“〔攻破〕多少人的军队？”管子说：“一千人的军队。”“一千人的军队，我能攻破。”于是答应赏赐他百镒黄金。管子又说：“与敌人兵器交接、弓弩拉开，谁能擒获敌人的卒长，赐给百镒黄金。”有人问道：“多少人的卒长？”管子说：“一千人的卒长。”“一千人的卒长，我能擒获。”于是答应赐给他百镒黄金。管子又说：“谁能听从旌旗所指的方向，而能获得敌人主将的首级，赏赐他千镒黄金。”表示“能获得”的有十来人，于是答应赏赐给每人千镒黄金。其余表示能斩敌人首级的，答应赏赐每人十镒黄金。一天素赏，四万二千镒黄金的数目一下子用完了。

桓公担心地叹息道：“我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人〔而责求他们立功〕？”管子回答说：“您不要担心。姑且使他们在外立声名于他们的乡里，在内有益于他们的父母，在家有德于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样，武士就一定争立功名报答您的德泽，没有败逃的想法了。我们兴兵攻伐，打败敌人的军队，兼并敌人的土地，〔所得到的〕就不止价值四万二千镒黄金的财利。”宁戚等四位说：“好办法。”桓公说：“好吧。”就告诫大将说：“统率百人的军官来见，一定为他安排朝见的礼仪，〔以礼相待。〕统率千人的军官来见，一定要拜送他，走下两级台阶。他们之中有父母的，一定送给他父母四石酒，四鼎肉。他们之中没有父母的，一定送给他妻子儿女三石酒，三鼎肉。”实行这样的教令半年，父亲训诲他的儿子，哥哥训诲他的弟弟，妻子劝谏他的丈夫，都说：“这样优厚地受到礼待，却不为国家牺牲在阵地上，能够〔就这样〕返回乡里吗？”

桓公终于发兵攻打莱，战斗于莒必市里。两军的旗子彼此还看不到，军队的众寡彼此还不知道，莱人就大规模地逃遁。因此就攻破了它的军队，兼并了它的土地，并且俘虏了它的将领。所以没有割地封赏功臣，没有实际拿出钱财赏赐，就攻破了莱军，兼并了它的土地，擒获了它的君主。这就是素赏计策的作用。

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¹，我岁罔²，寡人不得籍³斗升焉，去⁴。菹菜、咸卤、斥泽、山间堰埝不为用之壤⁵，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¹。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⁶，强耕而自以为落⁷，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⁸。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⁹，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¹⁰，争秩¹¹于诸侯，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唯籍¹²于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

何？”管子对曰：“请以今发师置屯籍农¹³，千钟¹⁴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十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窳¹⁵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¹⁶困窳之数，令之曰：

‘国贫而用不足，请以平贾¹⁷取之，皆案困窳而不能挹损¹⁸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¹⁹，使无券契之责²⁰，则积藏困窳之数皆归于君矣。故九州²¹无敌，竟²²上无患。”令²³曰：

“罢²⁴师归农，无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则积藏困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氓²⁵。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壤埴之壤无不发草²⁶。此之谓籍于号令。”

【注释】

1 崇弟、蒋弟：不详所指。一说，可能是“宗弟”“孽弟”的讹误。孽，庶子。丁：齐国的先君有丁公。惠：齐国先君有胡公，惠、胡为一声之转（尹桐阳说）。功世：当作“功臣世家”（马非百说）。

2 岁罔：岁无，年年没有收入。

3 籍：征税。

4 依俞樾说，“去”下当有“一”字，意为减少了一份。

5 “菹菜”是“菹莱”的讹误。菹(zū租)，多水草的地。莱，长草的荒地。咸卤：盐碱地。斥泽：盐碱沼泽地。山间：山中。壤埴：《说文》作“银埴”，《庄子·庚桑楚》作“畏垒”，意为不平。不为用：不能从事耕用。

6 “列稼”句：靠近边境宽达十五里的土地，布列着许多农田。边境上有封疆林，附近的农民毁林种田，而不纳税。

7 落：村落。

8 据俞樾说，这句下应有“去一”二字。

9 据俞樾说，“二”字当作“三”。

10 一说，“子”当作“下”字。提衡：抗衡。

11 争秩：争先后位次。秩，次序。

12 籍：通“藉”，凭借。

13 发师：发兵。置屯：安排戍守。籍农：指登记农民藏粮的数目。

- 14 钟：容量单位，六石四斗为一钟。
- 15 囷（qūn 逦）：圆形的谷仓。 窳（jiù 窖）：地窖。
- 16 案：根据，依照。
- 17 贾：即今“价”字。
- 18 挹（yì 邑）损：益损，增多或减少。
- 19 直：值，当。 决其数：决定粮价的高低。
- 20 券契：债务的凭据，分之叫券，合之叫契，双方各执其一。责，即今“债”字。
- 21 九州：指天下。
- 22 竟：即今“境”字。
- 23 “令”字当作“公”。
- 24 罢：休，撤回。
- 25 贫氓（méng 萌）：贫民。
- 26 发草：开垦荒地。把粮食赐给贫民，令贫民开荒种地，所以说“无不发草”。

【译述】

桓公问管子说：“崇弟、蒋弟和丁、惠二公的后代等等功臣世家，我年年没有收入，我不能从他们那里征收一斗一升的税，这就去掉了一份。杂草丛生的荒地、盐碱地、沼泽地、山里面高低不平不能耕种的土地，我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税，这又去了一份。布列着庄稼的、沿着边境宽达十五里的地带，〔附近的人〕强行耕种并在那里自建村落，对于这里的百姓，我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税，〔这又去掉了一份。〕这样，我的国家，我不能控制的就有五分之三，这就等于有万乘之国的称号，却起不到千乘之国的作用。凭着这些和天子的富有抗衡，与诸侯去争位次，有办法做到吗？”管子回答说：“只有凭借号令才能做到。”桓公说：“怎么具体去做呢？”管子回答说：“请下令发兵安排戍守边境，登记农民藏粮的数量，有一千钟粮食的人家可以不去戍守，有一百钟粮食的人家可以不去

戍守，有十钟粮食的人家也不去戍守。去戍守的人不足百分之一、千分之十，可是粮仓、粮窖的数目却呈现在朝廷了。您依照粮仓、粮窖的数目，下令：‘国家贫穷而用度不足，请让我用平价向诸位购买，你们都要按照仓、窖的实数，不要增加，也不要减少。’您以与货币价值相称的价格来定粮价，不要使国家亏欠，那么积蓄在仓、窖里的粮食就都归您所有了。这样就会天下无敌，境上没有祸患。”桓公说：“把戍守的军队撤回，回到农业上来，这批粮食就没什么地方可用了。”管子说：“天下有战争，积藏的粮食足以做为军备。天下没有战争，就拿来赐给贫穷的人。这样，杂草丛生的荒地、盐碱地、沼泽地、山里面高低不平的土地，就没有不被开发的。这就叫做凭借号令。”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晏子》八篇”，列入儒家类；《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晏子春秋》七卷”，也列入儒家类。唐柳宗元“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应归墨家。自此以后，《晏子春秋》的真伪、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论。我们认为，《晏子春秋》一书，是在晏子死后若干年，后人博采史料和民间传说编写而成的，编写者的基本思想似属儒家，同时也受到百家影响，尤其是汲取了墨家的不少主张。成书年代在战国之末或者秦汉之际。

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末期齐国政治家，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前后执政五十余年（卒于公元前五〇〇年），为人生活俭朴，善于辞令，遗闻轶事很多。

关于晏子的政治社会思想，吴则虞先生说，晏子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初期，他站在旧贵族的一边，希望利用礼来约束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田氏，来保障“君强臣弱”，来防止“臣富主亡”。“具体的说，即是希望把田氏限制在‘大夫不收公利’的范围之内。”同时，“主张省刑薄敛，提倡节俭，从减轻人民负担，保全人民生命来看，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他又反对‘朝居严’，而要求上不聋下不瘖，……要求统治者适当地听取来自下层的意见。”（见《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至于晏子的思想体系，我们既然承认孔子创立儒家、墨子创立墨家，就不便说时代稍早于孔、墨的晏子是儒家还是

墨家，只可以说《晏子春秋》除了保存着晏子本人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有不少也是和后来的孔、孟观点相吻合的）之外，还包含了编写者所汲取的儒墨两家及其他一些学派的观点。

《晏子春秋》专论军事的篇章很少。从下面所选录的五篇晏子故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方面。

一、这五篇故事的前三篇中，都有非常接近儒家观点的言论。概括起来说，就是所谓以仁义服天下。在第一篇《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里，晏子说，安仁义则能服天下，背仁义则不能服天下。在第二篇《庄公问伐晋》里，提出“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把立德放在首位；没有德行，战功只会招祸。第三篇《景公问伐鲁》则歌颂了周礼的忠实实践者——周公之子、鲁之始祖伯禽的德政及其遗风，赞美诗书礼乐之邦的鲁国是“好义而民戴之”，坚决反对攻鲁。

二、许多学者同意柳宗元的说法，认为《晏子春秋》属墨家。这在论军事的部分里也可以找出些痕迹来。比如本书所选第五篇《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里，就有不少《墨子》书里常说的话，如“强不暴弱，贵不凌贱”，“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疆）兼人之地”等等。但是，第四篇《景公伐麋》论赏功，其目的似乎在鼓励作战；第三篇又郑重其事地提出待敌之乱而伐之。在“非攻”这个原则上，远远不如墨子坚定。总之，在晏子本人来说，“非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种学说，而《晏子春秋》的编写者，也没有完全接受“非攻”、“兼爱”这样的政治主张。

三、已有学者指出《晏子春秋》中的某些言论“近乎法家与老氏（道家）”（见《晏子春秋集释·附录》）在兵论中近乎法家的，如上述第四篇的赏战功、励士气；近乎道家的，就是第二篇。这篇文章从养生的角度来谈“多欲”的危害，指出

“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可以肯定，这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各派“重己”“贵生”等思想对《晏子春秋》编写者的影响。

《晏子春秋》版本较常见的有苏舆集校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张纯一校注本等。本书选录原文以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为底本（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 节录

【提要】本章记晏子回答齐庄公的问题，指出“威当世而服天下”不是靠机会，而是靠德行。其中心论点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倍（背）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服天下。”提倡爱民行义，反对用兵不休。

爱民行义，以德服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个内容。这一点，在《晏子春秋》中得到反映，也被孔孟所汲取，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说，“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这个意思到儒、墨的著作里，常说的话就是成汤以七十里得天下、文王以百里得天下；保民而王；不战而有天下；等等。

庄公¹问晏子曰：“威当世而服天下，时²耶？”晏子对曰：“行也。”公曰：“何行？”对曰：“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³，能禁暴国之邪逆⁴；听贤者⁵，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⁶，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愎谏⁷傲贤者之言，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⁸，不能〔服天下〕。威当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

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穷处⁹

公任勇力之士，而轻臣仆之死，用兵无休，国罢民害¹⁰，期年¹¹，百姓大乱，而身及崔氏祸¹²。

【注释】

1 庄公：春秋末年齐国国君，姜姓，名光，公元前五五三年——前五四八年在位，因与相国崔杼之妻私通，为崔杼所杀。

2 时：时机，机会。下文“行”，指行为，作为 等于现在所说“实践”，与时机相对而言。

3 “重士民”句：爱惜将士和人民的生命。重，看得重。死力，拼死效力，指牺牲。下文“轻”，看得轻。不当一回事。

4 邪逆：邪恶和逆行。

5 听赁贤者：听从和信任贤德的人。赁，同“任”。又，王念孙说，当作“中听任贤者”，中听，听取中正公平之言。

6 安：安于。这里有遵循的意思。利世：使当世之人得利。

7 悞（bì毕）谏：拒谏，不听善言规谏。悞，违。于省吾引《周书·谥法》注：“去谏曰悞。”

8 倍：通“背”，违背，与上文“安”相对。名实：名声与实利。按，下句“服天下”三字，据卢文弨说补。

9 穷处：等于说不再出头露面。穷，本是没有出路的意思。处，居。下篇“堂下生蓼藿，门外生荆棘”。就是“穷处”的具体说明。

10 罢：通“疲”，疲惫。害：伤，受损害。

11 期（jī基）年：一周年，一整年。

12 及：赶上，遇到。崔氏：指崔杼，参见注1。

【译述】

齐庄公问晏子说：“威震当代，使天下归服，这是靠机会吧？”晏子回答说：“靠的是自己的作为。”庄公说：“什么样的作为呢？”晏子回答说：“能够爱抚国内的百姓的人，就能够使国外不善的人心服；把将士人民的效死拼命看得很重的

人，就能制服暴虐之国的倒行逆施；能听从并信任贤德之人的人，就能威震诸侯；能遵循仁义并且乐于使天下得利的人，就能使天下归服。不能爱抚国内的百姓的人，就不能使国外不善的人心服；把将士人民的效死拼命不当回事的人，就不能制服暴虐之国的倒行逆施；拒绝规谏傲视贤人之言，就不能威服诸侯；违背仁义而贪名贪利的人，就不能使天下归服。威震当代而使天下归服的作为，就是上边说的这些了。”但是，庄公不采纳晏子的话，晏子只好回避在家，闭门独处。

庄公信用武勇有力的人，轻视上下臣僚的牺牲，无休无止地用兵作战，结果弄得国家虚弱，人民受害，一年功夫，社会和百姓就混乱不堪，庄公自己也遇到被崔杼所杀的大祸。

庄公问伐晋 节录

【提要】齐庄公伐晋之事，见于《左传》和《史记》。晋国的一个大夫栾盈得罪晋君，愿意为齐国内应，庄公即出兵攻晋。这样的轻举妄动，正是贪欲的表现。晏子批评他说：“君得合而欲多，养欲而意骄。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这自然是中肯的。

战国道家谈养生，往往把不能节欲和亡身亡国联系起来。《吕氏春秋》的《重己》篇，要人们看重自己，注意养生，养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节制”（“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情欲》篇也说，“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否则，可以招致败亡。本文“欲多者危，意骄者困”。与此意相合。

庄公将伐晋¹，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君得合²而欲多，养³欲而意骄。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

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⁴，若不济⁵，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公作色不说⁶。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堂下生蓼藿⁷，门外生荆棘。

庄公终任勇力之士，西伐晋，取朝歌⁸，及太行、孟门⁹。兹于兑¹⁰。期¹¹而民散，身灭于崔氏。

【注释】

1 伐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庄公三年（公元前五五一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

2 得合：所得的都已满足。俞樾说，合与“给”通。给，足。

3 养：于省吾说，养犹“长”也。长，增长。

4 明主：当依《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作“盟主”。杨伯峻注：“澶渊、商任、沙随之会，齐并奉晋为盟主。”盟主，主持盟会的诸侯首领。

5 济：成。

6 作色：改变脸色。说：同“悦”。

7 蓼（liǎo了）、藿（huò货）：都是草名。

8 朝（zhāo招）歌：在今河南淇县。按，《左传》在“朝歌”下尚有“为二队”一句。

9 太行：指太行山陞，太行山隘道之一，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三十里。孟门：太行山隘道，在今河南辉县西。

10 兹于兑：王念孙说，兑，读为“隧”；兹于兑，指且（jū居）于隧。按，且于隧在今山东莒县。此句上有脱误。

11 期（jī基）：一周年。

【译述】

齐庄公将要攻打晋国，征求晏子的意见。晏子回答说：“不可以。您希求能够满足，欲望就更多；贪心膨胀，意气就更骄傲。希求能够满足而欲望多的，必然危险；贪心膨胀意气

骄傲的，必然困顿。如今您仗恃的是勇力之士，攻伐的是曾经奉为盟主的人，如果事情不成功，反是国家的福运。不修德义而有战功，忧患必然降临到您身上。”庄公变了脸色，很不高兴。晏子只好辞了官职，回避在家，闭门独处。乃至大堂之下生了杂草，大门之外长了荆棘。

齐庄公到底〔不听晏子规劝之言〕，依仗勇力之士，兴兵向西攻伐晋国，打下朝歌，〔又兵分二路，〕向太行、孟门两个隘口进军。〔因战事不利而退兵之后，又去袭击莒国，〕攻到且于隧。一年之后，就弄得民心离散，自己也死在崔杼之手。

景公问伐鲁

【提要】 本文的主导思想，是晏子以“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为理由，劝止景公伐鲁，与儒家观点相合，已见前述。这里只补充两点。

一，晏子说，“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征暴国。”这等于说，攻人之国也可以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要以修明内政为基础，才能保证胜利。这显然不同于墨子的非攻说，与儒家的观点也有些距离（儒家说治国安民，不是为了给战争创造条件），而比较接近法家。

二，晏子说，等到敌国民心离散、上下相怨然后攻打，“则义厚而利多”。他把儒家视为水火不相容的“利”和“义”（《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统一起来了。这和《墨子》所说的“义者，利也”相一致。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晏子本人的思想，或者和儒、墨、法各有相通之处，或者为儒、墨、法所取；因此也可以说，晏子非儒非墨自成一家。

景公¹举兵欲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²戴者和，伯禽³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婴闻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⁴其民；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⁵，德无以安国，厚藉敛⁶，意使令⁷，无以和民。德无以安之则危，政无以和之则乱。未免乎危乱之理⁸，而欲伐安和之国，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乱⁹也。其君离¹⁰，上怨其下，然后伐之，则义厚¹¹而利多。义厚则敌寡¹²，利多则民欢。”

公曰：“善。”遂不果¹³伐鲁。

【注释】

1 景公：春秋时齐国之君，姜姓，名杵臼，庄公之弟。公元前五四七年——前四九〇年在位。

2 见：被，为。

3 伯禽：周公旦的长子，周成王时封于鲁，是鲁国始祖。

4 和：使和洽、协和。

5 辟：通“僻”，不正。

6 厚藉（jǐ及）敛：加给人民很重的赋税。厚，重。藉，进贡。敛，征收。《史记·齐世家》有“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的记载，晏子说他“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

7 意使令：峻急地使唤人民，即不爱惜民力。意，王念孙疑是“急”字之误。按，急使令与景公之作为相合，参见上注。

8 免乎：免于，从……脱离出来。理：《玉篇》：“道也。”道路，路子。

9 乱：混乱。按，“君之”二字，依苏舆说删。于省吾以为二字当有。依上文，“乱”指国而言，故依苏说。

10 其君离：当作“民离其君”（依王念孙说）。

11 义厚：伐不义之国，则仁义之名重。厚，重。

12 寡：孤立无援。

13 不果：没有成为事实。

【译述】

齐景公兴兵想要攻打鲁国，征求晏子的意见。晏子回答说：“不可以。鲁国国君爱好德义，因而受到人民拥戴。爱好德义的，地位就巩固；受到拥戴的，内部就团结。伯禽的政绩还在鲁国保留着，所以不可攻打。攻打爱好德义的国君，自己必然遭到不祥；危害地位巩固的国君，自己必然受到挫折。况且我听说，攻打别人的人，他的德义要能够安定自己的国家，他的施政要能够团结自己的人民；国家安定了，人民和睦了，然后才可以兴兵去征伐暴虐之国。如今您好酒贪杯，行为不正，德义不能安定国家，却不知满足地征收财赋，迫不及待地役使人民，而不能团结百姓。德义不足以安定国家，就会遇到危险；施政不足以团结人民，就会出现动乱。自己还不能脱离危险和动乱的道路，却想攻打安定而团结的国家，是不行的。您不如修明内政，等待邻国发生动乱的机会。等到它人民跟国君离心，国君跟臣下结怨，然后再去攻打，就会得到仁义的盛名和丰足的实利。有了仁义的盛名，敌国就孤立无援了；收到丰足的实利，人民就兴高采烈了。”

景公说：“你说得好。”于是停止了攻打鲁国的举动。

景公伐莱

【提要】本篇论赏战功。文章说，“古之善伐者”懂得利用奖赏来鼓励有智者尽智，有力者尽力。这是提倡用奖赏来推动战争，和商鞅等法家的意见相合，也许就是《晏子春秋》的编写者汲取了法家思想。

景公只提到赏谋士，晏子强调还必须赏战士，而且提出战胜之后，国君只擅其名，臣民应得其利。这两点也值得注意。

景公伐藁¹，胜之。问晏子曰：“吾欲赏于厘²，何如？”对曰：“臣闻之，以〔臣〕谋胜国者³，益臣之禄；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获⁴，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故用智者不偷业⁵，用力者不伤苦⁶。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

于是，破藁之臣，东邑之卒⁷，皆有加利。是上独擅⁸名，利下流⁹也。

【注释】

1 藁：通“莱”，原是国名，在今山东黄县。公元前五六七年，已为齐所灭。景公此次伐莱，史实未详。或者莱成为齐邑以后，又有反叛之事。《左传》服虔注，藁是“齐东鄙邑”。

2 赏于厘：吴则虞说，“此当作‘赏于破藁之臣’”译文从之。

3 臣谋：臣僚之谋。与下文“民力”相对而言。“臣”字据长孙元龄引男道周说补。国：莱本是国名，此处或是沿袭旧称。

4 羡获：等于说“收获很多”。羡，盈余，饶。

5 智：计谋。偷：苟且。业：本职工作。

6 伤苦：以劳苦为忧。伤，忧，哀。苦指在战争中服兵役服劳役的辛劳。

7 东邑之卒：指参加攻打东邑的士兵。东邑 指藁 在齐国东边。

8 擅：据有，占有。

9 利下流：各种实利（奖赏）向下流布，归于臣民，也就是臣民得实利的意思。

【译述】

齐景公攻伐藁地，获得胜利。他征求晏子的意见说：“我要奖赏破藁的臣僚，怎么样？”晏子回答说：“我听说，靠着臣僚的计谋战胜他人的，就增加臣僚的俸禄；靠着人民的气力战胜他人的，就增加人民的利益。所以，如果国君在战争中大

有所获，臣民自然要添加好处，国君享受战胜的美名，臣下享受战胜的实利。这样，用智谋的臣僚就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敷衍塞责，用气力的人民就不会对自己的辛劳畏难抱怨。这就是古时候善于攻战的人的做法。”景公说，“你说得对。”

于是，在破厘之战中出了谋的臣僚，出了力的士兵，都有所加赏。这就是国君独占美名，而实利归于臣民。

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 节 录

【提要】在《晏子春秋》里，有不少思想言论十分接近《墨子》书，本篇的思想乃至语词，即与《墨子》书相类。首先是“兼爱说”，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是墨子理想的社会伦理准则，多次见于《墨子》书。其次是“非攻说”，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疆兼人之地，反对攻战和兼并。第三是利他说，墨子是利他主义者。本文说，用法是为时禁暴，用兵是为众屏患，也都是从利他的角度来立论的。

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再选录两段性质相近的话。不另立章节，以省篇幅。

一、晏子曰：“〔古之圣王〕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疆），故天下皆欲其强；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故仇敌进伐，天下不救，贵戚离散，百姓不兴（王念孙云，“兴”当是“与”字之误。与，亲附）。”墨子对这番话大加赞赏，说：“晏子知道！”（见《内篇问上·第三》的第五篇）

二、晏子曰：“……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

其政，「诸侯」(二字据陶鸿庆说补)外归其义：可谓安矣。”
(见《内篇问下》第八篇)

晏子聘于吴¹。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²，先施而后诛³。强不暴弱，
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⁴，有司⁵不侵，民和政平。
不以威强退⁶人之君，不以众强⁷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⁸
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⁹患，故民不疾其劳。
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

【注释】

1 聘：古代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 吴：春秋时国名。按，晏子使吴之年，及下文“吴王”，待考。

2 身：自身，自己。

3 施：施恩惠，赏赐。 诛：惩罚。

4 百姓并进：大意是，人民都能自勉从善。进，《公羊传》隐元年注：“去恶就善曰进。”

5 有司：官吏。

6 退：压抑，使别人居己之下。

7 众强：当作“众疆”(依刘师培说)，指国土广大。

8 时：世，当世，当世之人。

9 屏(bǐng丙)：屏退，屏除。

【译述】

晏子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对晏子说：“请问能够长久地保持而不失去威势和强大的办法，该是怎样？”

晏子回答说：“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把奖赏放在第一位，把惩罚放在第二位。强大的不虐待弱小的，地位高贵的不凌辱地位低下的，富裕的不傲视贫困的。百姓都能自勉而向善，官吏不加以侵夺和压制。因而人民团结，政治清平。不凭着威势和强大使自己凌驾于他国国君之上，不

凭着国土的广大去兼并他国的土地。〔能够长久地保持而不失去威势和强大的国君，〕他运用法制，是为了替世人禁止暴行，所以世人不违背国君的意愿；他使用武力，是为了替百姓消除祸患，所以百姓不厌烦自己的劳苦。这就是长久地保持而不失去威势和强大的办法。如果失去以上所说的，那就很危险了。”

商 君 书

《商君书》亦称《商子》，旧题“商鞅撰”。汉代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有些是商鞅的著作，有些是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不出一时、一手，是商鞅学派著作的汇编。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前三三八年），战国中期卫国公族，名公孙鞅，早年做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入秦，得到秦孝公重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使秦国富兵强，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以功被封于商，称商君，又称商鞅。

商鞅是著名的法家学派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军事家。“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繆蚬，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吴有孙武，齐有孙臧，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诸篇籍。”（《汉书·刑法志》）商鞅不仅多次率兵作战，而且著有兵书（《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可惜后来失传了。

《商君书》反映了商鞅的基本思想。书中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政治措施应当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世事变而行道异”，“不法古，不修（循）今”（《更法》《壹言》《画策》）。书中反复阐述了实行法治和奖励农战的思想。“法令者，……为治之本也”（《定分》），它可以保证国家的强大和权威，所以要明定法令，“刑无等级”，轻罪重判，使人人知法，不敢违犯。作者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战争，认为农、战

两项，是治国的纲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君主的安危：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甚至认为，农、战就是实现霸王之业的全部措施：“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慎法》）。

《商君书》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作者的主要军事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一）积极主战。作者指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所以必须注重实力，建立一支能守土、作战的强大军队，“兴兵而伐”，以达到“得天下”的目的。“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画策》）。（二）重战和重农结合。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只有务农，才会安土重迁，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国富兵强。（三）以法治军。要用重刑厚赏，促使人民勇敢作战。

“赏则必多，威（指刑罚）则必严”，“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民力尽则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则兵无敌矣。”（《错法》）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社会风气，父送子、兄送弟、妻送郎，踊跃参战，以至“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如果逃跑、败退，则严惩不贷，同伍连坐，家人连坐（《画策》）。

（四）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战法》指出“兵之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立本》指出人员多、装备精、名声好，都不可靠，最可靠的是士气。《兵守》论述了防御战争的原则和打法，提出壮男、壮女、老弱都要参加战斗。《徕民》则提出用免除赋役的优惠办法吸引三晋人来秦垦荒，以充实秦的力量而削弱三晋。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作者认为这是刑赏可以奏效的原因），



“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

《商君书》比较通行的校注本，有清人严可均校本，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今人高亨《商君书注译》、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本书所录正文采用高亨《商君书注译》本。

农 战 节 录

【提要】本文着重阐述重农重战的重要意义。文章认为，农战是治国治民的纲领。人民努力耕作，国家才可以富；勇于作战，才可以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专一农战，“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富兵强、称王天下的根本途径，就是农战。因此，国家要奖励农战的有功者，明定官制，把官爵授给他们。另一方面，对于扰乱农战、导致贫国弱兵的说客、游士及其《诗》、《书》、礼、乐以及商人、手工业者，必须压制和取缔。

关于农、战二者的关系，文章说明，力农多粟不仅是国富也是兵强的基础，而且人民只有从事农耕，才会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安土重迁才可能为保卫乡土和国家而积极作战。

重视农战，是商鞅和法家学派的重要思想，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凡人主之所以劝¹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²农战，而以巧言虚道³，此谓劳民⁴。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⁵。

【注释】

1 劝：勉励。

2 以：用，靠。

3 虚道：空洞的议论。道，说，谈论。

4 劳民，奸巧的人。劳，通“佻”，奸巧（依高亨说）。一说，劳民，使民懒惰。劳作“懒”解。

5 削，削弱，指国土被人侵割。

【译述】

大凡国君用来鼓励人民的，是官职、爵位；国家赖以兴盛的，是农耕和战争。现在人民求取官爵，都不依靠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空洞的议论，这叫做奸巧的人。有奸巧的人民，国家必然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国家就必然被敌人侵削。

善为¹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²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³。国去言⁴则民朴，民朴则不淫⁵。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⁶，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⁷，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⁸，务学《诗》、《书》⁹，随从外权¹⁰，上可以得显¹¹，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¹²，为技艺¹³，皆以避农战。具备¹⁴，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廩¹⁵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¹⁶于言，则民朴壹¹⁷。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¹⁸也。是故进则曲主¹⁹，退则虑私²⁰，所以实²¹其私，然则下卖权²²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²³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²⁴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²⁵：

“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²⁶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²⁷，则如以狸饵鼠尔²⁸，必不冀矣；若以情²⁹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³⁰，愈³¹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³²，而以求迁乎？”百姓曰：

“我疾³³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³⁴，为上忘生而战，以尊

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³⁵。”亲戚交游合³⁶，则更虑³⁷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³⁸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³⁹明，故不任知虑⁴⁰；上作壹，故民不（俭）〔偷〕营⁴¹，则国力抟⁴²。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⁴³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⁴⁴外，身作壹而已矣。

【注释】

- 1 为：治理。
- 2 作壹：专从事于一种事情，即专从事于农战。
- 3 是故：因此之故。“不官”上疑脱“不作壹”三字。
- 4 言：指“巧言虚道”。
- 5 淫：放荡。
- 6 上：君上，国君。利：指俸禄官爵。壹空：即“一孔”，（《弱民》作“一孔”），一个孔道，指农战。
- 7 偷营：苟且经营。偷，苟且，马马虎虎地敷衍。
- 8 豪杰：有才能的人。变业：改变职业。
- 9 诗、书：《诗经》、《书经》（即《尚书》），泛指儒家的经典。
- 10 外权：诸侯的权势。外，对国内而言。
- 11 显：显赫的声望、地位。
- 12 要靡（mí迷）：渺小的人，对豪杰而言。要，通“么”（yāo腰），小。靡，细。事：做，从事。商贾（gǔ古）：商人。这里指商业。
- 13 技艺：指手工业。
- 14 具备：全都齐备了（指上面所说的情况）。具，全，都，备，具备。

- 15 廩(lǐn凛): 粮仓。
- 16 淫: 这里是“迷乱”的意思。
- 17 朴壹: 朴实专一。
- 18 常: 常规, 正道。
- 19 曲主: 曲意逢迎国君。
- 20 私: 个人的私利。
- 21 实: 充实, 充满, 这里是“满足”的意思。
- 22 卖权: 卖弄权势, 营私舞弊。
- 23 以: 因为, 为了。
- 24 末货: 指农产品以外的财物, 珍宝珠玉等。
- 25 下官: 下级官吏, 小官。冀: 希望。迁: 调动官职叫迁, 一般指升官。
- 26 欲: 欲望, 这里是“满足欲望”的意思。
- 27 事: 奉事, 这里有“贿赂”的意思。上: 上司。
- 28 狸(𤝵梨): 兽名, 俗称野猫。餌: 诱饵, 这里用作动词, 意为“引诱”。尔: 语气词, 表示肯定语气。
- 29 情: 诚, 真心诚意。
- 30 引: 拉着。诸: 这里用法同“以”(依裴学海说)。绝: 断。绳: 墨线, 木匠取直的工具。乘: 修治。枉: 弯曲。
- 31 愈: 越发, 更加。
- 32 焉得: 安得, 怎么能。动: 惊动, 扰乱。取: 这里是“勒索”的意思。
- 33 疾: 急速, 奋力。
- 34 食(sì四)亲: 奉养父母。食, 这里是“供养”“给……吃”的意思。
- 35 索: 求。
- 36 亲戚: 指亲属, 即父母、兄弟、妻子等, 与今天口语的“亲戚”含义不同。交游: 朋友。
- 37 更(gēng耕): 改。
- 38 粟: 谷子, 这里泛指粮食。

39 官法：任用官吏的制度。

40 知（zhì至）虑：智谋，这里指巧言虚道的好用智谋的人。

41 原作“俭营” 俭应是“偷”字的讹误（依陶鸿庆说），上文有“偷营”，今改正。

42 抟：通“专”，意为“集中”。

43 常官：依靠正常的途径（指按农战的功绩）任命官吏。

44 “作”是“非”字之误（依高亨说）。

【译述】

善于治理国家的国君，他教育人民都专心从事农战，来取得官爵，因此不从事农战的就不给他官爵。国家取缔巧言空论，人民就会朴实，人民朴实了就不会放荡。人民看到国君给的利禄官爵只能从农战这一个孔道取得，就会专心农战；专心农战，人民就不会马马虎虎地干；人民不马马虎虎地干，力量就大；力量大，国家就强盛。现在国内的人民都说：“农战可以逃避，而官爵照样可以得到。”因此，才干杰出的人都可以改行，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势力，搞得好的可以得到显要的地位，差一点的也可以得到官爵；渺小平庸的人去经商，从事手工业，都来逃避农战。这些都具备了，是国家的危险。人民受到这样的教育，国家就必然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粮仓充实，也不放松农耕；即使国家大人口多，也不迷惑于空谈，这样人民就会朴实专一。人民朴实专一，就不能用巧诈的手段取得官爵。不能用巧诈的手段取官爵，奸伪就不能产生；奸伪不产生，国君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人民以及做官的人，看见朝廷上可以用巧言辩说取得官爵，所以取得官爵就不可能是遵循常规。因此，他们上朝就曲意讨好国君，退朝就考虑自己的私利，用来满足他们的私欲。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在下面卖弄权势了。曲意讨好国

君，谋求自己的私利，就不利于国家，可是他们却要这样干，就是为了官爵和俸禄；在下面卖弄权势，就不是忠臣，可是他们却要这样干，就是为了珍宝珠玉。这样一来，希望升迁的下层官吏都会说：“钱财多，就能够实现做大官的希望。”又说：“我不用钱财孝敬上司，而求升官，简直就象用猫来引诱老鼠一样，必定没有希望。如果用真心诚意奉事上司，而求升官，简直就像拉着断了的墨线来取直弯曲的木材，更没有希望了。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升官，那么，我怎能不骚扰民众，勒索钱财来孝敬上司，以便求得升迁呢？”老百姓说：“我们努力耕作，收获的东西首先装满公家的仓库，再收拾剩余的来供养父母。为国君舍生忘死地作战，来尊崇国君，安定国家。可是，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的威望低下，自己的家也贫穷，这样看来，反不如设法弄个官儿做。”亲属朋友都意见一致，原来务农的想法就改变了。有才干的专力去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凡庸的人经商，从事手工业，都来逃避农战。人民受到这样的教育，粮食怎么能不减少，兵力又怎么能不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任用官吏的制度十分严明，所以不任用卖弄智谋的人；国君专注于农战，所以百姓就不会苟且从事，这样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国家力量集中就强盛，国家喜好巧言辩说就会削弱。……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安定，国君依靠农战才能尊贵。人民不从事农战，是因为国君喜好巧言辩说，任用官吏失去了常道。按常规任用官吏，国家就会治理好；人民专一从事农战，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治理得好，就是成就王业的途径。所以说：成就王业的途径不是别的，只在于国君本身专注于农战罢了。

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¹主好恶，使官、

制物²，以适³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
无法⁴也。如此，则民务⁵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
《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⁶，国有十者，上
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
敌不敢至，虽至必却⁷；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
好力者以难攻⁸，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
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⁹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¹⁰也。
故其治国也，察¹¹要而已矣。

【注释】

1 希：观看。希与“睇”为古今字。

2 使官：利用职权。制物：处理政务。物，事。

3 适：顺适，迎合。

4 无法：目无法纪。

5 民务：人民所追求的事，指智慧辩说等。

6 礼：指西周以来的等级制度及礼节仪式。乐：和礼节仪式相配
合的音乐。善：指符合旧的道德规范的“善良”。修：指一般所说
的“贤能”。

7 却：退却。

8 好(hào号)力：注重实力。难：与下句的“易”相对。易指
辩说，难指农战。攻：治理。一说，即攻打敌人的“攻”。

9 尽：这里是“尽知”“通晓”的意思。

10 要：要领，关键。

11 察：了解。

【译述】

现在国君按照人的才能、智慧来任用官吏，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观察国君的爱憎，使用职权、处理政务，来顺应国君的心意。因此，任用官吏没有常规，国家混乱而不统一，那些巧言辩说的人就目无法纪。这样，人民所追求的事怎么能不多，而土地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乐、善良、贤

能、仁爱、廉洁、辩论、智慧，国家有了这十样东西，国君就没有可以用来守城作战的人。国家用这十样来治理，敌人来了，国土必定受到侵犯；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困。国家取缔这十样，敌人就不敢来攻；即使来攻，必定会被打退。发兵攻打别国，必定能攻下来；按兵不去攻打，国家必定富足。注重实力的国家，宁可用困难的办法（农战）来治理，用困难的办法治理的必定兴旺；喜好巧辩的国家用容易的办法（空谈）来治理，用容易的办法治理的必定危险。所以，圣人和贤明的国君，并不是能够完全知道万事万物，而是知道一切事物的关键。所以他们治理国家，只是了解事物的关键罢了。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¹也，纷纷²则易使也，信³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⁴，壹则可以赏罚进⁵也，壹则可以外用⁶也。夫民之亲上死制⁷也，以其旦暮⁸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⁹，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¹⁰。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持也，是以圣人作壹，持之¹¹也。国作壹一岁¹²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¹³，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¹⁴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¹⁵。国危主忧，说者成伍¹⁶，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¹⁷地形，持民力，以待外事¹⁸，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¹⁹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²⁰，壹之²¹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持也。

【注释】

- 1 正：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 2 纷纷：可能是“纯纯”的讹误（高亨说）。纯纯，诚恳。
- 3 信：诚实。
- 4 重居：看重故居，不轻易迁徙。
- 5 进：这里是“督促”“激励”的意思。
- 6 外用：用于对外作战。
- 7 死制：为法制而效死。
- 8 旦暮：早晨晚上，这里是“从早到晚”的意思。
- 9 言谈游士：以巧言辩论游说的人。尊身：使自身尊贵。
- 10 轻其居：以其居为轻，即不看重居处，容易迁徙。
- 11 抟之：使之专。使人民专一（从事农战）。
- 12 一岁：一年。
- 13 修：制定。壹教：专一（于农战）的教育。
- 14 至：极，最。
- 15 致死：献出生命。
- 16 说（shuì税）者：游说的人，说客。成伍：成伙，成群结队。
- 17 便：利，这里是“利用”的意思。
- 18 外事：外来的侵扰。
- 19 致：取得，得到。
- 20 浮学：学习华而不实的学问，即上文所说的“务学《诗》、《书》”。事淫：从事不正当的职业，即上文所说的“事商贾，为技艺”。
- 21 壹之：使之一，使他们专一。

【译述】

圣人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所以使人民把心思都放在农耕上。把心思放在农耕上，人民就朴实而便于治理，忠厚而容易使唤，诚实而可以防守攻战。人民心思专一，就很少有欺诈行为，而且安于故居、不愿迁徙；心思专一，就可以用赏罚激励他们；心思专一，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人民所以亲附国

君，为法令而死，是因为他们从早到晚都从事农业生产。人民所以不听使唤，是因为他们看见巧言善辩的说客服事国君，可以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可以发家致富，手工业者足以维持生活。人民看到这三种人既省力又有利，就必定逃避农耕。逃避农耕，人民就不看重故居。不看重故居，就必定不为国君防守攻战。大凡治理国家的人，都担心人民散漫而不能集中，因此圣人提倡专心于农，这是为了把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国家专一农战一年，就十年强盛；专一农战十年的，就百年强盛；专一农战百年的，就千年强盛。千年强盛的就可以称王统治天下了。国君制订赏罚的制度来辅助专一农战的教育，因此教育有了常规，政治也有成效。

成就王业的国君得到了治理人民最大的关键，所以无须赏赐，人民就亲附国君；无须给官爵俸禄，人民就从事农耕；无须用刑罚，人民就肯于献出生命。当国家危急、君主忧虑的时候，即使说客们成群结伙而来，对于扭转国家的危急局面也是毫无益处的。国家所以危急、君主所以忧虑，是因为面临强敌、大国的威胁。国君不能（靠空谈）制服强敌，打败大国，就要修整防守设备，利用地形，集中民力，以防备外敌的侵略，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消除外患，做到称王天下。因此，英明的国君治理国家专一于农战，除去没用的东西，禁止浮华无实的学问和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把人民的心思都统一到农耕上，然后国家才可以富强，人民的力量才可以集中。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¹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²，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³，辈辈⁴成群。民见其可以取⁵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⁶，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⁷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⁸，农者殆则土

地荒；学者成俗⁹，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¹⁰，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¹¹也，故民离上¹²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¹³民以言，则民不畜¹⁴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持之于农而已矣。

【注释】

- 1 强（qiǎng抢）：竭力，尽力。
- 2 烦：烦琐，繁多。饰：巧。
- 3 曲辩：巧辩，诡辩。曲，邪曲不正。
- 4 辈辈：一帮一帮的。
- 5 取：取悦，讨好。
- 6 党与：同伙。说议：谈论。
- 7 说：通“悦”。
- 8 殆：通“怠”，懒惰，懈怠。
- 9 俗：风气。
- 10 高言：唱高调。伪议：说假话。
- 11 相高：相互争高低。
- 12 离上：和君主离心离德，背离君上。
- 13 庸：通“用”，任用。
- 14 畜：通“蓄”，聚，集中。一说，畜通“好”。

【译述】

现在国君们都担心国家危亡和兵力薄弱，却又竭力去听说客们的谈论。说客多得成群，烦琐、巧辩的言辞，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君主喜好他们的巧辩，却不求它的实际用处，说客们得意洋洋，街头巷尾，胡拉乱扯，一帮帮的成群结伙。人民看到他们可以讨好王公大人，就都向他们学习。人们聚集党羽，在全国上下乱纷纷地高谈阔论，普通百姓乐意这样，王公大人喜欢这样，所以这里的人民从事农业的人就少，而游荡混饭吃的人就多。游荡吃闲饭的人多，农民就会懈怠。农民懈怠，土地就会荒芜。游说空谈成了风气，人民就会抛弃农业，去高谈

阔论，唱高调，说假话，放弃农活，游荡混饭，并且靠花言巧语争竞高低。所以，人民离心离德，不效忠国君的人多得成群。这是一种使国家贫穷、军队弱小的教育。国家把言谈作为用人的标准，那么人民就不会聚集到农业上。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才懂得喜好空谈是不能加强兵力、开辟疆土的，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才专一农战，把人民集中到农业上来。

去 强 节录

【提要】本文摘取首句“去强”二字作为篇名。“去强”的意思是除去不守法的强民。

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军事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积极主张战争。文章认为，“国强而不战”，即国家有实力而不去使用，礼、乐、《诗》、《书》的毒害就会乘机蔓延，最终造成国家的削弱。因此，要去“攻敌”，“兴兵而伐”，以保持威力和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二）使用重罚。运用重罚的手段，不仅可以迫使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可以使“怯民勇，勇民死”，有效地提高士卒作战的勇敢精神，而收到“国无敌”的效果。（三）奖励军功。把官爵授给有军功的人，作战就可以取胜，国家就可以强盛。

以强去强者弱¹，以弱去强者强²。国为善³，奸⁴必多。国富而贫治⁵，曰重⁶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⁷，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⁸，强；事兴敌所羞为⁹，利。主贵多变¹⁰，国贵少变¹¹。国多物¹²，削；主少物，强¹³。千乘¹⁴之国，守千物者削¹⁵。战事兵用曰强¹⁶，战乱兵息¹⁷而国削。

……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¹⁸，礼乐虱官¹⁹生，必削。国遂²⁰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²¹，

虱官生必削。

【注释】

1 以强去强：采用使民强悍的措施除去强民（不守法的人）。意思是如果让人民学习《诗》、《书》、礼、乐，人民就会利用它反对法制，这是使民强悍的办法，这种不守法的人即“强民”。

2 以弱：采用使民怯弱的措施，即不让民学习《诗》、《书》、礼、乐等。

3 为：行。善：善政。指国君放弃法制，作民所欢迎的“善”事。

4 奸：奸民。

5 贫治：用治贫国的办法来治理。

6 重（chóng虫）：重复，重叠。

7 富治：用治富国的办法来治理。

8 行：做，从事，这里的意思是“打”“打仗”。这句是指作战勇敢，敢于出奇冒险，打敌人所不敢打的仗。

9 兴：兴办，举办。兴敌所羞为，指兵不厌诈，敢于采用敌人不屑于采用的手段。

10 多变：指遇事衡量利害得失采取相应的对策。

11 少变：指有常法，不朝令夕改。

12 物：物资。

13 据《弱民》篇：“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可证这四句应作“国少物，削；主多物，强。”

14 千乘（shèng剩）：一千辆兵车。古代使用车战，常用兵车的多少表示国家兵力的强弱。

15 守千物：掌管和一千辆兵车相应的物资，指没有储备。一说，指政务繁杂。

16 事：治，这里引申为“严整”。这句中的“曰”字应当是“国”字的讹误，“曰”上又脱“而”（朱师辙说）。

17 息：止。按，据《弱民》篇，“息”当是“息”的误字。

18 毒：毒素，指虱害。输：倾注，会聚。

19 “虱官”应当作“虱害”，官、害形近而误。儒家倡导的礼、乐、《诗》、《书》等，《商君书》认为有害于国家，斥之为害人的“虱”（见《靳令》篇）。

20 遂：进行。

21 举：选拔。“荣”当是“劳”字之误（陶鸿庆说）。任，用。

【译述】

采用使民强悍的措施除去不守法的强民，国家就会弱；采用使民怯弱的措施除去强民，国家就会强。国家实行“善政”，奸诈的人必然就多。国家富足而当穷国来治理，这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国家必强；国家贫穷而当富国来治理，这叫做穷上加穷，穷上加穷，国家必弱。用兵敢打敌人所不敢打的仗，国家就强；作战肯做敌人所耻于做的事，就有利。国君贵在多谋善变，国家的法令却贵在少变。国家物资少，就会削弱；国君物资多，就会强盛。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政务不专一，就会削弱。临战严整，士兵出力，国富就会强盛；临战慌乱，士兵懈怠，国家就会削弱。

……国家强盛却不去作战，毒害就会集聚在国内，礼、乐虱害就会产生，国家必然削弱。国家进行战争，毒害就会会聚到敌人那里，国家就没有礼、乐虱害，国家必然强盛。选拔、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盛；虱害产生，必然削弱。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¹，民死上²；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³国行罚，民利⁴且畏；行赏，民利且爱。〔行刑重其轻者⁵，（轻其重者⁶，）轻者不生⁷，重者不来⁸。〕国无力而行知巧⁹者，必亡。怯¹⁰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¹¹。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¹²。贫者使以刑则富¹³，富者使以赏则贫¹⁴。治国能令贫者富，富

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¹⁵，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威，以一取十，以声取实¹⁶，故能为¹⁷威者王。能生不能杀¹⁸，曰自攻¹⁹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攻力、攻敌²⁰：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今²¹用三者，威必王。

以刑去刑²²，国治；以刑致²³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²⁴，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²⁵，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²⁶，力生强²⁷，强生威，威生惠²⁸，惠生于力²⁹。举力以成勇战³⁰，战以成知谋。

【注释】

1 上：君上，国君。爱民：因为重罚轻赏，人民就不敢犯法，因而很少受处罚，这就是对人民的爱护。

2 死上：为国君效死。

3 兴：兴盛。

4 利：这里是“认为有利”的意思。

5 重其轻者：对犯轻罪的人施行重刑。

6 “轻其重者”四字当是衍文。《说民》篇和《韩非子·饬令》篇及《内储说上》均无此四字，可以为证，今删。

7 生：发生。

8 “行刑重其轻者……重者不来”十八字，严可均本、高亨本无，此据其他版本补（说详陕西人民出版社《商君书新注·校勘记》）。

9 知巧：智谋巧诈。知，通“智”。

10 怯：胆小。

11 死：即上文“死上”的意思。

12 王（wàng旺）：称王，统治天下。

13 这句的意思是，对于贫穷的人施用刑法，督促他们努力耕作，就会富足。

14 这句的意思是，对于富人施行赏赐，让他们用粮食买官爵。他

们的财富就会减少。

15 刑九赏一：九分刑罚，一分赏赐，即“重罚轻赏”。

16 声：声势。实：实力、指敌人的实力。

17 为：造成。

18 生：生力，指通过奖励农战增长实力。杀（shài晒）：减少，指在战争中使用实力。

19 攻：攻打，这里是“损害”“毁伤”的意思。

20 “官”应是“害”字的讹误，即上文所说的“虱”。攻力：指增长实力和消耗实力。

21 令：假令，假使。一说，令作“完全”讲，亦可通。

22 以刑去刑：用刑罚消除刑罚。意思是，轻罪重判，人民畏惧而不敢犯法，则可以达到消除刑罚的目的。

23 致：招致。这句的意思是，重罪轻判，犯法的人就会增多，也必然更多的用刑。

24 重轻：加重刑于轻罪。

25 重重：加重刑于重罪。轻轻：减轻刑于轻罪。

26 刑生力：指通过刑罚督促人民从事农战，从而产生实力。

27 力生强：有了实力，国家就强盛。

28 威生惠：威势产生恩惠。意思是，国家强大，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

29 惠生于力：恩惠来源于实力。按，《说民》篇作“德生于刑”，按文义，“力”应当作“刑”。

30 举：推崇。成：促成，实现。

【译述】

注重刑罚，不重赏赐，就是国君对人民的爱护，人民也肯为国君效死；注重赏赐，不重刑罚，就是国君不爱护人民，人民也不肯为国君效死。兴盛的国家施行刑罚，人民认为对自己有利并且畏惧它；施行赏赐，人民认为有利可图并且喜欢它。施行刑罚，对犯轻罪的加重处罚，轻罪就不会再发生，重罪就不会再出现。国家没有实力，还要玩弄智谋巧诈，必定灭亡。

对于胆怯的人，施用刑罚胁迫他们，他们一定变得勇敢；对于勇敢的人，用赏赐鼓励他们，他们就能为国君效死。胆怯的人勇敢了，勇敢的人肯于效死，国家无敌了，自然强大，强大了就能成就王业。对于穷人，用刑罚促使他们劳动，他们就能富裕；对于富人，让他们缴纳粮食，然后赏赐官爵，他们就变得贫穷。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国家就有了雄厚的实力，有了雄厚的实力就能成就王业。成就王业的国家，九分刑罚，一分赏赐；强盛的国家，七分刑罚，三分赏赐；削弱的国家，五分刑罚，五分赏赐。

……国家有了威力，可以用一分力量取得十分成果，可以用声势打败敌人。所以能形成威力的国家能成就王业。能增长实力，不能对敌使用实力，这叫“自我毁伤”的国家，必然削弱；能增长实力，又能使用实力，这叫“攻打敌人”的国家，必然强盛。所以，消灭虱害，增长实力和使用实力，攻打敌人：这三件事，国家能实行其中的两项，放弃一项，必然能强盛；假如三项都能实行，国家就有了威力，必然能成就王业。

使用刑罚能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使用刑罚反而招致更多的刑罚，国家就会乱。所以说，使用刑罚，对轻罪施重刑，就能收到消除刑罚而办好事情的效果，国家就强盛；对重罪施重刑，对轻罪施轻刑，这就会不断地使用刑罚，犯法的事不断产生，国家就会削弱。刑罚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盛，强盛产生声威，声威产生恩惠，所以恩惠来源于实力。崇尚实力来促成人们勇敢作战，进行战争来促成人们发挥智谋。

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¹，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²之数，以言说取食者³之数，利民⁴之数，马、牛、刍藁⁵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注释】

- 1 竟：通“境”。仓：粮食。“口”字当作“府”；府，钱库。一说，口指人口。
- 2 士：学士。战国时期的士是当时的知识阶层。
- 3 以言说取食者：靠游说谋生的人。
- 4 利民：靠谋利为生的商人及手工业者。
- 5 刍藁（chú gǎo 锄稿）：喂牲口的草。按，上面所说应掌握的一些数字，显然是出于军事的需要。

【译述】

强盛的国家掌握十三项数目，而国内的粮仓和钱库数，壮男和壮女的数，老人和弱者的数，官吏和学士的数，靠游说谋生的人数，靠谋利为生的人数，马、牛和草料的数。想要使国家强盛，而不掌握这十三项数字，土地虽然好，人民虽然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以至被侵割。

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¹；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²。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

【注释】

- 1 武爵武任：按武功大小授爵位、任官职。武，指武功。
- 2 粟爵粟任：按出粮食的多少授爵位、任官职。按，依商鞅的法制，缴纳粮食可以换取官爵。粟，泛指粮食。

【译述】

国家没有心怀怨恨的人民，叫做强国。出兵征伐敌国，按照武功大小授爵、任官，必定取得胜利；按兵不动，从事农耕，按照出粮多少授爵任官，国家就会富足。出兵征伐，就能战胜敌人，按兵不动，国家就能富足，这样的国家就可以成就王业。

说 民 节录

【提要】说民，即论民，谈民和政治的关系，阐述治民的

措施。

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兵力是否强大，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它的政令、法制的威力如何。如果“政胜其民”

“法胜民”，军队就会强大；反之，容许辩、慧、礼、乐、慈、仁、任、举这些扰乱思想、破坏法制的东西存在，国家就将失去守战的能力。

其次，文章对《去强》篇提出的“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的论点，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人富了就会滋长骄奢淫逸的习气，各种有害的东西就将乘虚而入；国家有了实力不去征伐，人们以军功取爵禄的欲望不能实现，也会产生邪门歪道。这都有害于国家。正确的作法是“能生力能杀力”，这不仅可以保持国家的强大，而且可以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作者是公开主张发动战争的。

辩¹、慧，乱之赞²也；礼、乐，淫佚之征也³；慈、仁，过之母⁴也；任、举⁵，奸之鼠⁶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⁷，任奸则民亲其制⁸。合而复者⁹，善也；别而规者¹⁰，奸也。章善则过匿¹¹，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¹²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¹³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注释】

1 辩：善于辩说。

2 赞：助，助手。作者认为，人民善言谈，多智慧，可以利用他的言谈、智慧反对法制，所以说“辩、慧，乱之赞也”。

3 淫佚(yì义)：荒淫安乐。佚，又写作“逸”。征：召，引。礼规定了贵族享乐的特权，乐是贵族自我娱乐的东西，所以说“礼、乐，淫佚之征也”。

4 母：根源。作者认为，讲究慈、仁，则不忍用严刑治民，人民就敢于犯罪，所以说“慈、仁，过之母也”。

5 任：保，保举。举：当是“誉”的借字。誉，赞扬别人。

6 鼠：穴虫的总称（见《说文解字》），这里指鼠洞，引申为隐蔽所。作者认为任、誉都会被奸邪所利用，所以说是“奸之鼠也”。

7 用善：用治善民的办法。亲其亲：爱自己的亲人，指互相庇护。

8 任奸：用治奸民的办法。制：法制。按，商鞅主张百姓彼此监视，相互告发，即所谓“任奸”。

9 合：投合。复：通“覆”，掩盖。

10 别：不相合，各有彼此。规：通“窥”（依陶鸿庆说），监视。

11 章：表彰，提倡。匿(nì臧)：隐藏。

12 诛：惩罚。

13 良民：即善民。

【译述】

巧辩和智慧，是乱事的帮手；礼和乐，是荒淫安乐的引子；慈心和仁道，是罪过的根源；保举和赞誉，是奸邪的隐蔽所。乱事有了帮手就会流行，荒淫安乐有了引子就会盛行，罪过有了本源就会不断产生，奸邪有了隐蔽所就不能制止。这八种东西同时大量存在，百姓就不会受政令控制；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政令就能控制百姓。百姓能制服政令，国家就削弱；政令能制服百姓，兵力就强大。所以，国家有这八种东西，君主就无法使百姓防守、作战，国家一定削弱以至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君主就有办法使百姓防守、作战，国家必然兴盛以至成就王业。

用治善民的办法治理，百姓就会只爱自己的亲人；用治奸

民的办法治理，百姓就会尊重国家的法制。百姓意气投合、相互掩盖罪过，这是用治善民之法的结果；百姓各分彼此、监视别人，这是用治奸民之法的结果。提倡用治善民的办法，罪过就会被隐藏；提倡用治奸民的办法，罪过就能受到惩罚。罪过被隐藏，百姓就战胜了法制；罪过受到惩罚，法制就战胜了百姓。百姓战胜法制，国家就会乱；法制战胜百姓，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治善民的办法治理，国家必然乱以至削弱；用治奸民的办法治理，国家必定治理好以至强大。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¹；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²。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民贫则弱国³，富则淫，淫则有虱⁴，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⁵，富者损之以赏则贫⁶。治国之举⁷，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⁸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⁹，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¹⁰，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¹¹，赏少则刑重¹²。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¹³，恶有四难¹⁴。从¹⁵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¹⁶。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¹⁷。作一则力抟¹⁸，力抟则强，强而用，重¹⁹强。故能生力能杀力²⁰，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²¹，启一门以致其欲²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恶〕²³，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²⁴。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²⁵；家不积粟，上藏也²⁶。

【注释】

1 所欲：所喜欢的，指爵禄。

- 2 所恶(wù物)：所厌恶的，指刑罚。
- 3 “弱国”当作“国弱”，传写误倒(高亨说)。
- 4 虱：虱害。详见《去强》第一部分注19。
- 5 益之以刑：即以刑益之，用刑罚督促他们努力耕作，使他们增加财富。益，增加。
- 6 损之以赏：即以赏损之，用赏赐的办法(让富者拿粮食买官爵)来减少他们的财富。损，减少。
- 7 举：举措，措施。
- 8 三官：指农民、商人、官吏三种职业(见于《去强》篇，本书删)。官，职，职业。
- 9 刑生力：刑罚产生实力。意思是用刑罚督促百姓农战，能产生实力(国富兵强)。
- 10 德：恩惠。
- 11 刑多则赏重：刑罚多，就显得赏赐贵重。
- 12 赏少：指只赏农战有功的人。
- 13 六淫：《商君书》没有说明。有二解，一说指岁、食、美、好、志、行“六虱”(见《去强》、《弱民》)，一说指耳欲美声、目欲美色、口欲美味、鼻欲美臭(气味)、身欲舒适、心欲快乐“六欲”。高亨说：“六欲过分，便是六淫。淫则作奸犯法。”
- 14 四难：《商君书》没有说明。有二解，一说据本篇文意，当是指务农、力战、出钱、告奸四事，一说《算地》篇有“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当指“羞、辱、劳、苦”。
- 15 从：通“纵”，放纵。
- 16 刑于九：即上文所说“刑多”。赏出一：赏赐只加于一个方面，即只给农战有功的人。
- 17 作一：只从事农战一事，专一农战。
- 18 抟：通“专”。
- 19 重(chóng虫)：重复。
- 20 生力：生长实力。杀(shài晒)力：消耗实力，使用实力。
- 21 私道：谋求私利的邪道。穷其志：使其意志不能实现。

22 启：打开。一门：指农战。致：达到，这里是“满足”的意思。

23 原作“要”是“恶”的讹误（“恶”隶书作“𢇛”），今改正（据陶鸿庆说）。

24 “有弱”的“有”为衍文，当删。

25 下用：百姓肯于出力。

26 上藏：国库储藏粮食。

【译述】

百姓勇敢，就用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赏赐他们；百姓胆怯，就用他们所厌恶的东西惩罚他们。所以，胆怯的人用刑罚来督促，就会勇敢起来；勇敢的人用赏赐来鼓励，就会拚命作战。胆怯的人勇敢起来，勇敢的人肯于拚命，国家无敌了，就必定成就王业。百姓贫穷国家就弱，富足了就会放荡，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虱害国家就弱。所以，对于穷人用刑罚督促他们耕作，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就会变富；对于富人拿赏赐官爵的方法减少他们的财富，他们就会变贫。治国的措施，贵在让贫者变富，富者变贫。贫者富了，国家就会强盛；富者贫了，农民、商人、官吏三种职业的人中，就不会产生虱害。国家长久强盛而且没有虱害，必然能成就王业。

刑罚产生实力，实力产生强盛，强盛产生声威，声威产生恩德，所以恩德来源于刑罚。因此刑罚多，才能显得赏赐贵重；赏赐少，才能显得刑罚威严。老百姓有贪求又有憎恶，贪求中有六种邪淫，憎恶中有四样畏难。放纵六种邪淫，国家就会弱；推行四样畏难的事，兵力就会强。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刑罚有九个方面，赏赐只出于一个方面。刑罚有九个方面，六种邪淫就会制止；赏赐出于一个方面，四样畏难的事就会推行。六淫制止了，国家就没有奸邪；四难推行了，军队就

天下无敌，百姓所贪求的有一万种，而利益的出路只有一条，百姓离开这条途径就无法实现他们的欲望，因此就会专一农战。专一农战力量就集中，力量集中国力就强，国力强而且对外使用武力，就会强上加强。所以，能增强力量又能使用力量的，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必然强盛。杜绝谋求私利的道路，来制止个人的私念，敞开一条门路，来实现人民的欲望，使百姓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事，然后才得到他们所希求的东西，所以这就会力量雄厚。力量雄厚而不去使用，百姓的意愿就不能实现；意愿不能实现，就要去追求私利；百姓去追求私利，国家就会削弱。因此，能增强力量不能使用力量，叫做“攻打自己”的国家，必然削弱。所以说，能够成就王业的国君，国家不积压力量，民户不积存粮食。国家不积压力量，这意味着百姓肯于效力；民户不积存粮食，则意味着粮食都储存在国库中。

算 地 节 录

【提要】算地，即计算、规划全国的土地。文章的内容主要论述只有实行重农政策，才能做到地尽其利，民尽其力，达到国富兵强。

文章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认为“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亦即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国君应当利用这种本性，让人们从农战获得名利，满足他们“生则计利，死则虑名”的愿望，以达到使人民努力耕作、勇猛作战的目的。

文章还具体论述了，人民只有务农才能安居乡里，从而努力作战的问题。

文章认为，战国时期是“效汤、武”的武力征伐时期，“强

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只有通过武力征伐，才能征服诸侯，“王天下”。

当然，“性恶论”的观点是不对的，是抽象的人性论。

凡世主之患¹，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²。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³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⁴，地胜其民者事徠⁵。开则行⁶倍。民过地，则国功⁷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⁸用。……故为国分田数小⁹，亩五百¹⁰，足待一役¹¹，此地不任¹²也。方土百里¹³，出战卒万人者¹⁴，数小也¹⁵。此其垦田足以食¹⁶其民，都邑遂路¹⁷足以处其民，山林藪泽谿谷足以供其利¹⁸，藪泽堤防足以畜¹⁹。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²⁰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²¹，用兵之道务在壹赏²²。私利塞于外²³，则民务属²⁴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²⁵。私赏²⁶禁于下，则民力持²⁷于敌，持于敌则胜。奚²⁸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²⁹，穷则生知而权利³⁰。易力则轻死³¹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³²；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³³。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³⁴至。

【注释】

1 世主：君主。 患：病，弊病。

2 治草莱：开垦荒地。莱，野草名。 度（duó夺）：计算，测量。

3 胜：超过。

4 务开：从事于开垦。 按，这句“务”字上应当有“者”字。

5 事：从事，做。 徠（lái来）：招来，使……来。

6 行：将。按，这句“开”字下似当有“徠”字，这里承上文“开”与“徠”两事而言（高亨说）。

7 国功：国家的收入。

8 泽：水积聚的地方，沼泽地。为：被

9 分田数小：这句有二解。一说，周制一百方步为一亩，商鞅变法时改为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秦在变法之前还可能实行过一百八十方步为一亩，“小”即相对二百四十方步而言，百方步或百八十方步为小。一说，分，划分，规划。分田数小，指规划开垦的土地的数量小。《徕民》篇“今秦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这里暂取前说。

10 亩五百：即五百亩。

11 待：供给。役：役夫，士卒。

12 任：用，利用。

13 方土百里：即一百平方里，相当于九百万亩。方一里为九百亩，称为一井，方土百里为一万井，这是周代的田亩制度。

14 出战卒万人：商鞅以前，按井田制的规定，“国农定军”，把一井九百亩土地分配给八家耕种（每家一百亩为私田，另一百亩为公田），八家中出一人服兵役，一万井八万家出一万人当兵。战卒，战士，士卒。

15 数小：过去方土百里可出一万个士兵，现在耕作方法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可以供应更多的人去当兵打仗，可以达到两万五千人（齐鲁书社《商子译注》据《通典》一百七十四卷），所以说出万人为“数小”。

16 食（sì四）：供养。

17 都邑：城镇。遂路：道路。遂，道。

18 藪泽：湖泊沼泽地带。谿谷：山间的水流和谷地。谿，通“溪”。

19 畜：通“蓄”，积蓄，储存。按，“畜”下可能脱去“其水”二字（高亨说）。

20 为：与。

- 21 数：术，方法。垦草：开垦荒地。
- 22 壹赏：统一赏赐，指赏军功。
- 23 私利塞于外：大意是，在农业生产以外取得私利的道路，全都堵塞。
- 24 属（shǔ主）：注，专注。
- 25 私赏：私人的赏赐。
- 26 抐：通“专”。
- 27 奚（xī西）：何。
- 28 易力：以力为易，把出力的事情看得很容易。
- 29 知：通“智”。权利：权衡利害。
- 30 轻死：以死为轻，把死看得很轻，即不怕死。
- 31 易苦：以苦为易，把吃苦当做很轻易的事。
- 32 尽：全部用出来。
- 33 交：并，一起。

【译述】

现在一般国君的弊病，在于用兵打仗不估量自己的实力，开垦荒地不测量土地的面积。所以有的国家土地狭小而人民众多，人口超过了它的土地；有的国家土地广阔而人民稀少，土地超过了它的人口。人口超过了土地的，就要努力开垦荒地；土地超过了人口的，就要想法招引人力。能够开垦荒地、招引人力，物产就将成倍地增长。人口超过土地，国家的收入就会少，兵力也就弱；土地超过了人口，山地水地的很多物产就不能被人利用。……所以治理国家，如果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是小亩，五百小亩土地的税收能够供养一个士兵，这就是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方百里的土地，只出一万个士卒，这个数目也是小的。按照正确的做法办，开垦的土地足够养活它的人民；城镇、道路足够容纳它的人民；山林、湖沼、溪谷足供人们利用；湖沼、河流的堤坝足够储蓄水量。所以，军队出征，粮食充足而财物有余；按兵不动，人民耕作而经常有丰足的积蓄。

这就是所说的利用土地、供养军队的原则。

现在国君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可是粮食不够供应军需、充实仓库，而军队却和邻国对抗，所以我很替这样的国君担忧。土地广阔而不开垦，就等于没有土地；人民众多而不使用，就等于没有人民。所以治理国家的办法，在于致力开垦荒地；使用军队的办法，在于统一赏赐。堵塞农耕以外获取私利的道路，那么人民就专心于农耕；专心于农耕就会朴实，朴实就会畏惧法令。禁止下面私人的赏赐，那么人民的力量就会集中于对付敌人，集中于对付敌人就会打胜仗。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人的常情，朴实就会勤劳，并且肯于出力；穷困了就会运用智慧，并且权衡利害得失。肯于出力就不怕死，而乐于为国君效力；权衡利害就会畏惧刑罚，而不怕吃苦；不怕吃苦，土地的潜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乐于为国君效力，军队的勇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又能使人民肯于效死，名和利就一齐到来了。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¹，苦则索²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³，数也。圣人审⁴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⁵。……故圣人之为国也，入⁶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⁷。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⁸，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⁹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¹⁰

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¹¹，师¹²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¹³，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¹⁴，而行神农之事，以随¹⁵世禁，故千乘¹⁶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注释】

- 1 佚(yì义)：通“逸”，安乐，安闲。
- 2 索：求，寻求。
- 3 操：掌握。多柄：权柄。致：得到。
- 4 审：察，仔细思考。
- 5 “臣主”疑作“世主”。要：要领。
- 6 入：内，对内。
- 7 出：外，对外。计：考虑。
- 8 世之所易：世俗认为容易做到的，指智巧。所难：认为难以做到的，指出力。
- 9 知：通“智”，智慧，智巧。
- 10 “臣”字当作“民”，上文“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可证。
- 11 神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又称炎帝，姜姓。相传他开始教民耕种，并尝百草制医药以治疗疾病，故称神农。
- 12 师：效法，学习。
- 13 汤：成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商汤、帝乙。汤多次率兵征伐诸侯。夏桀无道，汤伐桀，推翻夏，建立了商。武：周武王姓姬名发，文王子。周朝的开国之君。商纣无道，武王率诸侯伐纣，推翻殷商，建立了周。
- 14 方：正当。
- 15 随，通“隳”(huī灰)，毁坏。一说，读本字，意为“追随”。
- 16 千乘(shèng剩)：指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四马一车为一乘。

【译述】

人民的本性是，饿了就寻求食物，累了就要求休息，有了

痛苦就寻求快乐，受到屈辱就追求光荣。这就是人民的常情。……

国君掌握着名利的权柄，能够建立功业，获得声名，在于运用了权术。圣人仔细权衡利害，紧握给人名利的权柄，慎重地运用手段来役使人民。权术，就是国君的统治方法，治国的纲领。……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对内让人民专心农耕，对外叫人民追求战功。务农，是人民认为劳苦的事；打仗，是人民认为危险的事。人民肯于干他们认为劳苦的事，做他们认为危险的事，是有自己的盘算的。所以，人民活着就盘算得利，对于死后就考虑有名。这样看来，国君对于人民取得名、利的门路，就不能不仔细考虑了。利，从种地得来，人民就会尽力务农；名，从作战得来，人民就会拚命作战。对内使人民尽力务农，土地就不荒芜；对外使人民拚命作战，就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土地又不荒芜，国家富强的功业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坐着获得了。

……圣人也不可能用世俗认为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难以具有的东西，必须用世俗认为难以具有的东西胜过容易得到的东西。所以，人们愚昧，就可以用智慧制服他们；人们智巧，就用强力制服他们。人们愚昧，就把出力看做易事，而把智巧当做难事；人们智巧，就把智巧看做易事，而把出力当做难事。所以，神农教民耕种而称王天下，是由于人民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兵力强大而征服诸侯，是由于诸侯服从了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俗崇尚智巧而民风浮荡，正是应该效法商汤、周武王的时代，可是治国的人却推行神农时代的作法，以追随世俗不尚强力的舆论，所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都弄得迷惑混乱，这就是国君把应该特别致力的事做错了。

民之生¹，度而取长，称²而取重，权³而索利。明君慎

观三者⁴，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⁵。国之所以求民者少⁶，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⁷，任力以穷⁸诈。两者偏⁹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¹⁰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¹¹。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¹²也。民之农勉则资重¹³，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¹⁴。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¹⁵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¹⁶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注释】

- 1 生：性，天性。
- 2 称：用秤称量。
- 3 权：秤锤，这里用做动词，意为“衡量”。
- 4 三者：指“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三种情况。
- 5 治：法度。一说是“法”字的讹误。能：能力。
- 6 求民者少：指农战一件事。
- 7 能：读做“恣”，通“慝”，奸巧。
- 8 穷：塞，杜绝。
- 9 偏：通“徧”，即“遍”字。
- 10 恶（wù务）：厌恶。
- 11 偏：少。托危：寄居在危险的地方。
- 12 勉：努力。戢(jí及)：捷，胜(参俞樾说)。一说，作“聚”解，集中。
- 13 资重：资财多。
- 14 无资：不可凭借(的地方)。资，凭借。
- 15 本：指农战。
- 16 剧：繁难，复杂。

【译述】

人们的本性，量长短要长的，称轻重要重的，衡量利害要

有利的。明智的国君慎重地观察这三种情况，那么国家的法度就可以建立，人民的才能就可以利用。国家对人民的要求少，而人民逃避国家要求的门路却很多。对内让人民都专心于农业，对外让人民都专一于战争。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制定各种禁令来制止奸巧的行为，利用实力以杜绝欺诈。这两种办法一齐使用，那么国内人民的思想就一致了。人民的思想一致就能从事农作，从事农作就会朴实，朴实就会安居乡里而不愿外出。因此圣人治理国家，使人民的钱财来源于土地，少到国外去托身险地。钱财来源于土地，人民就会朴实；到国外托身险地，就会惶惑不安。人民入居国内就朴实，寄居国外就惑乱，所以他们就会努力务农和打胜仗。人民努力务农，⁹资财就多；打胜仗，邻国就危险。资财多，人民就不能背上它逃跑；邻国危险，人民就不会逃到无法依靠的地方去。跑到危险的地方，托身国外，这是连疯子也不会干的事。所以圣人治理国家，考察民俗，建立法度，国家就能治理好，研究国情，从事农战，政策才能得当。如果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体察国家的根本，就是建立了法度，人民还会纷乱不一，政务尽管繁难，成效还是很小。这就是我所说的国君的过错。

错 法 节 录

【提要】错法，就是建立法度的意思。文章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其中，着重阐明了论功行赏的主张。文章认为，实行赏赐使兵力强大，是治国的根本之一，而“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就是说，赏赐爵禄遵从什么样的原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兵力的强弱。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任其力而不任其德”的原则，主张“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有功”，“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

则兵无敌矣。”这样的军队，足以对付任何强暴的敌人。反之，如果赏赐爵禄不讲实际的功绩，而讲私情，看品德，甚至为请托之风提供方便，则是贫国弱兵之道，是国家的祸害。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¹，举事而材自练²，赏行而兵强³。此三者，治之本地。……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⁴，爵禄者兵之实⁵也。以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⁶。道明则国日强，道幽⁷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⁸，存亡之机⁹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¹⁰，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¹¹，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¹²，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¹³于功。为¹⁴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¹⁵，贫富之谓也；同实¹⁶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¹⁷，不患¹⁸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¹⁹，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²⁰。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注释】

1 错：通“措”，建立。邪：奸邪。

2 举事：兴办事业。材：人才。练：干练。

3 赏行：实行赏赐制度。

4 爵禄：官爵俸禄。

5 实：实质。作者认为，兵力的大小强弱决定于爵禄的赏赐，所以说“爵禄者兵之实也”。

6 以故：因此之故。道明：原则明确，指按军功的大小赏赐爵禄，无功不赏。一说，这里的“道明”涉下文而衍，可备一说。

7 道幽：原则不明确。幽，暗。

8 所道：所遵从的（原则）。道，由，从。

9 机：要，关键。

10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禹、汤和文王、武王。五霸：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从高亨考证）。

11 功相万：功业高出别人万倍。

12 劳：勤劳。

13 竞：争。

14 为：治理。

15 同列：地位相等。相臣妾：指一方把另一方当做奴隶。相，表示动作偏向一方。臣妾，奴隶（男为臣，女为妾），这里做动词用，意为“当做奴隶”。

16 同实：土地、人民相等。

17 诚：确实，实在。任：用，利用。

18 患：忧虑。

19 德明：指法制严明，爵禄赏赐有功的人。《韩非子·二柄》：“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教行：教令通行。

20 以：用，拿。民之有：指人民拥有的人力、物力。

【译述】

我听说古代的明君，建立法度，人民就没有奸邪；兴办事业，就会造就出干练的人才；施行赏赐，兵力就会强大。这三项，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施行赏赐兵力所以会强大，这就是说的爵禄的作用。爵禄就是兵力的实质。因为这种缘故，国君赏赐爵禄要有明确的原则。原则明确，国家就会一天天强盛，原则不明确，国家就会一天天削弱。赏赐爵禄所遵从的原则如何，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那些削弱的国家、亡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爵禄，而是他们赏赐爵禄所遵从的原则是错误的。三王、五霸所奉行的也不过是赏赐爵禄，而取得的功效却超出别人万倍，这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原则是明确的。因此，

明君使用他的臣下，任用他们，必定由于他们肯于效劳；赏赐他们，必须赏他们的功绩。按功行赏的原则分明，人民就会争相立功。治理国家能使人民尽力而争着立功，那么兵力就一定强大。

本来地位相等，有的人竟做了别人的奴隶，这是由于贫富不同；土地、人民相等，有的国家却被别国兼并，这是由于强弱不同；……拥有土地，就不应该说贫穷；拥有人民，就不可以说弱小。土地确实利用了，就不愁没有财富；人民确实尽力了，就不畏惧强暴的敌人。赏赐必定给予有功的人，教令畅行无阻，就能使人民具有的人力、物力为自己所用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能够利用不是他所有的东西，能够使用不是他所有的人民。

明（王）〔主〕之所贵惟爵其实¹，爵其实而荣显之²。不荣则民不急列位³，不显则民不事爵⁴。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⁵。列爵禄赏不道⁶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

人君⁷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⁸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⁹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¹⁰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¹¹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治〕乱者¹²，此三者国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¹³，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难而利禄可致也¹⁴，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¹⁵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¹⁶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¹⁷也，故教流¹⁸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¹⁹而兵强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²⁰，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注释】

1 “明王”当作“明主”，《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此文作“明主”，上文亦作“明主”，今据改。惟：只。爵其实：把爵位授给有实际功绩的人。爵，爵位，这里用做动词。

2 荣：荣耀。显：显达，显贵。

3 列位：爵位。

4 事爵：追求爵位。事，从事，做，这里引申为“追求”。

5 上爵：国君授予的爵位。上，君上，国君。

6 道：由，从。

7 “人君”当作“人生”（从陶鸿庆说）。

8 审：明了。

9 本：根，根据，基础。

10 御：驾御，控制。

11 力尽：尽了力。

12 据下文“法立而治乱”，此句“乱”上脱“治”字，今补。治乱，政治纷乱。

13 据《君臣》篇：“或事便僻而请之。”此句“便”下当有“僻”（多写作“辟”或“嬖”）字。便（pián 骈）僻，靠巴结奉承得到国君宠爱的人。一说，便，方便。请谒：请托，说私情。

14 “死”上当有“轻”字。犯难（nàn 男去声）：冒险。致：得到。

15 度数：尺度，标准。

16 规：图，谋求。

17 私德：私情。

18 一本“教流”作“教法”。教法，教化和法度。

19 治著：治理的政绩显著。

20 德：品德。

【译述】

贤明的国君所看重的是，只把爵位授给有实际功绩的人，把爵位授给有实际功绩的人，并且使他们荣耀显贵。不荣耀，

人民就不急于争取爵位；不显贵，人民也不会去追求爵位。爵位容易得到，人民就不看重国君赏赐的爵位。各个等级的爵禄，如果不经由正当的门路赏赐，人民就不会豁出生命去争取爵位了。人们生来就有所好，有所恶，所以人民是可以治理的。国君不能不明了人们的喜好和憎恶。好恶，是实行赏罚的基础。人的常情是喜好爵禄，厌恶刑罚，国君因而设置爵禄和刑罚，来控制人民的心志，设立人民所想要的东西。人民尽了力，爵位就随之而来；立了功，赏赐就随之而来。国君能使他的人民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光明的太阳和月亮一样，兵力就无敌于天下了。

国君有的授予了爵位，兵力还是弱；有的赏赐了俸禄，国家仍然穷；有的建立了法度，政治照样乱；这三种情况就是国家的祸患。所以，国君如果把宠幸者的请托放在前面，而把立功尽力的人放在后面，虽然授予了爵位，兵力却削弱了；人民如果不冒生命危险就可以轻易地得到利禄，虽然赏赐了俸禄，国家却变穷了；法令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而国事一天天的繁杂，即使立了法，政治却混乱了。因此，贤明的国君役使他的人民，一定使人民尽力去谋求立功，立了功随即使他们富贵，不徇私情，所以教化和法制能够成功。这样，自然是臣子尽忠，国君贤明，政绩显著，而兵力也就强大了。所以，凡是明君治理国家，只重用尽力于农战的人，而不重用只有德行的人。因此，他不忧愁、不操劳，就可以把功业建立起来。

战 法

【提要】 这是一篇论述战法的文章。文中指出，国家的政治状况对军事有决定性作用，良好的政治，能够统一人民的意志，培养士兵奋勇作战的精神。还指出，必须“论敌察

众”，即周密分析、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然后决定战争行动；要重视“庙算”即朝廷的统一决策；要胜不骄，败不怨；切忌轻敌深入，使自己陷入险境，等等。

文章提出，不要穷追败逃的敌人，似乎说得比较绝对；又说朝廷的决策，必定会取胜，也不如《孙子》说得全面：“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孙子·计篇》）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¹，则²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³，以上为意⁴。故王者⁵之政，使民怯于邑斗⁶，而勇于寇战⁷。民习以力攻难⁸，故轻死⁹。

见敌如溃¹⁰，溃而不止，则免¹¹。故兵法：大战胜，逐北¹²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

兵起而程¹³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¹⁴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¹⁵。敌尽¹⁶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¹⁷。论敌察众¹⁸，则胜负可先知也。

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¹⁹；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敌强弱²⁰，将贤²¹则胜，将不如则败。若其政出庙算者²²，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

政久持胜术者²³，必强至王²⁴。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中胜，行是²⁵必久王。

其过失，无敌²⁶深入，偕险绝塞²⁷，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²⁸，此其道也²⁹。故将³⁰使民，（者）〔若〕³¹乘良马者，不可不齐³²也。

【注释】

1 本：根本，基础，这里用作动词。政胜：政治上优胜，搞得
好。

2 “则”上不重复“政胜”二字，语意不完足，原应有“政胜”。

- 3 以：用，凭。私意：个人的意志。
- 4 以上为意：以国君的意志为意志。上，君上，国君。
- 5 王者：成就王业的国君。
- 6 邑斗：与本地人争斗，个人之间的争斗。
- 7 寇战：与入侵的敌人作战。寇，入侵者。按，依商鞅的法令，私斗的人受刑，寇战的人受赏。
- 8 攻难（nàn男去声）：作战，打仗。难，祸难。这里指战争。
- 9 轻死：以死为轻，不怕牺牲。
- 10 如溃：（敌军逃跑）象河水决口那样散乱。溃，水冲破堤坝。
- 11 免：这里是“停止”的意思，即不再追击敌人（以免中埋伏）。
- 12 逐北：追击败逃的敌人。北，败逃者。
- 13 程：衡量，分析。
- 14 食：这里指军队的粮草。
- 15 客：古代军事用语，出兵攻打的一方称客，被攻打的一方称主。
- 16 尽：全，都。
- 17 大律：重要的法则。律，规则，法则。
- 18 论：研究，分析。察众：考察自己的兵力。
- 19 术明：精通用兵之道。术，战法。
- 20 “兵敌强弱”文字可能有误，应当作“兵强弱敌”，即兵力的强弱彼此相等。敌，匹敌，相当。
- 21 贤：有道德有才能，这里主要指将帅有指挥才能。
- 22 政：政令，法令。庙算：朝廷的谋划决策。庙，庙堂，帝王处理政事的地方。算，决策。
- 23 持：掌握。胜术：优胜的治国措施。
- 24 王（wàng旺）：称王，统治天下。
- 25 是：此，这个，指上文的“胜术”和“民服而听上”等。
- 26 无敌：无视敌人，即轻敌。
- 27 偕险绝塞：冒险深入要塞。绝，横度，穿过。塞，边界上的险要地方。
- 28 疾：疾疫。

29 “此其道也”文字有误，应当作“此败道也”，即这是失败的道路。

30 将：将领。

31 “者”是“若”的误字，今改为“若”。

32 齐：通“剂”，调剂，调节。

【译述】

大凡战争的策略，一定要以政治搞得好作基础，政治搞得好，人民就不会争斗；不争斗就不会按个人的意志去办事，而以国君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人民不敢私斗，而勇于和入侵的敌人作战。人民习惯于用力作战，所以就不怕死。

看见敌人象河水决口一样溃散，并且溃散一直不停止，就不再追击。兵法规定：大仗打胜了，追击逃兵不要超过十里；小仗打胜了，追击逃兵不要超过五里。

起兵的时候，就要分析敌人的情况。政治上不如对方好，就不要和它作战；粮草的储备不如对方多，就不要和它持久作战；敌人比我方多，就不要发兵去攻打它。敌人各方面都赶不上我方，那就毫不犹豫地向它进攻。所以说，用兵的重大法则在于谨慎。研究敌人的情况，考察自己的兵力，那么战争的胜负是可以事先就知道的。

成就王业的国君的军队，胜利了不骄傲，失败了不悔恨。胜利了不骄傲，是因为精通用兵之道；失败了不悔恨，是因为知道了失误在什么地方。如果敌我双方兵力强弱相当，将帅有才能就会获胜，将帅不如对方就会失败。如果作战的法令出自朝廷的谋划，将帅有才干也能取胜，将帅没才干也能取胜。

政治上长期坚守优胜的治国之术的，必定逐渐强大，直到统治天下。如果人民信服、听从国君，那么国家就富足，军队就打胜仗。坚持这样做，一定会长久地保持王业。

至于战争中的错误，在于轻敌深入，冒着危险穿过险要的地方，士兵疲劳，又饥又渴，再遇上疾病，这就是走了失败的道路。所以将帅指挥军队，就象驾御良马，不可不加以节制。

立 本

【提要】立本，就是确立强兵的根本。

文章认为，强兵的根本在于：实行法治，通过法治，养成重战的社会风气；在重战的风气下，做好战争的物质准备。只有这样，出兵打仗才可以战胜敌人。其中，法治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实行法治，特别是厚赏军功（以及农耕）的制度，才能形成重战的社会风气，激发军民的斗志，积累丰富的战备物资，所以说，“治者必强”，“治者必富”，“富者必强”。反之，不实行法治，不作充分的准备，只凭恃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或好的声名，就必定打败仗，做俘虏。

凡用兵，胜有三等¹：若兵未起则错²法，错法而俗成³，〔俗成〕而用具⁴。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⁵：一曰辅⁶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⁷。故恃其众者谓之葺⁸，恃其备饰者谓之巧⁹，恃誉目者谓之诈¹⁰。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¹¹。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¹²，斗则力尽¹³，力尽则备¹⁴，是故无敌于海内。

【注释】

1 等：次序，这里有“步骤”的意思。

2 错：通“措”，置，建立。

3 俗成：形成风尚。

4 “俗成”二字原脱，据孙诒让说增补。用：这里用做名词，指物资装备。具：具备。

5 势：情势，条件。

6 辅：佐助，支持。

7 举必得：行动一定得当。举，举动。

8 葺（qì气）：用茅草盖房屋，这里有“虽多而不坚固”的意思（用朱师辙说）。

9 备：装备。饰：修整，美观。

10 誉目：美名。目，名称。一说，字有误，“誉目”为“其誉”的讹误颠倒，或为“誉臣”（有名的大臣）的讹误。

11 因：则。禽：即“擒”字，俘虏。

12 刚斗其意：当作“刚其斗意”，即使其斗志刚强，坚定其斗志的意思（依高亨说）。

13 力尽：力量充分发挥。

14 备：无往而不顺利。《礼记·祭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之为备。”

【译述】

凡是用兵打仗，要取得胜利，有三个步骤：在战争发生之前，要建立法令制度；通过建立法制，形成重战的风气，利用重战的风气，整饬作战的装备。这三个步骤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可以出兵打仗。实行这三个步骤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支持法制，法制得到实行；二是行动必定得当，法制得以确立。所以，只是依仗兵员众多的，叫做盖茅草房；只是依仗装备美观的，叫做取巧；只是依靠好名声的，叫做欺诈。这三项中如果只依仗其中的一项，那么他的军队就要做俘虏。所以说：强大的军队一定要使士卒的斗志刚强；斗志刚强，就能充分发挥战斗力；充分发挥战斗力，就能所向披靡。所以，这样的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

治行则货积¹，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壹则爵尊²，爵尊则赏能利矣³。故曰：兵生于治而异⁴，俗生于法而万转⁵，过势本

于心而饰于备势⁶。三者有论⁷，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⁸，论其本也⁹。

【注释】

- 1 治：指法治。货：财富。
- 2 赏壹：赏赐专一。指只赏赐有战功的人。尊：尊贵。
- 3 利：用利来诱导。
- 4 异：差异，不同。
- 5 万转：千变万化。转：变化。
- 6 过势：超过敌人的优势。心：指斗志。备：物资装备。
- 7 三者：指法制，重战的风气，物资装备。论：讲求，考究。
- 8 原无“三”字，据朱师辙本增。
- 9 论其本也：说的是它的根本，是就它的根本来说的。

【译述】

法治能够实行，财富就会增多；财富增多，赏赐就能优厚了。赏赐只给予有战功的人，爵位才会尊贵；爵位尊贵，赏赐才能发挥诱导作用。所以说，军队的实力来源于政治，由于政治状况不同而有强弱的差异；风俗产生于法治，由于法度的不同而有千万种变化；超过敌人的优势本源于将士的斗志，再加上武器装备的有利条件。讲求这三条，强大的军队就可以建立起来。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足的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富足；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足，富足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治国强兵的道理有三条，这是从它的根本上来说的。

兵 守

【提要】兵守，是论述守城防御的问题。

作者主张，四面受敌的国家，必须致力于守卫性的战争，

切不可喜好兴兵出击。守卫城池，要用具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和敌人死战，做到“无不尽死”，同时又要以逸待劳。要动员所有有战斗力的人参加守卫，壮男、壮女、老弱各有不同的职责，要坚壁清野，又要注意稳定军心。

四战之国贵守战¹，负海之国贵攻战²。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³，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⁴，而已四兴军⁵，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⁶，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

【注释】

1 四战之国：四面受敌的国家。守战：守卫性的战争，即防御战。

2 负海：背面靠海。攻战：进攻性的战争。

3 “举”因“兴”字而误衍（俞樾说），今删。距：困，困扰，骚扰。

4 兴事：兴起事端，指发动战争。

5 四兴军：四面兴兵（抵抗）。

6 万室之邑：拥有万户人家的大城镇。舍：止宿，驻扎。巨万：形容数目之大，等于今天所说“数以万计”。

【译述】

四面受敌的国家应该注重守卫性的战争，背面靠海的国家要注重进攻性的战争。四面受敌的国家，如果喜欢发兵去骚扰四邻，国家就会危险。因为四邻的国家每国发动一次战争，而自己就要四面起兵去抵抗，所以说，国家会危险。四面受敌的国家，不能用拥有万户人家的大城镇驻扎数以万计的军队，那个国家就危险。所以说，四面受敌的国家要致力于守卫性的战争。

守有城¹之邑，不（如）〔知〕以死人力与客生力战²，其城拔。（者）〔若〕³死人力也，客不尽夷城⁴，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力与客生力战。城尽夷，客若有从入，

则客必罢⁵，中人必佚矣⁶。以佚力与罢力战，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⁷。皆曰：“围城之患，患无不尽死”。而亡此三者⁸，非患不足，将之过也。

【注释】

1 城：城墙。

2 原作“不如”，今据别本改为“不知”。死人之力：抱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力量。客：指来攻的敌人。生力：生力军，未经消耗的力量。

3 “者”为“若”字之讹（朱师辙说），今改。

4 尽：完全。夷（yí）：伤，摧毁。

5 罢：通“疲”，疲惫。

6 中人：城中的人。佚（yì）：通“逸”，安逸。

7 生人力：有生气的力量。死力：消耗殆尽的力量。

8 亡：通“无”。三者：疑“三”是“二”字的讹误。二者，指“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一说，“三”字不误，连上文“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包括在内，所以说“三者”。

【译述】

守卫有城墙的城镇，如果将帅不懂得用抱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力量和敌人的生力军作战，他们的城就会被攻陷。如果是抱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力量，敌人不把城墙完全破坏，它就无从进来，这就叫做用抱有必死决心的力量和敌人的生力军作战。如果城墙完全被毁坏，敌人能够进来，那它就会疲惫不堪，相形之下，城中的人一定比较安逸。用得到休整的力量来和疲惫的力量作战，这叫做用有生气的力量来和敌人消耗殆尽的力量作战。人们都说：“围攻城池，怕就怕在守城的人没有一个不豁出命来干到底。”如果没有做到这三项，其病不在实力不足，而是将帅的错误。

守城之道，盛力也¹。故曰客²，治薄檄³。三军之多，分以客之候车之数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

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⁵，陈⁶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⁷，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⁸，发梁撤屋⁹，给（从从）〔徙徙〕之¹⁰，不洽而燬之¹¹，使客无得以助攻备¹²。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¹³，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¹⁴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而慎使三军无相过¹⁵。壮男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¹⁶。喜与¹⁷，其恐有蚤闻¹⁸，勇民不战。壮男壮女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民更虑¹⁹，而怯民不战。故曰，慎使三军无相过。此盛力之道²⁰。

【注译】

- 1 盛力：使力盛，使力量壮大。盛，盛大。
- 2 曰：有（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
- 3 治：办理。簿（bù布）：军籍名册。檄（xí席）：文书。
- 4 候车：侦察的兵车。这句是说，按照敌人前哨兵车的数量，分兵抵抗。候，侦察。
- 5 盛食：饱餐。厉兵：磨快兵器。厉，磨。
- 6 陈：通“阵”，这里作动词用，意为“摆好阵势”。
- 7 垒：盛土的笼子。
- 8 作土：堆起泥土。险阻：这里是“障碍”的意思。耕格阱：陷阱。“耕”字当作“柞”，形近而误。柞（zuò坐）格，捕捉鸟兽的陷阱（孙诒让说）。一说“耕格阱”是“阱格”的误衍。阱格，即陷阱（高亨说）。
- 9 发：挖掘。撤：拆除。
- 10 给：及，来得及。“从从”，是“徙徙”之误（繁体“从”字与“徙”形近），今改。
- 11 洽：通“给”。也可能是“给”字之误。燬（róu然），通“燃”。
- 12 攻备：攻城的工具。备，设备。
- 13 彘（zhì至）：猪。

- 14 食(sì四)：饲养。
15 过：往来。
16 有从谋：得到施展阴谋的机会。
17 与：相与，在一起。
18 蚤闻：早知道。蚤，通“早”。
19 更虑：改变想法。
20 道：方法。

【译述】

守城的原则，在于增强战斗力。所以，如果有敌人入侵，就要办理军籍和征召的文书。三军的兵员，要针对敌人前哨兵车的多少，分头迎敌。三军是：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男女中的老弱者为一军，这就叫三军。壮男的一军，要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磨快兵器，摆好阵势，等待敌人。壮女的一军，让她们吃得饱饱的，背上土笼，排好队伍，等待命令；敌人一来，就堆起泥土筑成障碍和挖好陷阱，拆桥扒屋，来得及运走的就运走，来不及运走的就烧掉，要使敌人得不到帮助他们攻城的工具。老弱编成的一军，使他们放牧牛、马、羊、猪，把可以吃的草木收集起来，喂养牲畜，以便使壮男壮女之军得到食物。千万注意，不要使三军相互往来。壮男如果到壮女的军中，男人爱重女人，坏人就会乘机破坏，甚至导致国家覆亡。男女喜欢处在一起，可能会早听到打仗的消息，勇敢的人也会因此不愿打仗了。壮男壮女到老弱的军中，老年人会引起壮年人悲伤，弱小的引起强壮的怜悯，悲伤和怜悯交织在心里，就会使勇敢的人改变想法，胆怯的人不肯作战了。所以说，千万使三军不要相互往来。这是壮大战斗力的方法。

靳 令 节录

【提要】靳令，就是坚守既定法令，严格实行法治。

文中的主要内容是论述以军功授官爵，实行重农重战的政策，这可以培养人民为国效力的勇敢战斗精神，可以形成全国“兵、民毕竟劝，而乐为主用……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即争先恐后，以努力农战为光荣的良好气氛，从而可以出现国富兵强、无敌于天下的局面。相反，重用儒生、说客，信任礼乐、《诗》《书》、仁义、非兵羞战等一套有害的东西，国家就会贫困、削弱以至于亡国。

文章说，“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贫国致力于战争，祸害就产生于敌人一方，贫国可以变成强国；富国而不致力于战争，国内就会产生苟且偷安的风气，富国就会变为弱国。这就是说，战争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必要手段，也是振奋民气、净化社会的有效措施，作者的这一观点，是适应其时代要求的。

新令则治不留¹，法平则吏无奸²。法已定矣，不以善言³害法。任功则民少言⁴，任善则民多言⁵。……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四寸之管无当⁶，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⁷战，毒⁸生于敌，无六虱⁹，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¹⁰，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¹¹，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¹²，此谓以（法）〔治〕去（法）〔治〕¹³，以言去言¹⁴。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¹⁵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¹⁶，官乱于治邪¹⁷。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¹⁸。守十者乱¹⁹，守壹者治²⁰。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²¹，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竟劝²²，而乐为主用，其竟²³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²⁴。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

容而以言耻食²⁵，以上交²⁶，以避农战，外交以备²⁷，国之危也。有²⁸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注释】

1 靳（jìn禁）：固，坚守。此篇文与《韩非子·饬令》同。

留：稽留，拖延。

2 平：公平。

3 善言：伪善的言辞，如下文所言礼乐、仁义之类。

4 任功：任用对农战有功的人。少：鄙视。

5 任善：任用有善行的人，指任用儒生等。多：称赞。

6 当（dàng荡）：底。

7 务：致力。

8 毒：毒害，祸患。

9 六虱：指礼、乐、《诗》、《书》等虱害（详见下文）。作者认为礼、乐等有害于农战和国家，故称之为“虱”。

10 偷：苟且偷安的行为。内：国内。

11 盛：通“成”，成就，促成。《韩非子·饬令》和本书《去强》都作“以成知谋”。知：通“智”。

12 治省：政事简省。言寡：言谈减少。

13 二“法”字是“治”字的讹误，承上文“治省”而言，《韩非子·饬令》作“治”，今据改。以治去治，以一种政治排除另一种政治，实际就是用法治排除礼治。

14 以言去言：以一种言谈排除另一种言谈。即用法治的言谈排除“仁义”之类的言谈。

15 致：招致。

16 务：通“瞞”（mào贸），迷惑。说（shuì税）言：游说的言谈。

17 治邪：政治上的邪门歪道。

18 失：失误，失策。

19 守十：指政务繁杂，与下句“守壹”相对。

20 守壹：指奉行农战一种政策。

21 泽毕农：选择尽在于农，即都选择农。泽，通“择”。毕，尽，全都。

22 竞劝：竞相努力。劝，劝勉。

23 竟：通“境”。

24 沮（jǔ举）：阻止。

25 修容：修饰外表。容，这里指容貌和衣饰。“耻食”当是“取食”之误，即《去强》篇之“以言说取食”。

26 上交：结交上层贵族。

27 外交：勾结其他诸侯国。以，通“已”，已经。备：齐备。

28 有：有的人。

【译述】

严守国家的法令，政事就不会积压拖延；执法公平，官吏就不会为非作歹。法律已经确定了，就不要因为人们高妙的言谈而损害法律。任用有功劳的人，人民就鄙视言谈；任用有善行的人，人民就会赞赏言谈。……用刑罚来统治，用赏赐鼓励作战，只追究人们的罪过，不要求人们有善行。……四寸长的小管子，如果没有底，一定是装不满的。朝廷授官爵、给俸禄，如果不按照臣民的功劳，也就跟管子没有底是一样的。

国家贫穷而致力于作战，祸患就产生在敌国，国内没有“六虱”，一定强大；国家富有而不致力于战争，苟且偷安的风气就会在国内滋生，就有“六虱”，一定弱小。国家按照功劳大小授给官爵，这叫做用官爵培养智谋，用官爵培养人们勇敢战斗，用官爵培养智谋和培养人们勇敢战斗，这样的国家必然天下无敌。国家按照功劳大小授给官爵，就会政事清简，空谈减少，这叫做用政治排除异端的政治，用言论排除异端的言论。国家以“六虱”为标准授给官爵，就会政事烦杂，谬论横生，这叫做用政治招致异端的政治，用言论招致异端的言论。这样，国君就会迷惑于进说的花言巧语，官吏迷乱于政治上的邪门歪道。奸邪的臣子有的得志了，有功的人却一天天被疏

远，这叫做政治上的失策。奉行十个方针，国家就会乱，抱定农战一个方针，国家就治理得好。法律已经确定了，却又喜欢信任“六虱”的，国家就会灭亡。人民都选择务农为职业，国家就会富有。国家治理得最好的是，不信任“六虱”，因而兵和民全都竞相努力于农战，乐于为国君效劳，国内的人民争着这样做都认为是光荣，没有人觉得是耻辱。次一等的情况是，为了赏赐而努力农战，由于刑罚而停止犯罪。最差的情况是，人民对于从事农战，感到厌恶，感到忧愁，感到羞耻；他们修饰外表，靠游说混饭吃，靠游说交结贵族，逃避农战，甚至勾结诸侯的事都搞好了，这是国家的危险呀。有的人宁可挨饿受冻而死，也不肯为了得到利禄的缘故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俗。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¹。国有十二者，上²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³，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⁴，必削。是故兴国⁵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⁶。兵出必取，取必能有⁷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⁸，多者不损也⁹；效功而取官爵¹⁰，虽有辩言¹¹，不得以相先也¹²。此谓以数¹³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注释】

1 高亨认为这句多了三个“曰”字，应当作“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孝弟，曰诚信、贞廉，曰仁、义，曰非兵、羞战。”共有六项，所以称为“六虱”，每项又包括两小项，所以下文又称“十二者”。修，贤，善。孝，孝父母。弟，即“悌”（tì替）字，

敬兄长。信，讲信用。贞，操守。廉，廉洁。非兵，反对战争。

2 上：君上，国君。

3 十二者成群：指从事“十二者”的人成群。

4 朴（bú补阳平）：附着坚固的样子，这里是“紧紧抱成一团”的意思。

5 兴国：兴盛的国家。

6 莫能犯：没有谁能侵犯。

7 有：占有，占据。

8 少者：受指责的人。毁：指破坏法制，违反用人原则。

9 多者：受称赞的人。损：指损害法制。

10 效功：效力立功。

11 辩言：巧辩的言词。

12 相先：（比效力立功的人）优先。

13 数：通“术”，法术。

【译述】

六种虱子就是：礼和乐，《诗》和《书》，贤良和孝悌，诚信和贞廉，仁和义，非兵和羞战。国家有了这十二种东西，国君就没有人民可以用来从事农战，国家一定贫困以至于削弱。从事这十二种东西的人多了，这叫做国君的治理控制不了臣属，官吏的治理控制不了人民，这叫做六种虱子战胜了政治。从事这十二种东西的人紧紧抱成一团，国家一定削弱，因此，兴旺的国家不信用这十二种东西，所以国力强大，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敢侵犯它。它如果出兵就能夺取土地，夺取了一定能占有；即使按兵不动，国家也一定富庶。对于朝廷的官吏，不因别人指责他就破坏法制加以贬斥，也不因别人称赞他就破坏法制加以重用；人们凭效力立功取得官爵，即使有人巧言善辩，也不能比立功的人优先，这叫做用法术治国。凭借实力进攻别国，动用一分力量，可以取得十分战果；凭借言谈进攻别国，动用十分力量就要遭受百分的损失。国家喜欢实力，这叫

做用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敌人；国家喜好言谈，这叫做用容易得到的东西进攻敌人。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¹；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²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³，心之续也⁴。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⁵，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⁶仁义于天下。

【注释】

1 死赏：为赏赐而牺牲。

2 空：通“孔”，孔道，途径。一孔，指农战。

3 执：掌握。壹：专一于农战。仁：即下文的“仁义”，和儒家所说的仁义不同。这里所说的仁义，指实行重刑，让人民少犯罪；赏赐农战，让人民从农战得到好处。即下文所说的“德生于力”或“德生于刑”（《说民》）。

4 续：传。心之续即“心传”，世世代代相传的思想、学说。

5 得其心：作者认为，人们好赏赐恶刑罚，国君用赏赐鼓励农战，这是人民欢迎的，这就是得民心。

6 述：阐明。

【译述】

加重刑罚，少用赏赐，这就是国君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赏赐牺牲生命；重施赏赐，轻用刑罚，这就是国君不爱护人民，人民也不会为赏赐牺牲生命。国家的利禄只从农战一个孔道出来，这个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利禄从两个孔道出来，国家只能得到一半好处；利禄要是从十个孔道出来，这个国家就保不住了。……圣明的国君懂得事物的要领，所以他治理人民能抓住最关键的东西。所以掌握着赏赐和刑罚，用专一农战辅助仁爱，这是世世代代相传的圣君治国的思想。圣君治理人

民，一定要得民心，所以人民肯于效力。力量产生了强大，强大产生了声威，声威产生了恩德，所以恩德来源于力量。这些，是圣明的国君所独有的，所以他能够向天下的人阐明“仁义”的真正含义。

徕民 节录

【提要】徕民，论述招徕韩、赵、魏的人民来秦垦荒的问题。文中提到的很多史实，是商鞅死后的事，可以肯定本文作者不是商鞅。写作的时间约在秦昭王（公元前三〇六——前二五一年在位）晚年。

秦地多人少，三晋地少人多，秦国“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同时务农和作战不能兼顾——富和强不能两全。本文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用免除三代人徭役、十年赋税的优惠条件，吸引三晋人来秦垦荒务农，这既能使秦国致富，又能动摇三晋立国的根基，还能集中秦国故有的人力专事对外作战（并且主要也是利用军队破坏对方的农业生产，夺取对方的粮食），从而最终达到“成所欲”的目的。这就是使秦获致国富和兵强两全其美的有效手段，比孤立地打一些胜仗，更有益处。

文中还提到了，要把对敌人武力进攻和文德安抚并用的问题。

臣窃以王吏之明为过见¹，此其所以弱不夺三晋民者²，爱爵而重复也³。其说曰：“三晋之所以弱者，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⁴；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复，是释⁵秦之所以强，而为三晋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爱复之说也⁶，而臣窃以为不然。夫所以为苦民而强兵者，将以攻敌而成⁷所欲也。兵法⁸曰：“敌弱而兵强⁹”。此言不失吾

所以攻¹⁰，而敌失其所守也¹¹。今三晋不胜秦四世¹²矣，自魏襄¹³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¹⁴，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¹⁵其民也。

今王发明惠¹⁶，诸侯之士来归义¹⁷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¹⁸军事。秦四竟¹⁹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²⁰，者²¹于律也，足以造²²作夫百万。……夫实圉什虚²³，出天²⁴宝²⁴，而百万事本²⁵，其所益多也²⁶，岂徒不失其所以攻乎？

夫秦之所患者²⁷，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²⁸。故四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能令〕²⁹。以故秦事敌³⁰，而使新民作本³¹，兵虽百宿于外³²，竟内不失须臾之时³³，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³⁴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³⁵军卒、车骑。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当³⁶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春围其农³⁷，夏食其食，秋取其刈³⁸，冬陈其宝³⁹。以大武⁴⁰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⁴¹。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⁴²，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⁴³！

【注释】

1 窃：谦词，说自己或表达自己意见时用。明：察，看法。过见：错误的见解。

2 “弱”字疑是衍文。三晋：指韩、赵、魏三国；这三国的君主原是晋国的卿，后三家分晋成为诸侯，所以称之为三晋。

3 爱：吝惜。重复：对免除赋税、徭役的事看得很重。复，免除赋税、徭役。

4 务：这里是“追求”的意思。爵：这里用做动词，是“赏赐爵位”的意思。轻：轻易。

5 释：舍弃。

6 “重爵爱复”，据上下文当作“爱爵重复”。说：说法。

7 成：完成，实现。

8 “兵法”一本作“兵称”。

9 敌弱而兵强：敌人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

10 所以攻：用来进攻的力量。

11 所守：守卫的力量。

12 四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四代。

13 魏襄：即魏襄王（前三一八——前二九六年在位）。按，魏襄王即位于商鞅死后二十年，上文所言秦惠文王以后的史实，及下文所言长平之战等，都是商鞅死后的事。

14 服：屈服，投降。

15 夺：这里是“争取”的意思。

16 明惠：明智的恩赏。惠，恩惠。

17 归义：归顺，归附有义的国家。

18 知：参与。

19 竟：通“境”。

20 陵：大土山。阪（bǎn板）：山坡。丘：土山。隰（xí席）低洼潮湿的土地。起：出。征：赋税、徭役。

21 者：读为“著”，写，记载。

22 造：招致，招来。

23 圯（kuàng旷）：旷野，大野。什：可能是“任”或“作”的讹误。虚：空虚的土地。

24 天宝：天然的宝藏。

25 事本：从事农业生产。本，指农业。

26 所益：得到的好处。

27 患：担忧。

28 两成：两全。

29 “不能令”三字，严可均本、高亨本作“不服，今”，此从朱师辙本。天下不能令，即不能令天下。

30 故：原有的。按，“秦”下应当有“民”字。事敌：从事对敌作战。

31 新民：新招来的人。作：劳作，劳动，这里是“从事……劳

动”的意思。

32 百宿于外：长期在外。宿，夜。

33 须臾（yú于）：片刻，一会儿。时：农时。

34 悉：全部，都。

35 给（jǐ己）：供给。

36 刍（chú除）：喂牲口的草。

37 围其农：（出兵攻打）让它的人民不能耕种。围，借作“违”。

38 刈（yì义）：收割，这里指收割的庄稼。

39 陈其宝：有数解，一说，“陈”当依《逸周书·太武》“冻其葆”作“冻”，意为“发掘其宝藏”；一说，“陈”为“掠”字之误，“宝”通“堡”，意为“掠夺其城堡”。今取第一说。

40 武：武力。

41 文：文德，与“武”相对。嗣：后代。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土地、房屋、免除徭役等优厚的条件安抚被征服的诸侯的后代。《修权》篇说：“凡赏者，文也。”

42 异民：不是秦国的人民。

43 何为：为什么。

【译述】

我个人认为，王的官吏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所以不去争取韩、赵、魏三国的人民，是因为吝惜爵位，把免租免役看得太重。他们说：“三晋弱小的原因，在于三晋的人民追求安乐，而国家又轻易地免除租役，赏赐爵位。秦国强大的原因，是由于秦国人民甘愿吃苦，而国家把免除租役、赏赐爵位看得很重。现在要赏赐很多爵位，长期免除租役，就是放弃了造成秦国强大的做法，而采用形成三晋弱小的做法。”这是王的官吏吝惜爵位看重免租免役的说法，而我个人认为这话不对。我们所以让人民吃苦来加强兵力，为的是攻打敌国来实现我们的愿望。兵法说：“敌人兵力弱小了，我们兵力就强大了。”这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敌人的力量，而敌人失去了守卫的能

力。现在三晋不能战胜强秦已经有四代了，从魏襄王以来，他们野外交战不能取胜，守卫城池一定被攻取，大大小小的战役，三晋亡失于秦国的，是数不清的。象这样，三晋还是不降服，这是因为秦国能夺取它们的土地，却不能争取到它们的人民。

现在王如果发布明智的恩赏诏令，各诸侯国的士民前来归服的，从现在开始免除他们三代人的徭役，不要他们参加战争。秦国境内，凡是山、坡、土丘、低湿的土地，一律十年不出租税，把这些规定写在法律上，就足以招来从事耕作的一百万人。……充实了空旷的原野，开垦了空闲的土地，开发了天然资源，有一百万人从事农业生产，我们所得到的好处是很多的，难道只是不失去进攻敌人的力量吗？

秦国所担心的是，起兵去讨伐敌人，国家就贫困；安定地耕作，敌人就得到了休息。这是王所不能两全其美的事情。所以四代都打胜仗，却不能号令天下。用秦国原有的人民去对敌作战，而让新招来的人民从事农业劳动，军队即使长期在外面作战，国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儿农时，这就是得到国富兵强两全其美的效果。我所说的用兵，不是说把所有的人力全部动用起来，而是估量国内所能提供的数量来提供兵员、车辆和马匹。让秦国原有的人民当兵，新招来的人民供给粮草。天下有不归服的国家，王就在春天出兵去搅扰它的耕作，夏天去吃它的粮食，秋天去夺取它收割的庄稼，冬天去发掘它的宝藏。用强大的武力去动摇他们国家的根本，用宽厚的文德安抚他们的后代。王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十年之内，诸侯国将没有不归顺的人民，王为什么还要吝惜爵位，把免除赋税徭役看得这样重呢？

周军之胜¹，华军之胜²，秦斩首而东之³。东之无益亦

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茅之地⁴，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粟⁵。此反行两登之计也⁶。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⁷，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⁸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⁹，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己¹⁰。

【注释】

1 周军之胜：指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秦灭周的一场战争。军，战役。

2 华军之胜：指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七三年）秦军打败魏军于华下的一场战争。华，即华阳，在今河南密县东北。

3 东之：东向，这里是“向东进攻”的意思。之，往，向。

4 草茅之地：没有开垦的荒地。

5 为粟：生产粮食。为，治。

6 反行：指农耕和战争两个方面。反，归，归于农。行，外出打仗。两登：两成。登，成。一说，登通“得”，亦通。

7 长平之胜：指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二六〇年）秦将白起破赵军于长平的战争。长平，地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8 民：指原有的秦民。客：指招来的新民。

9 繇：通“徭”（yáo摇），劳役。

10 已：句末语气词。

【译述】

攻灭周的那次胜仗，在华阳击败魏军的那次胜仗，秦都消灭了很多敌人而向东进攻。向东进攻没有好处是很明显的了，然而官吏们还认为是大功，因为那两次战役损伤了敌国。现在利用荒地招来三晋的人民，让他们从事农业，这样做对敌人的损害和打胜仗具有同样的效果，而且秦国还可以得到人力生产

粮食，这正是农耕、战争两全其美的计策。再说，攻灭西周的胜利，华阳之战的胜利，长平之战的胜利，秦国战死的人民有多少？原有的秦民和新招来的人当兵打仗而不能从事农耕的有多少？我个人认为是无法计算的。假使您的大臣中有人能用这三次战争人力、物力的一半，削弱三晋、壮大秦国，成果就等于这三次战争的胜利，您一定给予很大的恩赏。现在我所说的办法，人民不需增加一天徭役，官府不用花一点钱，而它在削弱三晋、壮大秦国方面却会超过那三次战争的胜利，可是您还认为不行，我很愚昧，是无法理解的了。

赏 刑 节录

【提要】赏刑，就是赏赐和刑罚。作者从治国的角度，提出了统一赏赐、统一刑罚、统一教化的三项主张，着重谈了这样做的重要作用，而又突出了它在军事上的功效。

统一赏赐，就是官爵、利禄专门赏赐有军功的人，以达到“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使天下统一安定，最后实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统一刑罚，就是刑罚不分等级亲疏，并且重刑连坐，这可以使将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保证对敌作战的胜利。统一教化，就是贬黜礼乐、辩慧的一套，用“富贵之门必出于兵”的事实教育人民，使全国人民齐心战守，热衷作战，以至“死者不悔，生者务劝”。

作者认为，统一赏赐、刑罚和教化，最后可以达到“无赏”“无刑”“无教”的理想境界，通过战争可以获得和平，这种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圣人之为国也¹，壹赏、壹刑、壹教²。壹赏则兵无敌，

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³赏不费，明刑不戮⁴，明教不变⁵，而民知于民务⁶，国无异俗⁷。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⁸，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注释】

- 1 圣人：指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 为：治理。
- 2 壹：统一。 教：教化，教育。
- 3 明：清明，严明。
- 4 戮（lù路）：杀。
- 5 不变：指教育的内容不变，始终用重农重战的思想教育人民。
- 6 民务：人民应该做的事。
- 7 异俗：其他不良的风俗，这里指鄙视农战的风俗。
- 8 犹：通“尤”，特异，突出。 无赏：没有赏赐，即不用赏赐。

【译述】

圣人治理国家，要统一赏赐，统一刑罚，统一教育。统一赏赐，军队就所向无敌；统一刑罚，政令就能实行；统一教育，臣民就服从国君。赏赐清明，就不费财物；刑法严明，就能做到不杀人；教育清明，教育的内容就不变更。人民因而知道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国家就没有其他不好的风俗。赏赐特别清明，最后就可以达到不用赏赐；刑法特别严明，最后就可以达到不用刑法；教育特别清明，最后就可以达到不用教育。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皆¹出于兵，无有异施²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³，竭其股肱之力⁴，出死而为上用也⁵。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万乘之国⁶，不敢苏其兵中原⁷；千乘之国，不敢捍⁸城。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⁹其军；千乘之国，若有捍城者，攻将凌¹⁰其城。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兵而致之¹¹，虽厚庆

赏¹²，何匮¹³之有矣！昔汤封于赞茅¹⁴，文王封于岐周¹⁵，方百里。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¹⁶，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¹⁷，大破九军¹⁸，卒裂土封诸侯¹⁹，士卒坐陈²⁰者，里有书社²¹。车休息不乘，从马华山之阳²²，从牛于农泽²³，从之老而不收。此汤、武之赏也。故曰：赞茅、岐周之粟，以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²⁴；以其钱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钱。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²⁵，大其旧²⁶，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于²⁷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²⁸，以赏天下之人。故曰：“明赏不费。”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 害²⁹，天下大定。筑五库³⁰，藏五兵³¹，偃³²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³³，播笏作为乐³⁴，以申³⁵其德。当此时也，赏禄不行，而民整齐³⁶。故曰：“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

【注释】

- 1 抔：通“专”，专一。
- 2 施：给予，赏赐。
- 3 固：通“故”，所以。 知：通“智”。 不肖：不贤，庸劣。 胸臆：胸中，内心。臆，也当“胸”讲。
- 4 竭：尽。 股：大腿。 肱（gōng工）：胳膊。
- 5 出死：出死力，拿出生命。
- 6 万乘（shèng剩）之国：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指大国。古代一车四马称作一乘。
- 7 苏：通“傚”（sù素），逆，抵拒。 中原：即原中，原野之间，指战场。
- 8 捍：保卫。
- 9 覆：覆灭，全部歼灭。
- 10 凌：乘，登上。
- 11 宾：服，这里是“征服”的意思。 致：招致。
- 12 厚：重，多。 庆赏：赏赐。庆，赏。
- 13 匮（kuì愧）：缺乏。

14 赞茅：地名，在今河南修武县北。

15 岐周：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周族原居岐山以南的周原，故称岐周。

16 桀：夏朝最后一个国君。鸣条：地名，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17 纣：商朝最后一个国君。牧野：地名，在今河南淇县南。

18 九军：古代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此指桀、纣及其诸侯之军（参朱师辙说）。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官·夏官》）。一说，“万人为一军。”（《国语·齐语》）这可能是各国的兵制不同。

19 卒：终于。裂土：分割土地。

20 坐陈（zhèn阵）：临阵，参战。陈，通“阵”。

21 里：居民组织，二十五家为一里。书社：每里立一社，社中的人名登在名册上，叫做书社。这句的意思是，对参战的战士，赏赐给他书社（人口、土地）。

22 从：通“纵”，放。下二句“从”字同此。华（huà化）山，在今陕西省东部。阳：山的南面称作阳。

23 农泽：田野和水草丰茂的地方。

24 其他本“升”字作“胜”。按，“胜”是“升”的借字。

25 百里之君：有国土方圆百里的国君，指商汤，周文王等。封侯其臣：封他的臣子为诸侯。

26 大其旧：（所封诸侯的土地）比他原来的土地还大。

27 于：到。

28 因：利用。货：财物。

29 害：祸患。

30 五库：一般指兵器库、战车库、祭器库、乐器库和宴器库。

31 五兵：五种兵器，其说不一，《司马法·定爵》和《周礼·司兵》郑玄注以为指弓箭、殳（shū书）、矛、戈、戟五种。

32 偃（yǎn演）：停息，停止。

33 倒载：倒放在车上，指不用。干（gān甘）戈：泛指武器。干，盾牌。戈，横刃装有长柄的兵器。

34 搢(jìn进)：插。 笏(hù户)：臣子上朝时所拿的记事的手板。不用时插在腰间的大带上。这里的“搢笏”指搢笏的人，即士大夫。作为乐：制作音乐。

35 申：明，颂扬。

36 整齐：指规矩守法。

【译述】

所谓统一赏赐，就是利禄、官爵的赏赐只集中在战功方面，不用在其它方面。所以不论聪明的和愚笨的、高贵的和卑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有德才的和没德才的人，都使出胸中的智慧，用尽全身的气力，出死力为国君效劳。天下杰出有才干的人，都象流水汇入大海一样地归服国君。因此军队所向无敌，法令能推行于天下。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不敢到战场上抵抗它的军队；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不敢守城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敢在战场上抵抗它的军队，一交战就会全军覆没；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有守城顽抗的，一进攻就会攻占它的城池。交战一定使敌人覆灭，进攻必定攻占敌人的城池，所有的城池都占有了，所有的人都征服了，即使对有战功的人重重地赏赐，还有什么缺乏钱财的呢！从前，商汤封在赞茅，周文王封在岐周，封地方圆不过百里。商汤与夏桀在鸣条的郊外打仗，周武王和殷纣王在牧野一带打仗，大败桀、纣及其诸侯的九军，商汤和周武王终于分割土地，分封诸侯；临阵作战的士卒，都在乡里赏给封地；把战车收起来不再乘用，把战马放在华山的南坡，把牛放在田野水草丰茂的地方，直到老死，也不再收回。这就是商汤、周武王的赏赐。所以说，如果汤、武只拿赞茅、岐周的粮食赏赐天下的人，每个人连一升粮食都得不到，只用赞茅、岐周的钱赏赐天下的人，每个人连一文钱也得不到。所以说，仅有方圆百里之地的国君主，却能封他的大臣为诸侯，而诸侯的封地比国君原来的封地还要大。凡

是临阵作战的士卒，都在乡里赏给书社。甚至赏赐所施加的范围，宽到了牛马身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善于利用天下的财物，来赏赐天下的人。所以说，赏赐清明，并不费财物。商汤、周武打败桀、纣以后，国内没有祸害，天下非常安定。于是修筑各种仓库，收藏起各种兵器，停止军事，推行文教，兵器倒放在车上，士大夫制作音乐，来宣扬汤、武的功德。在这时候，朝廷不再实行赏赐和俸禄了，可是人民却规矩守法。所以说，赏赐清明到极点，就可以达到不用赏赐了。

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¹，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²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³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⁴。……晋文公将欲明刑以亲百姓⁵，于是合诸（侯）〔卿〕大夫于侍千宫⁶。颠颉⁷后至，吏请其罪，君曰：“用事焉⁸。”吏遂断颠颉之脊以殉⁹。晋国之士稽焉¹⁰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殉，况于我乎！”举兵伐曹、五鹿¹¹，及反郑之埤¹²，东（徵）〔卫〕之亩¹³，胜荆人于城濮¹⁴。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轻于颠颉之脊而晋国治¹⁵。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放蔡叔、〕流霍叔¹⁶，曰：“犯禁者也。”天下众皆曰：“亲昆弟有过不违¹⁷，而况疏远乎！”故〔外不用甲兵于〕天下¹⁸，（知）〔内不〕用刀锯于周庭¹⁹，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注释】

1 庶人：一般平民，百姓。

2 损：减。

3 亏：毁，破坏。

4 数：指犯罪的轻重程度。 断：判决，判罪。

5 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五霸之一。亲百姓：使百姓亲附。

6 合：会合，召集。“诸侯”字误，《通典》卷一六九、《太平御览》卷六三六、六四六引《商君书》，“诸侯”作“诸卿”，今据改；“侍千宫”作“冀宫”。冀，晋国故都，在今山西河津县。侍千宫，宫名，未详所在。

7 颠颉(jié节)：晋国大夫，跟随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是文公的近臣。这里所说的颠颉的死，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说不同，可能是传闻异辞。

8 用事焉：等于今天所说“拿他开刀吧”。事，从事，处理。一说，意为“按法令处理吧”。

9 断脊：即古代所智腰斩。殉：通“徇”(xùn迅)，示众。

10 稽(jī基)焉：议论起这件事。稽，议论。焉，之。

11 曹：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山东定陶一带。五鹿：卫国地名。

12 反：推倒。郑：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中部，都新郑(今新郑县)。埤：通“陴”(pí皮)，女墙(城墙上的墙垛)。

13 东卫之庙：把卫国的田垄改成东西方向，以便晋国的兵车向东行进。“卫”字原作“徵”是繁体“卫”字之讹(从孙诒让说)，今改。卫，诸侯国名，在今河南淇县、濮阳一带。

14 荆：诸侯国名，即楚，国都在郢(今湖北江陵县)。城濮：地名，约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南陈留县。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大败楚军于此，即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

15 假道：借助这个途径。重轻：用重刑惩治轻罪。

16 周公旦、管叔、蔡叔、霍叔：周公名旦，他和管叔、蔡叔、霍叔都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胜纣以后，封纣的儿子武庚于殷(在今河南安阳市)，令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等与武庚联合叛周，周公平定叛乱，杀了管叔，流放了蔡叔，贬霍叔为庶人。原无“放蔡叔”三字，《通典》卷一六九引《商君书》有。今据补。

17 昆弟：兄弟。违：背离。

18 “外不用甲兵于”六字据《通典》卷一六九引文加。

19 据《通典》引文，改“知”为“内不”。刀锯：刑具。庭：通“廷”，朝廷。

【译述】

所谓统一刑罚，就是用刑罚不分等级，从卿相、将军以至于大夫、平民，凡有不服从国君命令、违犯国家禁令、扰乱国君法制的，罪该处死就决不赦免。从前立过战功，后来打了败仗，不为他减轻刑罚；从前做过好事，后来有了罪过，不为他破坏法制。忠臣孝子有了过错，都必须按情节轻重判罪。……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来使百姓亲附，于是召集诸卿大夫到侍千宫。大夫颠颉迟到了，官吏问晋文公怎么办他的罪。文公说：

“按法律处理吧。”官吏于是把颠颉腰斩，并拿他示众。晋国士大夫议论起这件事，全都胆战心惊，都说：“颠颉是得宠的人，腰斩了示众，何况我们呢！”后来晋文公起兵攻打曹国和五鹿，和毁掉郑国城墙上的城垛，把卫国的田垅改为东西向，在城濮战胜了楚国人。三军将士，命令他们停止，就象砍断了双脚一样一动不动；命令他们前进，就象流水那样奔腾向前。三军的将士，没有敢违犯法令的。所以晋文公一借助腰斩颠颉这一轻罪重刑的办法，晋国就得到了治理。从前周公旦杀死管叔，流放了蔡叔、霍叔，宣布说：“他们是违犯法禁的人。”天下的民众都说：“亲兄弟有了过错，都依法治罪，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在国外不需要对天下用兵，在国内不需要在朝廷上使用刑具，而国内就得到了治理。所以说，“刑罚严明到极点，就可以达到不用刑罚了”。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¹，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²，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³。坚者被⁴，锐者挫⁵。虽曰圣知、巧佞、厚朴⁶，则不能以非功罔⁷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⁸。彼能战

者。践⁹ 富贵之门；强梗焉¹⁰，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¹¹，皆曰：“务之所加¹²，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¹³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¹⁴，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¹⁵。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注释】

- 1 群党：成群结党。任誉：互相包庇、吹捧。任，保，保举。清浊：以浊为清，把坏的当成好的，颠倒是非。
- 2 评刑：评论刑罚。
- 3 独立私议：独自搞一套个人的学说。陈：陈述，上奏。
- 4 坚：固，顽固。“被”是“破”字的讹误（陶鸿庆说）。
- 5 锐者：锋芒毕露的人。挫：挫败。
- 6 圣知：有非凡的智慧。知，通“智”。巧佞（nìng 泞）：巧言善辩。佞，有口才。厚朴：厚道朴实。
- 7 罔：骗取。
- 8 存战：在于立战功。
- 9 践：踏，踏进。
- 10 强梗：强硬不守法度。
- 11 “父兄”当作“父子”。知识：熟悉的人，朋友。婚姻：儿女亲家。合同：志同道合的人。
- 12 务之所加：要努力做的事情。务，致力。
- 13 当壮：正当壮年。
- 14 劝：勉，努力。
- 15 共：同，都。阖棺：盖上棺，指死。

【译述】

所谓统一教育，就是那些见闻杂驳、能辩论有智慧、诚实廉洁、讲礼乐、重德行的人，那些结党营私、相互包庇吹捧、颠倒是非的人，不能够凭借这些取得富贵，不能够根据这些评

论刑罚；不能够独自搞一套个人的理论上奏国君。顽固不化的要攻破他，锋芒毕露的要挫败他。即使所谓智慧非凡、巧言善辩、厚道朴实的人也不能没有战功而骗得国君的利禄。这样，富贵的大门，只为作战立功的人打开。那些善于作战的人，可以踏进富贵的大门；强硬不守法的人，要按规定的刑罚惩办，决不赦免。于是，父子、兄弟、朋友、亲戚、志趣相合的，全都说：“我们要努力从事的，只在于建立战功而已！”所以年轻力壮的致力于参战，年老体弱的致力于防守，即使战死也不后悔，活着就一定努力作战。这就是我所说的统一教育。人民希望得到富贵，都是盖上棺材才罢休。可是到达富贵的门路，必须经过当兵打仗，所以人民听到要打仗，就相互庆贺，作息、饮食、说的、唱的，都是打仗。这就是我所说的“教育清明到极点，就可以达到不用教育。”

画 策 节 录

【提要】画策，就是谋划治国的方略。作者从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出发，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治国方法，治理国家必须顺应“时变”。推行法治和重战政策，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仁义“不足以治天下”。

作者认为，全国上下齐心致力于战争，才能统一天下，要做到“使民乐战”，“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送子、兄送弟、妻送郎，去踊跃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以法治军，凡逃跑、败退的，处以重刑，士卒连坐，家人连坐，以使军队“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文章指出，只凭借外部条件，将会失天下，依靠自身力量，才能得天下。要“得天下”“胜强敌”，必须首先使自己

具备必然得天下、胜强敌的条件，即所谓“先自得”、“先自胜”。

任何时代，必须制定一定的法令，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作者认为，要“胜强敌”，“必先胜其民”，这就超出了这个范围，而意味着用法令镇压人民，表现了作者与人民对立的阶级立场。

昔者昊英之世¹，以²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³，不麇不卵⁴，官无供备之民⁵，死不得用槨⁶。事不同，皆王者，时异⁷也。神农之世⁸，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⁹，甲兵不起而王¹⁰。神农既没¹¹，以强胜弱，以众暴¹²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¹³，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¹⁴之合，内行刀锯¹⁵，外用甲兵，故¹⁶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¹⁷，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¹⁸，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注释】

1 昊(hào浩)英：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帝王，实即部族首领。这里所说的昊英之世，约相当于原始社会的狩猎生活时期。

2 以：依靠。

3 黄帝之世：约当原始社会末期。黄帝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4 麇(mí迷)：小鹿，这里指小兽。卵：鸟蛋。这里的“麇”“卵”都作动词用，这句是说不猎小兽，不取鸟蛋，以便鸟兽繁殖。

5 供：供养。备：防备，守卫。

6 槨(guǒ果)：外棺(棺材外面的套棺)。

7 异：不同。

8 神农：传说中古代的帝王，据说他发明农具，教民耕种。神农之世，约相当于原始社会农业出现的时期。

9 刑政：刑罚和政令。

10 甲兵：盔甲和兵器，泛指军事。王（wàng旺）：称王，统治天下。

11 没（mò莫）：又写作“歿”，死。

12 暴：欺凌，损害。

13 作为：制作，规定。义：通“仪”，礼节，名分。

14 妃匹：配偶。妃，配。匹，偶，双。

15 刀锯：杀人的刑具。

16 故：以，由于。

17 “神农”句：依文义，这句当作“黄帝非高于神农也”。

18 以战去战：用战争的手段消灭战争。

【译述】

从前，昊英时代，人们靠砍伐树木和捕杀野兽为生，那个时代人民稀少而树木、野兽众多。黄帝的时代，不猎取小兽，不拾取鸟蛋，官长没有供养和守卫的人，人死了也不能使用外棺。昊英和黄帝行事不同，而都做了帝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神农的时代，靠男人耕种吃饭，靠妇女纺织穿衣，不用刑罚政令，可国家治理得很好，不发生战争，而能做帝王。神农死了以后，出现了仗恃强大战胜弱小、凭借人多欺压人少的现象。所以黄帝制定了君臣、上下的名分，父子、兄弟的礼节、夫妇婚配结合的制度，对内实用刑罚，对外使用武力，这是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由此看来，黄帝并不是比神农高明，可是他的名望却很尊贵，这是因为他的作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所以用战争来消灭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人来制止杀人，即使杀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来消除刑罚，即使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

昔之能制¹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²。本

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³能制之？民本⁴，法也。故善治者塞⁵民以法，而名、地作⁶矣。

【注释】

1 制：控制，掌握。

2 冶：这里用作名词，指冶炼金属的人。 于：对于。 陶：制作陶器的人。

3 孰：谁。

4 民本：控制人民的根本。

5 塞：堵塞，约束，遏制。

6 作：生，得到。

【译述】

从前能控制天下的帝王，一定首先控制好他的人民；能制服强大敌人的帝王，也一定首先制服他的人民。所以制服人民的根本在于控制好人民，就象冶金的人对于金属、作陶器的人对于泥土一样。如果根本不牢固，人民就象飞禽走兽一样，那谁能控制呢？制服人民的根本，就是施行法制。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帝王，用法制来遏制人民，这样，名声和土地就可以得到了。

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¹。〕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²者也。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³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⁴，故举国而责之于兵⁵。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⁶。奚以⁷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⁸。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⁹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¹⁰，无返。”又曰：“失法离令¹¹，若¹²死，我死。”乡治之¹³，行间¹⁴无

所逃，迁徙无所入¹⁵，行间之治连以五¹⁶，辨之以章¹⁷，束¹⁸之以令，拙¹⁹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²⁰。

【注释】

- 1 这四字原无，据俞樾说增补。
- 2 罢（pí疲）：敝，败。
- 3 壹民：使民专一。壹，专一，这里是“使……专一”的意思。
- 4 王（wàng旺）之致于兵：成就王业在致力于武力。
- 5 举国：整个国家，全国。 责：求。
- 6 俞樾说“兵”字当作“民”。 用：为国效力。
- 7 奚（xī西）以：何以，怎么。奚，何。
- 8 对于正义的战争，人民是拥护的，作者笼统地说人民厌恶战争，是不符合事实的。
- 9 遗（wèi味）：送。
- 10 得：指得到敌人的首级。一说指得胜。
- 11 失法离令：违反法令。离，背离，违背。
- 12 若：你。
- 13 乡治之：地方上的官吏处理这种事。
- 14 行（háng杭）间：行阵之间，军队中。
- 15 入：这里是“投奔”的意思。
- 16 连以五：把五人编为一伍，互相监督，一人犯法，其他四人连坐治罪，即所谓连坐法。
- 17 辨：辨别。 章：标志，士卒身上表明他所属部队的标志。
- 18 束：约束。
- 19 拙：通“趄”（qū屈），走，逃跑。
- 20 旋踵（zhǒng肿）：旋转脚跟，即转身，后退。踵，脚后跟。

【译述】

有的国君名声很高，国土广大，以至做了帝王，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战争取得了胜利。有的国君名声卑微，土地削减，

以至亡国，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打了败仗。不打胜仗而作了帝王，不打败仗而亡了国，从古到今还不曾有过。人民勇敢，就能打胜仗；人民不勇敢，就会打败仗。国君能使人民专心于战争，人民就勇敢；不能使人民专心于战争，人民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到成就王业在致力于武力，就要求全国人民都致力于战争。进入一个国家，观察它治理的情况，人民能为国效力的就强盛。怎么知道人民肯为国效力呢？人民看到战争，就象饿狼看到肉一样，这就是民众肯效力了。大凡战争，是人民所厌恶的。能使人民乐意作战，，就能成为帝王。强国的人民，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妻子送丈夫，都说：“得不到敌人的首级，就不要回来！”又说：“如果违反了法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的官吏处理这种事情，军队里无法逃走，迁移也无处投奔。军队里的治理办法是，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志辨别他们，用法令约束他们，逃跑的无处躲藏，败退的活不成。因此，三军战士，就象流水般的服从命令，至死也不后退。

国或重治¹，或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²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民固不欲战，又得无³战，是谓重弱。

【注释】

1 重(chóng虫)治：治理得好上加好。

2 固：本，原来。

3 无：不。

【译述】

一个国家或者治理得好上加好，或者乱上加乱。……国家的兵力或者强上加强，或者弱上加弱。人民本来乐意参加战争，国家又使他们不能不参加战争，这叫做强上加强。人民本来不愿意参加战争，又可以不参加战争，这叫做弱上加弱。

所谓强者，天下胜¹。天下胜，是故合力²。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智不敢为诈而虚用³，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⁴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⁵，天下益⁶之；不足，天下说⁷之。恃天下⁸者，天下去⁹之；自恃¹⁰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¹¹；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圣人知必然之理¹²，必为之时势¹³，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¹⁴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¹⁵，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黑¹⁶，鸷¹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

【注释】

1 天下胜：当作“胜天下”，战胜天下人。一说，原文不误，天下胜即用天下的力量取胜。

2 合力：同心协力。

3 虚用：弄虚作假。一说，“虚”为“虑”字之讹，虑用，考虑为国君效力。按，此说较顺通。

4 辟：通“避”。

5 志足：指（称王天下的）意志得到充分实现。

6 益：帮助，支持。

7 说：通“悦”。

8 恃天下：指依靠外部条件。

9 去：离开。

10 自恃：指依靠自己的努力，自身的条件。

11 自得：自己得到（得天下的条件）。

12 必然之理：事物发展的必然道理，即今天所说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13 为：做。势：形势，条件。

14 黄鹄（hú胡）：即天鹅。

15 丽丽、巨巨：良马名。一本作“骐骥、騄骥（lùěr路耳）”，也

是良马名。

16 黑(pí皮)：与熊同类，比熊大而凶猛。

17 鸷(zhì志)：凶猛。

【译述】

所谓国君力量强大，就是制服天下人。制服天下人，所以能使天下人同心协力。因此，勇猛强悍的人不敢做横暴的事，圣明智慧的人不敢做欺诈的事，而考虑为国君效力。天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不做国君所爱好的事，不敢不回避国君所厌恶的事。所谓力量强大，就是使勇敢强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效力。他称王天下的意志得到充分实现，天下的人都会支持他；不能充分实现，天下的人也会爱戴他。国君只依靠外部条件，他就会丢掉天下；依仗自身的力量，他就会得到天下。得天下的人，首先自己要得到得天下的条件。能战胜强大敌人的人，首先自身要具备取胜的条件。

圣人懂得事物发展的必然道理和必须这样做的时代趋势，因此推行必定把国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作战使用必定不怕牺牲的人，发布人民必定听从的命令。因此，军队出战就会所向无敌，命令发布就会天下服从。黄鹄的飞翔，一飞就是千里，因为它具备必能远飞的翅膀；丽丽、巨巨，日行千里，因为它具备必能奔驰的足力；虎、豹、熊、黑，凶猛无敌，因为它具备必能取胜的条件。

境 内

【提要】境内，是取文中第一句的两个字作为篇名。

这是一篇重要军事资料，它突出说明了秦国如何运用厚赏重刑推行重战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建立二十级爵位，依军功大小加以赏赐；（二）军队中的组织编制情况；

（三）一些爵位等级和军官应享有的庶子、卫兵、赐邑、赐税、田宅以及在墓上种树数量的规定，对有爵位的人犯罪的处罚办法；（四）在攻城和野战中奖励军功和惩罚犯罪的制度和办法；（五）攻城的战斗部署情况。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¹，生者著²，死者削³。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⁴，级乞一人⁵。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⁶。

【注释】

1 有名于上：把姓名登记在官府的名册上，即今户口簿。

2 著：书写，登记。

3 削：注销，除名。

4 乞：求，讨。 庶子：给有爵位者服役的人，地位近似奴仆。

5 级乞一人：每增加一级爵位，就增加一个庶子。

6 随而养之：跟随大夫去服役，军中供养庶子饭吃。

【译述】

在全国范围内，无论男女，都把姓名登记在官府的名册上，生了就登记，死了就除名。

那些有爵位的人，可以向上司请求，叫没有爵位的人做他的庶子，每增加一级爵位，可以增加一个庶子。有爵位的人不服军役的时候，庶子只给他的大夫每月服役六天；有军役的时候，庶子就跟随大夫服兵役，食军粮。

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¹，命曰校、徒、操、（出）〔士〕²。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³，命曰卒⁴。其战也，五人（来）〔束〕薄为伍⁵，一人羽⁶，而轻其四人⁷；能人得一首则复⁸。五⁹人一屯长，百人一将¹⁰。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¹¹。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¹²，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五百主¹³，短兵¹⁴五十人。二五百主¹⁵，将之主¹⁶，短兵百。千石之令¹⁷，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国封尉¹⁸，短兵千人。将¹⁹，短兵四千人。战及死吏²⁰，而轻²¹短兵，能一首则优²²。

【注释】

1 已：通“以”。小夫：军队中没有爵位的士卒。

2 命：命名，叫做。“出”字据俞樾说改为“士”。

3 公爵：指行政官员的爵位。按，二十等爵本是军爵，由于秦的官职和爵位是不分的，所以这里说到了行政官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秦爵分二十级，一级叫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第一级最低。至不更，即至第四级。

4 据秦制，公士、上造是步卒，簪袅、不更是车卒，都要编入军队打仗，所以叫做卒。

5 “来”是“束”字的讹误，《尉繚子》有“束伍令”，今改为“束”。薄：通“簿”，名册。军队中五人编为一伍，每伍的名册为一束，所以说“束薄为伍”。

6 “羽”当是“兆”字之误，“兆”借为“逃”（高亨说）。

7 “轻”借为“刳”（jǐng井），受刑。

8 首：首级（斩下的敌人的头颅）。复：免除。

9 “五”上原有十七字，据孙诒让校移于下文“将军以不疑至士大夫劳爵”一句下。

10 将：即下文的“百将”，带领一百人。

11 不得斩首：当作“不得首，斩”（高亨说）。

12 盈论：满了朝廷规定的数量，规定是朝廷议定的，所以称盈论。

13 五百主：统领五百人的军官。

14 短兵：持短兵器的兵，这里指五百主的卫队。

15 二五百主：统领一千人的军官。

16 将之主：带兵打仗的主将，统领屯长、百将等。

17 千石（shí时）：一年俸禄为一千石粮谷。下面的“八百”指八百石，“七百”指七百石。十斗为一石。 令：行政长官的通称。

18 “封”字应是衍文，下文两见“国尉”，可证。国尉，官名，掌管全国的军事。一说，国封尉是守卫边疆的军事长官。

19 将：指大将。下文有“大将”，此“将”上也可能脱去“大”字，与“百人一将”的“将”不同。

20 战及死吏：在战争中军官被杀。

21 轻：通“到”。

22 能一首：能得一个首级。 优：宽免罪过。一说“优”是“复”字的讹误。

【译述】

军队里的爵位，从一级以下到小夫，称做校、徒、操、士。朝廷的行政爵位，从二级以上到不更，称做卒。在作战时，五个人登记在一个名册上，编做一伍。有一个人逃跑，就对其余四个人用刑；如果能每人斩获敌人的一个首级，就免于处罚。五个人设一个屯长，一百个人设一个将。作战时，百将、屯长得不到敌人的首级，就杀死他。斩获三十三个首级以上，就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百将、屯长都赏赐一级爵位。领五百个人的军官，配备五十个卫兵。领一千人的军官，是带兵打仗的主将，配备一百个卫兵。年俸千石的官员，配备一百个卫兵；年俸八百石的官员，配备八十个卫兵；年俸七百石的官员，配备七十个卫兵；年俸六百石的官员，配备六十个卫兵。国尉，有一千个卫兵。大将，有四千个卫兵。在战争中军官被杀，就要对他的卫兵用刑，如果卫兵中有人能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免于用刑。

能攻城围邑¹，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²，故³爵

公士也，就⁴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⁵；故爵簪袅⁶，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⁷。爵吏而为县尉⁸，则赐虏⁹六，加五千六百¹⁰。爵大夫而为国治¹¹，就为官¹²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¹³，就为公乘；故爵公乘¹⁴，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¹⁵。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¹⁶。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¹⁷。（爵五大夫）¹⁸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¹⁹。大将、御、参²⁰，皆赐爵三级。故客卿相²¹，论盈，就正卿²²。

以战故暴首三，乃校²³；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²⁴。夫劳爵，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能其县四尉²⁵，訾由丞尉²⁶。能得甲首一者²⁷，赏爵一级，益²⁸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²⁹，乃得（人）〔入〕兵官之吏³⁰。

【注释】

- 1 邑：小城镇。
- 2 行（háng杭）间：军队中。
- 3 故：旧，原来。
- 4 就：升迁，升级。
- 5 簪袅（niǎo鸟）：第三级爵位，见上段注。
- 6 这四字依高亨本增。
- 7 “不更就”三字依高亨本增。
- 8 县尉：官名，掌管一县的军事。
- 9 虏：俘虏，奴隶。古代常以俘虏做奴隶。
- 10 加五千六百：再赏给五千六百钱。高亨说，“加”为“化”字之误，“化”借为“货”，钱币。
- 11 为国治：掌管国家一种政务。
- 12 “官”字原无，高亨据朱师辙说补。下句“官”字同。
- 13 “故爵公大夫”五字系高亨据俞樾说补。
- 14 “故爵公乘”四字系高亨据俞樾说补。

15 税邑：即食邑，国君把邑赏给臣下，让他享有那里的税收。税邑三百家，即食有三百户人家的封邑。

16 “就为大庶长……大良造”二十二字，原在下文“就正卿”下，高亨据俞樾说移于此处。大庶长：应是“左、右庶长”之误（详见高亨说）。左、右庶长正可迁为左更。四更：可能是指左更、中更、右更和少上造。大良造：即大上造。

17 赐税：把税收赏给臣下，而不赏邑，与“赐邑”不同。

18 这四字是衍文，今删（依高亨说）。

19 受客：养客，有权势的人收养有各种专长的人，为他服务。这是战国时的一种风气。

20 御：驾车的军官。参：即驂乘，或称车右，在车上保护主将的军官。古代车战，御、参作用重要，都有爵位。

21 客卿：官位名，任用别国的人在本国做卿，称客卿。相：辅佐。

22 论盈：当作“盈论”。正卿：比客卿高一级。

23 以：通“已”。故：而（训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暴首：把斩得的敌人首级陈列出来。三：三天。“三”下可能脱去“日”字。校（jiào较）：检验、核实。

24 不疑：没有疑问，指核对无误。致：给予。劳爵：因战功得来的爵位。

25 “夫劳爵……能”十七字，高亨据孙诒让说由上文移于此处。“夫劳爵”三字应是衍文，当删（孙诒让说）。能，当作“罢”。四尉：大约是县里的四位尉官，他书无证，未详。

26 訾(zǐ子)：评议，审判。丞尉：县丞、县尉，比四尉的爵位高。

27 甲首：甲士的头。甲，甲士，披甲持械的武士。

28 益：增加。

29 一：全，一律。除：除旧官，就新官，任命官员。这里是赐给的意思。

30 “入”字原作“人”，据朱师辙说改。兵官：军队和行政。

【译述】

在攻打和围困敌人的城镇时，能斩获敌人的首级八千以

上，就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在野外作战，斩获敌人的首级两千以上，就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这样，官吏从操及校以上到大将，都给予赏赐。军队中的官吏，原来的爵位是公士，升为上造；原来爵位是上造，升为簪袅；原来爵位为簪袅，升为不更；原来爵位为不更，升为大夫。原来的军吏做了县尉，就赏给六个奴隶，五千六百钱。原来爵位是大夫，而掌管了国家一种政务，就升做官大夫；原来爵位是官大夫，升做公大夫；原来爵位是公大夫，升做公乘；原来爵位是公乘，升做五大夫，就赏给三百户的地税。原来爵位是五大夫，升做左、右庶长；原来是左、右庶长，升做左更；原来是四更，升做大良造。从左、右庶长到大良造，都赏给三百户人家的封地，还赏给三百户人家的地税。有六百户地税和封地的，就可以养客。大将、驭手、驂乘，都赏给三级爵位。原来是客卿，做了军佐，立的战功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就升做正卿。

战争以后，把所杀敌人的首级陈列三天，加以核计。经过三天，将军凭借无可怀疑的事实，把爵位赏给士、大夫。如果县里过了三天还不给士、大夫爵位，就罢免县里的四个尉官，由县丞、县尉来审判。如果能得敌人甲士的一个首级，就赏给一级爵位，增加一顷田地，增加九亩住宅，一律赐给一个庶子。这样，才能在军队或衙门中做官吏。

其狱法¹，高爵訾下爵级。高爵能²，无给有爵人隶仆³。
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⁴；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⁵。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⁶。

【注释】

1 狱法：关于犯罪的法律。

2 能：当作“罢”。

3 这句的意思是，不让他给有爵位的人做奴仆。

4 贬：降低等级。

5 已：停止，取消。

6 级一树：每增加一级，就多种一棵树。

【译述】

关于犯罪的规定是，由爵位高的人审判爵位等级低的人。爵位高的人如果因故被罢免，也不让他给有爵位的人做奴仆。爵位从二级以上，有了罪就降级；从一级以下，有了罪就取消爵位。

小夫以上到大夫，死了以后，他的官级每增加一等，他坟上就多种一棵树。

其攻城围邑也，国司空訾其城之广厚之数¹。国尉分地²，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³。为期⁴曰：“先已者当为最启⁵，后已者訾为最殿⁶，再⁷訾则废。”内通⁸则积薪，积薪则燔⁹柱。陷队之士¹⁰，面¹¹十八人。陷队之士知疾斗¹²，不得斩首队五人¹³，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¹⁴；不能死之，千人环规¹⁵，谏黥劓于城下¹⁶。国尉分地，以中卒¹⁷随之。将军为木（壹）〔台〕¹⁸，与国正监¹⁹，与（正）〔王〕御史参望之²⁰，其先入者，举为最启；其后入者，举为最殿。其陷队也，尽其几者²¹，几者不足，乃以欲级益之²²。

【注释】

1 国司空：国家掌管工程的官。 訾：估量，计算。

2 分地：划分攻打的范围。

3 以：用。积尺：立方尺。

4 为期：约定一定的期限。

5 已：完成。 启：前，等于今天所说的“先进”。

6 殿：后，落后。

7 再：两次。

8 内通：在城墙打洞通到城里。一说，“内”是“穴”字的讹误。

- 9 燔(fán凡)：烧。
- 10 陷队之士：冲锋陷阵的士兵。
- 11 面：每个方面。
- 12 疾斗：突击战斗。疾，急。
- 13 “不”字可能是“而”的讹误，篆文形似。一说，“五人”是“已入”的讹误，队已入，指陷阵之士，已入城内。
- 14 一人后：指家中一人继承其爵位。
- 15 规：通“窥”。
- 16 “谏”字可能是衍文。黥(qíng晴)：刑罚名，用刀刺刻犯人的面额，再涂上墨。劓(yì义)：刑罚名，割鼻子。
- 17 中卒：中军之卒。军队中，中军一般是精锐部队。
- 18 “壹”与“台”字的繁体形似，是“台”字的讹误(陶鸿庆说)，今改。
- 19 国正监：国家掌管监察的官。
- 20 “王”字原作“正”，据他本改。王御史，国君派的御史。御史，战国时御史掌管文书及记事。参：齐，共。
- 21 几：察，考察。
- 22 欲级：希望升级的人。一说，“欲”当作“次”；次级，预备队。益：补充。

【译述】

在攻打、围困敌人城镇时，国司空测量城墙的广度和厚度。国尉划分地段，让校、徒按分得的体积数来挖掘城墙。约定完成的期限，告诉他们：“先完成任务的评为头等功，后完成的评为末等，两次末等就不评功。”挖通城墙，就堆起柴草，放火烧毁木柱。冲锋陷阵的士兵，在攻城的每一个方向派十八个人。冲锋的战士懂得急速冲击，而每队能够斩敌人的五个首级的，就赏给这个队的每个战士一级爵位；如果死了，就叫他家中的一个继承人继承他的爵位；如果不能冒死作战，就在千人围观之下，在城下对他施行刺面、割鼻子的刑罚。国尉划分

各队攻打地段后，让中军的士兵跟随着冲锋战士。攻城时，将军叫人搭起木台，和国正监及国王派来的御史一齐在台上瞭望作战情况。先攻进城的，就列为头等功；后攻进城的，就列为末等功。这些冲锋战士，全都是经过考察选拔出来的；如果选拔出来的人不足，就用后备队来补充。

弱 民 节 录

【提要】弱民，就是通过实行法制，制止抗拒法令的行为，使人民老实守法。“民弱国强，民强国弱”，人民守法，国家才能强盛。

文章认为，必须以法治军，即使“人众兵强”，甲兵财用丰足，如果不用严明的法制来保持它，也会“战不胜，守不固”，走向危亡的道路。

文章又认为，运用刑罚和赏赐两种手段，人民才肯在战争中为国效力、献身。而人民处于屈辱和贫困状态，才能看重赏赐和爵位，因此结论是，“治民羞辱以刑”，不能使民富有。这种思想，自然带有它时代和阶级的特点。

兵，易弱难强；民，乐生安佚¹。死难难正²，易之则强³。事有羞⁴，多奸寡⁵。赏无失⁶，多奸疑⁷。敌失必⁸，利；兵至强，威。事无羞，利用兵⁹。久处利势¹⁰，必王。……民辱¹¹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¹²；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¹³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¹⁴，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¹⁵而国弱。

【注释】

1 安佚(yì义)：安于逸乐。佚，通“逸”，安闲。

2 正：治，治理。

3 易之：改变它（“乐生安佚”）。易，改变。

4 事有羞：有羞于去做的事情。

5 多奸：各种奸人。

6 失：过失，差错。

7 疑：疑惧。

8 必：必然，一定的规律。敌失必，指敌人不能掌握我方的行动规律。一说，连下“利”字读作“敌失必刑”（“利”为“刑”字的讹误），是说在战争中，失掉敌人，一定要加刑于战士。

9 事无羞，利用兵：指兵不厌诈，在战争中什么办法都可使用，都不羞耻，这有利于用兵打仗。

10 利势：有利的形势，有利的地位。

11 辱：处于屈辱地位。

12 乐用：乐于尽力，听从使唤。

13 事：治。

14 私荣：指不从事农战而从事其他事情得到声名和地位。列：爵位。

15 怠：松懈，懒惰。

【译述】

兵力容易削弱，不容易强大。人民爱惜生命，喜欢安逸。要他们为国家献出生命，是很难做到的。改变这种情况，兵力就会强大。知道有些事做了是可耻的，各种奸人就会减少。赏赐没有差错，各种奸人就会心存疑惧。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行动规律，有利于战胜敌人；兵力达到最强大，就能产生威势。认为没有什么事是可耻而不能做的，就有利于用兵。长久地处于战争的有利地位，必然能统一天下。……人民处于屈辱地位，就会看重爵位；处于软弱地位，就会尊敬官府；处于贫困状态，就会重视赏赐。用刑罚来治理，人民就乐于出力；用赏赐鼓励作战，人民就不怕死。所以，临战严整，士兵出力，这就

叫强大。人民通过私人的门路获得显荣，就会看不起爵位、鄙视官府；人民富有，就会轻视赏赐。统治人民，用刑罚来羞辱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能作战。如果在人民怕死、政事纷乱的情况下去和别国作战，士兵、农民就会消极懈怠，国家也就弱了。

政作民之所恶¹，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²，兵重弱³。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弱重强⁴，王。

【注释】

1 政：政令，政策。作：实行。

2 强之：使之强，使他们强悍。

3 重（chóng虫）弱：弱上加弱。

4 这两句应当作“故以强重弱，削；以弱重强，王。”（陶鸿庆说）译文依此。

【译述】

政令推行人民所厌恶的东西，人民就会弱；政令推行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会强悍不守法。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所以，推行人民所喜欢的，人民就强悍不守法；人民强悍，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悍，国家的兵力就会弱上加弱。推行人民所喜欢的，人民就强悍不守法；人民强悍，而政策使他们变弱，国家的兵力就会强上加强。所以，采用强民的政策，使兵力弱上加弱，国家就会削弱；采用弱民的政策，使兵力强上加强，就会统一天下。

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¹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²，与危亡为邻。故明主察³法，境内之民无辟⁴淫之心，

游处之士迫于战陈⁵，万民疾⁶于耕战，有以知其然⁷也。楚国⁸之民，齐疾而均⁸，速若飘风⁹；宛钜铁铍¹⁰，利若蜂蛰¹¹；胁蛟犀兕¹²，坚若金石；江、汉以为池¹³，汝、颍以为限¹⁴，隐以邓林¹⁵，缘以方城¹⁶。秦师至，郢、郢举¹⁷，若振槁¹⁸，唐蔑死于垂涉¹⁹；庄跻²⁰发于内，楚分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财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释权衡而操轻重者²¹。

【注释】

- 1 资：资本，条件。
- 2 苟：假如。 明法：严明法令。 守：保持。
- 3 察：明察，洞察。
- 4 辟：通“僻”，邪，不正。
- 5 游处(chǔ础)之士：游士和处士，即说客和隐士。 陈：通“阵”。
- 6 疾：急。
- 7 然：如此，这样。
- 8 齐疾：快速。 均：协调。 按，自“楚国之民”至“楚分为五”一段是《荀子·议兵》文，语句稍有不同。当系后人抄自《荀子》，荀子用以说明楚国的失败是“统之者非其道”，而本文用以说明楚败是“无法”造成的，表现了法治思想。
- 9 飘风：旋风。
- 10 宛：楚国地名，在今河南南阳。 钜：即现在所说的钢。 铍：同铍(shé蛇)，短矛。
- 11 蛰(chài柴去声)：蝎类毒虫。
- 12 胁：两膀，这里用作动词，意为“披在两膀上”。蛟：借作“蛟”，沙鱼。 犀：犀牛。 兕(sì四)：雌犀牛。按，这里是指用沙鱼皮或犀牛皮做成的铠甲。
- 13 江、汉：长江、汉水。 池：护城河。
- 14 汝、颍(yǐng影)：都是河流名。汝水在今河南省境内。颍水，发源于河南，流经安徽，入淮河。 限：险阻。

15 隐：蔽，遮挡着。 邓林：楚国北面与邓地为界的山林。

16 缘：沿。 方城：楚国北面防御秦、魏等国的长城。

17 师：军队。 鄢：楚地名，在今湖北宜城县。 郢：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按，秦军攻破鄢、郢在公元前二七九年和前二七八年，距商鞅之死已六十余年。 举：攻下。

18 振：摇动。 槁(gǎo稿)：枯木。

19 唐蔑：楚将，一作唐昧，为齐军所杀，事在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三〇一年）。 垂涉：一作垂沙，楚地名，在今河南唐河县境内。

20 庄蹻(jué决)：楚国农民起义军领袖，楚怀王二十八年起义。

21 释：舍弃。 权衡：秤。权，秤锤；衡，秤杆。按，“者”下当有“也”字。

【译述】

如今人口众多，兵力强大，这是做帝王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不严明法令来保持它，就离危亡不远了。所以明智的君主洞悉法制，使国内的人民没有邪僻放纵的念头，游士和隐士也被迫参加战争，广大人民都积极务农作战，这是因为明主们懂得不用法制保持人多兵强就会危亡的道理。楚国的人民，行动敏捷而一致，动作快得就象一阵风；宛地的钢铁打成的矛，锋利得就象蜂蝎的刺；身上披的沙鱼皮、犀兕皮制成的甲，坚固得就象金石；有长江、汉水作护城河，汝水、颍水作险阻；有邓林作屏障，有方城做边缘。可是秦兵一来，鄢、郢就被攻下，好象摇落枯叶一样，唐蔑败死在垂涉；庄蹻在国内起义，楚国四分五裂。土地不是不大，人民不是不多，武器、装备，物资不是不充足，可是作战不能取胜，防守不能牢固，这是没有法制所产生的恶果。这是抛开称砣、秤杆来掂量物体的轻重。

外 内 节录

【提要】对外要重战，对内要重农，所以本文用“外内”二字

作为篇名，主要意思在于阐述重农、重战的政策。

文中说，作战和务农都是人们不愿做的事，所以必须实行法治，赏必多，刑必严，压制儒生和商贾，以促使人民积极从事农战。这样，就可以“出战而强，入休而富”，做到国富兵强，无往不胜，从而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

民之外事¹，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奚²谓轻法？其赏少而威薄³，淫道不塞之谓也⁴。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⁵，游宦者任⁶，文学私名显之谓也⁷。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⁸矣。故其赏少，则听者⁹无利也；威薄，则犯者无害¹⁰也。故开淫道以诱之，而以轻法战之¹¹，是谓设鼠而饵以狸也¹²，亦不几¹³乎！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淫道必塞，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赏多威严，民见战赏¹⁴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¹⁵。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敌，是以百石之弩射飘叶也¹⁶，何不陷¹⁷之有哉！

【注释】

- 1 外事：对外要做的事。
- 2 奚：何，什么。
- 3 威薄：指刑罚轻。
- 4 淫道：邪道，不从事农战的邪路。 塞：堵塞，杜绝。
- 5 辩知（zhì致）者：巧言善辩的人。知，通“智”。
- 6 游宦者：四处游说求官的人。宦，做官。任：用。
- 7 文学私名：研究古代文献有个人名气的人。文学，古代文献，书本知识。儒家把《诗》《书》等称为文学。 显：名气大。
- 8 事失：战争失败。事，战事。
- 9 听者：听从法令的人。
- 10 害：损害。
- 11 战之：使之战，使人们作战。

12 设：诱。 饵：引诱用的食物。这里用作动词，是“作诱饵”的意思。狸：野猫。

13 不几（jī机）：不近，远。几，近。

14 战赏：作战立功而受赏。

15 苦生：以生为苦，这里的意思是，认为活着因不去作战而受刑辱是痛苦的。

16 百石之弩（nǚ努）：强有力的弓。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弩，装有机关的强弓。

17 陷：攻破。

【译述】

人民对外要做的事，没有比打仗更难的了，所以朝廷用轻法就不能驱使他们去作战。什么叫轻法？就是说，赏赐少，刑罚轻，邪门歪道没有堵住。什么叫邪门歪道？就是说，善辩狡诈的人得到尊贵，出游求官的人受到重用，搞书本知识的人个人名气很大。这三条邪路如果不堵住，那么人民就不去作战，战争就要失败。所以，赏赐少，听从法令的人就无利可图；刑罚轻，违犯法令的人就不能受到损害。所以，开放邪门歪道来诱惑人民，又用轻法督促他们去作战，这就叫引诱老鼠而用猫作诱饵，不是相去太远了么？因此，要想使人民去打仗，必须使用重法。赏赐必须多，刑罚必须严，邪门歪道必须堵塞，使善辩狡诈的人得不到尊贵，出游求官的人得不到任用，搞书本知识的人得不到个人的名誉。赏赐多，刑罚严，人民看到作战立功而赏赐多，就不怕死，看到不去作战会受到耻辱，就认为耻辱地活着是痛苦。赏赐使他们不怕死，而刑罚使他们认为活着苦，又堵塞了邪门歪道，用这样的军队对付敌人，就是用百石之力的硬弓去射飘落的树叶，哪有攻不破的呢？

故为国者，边利¹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²。边利归于

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³而富者，王⁴也。

【注释】

1 边利：边境的战利。

2 市利：市场交易的利益。抬高粮食的价格，重征商人、手工业者的税，则有利于农，而不利于商人和手工业者。

3 入休：在国内休养生息，指没有战争。

4 王（wàng旺）：统治天下，称王。

【译述】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要把边境上的战利全都归于士兵，把市场交易的利益全都归于农民。把边境上的战利归于士兵的，国家就强大；市场交易的利益归于农民的，国家就富裕。因此，出兵打仗就强大，回师休整就富裕，这样的国家就可以统治天下了。

君 臣 节 录

【提要】本文论述了国君和臣民的关系，强调了实行法制的必要性。

文章说：“道民之门，在上所先”，即国君看重什么，对社会风尚起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趋向。“缘法而治，按功而赏”，使作战立功的人“爵足荣”“禄足食”，打击儒生、说客、游侠，就可以“地广”“兵强”。反之，背弃法制和论功行赏的原则，就会造成“地削”“兵弱”的恶果。

明（王）〔主〕¹之治天下也，缘²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³不避死者，以⁴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⁵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⁶

者，足以养二亲⁷，治军事⁸。故军士死节⁹，而农民不偷¹⁰也。

【注释】

- 1 原作“王”，据他本改作“主”，下文作“主”。
- 2 缘：循，遵循。
- 3 疾战：积极作战。疾，急。
- 4 以：为了。
- 5 虏：俘虏。
- 6 廛(chán缠)：指一户居民所有的房、地，这里指居处、乡里。
- 7 二亲：指父母亲。
- 8 治军事：供给军需物资。按，“治”可能是“给”字的讹误。
- 9 死节：为节义而死，为国牺牲。
- 10 偷：怠惰，不认真。

【译述】

明智的国君治理天下，是依照法制来治理，按照功劳来赏赐。大凡人民积极作战、不避死亡的原因，是为求得官爵俸禄。明智的国君治理天下，兵士有杀死敌人、活捉俘虏的战功，一定要使他的爵位足够荣耀，俸禄足够食用；农民不离开乡里，就使他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物资。因此，军士就肯为国牺牲，而农民也不会懒惰。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¹，背功而以誉²，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³。臣闻道民之门⁴，在上所先⁵。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⁶，可令学问，在上所与⁷。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⁸无择也。民徒⁹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¹⁰；垂衣裳而谈说者得¹¹；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¹²。尊向¹³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¹⁴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¹⁵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

民日寡，而游食者¹⁶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¹⁷。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故明主慎法制。……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¹⁸。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注释】

- 1 释：舍，抛弃。 以：用。 知：通“智”。
- 2 背：背离，背弃。 誉：名誉，声誉。
- 3 流：流动。 徙：迁移。
- 4 道：通“导”，引导。 门：门路，途径。
- 5 上：国君。 先：放在首位，提倡。
- 6 游宦(huàn换)：出游求官。宦，做官。
- 7 与：给与，赏赐。
- 8 四旁：四方。
- 9 徒：但，只要。
- 10 瞋(chēn抻)目：瞪起眼。瞋，瞪。扼腕：握着手腕。扼，把。瞋目扼腕，是发怒的样子。 语勇：谈论武勇。 得：指得赏赐。
- 11 垂衣裳(cháng常)：古代士大夫穿的长大的衣服，衣、裙相连。裳，裙(古代男子也穿裙)。
- 12 迟日旷久：长期。迟，久。旷，远。积劳：长期劳累。 私门：有权势的人家。
- 13 尊向：尊尚。
- 14 去：离开，丢开。
- 15 事：奉侍。 便(pián骈)辟(bì闭)：受国君宠幸的人。辟，通“嬖”。
- 16 游食者：游荡混饭吃的人。
- 17 卑：低下，这里指地位低下。
- 18 治之至：治理得最好。至，最，顶点。

【译述】

当今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弃法制而任用所谓有智慧

的人，丢开功劳而任用有虚名的人。所以兵士不愿作战，农民流动迁移。我听说，引导人民的门径，在于国君首先提倡什么。所以，可以叫人民去务农，作战，可以让他们出游求官，也可以让他们从事学问，就在于国君奖赏什么。国君按照功劳给奖赏，人民就去作战；国君按照读《诗》《书》的情况给奖赏，人民就去弄学问。人民对利的追求，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东西南北是没有选择的。人民只要可以得利就去干，这是国君奖赏的结果。如果瞪起眼睛、扼着手腕而谈论武勇的人得奖赏；拖着长衣、高谈阔论的人得奖赏；长久地为私门效劳的人得奖赏：国君尊宠这三种人，没有功劳都可以得奖赏，那么，人民就会丢开农战而干这些事，或者用高谈阔论求赏，或者靠巴结国君宠幸的人请赏，或者凭借武勇争赏，因此，从事农战的人会一天天减少，而游荡混饭吃的人会越来越多。结果是国家混乱而土地削减，兵力虚弱而国君地位低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国君抛弃了法制而任用所谓有声名的人。

因此，明智的国君慎重地看待法制。……这样，国家就治理好了，土地就扩大了，兵力会强大，国君也会尊贵。这是治国的最高成就。国君对于这些是不能不弄明白的。

慎 法 节 录

【提要】慎法，就是严肃认真地实行法治。文章认为，“举贤能”，重仁义，国家会越治越乱，“以战必损其国，以守必卖其城”。只有实行法治，对人们“劫以刑而驱以赏”，去推行农、战，才能做到“地少粟多，民少兵强”，培养起国家的实力，达到国重、主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力本”，实力是使国重、主尊的根本。

“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农、战两项，就

是实现霸王之业的全部措施。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¹，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²，虽桀为主不肯诎半辞以下其敌³；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所〕不若之国⁴，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⁵，主之所以尊者，力⁶也。于此二者⁷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⁸，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⁹；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¹⁰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¹¹以刑而驱以赏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¹²，莫不释法度而任辩慧¹³，后功力而进仁义¹⁴，民故不务耕战。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¹⁵于内；不归其节¹⁶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¹⁷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¹⁸也。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¹⁹。其民之欲为之，非²⁰，如²¹学之所以避害²²。故吾教令²³：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²⁴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²⁵矣。

【注释】

1 千乘（shèng剩）：指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乘，一车四马叫一乘。

2 万乘：指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诸侯国。完，完好，引申为“坚固”“强固”。

3 桀：夏朝的最后一个王，因为暴虐，夏亡。诎（qū屈）：屈服，示弱。半辞：半句话。下其敌：屈居他的敌人之下。

4 臣：臣服，服从。谓所：原作“所谓”，据他本改为“谓所”。“谓”当是“调”字之误。谐调，和解，求和。不若：不善。

5 重：受重视，有威望。

6 力：实力。

- 7 二者：指国重、主尊。
- 8 世主：国君。 致：招致，得到。
- 9 无：唯，只有（依高亨说）。
- 10 驱：驱使。
- 11 劫：威逼，胁迫。
- 12 世俗治者：世上一般治理国家的人。
- 13 法度：法律制度。 任：用。 辩慧：善辩有智谋。
- 14 功力：功劳、实力。 进：前，放在前面。
- 15 屈（jué决）：竭，尽。
- 16 节：气节。
- 17 带甲：披甲的兵士，军队。
- 18 一贯：一样。 贯，相同。
- 19 蹈：踩，踏。 白刃：白晃的锋刃。 被：受。 矢：箭。 石：守城者向攻城者发射、投掷的石头。
- 20 一本“非如学之”连读，疑“如”为“好”之误字。通读上、下文，意思不畅。《商子译注》以“非”为句，今从，然而“非”下疑有脱文，或脱去“好”字。
- 21 如：而。
- 22 害：祸害，这里指刑罚。
- 23 教令：命令。
- 24 二者：指农、战。
- 25 道：途径，措施。 毕：尽。

【译述】

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能依靠它防守的，可以求得生存，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能依靠它作战的，可以求得强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夏桀这样的人做国君，也不肯说半句示弱的话，向敌人认输。相反，一个国家外不能进攻，内不能防守，即使唐尧这样的人做国君，也不能用屈服的态度向不友好的国家求和。由此看来，国家被人重视，国君受人尊敬，原因就在于有实力。对于国家重视、国君受尊敬来说，实力是根本，可

是国君没有哪个能得到实力的，这是为什么呢？使人民感到劳苦的，无过于耕种；感到危险的，无过于战争。这两件事，即使孝子对他的父亲，都难以做到；忠臣对他的国君，都难以做到。现在想要驱使百姓，把孝子忠臣难以做到的事，交给他们去做，我认为不用刑罚强制，不用赏赐驱使，是做不成的。可是现在世上一般的统治者，没有哪个人不抛弃法制而任用善辨狡诈的人，把功劳、实力放在一边而看重仁义，人民因此不努力耕种、作战。人民不把力量用在耕种上，国内的粮食就缺乏；不把气节用在战争上，国外作战的兵力就薄弱。国内粮食缺乏，国外作战的兵力薄弱，即使有方圆万里的土地，上百万披甲的士兵，也和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平原上一个样。

古代的帝王能使他的人民上刀山，冒箭雨、飞石。他的人民愿意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喜爱，学习它是为了避免刑罚。所以假如我们下命令：人民要得到利，不耕种就得不到；要避免受刑，不参加战争就不能避免。国内的人民没有谁不先从事耕种、战争，然后才能得到他所喜欢的东西。这样，我们能做到土地少而粮食多，人民少而兵力强。能在国内推行上述这两项政策，那么成就霸王之业的措施也就包罗无遗了。

鵽冠子

《鵽冠子》一书，今本共十九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于道家，只一篇；又《汉志》兵权谋家著录《庞煖三篇》，而省《鵽冠子》。据今本考之，开篇说“庞子问鵽冠子”的，共五篇，说“悼襄王问庞子”的一篇，说“武灵王问庞煖”的一篇。我们初步认为，今本《鵽冠子》当是先秦古籍《鵽冠子》和《庞煖》的合集，而篇第的分合与内容的增益，或有后人插手。古今疑其伪者，证据尚嫌不足。

鵽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说他是“楚人，居深山，以鵽为冠（颜师古注：以鵽鸟羽为冠。）庞煖，是鵽冠子弟子（《近迭》篇煖自称“弟子”，上述五篇均是师弟问答口气，可证），曾为赵将，悼襄王时率军破燕。在书中二人都称“子”，说明记录这些言论的，是他们的后学，而且可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至于《鵽冠子》的思想体系，则如宋陆佃所说，“此书虽杂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时若散乱而无家者。”在诸子百家中无“家”可归，可见其内容的驳杂。不过，通观全书，我们还是可以说，《鵽冠子》的主要内容是黄老学派和兵阴阳家言论。《汉志》把《庞煖三篇》列入兵权谋家，可能因为兵权谋也是“兼形势、包阴阳”的。

在军事思想方面，《鵽冠子》有如下的一些要点。

一、“知一不烦”和“以一度万”。这个“一”，大体上

是《老子》的道，是某种最高的法则。作者认为，懂得了这个道，复杂的事物就变得简单了（知一不烦）；因此，就可以用这个道来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以一度万）。作者还谈到了知“道”的原则，就是要了解事物的本性及其相互关系。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正确地理解顺逆和利害，克敌制胜，可以在战争这个领域自由翱翔了（参见《世兵》、《兵政》）。这个观点虽然还没有得到深入、系统的论述，但其基本精神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二、“兵者，礼义忠信也。”作者认为，自古以来，兵战不休，并没有改变天地日月的法则，没有搅乱阴阳生死的常规。战争本身就是正常的。因此，作者不说兵是凶器、勇是逆德，而说用兵之道，应该而且可以体现礼义忠信。《道端》篇说：“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也许可以作为“兵者，礼义忠信也”的注脚。在《近迭》篇里，明确提出圣人之道以人道为先，人道以兵为先，而且把战争胜负的原因，归结到国君的是否贤明。这都体现了积极用兵的倾向。

三、“夜行之道”。《鹖冠子》有《夜行》篇，赞赏“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的手段，得出“圣人贵夜行”的结论。在《武灵王》篇里，把“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和夜行之道直接联系起来。可见，作者是主张以谋略取胜、以阴柔取胜的。

四、此外，《鹖冠子》还涉及军事中的知时、用势和阴阳五行等问题，在各篇《提要》中已有所说明。

《鹖冠子》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宋陆佃注本为通行本，本书选录即以此为据。陆佃说：“（此书）文字脱缪不可考者多矣，……故为释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辄疑焉。”本书注译中遇有疑难之处，必加说明。

近 迭 节 录

【提要】“近迭”，等于说“速败”。近，指出兵时间不久；迭，折，挫败。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师未发而兵可迭也”。

《近迭》作为兵家言，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旗帜鲜明地把注重军事摆在第一位：强调圣人之道，以“人道”（人的作为）为先，不法天，不法地；而人道又以“兵”为先，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忘兵。这样的主张和言论，在先秦兵论中是少见的。

其次，作者分析在“地大国富民强兵众”的优越条件下不能得志于天下的原因时，着重指出是“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不贤，就不了解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骄溢，就会轻视对手、偏听邪臣，因“倚贵离道、少人自有”而招致大灾大难。在这里，明确地把胜负的责任，放在国君的肩上。

第三，本文作者也谈礼义忠信。他认为用兵之道必须合乎礼义忠信。儒家学派强调礼义忠信而慎战。管仲学派既强调礼义忠信，又重视耕战。这篇文章把“人事先兵”和“兵者礼义忠信也”结合起来，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

庞子¹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²。”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³。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⁴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⁵，法时则貳⁶。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⁷何若？”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⁸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

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藏⁹。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庞子曰：“先兵奈何？”鹖冠子曰：“兵者，礼义忠信也。”庞子曰：“愿闻兵义。”鹖冠子曰：“夫道¹⁰，故敢以贱逆贵；不义，故敢以小侵大。”庞子曰：“用之奈何？”鹖冠子曰：“行枉则禁，反正则舍。是故不杀降人。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倍言负约，各将有故。”

庞子曰：“弟子闻之曰，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志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¹¹，盖殆不然。今大国之兵反诘而辞穷¹²，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鹖冠子曰：

“……夫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曰足。士¹³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贤而行骄溢¹⁴也。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焉¹⁵。骄则轻敌，轻敌则与所私¹⁶谋其所不知为，使非其任，力欲取胜于非其敌¹⁷，不计终身之患，乐须臾之说。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¹⁸，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¹⁹。敌国乃责则却²⁰，却则说者羞其弱²¹，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²²，国被伸创²³，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²⁴之民往死，邪臣之失策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仇既外结，诸侯畜²⁵其罪，则危覆社稷。世立惶惧，寒心孤立。不伐此人²⁶，二国之难不解。君立不复悔曩邇过²⁷，谋徙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²⁸，灭门残（疾）族²⁹。公谢天下以让敌国³⁰；不然，则战道不绝，国创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祸之所极。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³¹。是故师未发轫³²而兵可迭也。……”

【注释】

1 庞子：据《史记·赵世家》，赵悼襄王三年（前二四二年），以庞煖为将，攻燕，擒其将剧辛。《鹖冠子·世贤》记悼襄王与庞煖问答，与此相合。《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庞煖》三篇”。

2 人：即下文的“人道”。人道与天_道相对而言，等于说“人事”。

3 戾（lì力）：乖张，暴虐。

4 鲜（xiǎn显）：少。

5 “时举”句：疑文字有夺误。大意当是，时机的获得和失去，并无固定的轨迹可寻。时，指机运，机会。举错，同“举措”，举动措施。

6 贰：变易无常，无规律可以遵循。

7 阴阳：本是古代哲学家用以解释自然界矛盾对立现象及其转化规律的一个术语。本文上边提到天、地、时，这里提阴阳，似指阴阳变化消长之道；下边却说“阴阳寒暑与时至”，阴阳与寒暑并列，概念又缩小了。

8 勾萌：草木出土时，弯的叫勾，直的叫萌。勾，也写作“句”。

9 赢（yíng盈）：通“羸”，盈，满。

10 “夫道”四句：此四句文意不顺，或者“道”字前当有“不”字；或者“不义”当删“不”字。译述姑作“夫〔不〕道……；不义……”句法。又，此段最后一句“各将有故”，不得其解（各将或当作“名将”），译文略此一句。

11 “今以”二句：大意是说，听说的道理与眼见的事实并不一致。听说的道理，指“地大者国富”三句而言。

12 诎（qū屈）：屈服，败退。《荀子·议兵》，“敌国不待试而诎。”辞穷：这里的意思当是，言辞已尽而目的不达，指下句“禁不止，令不行”。

13 士：指士民，战士和人民。民众兵强，就是士有余力。又，士与“事”通，指战争之事或从事战争。译文取后一义。

14 溢：水满外流。这里指自满。

15 无为：有所不为。《孟子·离娄下》，“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致：达到（目的）。

16 所私：所偏爱之人。

17 非其敌：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敌，匹敌，旗鼓相当。

18 被：受，承。过听：错误地听从（他人的计谋）。谤：批

评。谤与下句“责”相对，因疑“丑”是衍文。

19 负：承担。 滥首：大意是带头胡乱出谋侵犯别国。首，发端，带头。

20 责：责罚。 却：退却。

21 说（shuì税）者：进言的人，即上文所说国君所私之人。今按，“却则说者羞其弱”至“邪臣之失策也”数句，文意不顺，或者有脱漏错简，今试改作“却则说者羞其弱，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国被伸创，邪臣之失策也”。译文依此。

22 万贱：众人，与下文“一贵”相对；一贵，指上文国君所私之人。 直：直理，正确的道理，与下文“曲”相对。 挠：折。这里作“矫正”解。

23 伸创：越来越大的创伤。陆佃说，“浸大曰伸。”

24 元元：百姓。

25 畜：通“蓄”，积蓄。这里指记在心里。

26 不伐此人：一本作“不代此人”。代，作“更替”解。此人，或者是指滥首之谋臣。译述姑依此。

27 “君立”四句：文意不顺，译文从略。“君立”，疑当作“君主”，与下文“滥首”（指谋臣）对举。悔曩（nǎng囊上声），悔恨往昔，指以前轻易发动战争。邴过，怨恨自己的过失。邴，通“尤”。

28 “滥首”句：依下句推之，似指谋臣失策，罪过极大。滥首指谋臣。

29 “灭门”句：当作“灭门残族”，“疾”当是衍文。灭门残族，一家乃至全族遭到灭绝之祸。

30 公：公开。谢：谢罪，道歉。 让：退让，逊让。

31 少人：看不起别人。少，以为不足。 自有：过高地估计自己，自以为是。

32 发轳（rèn任）：发端。轳是止住车轮滚动的木头；抽去轳头，车始前行。

【译述】

庞子问鹖冠子说：“圣人之道，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人事放在首位。”庞子说：“注重人事，又该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武备放在首位。”庞子说：“为什么放弃天道而把人道放在首位呢？”鹖冠子说：“天道过于高远而难于了解。即使有福运，也不能祈求；即使有祸殃，也不能回避。效法天，就会变得暴戾。地，它是广大深厚而丰饶的，但缺少威严。效法地，就会变得卑辱。时运的来去更替并没有什么轨迹可寻，效法时运，就会无所适从。〔天、地、时〕这三者都不可以用来建立好的教化，培植好的风俗，所以圣人不效法它们。”庞子说：“〔效法〕阴阳又怎么样？”鹖冠子说：“神明威灵与天道相合，草木生长与地道同行，阴阳寒暑与四时一起来到。这三者，有圣人在就有条理，圣人不在就出现了紊乱，所以还是要把人事放在首位。富足，会变得骄奢；显贵，会变得自满。〔骄奢自满，会招致失败。所以人事是最重要的。〕兵备武力，宁可百年不使用一次，却不可一日忘记。所以，讲人事就要把武备放在首位。”庞子说：“把武备摆在首位，又将如何？”鹖冠子说：“用兵之事，是要遵行礼、义、忠、信的原则的。”庞子说：“希望听您在这方面的教导。”鹖冠子说：“如果不能遵道守礼，就会出现在下位者敢于反抗在上位者的事；如果不能知义安分，就会出现弱小者侵犯强大者的事。”庞子说：“那么，应该怎样用兵呢？”鹖冠子说：“〔对方的〕行为不正直，就要加以制裁禁止；一旦已经拨乱反正，就适可而止。所以，不应该杀戮投降的人。国君遵守的原则最应该推崇的，没有什么比注重约束更为可贵。取得土地却失去信用，〔这样的果实〕圣王不会占有；违背诺言而背弃盟约，……”

庞子说：“学生听说，土地广大的，国力充实；人民众多的，军备强大；军备强大的，能先于别人横行天下。可是现今眼见的实际与上面听说的道理不相符合。现今大国的用兵，往往反而遭到挫折，号令也不济事，有禁不止，有令不行，这是什么缘故？”鸛冠子说：“……土地广大、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兵力强大，可以叫做完备了。从事战争〔有余力了，〕有余力却不能先于别人横行天下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君不贤明而行为骄傲自满。不贤明，就不能有所不为，全力以赴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骄傲自满就轻敌；一轻敌，就与自己偏爱的人去商量这种人本来不懂的大事，就会使用不能胜任的人，极力要他去战胜智力高过他的敌人，不考虑长远的祸患，却欣赏痛快一时的主张。因此，国君自身会受到天下人说他误听误信的批评，谋臣要承担敌国说他乱出主张、挑动战争的责难。〔既然力量悬殊，〕敌国一责难，就只好退却；一退却，进言献策的谋臣就会以怯懦为耻，恼羞成怒而冒险作战，这样的战斗等于让无辜的百姓去送死；千万个普通人的直理也不能矫正一个显贵者的曲理，国家受到的创伤也就更加重大，这实在是邪臣失策，〔贻祸无穷啊！〕过错发生在朝廷，苦难死亡却降给了百姓；对外也结下了仇怨，诸侯国耿耿于怀，国家就会危亡颠覆。〔在这种形势之下，〕君主震恐，心惊胆寒而孤立无援。如果不撤换此种乱出主意的人，两国间的仇怨就不能消释。君王……，……，……，一家乃至全族都难免杀身之祸。〔正确的做法是，〕公开地向天下道歉，向敌国退让；不这样做，战争之事就不能停止，国家的创伤就不能养息。多么巨大啊，这不懂得注重人事的祸害；多么可悲啊，这祸害会达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是依赖贵近之人而离开正道，轻视别国而刚愎自用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还没有出发就走向了挫折和失败。

世 兵 节 录

【提要】 本文就内容言，也显得有些庞杂。“明将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等语，与《战国策·齐策六》略同；所记曹沫劫桓公事，先秦书多见之；“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则出自《老子》。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后人伪托，倒不如说是战国后期兵家博取他人之言以成己说。

这里节录的兵论，主旨是明确的，就是要把黄老思想和阴阳家思想运用到军事和作战方面。

一、作者首先指出，用兵之事自古有之，只要用得合乎“道之度数”，就是自然合理，天地阴阳都不会因之而改变法则。这自然是主战的言论。“道之度数”的道，我们怀疑它就是下文“知一不烦”的“一”（《度万》篇说“以一度万”，主旨全同），和《老子》书里的“道”（也就是“一”）是相同的概念；只是本文作者把它用在积极主兵方面，要求用兵合乎这个道罢了。

二、曹沫劫桓公一段，重点在论述“知时”的重要性（“故曹子为知时，鲁君为知人。”）曹沫三战三败而不死，是为了待时。为了待时而能“弃细忿之愧”，终成大功。这个“时”，指的是时机。《孙子兵法·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可以参照。

三、“昔善战者举兵相从”一段，基本上是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综合了兵阴阳家和兵形势家的思想。作者重视黄老思想的指导作用，所以强调“用一不穷”（即上面提到的“知一不烦”、“以一度万”），认为做到这点，就可以在战争范围内“与道翱翔”、自由驰骋了；作者讲阴阳，所以提出“阵以五

行，战以五音。”（在《天权》篇里，具体说到“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后水、中土。营军陈士，不失其宜，王度既正，无事不举。”）这在今天看来，已无积极意义。作者讲形势，所以提出“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的用兵原则。这一部分带着明显的辩证法色彩。

道有度数¹，故神明可交²也；物有相胜³，故水火可用也；东西南北，故形名⁴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德⁵已衰矣，兵知⁶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尧伐有唐⁷，禹服有苗⁸。天不变其常⁹，地不易其则，阴阳¹⁰不乱其气，生死不僇¹¹其位，三光¹²不改其用，神明不徙¹³其法。……

汤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纣。知一不烦¹⁴。千万曲¹⁵，所杂齐同¹⁶。胜道不一，知者计全。明将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欲逾至德之美者¹⁷，其虑不与俗同；欲验九天¹⁸之高者，行不径请¹⁹。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寒心孤立，悬命将军²⁰，野战则国弊民罢²¹，城守则食人灼骸²²。计失，其国削主困²³，为天下笑，持国计者可以无详乎？……

曹沫²⁴为鲁将，与齐三战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刎颈而死，则不免为败军擒将。曹子以为：败军擒将，非勇也；国削名灭，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故退与鲁君计。桓公合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埴²⁵位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²⁶。三战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动，四邻惊骇，名传后世。扶杖²⁷于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²⁸，立终身之功；弃细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为知时，鲁君为知人。……

昔善战者举兵相从²⁹，陈以五行³⁰，战以五音³¹。指天之极，与神同方³²。类类生成³³，用一不穷³⁴。明者为法³⁵，微道

是行。齐过³⁶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³⁷，禽将破军。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³⁸若坏墙。执急节短³⁹，用不绶绶⁴⁰。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⁴¹，援吾所胜。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穷。得此道者，驱用市人⁴²，乘流以逝⁴³，与道翱翔。

【注释】

1 道：天道；大道。 度数：这里含有法度、准则的意思。

2 交：交通，指人道与天道可以交通。交，或作“效”，效法。译文用后者。

3 相胜：即相克。战国阴阳家有五行相生相胜的说法。如木生火，火生土等等，是相生。水胜火，火胜金等等，是相胜（相克）。

4 形名：也写作“刑名”。形指形体或实际，名指名称。战国时形名家（也称名家），就是研究名与实的关系的。

5 上德：这里指在上者的德行。

6 知：通“智”。

7 尧伐有唐：陆佃说，“传云，尧佐帝摯，受封于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尧‘尧伐有唐’，未详闻也。”

8 有苗：亦作“三苗”，上古少数族名。注屡见前。

9 常：常规，常度。

10 阴阳：这里指气候的寒暖。如阴气盛则万物肃杀；阳气生则草木萌动。

11 俛：同“俯”。

12 三光：指日、月、星。

13 徙：迁，变易。

14 知一不烦：懂得和掌握根本的原则，所有的事情就有了头绪（从字面上说，约略相当于现今的“纲举目张”）。一，指根本原则。《老子》书经常把“一”作为“道”的同义语。如“天得一以清”（三十九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又《吕氏春秋·执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淮南子·人间训》，“执一而应万，握要

而治详，谓之术”。都是说的掌握根本而应付万事。

15 千方万曲：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千、万，形容其多。方、曲，指事物的差别。

16 杂：集，聚。《吕氏春秋·仲秋》高注，“杂，会也。”齐同，一致。

17 逾：超过。至德：至高无上的道德。

18 九天：古人说天有九重。这是极言天之高远。

19 径：或作“经”，径、经相通。经，经由。请：问。今按，此处文意欠顺，疑有错简。译述时姑将“欲逾……是以”置于“知者计全”之下，读作“知者计全。欲逾至德之美者，其虑不与俗同；欲验九天之高者，行不径请。是以明将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

20 悬命：等于说“冒险”。悬，无所凭依。将（jìàng 酱）：统领。

21 罢：同“疲”，疲惫，困顿。

22 灼（zhuó 酌）骸：所谓“以骸为炊”。以死人的骸骨当柴烧。

23 “其国”句：疑当作“其国削，其主困。”脱一“其”字。困，处于困境。

24 曹沫：即曹刿。春秋时鲁国人。《史记·刺客列传》记其劫桓公之事。

25 埴（shàn 扇）：为供祭祀之用而清除整洁的地面。《礼记》郑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埴”。本文所指，实即坛场，为会盟而筑的土台。

26 辞气：言辞和气概。悖：逆，不顺。

27 扶杖：疑当解作“扶持”、“守持”。杖，持也。

28 去：弃。忿悁（yuān 冤）：气恼。

29 从：追赶，追逐。

30 陈以五行：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排阵。陈，同阵，指行阵，阵式。五行，指水、火、木、金、土。按，阵以五行，显然是所谓兵阴阳家的言论。

31 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古人把五音与五行、四季

相配，如五行之木，在音为角，在时为春；五行之金，在音为商，在时为秋。《吕氏春秋·音律》，“孟秋生夷则。”“夷则之月，修法飭刑，选士厉兵，诘诛不义，以怀远方。”高注，夷则，七月律。这是阴阳家把五行说中的季节、音律和兵刑联系在一起了，并无科学根据，可不详论。

32 方：与上文“极”同义，作“准则”解。

33 类类生成：相应的事物相互生成相互促进。在这里就是指五行说中季节、音律和兵刑德教等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第一个“类”字，用作动词，作“类似”、“相应”解。

34 一：即上文“知一不烦”之“一”。 穷：不通。

35 “明者”二句：帛书《十大经·姓争》，“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明者，指贤明之人。法，此指五行生克的原则。微道，幽微之道，看起来并不显明而实际存在的规律或原则。

36 齐过：疑与“进退”、“伸缩”义近。齐，等，同。过，超过。

37 出：脱出，离开。这里作避开解。 触：犯，进击。

38 殷（yǐn引）：震动发出的大声。《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

39 执急节短：执，当作“势”。急，峻急。《孙子兵法·势》，“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郭化若说，“其节短”的意思是节奏短促有力。

40 纒（màn慢）纒：萦回舒卷。这里作“迟缓”解。

41 伺：时机。在这里疑当解作“伺”，所伺，所窥伺的目标，与下句“援吾所胜”相应。

42 市人：集市上的人，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

43 逝：往，去，陆佃注，“或作游”。

【译述】

天道存在着一定的法度，所以神明可以效法；万物存在相胜的关系，所以水火可以利用；“东西南北”这样的名称〔和实际的方位是一致的〕，所以名称和实际可以征信。五帝的更替在前，然后又是三王的更替，〔这存亡兴废的情况，说明〕

当在上者德行衰微之时，用兵斗智的现象就都会出现；黄帝进行过百次征战，蚩尤发动过七十二次争斗。帝尧讨伐了有唐，大禹制服了三苗。〔尽管用兵之事层出不穷；但是，〕上天并不改变它的常规，大地并不更换它的法则，阴和阳不错乱气候，生和死不颠倒位置，日月星不改变它的作用，神明不更动它的法度。……

成汤能够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放逐了夏桀，武王凭借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诛伐了商纣。懂得和掌握了根本的原则，一切事情就简易明晰、有条不紊了。世上的事物千差万别，趋向的根本却大体一致。用兵取胜的具体手段各有不同，聪明的人会算计得非常全面。希望超越至德的崇高境界的，他的谋虑不会与一般人相同；希望验证九天的无比高远的，他的行动不须经过请教。因此，贤明的统帅不违背时机而放弃可得实利，勇敢的战士不畏惧死亡而泯灭自己的英名，忠贞的臣子不先顾自己然后才想到国君。如果在畏惧胆寒、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冒险统兵作战，〔企图孤注一掷，〕野战就会国家凋蔽、民不聊生；守城就会以人为食、以骨为柴。一旦失算，国家受到削弱，君主遭遇困顿，被天下人耻笑，主持国家大政的人难道可以不详察这个道理吗？……

曹沫做鲁国的将军，跟齐国三次作战，丢失了千里土地。假设曹沫考虑问题不顾后果，一抹脖子自杀而死，就顶多不过是一个败军之将罢了。曹沫觉得：只是一个败军之将，算不得勇敢；国家削弱，自己名声湮灭，算不得聪明；自己一死，使国君处于危境，算不得忠贞。……所以，〔曹沫不是一死了之，而是〕退回来和鲁君从长计较。齐桓公〔在柯地〕会合诸侯，曹沫就凭借着一把宝剑，在盟坛之上劫持了齐桓公，表现得面不改色、理直气壮。三次作战失去的土地，一下子就收回来了。他的举动使得天下震动，邻国惊惧，他自己也名传后

世。如果拘泥于一时的小耻，就不能成就这么大的功劳。所以，曹沫丢开恼怒的心思，而建立了终身的功绩；抛弃细小的羞愤，而树立了长远的声名。所以说，曹沫的做法，叫做懂得时机；鲁君的做法，叫做知人善任。……

从前，那些善于用兵的人在兴兵争逐的时候，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行军布阵，按照五音和季节、兵刑的关系部署战斗。归依上天的准则，和神明之道取得一致。相应的事物相互促成，坚守根本的原则就无往而不利。贤明的人以此作为处事的法度，遵循着这看似幽微而实际存在的规律。一伸一缩，一进一退，都参照天地运转的情况。避开敌人的实力，进击敌人的空虚，就可以俘虏敌人的将领，摧毁敌人的军队。进发如飞箭那样迅速，动作象雷霆那样猛烈。用这种迅猛的声势直捣敌人空虚，〔敌人的崩溃，就象〕墙头轰然倒塌一样。进军的气势峻急，突击的节奏短促，就可以迅速奏效，不会纾缓拖延。避开不利于我方的死境，靠近有利于我方的生路。直奔我方所窥伺的目标，夺取我方的胜利。所以，战士不会败逃，军队不致困窘。懂得这个原理的人，即使驱赶未经训练的普通市民，也可以象顺水而下那样顺利，就可以〔在用兵这个方面〕和天道一起遨游了。

兵 政 节 录

【提要】《汉书·艺文志》说：“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助者也。”本文内容与此说正合。

作者着重论述了物各有性的道理，五行相生相克，就是因为物性不同。关于用兵取胜之道，作者提出“权”和“势”两个原则，其根据也是物性。懂得物性，就懂得物各有所能，有

所不能，就懂得顺与逆，“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自然要打败仗。

本文节录时删去了“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与“道乎，道乎，与神明相保乎！”这样一类的话，或者就是班固说的“顺时而发”“假鬼神而有助”的意思，兹录以备考。

庞子问鹖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¹，地之，人之，赏以劝战，罚以必众²。五者已图³；然九夷⁴用之而胜不必者，其故何也？”

鹖冠子曰：“物有生⁵，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不达物生者也。若达物生者，五尚一也耳⁷。”

庞子曰：“以五为一，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以早为晚，地不能以高为下，人不能以男为女，赏不能劝不胜任，罚不能必不可⁸。”

庞子曰：“取功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⁹物之然、而穷达存焉。之二也，在权在执¹⁰。在权，故生财有过富；在执，故用兵有过胜。财之生也，力之于地，顺之于天；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以逆为顺，故其财贫；以患为利，故其兵禽¹¹。”

【注释】

1 “天之”三句：《鹖冠子·天权》，“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陆佃注，“天时、地利、人和。”

2 必众：陆佃注，“或作恐众”。

3 图：本指地图或图画。这里是“载在书上”的意思。

4 九夷：古代东方夷族的统称。

5 生：陆佃说，生犹化也。今按，生与“性”通，古籍常见。

6 相制：这里即指五行相克之理。参见《世兵》注3。

7 五：指上述天、地、人、赏、罚五者。尚：犹。

8 不可：陆佃注，或无“不”字。今按，无“不”字，于义为顺。

9 因：陆佃注，或作“固”。今按，当是“固”字。

10 权：权谋，权变，善于算计。势：通“势”，态势，形势。《世兵》篇说，“兵以势胜”。《孙子兵法·势》，“故善战胜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11 禽：同“擒”，指被擒，被俘虏。

【译述】

庞子请教鹞冠子说：“用兵的法则，就是要顺天时，尽地利，通人事，用赏赐鼓励作战，用惩罚来威吓将士。这五者已经载之于书，〔无人不晓了；〕然而，九夷之人运用这些法则却不能肯定地夺取战争的胜利，是什么缘故呢？”

鹞冠子说：“万物各有本性。所以，如金、木、水、火，不必经过具体的验试，就能知道它们彼此相克的关系。……〔上述用兵的五项法则〕九夷之人运用它却不能肯定得胜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通达事物的本性。假若通达了事物的本性，这五项法则只不过根据一个基本原理罢了。”

庞子说：“把五项法则归结为一个原理，是怎么回事呢？”

鹞冠子说：“〔这就是物各有性呀！〕天不能把早晨变为夜晚；地不能把高山变为低地；人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赏赐再多，不能鼓励本来不胜任的人去打胜仗；惩罚再重，也不能阻止必然到来的失败。”

庞子说：“那么，想取得成功该怎么办？”

鹞冠子说：“天不能驱使入，人也不能驱使天，这物性本来就是如此，而做事顺利与否的因素就在其中。〔出现顺利或者困顿〕这两种〔前景，关键就看能不能〕运用权谋，掌握形势。善于算计，生财可以成为大富；善于用势，作战可以取得

大胜。财富的生成，要努力耕作，要顺应天时；用兵的胜利，要适应大道，要取得人和。那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把逆当成顺，把患当成利。把逆当成顺，所以他财富贫乏；把患当成利，所以他用兵失败。

武 灵 王

【提要】《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叫不战而胜，本文作者试图作出自己的解释。

“太上用计谋”，指的是使敌国国君昏愤，民俗败坏，赏罚混乱。“其次因人事”，指的是贿赂对方权贵，离间其君臣关系。这两条是同一性质的，实行中必然相互配合。“其下战克”，指的是乘敌国屡战而兵疲之机发动进攻。这样解释，想来是作者对春秋战国时各种战例的经验总结。

本文批评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形而上学观点，用历史事实说明强弱兴亡的不断转化，并进而强调，要善于运用阴柔胜阳刚的法则来促成这种转化，取得战争的胜利。

武灵王问庞煊曰¹：“寡人闻飞语²流传曰：‘百战而胜³，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愿闻其解。”

庞煊曰：“工者贵无与争⁴。故大上⁵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

“用计谋者，荧惑⁶敌国之主，使变更淫俗⁷，哆恭骄恣⁸，而无圣人之数。爱人而与，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释罪，怒则妄杀。法民而自慎⁹，少人而自至。繁无用¹⁰，嗜龟占¹¹，□□高义¹²，下合意内之人。所谓因人事者，结弊帛¹³，用货财，闭近¹⁴人之复其口，使其所谓是者尽非也，所谓非者尽是也。离君¹⁵之际用忠臣之路。所谓战克者，其国已

素破兵¹⁶，从而攻之，因句践用此而吴国亡¹⁷，楚用此而陈蔡¹⁸举，三家用此而智氏亡¹⁹，韩用此而东分²⁰。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此所谓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此《阴经》²¹之法，夜行之道²²，天武之类²³也。今或僵尸百万、流血千里而胜未决也，以为²⁴功计之每已不答。是故圣人昭然独思²⁵，忻然独喜²⁶。若夫耳闻金鼓之声而希功，目见旌旗之色而希陈，手握兵刃之枋²⁷而希战，出进合斗而希胜，是襄主²⁸之所破亡也。”

武灵王慨然叹曰：“存亡在身。微²⁹乎哉！福之所生。寡人闻此，日月有以自观³⁰。昔克德者不诡命³¹，得要者其言不众³²。”

【注释】

1 武灵王：战国时赵国国君，名雍，公元前三二五——前二九九年在位，曾在军事上进行过胡服骑射的改革，收到辟地千里的实效。庞煊：事迹未详。陆佃说，“煊盖煖之兄”，亦推测之辞。如庞煊即庞煖，则时代有不合。

2 飞语：流传之言。

3 “百战”四句：《孙子兵法·谋攻》作“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与此文字小异。

4 “工者”句：大意即不战而胜。工者，即善者。

5 大上：太上，最上。按，此三句可与《孙子兵法·谋攻》，“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相参照。

6 荧(yín)惑：迷惑。

7 淫俗：陆佃说，淫或为谣。谣俗，指风俗而言。

8 哆(chǐ)恭：哆是“放荡”的意思，“恭”字在句中文义不协，疑有误。恣(zì)：恣肆，放任无所顾忌。

9 法民：即“刑民”，对人民使用刑法。自慎：自以为治民谨严。

10 繁：纷繁。这里作动词用。无用：指无用之事。

11 龟占(zhān 沾): 用龟甲占卜吉凶祸福。这是古代的迷信活动。

12 高义: 崇高的正义行为; 也指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按, 此句大意当是, 国君屏斥高义之人, 却厚待下边意气相投的人。“意内之人”, 当指迎合自己的奸佞近臣。

13 弊帛: 财礼。弊, 通“币”。

14 “闭近”句: 此句文义未明, 译述从略。近人, 当指敌国国君宠幸的近臣。“复其口”, 陆佃注解作“使顺其口”。

15 “离君”句: 文字当有脱误。大意疑是, 离间君臣关系, 阻塞忠臣进用的道路。译述姑依此意。

16 “其国”句: 文字当有脱误。视下文所举史例, 大意是, 敌国由于穷兵黩武而兵弱民疲, 我方即可乘机进攻。

17 吴国亡: 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后, 又几次兴兵北上, 争霸中原, “吴士民罢弊, 轻锐尽死于齐、晋。”(《史记·越世家》) 公元前四七三年, 终为越王句践所灭, 夫差自杀。

18 陈: 古国名, 公元前四七九年为楚所灭。蔡: 周初分封的诸侯国, 公元前四四七年为楚所灭。

19 三家: 指赵、魏、韩三家, 与范氏、中行氏、智氏为晋国六卿。智氏: 晋国六卿之一。曾灭中行氏、范氏, 而势力强大, 后又联合魏、韩攻赵, 反为赵、魏、韩联军所破, 智瑤被杀, 事在公元前四五三年。

20 “韩用”句: 《史记·韩世家》, “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五一五年), 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陆佃以为东分即指此事, 今从之。

21 《阴经》: 陆佃注, “黄帝之书也。”今按, 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简目》, 均不见著录。译文姑依陆注。一说, 《阴经》或者即指《阴符经》, 相传为太公兵法。

22 夜行之道: 《鹖冠子》有《夜行》篇, 说“圣人贵夜行”。大意是说, 圣人行事, 以幽微不露, 人不能见为贵。

23 天武: 未详。

24 “以为”句: 语意未明。依上下文意推之, 大意当是, 以此衡量功利, 往往是得不偿失。

25 昭然：明白的样子。 独思：思想与一般人不同。独，特。

26 忻：同“欣”。独喜：因为圣人知“不战而胜”可贵，故独喜。

27 枋：通“柄”。

28 襄主：战国初，晋卿有赵襄子，名无恤，是赵国的奠基人，史籍常称之为“襄主”，并无“破亡”之事。又，如“主”是“王”字之误，则先秦之“襄王”甚多，不知所指为谁。译述姑随文出之。

29 微：幽微。下句“祸”字前宜有“祸”字。

30 日月：这里作“时常”解。自观：自我观省。

31 诡：诡异，诡诈。 命：辞令。

32 要：要领，关键。 众：多。这里作“烦琐”解。今按，细审文意，“众”字下宜有“其先生(子?)之谓乎”一句。译文试补足之。

【译述】

赵武灵王问庞焕说：“我听到过这样的传闻流布，说是：‘百战而百胜，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取胜，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听听您的解释。”

庞焕说：“最高明的战法，贵在不动刀兵〔而取胜〕。所以，最上的运用计谋，其次是凭借人事，最下的是兴师动众来夺取胜利。

“运用计谋，是指迷惑敌国的君主，使他变更自己国家的风俗，变得骄奢放纵，无所顾忌，从而失去圣人的法度。〔这样，就会〕只要是偏爱之人，就给好处；没有功劳，可以得到爵位；未经劳碌，就可以得到赏赐。一高兴，就释放有罪；一生气，就妄杀无辜。以严刑峻法压制人民，却自以为治国严谨；轻视别人，却认为自己好到极点。大兴无益的工役，酷爱占卜的活动。疏远高义的贤人，却礼待奸佞的近臣。〔要灭掉这样的国家，自然用不着实际的战争行动了。〕所谓凭借人事，是指准备礼物，利用财货，收买敌国君主的近臣，而使他颠倒是非，使得他们所谓正确的，实际上全是错误的，所谓错误的，实际上全是正确的。这就可以挑拨他们的君臣关系，阻

塞忠臣进用的道路。〔这样的国家，也是容易覆灭的。〕所谓靠战争取胜，就是要在敌国屡屡用兵，国弱民疲的情况下，乘机出兵攻打它。句践用了这样的策略而吴国被灭亡，楚国用了这样的策略而陈国和蔡国被攻破，赵、魏、韩三家用这样的策略灭了智伯，韩国用这样的策略灭了祁氏和羊舌氏。如今世上的人一谈起用兵，都认为强大的一定胜利，弱小的必然灭亡。〔按照这种说法，〕那小国的君主就没有称霸称王的了，而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就没有破灭败亡的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从前夏桀地广而成汤地狭，商纣国大而武王国小，越国军弱而吴国兵强。〔最后的结果，却是汤放桀、武王诛纣、句践灭吴。〕这就是所说的不战而胜、高明中最高明的了。这就是《阴经》所阐述的法则，隐蔽不露形迹的方法，天武之类的手段。今日战争，有时候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胜负未定，从建功立业来说，常常是得不偿失。所以圣人总是明智地独作思虑，因而欣然自喜。至于说到已经听到战鼓的声音才希望立功，已经看到旌旗的颜色才希望出兵，已经握住兵器的长柄才希望作战，已经冲锋陷阵难解难分之时才希望取胜，〔那见识也就太短浅了。〕这就是襄主破灭败亡的原因。”

赵武灵王很感慨地叹息说：“或存或亡，全在自身。祸福来临的法则，是多么幽微难察啊！我听了你的这番话，一定要经常参照，自我省察。前人〔有这样的话，〕说是有了德行的人不会假话欺人，掌握要领的人总是一语中的。〔这说的就是您啊！〕”

荀 子

《荀子》，亦名《孙卿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三篇，今存三十二篇。基本上为荀子自著，少数篇章是其弟子的记述。

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年——前二三八年），名况，字卿，又名孙卿，赵国人。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继孟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学者和教育家。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学宫之长）；考察过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后来到楚国，为兰陵令，并著书终老于此。

在哲学方面，通过对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批判与总结，荀子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把“天”解释为自然界（而不是有意志的神），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反对天命论和鬼神迷信思想，阐发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荀子继承了儒家的礼治主张，论证“礼治”是做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根本途径：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隆礼尊贤而王”（《强国》）；同时，为了适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他又充实改造了传统的礼治观念，把礼治和重视功利、反对世卿世禄以及尊君权重赏罚等等结合起来，使之更好地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服务。荀子还提出性恶论，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他在讲授经典、传播儒学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其他许多篇章也有所论述。它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从中可以看到儒家一脉相承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思想的发展、充实和改造，显示着荀子自己的特色。

一、论礼治和强国强兵的关系。荀子认为礼治是治国的根本，“礼者，治辩之极也。”（《议兵》）因而也是强国强兵的基础，即所谓“强国之事”、“威行之道”（《议兵》），“隆礼尊贤”可以统一天下（《强国》）。在《议兵》篇里，他列举历史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坚甲利兵、严刑峻法不能真正强兵，更不能持久；必须重视教化，养成仁义之兵，才可以威行天下。在《强国》里，评论秦国的强大缺乏坚实的基础，必须“节威反文”，加强礼治。

二、论用兵和行仁的关系。荀子继承了孔孟“仁者爱人”的思想和仁政学说，并进一步概括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的著名论点，列举史实论证了“兵”的本质：它是行仁的手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另一方面，治国必须行仁义，爱百姓，才能用兵。“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用兵的要求就在于“附民”。在《君道》篇里，更明确地指出，国君不能爱民，就不能用民；不能用民，就战必败，国必危。

三、论富国与强兵的关系。荀子认为，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节用裕民，是富国的根本，富国然后可以强兵；舍本逐本，就会招致灭亡。

四、论王道与霸道。王道（以德服人）和霸道（以力服人）是两种不同的统一天下的指导思想。孟子主张王道，谴责霸道；荀子却兼谈王、霸。《荀子》书中，反复地将王道霸道作了对比分析。他推崇王道理想，坚持王道胜过霸道：“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认为王者“仁眇天下，义眇天

下，威眇天下。”甚至可以不战而胜。但是，荀子也很欣赏霸道。这是由于在战国末期，用武力兼并统一中国已是大势所趋，荀子清醒地看到了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论述中，荀子把爱民、重义、修信等等属于王道的信条注入了霸道，把务本事、积财物、便备用等等法家的基本政治措施纳入王道的内容，使得两者的区别缩小了。这与其说是折衷，不如说是发展。

五、论将帅与军纪。在《议兵》篇里，荀子全面地论述了将帅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可以看作是通过战争实践所作出的高度理论化的总结。关于军纪，荀子也谈得很具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将士必须服从指挥，反对个人逞强的勇敢。

《荀子》通行注本有唐杨倞《荀子注》，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梁启雄《荀子简释》。本书选录正文，以《荀子简释》（中华书局版）为底本。

儒 效 节 录

【提要】《儒效》篇通过大儒和俗儒的对比，论述了荀子所谓大儒的作用（效，效用，作用）。

节录的这一段，荀子通过周公（大儒）佐武王伐纣的战事，说明以仁诛暴、以义诛不义，出师必捷，攻之必克，无须顾虑什么“兵忌”，也无须多余的“戒惧”。这种观点，和孔子的“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是相通的。

客有道曰¹：孔子曰，“周公其盛²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

应之曰：是殆³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⁴，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⁵，履天子之籍⁶，负扆而坐⁷，

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

兼制天下⁸，立七十一国⁹，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¹⁰；东面而迎太岁¹¹，至汜¹²而泛，至怀¹³而坏，至共头而山隧¹⁴。霍叔¹⁵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¹⁶，飞廉、恶来知政¹⁷，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¹⁸而进，朝食于戚¹⁹，暮缩于百泉²⁰，厌旦于牧之野²¹。鼓之，而纣卒易乡²²，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²³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²⁴，合²⁵天下，立²⁶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²⁷。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闾²⁸不闭，跨天下而无薪²⁹。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注释】

1 客：这或者是设为主客问答之辞。道，称说。

2 盛：隆盛，这里指道德的高尚。

3 殆（dài代）：恐怕，大概。

4 崩：死。天子死叫崩（有如山陵的崩坍，是震惊天下的大事）。

5 屏（bǐng丙）：屏退，排开。及：继（位）。古代有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

6 履：践，踩着。籍：位。

7 负宸（yǐ以）而坐：背靠屏风而站立。负，靠。宸，古代宫殿上门与窗之间的屏风。卢文弨说：坐，当为“立”。按，负宸而立，就是以天子的身份临朝。

8 兼：包，全面。制：节制，统治。

9 立七十一国：据历史记载，武王灭商后，周公佐武王、成王分封诸侯，建立七十一国，包括兄弟之国十五，同姓（姬姓）之国四十。本文说“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稍有出入。

10 兵忌：用兵的忌讳。古代迷信的说法，在某些时日或某种情况

下出兵不利，叫做兵忌。

11 迎：逆，冲犯。 太岁：星名，在天空运行时每年处于一定的方位，古人认为冲犯这个方位，会遭到灾祸。

12 汜（sì四）：当作汎（fàn范）。汎，水名，大约在今河南境内。按，汜与泛滥之泛同音。

13 怀：古城邑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按，怀与崩坏之坏音近。按，泛和坏就是兵忌中的谐音之忌。

14 共（gōng恭）头：山名，在今河南辉县。 隧：通坠，山石崩塌。

15 霍叔：周武王弟，封于霍（今山西霍县西南）。

16 剗（kū枯）：剖。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屡进忠谏，被剖心而死。 箕子：商纣王的叔父（或伯父），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因忠谏被囚。

17 飞廉、恶来：杨倞注，“飞廉、恶来皆纣之嬖臣。飞廉善走，恶来有力。” 知政：执政，当政。

18 选马：使驾车的马匹排列整齐，以便进军。俞樾引《诗经》毛传，“选，齐也。”

19 戚：地名。旧说以为在今河南濮阳县境，恐不可信（武王伐纣，不必绕道过此）。

20 百泉：在今河南辉县城西北苏门山下，因泉出无数，故名百泉。

21 厌旦：当作旦压，厌读为压（依俞樾说）。旦，早晨；压，把军队逼近……。 牧之野：即牧野，武王灭商的战场，离商都朝歌不远。其地在今河南淇县西南。

22 易乡（xiàng向）：改变方向。乡，同“向”。指纣军阵前起义，反戈一击。一说，只是掉转方向而逃散的意思。译文用后说。

23 蹈难：不顾危难而勇往直前。

24 反：同“返”，回师。 定：息，平息。 三革：犀、兕、牛皮，用来制盔甲。 偃：仆，放倒。 五兵：矛、戟、钺、盾、弓箭。

25 合：统一。

26 立：建立，设置。

27 《武》、《象》，周武王时创制的音乐。《韶》，帝舜时音乐，殷代沿用。《护》，商汤时音乐。护，也写作“夔”。

28 闾(hé河)，门户。

29 跨，越。薪(qí旗)，同“圻”，界限，边界。

【译述】

有客人这样说道：孔子说过，“周公的品德多么高尚啊！自己显贵了，却更加谦恭；家富足了，却更加俭约；制胜敌人了，却更加谨慎戒惧。”

回答说：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真正的大儒识大体，通权变，是不会这样的，〕因此，大概孔子也不会这样赞美周公。武王逝世时，成王年纪还小，周公排开成王，直接继承武王，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大殿上的屏风，〔以天子的身份临朝听政，〕各个诸侯国君在大堂之下行礼朝见。在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表示谦恭了呢！

周公全面地统治天下，建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单是姬姓就独占了五十三国。周室子孙，只要不是狂悖的或糊涂的，全都成为了天下显贵的诸侯。谁说周公俭约呢！

武王伐纣的时候，出师的日期正赶上用兵的忌讳：向东进军，冲犯了太岁的方位；到达汜水，河水就泛滥；到达怀城，城墙就崩坏；到达共头山，山石就裂陷。霍叔害怕了。他说：“出师三天，就来了五次灾异，〔伐纣〕恐怕不行吧？”周公说：“〔商纣残害忠良，〕比干被剖心，箕子被囚禁；〔任用奸佞，〕飞廉、恶来当权执政。伐纣又有什么不可以啊！”于是，整顿战车，继续前进。早晨到达戚地，晚上宿营在百泉，〔一路顺利，〕凌晨，兵车逼近牧野。〔交兵的时候，〕刚一击鼓进军，纣的战士就回身逃跑，周人乘殷人溃散之机攻入朝歌，杀了商纣。杀了纣王的大概不是周人，只是借助殷人〔不为纣王作战的形势罢了〕。所以，周人没有获得敌人的首级和

俘虏，也没有获得冲锋陷阵的奖赏。周公班师之后，马上停止制造盔甲，把各种兵器收藏起来，会合天下诸侯，创设音乐，于是奏起了歌颂周的盛德的《武》乐和《象》乐，而废止了商朝使用的《韶》乐和《护》乐。全天下的人，没有不改变心思、接受教化而归顺周朝的。所以，天下太平连大门都不用关，四海一家没有边界的限制。在这个时候，周公又对谁表示谨慎戒惧了呢！

王 制 节录

【提要】《王制》论述为巩固封建统治所应当采用的政治经济措施，强调推行礼治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这里节录的两段，是在论政基础上论兵的文字。

第一段，分析王者、霸者、强者对待征战的不同态度、措施和效果，肯定王者以仁义服天下的原则；认为单纯靠武力争天下，必然事与愿违。文中说，行仁义就可以“不战而胜，不攻而得”，这自然是不现实的。

第二段，分析形成王、霸、安存、危殆、灭亡等五种不同国势的因素，指出修仁义、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务本事，积财物，可以成王业；辟田野、实仓廩、选材伎、备器用，可以成霸业。从具体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荀子认为，无论王、霸，都必须以爱民与积财为基础。

荀子以不战而胜的王道为最高理想，与孟子同。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战国争雄的局面也已大不相同，他对霸道是津津乐道的，这一点和孟子异趣。

王夺之人¹，霸夺之与²，强³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

者霸，敌诸侯者危。

用强者：人之城守⁴，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⁵，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⁶，所以守者损⁷，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⁸。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⁹，伺强大之间¹⁰，承¹¹强大之敝，此强大¹²之殆时也。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¹³，全其力，凝¹⁴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廩¹⁵，便备用¹⁶，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¹⁷，然后渐庆赏以先之¹⁸，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¹⁹，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²⁰，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²¹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²²，则诸侯疏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²³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闵王²⁴毁于五国，桓公²⁵劫于鲁庄，无他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²⁶，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²⁷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

知此三具²⁸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

【注释】

1 王：王者，成就王业的人，如禹、汤、文、武。夺，夺取，争取。之：其。人：指人心。

- 2 霸：霸者。成就霸业的人，如春秋五霸。 与：与国、友邦。
- 3 强：强者，单纯使用武力的，如战国七雄。
- 4 人：他人，他国。 城守：筑城而守。
- 5 地来：夺人城邑，扩大了土地。 民去：人民减少。一是战争的伤亡，一是民心的不服。
- 6 守者：所守卫的，指土地。 益：增加。
- 7 所以守者：用来守卫的，指人。 损：减少。
- 8 大者：大国。 削：（国土）削小。
- 9 怀交接怨：怀交，谓私相缔交；接怨，谓连续修怨（依郝懿行说）。 其敌：指强者、大者。
- 10 伺（sì四）：窥伺，窥测。 间（jiàn剑）：间隙，空子。
- 11 承：同“乘”。
- 12 强大：当作“强道”（依王引之说）。强道，致强之道，达到强大的道路、方法。
- 13 虑以王命：大抵都以统一天下为自己的使命。虑，大抵。
- 14 凝：凝聚，这里作“积累”、“加强”解。
- 15 实：充实。 仓廩（lǐn凛）：粮仓。
- 16 备用：指军备器用，备作“器械”解。
- 17 案：连词，有“乃”、“于是”的意思。 材伎之士：武艺过人者。下文又作“材技”。
- 18 渐（jiān坚）：沾湿，引申为浸润，逐步加深的影响。 先：开导，引导。
- 19 存亡继绝：使灭亡之国家复存，断绝之后嗣得以继承祖先（的名位爵禄）。按，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仁德，如《谷梁传》僖十七年提到齐桓公有存亡继绝之功。存亡，指使邢、卫二国复国；继绝，是使鲁僖公继位为君。
- 20 修：讲求。 友敌之道：像朋友那样对等交往的原则。敌，匹敌，对等。
- 21 说（yuè月）：同“悦”。
- 22 见（xiàn献）：同“现”，表露，显示。

23 霸：依上下文意，“霸”字是衍文，依王念孙说删。

24 闵(mǐn敏)王：指齐闵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姓田名地，公元前三〇〇年——前二八四年在位。燕将乐毅率燕、秦、韩、赵、魏五国兵攻齐，破齐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闵王出奔莒（今山东莒县），被杀。

25 桓公：指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姜姓，名小白，公元前六八五年——前六四三年在位。公元前六八一年，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今山东阳谷县东），鲁臣曹沫以匕首劫持桓公，迫使归还所夺鲁地。

26 眇(miǎo秒)天下：高天下，高出于其他诸侯国。眇，高远，超越。

27 甲兵：用盔甲和兵器指代军队。

28 三具：指上述“强道”、“霸道”、“王道”三者。

【译述】

王者争取人心，霸者争取友邦，强者争夺土地。能争取人心的可使诸侯为臣，能争取友邦的可与诸侯为友，争夺土地的将与诸侯为敌。能使诸侯为臣的可以成就王业，统一天下，能与诸侯为友的可以成就霸业，只能与诸侯为敌的就会遇到危亡。

单纯依靠强力的：别国或者筑城坚守，或者出城接战，而我方只是以强大的兵力去战胜它，那一定给对方的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给对方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么对方的人民必定非常憎恨我，对方的人民非常憎恨我，就天天都想和我争斗。别国或者筑城坚守，或者出城接战，而我方只是以强大的兵力去战胜它，那末一定给我方的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给我方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么我方的人民必定非常憎恨我，我方人民非常憎恨我，就天天都不想替我战斗。对方的人民天天想着跟我战斗，而我方的人民每天都不想替我战斗。这就是强者反而变弱的原因！〔由于争夺，〕土地扩大了而人民却减少了，劳苦多了而功绩反而少了，需要守卫的土地增加了，用来守卫土

地的人减少了。这就是大者反而变小了的原因！各诸侯国没有不相互联合、与强者不断结怨而与之为敌的，他们总是窥测强者大者的空子，乘着强者大者的困境，〔随时准备报复，〕这就是强者大者危殆的时候！所以，真正懂得致强之道的，决不单纯使用强力。大抵都以统一天下为自己的长期目标，注意保全自己的力量，积累自己的德行。力量保全了，诸侯就不能使他的国家衰弱；德行积累了，诸侯就不能使他的国家损减。如果当时天下没有能称王称霸的国君，那末这个强者就可以保持常胜了。这是真正懂得致强之道的。

那霸者的做法和强者不同。他们开辟土地，充实府库，使器械便于使用，谨慎地招募挑选武艺高强的人，然后不断地用奖赏去引导他们，用严厉的刑罚去制约他们，〔使他们为自己所用。〕霸者还尽力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失去名位的人能够继承他们的祖先；还保护弱小，禁止暴行，却没有吞并他国的心思。这样，各诸侯国就亲近他了。讲求友好的对等的原则，以恭谨的态度对待诸侯。这样，诸侯就悦服他了。诸侯之所以亲近他的缘故，是由于他不吞并别人；吞并的意图一旦表露，诸侯就疏远他了。诸侯之所以悦服他的缘故，是由于他采取朋友对等的态度；企图臣服他人的意图一旦表露，诸侯就离心了。所以，申明不吞并他人的义行，信守朋友对等的原则，如果当时天下没有王者，那么霸者也就可以保持常胜了。这是真正懂得致霸之道的。齐闵王被五国联兵彻底摧败，齐桓公被鲁庄公所劫持，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遵循称王天下的原则却打算称王天下。

那王者的做法与霸者又有不同。他仁德高于天下，义行高于天下，声威也高于天下。仁德高于天下，所以天下没有不亲近他的；义行高于天下，所以天下没有不崇尚他的；⁶声威高于天下，所以没有敢和他为敌的。用无人敢敌的声势，来辅助使

人心悦诚服的仁义，所以不用战斗就可取胜，不用进攻就可获取，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使天下归顺。这是真正懂得成就王业的道理的人。

懂得了上述强道、霸道、王道的不同情况的人，想要称王就可以称王，想要称霸就可以称霸，想要成为强国就可以成为强国了。

具具而王¹，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者²，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³，制与在此亡乎人⁴。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夫威强未足以殆邻敌也，名声未足以县⁵天下也，则是国未能独立也，岂渠得免夫累乎⁶！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于是者⁷，日与桀同事同行⁸，无害为尧。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堕⁹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堕，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¹⁰。诚以其国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亦危殆灭亡。

殷之日¹¹，案以中立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¹²，偃然按兵无动¹³，以观夫暴国之相卒¹⁴也。案平政教¹⁵，审节奏¹⁶，砥砺¹⁷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剗天下之劲矣¹⁸。案然¹⁹修仁义，伉隆高²⁰，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剗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²¹，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²²，不能加毫末于是矣！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²³。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²⁴，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²⁵矣。务本事²⁶，积财物，而勿忘栖迟薛越也²⁷，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²⁸，暴国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则？彼无与至也。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好残芳²⁹若芝兰；反顾其上则若灼黥³⁰，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虽

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³¹其所好者哉！彼以³²夺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³³，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³⁴？”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³⁵？安以其国为是者王。

殷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廩，便备用。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择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贯³⁶也，是以厌然畜积修饰而物用之足也³⁷。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³⁸之，掩盖之于府库。货财粟米者，彼将日日栖迟薛越之中野，我今将畜积并聚之于仓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³⁹，彼将日日挫顿竭之于仇敌，我今将来致之，并阅⁴⁰之，砥砺之于朝廷。如是，则彼日积敝，我日积完；彼日积贫，我日积富；彼日积劳，我日积佚。君臣上下之间者，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疾也⁴¹，我今将顿顿⁴²焉日日相亲爱也。以是待其敌。安以其国为是者霸。

立身则从佣俗⁴³，事行则遵佣故，进退贵贱⁴⁴则举用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庸宽惠⁴⁵。如是者则安存。

立身则轻桎⁴⁶，事行则蠲疑⁴⁷，进退贵贱则举佞兑⁴⁸，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如是者危殆。

立身则恚⁴⁹暴，事行则倾覆，进退贵贱则举出险诈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用其死力矣而慢⁵⁰其功劳，好用其籍敛矣而忘其本务⁵¹。如是者灭亡。

此五等⁵²者，不可不善择也，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之具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善择之者王，不善择之者亡。夫王者之与亡者，制人之与人制之也，是其为相县⁵³也，亦远矣！

【注释】

1 具具而王：具备了成就王业的条件，就可以成就王业。第一个具

字，作“具备”解；第二个具字，作“条件”解。

2 用：治。万乘(shèng胜)之国：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指当时的大国。乘，四马一车谓之乘。

3 臧(zāng赃)：善，好。否(pǐ匹)：不善，坏。

4 制：准则，这里作“关键”解。与：读作“举”，皆，都。亡乎：不在于……。

5 县：通“悬”，悬挂，这里引申为昭示。

6 岂渠(jù巨)：岂，怎么。渠，通“诘”，与“岂”同义。累：忧患，危难。

7 党(tǎng躺)：通“倘”，倘若，假如。是：此，指暴国的作为。

8 同事同行：意思是相处在一起，共处于一时（不是指事迹行为相同）。

9 堕：当作“随”，随从（依俞樾说）。在这里作“因由”，“缘由”解。

10 愉殷：安乐强盛。愉，欢愉，清平乐安。殷，丰足，富强。赤心：等于说“心”，指心思、心志。所：场所，处所。

11 殷之日：国家强盛的时候。殷，即上文愉殷之“殷”字。

12 偏：偏袒，偏向某一方。纵横：合纵连横，战国中期以后两种针锋相对的外交军事战略。合纵，山东各国联合抗秦；连横，一国或几国追随秦国进攻他国。在这里，纵横之事泛指联络结盟之事。

13 偃(yǎn衍)然：停息的样子。案兵：按兵。按，抑，止。

14 卒：当作“摔”（依俞樾说）。摔(zuó昨)，抵触，争斗。

15 案：连词，于是，就。下同。平：均平，持平，公允。

16 审：慎重。节奏，指政令的宽严缓急，承上文“平政教”而言。

17 砥(dǐ抵)砺(lì力)：磨刀石。引申为磨砺，这里作“训练”解。

18 刳(zhuān专)：同“专”，专有，独占。劲：坚强有力。

19 然：当是衍文。上文“案平政教……”，这里说“案修仁义……”，句法一律。

20 伉(kàng抗)隆高：大意是说，使礼治达到最高的境界。《荀

子》书多处强调“隆礼”，这里的“隆高”似指礼治而言。伉，借作“亢”，极。

21 权者重之：大意是说，谨慎地对待权衡是非利弊之事。权者，指需要权衡的事情，即上文的“中立无有所偏”、“案兵无动”（参考钟泰说）。重，持重，慎重。

22 者：在这里用法同“之”，结构助词。一：统一。

23 知：同“智”。案：句中语气词，表示小的停顿。

24 节：度，节度。分寸适宜叫做有节、有度。

25 诎（qū屈）：同“屈”。

26 本事：指农业。古人多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为末。

27 忘：当作“妄”，胡乱。栖迟薛越：在这里是浪费糟踏的意思。梁启雄引王懋竑说：“栖迟薛越，似是分散遗弃之意。”

28 三者：指上文用人，刑政，务农等三个方面。体：体现，做到。

29 芳：芳香，指美德。

30 灼（zhuó酌）黥（qíng晴）：火烧和黥刑。灼，烧。黥，古代的一种刑罚，在脸上刺字并涂上墨。

31 贼：伤害。

32 以：同“已”。

33 愿：仰慕。

34 何独不来：为什么单单不到我们这里来。

35 与（yú于）：同“欤”，语气词，表疑问。

36 率贯：统率，统领。

37 厌然：满足的样子。修饰：这里作“修缮”、“整理”解。之：当是衍字。

38 拊（fǔ府）循：安抚，这里作“爱护”解。

39 股肱（gōng工）：大腿和上臂，比喻最得力的臣僚。爪牙：以猛兽的爪牙比喻得力的猛士。

40 并阅：全部接纳。阅，容，容纳。

41 厉厉：仇恨的样子。离：离异，疏远。疾：疾恨，憎恨。

42 顿（dūn敦）顿：彼此亲厚的样子。顿，读作“敦”，敦厚。

43 立身：指为人处世。 佣俗：一般的风俗习惯。佣，同“庸”，平庸，平常。

44 进退贵贱：指用人。进退，任用和废黜；贵贱，上升和下降。

45 之：第一个之字，用法同“其”（王先谦说，“荀书多以‘之’为‘其’”。）在这里指“立身则从佣俗……”的人。 接：接遇，对待。 庸：用。

46 轻楷（kǔ苦）：轻率恶劣。

47 黷（jūān捐）疑：犹豫迟疑。

48 佞兑（ruì瑞）：口才流利、兑，通“锐”。

49 侨（jiāo交）：同“骄”，骄横。

50 慢：怠慢，轻视。

51 籍敛：指搜刮财税。籍，税。本务：与上文“本事”同指农耕。

52 五等：指上文依次分析的五种情况：王、霸、安存、危殆、灭亡。

53 县（xuán玄）：通“悬”，悬殊。

【译述】

具备了成就王业的条件的，就可以成就王业；具备了成就霸业的条件的，就可以成就霸业；具备了可以安存的条件的，就可以安存；具备了招致灭亡的条件，就会导致灭亡。治理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的国君，用来树立强大声威的，用来博得美好名声的，用来使敌人顺服的，用来使国家安全或危险、清明或败坏的，关键全都在于本国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而不在于别国。成就王业、成就霸业、安存、危险或灭亡，〔造成这五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的〕关键都在于本国，不在于别国。声威还不能使邻国震慑，名声还不能远扬天下，那就是说国家还不能独立，又哪能免除忧患和危难呢！天下都处于暴国的威胁之下，而假如自己不愿意做这种威胁天下的事，即使天天和桀那样的暴君共处，也不会妨害自己成为尧一样的圣人。〔暴国的存在，〕不是成就功名的因素，也不是国家或存或亡、或安或危的缘由。功名成就的关键，或存或亡、或安或危的原因，肯定

地是在于当国家清平强盛的时候，自己的宏图大志用在什么场所。如果用在使自己的国家成就王业这一方面，也就成就王业了；如果用在使自己的国家危险或灭亡的这一方面，也就会危险或灭亡了。

在国家强盛的时候，保持中立的态度而不偏袒，不参与结盟活动，平静地按兵不动，以此来观察暴国之间的彼此争斗。〔在国内〕要使政治公平允当，措施缓急得宜，教育和训练百姓。这样做了的时候，兵力就是天下最雄劲的了。修明仁义，把礼治推向最高的境界，端正法度，选拔贤良之士，注意改善民生。这样做了的时候，名声就是天下最美好的了。谨慎地权衡内政外交的是非利弊，使兵力雄劲，使名声美好，尧舜的统一天下，〔无非也就是这几条，〕对此不能再增加一丝一毫了！玩弄权谋、反复无常的人被斥退，贤能有智慧的人自然就进用了。刑罚政令公平合理，老百姓和睦相处，国家的风俗合乎礼义节制，那就兵力强劲、城垣坚固，敌国自然屈服了。致力于农耕，积累物资财用，不要随意浪费，使群臣百姓都按照制度行事，那就财物不断积累，国家自然富足了。用人、刑政、理财三个方面如果都体现这些原则，天下就归服，暴国的君主就自然不能使用他的兵力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人跟他来进攻啊。跟他一起来进攻的，只能是他的人民，而他的人民亲善我〔的仁义〕，高兴得就象见了父母；喜爱我〔的德行，〕就好比喜爱芝兰的芳香。他们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国君，就象见到烈火和酷刑一样，就象见到仇敌一样。人的品性即使跟夏桀和盗跖一样恶劣，也不会愿意替他所憎恶的人去伤害他所喜欢的人啊！对方的人心已经被争取过来了。所以古代的圣人，有凭着一国之地而取得了天下的，并不是靠着强力前去夺取，而是在本国修明政治，因而天下没有不仰慕的，这样做了就可以诛伐暴君禁止暴行了。所以周公向南方征讨，北方人民就不满，

说：“为什么偏偏不到我们这里来？”向东方征讨，西方人民就不满，说：“为什么偏偏把我们这里放在后头？”谁还能够与这样的人争斗呢？能够凭自己的国家做到这样子的，就可以成就王业。

在国家强盛的时候，停止用兵，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关怀爱护百姓，开辟土地，充实府库，使器械便于使用。谨慎地招募挑选武艺高强的人，然后不断地用奖赏去诱导他们，用严厉的刑罚去制约他们，〔使他们为我所用，〕并且选择士人中间明白事理的去统率他们，由此就能做到充分地积蓄财富，修理器械，使需用的物资十分充足。兵革器械一类的物资，对方将会一天天地暴露损坏于原野之中，而我方将会修缮、爱护、保藏在府库之中。财物粮食一类的东西，对方将会一天天地分散浪费在田野之间，而我方将会积累聚集在仓库里边。得力的臣僚将佐和精锐的士卒，对方将会一天天地经受敌人的打击而逐渐消耗，而我方将会招来他们，接纳他们，受到朝廷的教育训练。象这样，对方一天天逐渐衰敝，我方一天天逐渐完备；对方一天天逐渐贫困，我方一天天逐渐富足；对方一天天逐渐疲惫，我方一天天逐渐安逸。就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来说，对方彼此憎恨而一天天地离心离德，我方则彼此以诚相待而一天天地相亲相厚。用这样的办法来等待对方的衰败。让自己的国家这样去做了，就可以成就霸业。

如果做人的原则是依从一般的风尚，做事的原则是依从一般的老规矩，用人的原则是提拔一般的人才，用来对待臣下百姓的方法是宽厚和慈惠。〔各个方面都平平常常，稳稳当当。〕象这样做的，国家可以安存，免于危亡。

如果做人轻浮恶劣，做事没有决断，用人的时候总是提拔能说会道的人，对待臣僚百姓的时候总是侵犯他们、掠夺他们。象这样做的，国家就危险。

假若做人骄横暴虐，做事反复无常，用人就提拔阴险狡诈的人，用来对待臣僚百姓的，只图他们效死卖命而不顾他们的功劳，一心搜刮赋税却忘了农业生产。象这样做的，国家就灭亡。

上面分析的王、霸、安存、危险、灭亡这五个方面的成败得失，不可不精心地妥善地加以选择，这是成就王业、霸业，或保住国家，或招致危险与灭亡的条件与因素。善于选择的，就可以制服人；不善于选择的，就会被人制服。善于选择的，可以称王；不善于选择的，就要灭亡。称王和灭亡，制服别人和被别人制服，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富 国 节 录

【提要】本篇阐述作者的经济思想，其基本观点是“节用裕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这里节录的第一段，首先列举国贫和兵弱的种种因素。然后分析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的辩证关系；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是本源，增加府库财粮是末节。最后又把国贫和兵弱联系起来：如果舍本逐末（不去发展农业而只顾聚敛财物）而不知其害，“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第二段，论述仁人治国的三条原则。一、“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礼治）。二，“辟田野，实仓廩，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务农强兵）。三，“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外交原则）。其中第二条是法家富国强兵的基本主张，被荀子所汲取，作为礼治的辅助手段了。或者说，荀子的礼治，已经包括了富国强兵这个内容了。这是在新形势下，荀子对儒家礼治思想的新发挥。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¹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²，庆赏不渐则兵弱³，将率⁴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⁵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故田野县鄙⁶者，财之本也；垣窳仓廩者⁷，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⁸，货之源也；等赋⁹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¹⁰，节其流¹¹，开其源¹²，而时¹³斟酌焉。……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¹⁴，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¹⁵，夫是之谓至贪，是恶主之极也；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无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

【注释】

1 隆礼：推崇礼义。隆，高，使之高。

2 已：止，禁止，这里作“不允许”解。 诺：答应，这里作“允许”解。 信：信用，守信用。

3 庆赏：奖赏。 渐（jiān坚）：沾湿，引申为浸润，逐步加强的影响。

4 将率：将帅。

5 制数度量：数量上的规定和限制。度，限度。

6 县鄙：这里泛指农村。县，行政区划单位，春秋战国之间大于郡；鄙，边邑。

7 垣（yuán元）：围墙，这里指仓库。 窳（jiào叫）：同“窖”，地窖。 仓廩（lǐn凛）：粮仓。杨倞注：“谷藏曰仓，米藏曰廩。”

8 时和：天时和顺。 事业：这里指农事。得叙：有条理，不违农时。叙，同“序”。

9 等赋：按田亩好坏分等征收的赋税。

10 养：调养，调节。 和：和谐，和洽，即指上文“百姓时和、事业得叙。”

11 节其流：指上文所说的“制数度量”和减少官员及其俸禄等等。

12 开其源：指上文所说的重视农耕。

13 时：时时，经常。

14 并：聚合，聚集。 末：上文以土地为聚财之本，以仓库为聚财之末。

15 持：养，供养。 容：存。

【译文】

考察国家的或强或弱、或贫或富是有征兆验证的：国君不尊崇礼义，兵力就弱；国君不爱护人民，兵力就弱；说话反复无常，兵力就弱；奖赏不能持久地激励将士，兵力就弱；将领没有指挥才能，兵力就弱。国君好大喜功，〔人民不能安心生产，〕国家就贫困；国君贪图财利，国家就贫困；官员多了，〔俸禄开支大，〕国家就贫困；从事工商的人多了，〔从事农桑的相对减少，〕国家就贫困；消费财物没有规章制度的限制，国家就贫困。人民贫困，国君自然贫困；人民富足，国君自然富足。

所以，土地、农村，是财富的根本所在；官府、仓库，是聚财的末节。百姓不违农时、生产顺利，是财货的本源；按等级收税而藏之仓库，是财货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国君一定会谨慎调节，使农事和顺，节制财货的支派，开拓财货的源泉，并且经常地加以周详考虑。……如果伤害了根本，枯竭了源泉，把财货都聚集到官府、仓库，然而国君和国相却不懂得这样做的坏处，那么国家颠覆灭亡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一个国君，〕如果以整个国家来供养他而结果弄得国家灭亡、自己无存身之地，这就叫做极端贪婪，就是最愚蠢的国君了；〔因为他〕本想追求富强却丧失了国家，本想追求财利却危害了自身。上古

国家成千上万，现在不过十来个了。这没有别的缘故，亡国的原因是一样的。当今统治人民的，也应该醒悟了。

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¹。凡攻人者，非以为名²，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

仁人之用³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⁴，致忠信，期文理⁵。布衣绌屨之士诚是⁶，则虽在穷閭⁷漏屋，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⁸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⁹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实仓廩，便备用¹⁰，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¹¹，境内之聚¹²也保固，视可，午¹³其军，取其将，若拔薤¹⁴。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¹⁵。彼爱其爪牙，畏其仇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¹⁶：礼节将甚文，珪璧将甚硕¹⁷，货赂¹⁸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¹⁹。彼苟有人意²⁰焉，夫谁能忿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

为名者否²¹，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²²，寿于旗翼²³。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丧失之，我案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²⁴，其仪不忒²⁵；其仪不忒，正是四国²⁶。”此之谓也。

【注释】

1 “百里”两句：杨倞注，“此言无道则虽大必至灭亡，有道则虽小足以独立也。”百里之国，纵横各百里的国家，指小国。

2 为名：为了名声。如讨伐暴虐之君，不义之国，就可以获得“吊民伐罪”的美名。

3 用：治。

4 伉（kàng抗）：通“亢”，极。 隆高：隆盛崇高，这里指礼义说。

5 期：通“綦(qí奇)”，极，甚。文理：条理，指措施有法度，有条理。

6 布衣：指平民。 纆(xú旬)屨(jù巨)：粗麻绳编的鞋子，形容生活贫乏。 诚：确实。是：此，这样。

7 阊：巷门，这里指里巷。

8 载：任，承担。

9 隐匿：隐藏，在这里作“埋没、遮盖”解。

10 便：方便，使便利。 备用：器械，器用。

11 远举：远征。 极战：竭力作战，苦战。

12 聚：聚落，城邑。

13 午：读作“迂(wǔ五)”，触，遭遇。

14 薺(fēng封)：蒲草。

15 药：医治。 败：败坏、损失。

16 修：讲求。 小大强弱：指小国与大国、弱国与强国之间的关系。

17 珪(guī规)璧：古代玉制的礼器，用于祭祀朝聘等典礼上。珪，长条形，上端尖(或圆)，下端方。璧，扁圆形，正中有孔。硕：大。珪璧硕大，意味着礼仪隆重。

18 货赂：财物，礼物。

19 说(shuì税)之者：游说者，这里指出使结好的使者。雅文：即文雅(依郝懿行说)。辨：口才好。

20 有人意：通情达理。人意，这里指正常人的情理。

21 否：不。此承上文说，指不攻。

22 盘石：即磐石。巨石，比喻牢固。

23 旗、翼：均是星宿名。这里用来比喻长久。旗，通“箕”。

24 淑人：贤淑之人，善人。君子：有仁德的人。

25 仪：仪容态度，礼仪。忒(tè特)：差错。

26 正：端正，匡正。 四国：四方之国。以上引诗见《诗经·曹风·尸鸠》。按，古人引《诗》，往往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不一定符合原诗本意。

【译述】

一个百里大小的国家，〔只要遵循正道，〕就可以独立〔而

不受他国攻击了。〕大凡进攻别国，如果不是为了博得美名，就是为了贪图财富，再不然就是由于愤恨仇怨。

仁人治理国家，将会修养自己的心性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推崇礼义，尽本分守信用，措施极有法度。即使是穿布衣麻鞋的一般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纵然住在偏僻的小巷和简陋的房子里，连王公贵人也不能跟他争夺美好的声誉；如果一个国君让整个国家这样做了，那就全天下都不能掩盖美誉的光辉了。象这样，一心博取美名的国家也就不会来进攻了。〔仁人治理国家，〕将会开辟田地，〔增加生产，〕充实府库，使器械便于使用，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全军将士也合力同心。跟敌国进行远距离的苦战，自然是不行的；如果国内的城邑巩固安全了，看到时机成熟，然后去冲击〔来犯的〕敌军，战胜敌国的将帅，就象拔倒蒲草那样容易。敌国纵然有所得，也不能医治战争的创伤，弥补失败的损失。对方也是珍惜自己的战士，害怕强大的仇敌的，〔权衡得失，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象这样，一心贪图财富的国家也就不会来进攻了。〔仁人治理国家，〕将会讲求正确处理小国与大国、弱国与强国之间交往的原则，抱着慎重的态度对待它：礼节一定很周全，礼仪一定很隆重，礼物一定很丰盛，派去联络交好的使者一定是雍容大度、善于言辞的君子。对方只要多少通点人情，又有谁还会愤恨呢？象这样：一心为了泄愤的国家也就不会来进攻了。

一心为了博取美名的不来攻，一心为了贪图财富的不来攻，一心为了发泄仇恨的也不来攻，那末，〔仁人的国家虽然小，〕也会比磐石还要牢固，比星宿还要长久了。别国都昏乱，我国独治平；别国都危险，我国独安全；别国都不断损耗衰弱，我国就可以起来去制服它们。所以说，仁人治理国家，不是单单保持固有的东西罢了，还能够做到兼并别国。《诗》说：“贤人君子多仁德，礼仪不会有差错，礼仪不会有差错，

就能端正四方诸侯国。”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啊！

王 霸 节录

【提要】荀子兼谈王霸。本篇的基本内容就是论述“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道理。

节录的一段，着重提出王道的四条标准：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具备了这四条，就可以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甚至“不战而胜，不攻而得”。失去了这四条，就会招致灭亡。

无国而不有治法¹，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²士；无国而不有愿³民，无国而不有悍⁴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⁵并行而国在，上偏⁶而国安，（在）⁷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⁸，下一而亡。

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⁹，武王以鄣¹⁰，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他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于有天下之势¹¹，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¹²。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

故为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¹³。

【注释】

1 无国而不有治法：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使国家安定的法度，即，任何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度。治，治平，安定。

2 罢（pí皮）：通“疲”，疲惫。这里是品行不端正的意思。

3 愿：谨慎老实。

4 悍：凶悍，强暴。

5 两者：指上述两种对立的情况：治法、贤士、愿民、美俗和与之对立的乱法、罢士、悍民、恶俗。

6 上偏：行事偏于上述好的一面，指治法多、乱法少，贤士多、罢士少……等等。下文“下偏”与此相反。杨倞注：“上偏，偏行上事也。”

7 在：衍文。据上下文意，依王念孙说删。

8 上：指治法、贤士、愿民、美俗。下文“下”与之相反。一：齐一，这里作“齐备”解。

9 汤：成汤，商朝开国君主。亳（bó博）：成汤所都之地，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南。

10 武王：周武王，周朝建国之君 酈（hào浩），又写作“镐”。镐京，武王所都之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

11 即：即使，纵然。厚：重。

12 索：求。匹夫：普通人，平民。

13 归，归宿，归根结底。一：相同。

【译述】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使国家治平的法度，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有使国家动乱的法度；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贤能之士，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有不良分子；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老实守法的百姓，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有横蛮凶暴的百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美好的风俗，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有恶劣的风俗。〔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种同时并存的对立现象。〕如果两者并行，国家还能保存；如果着重于好的方面，〔正能压邪，〕国家就安稳；如果坏的方面占了上风，国家就危险。好的方面齐备了，可以统一天下；坏的方面齐备了，就会招致灭亡。

所以，如果法是治平之法，臣是贤良之臣，民是朴实之民，俗是敦厚之俗，四者齐备了，这就叫做“上一”。象这样，就可以不必战斗而取得胜利，不必进攻而获得土地，军队不受劳苦而天下归服。所以商汤凭着亳都，周武王凭着镐京，都不

过是百里大小的地方罢了，可是天下统一了，诸侯臣服了，道路车马所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归顺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上述四个好的方面具备了。夏桀、商纣纵然拥有占据天下的重大威势，「终于还是国灭身亡，」希望做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了。这也没有别的缘故，是由于上述四个好的方面都丧失了。

所以，历代君主治国的具体方法虽然不同，但正如上述，归根结底是一样的原则。「法治、佐贤、民愿、俗美，四者具备了就统一天下，四者丧失了就招致灭亡。」

君 道 节录

【提要】 本篇着重论述为君之道，并由此而谈到礼治和尚贤等问题。本节文字把国君是否爱民和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直接联系起来。荀子认为，不爱民则不能用民；不能用民则战必败、国必危。这是荀子的一贯思想，和传统儒家观点——如《左传》、《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有社稷者¹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²、不灭亡，不可得也。

【注释】

1 有社稷者：指国君。社稷是古代国君祭祀的土神（社）和谷神（稷），用以指代国家。

2 削：指国土被侵夺削小。

【译述】

做为一国之君而不能爱护人民、不能有利于人民，却希望

人民亲近和爱戴自己，是不可能的。人民不亲近不爱戴国君，却希望他们为国君所役使、为国君献出生命，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为国君所役使、乃至献出生命，却希望兵力强大和城池坚固，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强大、城池不坚固，却希望敌国不来进攻，是不可能的。敌国来进攻而希望不遭到危险、不被削弱，乃至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议 兵

【提要】 这是一篇全面阐述荀子军事思想的专题论文。全文约四五千字，可分六大段。

第一大段，辩论用兵的要求。荀子否定了把天时地利、权谋变诈作为用兵要求的观点，指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附民”；仁人之兵必然是“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而且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的，所以不畏诈术。这就是说，仁义胜权变。

第二大段，首先详细列举了王者、诸侯“强弱存亡”的征验，认为隆礼贵义、好士爱民、政令有信等等是最重要的强兵因素，其核心是“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要素中，也包括了利用刑赏、加强兵革等法家的主张。其次，分析了齐、魏、秦三国治兵的不同制度，并且认为秦制优于齐、魏，肯定了商鞅变法强兵的实效。不过，荀子论兵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儒家的礼义教化高于一切、胜过一切的观点，所以他进而说，秦（强者）不如桓、文（霸者），桓、文不如汤、武（王者）；王者之兵战则能胜（甚至不战而胜），包括秦国在内的诸侯之兵，是“佣徒鬻卖”的“干赏蹈利之兵”（等于今天所说的雇佣兵），胜不胜无常。总之，荀子是通过批判“盗兵”，批判了单纯重功利、片面讲刑赏的法家军事思想。

第三大段专论将帅问题。作者系统地总结出“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圯”等等原则，阐述了将帅的政治素质和军事修养。其议题之明确，内容之全面，理论之深刻，在先秦著作中都是少见的。

第四大段论军令制度，着重谈服从命令和作战纪律，要求将士服从军令，尽忠死职。鉴于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频繁和残酷，对生命财产的严重危害，这里还具体地提到不杀老弱，不伤禾稼，不杀降，不屠城等主张，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积极意义。

第五大段，通过师生问答，提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的著名论点。荀子继承儒家前辈，倡导仁义，同时又面对战国争雄、兵连祸结的现实，希望战争能成为统一的手段，因而他规定“兵”的本质是行仁的工具；并且列举史传所载两帝四王的征伐事业来证明：仁人之兵应该做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从而较好地理论上阐述了行仁和用兵的关系，使儒家的军事思想大大发展了一步。

第六大段，也是通过师生问答，说明仁义和礼治是强兵的根本。一、以楚国之败和商纣之亡为例，指出单靠坚甲利兵、高城深池、严令繁刑是不能长久强大的。二、认为只有以礼义教化为基础，奖赏刑罚才能真正起到激励人民忠于国君和勇于作战的效用；否则，奖赏刑罚只是一种买卖，一种雇佣关系罢了。三、论证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以德兼人，才能巩固，能巩固然后才能扩展，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是对当时兼并战争的经验科学总结。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¹。

王曰：请问兵要²。

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³，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⁴。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⁵。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⁶；六马不和⁷，则造父⁸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⁹，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¹⁰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¹¹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¹²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¹³，莫知其所从出。孙、吴¹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¹⁵。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¹⁶者也，路亶¹⁷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涣然有离德者也¹⁸。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¹⁹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²⁰，若赴水火，入焉²¹焦没耳。故仁人上下²²，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²³。诈而袭之与先惊²⁴而后击之，一²⁵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²⁶，则将有百里之听²⁷；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²⁸。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²⁹，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³⁰，嬰³¹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³²，当之者溃。圉居而方止³³，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³⁴，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³⁵。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³⁶其上，则若灼黥³⁷，若仇讎；人之情，虽桀、跖³⁸，岂又肯为其所恶贼³⁹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⁴⁰，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⁴¹，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⁴²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⁴³，有虔秉钺⁴⁴；

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⁴⁵！”此之谓也。

【注释】

1 临武君：战国时楚将，姓名不详。《战国策·楚策四》有楚春申君欲以临武君为将的记载。孙卿子：即荀卿子，荀子。议兵：议论用兵之事。赵孝成王：战国时赵国国君，公元前二六五年——前二四五年在位。

2 兵要：即下文所说“用兵之要术”。

3 天时：与下文“地利”见本书《孟子·天时不如地利》注。

4 “后之”二句：（日）久保爱说：“敌发而后发，敌未至而先至。”

5 壹民：使民心一致。壹，专一。

6 羿（yì 亦）：传说中上古时有穷氏部落首领，善于射箭。尧时十日并出，他射去九日。中（zhòng 仲）：射中。微：微小的目标。

7 六马：古代帝王车驾用六马。和：协调一致。

8 造父：西周时人，以善于驭马驾车著称。

9 亲附：亲近，归服。

10 附民：使人民亲近归服，即团结人民的意思。

11 善：王念孙说，“元刻无善字”。今据《群书治要》删。

12 贵：崇尚，看重。

13 感忽悠闇：隐蔽深远，指行军作战的诡秘莫测。感忽，《新序》作“奄忽”。刘师培说：“《说文》训‘奄’为覆，有隐蔽之义。……悠闇者，即深远之义也。下文言‘窥敌观变，欲潜以深。’亦即此义。”

14 孙、吴：孙武和吴起。孙武，字长卿，齐国人，春秋时代著名兵家，曾任吴王阖闾之将，率军破楚。著有《孙子兵法》。吴起（？——公元前三八一年），卫国人，战国时代著名兵家，魏文侯时为西河守，又任楚国令尹，实行变法。

15 王者：《荀子·王霸》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王者指通过礼义而得天下的统治者。与下文“诸侯之事”的“诸侯”相对而言。志：志向，意愿。

- 16 怠慢：怠懈，轻慢。
- 17 路亶(dàn旦)：病弱疲惫(参考王念孙说)。亶，通“瘡”，疲病。
- 18 涣然：形容离散、涣散。 离德：不同心同德。
- 19 巧拙有幸：(如果双方有巧有拙，)则以巧对拙，可能侥幸取胜。幸，侥幸。
- 20 挠：搅。 沸：开水。
- 21 焉：则(依王念孙说)。
- 22 仁人上下：梁启雄说，当作“仁人在上”。译文从梁说。
- 23 扞：同“捍”，保卫。 覆：盖，这里是遮挡保护的意思。
- 24 先惊：鸣钟击鼓惊动敌人，而后攻击。这是不用诈的战法。
- 25 一：同，指用诈与不用诈都一样。按，荀子认为，仁人在上，举国同心，防备周密，敌人就无法施展诈术，即上文“仁人之兵，不可诈也”之意。
- 26 用：治理。 十里：指国土纵横各十里。
- 27 听：杨倞注，“犹耳目也，言远人自为其耳目。”
- 28 聪明：(因为有耳目，所以)明察军情。 和传：调和专一。和，与上文“六马不和”之“和”同义，指协调，配合和谐。传，王念孙认为当作“抔”，即专一之“专”。彼此没有二心。 而一：团结同心，如同一体。杨倞曰，“而一，如一也。”
- 29 卒：卒伍，部伍，与下文“列”近义。
- 30 延：长，这里指直阵。(日)古屋鬲：“阵法有方圆曲直锐。延者，直阵是也。”莫邪(yé爷)：宝剑名。古代传说，干将、莫邪为夫妇，善铸宝剑；后又以干将、莫邪指宝剑。
- 31 婴：同“樱”，触。
- 32 兑：同“锐”，这里指锐阵。 利锋：锐利的刀锋。锋，名词，与“刃”同义。
- 33 圜居而方止：指列成圆阵或方阵而停止不动。圜，同“圆”；居、止，都是静止不动的意思。
- 34 角摧：角，疑指军队突击时的前锋；摧，摧折，挫折。一说“角

摧”是比喻说法，犹如羊、牛触磐石，其角必被折断。

35 案角鹿埵 duǒ朵)陇种东笼：案，连词，则，就。 角，衍文。鹿埵、陇种、东笼，都是古代方言，形容摧败溃散的样子（参考郝懿行、顾炎武说）。

36 反顾：反过来看，回头看。

37 灼(zhuó酌)：烧，炙。 黥(qíng晴)：古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脸脸上刺字，再涂上墨。

38 桀：夏王，名桀，暴虐无道，被成汤攻灭。跖(zhí直)：一作“跖”，古籍记载中的大盗，称盗跖，实际上是人民起义首领，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

39 贼：害，伤害。

40 来告之：指暴君统治下的人民将会自动地把本国情况报告给上人，所以下文说“又何可诈也”。

41 日明：日益强盛（依俞樾说）。明，盛。

42 虑：大抵，大都。

43 武王：在这里是指商汤（成汤），殷人称汤为武王。 载发(pèi配)：把大旗插在战车上（参考高亨说）。发，读作“旆”，大旗。

44 有：又。 虔：虔诚，恭谨。 秉：持。钺(yuè月)：大斧。

45 遏(è恶)：止，阻挡。按，上引诗句见《诗经·商颂·长发》。

【译述】

临武君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用兵。

赵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最关键的策略是什么？

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行动变化，在敌人之后出动，却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关键策略。

孙卿子说：不是这样。我听到的古人的道理是，大凡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使民心一致。弓和箭不协调，就是后羿也不能射中微小的目标；六匹马动作不和谐，就是造父也不能驾车到达远方。人民不亲近不归服，就连商汤、周武王也不能一定

打胜仗。所以，善于使人民亲近归服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关键策略，在于使人民亲近归附罢了。

临武君说：不是这样。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对己有利，所实行的是机变和诡诈。善于用兵的人隐蔽深远，〔使敌人难测，〕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出现。孙武和吴起使用这样的策略而天下无敌，难道一定要靠使人民归附吗！

孙卿子说：不是这样。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王者的意愿。您所看重的，是计谋权变和形势有利；所实行的，是武力攻夺和机变诡诈。这是一般诸侯的事情。仁人的用兵，是不能对之用诈术的；那可以对之用诈术的，是松懈轻慢的人，是病弱疲惫的人，是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涣散，离心离德的人。所以，如果凭夏桀之流去诈同是夏桀之流的人，还有个以巧对拙、侥幸得逞的机会。如果是夏桀之流去诈帝尧这样的仁人，就好比用鸡蛋碰石头，用手指去搅动开水；就好比走向水火，一进去就会烧焦或淹没。故仁人在上位，将领们一条心，全体士兵同出力。臣对于君，下级对于上级，就好比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好比手臂捍卫头部和眼睛、挡护胸腹部一样。用机变诡诈的办法去偷袭跟事先惊动仁人然后进击，是一样的，〔无济于事的。〕再说，仁人治理十里大小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达到百里之远；治理百里大小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达到千里之远；治理千里大小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全天下。他就一定能耳聪目明，及时警戒，而且团结同心，如同一个整体。所以仁人的队伍，无论聚拢还是散开，都能整整齐齐，成行成列。列成直阵，就好象莫邪宝剑的长长的刃，碰到它的就会折断；摆成锐阵，就好比莫邪宝剑的锐利的锋，抵挡它的就会崩溃。列成圆阵或方阵按兵不动的时候，就会坚如磐石，触犯它的就会受到摧折，溃败披靡而退却。再说一个暴虐的国君，他跟谁一起来作战呢？他与之一起来的，只能是他的人民，

而他的人民亲近我就高兴得如同亲近父母，喜爱我的芬芳就象喜爱椒树兰花的香气，再回头看看他的君上，就如同害怕烈火和酷刑一样，如同见到仇敌一般。人的感情，即使是夏桀和盗跖这类人一样恶劣，又怎么会替他所憎恨的人去伤害他所喜爱的人呢！这就好比使别人的子孙去亲自伤害他们的父母。那些〔讨厌自己国君的〕百姓一定会前来报告情况，又怎么可以使用诡诈手段！所以仁人治国，国家就日益强盛，诸侯先顺服的就平安，后顺服的就危险。一般来说，与仁人为敌的就会削弱，反叛仁人的就会灭亡。《诗》说：“武王的车上插大旗，恭谨虔诚地手持大斧子；声威赫赫如烈火，谁敢向前阻挡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¹？何行而可？

孙卿子曰：凡在大王²，将率³末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⁴，安危之势。君贤⁵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⁶，简⁷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印⁸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⁹也。隆礼效功¹⁰，上也；重禄贵节¹¹，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¹²也。好士¹³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¹⁴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¹⁵。械用兵革攻完¹⁶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¹⁷不便利者弱。重用兵¹⁸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¹⁹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齐人隆技击²⁰。其技也，得一首²¹者，则赐赎镒金²²，无本赏矣²³。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²⁴，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²⁵，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²⁶。

魏氏之武卒，以度²⁷取之。衣三属之甲²⁸，操十二石之弩²⁹，负服矢五十个³⁰，置戈其上³¹，冠鞬带剑³²，赢³³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³⁴，中试则复其户³⁵，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³⁶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³⁷。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³⁸。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阨阨³⁹，其使民也酷烈⁴⁰。劫⁴¹之以势，隐之以阨⁴²，怵⁴³之以庆赏，黜⁴⁴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⁴⁵，非斗无由也。黜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⁴⁶也。五甲首而求五家⁴⁷。是最为众强长久⁴⁸，多地以正⁴⁹，故四世⁵⁰有胜。非幸⁵¹也，数⁵²也。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⁵³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⁵⁴，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⁵⁵焉。兼是数国者⁵⁶，皆干赏蹈利之兵也⁵⁷，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⁵⁸。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⁵⁹，则作而兼殆之耳⁶⁰！故招近⁶¹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⁶²之也；礼义教化，是齐⁶¹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⁶⁴，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⁶⁵。故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⁶⁶，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⁶⁷，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⁶⁸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⁶⁹邻敌。若夫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俞代张⁷⁰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⁷¹也。

故齐之田单⁷²，楚之庄跻⁷³，秦之卫鞅⁷⁴，燕之繆蚡⁷⁵，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⁷⁶也，若其道一也⁷⁷，未及和齐也；持契司诈⁷⁸，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⁷⁹，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⁸⁰矣；然而未有本统⁸¹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

王：是强弱之效也。

【注释】

- 1 设：用（依王先谦说）。道：术，方法。
- 2 凡：凡是，所有的。在这里是“根本”的意思。 大王：对国王的敬称。
- 3 将率：将帅。
- 4 道：述说。 效：验，效验。
- 5 贤：贤能，包括德、才两个方面。《说文》：“多才也。”《玉篇》：“有善行也。”下文“不能者”也是“不贤能者”的意思。
- 6 隆：高，尊盛。这里作动词用，尊崇，崇尚。 贵：重，看重。
- 7 简：简陋，简慢，与上句“隆”义相反。
- 8 上足印(yǎng仰)：国君贤，足以为人民所仰望。上，指国君。印，同“仰”，信仰，仰赖。
- 9 常：指常道，常则，经常适用的法则。
- 10 效功：检验成功（参考杨倞说）。
- 11 重禄：把爵禄看得很重（不轻易赏赐）。节：气节，如忠义等等。
- 12 凡：大凡，大概，一般情况。
- 13 士：古代贵族等级制的最低一级，在“大夫”之下，春秋战国之交，逐渐成为对知识阶层的通称，如学士、策士等等。
- 14 齐：齐一，指同心合力。
- 15 “刑威”二句：杨倞注，“刑当罪，使民畏，则强；不当罪，则人侮慢，故弱也。”侮，侮慢，轻慢。
- 16 攻完：坚固完备。攻，通“巩”，坚固（依高亨说）。
- 17 麻(yǔ雨)楮(kǔ苦)：器物粗劣不坚牢。
- 18 重用兵：把用兵之事看得很重，即不轻易用兵。下文“轻用兵”，把用兵之事看得很轻易。
- 19 权出一：事权出于一人之手。按，荀子是主张加强封建集权制度的。
- 20 技击：搏击敌人的武艺、技巧。
- 21 首：敌人首级。

22 贖：疑当作“贈”，形似而誤（依高亨說）。鎰（zī資）：八兩為一鎰（依楊倞說）。金：用作貨幣的黃銅。

23 无本賞：此句語意欠明晰，各家解釋不一。大意或者是：齊國看重戰士個人勇力和武藝，斬首即有賞，而不問整個戰役是勝是敗。无本賞，即沒有以戰役勝負為評判基礎的賞賜；正如楊倞說的：“斬首，虽戰敗亦賞；不斬首，虽勝亦不賞。是无本賞也。”

24 事：戰事。脆（cuì翠）：同“脆”。偷：苟且，這裡可作“勉強”解。

25 傾側反覆：顛覆，覆滅。无日：沒有多少日子，不需多少時間，言其迅速。就是“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王制》）的意思。

26 去：離，距離。賃（lìn吝）市佣：雇用市上的佣工。几（jī机）：近，差不多。

27 度：程，程度，限度。這裡可解作“規格”。

28 衣（yì易）：穿（衣）。三屬（zhǔ主）：古代戰士的鎧甲。包括上身、髀褌、胫繳三件（一說是兜鍪、盆領、髀褌），用以護衛身體。

29 操：拿。石：古代重量單位，一石是一百二十斤。《漢書·律曆志上》：“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弩（nǔ努）：用機括發箭的弓。按，“十二石之弓”指強力的硬弓，不是指弓重。

30 “負服”句：俞樾說，“負服矢五十個者，盛矢五十個于服而負之也。”負，背。服，同“箛”，箭袋。

31 置：放。其上：指箛之上（戈橫担于肩，位在箭袋之上）。

32 冠（guàng貫）：戴（帽）。軸：同“冑”，頭盔。

33 贏：負，担。

34 日中：日至中天。指自早至午的半天時間。趨：快步走。）

35 中（zhòng仲）試：測驗合格。復：免去徭役賦稅。

36 衰：指測驗合格的戰士幾年之後體力衰減。

37 改造：重新挑選。不易：不會改變，指測驗的規格、項目和以前一樣。周：循環。

38 其稅必寡：用上述辦法挑選戰士，每隔數年就要給大批入選者

免去徭役赋税，国家的税收自然越来越少。

39 生：养。陋（xiú狭）阨（è恶）：狭隘。这里作薄、少解。

40 酷烈：残酷严厉。按，《王霸》：“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褊劳苦。”大意与此二句相同，指不珍惜民力。

41 劫：胁迫。

42 隐之以阨：用极艰苦的境遇使人民感到痛苦，不得不从军作战。隐，痛，这里是使人民痛苦的意思。

43 扭（niǔ纽）：诱（依高亨说）。

44 饬（qiú求）：通“遁”，迫，逼（依梁启雄引王先谦说）。

45 天下：“天”字当是衍文。一说，“天”是“夫”之误。要（yāo腰）利：求利。要，同“邀”。

46 相长（zhǎng掌）：相互促进，相互增长。

47 甲首：甲士之首级。甲，指披甲战士。隶：役隶，役使。

48 众强长久：士卒强悍，战斗力能持久。陶鸿庆说，“众强，对齐之‘赁市佣而战’言之。长久，对魏之‘数年而衰’言之。”众，指士卒。

49 多地以正：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征收赋税。正，同“征”。这是对魏国地大而税少的情况而言的。魏国一次又一次地免去中选战士的赋税，地大而国家赋税日益减少；秦国采取“五甲首而隶五家”的办法，地虽小赋税反多。

50 四世：秦国自孝公（公元前三六一——前三三八年在位）任用商鞅，开始变法，经惠公、武王，至昭王，已历四世，约百年左右的时间。

51 幸：侥幸。

52 数：术数，办法。

53 遇：遭遇。这里是对付的意思。

54 桓、文：齐桓公和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二。齐桓公，姜姓，名小白，公元前六八五——前六四三年在位。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公元前六三六——前六二八年在位。节制：纪律，约束。

55 焦熬投石：当作“以指焦（攢）熬，以卵投石。”以指焦熬，

就是以手指搅动沸水（以指挠沸）的意思（依俞樾说）。

56 兼是数国：指上述齐、魏、秦等国。兼，包，总括。

57 干：求。蹈：踩，投向。

58 贵上：敬重君上。安制：安于制度约束。綦（qí其），极。节：气节，如尽忠尽义之类。

59 微妙：精深地了解某一事理。之：指上文“贵上安制綦节”的道理。节：礼义（依钟泰说）。

60 作：起，兴起。殆：危险。在这里作灭亡、消灭解。

61 招近：当作招延（依杨倬说）。招延，招致，招引。

62 渐：诈欺（依王先谦说）。

63 齐：齐一其心，与上“民齐者强”的“齐”同义。

64 辟：同“譬”。堕：毁。

65 试：尝试。

66 拱（gǒng巩）挹（yī衣）：拱手作揖。挹，通“揖”。指麾（huī灰）：同“指挥”。

67 趋：快步走。使：供役使，表示臣服。

68 《泰誓》：《尚书》篇名，详见本书《孟子》的《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注。

69 治：读为“殆”（依王念孙说）。殆，危。

70 代翕（xī息）代张：时弱时强。翕，合，收敛，在这里表示衰弱。张，张大，在这里指强盛。

71 由：用。

72 田单：战国时齐将。公元前二七九年，用火牛阵攻破燕军，一举收复七十余城，齐国得以恢复。齐襄王任为相国，封安平君。

73 庄蹻（jié决）：战国时楚将。顷襄王时曾率军开拓西南，直达今云南滇池一带。后来留滇称王。

74 卫鞅（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前三三八年）：卫国人，名鞅。入秦佐孝公两次变法，秦国因而强盛。因功封于商，又称商鞅。

75 繆虬（jǐ己）：事迹不详。

76 相君：相长，一方胜过另一方。

77 道：道术，手段。 一，相同。

78 掎（jǐ己）契：检拾。契，读作“挈”。 司（sì四），伺，窥伺。

79 楚庄：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芈姓，名旅，公元前六一三年——前五九一年在位。闾閭：春秋时吴国国君，名光，公元前五一四年——前四九六年在位。 句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公元前四九七年——前四六五年在位。按，荀子以齐桓、晋文、楚庄、闾閭、句践为春秋五霸。

80 域：疆界，境地。

81 本统：根基，根本。这里本统指仁义。

【译述】

孝成王、临武君说：很好。请问王者的用兵采取什么方略？怎么做才可以？

孙卿子说：根本在于大王，将帅问题只是枝节。我就来说一说王者和诸侯或强或弱、或存或亡的效验，或安或危的形势吧。国君贤能的，国家就治平；国君不贤能的，国家就混乱。崇尚礼义的，国家就治平；轻贱礼义的，国家就混乱。国家治平就强盛，国家混乱就衰弱。这是或强或弱的根本所在。国君足以仰赖的，则臣民可以供驱使；国君不足以仰赖的，则臣民不可以供驱使。臣民可以供驱使就强，臣民不可以供驱使就弱。这是或强或弱的常理。推崇礼义而检验战功，这是最好的；慎重地对待爵禄而看重气节，这是次一等的；把战功摆在首位又轻视气节，这是最差的。这就是或强或弱的一般情况。珍惜士人的就强，不珍惜士人的就弱。爱抚人民的就强，不爱抚人民的就弱。政令讲信用的就强，政令不讲信用的就弱。民众齐心的就强，民众不齐心的就弱。赏赐重的就强，赏赐轻的就弱。刑罚得当而使人民畏惧的就强，刑罚不得当而使人民轻慢的就弱。器械装备坚固完备、便于使用的就强，器械装备粗劣不坚、不便于使用的就弱。对待战争态度严肃慎重的就强，

对待战争态度轻率的就弱。权力集中的就强，权力分散的就弱。这就是或强或弱的常理。

齐国看重武艺技巧。衡量这种武艺，只要获得敌人一个首级的，就赏赐金八两，而没有以整个战役的胜负作为评判标准的奖励。这种做法，在战事规模小、敌人脆弱的情况下苟且可行，如果战事规模大、敌人顽强，就会涣然离散、象乌合之众一样了。〔这样的军队〕失败和覆灭是很快的，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这种军队更弱的了，这跟雇佣大街上的雇工去打仗相差不远了。

魏国的战士，按一定的规格来挑选。让他们穿着一整套铠甲，拿着十二石的弓弩，背上背着装有五十枝箭的箭袋，把戈担在肩上，戴上头盔，佩上剑，还要背负三天的口粮，从天亮到中午快步行军一百里，试验合格的就免去全家的赋税，给他好的房舍田地。〔这样做的弊病是，〕几年之后这些经过挑选的战士体力衰减不合格了，已经给予的各项待遇都不能随意剥夺，重新挑选时还是原来的那套做法。所以国土虽然广大，税收却越来越少。这实在是危害国家的军队。

秦国用来养活其人民的物质条件非常刻薄，而役使人民却非常严酷。用权势胁迫他们，用艰难的生活使他们感到痛苦，用奖赏来诱惑他们，用刑罚来逼迫他们，使人民如果想求国君给予一点好处，除了作战就没有别的出路。使人民处于困境而役使他们，作战胜利然后赏赐，功多了，赏也跟着增多。斩获敌人五个甲士的首级，就可以役使五户人家。这样的办法最能做到士卒强劲而能坚持长久，〔与齐国不同；〕而且有足够土地可以征税，〔又与魏国不同。〕所以秦国能够四代保持胜势。这不是出于侥幸，而是由于有一定的方略。

所以说，齐国的军队不能对付魏国的军队，魏国的军队不能对付秦国的军队，秦国的军队不能抵挡齐桓公和晋文公〔这

样的霸主的〕纪律和约束，齐桓和晋文的纪律和约束又不能抗拒商汤和武王〔这样的王者〕的仁义。有碰上这样的仁义之师的，就会象以手指搅动沸水，用鸡蛋去碰石头一样。上述齐、魏、秦等国的军队，都是追求赏赐财利的军队，走的都是雇工出卖劳力一样的道路，并不懂得敬重君王、安于约束、极尽忠节这样的道理啊。哪个诸侯能够深刻了解这个重视礼义教化的道理，就可以起来把这几个国家全都讨灭了！所以，一味招募训练士兵，抬高威势诈术的地位，崇尚功利的作用，只是一种欺骗；礼义教化，才能使人心齐一。所以用诈术对付诈术，也许还有巧拙之分，〔巧可以胜拙，〕如果以诈术对付齐一，就好比用锥刀去毁坏泰山，普天之下只有笨人才会去做这种尝试。所以，王者的用兵，是用不着尝试的：商汤讨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都是象拱手作揖那样从容不迫地指挥，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赶紧投奔而自愿效劳的，他们诛桀、纣就象讨伐独夫。所以《泰誓》说：“独夫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军队完全齐心就可以制服天下，比较齐心就可以给邻国造成威胁。至于那些通过招募挑选来的，抬高威势诈术、崇尚功利的军队，那就或胜或不胜没有一定，而是时弱时强时存时亡互有高低罢了：这样的军队叫盗兵，君子是不使用它的。

所以，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繆蚼，这都是世俗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论他们的巧拙强弱，却不见得谁比谁高出一筹，因为他们的方略是一样的，都没有达到协调和齐一人心这样的境地；他们都不过是抓住机会施行诈术，玩弄权谋使敌人倾覆，免不了还是盗兵。至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句践，他们的军队都是协调齐一的军队，可以说是进入了较高的境界；不过，还是缺乏仁义的根基，所以，他们能够成就霸业而不能成就王业。这就是强弱的效验。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¹？

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²，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³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⁴，欲周以固；徙举⁵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⁶以深，欲伍以参⁷；遇敌决战，必道⁸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⁹，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¹⁰。夫是之谓五权¹¹。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¹²，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¹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¹⁴得序，群物¹⁵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¹⁶。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¹⁷，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圯¹⁸，敬事无圯，敬吏无圯，敬众无圯，敬敌无圯。夫是之谓五无圯。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¹⁹之以恭敬无圯。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²⁰矣。

【注释】

1 为将：为将之道，作为将帅必须具备的条件。

2 知：同“智”。莫大乎：没有比……更重要的。弃疑：不用无把握的计谋（依杨倞说）。

3 欲：要求。以：而。

4 处舍（shè社）：指营垒说。收藏（cáng藏）：指财物说。

5 徙（xǐ洗）举：转移行动。

6 潜：隐蔽。

7 伍、参：“参伍”一词的分解。参伍，错综比较，反复深究。

8 道：行，遵循。

9 无：通“毋”，不要。欲将（jiàng匠）：希望国君以己为将。

恶（wù务）废：不愿国君免除自己职务（依梁启雄说）。

10 孰：同“熟”，精审。泰：宽平，这里是不吝啬的意思，

11 权：机权，权术。

12 不完：指守备条件（如城、池等）不完备，完，完整，完备。

13 至：极，这里指至关重要不可变动的原则。

14 百官：在这里指军队中的各级将佐。得序：各得其位，各就其职。

15 群物：各种事务。物，事。

16 至臣：最好的将领。

17 先事：事先，在行动之前。申：重，在这里作“经常”解。敬：谨慎。

18 圯：同“旷”，荒废，这里作“疏忽”解。

19 处：对待。

20 通于神明：指出神入化，运用自如。

【译述】

孝成王、临武君说：很好。请问作为将帅的必备条件是什么？

孙卿子说：智慧，最重要的是不用无把握的计谋；行为，最重要的是不犯过失；做事，最重要的是不会翻悔。做事做到没有翻悔也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必定成功。所以，制度号令，要求严格有权威；奖赏刑罚，要求坚决，说到做到；营垒的构筑，财物辘重的收藏，要求完备而牢固；行军转进的时候，要求秩序井然而稳重，要求敏捷而迅速；窥测敌情观察动静，要求隐蔽而深入，要求反复比较参验，〔力求得到确实情况，〕遭遇敌人进行决战，一定要按照我方明了的情况行事，不按照我方有疑虑的情况行事。这就叫做“六术”。不要只想保住自己的将帅职务而忌恨被废黜，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可

能，不要只顾对内严厉而对敌轻忽，不要只看到有利因素而看不到不利因素，考虑事体要求精细而赏赐财物要求宽平。这就叫做“五权”。将帅不接受君主命令的有三种情况：宁可〔抗命〕被杀而不可使军队处在防守不完备之地，宁可〔抗命〕被杀而不可使军队去攻击不能打败的敌人，宁可〔抗命〕被杀而不可使军队去欺凌百姓。这就叫做“三至”。大凡将帅接受国君命令而指挥军队，全军既已部署停当，各级将佐各就其位，各类事务都已走上正轨，那就国君不能使他高兴，敌人也不能使他恼怒。〔他的情绪和意志不会被外界所左右。〕这就叫做“至臣”。考虑问题必定在行动之先，而且经常保持慎重，慎重地对待结局如同对待开头，而且始终如一。这就叫做“大吉”。大凡一切事情的成功在于谨慎对待，失败在于怠慢。所以谨慎胜过怠慢就吉，怠慢胜过谨慎就亡；计谋克服贪欲就顺，贪欲胜过计谋就凶。进攻象防守〔那样谨慎〕，行军象作战〔那样严整〕，有了战功象侥幸得到〔那样，不以为了不起〕。谨慎地对待计谋不疏忽，谨慎地对待事务不疏忽，谨慎地对待将佐不疏忽，谨慎地对待战士不疏忽，谨慎地对待敌人不疏忽。这就叫做“五无圯”。慎重地实行这“六术”、“五权”、“三至”，并且用敬谨的态度对待它们。这就叫做天下无双的大将，用兵就可指挥若定、得心应手了。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¹。

孙卿子曰：将死鼓²，御死辔³，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⁴。闻鼓声而进，闻金声⁵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⁶禾稼。服者不禽⁷，格⁸者不舍，奔命⁹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¹⁰者生，苏刃¹¹者死，奔命者贡¹²。微子开¹³封于宋，曹触龙¹⁴

断于军。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无异周人¹⁵，故近者歌讴¹⁶而乐之，远者竭蹶¹⁷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¹⁸，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¹⁹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²⁰。《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²¹不服。”此之谓也。

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²²，上下相喜则庆之²³。不屠城²⁴，不潜军²⁵，不留众²⁶，师不越时²⁷。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临武君曰：善。

【注释】

1 军制：军令制度。

2 将死鼓：大将死于指挥岗位上，意思是大将至死不离开指挥岗位。鼓，是作战指挥工具，击鼓表示前进、冲击。古时作战，都是主帅亲自击鼓指挥。

3 御：战车的驭手。 轡（pèi佩）：马缰绳。

4 士大夫：依文意，在这里当指战士。

5 金声：金属声，这里特指击钲的声音。钲，形状象钟，击钲指挥退却。

6 猎：同“躐”（liè列），践踏。

7 禽：同“擒”。

8 格：扞格，抵触。这里是抵抗的意思。

9 奔命：有二解。一说，是奔赴我方表示归服的意思，与“投诚”同。杨倞注：“奔命，谓奔走来归其命者。”另一说，奔命是亡命逃命的意义。于鬯说，“彼既逃亡，则不必获之。”译文从杨说。

10 顺刃：顺着刀锋。和刀锋所指同一方向，也就是不正面交锋，不战而走。

11 苏（sù素）刃：逆着刀锋，面对刀锋，等于说正面抵抗。杨倞注，“苏读为傚。向也；谓相向格斗者。”

12 贡：当是“置”字的误写。置，舍弃，赦免（依刘师培说）。

13 微子开：商纣的庶兄，封地在微，称微子，名启（一名开），多次劝谏纣王，不被听用；后降周，被封于宋，成为宋国的始祖。

14 曹触龙：生平未详。《荀子·臣道》有曹触龙，为商纣之臣。今按，根据上下文意，疑曹触龙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时，曾表示不服，被周人所杀。

15 服民：归服了周朝的人民。所以养生：用来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

16 歌讴（ōu欧）：讴歌，歌颂，赞美。

17 竭蹶（jiè决）：颠仆。按，这是形容长途跋涉前来投奔、不怕摔倒不惜爬行的热切心情。

18 无：无论。幽闲：在这里是闭塞的意思。辟陋：偏僻荒远。

19 通达之属：凡是有道路可以达到的地方，意即普天之下。

20 人师：万民的师表，学习的楷模。

21 思：想。按，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22 兵格不击：敌人的军队进行抵抗，就不攻击它，格，抵抗。因为敌军兵士进行抵抗，就说明人心未服，人心未服就说明王者的德义教化还有不足，所以不应该攻击；否则，就违反“有诛而无战”的原则了。今按，儒家思想家在强调仁义万能的时候往往有这类夸张的说法，这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完全符合荀子本人论兵的基本观点。本段开头就说过“格者不舍”的话。又按，于鬯以为“兵格不击”当解作“对方士卒羸弱疲惫就不攻击它”。格，借作“路”，路又解作“羸”（见《香草续校书》可供参考。

23 上下：指敌国君民上下。相喜：相爱。指君民关系和睦融洽。

24 屠城：杨倞注，“屠谓毁其城，杀其民，若屠者然（象屠夫那样）。”

25 潜军：隐蔽行军进行偷袭。

26 不留众：攻克敌人城池之后，不派兵留守。（日）久保爱说。“留众，谓已克之，留众守之也。言王者所伐，其众心服，不须守也。”

27 越时：超过一定的期限。按，越时则士卒疲惫，耗费财物，耽误农耕。

【译述】

临武君说：很好。请问王者的军令制度怎样？

孙卿子说：主将至死不离开指挥岗位，驭手至死不放下马缰绳，各级将佐至死不离开自己的职位，战士至死不离开作战行列。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钲声就后退。服从命令为第一，作战立功为第二；命令不要前进而前进，如同命令不要后退而后退，罪责是平等的。不杀老者和弱者，不践踏庄稼。降服了的不捉拿他，继续抵抗的不放过他，前来投诚的不以为俘虏。诛杀，不是诛杀那些百姓，而是诛杀那乱了百姓的人；如果百姓掩护贼人，那么这百姓也是贼人了，〔也在诛杀之列了。〕所以，避战逃跑的人让他逃命，迎战的人就坚决消灭，前来投诚的就既往不咎。〔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微子开〔没有抵抗，后来又投降了，所以〕被封在宋国，而曹触龙〔抗拒王师，所以〕被斩于阵前。商朝那些归服周朝的百姓所受到的待遇和周朝人民没有两样，所以近处的讴歌赞美心情舒畅，远方的不辞劳苦前来投奔，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人民，也都愿意前来供驱使并且安居乐业，四海之内如同一家，普天之下全都服从。这就叫做“人师”。《诗》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人不愿归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王者有诛伐而没有进犯。对方的城池有守备、士兵进行抵抗，就不去攻击；对方君民上下关系和睦，就表示庆贺。〔王者的军队〕不血洗城邑，不隐蔽偷袭，〔攻下城邑〕不留兵驻守，出兵不超过一定的期限。所以乱国的人民向往王者的政治，不满意自己的国君，希望王者的军队到来。

临武君说：很好。

陈嚣¹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²，义³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⁴？凡所为有兵者，为争

夺也！

孙卿子曰：非女⁵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⁶。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⁷，所过者化⁸，若时雨之降，莫不说⁹喜。是以尧伐驩兜¹⁰，舜伐有苗¹¹，禹伐共工¹²，汤伐有夏¹³，文王伐崇¹⁴，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两帝四王）¹⁵，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¹⁶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¹⁷，远迩¹⁸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¹⁹，其仪不忒²⁰；其仪不忒，正是四国²¹。”此之谓也。

【注释】

1 陈嚣：荀子弟子（依杨倞说），事迹未详。

2 仁者爱人：孔子语，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3 义：行为合乎正道叫义。

4 为：句末语气词，表示诘问。

5 女：同“汝”，你。

6 恶（wù）：憎恶。 害：伤害。

7 存：在。 神：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尔雅·释诂》：“神，治也。”《荀子·儒效》：“尽善浹（普遍）治之谓神。”

8 化：教化，通过教育转变人心风俗。

9 说（yuè月）：同“悦”。

10 尧：五帝之一，史称唐尧，与虞舜、夏禹、商汤、文王、武王为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他们的事迹多被美化、理想化。 驩（huān欢）兜：也叫浑敦，古史传说中尧时四凶之一，被舜逐于崇山。

11 舜：五帝之一，尧的继承人，史称虞舜。有苗：也叫三苗，古史传说中南方部落名，《史记·集解》引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鄱阳湖）。”

12 禹：大禹，治水有功，成为舜的继承人。其子启建立夏王朝。

共（Gōng恭）工：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或部落）。

13 有夏：即夏朝。有是词头，如明朝、清朝也可称有明、有清。

14 崇：商时诸侯国，也叫有崇氏，在今河南嵩县北，为周文王所灭。

15 两帝四王：两帝指帝尧帝舜，四王指禹、汤、文、武。原作“四帝两王”，误。据《太平御览》改。

16 亲：爱，亲近。

17 兵不血刃：兵器的锋刃上没有沾上血。这是不战而胜的形象说法。

18 迩（ěr耳）：近。

19 淑人：贤人，善人。君子：有仁德的人。

20 仪：仪容态度；也指礼仪。忒（tè特）：差错。

21 正：端正，匡正。 四国：四方之国。按，以上引诗见《诗经·曹风·尸鸠》。

【译述】

陈嚣问孙卿子说：先生议论用兵之事，常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但仁者爱人，义者遵循正理，那为什么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都是为了争夺啊！

孙卿子说：这不是你所了解的。那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憎恶有人去害人。义者遵循正理；正因为遵循正理，所以憎恶有人去乱了理。用兵，正是为了禁止暴行消除祸害，而并非为了争夺啊！所以仁人的军队，它所停留的地方政治就最清平，它所经过的地方人民就受到教化，就象下了及时雨，没有人不欢欣。所以帝尧讨伐驩兜，帝舜讨伐有苗，夏禹讨伐共工，商汤讨伐夏桀，文王讨伐有崇，武王讨伐商纣：这两帝四王，都是靠了仁义之师通行天下的。所以近处的人喜爱他们的善政，远方的人仰慕他们的德义，不必作战，远近都来归服；道德隆盛到了这般程度，影响自然能普及到四远八荒。《诗》说：“贤人君子多仁德，礼仪不会有差错；礼仪不会有差

错，就能端正四方诸侯国。”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李斯¹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²从事而已。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³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⁴。故曰，凡在于（军）〔君〕⁵，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谄谄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⁶。此所谓末世⁷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⁸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⁹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¹⁰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礼者，治辨之极也¹¹，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¹²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¹³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¹⁴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¹⁵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铍革犀兕以为甲¹⁶，坚如金石；宛钜铁铍¹⁷，惨如蜂蛰¹⁸。轻利僇速¹⁹，卒²⁰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²¹，唐蔑²²死。庄蹻²³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²⁴，江汉以为池²⁵，限之以邓林²⁶，缘之以方城²⁷；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²⁸，若振槁然²⁹。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刳比干³⁰，囚箕子³¹，为炮烙³²刑，杀戮无时，臣下慄然莫必其命³³；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诘³⁴；城郭不辨³⁵，沟池不相³⁶，固塞不树³⁷，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它故焉，明道而钧分³⁸之，时使而诚爱之。下

之和上也如影响³⁹；有不由令者，然后俟⁴⁰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卹⁴¹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⁴²而不用。”此之谓也。

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⁴³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险]阨其下⁴⁴，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⁴⁵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⁴⁶，劳苦烦辱⁴⁷则必奔；霍焉⁴⁸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粥⁴⁹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⁵⁰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⁵¹，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⁵²，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⁵³，莫不毒孽⁵⁴，若被⁵⁵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⁵⁶，谁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后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⁵⁷，像⁵⁸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⁵⁹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也，荣孰大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⁶⁰，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⁶¹者化。之属为之化而顺⁶²，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⁶³，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⁶⁴，矜纠收缭⁶⁵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诗》曰：“王犹允塞⁶⁶，徐方⁶⁷既来。”此之谓也。

凡兼人⁶⁸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

我入⁶⁹。因其民，袭⁷⁰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⁷¹。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⁷²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而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廩〕筭之粟以食之⁷³，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⁷⁴之，已期⁷⁵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⁷⁶之难焉。齐能并宋⁷⁷，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⁷⁸，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⁷⁹，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⁸⁰。古者汤以薄⁸¹，武王以滹⁸²，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注释】

1 李斯（？—公元前二〇八年）：秦代政治家。楚上蔡人，荀子学生。后入秦助秦王政攻灭六国，担任丞相。这里的师生问答，当是在李斯入秦之前。

2 便：利，方便。这里说的方便，就是上文“劫之以势，隐之以阨，沮之以庆赏，继之以刑罚”等等做法。

3 不便之便：不便于人的便利。荀子认为秦国用兵之法，不利于秦国人民，也不利于他国。

4 轻为之死：把为上级为君王去效死看得很轻。轻死，等于说不怕死。之，指上级、君王。

5 君：原作军，依王懋竑、(日)太宰纯说改。上文云：“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意思相同。

6 诶(xǐ洗)诶：恐惧的样子。 一合：联合一致。按，自战国中期开始，秦国逐渐强大，当时各国外交军事战略有合纵连横之分。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秦，称合纵；秦国连结其中一国或几国来进攻其他国家，称连横。这里说的“一合”，即指合纵。轧(yà压)：倾轧，排挤。

7 末世：一个朝代的末期，指衰世、乱世。

8 鸣条：古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商汤伐桀，大战于鸣条。

9 甲子之朝：甲子日早晨。按，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誓师伐纣，纣以七十万人迎战，于甲子日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纣兵败自焚，商亡。

10 前行素修：平素一贯施行仁义，讲求教化。前、素，都是从来、一向的意思。

11 治辨：治理。辨，作“治”解。 极：最高的准则。

12 总：纲要，纲领。

13 陨(yǔn允)：坠落，这里作“毁坏”解。

14 繁：苛细，繁杂。

15 道：即上文“礼者，治辨之极也”的“礼”。

16 鲛：沙鱼。 犀(xī希)：犀牛。 兕(sì四)：古代犀牛一类的动物；一说是雌性的犀牛。

17 宛：古地名，今河南南阳地区。 钜铁：极其刚硬的铁。杨倞注引徐广曰：“大刚曰钜。”按，春秋时代的兵器是铜制的，随着冶铁术的进步，战国时代出现了铁兵器，这是武器的划时代的进步，对战争的影响极为深远。铍(shī师)：字亦写作“𣦵”，矛。

18 惨：指兵器十分锐利，所以伤人也很惨毒。蜚(chài柴去声)，蝎子一类的毒虫。

19 轻利僂(pìào票)速：轻快敏捷。僂，敏捷。

20 卒(cù醋)：同“猝”，猝然，急剧。

21 殆：危。 垂沙：地名，在今河南唐河县境。

22 唐蔑：战国时楚将。《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三〇一年），秦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唐昧即唐蔑。

23 庄蹻(jüè决)：战国时楚国人民起义领袖。公元前三〇一年，起事于郢都。《商君书·弱民》：“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与本文“楚分而为三四”大意相同。一说，这个庄蹻与后来入滇为王的楚将庄蹻同为一人。参见本文第二大段注73。

24 汝：古水名，上游即今河南省北汝河。颍：水名，源出河南，流入安徽，为淮河最大支流。

25 江：长江。汉：汉水。池：护城河。

26 邓林：楚国北部边境邓地一带的山林。邓，古地名，在今湖北襄樊市至河南邓县一带。

27 缘：环绕。方城：楚长城名，起于今河南沁阳县北，向西，然后向南，至今邓县北。

28 鄢(yān烟)：古地名，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是楚国的别都。郢(yǐng影)：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北。按，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将白起攻楚，烧夷陵，破鄢郢，楚顷襄王迁都陈城（今河南淮阳县）。

29 振：击落，抖落。槁(gǎo稿)：枯叶。

30 剗(kū枯)：剖。比干：王子比干。官至少师，商纣的叔父，屡进忠谏，被纣剖腹剗心。

31 箕子：商纣的叔父，官至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曾忠谏纣王，被囚禁。

32 炮(páo袍)烙(luò洛)：商纣所用的酷刑，用铜柱加炭烧热，使“有罪者”行走其上。

33 慄(lǐn凛)然：畏惧战栗的样子。必：保（依梁启雄说）。

34 试：用。诎(qū趋)：同“屈”，屈服。

35 辨：治理，这里是修筑加固的意思。

36 扞(hú胡)：字本作“搯”，挖，掘。

37 树：立，建立，设置。

- 38 钧分：（按照等级规定）公平分配。钧，同“均”，平均。
- 39 影响，影随形，响应声。形容极其协调一致。
- 40 俟（sì四）之以刑：用刑法等待着（不遵守命令的人），也就是用刑法处置的意思。俟，等待。
- 41 邙：通“尤”。尤，怨恨。
- 42 错，同“措”，措置，放在一边。
- 43 接：接遇，对待，引申为统治。
- 44 焉：连词，就，于是。虑：大凡，大抵。率：一律。险阨：威逼。险，原作“除”，依王念孙说改。
- 45 持：把持，这里作“保持、守卫”解。
- 46 处(chǔ楚)战：接战，应战。北：败北，战败逃跑。
- 47 烦辱：烦杂而又劳苦、且受贱视之事。
- 48 霍焉：与“涣然”同。
- 49 粥(yù玉)：同“鬻”，卖。
- 50 申：反复（强调）。
- 51 时：按时，适时。任：任务，负担。齐(jì季)：同“剂”。
- 52 以：同“已”，既已。定：确定，明确。
- 53 敦(duì对)恶(wù务)：怨恨。敦，通“熬”。
- 54 毒孽(niè涅)：把……当作毒物和灾害，也就是痛恨的意思。孽，灾孽，祸害。
- 55 祓(fú服)祓除，举行祭礼来消灾去邪。
- 56 戇(gàng杠)陋：愚笨，见识浅薄。
- 57 修：当作“循”，遵循。上：指主上，君王。
- 58 像：模仿，依随。
- 59 化善：接受教化而向善。
- 60 雕雕焉：显著明白。卢文弨说：“雕雕犹昭昭也。”县(xuán玄)：同“悬”，悬挂。
- 61 为：是“过”的假借字（依于省吾说）。上文作“所过者化”。
- 62 之属为之化而顺：依下三句文例，当作“□□□□之属为之化而顺”，“之属”上脱四字。之属，一类的人。为之化，被道德所感化。

化，教化，感化。

63 愿：谨慎老实。

64 旁辟：同“便（pián骈）辟”，不正派，逢迎取巧。 曲私：一心为私。曲，迂曲，回护。

65 矜纠收缭：矜纠是急躁的意思；收缭是乖戾、不和顺的意思（依王念孙说）。

66 王：《诗经》原意指周天子（周宣王），在这里指贤君。犹：通“猷”，猷谋，谋略；在这里应作“道德教化”解。 允：诚，确实。塞：充塞，布满。按，引诗见《诗经·大雅·常武》。

67 徐方：古代东方今淮河中下游的少数族，西周初，在今安徽泗县一带建国。春秋时为吴国所灭。

68 兼人：即兼国，兼并（吞并）其他国家。

69 辟：开。 除：清扫。 涂：道路。

70 袭：沿袭，照旧。

71 比（bì毕）：亲近。

72 俞：通“愈”，更加。

73 发：开，打开（粮仓）。 廩(lǐn 凛)窳(jiǎo叫)：粮仓和粮窖。窳：地窖。《富国》篇杨倞注：“窳，窖也，掘地藏谷也。” 食(sì四)：给人吃。

74 接：接待，这里作“治理”解。

75 期(jī机)：期年，一整年。

76 凝：凝聚，聚合；这里作固定、巩固解。

77 齐能并宋：公元前二八六年，齐湣王灭宋。前二八四年，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合攻齐，魏乘机夺得旧宋之地。所以下文说“故魏夺之”。

78 燕能并齐：公元前二八四年，五国攻齐，燕昭王以乐毅为大将，率军攻破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占有除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两邑之外的全部齐地，齐几乎亡国。公元前二七九年，田单从即墨开始反攻，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全部失地。所以下文说“田单夺之”。

79 上地：即上党郡，在今山西和顺县以南、沁水以东一带，原属韩。公元前二六二年，秦军切断上党与韩都（新郑）的道路，上党郡郡守归赵。第二年，秦将王齮攻占上党。所以下文说：“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

80 无强：“强者皆失其强也”（梁启雄引梁启超说）。

81 薄：同“亳”，成汤初都之地，在今河南商丘市北

82 镐：同“镐（hào浩）”，周武王灭商，迁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沣河以东），称镐京。

【译述】

李斯问孙卿子说：秦国四代保持胜势，兵力天下最强，威权远达诸侯各国，它不是凭仁义做到这一点的，只是靠着怎么有利就怎么做的手段罢了。〔这是否说明不行仁义也能成大业呢？〕

孙卿子说：这不是你所了解的。你说的有利，不是真正的便利；我所讲的仁义，才是最大的便利。那仁义，是用来修明政治的，政治修明，那么人民就亲近他们的上级、喜爱他们的国君，因而乐意为他们献出生命。所以说，一切都在于国君，将帅是枝节问题。秦国虽然四代都保持胜势，可是仍然担惊受怕，经常忧虑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倾轧自己。这叫做衰乱时代的军队，是没有仁义做根本做指导的。所以成汤的放逐夏桀，不是从鸣条大战把他打败了才放逐的，〔自有它的远因；〕周武王的诛杀商纣，也不是由于甲子日的牧野之战才把他打败了的，〔也自有它的远因。这远因〕就是他们平素一贯地施行仁义、注重教化。这才叫做仁义的军队。如今你不去探索用兵的根本而追求用兵的枝节，这正是时势混乱的原因。

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也是巩固国家的根本，是声威盛行的道路，也是立功立名的纲领。国君遵循礼，就能取得天下；不遵循礼，就会失去政权。所以，坚固的甲冑和锐利的兵器不足成为必胜的条件，高大的城郭和深深的护城河不能说

是防守坚固，严厉的律令和繁苛的刑罚不一定就有威势。遵循礼这个正道就行得通，不遵循礼这个正道就行不通。〔举例来说吧：〕楚国用沙鱼和犀兕的皮做成铠甲，坚固得和金石一样；用宛地的钜铁做成戈矛，锋利惨毒就如黄蜂蝎子的毒刺。象这样装备起来的楚国士兵行动轻快敏捷，好似飘风那样来去突然；然而，垂沙之战遭到惨败，大将唐蔑被杀。庄跻发动暴乱，楚国就四分五裂。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吗？是由于用来统率它们的不是礼义这个正道。〔楚国〕有汝河颍河做它的险阻，有长江汉水做它的护城河，又用邓林做防线，用方城做屏障；然而秦国军队打过来，一举攻破了鄢城和郢都，就象摧枯拉朽一样。这难道是由于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阻吗？是由于用来统率它们的不是礼义这个正道啊。商纣把比干剖腹剜心，把箕子囚禁起来，还造出炮烙的酷刑，经常杀人，他的臣民们战战兢兢难保性命；然而周朝的军队一到，他的命令下边就不执行，人民不愿为他出力。这难道是政令还不严厉，刑罚还不繁多吗？这是用来统率它们的不是礼义这个正道啊。古时候的兵器，无非是戈、矛、弓、箭罢了，但是还没有等到使用，敌人就屈服了；即使城郭还没有修筑好，濠沟还没有疏浚好，屏障还没有设置，权谋还没有展开，国家却太太平平不怕外国入侵，显得固若金汤；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做到了修明正道而依礼均分，按照节令合理使用人民并真心爱护他们。这样，臣民附和国君就如同影子随形，回响应声；有不遵由命令的人，再用刑罚处置他们。所以处置一人而天下人都心服；犯罪的人也不怨恨国君，因为他们知道犯罪的原因在于本身。所以，刑罚减少了而威权却畅通无阻，这没有别的缘故，是遵行礼义这个正道的缘故。古时候帝尧治理天下，只杀了一个人、处罚了两个人就天下太平。史籍上记载说：“威势十分严峻而不施，刑法搁在一边而不用。”说的就是这个情

况。

大凡一个人的行动，如果是为了奖赏才这么去做，那他见到危害就一定停下来；所以奖赏、刑罚和权谋威势并不足以使人全力以赴，使人献出性命。做为臣民的国君的人，如果用来统治臣下百姓的，不是礼义忠信，而大抵都是用奖赏、刑罚和威势、诈术去胁迫他的臣民，只求获得自己的功利就算罢了；那么，强大的敌军一来，他让臣民去守护孤危的城池就会背叛，遭遇敌军触发战斗就会败逃，让他们从事劳苦琐碎而轻贱的工作就会逃亡；一下子涣然解体，在下的臣民反而牵制了在上的国君。所以，奖赏、刑罚、威势和欺诈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简直是雇佣和买卖的原则，不能使大众齐心，不能使国家搞好，所以古代圣人对此感到羞耻而不愿意谈论。所以，〔古代圣人对于臣民，〕总是重视道德声望作为先导，宣扬礼义加以指引，尽力做到忠信来表示关怀，选拔贤能使之各得其所，用爵位奖赏来加以强调，适时安排任务，并且减轻负担，以此进行调剂，〔使之劳逸有度，〕养育他们就象爱护新生的婴儿。一旦政令明确了，风俗统一了，如果再有背离风俗不顺从君上的人，百姓们就没有不憎恶他的，没有不把他看成毒物和灾害的，希望就象消灾去邪那样除去他们，于是就有了刑罚的兴起了。这样，重大的刑罚加于其身的时候，耻辱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有把做坏事当成有利的吗？那就有重大的刑罚加于其身。人们只要不是疯子或者傻子，谁看见这种重刑受辱的情况而不改过自新呢！于是百姓们就会清清楚楚地懂得，要遵循国君的法令，追随国君的心意，并且心情舒畅地这样去做。于是，就会出现接受教化而一心向善，修养身心端正行为，积累礼义、谨守道德的人，百姓没有不看重他们敬佩他们的，没有不亲近他们称赞他们的，然后奖赏就起来了。崇高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加于其身的时候，光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有把行礼义当成

有害的吗？那就用崇高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来供养行礼义的人。一般的人民，谁不羡慕啊！明明白白地把高贵的爵位和厚重的赏赐揭示在他的眼前，把显著的刑罚和深重的耻辱揭示在他的身后，即使不想接受教化，能行吗！所以人民归向教化，就象水向东流一样。〔所以，仁人之师〕所停留的地方政治就最清平，所经过的地方人民就受到教化。□□□□一类的人受了教化就变得顺服，恃强使勇一类的人受了教化就变得谨慎，逢迎钻营一类的人受了教化就增长公心，急躁乖戾一类的人受了教化就有了涵养。这就叫做全面教化而达到顶点。《诗》说：“周王的道德充满四方，徐方的人民就来归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大凡兼并别国的，有三种方略：有用道德兼并别国的，有用武力兼并别国的，有用财富兼并别国的。人家看重我的名声，欣赏我的德行，希望做我的臣民，所以大开城门、打扫道路来欢迎我进入。人民还是原来的人民，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百姓却从此安定；他们对建立法度、施行政令无不顺从追随。因此，获得了土地而权威更重，兼并了别国而军队更强。这就是以道德兼并别国的人。人家不是看重我的名声，也不是欣赏我的道德，而是畏惧我的声威，迫于我的势力；所以人民虽然有背离的心思，却不敢有反叛的考虑。象这样，〔为了弹压，〕就需要增加更多的军队，耗费更多的给养；因此，扩大了土地，威权反而轻了；兼并了别国，军队反而弱了。这就是凭武力兼并别国的人。人家不是看重我的名声，也不是欣赏我的德行，只是因为贫苦而追求富裕，因为饥饿而追求果腹，空着肚子张大嘴巴来我这里求食。象这样，就必须打开仓廩发放粮食，满足他们的需要，送给他们财物使他们富足，还要设置好的官吏来管理他们；一年甚至三年之后，新归附的百姓才可以信任。因此，扩大了土地而威权反而轻了，兼并了别国而自

己反而穷了。这就是用财富来兼并别国的人。所以说：用道德兼并他国的人可以成就王业，用武力兼并别国的人自己必然削弱，用财富来兼并别国的人自己必然贫困。从古到今，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兼并别国，是容易做到的；要巩固成果就困难了。齐国可以兼并宋国，却不能巩固它，所以后来魏国夺去了宋地。燕国能够兼并齐国，却不能巩固它，所以田单恢复了齐国。韩国的上党郡，长宽数百里，城郭完整而仓库充实，归降了赵国，赵国却不能巩固它，所以被秦国攻占了。所以，能够吞并而不能巩固，就必定被夺走，不能吞并又不能巩固已有的〔却还要进行兼并之事，〕那就只有灭亡了。能够保持和巩固的，就必定能进行兼并。得到了土地而能使它保持和巩固，这样的兼并就不会有什么强大的对手了。古时候商汤凭着亳都，武王凭着镐京，都不过长宽百里的地方，终于做到天下归一统，诸侯都称臣；这没有别的缘故，就是他们能巩固自己已有的土地。所以，聚合士人靠礼义，聚合人民凭政法。礼义修美了，士人就归附；政法清平了，人民就安定。士人归附，人民安定，这就叫做最大的巩固。用这个来守卫，就坚不可摧；用这个来征讨，就无往不胜；有令必行，有禁则止。〔做到这些，〕王者的事业就完备了！

强 国 节 录

【提要】本篇的基本内容是论述强国之道在于崇尚礼义，力行忠信。

这里节录的两段，第一段论赏战功，第二段论重文治（礼义忠信）。

荀子曾说单纯依靠奖赏来鼓励作战，只不过是一种雇佣买

卖的手段罢了；在这里 却批评子发功成不受赏的作法是错误的。其立论的关键是：礼义先行，奖赏为辅（参阅《议兵篇》第六大段）。他认为“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符合先王之道，可以起到鼓励行善、抑制为恶的作用。这是汲取了法家赏战功的主张。

荀子曾经考察过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情况，多次肯定秦国国富兵强的事实，同时也多次批评秦国的不足是不修礼义。这里节录的一段，就指出它威力极强、土地极广，却忧患很多，缺乏安全感。他认为秦国要想令行于天下，必须“节威反文”：节制兵威，加强文治。

公孙子¹曰：子发将西伐蔡²，克蔡，获蔡侯。归致命³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⁴；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⁵。”既⁶，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诚⁷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⁸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

讥之曰⁹：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¹⁰。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¹¹之道也，一人之本也¹²，善善恶恶之应也¹³。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¹⁴，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¹⁵，官人益秩¹⁶，庶人益禄¹⁷。是以为善者劝¹⁸，为不善者沮¹⁹。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²⁰，耻受赏之属；无僇²¹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²²。案独以为私廉²³，岂不过甚矣哉！

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

【注释】

1 公孙子：杨倞注，“公孙子，齐相也，未知其名……或曰，公

孙名忌。”

2 子发：杨惊注，“子发，楚令尹，未知其姓。”按，令尹，楚官职名，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子发名舍，下文“舍”字是子发自称。《战国策·庄辛论幸臣》亦载此事，知子发为楚宣王时人。将（jiàng 酱）：率领。西：当作“而”（依王念孙说）。蔡：古国名。初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春秋时迁都新蔡（今河南新蔡县），又迁至下蔡（今安徽凤台县），战国时又都高蔡（今湖南常德市）。按，据今人考证，楚灭蔡在公元前四四七年（楚惠王四十二年），子发攻蔡，当是楚惠王灭蔡、迁其国于高蔡以后的事。

3 致命：报命，复命。

4 奉：奉上，进献。社稷：国家。

5 属（zhǔ主）：通“嘱”，嘱托，委托。二三子：各位，几个人。这是先秦时惯用语，带着客气的意味。

6 既：过后。

7 诚：文告。

8 徙（xǐ洗）举：行动，这里指进军。徙，移。

9 讥之曰：这一段话是荀子对子发不受赏的评议。讥，讥评。

10 固：固陋，执拗而不识大体。

11 先王：古代的帝王，一般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儒家理想人物。道：正确的治国原则。

12 一：齐一，统一，使之一致。人：指人民。本：根本。

13 善善恶（wù务）恶：奖励善的，惩罚恶的。前一善字恶字，用为动词。应：反应，效应。奖罚和善恶相当，就是正常的效应。

14 博：应作“専”，即今“敷”字（依于省吾说）。敷，施，施行。

15 益：增，进。爵：爵位，如商鞅制定军功爵位，自公士至彻侯共二十级。

16 官人：各级官员。秩（zhì至）：俸禄。

17 庶人：众人。这里当指士兵而言。禄：军饷，口粮。

18 为善。行善，如谨遵法度、作战勇敢等等。劝：劝勉，鼓励。

19 沮(jǔ举)：止，阻止。

20 堕：毁，挫折。 兴：立，建立。

21 僂(lù陆)：读为“僂(liáo辽)”。僂，利(依高亨说)。

22 抑：压抑。 卑：低，地位卑微。

23 私廉：个人的廉洁。

【译述】

公孙子说：楚国令尹子发率军讨伐蔡国，攻下了蔡国，俘虏了蔡国国君。他回国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说：“蔡国国君奉献了自己的国家，归顺了楚国；我已经委托几个人治理蔡地了。”事后，楚国颁发攻蔡成功的奖赏，子发辞谢说：“发布文告命令，使敌人败退了，这是国君的威权；调动军队进行攻击，使敌人败退了，这是各级将佐的威力；冲锋陷阵，努力作战，使敌人败退了，这是士兵们的威武。我不该借着广大将士之威而接受奖赏。”

对此，可作如下的讥评：子发回国复命的言行，是谦谨的；而他辞谢奖赏的言论，却是固执不通的。推崇贤者，使用才智之士，奖励有功的，惩罚有罪的，这不是某个人的独特的做法，是古代贤王治国的原则，是统一人民思想的根本，是赏善惩恶的正常效应。要治理好国家，就必定要通过这样的手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古代圣明的国君的举办大事和建立大功，当大事实现、大功告成之后，那就君王享受成功，臣僚们享受勋劳，士大夫晋升爵位，各级官吏增加俸禄，士兵们也增加军饷。因此，做好事的人更加努力，做坏事的人受到制止。君民上下同心同德，全军将士齐心协力，因此各种事情都得以顺利成功，博得个名声显赫。子发偏偏不是这样。他违背了古代明王的原则，弄乱了楚国的法度，挫伤了建立功勋的臣子，使接受了奖赏的人们蒙受耻辱；而且也不利于自己的亲族，使后代子孙受到压抑而地位卑微。子发却偏偏认为这就做到了个

人的廉洁，难道不是极其错误的吗！

所以说：子发回国复命的言行，是谦逊的；而他辞谢奖赏的言论，却是固执不通的。

力术止¹，义术行。曷谓²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³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⁴，谏谏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⁵。此所谓力术止也。

曷谓乎威强乎汤、武？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⁶。今楚父死焉⁷，国举焉⁸，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⁹。视可¹⁰，司间¹¹，案欲剗其胫而以蹈秦之腹¹²；然而秦使左案左¹³，使右案右，是乃使仇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¹⁴。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¹⁵，是乃江南¹⁶也；北与胡、貉¹⁷为邻；西有巴、戎¹⁸；东在楚者¹⁹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²⁰，在魏者乃据围津²¹，即去大梁²²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剗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²³。负西海而固常山²⁴，是地遍天下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²⁵。威动海内，强殆中国²⁶；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谏谏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

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²⁷。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²⁸；顺者错²⁹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³⁰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³¹，殆³²可矣。假今³³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³⁴也！

【注释】

1 力术：强力的手段。术，方法，手段。止：停，这是受阻碍、行不通的意思。

2 曷（hé和）谓：何谓。曷，通“何”。

3 威强乎：比……威强。威强，威武强悍。乎，于，表示比较。

4 胜(shēng升)：尽。校：计算，核算。

5 诶(xǐ洗)诶然：忧惧的样子。一合：联合。一，成为一体。
轧(yà压)：倾轧，打击。

6 乃：但，仅。说(yuè月)：同“悦”。使：役使，奔走效劳。

7 父死焉：公元前二九九年，楚怀王(顷襄王之父)受骗入秦，被秦昭王扣留，死在秦国。

8 国举焉：公元前二七九年，秦将白起大举攻楚，取西陵等地。前二七八年，破郢都，烧夷陵，楚几乎亡国。顷襄王乃迁都陈城(今河南淮阳县)。举，攻克。

9 负：背。三王：这里指楚国历史上的三个国君：开国之君鬻熊，受封之君熊绎，称霸之君庄王。庙：宗庙，这里指宗庙里供奉的先王神主(牌位)。辟：同“避”。蔡：古国名，在今安徽凤台县，为楚所灭。

10 视可：杨倞注，“视其可伐也。”

11 司(sì四)：通“伺”，等待，窥伺。间(jiàn剑)：空隙。

12 案：连词，于是，就。剡(yǎn掩)：举，抬起。胫(jìng静)：小腿。

13 使左案左：使之向左就向左。

14 过：超过。封内千里：指千里之国。封内，疆界之内。

15 沙羡：地名，在今湖北武昌境。与俱：俱属于秦。按，自此以下数句，点明秦的疆界四至(秦在统一之前，占有的土地是否与文中所说的情况一一相符，不易细考)，极言它的土地广大远远超过“古者百王”的“封内千里”。

16 江南：这里指今湖北湖南的长江以南、洞庭湖南北两岸一带地方。

17 胡、貉(mò莫)：古代居于北方和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貉，通“貉”。

18 巴：古国名，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后为秦惠王所灭。戎：古

代居于西方的少数族。

19 在楚者：在楚国的土地，意思是秦所夺占的楚国土地。

20 逾：超越。 常山：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临虑：地名，在今河南林县。

21 圉津：当作“围津”，或作“垵津”（依杨倞说），在今河南浚县。古时为黄河著名渡口，后河道南移，渐失其险。

22 大梁：战国时魏都，今河南开封市。

23 剡（yǎn衍）然：侵削的样子。 苓：古地名，未详何在。松柏之塞：赵国种植松柏与秦为界，因称松柏之塞。

24 负：背。 西海：指巴蜀陇西一带，其地在秦之西。《战国策·秦策一》：“利尽西海。”《史记·张仪列传》索隐：“西海谓蜀川也。”正义：“言利尽西方羌戎。”

25 这一句原在“然则奈何”句上，与上下文意不合。今依俞樾说移此。

26 殆：危险，这里作“威胁”解。 中国：指中原地区各诸侯国。

27 威：兵威，武力。 反：同“返”。 文：文治，指礼义。

28 听：处理（政事）。 咸阳：秦国国都，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里。

29 错：通“措”，置，搁置。这里作“不过问”解。

30 塞外：等于说境外。

31 明堂：天子发表政令、举行大典的地方。 于塞外：三字衍文，依杨倞、王念孙说删。 朝诸侯：使诸侯来朝。

32 殆：近，几乎。

33 假今：当今。

34 务：勉力去做。这里作“急迫”解。

【译述】

强力的手段终会受阻，礼义的方法必能畅行。这说的是什么情况呢？回答说：说的是秦国的情况。秦国的国力比成汤和周武王还强盛，国土比帝舜和大禹还广大；可是，它的忧患却数也数不清，惴惴不安地经常担心天下各国联合起来攻击自己。

这就是所说的强力的手段终会受阻。

怎么说秦国的威力比商汤和武王还强盛呢？商汤和武王，也只能使喜爱自己的人听从驱使。〔秦国则不然。〕楚国的父王被秦国扣留至死，后来国都又被秦兵攻破，顷襄王背着祖先的牌位逃避到陈蔡一带。〔照理说，楚国君臣会时时刻刻〕观察可以利用的机会，窥伺进行报复的空子，恨不得抬起腿来踩秦国人的肚子；可是，秦国让它向左它向左，让他向右它向右，秦国竟能使仇人听从自己驱使。这就是所说的秦国的威力比商汤和武王还强盛。怎么说秦国的土地比帝舜和夏禹还广大呢？回答说：古时历代君王的统一天下、臣服诸侯，还没有国境之内土地超过千里的。现在秦国〔却又不然〕，南边直到沙羡都属秦所有，领土包括江南一带；北方扩展到与胡、貉等族为邻；西方占有巴国，并统一了西戎；东边侵占楚国的土地，直到与齐国交界，侵夺韩国的土地，已经越过常山占有临虑，夺取魏国的土地直到圉津，离魏国国都大梁城只不过一百二十里罢了，它夺取赵国的土地，已经据守着苓地和松柏之塞。秦国背靠西海地区而以常山为屏障，它的土地简直遍于天下了。这就是所说的秦国的土地比帝舜和夏禹还广大。秦国的声威震动海内，强大得威胁中原各国的安全；可是，它的忧患多得数不清，惴惴不安地经常担心天下各国联合起来攻击自己。

既然如此，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节减兵威，回到礼义这个根本上来。任用正直诚实品德齐备的君子治理天下，同他们一起检验国家政事，端正是非，辨别曲直，在国都咸阳处理大政〔而影响天下〕；顺从的就不加干预，不顺从的才去讨伐。象这样，就可以不再出兵国境之外而命令通行于天下了；象这样，就是筑起明堂、使天下诸侯都来朝见，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在当今之世，增广土地不如增加信义这件事更为急迫啊！

韩 非 子

《韩非子》，亦称《韩子》，共五十五篇，绝大部分为战国时韩非所著，但有少数混入的别人的著作（如《初见秦》是纵横家的游说辞，《饬令》是《商君书》中的《靳令》篇等）。

韩非（公元前二八〇年？——前二三三年），韩国贵族，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他是先秦法家学派集大成的学者。韩非见韩国削弱，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没被采纳，于是针对当时政治弊端，著书阐述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秦王政看到他写的《孤愤》《五蠹》等，极为赏识，发兵攻韩，前二三四年韩非出使秦国。不久，遭李斯谗害，于次年服毒自杀于狱中。但是韩非的政治主张，秦始皇和李斯是采用了的。

在哲学上，韩非是唯物主义者，否定鬼神的存在。他重视“参验”（实际效果的验证）的认识论，也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解老》）他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不能复古守旧，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他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而将统一天下的时代，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即用成文法令、驾御臣下的权术和政权的威势，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他的理论对于秦王朝的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用，但他把君主专制、严刑峻法强调到了极点，实际上也促成了秦王朝的迅速覆亡。

韩非没有专门的军事论著，他的军事思想散见于很多篇章中。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家，他和商鞅一样，主张法治，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但他有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首先，韩非主张富国强兵，用武力统一天下。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处多事之时”，“当大争之世”，仁义智辩有害无利，必须依靠士卒的“日中奏百”和“有方铁钐”的坚利（《八说》）。“力多则人朝，人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韩非为了论证当时是“大争之世”，还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既然“争”和“乱”，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国君要想建立霸王之业，就必须富国强兵，依靠武力。

另一方面，韩非可能是从韩国弱小的地位出发，他告诫国君不可轻易发动战争（这和商鞅从秦国的现实出发始终积极主战的态度是不同的），“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无礼而侮大邻”，“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亡征》）相反，“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解老》）弱小国家可用“柔弱”的办法战胜强大的国家。“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罍。故曰‘守柔曰强’。”（《喻老》）

其次，韩非主张以法治军，以赏罚督励士卒。他强调“信赏必罚”，重赏严诛，“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

信，下轻死。”（《内储说上》）“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难二》）赏赐重，士卒就会勇敢作战；严厉惩罚打败仗的人，士卒就不敢败逃。而且要赏罚无私，“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外储说右上》）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主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韩非认为，果真能使百姓耕可以得富，战可以得贵，严惩打败仗和逃避兵役的人，就可以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有了这样的“王资”，就可以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伟大功业（《五蠹》）。

与此相联系，韩非对于当时“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的现实，作了激烈的抨击：“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霑，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诡使》）

和商鞅一样，韩非对于妨碍法治和不参加耕战的儒家以及墨家、纵横家给以猛烈的攻击。

韩非虽然也说“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八奸》）但是他的赏军功似乎更着重财物方面，是否赏官或升官，还要考虑能力。他嘲笑了商鞅“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的做法。他说：“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机械地按军功赏官爵，无疑有很大的弊病，韩非这一重智能的思想，确是赏赐军功方面不容忽视的重要发展。

第三，韩非主张要从基层选拔经过实际锻炼的人做将领。如上所述，韩非反对“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的做法，同时他也反对拿钱谷买官爵：“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亡征》）这也是他和商鞅的不同处。他强调“任官者当能”（《六反》），“贤材者处厚禄，任大官”，“官贤者量其能”（《八奸》）。所以他把“不肖用事而贤良伏”（《亡征》）也作为亡国的征象。基于实践经验和他重“参验”的认识论，韩非指出“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所以他明确提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明将”“圣相”都要“试于屯伯”，“关乎州部”。否则，“驱于声词，眩乎辩说”，将有“失政亡国之患”（《问田》）。这样明确地提出将领要“试于屯伯”，“发于卒伍”，这是先秦军事论中的杰出思想，在将论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将论方面，孙武、孙臆都讲“信”，韩非也指出，国君、将帅是否讲信用，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外储说左上》）。但是韩非反对将帅“身先士卒”。他认为将帅用不着亲自“立矢石之所及”，冒险指挥战斗，这是不会“用人”，使用赏罚乃是最好的办法（《难二》）。韩非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必要的时候将帅应当“身先士卒”。

第四，韩非主张国君必须防范将相大臣夺取政权和私通外国。韩非进一步扩大了商鞅和荀子的性恶论，不相信人间有仁义忠爱，认为人们全都“好利恶害”，“就安利如（而）避危穷”，即使君臣、父子也莫不是利害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难一》），“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只要条件具备，臣下随时都可以弑君夺权。韩非为国君着想，认为君必须利用威

势、使用权术驾御群臣，防范群臣。他一再指出，要防止将相大臣为一己私利，私通外国，甚至“召敌兵”消灭私仇，胁迫国君，“苟成其利，不顾国患”。其次，他认为不能使将帅权力太大，“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亡征》），会导致亡国。韩非过分地迷信术，以为只要术用得好，国君即使居处饮食不节、制刑杀戮无度，也可以“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群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说疑》）即使“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六反》）其实，对臣下过分地猜忌和防范，很容易走向反面，使国君成为孤家、寡人。

第五，韩非是思想家，没有军事斗争的实践，因此他对战术的论述很少。不过有些论述也很值得重视。“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外储说右上》狐偃语）兵不厌诈，这是中国古代军事论中经典性的论述，是指导战争出奇制胜的基本观点，它比《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似乎表达得更鲜明。“敌之所务，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则敌废置矣。”（《内储说下》）这是说的反间谍的问题。“干城距冲，不若堙穴伏橐”（《八说》），这是说防御不如进攻，老战术赶不上新战术。

第六，韩非反对迷信鬼神，反对依仗外援。他认为用卜筮、星象预测战争胜负，是最愚蠢不过的，“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饰邪》）韩非一再警告，外援不可靠，“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过》）“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亡征》）他认为“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正确的做法是加强本国内部的治理，“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五蠹》）他痛斥

了把“择交”放在首位而不重国内治理的纵横家。

阅读《韩非子》，可参考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韩子浅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和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韩非子校注》。本书正文即采用《韩非子校注》。

存 韩 节 录

【提要】 本文是韩非于前二三三年到秦国以后给秦王政的上书，建议秦不要伐韩，要首先伐赵，他的目的是保全韩国。

这里节录的一段话，是韩非从保全韩国的角度劝导秦王对战争和用兵策略，要慎重对待，郑重考虑，不可草率从事。

故曰：“兵¹者，凶器也²。”不可不审³用也。……计者，所以定事也⁴，不可不察⁵也

【注释】

1 兵：兵器，这里指战争。

2 这两句见于《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是范蠡进谏勾践的话，又《老子》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也。”

3 审：慎重。

4 所以：意思是“用来……的”。以，用。定：决定。

5 察：仔细看，认真考虑。

【译述】

所以说：“战争，是凶险的东西。”不可不慎重地使用。……计策，是决定事情成败的，不可不仔细地考虑。

爱 臣 节 录

【提要】 爱臣，是取篇首的两字作篇名，不体现全文主

旨。本文的主旨在阐述大臣权势太大的危害，提出要“尽之以法，质之以备”，严防将相篡权。大臣不得设立私朝，搞独立王国，不得把军队据为己有，不得跟诸侯国私下交往，不许以钱财收买人心。

臣闻：千乘之君无备¹，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²，以徙其民而倾其国³；万乘之君无备⁴，必有千乘之家⁵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⁶，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⁷，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⁸，此君人者所外⁹也。……

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¹⁰；党与¹¹虽众，不得臣士卒¹²。故人臣处国无私朝¹³，居军无私交¹⁴，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¹⁵。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¹⁶，不载奇兵¹⁷；非传非遽¹⁸，载奇兵革¹⁹，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²⁰者也。

【注释】

1 千乘（shèng 剩）之君：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乘，一车四马叫一乘。

2 百乘之臣：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

3 徙其民：夺取他的人民。徙，迁移。倾：颠覆。

4 万乘之君：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按周制，天子拥有万辆兵车，然而战国时常以万乘称大国诸侯。

5 家：按周制，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家，大夫拥有百辆兵车，这里说“千乘之家”，则是战国诸侯称王以后称他国内的封君。

6 蕃（fán 凡）息：滋长，扩展。

7 博大：广大，强大。

8 管：控制。一说，“管”为“营”字之讹，营，迷惑。隆：兴盛。

9 外：疏远，排斥。

10 藉威城市：凭借城市养成自己的威势。一说，藉，通“籍”，义为“势位”；“威”为衍文；籍城市，即利用城市养成自己的势位。

11 党与：党羽。

12 臣士卒：使士卒成为自己的臣属。

13 私朝：私家的朝会，指群臣私下朝见有权势的大臣。

14 私交：与其他诸侯或其将领有私人交往。

15 府：贮存财物的地方。 库：贮存粮食的地方。 贷：借给。按，禁止私贷是指府库的财物不允许大臣私自借到家里去。

16 四：通“驷”，四匹马拉的车子。 从：指随从的车。

17 奇（jī基）兵：一件兵器。奇，一只，一个。按，《史记·商君列传》：“五穀大夫之相秦也，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即此“不得四从，不载奇兵”之意。

18 传（zhuàn转）：传递紧急公文的快车快马。遽（jù据），义同“传”。

19 革：甲。一说“革”当作“者”字。

20 不虞：意料不到的事，指大臣的篡权活动。虞，预料。

【译述】

我听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没有戒备，就必定有拥有百辆兵车的臣子在他身边，以夺取他的人民，颠覆他的国家；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没有戒备，就必定有拥有千辆兵车的臣子在他身边，以夺取他的威势，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奸臣的势力滋长，做君主的原则就丧失了。所以，诸侯强大，就是天子的祸害；群臣过分富有，就是君主的失败。将帅卿相控制君主而发展私家的权势，这是做君主的所要排斥的。……

因此，〔应该尽力做到：〕大臣的俸禄虽然多，却不能凭借城市造成自己的威势；他的党羽虽然多，却不能把军队据为个人所有。所以当臣子的在朝廷任职不能举行私家的朝会，在军队任职不能跟诸侯国有个人交往，他府库里的钱粮不能私自借回家。这是明智的君主用来禁止那些奸邪行为的方法。因

此，大臣外出不能有随从的车子，不能携带任何一件兵器；不是为朝廷传递紧急公文的驿站的车马，而载有任何一件兵器的，就处以死罪而决不赦免。这就是明智的君主用来防备意外祸事的办法。

有 度 节 录

【提要】有度，是说治理国家要有法度，要实行法治。

这里节录的一段，作者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国家的强弱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君强有力地推行法治，取缔违法谋私的行为，国家、军队就强大，能开地拓土，成就霸业。反之，国家就要走上衰亡的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坚决实行法治。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¹，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²，开地³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⁴也，而荆以亡⁵。齐桓公并国三十⁶，启⁷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⁸，以蓟为国⁹，袭涿、方城¹⁰，残齐¹¹，平中山¹²，有燕者重¹³，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厘王攻燕救赵¹⁴，取地河东¹⁵；攻尽陶、（魏）〔卫〕之地¹⁶；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¹⁷；攻韩拔管¹⁸，胜于淇¹⁹下；睢阳之事²⁰，荆军老而走²¹；蔡、召陵之事²²，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²³；安厘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厘，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²⁴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²⁵，则是负薪²⁶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²⁷，民安而国治²⁸；能去私行²⁹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注释】

- 1 奉法者：指执法的国君。强：有力，指坚决按法办事。
- 2 荆庄王：即楚庄王，前六一三——前五九一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并国二十六：庄王三年灭庸，十三年灭舒蓼，十七年灭萧，并攻伐他国十数次，其他不可考（见《左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荆，楚的别名。
- 3 开地：扩大疆土。
- 4 氓：通“泯”（mǐn敏），灭，死。社稷：土地神和谷神，代指国家。
- 5 亡：这里是“衰微”“名存实亡”的意思。
- 6 齐桓公：齐国国君，前六八五——前六四三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并国三十：《国语·齐语》：“（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荀子·仲尼》：“齐桓公并国三十五。”据《春秋》、《左传》记载，桓公二年灭谭，五年灭遂，四十三年灭项，攻伐他国二十余次，其他未详。
- 7 启：开。
- 8 燕襄王：即燕昭襄王，一般称燕昭王，战国时燕国国君，前三一一——前二七九年在位。河：黄河。按，战国时黄河在今天津市入海，流经燕、齐之间。境：国界。
- 9 蓟(jì记)：燕国都城，在今北京城区西南部。国：国都，京城。
- 10 袭：围绕。涿：燕地名，在今河北涿县。方城：燕地名，在今河北固安县。
- 11 残齐：指燕昭王二十八年（前二八四年）燕与秦、赵、韩、魏五国攻齐，燕将乐毅攻破齐国，占据七十多座城。残，破，攻破。
- 12 平：平定，灭。中山：国名，初都顾（在今河北定县），后都灵寿（在今河北灵寿县）。燕昭王十七年（前二九五年），燕帮助赵国灭中山。
- 13 有燕者重：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就受人敬重。
- 14 魏安厘(xī希)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前二七六——前二四三年在位。攻燕救赵：原作“攻赵救燕”，与史实不合。安厘王五年攻燕，

二十年救赵，二十九年又攻燕（见《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赵世家》赵孝成王十八年），今改为“攻燕救赵”。

15 河东：黄河以东的地方，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原属魏，后被秦侵占。安厘王三十年（前二四七年）魏公子信陵君率魏、楚、赵、韩、燕五国军队在黄河以南打败秦军，乘胜追击到函谷关，可能在这时夺回了河东地区。

16 陶：指秦在东方的陶郡，在今山东定陶县一带。“魏”是“卫”字之误，今改。卫，诸侯国名，战国时有今河南濮阳一带地，与陶郡接壤。魏攻占陶，卫在信陵君救赵以后，约在安厘王二十三至二十四（前二五四——前二五三）年间。

17 私：据为己有，占有。平陆：齐地名，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北。都：大城市。

18 拔管：攻下管。管，韩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市。《战国策·魏策四》记载，信陵君曾率军攻管。

19 淇：淇水，发源于今山西境内，流经今河南省北部，入黄河（今入卫河）。胜于淇下的事未详。

20 睢（suī 虽）阳：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县。事：战事。此指魏、楚两国在睢阳的战争。

21 老：战争的时间拖得很长，军心涣散，士力疲敝，叫做“老”。走：逃跑。

22 蔡：地名，指上蔡，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召（shào 绍）陵：地名，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23 冠带之国：指文化发达的中原各国。冠带，帽子和腰带。当时中原地带的人，戴帽子、束腰带，被周围的民族视为文明的行为。

24 皆务所以乱：都去干搞乱国家的事情。务，从事。

25 释：抛弃。私其外：在国法之外营私舞弊。

26 负：背。薪：柴。

27 私曲：谋私利的歪门邪道。就：靠近，到，这里引申为“遵守”。公法：即国法。

28 依下文例，这句上应当有“则”字。

②私行：谋私利的行为。

【译述】

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国君实行法治坚决，国家就强；国君实行法治不坚决，国家就弱。楚庄王吞并了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了三千里疆土，但是庄王弃社稷而死，楚国也就衰微了。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扩大了三千里疆土，但是桓公弃社稷而死，齐国也就衰微了。燕襄王以黄河为边境，以蓟为国都，周围以涿、方城作屏蔽，攻破了齐国，平定了中山，当时得到燕支持的国家地位就提高，没有燕支持的国家就受轻视，但是襄王弃社稷而死，燕国也就衰微了。魏安厘王攻打燕国，援救赵国，夺回了河东的土地；全部攻占了陶郡和卫国的土地；出兵到齐国，据平陆为已有；攻打韩国夺取了管地，在淇水之滨取得了胜利；睢阳的战争，两军相持，楚军疲敝而败走；在蔡和召陵的战役中，魏摧毁了楚军；当时，魏兵遍布于天下四方，威振中原各国；但是安厘王一死，魏国随即就衰微了。所以，有楚庄王、齐桓公治理国家，楚、齐就可以称霸；有燕襄王、魏安厘王治理国家，燕、魏就能够强大。现在楚、齐、燕、魏都成了衰微的国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群臣、百官都干那些导致国家混乱的事而不去做使国家治理得好的事。这些国家已经够混乱衰弱的了，他们还都抛弃国家的法令，在法令之外营私舞弊。这就是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的混乱衰弱当然就更厉害了。

所以在现在的形势下，能够去掉谋私利的歪门邪道、遵照法令办事的国家，人民就安定，国家就治理得好；能够去掉谋私利的行为、实行法令的国家，就会兵强马壮，压过敌人。

八 奸 节录

【提要】八奸，指八种篡夺君权的奸邪手段，是一篇防止

奸臣篡权的专论。

这里选录的两段，第一段是说臣下用尽国家的财物巴结大国，又借助大国的威势甚至兵力胁迫自己的国君，以谋私利。这是“八奸”之一。第二段围绕防奸，说明官职爵禄的设置目的，是“进贤材，劝有功”，应当量能任官，论功行赏；当时流行的与此相反的种种不良风气，乃是“亡国之风”。

八曰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¹ 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²，小國必听；強兵之所加³，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⁴，盡府庫⁵，虛⁶ 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⁷ 于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⁸，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注释】

- 1 事：服事，奉事。
- 2 索：勒索。
- 3 加：施加，侵陵。
- 4 賦斂：收取租稅。
- 5 府：貯藏財物的地方。 庫：貯藏糧食的地方。
- 6 虛：空虛，这里是“使……空虛”的意思。
- 7 制斂：挾制。斂，約束。
- 8 薄者：对“甚者”而言，情节轻的。数（shuò朔）：屡次。内：通“纳”，接纳，接待。 大使：大国的使臣。 震：震动。

【译述】

第八种奸邪的手段叫“四方”。什么叫做“四方”？回答是：做君主的，国家小就去服事大国，兵力弱就畏惧有强大兵力的国家。大国要勒索什么，他这小国必定听从；强大的军队发动侵略，他这弱小的军队必定屈服。做臣子的，〔看到君主这个弱点〕，就重征赋税，用尽国库里的财物，把国家搞得一

空如洗，去服事大国，而借用大国的威势，来诱迫他的君主；严重的，竟招来大国的军队聚集在边境上，而在国内进行要挟，轻些的，屡次引进大国的使者来震动他的君主，使君主害怕。这就叫做“四方”。

明主之为¹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材、劝²有功也。故曰：贤材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官³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⁴。是以贤者不诬能以事其主⁵，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今则不然，不课贤不肖⁶，不论有功劳，用诸侯之重⁷，听左右之谒⁸，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⁹，有功者隳而简其业¹⁰，此亡国之风也。

【注释】

- 1 为：设置。
- 2 劝：勉，鼓励。
- 3 官：这里用作动词，是“任命”“任用”的意思。
- 4 赋：授予，给予。称（chèn衬）：适合，相称。
- 5 是以：以是，因此。 诬：欺骗，这里是“隐瞒”的意思。
事：奉事，为……服务。
- 6 课：考核。 不肖（xiào效）：庸劣，德才不好。
- 7 重：这里用作名词，指同诸侯勾结被诸侯看重的人。
- 8 谒（yè业）：请求，请托。
- 9 劝：勉，努力。
- 10 隳：通“惰”，懒惰。 简：怠慢，荒废。

【译述】

英明的国君设置官职爵位俸禄，是用来让有才能的人做官，让有功劳的人受到鼓励。所以说，有才能的人享受厚禄，做大官；功劳大的人享有尊贵的爵位，得到厚重的赏赐。任命

有才能的人做官要衡量他的才能，给有功的人俸禄要和他的功劳相称。因此，贤者不隐瞒他的才能来奉事国君，有功者乐于推动他的事业前进，所以事情能办成，功业能建立。可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不考核贤与不贤，不评论有功劳无功劳，任用被他国诸侯看重的人，听从左右近侍的请托，父兄大臣在上面向国君请求爵禄，在下面又出卖爵禄来收取财利和培植私党。……因此，贤者松懈下来，不再努力；有功者变得懒惰，怠慢了事业，这是亡国的风气啊。

十 过 节 录

【提要】十过，即十种过错。这篇文章列举具体事实，总结了历史上君主、大臣导致亡国、杀身、削地、灭名的十种过错，告诫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下面选录的四段，是文中论述的四种过错。第一段，写虞公因为贪图晋国的璧、马，而借道给晋，致使虢国灭亡，自身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第二段，写智伯贪婪好利和刚愎自用，自恃强大，无故向别人索地和用兵，又不听智过的忠告，结果走向反面，灭国杀身。第三段，写韩国君主不根据自身力量的大小采取对策，而片面信赖楚国的援助，终于受到欺骗，国土削割。第四段，写曹国国小而无礼，又不听从臣子的忠谏，终致“绝世”。

十过：……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¹也。……五曰，贪愎²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³诸侯，则削国⁴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⁵之势也。

【注释】

1 残：伤害，危害。

2 愎(bì必):任性,固执。

3 恃:依靠,仰仗。

4 “削国”下文作“国削”。

5 绝世:断绝继嗣。这里的意思是说国家一亡,后代就不能继承政权。世,父子相继。

【译述】

十种过错:……第二叫做贪图小利,就会伤害大利。……第五叫做贪婪固执而好利,就是亡国杀身的祸根。……第九叫做对内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对外仰仗其他诸侯国,就会有国家削弱的祸害。第十叫做国家弱小而不以礼待人,不采纳谏臣的进谏,就会有子孙失去权位的趋势。

奚谓顾小利?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¹。荀息²曰:“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³,赂虞公⁴,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⁵之骏马也。若受吾币⁶不假之道,将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币。若受我币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⁷而藏之外府也,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⁸。君勿忧。”君曰:“诺。”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贪利⁹其璧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¹⁰谏曰:“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¹¹。辅依车,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若假之道,则虢朝¹²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许。”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¹³处三年,兴兵伐虞,又克之。荀息牵马操¹⁴璧而报献公,献公说¹⁵曰:“璧则犹是也。虽然,马齿¹⁶亦益长矣。”故虞公之兵殆¹⁷而地削者,何也?爱小利而不虑其害。故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

【注释】

1 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前六七六年——前六五一年在位。
假：借。虞（yú鱼）：诸侯国名，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虢（g uó国），诸侯国名，即北虢，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按，晋在虞之北，虢在虞之南，故晋伐虢借道于虞。

2 荀息：晋国大夫。

3 其：语气词，表示祈请的语气。垂棘：地名，有人认为在今山西潞城县北。璧：环形的玉器。屈：在今山西吉县。乘（shèng剩）：马。

4 赂：赠送。虞公：虞国的国君。

5 寡人：国君对自身的谦称。

6 币：指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

7 内府：宫内贮藏财物的地方。

8 厩（jiù舅）：养马的棚舍。著（zhuó卓），附着，这里是“拴”的意思。

9 利：贪求。

10 宫之奇：虞国大夫。

11 辅：车轮外的两条直木，用以增强车辐的承载力。

12 朝（zhāo招）：早晨。

13 反：通“返”。

14 操：拿着。

15 说：通“悦”。

16 齿：牙齿，这里指年龄。

17 殆（dài代）：危险。

【译述】

什么叫做贪图小利？从前，晋献公想要向虞国借道来攻打虢国。荀息说：“请您把垂棘产的璧和屈地产的马，赠送给虞公，来请求借道，虞国一定会借给我们道路。”献公说：“垂棘产的璧，是我先君的宝器；屈地产的马，是我的骏马。虞如果接受我的礼物而不借给我道路，那将怎么办呢？”荀息说：

它要是不借给我们道路，一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要是接受我们的礼物而借给我们道路，这就等于把玉璧从宫内的仓库里取出来藏到宫外的仓库里，把骏马从宫内的马棚里牵出来拴到宫外的马棚里。您不要忧虑。”献公说：“好吧。”就派遣荀息把垂棘产的玉璧和屈地产的骏马赠送给虞公，向他请求借道。虞公贪图晋国的璧和马，想要答应晋国。宫之奇进谏说：“不能答应。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象车和辅的关系，辅依靠车，车也依靠辅，虞和虢的情形正是这样。不行，请您不要答应。”虞公不听从宫之奇的进谏，就答应借道给晋国。荀息率晋兵攻打虢国，攻下来了，回来后过了三年，起兵攻打虞国，又攻克了。荀息牵着马、拿着璧，回报献公，献公高兴地说：“璧倒还是这样。虽说如此，马的岁数还是增加了。”由此看来，虞公的军队处于险境、土地削割，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喜欢小利而不考虑它的祸害。所以说：贪图小利，就会伤害大利。

奚谓贪悖？昔者智伯瑤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¹，灭之。反归，休兵数年，因令人请地²于韩。韩康子欲勿与³，段规⁴谏曰：“不可不与也。夫知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骜⁵悖。彼来请地而弗与，则移兵于韩必矣。君其与之。……韩可以免于患而待其事之变。”康子曰：“诺。”因令使者致⁶万家之县一于知伯。知伯说，又令人请地于魏。宣子⁷欲勿与，赵葭⁸谏曰：“彼请地于韩，韩与之。今请地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自强⁹，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¹⁰，其措兵¹¹于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曰：“诺。”因令人致万家之县一于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¹²，赵襄子¹³弗与。知伯因阴¹⁴约韩、魏将以伐赵。襄子召张孟谈¹⁵而告之曰：“夫知伯之为人也，阳亲¹⁶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不与焉，其措

兵于寡人必矣。今吾安居¹而可？”张孟谈曰：“夫董阏于¹⁸，简主¹⁹之才臣也，其治晋阳²⁰，而尹铎循²¹之，其余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而已矣。”君曰：“诺。”乃召延陵生²²，令将²³车骑先至晋阳，君因从之。……号令已定，守备已具，三国之兵果至。至则乘²⁴晋阳之城，遂战。三月弗能拔。因舒军²⁵而围之，决晋阳之水²⁶以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²⁷而处，悬釜²⁸而炊，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²⁹。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匱³⁰，财力尽，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³¹，何国之可下？”张孟谈曰：“臣闻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则无为贵智矣。君释³²此计者。臣请试潜³³行而出，见韩、魏之君。”张孟谈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齿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二君为之次³⁴。”二君曰：“我知其然也。虽然，知伯之为人也，粗中³⁵而少亲。我谋而觉³⁶，则其祸必至矣。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与张孟谈约三军之反，与之期日³⁷……二君以³⁸约遣张孟谈，因朝知伯而出，遇智过于轅门之外³⁹。智过怪其色⁴⁰，因入见知伯曰：“二君貌⁴¹将有变。”君曰：“何如？”曰：“其行矜⁴²而意高，非他时之节⁴³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与二主约谨⁴⁴矣，破赵而三分其地，……今旦暮将拔之而向⁴⁵其利，何乃将有他心？必不然。子释勿忧，勿出于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复见智过于轅门。智过入见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见臣而其色动，而视属⁴⁶臣。此必有变，君不如杀之。”君曰：“子置⁴⁷勿复言。”智过曰：“不可，必杀之。若不能杀，遂亲之。”君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宣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此皆能移⁴⁸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⁴⁹约，破赵国，因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以无变矣。”

知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其言之不听也，出，因更其族为辅氏⁵⁰。至于期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而决其水灌知伯军。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⁵¹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知伯之军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军破，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故曰：贪愎好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

【注释】

1 智伯瑤：晋国六卿之一，姓荀，名瑤，先世封邑在智，故以智为氏。智，下文均作“知”，亦读为“智”。伐范、中行（háng杭）：前四五八年智伯率领赵、韩、魏三家灭了范氏、中行氏二家。范、中行，六卿中的两卿。

2 请地：要求给地。按，智伯请地在公元前四五五年。

3 韩康子：晋国的卿，他的后代建立了韩国。与：给。

4 段规：韩康子的谋臣。

5 骛：通“傲”。

6 致：送。

7 宣子：即魏宣子，晋国的卿，他的后人建立了魏国。有的书“宣子”作“桓子”。

8 赵葭（jiā加）：魏宣子的谋臣。

9 自强：自以为强大。

10 予：通“与”，给。

11 措兵：加兵。措，施加。

12 之：到，去。蔡：应当是“蔺”字的讹误。蔺，地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当时属赵氏。皋狼：地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北，属赵氏。

13 赵襄子：晋国的卿，他的后人建立了赵国。

14 阴：暗中。

15 张孟谈：赵襄子的谋臣。

16 阳亲：表面上亲近。

17 安居：居住在哪里。

- 18 董阏于：也作“董安于”，赵简子的家臣。
- 19 简主：即赵简子，赵襄子的父亲。主，卿大夫称为主。
- 20 晋阳：地名，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属赵氏。
- 21 尹铎：赵简子的家臣。循：遵循，依照。
- 22 延陵生：赵襄子的家臣。延陵为复姓。
- 23 将（jiàng 酱）：率领。
- 24 乘：登，进犯。
- 25 舒军：使军队散开。舒，展开。
- 26 “晋阳之水”当依《韩非子·难三》和《战国策·赵策一》作“晋水”。晋水，发源于悬瓮山，流入汾水。
- 27 巢居：指为了避水，住在房顶或树顶。
- 28 釜（fǔ 斧）：一种锅。
- 29 羸（léi 雷）：瘦弱。
- 30 匱（kuì 愧）：缺乏。
- 31 下：指开城投降。
- 32 释：放下，放弃。
- 33 潜：秘密地，偷偷地。
- 34 为之次：为其次，成为跟在赵后面灭亡的。
- 35 粗中：内心暴厉。中，内心。
- 36 觉：发觉。
- 37 期日：约定日期。
- 38 以：通“已”。
- 39 智过：晋国大夫，智伯瑤的族人。辕门：军营的门。
- 40 怪其色：以其色为怪，对他们的表情感到奇怪。色，脸色，表情。
- 41 貌：样子，神态。
- 42 矜（jīn 今）：骄傲。
- 43 节：气概。
- 44 谨：严密，周密。
- 45 向：通“享”，享受。

46 属：通“嘱”（zhǔ主），注意。

47 置：放下，放弃。

48 移：改变。

49 “二君”，误。《战国策》作“二子”。二子，指赵葭、段规。

50 氏：上古姓和氏有区别。同姓贵族的几个分支都有不同的氏。智伯和智过都姓荀，智是氏，这里是说智过看到智伯要遭祸，就把他的家族改为辅氏。

51 翼：在两侧辅助。

【译述】

什么叫做贪婪固执？以前，智伯瑶率领赵、韩、魏攻打范氏、中行氏，灭了它们。回来以后，让军队休整了几年，就派人到韩要求割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进谏说：“不可以不给他。智伯的为人，好利而又傲慢、固执。他来要求割地而不给他，他就一定会调动军队攻韩。您还是给他吧。……韩可以免于战祸，等待事情的变化。”康子说：“好吧。”于是就派使者送给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大县。智伯很高兴，又派人到魏要求割地。魏宣子想不给他，赵葭进谏说：“他向韩要求割地，韩给了他。现在向魏要求割地，魏不给他，这就是魏对内自认为强大，对外触怒了智伯。如果不给，他一定会加兵于魏。不如给他。”宣子说：“好吧。”于是派人送给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大县。智伯又派人到赵要求得到蔡、皋狼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于是暗中和韩、魏约定要攻打赵。襄子叫来张孟谈，告诉他说：“智伯为人的特点是，表面上和你亲近而暗地里疏远你。他三次派使者去韩、魏定约，可是我并没有给他土地，他一定会加兵于我。现在我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呢？”张孟谈说：“董阏于是简主手下有才干的臣子，他治理过晋阳，尹铎按着他的办法继续治理，他的教诲依然存在，您定居在晋阳就可以了。”襄子说：“好吧。”就召见延陵生，

让他率领车马先到晋阳去，襄子也就随后到达。……发布了命令，作好了防守的准备，三国的军队果然来了。来到就进犯晋阳，于是双方进行战斗。打了三个月，没有攻下来。于是展开军队，包围了晋阳，扒开晋水来淹赵军。包围晋阳长达三年之久。城中的人搭起窝棚住在高处，吊起锅来做饭，财物、粮食都快用光了，士大夫瘦弱多病。襄子对张孟谈说：“粮食缺乏，财力耗尽，士大夫瘦弱多病，我担心不能守下去了！我打算开城投降，向哪个国家投降好呢？”张孟谈说：“我听说，不能使灭亡转化为生存，不能使危险转化为平安，那就用不着看重智慧了。您还是放弃这个考虑。我请您允许我试着秘密地出城，去会韩、魏的君主。”张孟谈见了韩、魏的君主，对他们说：“我听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现在智伯率领两位君主来攻赵，赵快要灭亡了。赵灭亡了就轮到两位君主了。”两位君主说：“我们知道是这样。虽说如此，智伯的为人，是内心暴厉而很少亲信人。如果我们商量的事情被他发觉，那灾祸就一定要来了。怎么办呢？”张孟谈说：“我们的谋划出于两位君主的口而入于我的耳，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两位君主于是和张孟谈约好了三家军队共同反对智伯，并跟他约好了行动的日期。……两位君主定约打发张孟谈走了以后，就去朝见智伯，出来后，在辕门外碰到了智过。智过对他们的表情感到奇怪，就进去见智伯，说：“看韩、魏两君的神情好象要发生事变。”智伯说：“怎么回事？”智过说：“他们行动傲慢而意气高昂，不同于平时的举止。您不如先下手。”智伯说：“我和他们两位约定得好好的，攻破赵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很快就要攻下赵而享有成果，怎么竟然会有别的想法？一定不会这样。你放心不要忧虑，不要说出这样的话。”第二天早晨，两位君主又朝见出来，又在辕门碰见智过。智过进去见智伯，说：“您把我说的话告诉两位君主了

吗？”智伯说：“怎么知道的？”智过说：“今天他们两位朝见您出去，看见我，神色不安，很注意地看我。这种情况表明，必定要发生事变，您不如杀了他们。”智伯说：“你这话放在一边不要再说了。”智过说：“不行，一定要杀了他们。——如果您不能杀，就亲近他们。”智伯说：“怎么亲近？”智过说：“魏宣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这两个人都能改变他们君主的主意。请您和赵、段两位定约，一旦攻破赵，就封给赵葭和段规每人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大县。这样，两位君主的思想就不会变化了。”智伯说：“攻破赵后三家平分赵地，又封给赵葭、段规每人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大县，那么我所得的土地就少了。不行。”智过看到智伯不听从他的话，就出走了，并把他那一家族改为辅氏。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夜里，赵氏的军队杀了智伯方面守堤的官吏，就扒开河堤淹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因为救止河水而混乱，韩、魏就从两翼攻击，襄子率领士卒在正面冲杀，大败智伯的军队，捉住了智伯。智伯本人死、军队败，国土被三家瓜分，被天下人所耻笑。所以说：贪婪固执而好利，是亡国杀身的祸根。

奚谓内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阳¹，韩氏²急。公仲朋谓韩君曰³：“与国⁴不可恃也，岂如因张仪⁵为和于秦哉！因赂以名都⁶而南与伐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⁷。”公⁸曰：“善。”乃警⁹公仲之行，将西和秦。楚王¹⁰闻之，惧，召陈轸¹¹而告之曰：“韩朋将西和秦，今将奈何？”陈轸曰：“秦得韩之都一，驱其练甲¹²，秦、韩为一以南向楚，此秦王之所以庙祠¹³而求也，其为楚害必矣。王其趣发信臣¹⁴，多其车、重其币以奉¹⁵韩，曰：‘不谷之国虽小，卒已悉¹⁶起，愿大国之信意于秦也¹⁷。因愿大国令使者入境视楚之起卒也。’韩使人之楚，楚王因发车骑陈之下路¹⁸，谓韩使者

曰：“报韩君，言弊邑¹⁹之兵今将入境矣。”使者还报韩君，韩君大悦，止公仲²⁰。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害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听楚之虚言而轻²¹强秦之实祸，则危国之本也。”韩君不听。公仲怒而归，十日不朝。宜阳益急，韩君令使者趣²²卒于楚，冠盖相望²³而卒无至者。宜阳果拔²⁴，为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者，则国削之患也。

【注释】

1 宜阳：韩国地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2 韩氏：即指韩国。

3 公仲朋：韩国的相，亦称韩朋。 韩君：韩宣惠王（前三三二年——前三一二年在位）。

4 与国：盟国，可能是指赵、魏等国。

5 因：依靠，通过。 张仪：魏国人，仕秦为相，是纵横家中连横派的代表人物。

6 名都：著名的大城。

7 害交于楚：即嫁祸于楚。

8 “公”字当作“君”，上、下文都作“君”，《史记》、《战国策》称“韩王”。

9 警：告诫。

10 楚王：指楚怀王（前三二八年——前二九九年在位）。

11 陈轸（zhěn 枕）：纵横家，曾仕楚、秦、魏。

12 驱：驱使。 练甲：精锐的士卒。甲，铠甲，这里指穿铠甲的人。

13 庙：祖庙。祠：祭祀。

14 趣（cù 促）：通“促”，赶快，立即。 信臣：可靠的大臣。

15 奉：行。

16 悉：尽，全都。

17 大国：对韩国的尊称。 信意：肆意，任意，是说不必害怕秦国，可以充分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18 陈：陈列。下路：即夏路，楚国向北方的大路，韩使者经过的地方（依《韩非子校注》）。

19 弊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弊，通“敝”。

20 止公仲：指命令公仲停止去秦讲和。

21 轻：轻视，小看。

22 趣：通“促”，催促。

23 冠盖相望：道路上，使者的礼帽、车盖前后可以看得见，形容使者多，络绎不绝。

24 按，秦攻韩浊泽，公仲朋欲向秦求和事，在前三一五年，因楚诈称援韩，韩未求和，次年即发生秦、韩岸门之战，韩败。这里说秦攻宜阳，与史实有出入。秦攻宜阳在前三〇八年，次年拔宜阳，是另一次战役。这段中的“宜阳”应当依《战国策·韩策一》和《史记·韩世家》作“浊泽”。

【译述】

什么叫做对内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以前，秦军攻打宜阳，韩国吃紧。公仲朋对韩国的君主说：“盟国是不可信赖的，哪如通过张仪向秦讲和呢！送给秦一座有名的大城，借此和它一起南伐楚国，这样就能解除秦攻韩的祸患而嫁祸给楚。”君主说：“好。”就吩咐公仲去秦的事，将到西方和秦国讲和。楚王听说了，很害怕，召见陈轸，告诉他说：“韩朋要到西方与秦讲和，现在该怎么办？”陈轸说：“秦得到韩一座大城，驱使它的精锐士卒，秦、韩合为一体向南方的楚国进攻，这是秦王在宗庙中祭祀所祈求的东西，它必定成为楚国的祸害。请王赶紧派遣可靠的大臣，多给他车马，让他多带礼物，去出使韩国，说：“寡人的国家虽然小，士卒已经全部动员起来了，希望贵国在秦国面前充分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因此希望贵国派使者到楚国来视察动员士卒的情况。”韩派人到楚国去，楚王就派遣车马摆列在楚通向韩国的道路上，对韩的使者说：“请回报韩国君主，就说敝国的军队将要进入韩的国境了。”使者回

来报告了韩国君主，韩国君主特别高兴，就阻止公仲去秦国。公仲说：“不行。用实在的军队祸害我们的，是秦国；用虚假的名义援救我们的，是楚国。听从楚国的空话而轻视强秦实实在在的祸害，这将是害国的根源。”韩国君主不听。公仲怒气冲冲地回家了，十天不朝见君主。宜阳越发吃紧。韩国君主派使者到楚去催促出兵，使者络绎不绝，而楚国的军队却始终不到。宜阳果然被秦攻克，韩国被各国诸侯耻笑。所以说：对内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对外依仗其他诸侯国，就会有国家削弱的祸患。

奚谓國小无礼？昔者晋公子重耳出亡¹，过于曹²，曹君袒裼而观之³。厘负羁与叔瞻侍于前⁴。叔瞻谓曹君曰：“臣观晋公子，非常人也。君遇⁵之无礼，彼若有时反国而起兵，即恐为曹伤⁶。君不如杀之。”曹君弗听。……重耳即位三年，举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悬叔瞻而出之，我且杀而以为大戮。”……故曹，小国也，而迫于晋、楚之间，其君之危犹累卵⁷也，而以无礼莅⁸之，此所以绝世也⁹。故曰：國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释注】

1 重耳出亡：晋献公之子重耳受其后母骊姬诬害，被迫出亡，在外面流浪了十九年，后在秦穆公帮助下回晋做了国君，即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2 曹：春秋时诸侯国，在今山东定陶县。

3 曹君：指曹共（gōng恭）公。袒（tǎn坦）裼（xī西）而观之：据《左传》记载，重耳路过曹时，曹共公听说重耳骀胁（肋骨连在一起），就趁重耳洗澡时走近去看。袒裼，脱去上衣，露出身体。

4 厘负羁（jī基）：曹国的大夫。厘，通“僖”（xī西）。叔瞻：据《左传》及《韩非子·喻老》，叔瞻是郑国的臣，这里说是曹国的。

臣，是不对的。

5 遇：对待。

6 伤：害。

7 累卵：累叠的鸟蛋，比喻形势极为危险。

8 莅（立）：临，对待。

9 晋文公五年（前六三二年），晋伐曹，俘虏了曹共公，后放归。
春秋末年，曹被宋国灭亡。

【译述】

什么叫做国家小而没有礼貌？以前，晋公子重耳在外面流亡，路过曹国，曹国国君趁重耳脱去衣服的时候去看他（畸形的肋骨）。僖负羁和叔瞻在君前侍候。叔瞻对曹君说：“我看晋公子，不是个平常的人。您对待他没有礼貌，他要是有机会回国立为国君而发兵，那就怕要成为曹国的祸害。您不如杀了他。”曹君不听从叔瞻的进谏。……重耳即位做国君三年，终于起兵攻曹了。于是派人告诉曹君说：“把叔瞻从城上吊下来，我要杀死他，拿他陈尸示众。”……所以，曹是一个小国，又被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曹国君主的危险处境简直象摞着的鸟蛋，却用没有礼貌的方式对待别人，这是它子孙失去权位的原因。所以说：国家小而没有礼貌，不听从谏臣的进谏，就会有子孙失去权位的趋势。

和 氏 节 录

【提要】和氏，是用文章首句中的人名作为篇名。作者通过和氏献玉璞被砍掉双脚的故事，比喻法家遭受迫害、正确主张不得实现的情况。

这里选录的是文章的后一部分，它高度评价了吴起、商鞅富国强兵的政治措施，如“奉选练之士”、“遂公家之劳”、

“显耕战之士”等，并说明实行这些措施，则“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反之，不推行法治，迫害法家，则是“贫国弱兵之道”，是社会混乱、不能成就霸王之业的原因。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¹：“大臣太重²，封君太众³。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⁴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⁵，损不急之枝官⁶，以奉选练之士⁷。”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⁸，吴起枝解⁹于楚。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¹⁰，设告坐之过¹¹，燔《诗》《书》而明法令¹²，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¹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¹⁴。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¹⁵而薨，商君车裂¹⁶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¹⁷，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¹⁸。当今之世，大臣贪重¹⁹，细民安乱²⁰，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²¹，则法术之士²²，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²³！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

【注释】

1 吴起（？——前三八一年）：战国初期卫国人，军事家。他先在鲁国为将，有战功。后到魏国，任西河郡守，治理得很好。因遭受谗害，离开魏到楚国，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悼王死，旧贵族杀害了吴起，变法失败。 楚悼王：楚国国君，前四〇一年——前三八一年在位。

2 重：权势大。

3 封君：有封邑者的称号，如商君、孟尝君等。 众：多。

4 道：途径，方法，这里是“做法”的意思。

5 “绝”可能是误字，应当作“裁”（陈奇猷说）。 秩：等级。

6 损：减少，裁减。 枝官：多余的官员。

7 奉：供养。 选练之士：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兵士。

8 期(jī基)年：一周年，满一年。 薨(hōng轰)：死，诸侯死叫“薨”。

9 肢解：截断肢体的一种酷刑。枝，通“肢”。

10 商君：即商鞅，详见《商君书》介绍。 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国君，前三六一年——前三三八年在位。 连什伍：户籍编制，五家连为一伍，十家连为一什。

11 告坐之过：指不告发奸情的罪过。告，告发，检举。坐，连坐。商君法规定，民户什伍之间要互相监督，一家有奸，九家告发，若不告发，十家一同治罪。

12 燔(fán凡)：焚烧。 诗书：《诗经》和《书经》，泛指儒家的典籍。 明：明确。

13 私门：指豪门贵族。 遂：进用，推举。 劳：功劳。

14 游宦(huàn患)之民：指不务农而四出求官的人。宦，做官。显：显贵。

15 八年：当作“十八年”。《战国策·秦策一》：“商君治秦，法令治行，……孝公行之十八年”可以为证。孝公六年任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十九年，以整年计，正是十八年（见《史记·商君列传》）。

16 车裂：一种酷刑，把头和四肢拴在五辆车上，赶马拉车以撕裂肢体。

17 二子：指吴起、商鞅。 当：得当，正确。

18 苦法：以法为苦，以实行法治为苦事。 细民：小民，百姓。恶(wù务)：厌恶。

19 重：权势。

20 安乱：安于混乱，对混乱的局面心安理得，指不图国家的富强。

21 听：听从，这里指能听取正确意见。

22 法术之士：指主张实行法术的法家人物。法，法令制度。术，国君驾御群臣的手段。

23 安：怎么。 蒙：冒着。

【译述】

过去，吴起就楚国的风俗指教楚悼王说：“大臣权力太大，得到分封的人太多。象这样下去，他们对上就会威胁国君，对下就会虐待人民，这是使国家穷、军队弱的做法。不如让封君传到第三代子孙就收回官爵俸禄，裁减官吏们的俸禄，减少不急需的多余官吏，以便节省钱财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兵士。”悼王按照吴起的意见实行了一年就去世了，吴起在楚国遭到肢解的刑罚。商君指教秦孝公把五家民户连为一伍，十家连为一什，设置告密连坐的制度，烧毁儒家的《诗》《书》而彰明法令，堵塞私家的请托而举用对公家有功的人，禁绝四出求官的人而使从事耕战的人显贵起来。孝公推行这些主张，君主因此而地位尊贵稳固，国家因此而富强。十八年以后孝公去世，商君也在秦国被车裂。楚国不任用吴起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推行商君的法令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他们两位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可是吴起被肢解，商君被车裂，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臣认为实行法治是痛苦，而百姓也厌恶实行法治。现在的社会，大臣贪图权势，百姓安于混乱，这比当初秦国、楚国的风气还要严重，而国君又不象悼王、孝公那样能够听取意见，那么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吴起、商君所遭遇的危险来阐明自己的法术主张呢！这就是当今社会混乱、没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原因。

奸劫弑臣 节录

【提要】奸劫弑臣，即奸邪之臣，劫君之臣，弑主之臣。文章指出，国君必须用法术赏罚治国，不能听从“世之愚学”的议论。否则，将被奸臣篡弑。

下面节录的几段，赞扬了商鞅在秦国军民中用严刑厚赏手

段实行连坐法，奖励耕战的作用：“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指出用仁义惠爱治国，而不赏功罚罪，人民就不会努力耕战，这是亡国之道。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¹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²。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³，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⁴。……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⁵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⁶。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⁷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⁸。

【注释】

1 服：行，用。

2 卑：卑微，地位低下。

3 说（shuì税）：劝说。易：改变。公道：奉公为国的原则，指实行法治。

4 末作：指手工业、商业。本事：指农业。

5 匿（nì逆）：隐藏。

6 商鞅在军民中都实行告奸连坐的制度，详见《商君书·画策》和《境内》。

7 至治：治理得最好。至，最。

8 世：世上，世间。弗（fú服）：不。

【译述】

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令制度而依照私意办事，因此国家乱、军队弱、国君地位卑微。商君劝说秦孝公改变旧法，革新习俗，来彰明法治，奖赏告发奸情的人，压制工商业，奖励农业生产。……因此国家太平，兵力强盛，土地扩大，国君尊贵。秦国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人严厉惩罚，而对于告发奸情的人重重地奖赏。这也就是国君使天下的人必须做自己的耳目、替自己视听的方法。使国家治理得最好

的法术是这样清楚明白，而世上的学者却一点儿不懂得。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¹国亡身死，小者²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³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⁴，内不急力田疾作⁵，皆欲行货财事富贵⁶，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⁷，不亡何待？……无捶策⁸之威，衔橛⁹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¹⁰；无规矩¹¹之法，绳墨之端¹²，虽王尔¹³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¹⁴。今世主皆轻释¹⁵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¹⁶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¹⁷，而有罪者不幸¹⁸矣。

【注释】

- 1 大者：严重的。
- 2 小者：较轻的。
- 3 施与：施舍，拿财物周济人。
- 4 “不外”当作“外不”，与下句“内不”相对。 务：致力，从事。 当：抵挡。
- 5 力田：努力耕作。力，尽力，努力。 疾作：与“力田”义近。疾，急切地从事。
- 6 行：使用。 事：奉事，巴结。
- 7 胜：占优势。
- 8 捶策：马鞭。捶，通“箠”（chuí垂）。
- 9 衔橛：马嚼子。
- 10 造父：春秋时晋国人，以善于驾御车马著称。 服：用，这里

是“驾御”的意思。

11 规：画圆的工具。 矩：画方的工具。

12 绳墨：木匠画直线用的工具。 端：正，直。

13 王尔：古代的巧匠。

14 为治：从事治理。为，做，从事。

15 释：放弃。

16 几：通“冀”，希望。

17 不望：指不盼望得到赏赐。

18 幸：通“辛”，侥幸，

【译述】

世上的学者进说君主，不说“应当利用威严的权势来压制奸邪的臣子”，却都说“仁义惠爱就可以了”。君主赞赏仁义的名称却不考察它的实质，因而严重的，国家灭亡，君主身死，轻一点儿的，土地减少，君主地位低下。怎么能说明这种情况呢？拿钱财送给贫穷的人，这就是世上所说的仁义；可怜老百姓不忍心加以惩罚，这就是世上所说的惠爱。拿钱财周济穷人，就是无功的人得到赏赐；不忍心加以惩罚，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国家有无功的人得赏赐，人民对外就不再奋力作战杀敌，对内就不再急于努力耕作，全都想行贿赂巴结有钱有势的人，用私人的善行树立好名声，以便取得高官厚禄。所以，奸邪利己的臣子就会越来越多，违法作乱的人就会越来越得势。这样，国家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没有马鞭子的威力，马嚼子的装备，即使造父也不能驾御马；没有规矩的法式，绳墨的正直，即使王尔也不能画成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制度，即使尧、舜也不能从事治理。现在君主都轻率地放弃严厉的刑罚，实行惠爱，却想建立霸王的功业，这是不能指望的。所以善做君主的，明定赏赐，设置利禄，来鼓励人们，使人民靠功劳受赏而不依靠君主的仁义受赏；使用严刑重罚来禁

止人们,使人民因为犯罪受惩罚而不依靠君主的惠爱得到赦免。因此无功的人就不再指望得到赏赐,而有罪的人也不再侥幸逃脱惩罚。

亡 征 节录

【提要】亡征,即亡国的征兆。文章从经济、政治、思想、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列举了四十七条可以导致亡国的征象,对于政权的兴衰存亡,作了广泛的探讨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目的主要不在如何避免亡国,而是要“万乘之君”“服术行法”推翻“亡征之君”而兼并天下。

这里选录的十五条,其要点如下:不要一味依赖外援,更不要仗恃外援轻启衅端,要实行法治,搞好国家内部的治理,否则就可能亡国;不轻易用兵,不打无准备之仗,一定要重视农业,懂得和重视战争,作好充分的战守准备;国家要让从事耕战的人受益,要论功行赏,如果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就可能亡国;任命将领出征或守卫边疆,不可使他们权力过大,独断专行,否则就会亡国;防止大臣勾结和依重外国;慎用异国的“羁旅侨士”,否则就会亡国。

简法禁而务谋虑¹,荒封内而恃交援者²,可亡也。

官职可以重³求,爵禄可以货⁴得者,可亡也。

恃交援而简近邻⁵,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⁶,可亡也。

羁旅侨士⁷,重帑在外⁸,上间⁹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

境内之杰不事¹⁰,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¹¹,而好以名问举错¹²,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¹³,可亡也。

大心¹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¹⁵，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¹⁶，可亡也。

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¹⁷，可亡也。

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¹⁸，群臣易虑者，可亡也。

无地固¹⁹，城郭²⁰恶，无畜²¹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

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²²而轻战攻者，可亡也。

贵臣相妒，大臣隆盛²³，外借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仇，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

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²⁴太尊，专制擅命²⁵，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

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²⁶，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²⁷利者，可亡也。

见大利而不趋²⁸，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²⁹者，可亡也。

亲臣进而故人退³⁰，不肖用事而贤良伏³¹，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

【注释】

1 简：轻视，怠慢。 法禁：法律禁令。 务谋虑：用计谋，指好在外交方面用心思。

2 荒：荒废。 封内：境内，国内。封，边界。 交援：外交支援，指其他诸侯国的援助。

3 重：权势。

4 货：钱财。

5 近邻：邻近的国家。

6 怙（hù户），依仗。 迫：近，靠近。

- 7 羈(jī基)旅：其他国家来寄居的人。 侨士：旅居的人。
- 8 帑(tǎng躺)：钱财。 外：外国。
- 9 间(jiàn建)：参与，与下句“与”义同。
- 10 杰：杰出的人才。 事：任用。
- 11 功伐：功劳。 课试：考核。
- 12 名问：声誉，名声。问，通“闻”(wèn问)，声誉。 举错：举用安置。错，通“措”。
- 13 起贵：起用为权贵。 陵：陵驾，超越。 故常：原有任命官吏的常规。
- 14 大心：狂妄自大，麻痹大意。
- 15 自多：自我赞扬。
- 16 资：钱财，这里指人力物力方面的条件。 易：轻视。
- 17 贪愎(bì必)：贪婪固执。 拙交：不善于外交。
- 18 易虑：变心。
- 19 “无地固”一本作“地无固”。固，险固。
- 20 郭：外城。
- 21 畜：通“蓄”。
- 22 本教：农业方面的劝勉教导。
- 23 隆盛：权势大、钱财多。
- 24 任守：任命守边的官员。
- 25 专制擅命：独断专行。制，断。
- 26 正户：有正式户籍的民户。寄寓： 寄居的户口。
- 27 末作之民：从事商业、手工业的人。
- 28 趋：快走，引申为“赶快去做”。
- 29 自饰：自我粉饰。
- 30 亲臣：宠信的臣子。 故人：原有的臣子。
- 31 不肖(xiào效)：无德才的人。伏：隐伏，埋没。

【译述】

轻视法律禁令而好用计谋，荒废国内的治理而依赖外国的援助，国家就可能灭亡。

官职可以凭权势求得，爵位俸禄可以用钱财买到，国家就可能灭亡。

依赖外国的援助而怠慢邻近的国家，仰仗强大国家的救援而欺负靠近的国家，国家就可能灭亡。

来寄居的外国游士，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还让他们在上面参与谋划，在下面参与民间的事务，国家就可能灭亡。

国内杰出的人才不任用，而去寻求国外的士人，不凭功劳来考核，而喜欢根据名声来选用，寄居作客的人起用为尊贵的大臣，而超越了原有任用官吏的常规，国家就可能灭亡。

狂妄自大而不悔悟，国家混乱还自以为治理得很好，不估量国内的实力而轻视邻近的敌国，国家就可能灭亡。

国家小而不肯处在低下的地位，力量少而不畏惧强大的敌人，无礼地侮辱邻近的大国，贪婪固执而不善于外交，国家就可能灭亡。

已经立了太子，而从强大的敌国娶来后妻，则太子处境危险，这样臣子们就会变心；臣子变心，国家就可能灭亡。

没有险固的地势，城墙修筑的不好，国家没有积蓄，财力物力贫乏，没有防守作战的准备，却轻率地攻伐别国，国家就可能灭亡。

国君爱发脾气而又喜欢用兵，忽视农业方面的教导，而又把战争攻伐看得很轻易，国家就可能灭亡。

贵幸的臣子相互嫉妒，大臣们权势显赫，外面借重敌国的力量，对内使百姓困乏，用以攻击自己怨恨的人，可是国君却不处罚他们，国家就可能灭亡。

军队出征委派的将领权势太大，边境上任用的守将地位太高，他们独断专行，直接处理问题而不向国君请示，国家就可能灭亡。

国家空虚而大臣富足，正户贫穷而寄居的人富有，耕田打

仗的人贫困而经营工商业的人发财，国家就可能灭亡。

看到有关国家的重大利益不赶快去干，听到了祸乱的苗头还不作准备，战争防守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而致力于用仁义装饰自己，国家就可能灭亡。

宠幸的臣子进用而原有的臣子被辞退，无德无才的人执政而贤能的人被埋没，无功的人尊贵而劳苦为国的人低贱，这样臣民就怨恨；臣民怨恨，国家就可能灭亡。

夫两尧不能相王¹，两桀²不能相亡。亡、王之机³，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⁴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⁵，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⁶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注释】

1 尧：帝尧，古人认为尧为贤圣的帝王。相王（wàng 旺）：相互称王，彼此统治。

2 桀：夏朝最后一个王，暴君。

3 机：要，关键。

4 踦（qī 欺）：一只脚，引申为“偏重”。

5 这句和下句的“通”可能是“道”字的讹误。道，由。一说，“通”字不误。蠹（dù 杜）：蛀。

6 服：行使，采用。

【译述】

要是两个帝尧，就不能相互称王统治对方，要是两个夏桀，也不能相互灭亡对方。灭亡或称王的关键，必定是这两个国家的治乱、两个国家的强弱不相同。树木的折断必定是由于虫蛀，墙壁的倒塌必定是因为有裂缝。可是，树木即使被虫蛀了，没有猛烈的大风也是不会折断的；墙壁即使有了裂缝，没有大雨也是不会倒塌的。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如果能施

用法术去做有了灭亡征兆的国君的疾风暴雨，他兼并天下是不难的了。

饰 邪 节录

【提要】 饰邪，就是告诫邪恶的行为。饰，通“饬”（chì赤），告诫的意思。

韩非认为，迷信鬼神、依恃大国、玩弄智能都是邪恶行为，是实行法治的障碍。在下面节录的部分，他首先列举大量战争事例，证明人们在战争中相信卜筮、星象的荒谬，指出相信龟策、鬼神、星象是最愚蠢的行为，表现了韩非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其次，他列举一些国家依恃外力而亡国的史实，反对小国、弱国依恃大国、强国，认为必须加强国家内部的治理，“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第三，论述了实行法治赏罚的重要作用，“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他要求“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第四，阐述了必须实行赏罚的原因。在韩非看来，君臣各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为了“兵强主尊”，国君就必须“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否则臣就不肯尽智竭力。

蚩龟数策¹，兆²曰“大吉”，而以³攻燕者，赵也。蚩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⁴，无功而社稷危⁵；邹衍之事燕⁶，无功而国道绝⁷。赵代先得意于燕⁸，后得意于齐⁹，国乱节¹⁰高，自以为与秦提衡¹¹，非赵龟神¹²而燕龟欺也。赵又尝蚩龟数策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¹³，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¹⁴，兵至厘¹⁵而六城拔矣；至阳城¹⁶，秦拔邲¹⁷矣；庞援榆兵而南¹⁸，则鄆¹⁹

尽矣。臣²⁰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²¹，救燕有²²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²³。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²⁴，数年西乡以失其国²⁵，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数年在西也²⁶，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数年在东也²⁷。故曰：龟策鬼神不足举胜²⁸，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²⁹。然而恃之，愚莫大焉³⁰。

【注释】

1 凿龟：即占卜，方法是钻烧龟甲而出现裂纹，通过裂纹的形状判断吉凶。凿，钻。 数策：即筮（shì市），按一定的方式计算蓍（shī诗）草的茎，把所得的奇数作为阳，偶数作为阴，排列成卦，以预测吉凶。策，蓍草的茎。

2 兆：征兆，钻烧龟甲出现的裂纹，称兆。

3 以：用，根据。

4 剧辛（？——前二四二年）：战国时赵国人，燕昭王时在燕任职，燕王喜时率军攻赵，为赵将庞煖所杀。 事：奉事，效力。

5 社稷：国家。社，土地神。稷，五谷神。前二四二年燕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煖反攻，擒杀剧辛。

6 邹衍：战国时齐人，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创始者。历游各国，至燕，为燕昭王师。

7 国道绝：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道，道路。

8 赵代：即指赵国，代地在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和山西省东北部，属赵。一说，“代”为“氏”字之讹，赵氏亦即赵。 得意于燕：指庞煖胜剧辛事。

9 得意于齐：指前二四一年，赵发兵攻齐，攻取饶安事。

10 节：气节，这里指气势，意气。

11 提衡：抗衡。衡，秤杆；提平秤杆，即指双方力量相当。

12 神：灵验。

13 劫：威逼，胁迫。 逆：抗拒。

14 大梁：疑“大”字误，燕、赵间有勺梁（又称三梁），在今河北望都县，与下文“阳城”邻近，“大”当是“勺”或“三”之误。按，此次赵攻燕及秦攻赵是前二三六年的事，见《史记·赵世家》和《秦本纪》。 上党：郡名，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属赵（见杨宽《战国史·战国郡表》）。

15 厘：地名，一作“狸”，在今河北任丘县东北。

16 阳城：地名，在今河北望都县东。

17 邺：地名，在今河北滋县南邺镇。

18 庞援：即庞煖(xuān 宣)，赵国将领。 揄(yú 愉)：引，率领。“揄兵而南”指自燕撤军，去攻打南面的秦军。

19 鄆：通“漳”，即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流经今河北省南境，邺即濒临漳水。鄆尽，即指漳水流域都被秦占有。

20 臣：作者自称。

21 辟地：开辟疆土。 实：实惠。

22 有：通“又”。

23 主不得意而死：指赵悼襄王于攻燕同一年(前二三六年)去世。

24 乡：通“向”。 攻尽陶、卫：指魏国在前二五七年救赵以后乘胜东下，占据了陶郡和卫国的土地。陶，郡名，在今山东定陶县一带，当时属秦。卫，国名，在今河南濮阳一带。

25 “数年西乡”句：指前二四七年魏信陵君率五国军队攻秦，在河外打败秦军。前二四五、前二四四年秦连续攻占魏地，前二四二年更攻取魏的二十座城。前二四一年魏与赵、楚、燕、韩再次攻秦到蕞（在今陕西临潼县）。前二四〇、前二三八年秦反攻魏，魏国屈服（参《战国策·秦策四》）。

26 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星名，当时的星相家认为这些星是“吉星”，吉星处在某个方位，与之相应的国家就会“大吉”，它可以攻打别国，别国攻打它就会失败。天河有的书作“天阿”。 在西：即指在秦国的方位。

27 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星名，当时的星相家认为这

些星是凶星，凶星所在的方位，与之相应的国家作战就会失败。 在东，即指在魏国的方位。

28 “足”下应当有“以”字。 举：提出，推断。

29 左右背乡：指星在天空的方位，或左或右或背或向。背，相反。《淮南子·天文》：“左前刑（刑为星名），右背德（德为星名），击钩陈之衡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即是说星所在的方位，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 专：决断。

30 《亡征》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与这里所表现的思想是一致的。

【译述】

钻烧龟甲、计算蓍草来卜筮，兆象说是“大吉”，根据这个去攻打燕国的是赵国。钻烧龟甲、计算蓍草来卜筮，兆象说是“大吉”，根据这个去攻打赵国的是燕国。可是剧辛做燕臣，攻赵没有成功，反而使国家处于险境；邹衍做燕臣，也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使国家处于绝境。赵国先对燕得到了满意的胜利，后对齐也得到了满意的胜利，国家混乱，心气却很高，自以为与秦国势均力敌了，这并不是赵国的龟甲灵验而燕国的龟甲骗人。赵国又曾经钻烧龟甲、计算蓍草来卜筮，而北伐燕国，打算胁迫燕来抗拒秦，兆象说是“大吉”。赵刚开始攻燕的大梁，秦国已经出兵上党了，赵兵攻到厘而自己的六座城已被秦国攻下了；赵兵抵达阳城，秦攻下了邺；庞煖引兵向南救援时，漳水流域已经全部被秦占有了。所以我说：赵的龟甲即使对攻打远方的燕没有预见，也应对秦攻打近在国内的土地有所预见。秦国根据自己卜筮“大吉”出兵攻赵，开辟疆土得到实惠，救援燕国又有了好名声。赵国根据自己卜筮“大吉”出兵攻燕，结果是土地削减，军队受辱，国君也不得志而死。这又不是秦的龟甲灵验而赵的龟甲骗人。当初，魏国一连几年向东进攻，攻占了秦的陶郡和卫国的全部土地，又一连几年向西进攻，结果丧失了大片国土，这并不是丰隆、五行、太一、王

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一连几年在西方，也并不是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一连几年在东方。所以说：卜筮鬼神不能够推论战争的胜负，或左或右或背或向的星宿方位的变化，也不能断定战争的结果。既然这样，还要信赖它们，真是再愚蠢不过了。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¹，加事²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³；罚必⁴，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⁵，山东⁶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⁷也；治强者王⁸，古之道⁹也。越王句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¹⁰，身臣入宦于吴¹¹；反¹²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¹³吴，则夫差为擒¹⁴。故恃鬼神者慢¹⁵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¹⁶，齐攻荆而宋灭曹¹⁷。邢¹⁸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¹⁹。许²⁰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²¹。郑²²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²³。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²⁴。故恃人不足以广壤²⁵，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²⁶，齐攻任、扈²⁷而削魏，不足以存郑²⁸，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注释】

1 亲民：亲近人民。

2 加事：从事。

3 劝：勉励，鼓励。

4 必：坚决实行。

5 朋党：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比周：紧密勾结。正道：正确的原则，指法治。私曲：谋私利的邪道。

6 山东：崤山（在今河南渑池县西）以东地区，指韩、赵、魏、齐、楚、燕六国。

7 性：事物的固有特点。

8 王（wàng旺）：称王，统治天下。

9 道：事物的规律。

10 句（gōu句）践：越国国君，前四九六年——前四六五年在位。

五霸之一。

初为吴王夫差所败，困于会稽，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灭吴。大朋之龟：指贵重的龟甲。朋，古代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

11 身：亲身。臣：用作动词，称臣。一说是“囚俘”的意思。

入宦于吴：前四九四年，吴打败越，句践被迫求和，亲自做吴王夫差的马前卒。宦，做贵族的奴仆。

12 反：通“返”。

13 报：报复。

14 夫差（chāi钗）为擒：前四七三年，越王句践灭吴国，夫差求和不成，被擒后自杀。

15 慢：轻慢，不重视。

16 曹：诸侯国名，在今山东定陶县一带，南邻宋。宋：诸侯国名，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17 荆：即楚国。宋灭曹：在公元前四八七年。

18 邢：诸侯国名，初在今河北邢台市，后迁至今山东聊城。

19 齐灭邢：据《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前六三五年）载，邢被卫灭，齐灭邢事不详。

20 许：诸侯国名，国都多次迁徙，最后的国都在今河南西峡县。

21 魏灭许：据《左传》，许被郑灭，可能此后依附楚，再灭于魏。

22 郑：诸侯国名，在今河南新郑一带。

23 “魏攻”句：《战国策·西周策》作“魏攻蔡而郑亡”。韩灭郑在前三七五年。

24 小国愈亡：文字疑有误。“小国”当作“国小”。亡，失，削弱。

25 广壤：扩大土地。

26 许：这里说的许在今河南许昌市东，魏地。 鄢：在今河南鄢城县，魏地。

27 任：在今山东济宁市东南。 扈：在今河南原阳县西，魏地。

28 郑：指新郑。韩灭郑后，迁都新郑，此后韩也称郑，这里即指韩。

【译述】

古代先王尽力于亲近民众，着力从事于彰明法度。法度彰明，忠臣就能受到鼓励；刑罚一定坚行，奸臣就会停止作恶。忠臣受到鼓励，奸臣停止作恶，因而土地扩大、君主尊贵，秦就是这样；群臣相互勾结以掩蔽正道，营谋私利，因而土地削减、君主卑下，山东六国就是这样。社会混乱、国力弱小的国家必然灭亡，这是人事的常道；社会安定、国力强大的能够称王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越王句践依恃贵重的龟甲占卜得到吉兆，去和吴国打仗，结果失败，自己称臣，到吴国去服贱役；回国以后，抛弃龟甲，彰明法度，亲近民众，以求报复吴国，结果夫差被句践擒获。所以依恃鬼神的就会轻视法治，依恃诸侯国援助的就使他的国家处于险境。曹国依仗齐而不服从宋，齐国攻打楚时，宋就乘机灭了曹。邢国依仗吴而不听从齐，越国攻打吴时，齐就乘机灭了邢。许国依仗楚而不听从魏，楚国攻打宋时，魏就乘机灭了许。郑国依仗魏而不听从韩，魏国攻打楚时，韩就乘机灭了郑。现在韩国小而依仗大国，君主不重视治国而听从秦、魏，依靠齐、楚可以利用，而使弱小的韩国更加弱小。所以依仗别人不能开拓疆土，可是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楚国为了攻打魏而发兵攻许、鄢，齐国攻打任、扈而侵夺魏地，这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却不清楚。这都是不彰明法禁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依仗外国而使自己的国家灭亡的例子。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¹，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²，民

虽寡，强。赏罚无度³，国虽大⁴，兵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⁶不能以强。

【注释】

1 数：术，办法。

2 敬：谨慎。 信：守信。

3 度：限度，尺度。

4 “大”字下当脱“贫；民虽多，弱”五字（陈奇猷说）。译文依此。

5 “兵”字当作“贫”，是“贫”的音误。

6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译述】

所以我说：明白了治国的办法，国家虽然小，也能富有；赏罚谨慎、守信用，人民虽然少，也能强大。赏罚没有标准，国家虽然大，也会贫穷；人民虽然多，也会弱小。贫穷弱小的国家，土地就不是它的土地，人民就不是它的人民。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即使尧、舜也不能称王，即使夏、商、周也不能强大。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之时¹，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²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³，妄⁴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⁵，人众兵强，辟地齐、燕⁶；及《国律》慢，用者⁷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⁸，东县⁹齐国，南尽中山之地¹⁰；及《奉法》已亡¹¹，官断不用，左右交争¹²，论从其下¹³，则兵弱而地削，国制¹⁴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¹⁵，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

【注释】

1 方：正在。 立辟：立法。一说立辟是魏国的刑书名。辟，法。宪

令：法令。

2 匡（kuāng 筐）：端正。

3 慢：懈怠，松弛。

4 妄：随便，胡乱。

5 国律：赵国的刑书名（从《韩非子校注》说）。大军：扩大军队，发展军队。这里指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变法强兵的时期。

6 辟地齐、燕：赵武灵王时，赵多次攻中山，并击败匈奴，拓地至燕；惠文王时，赵多次攻齐，夺得齐地；孝成王时，赵又几次围攻燕都，大败燕将栗腹六十万军队。

7 用者：用事者，执政的人。

8 奉法：当是燕国的刑书名。 审：审慎，重视。 官断：官府的决定。

9 县：用作动词，作为县。《战国策·燕策二》：“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

10 尽中山之地：前二九五年，燕与赵、齐共灭中山（《史记·六国年表》）。 中山：国名，狄族建立，初都顾（今河北定县），后都灵寿（今河北灵寿县）。

11 亡：亡失。

12 左右：国君身边的亲信。 交：互相。

13 论从其下：论断听从臣下。

14 制：控制。

15 世主：国君。 弗（fú 扶）：不。

【译述】

当魏国在明确立法、实行法令的时候，有功的人一定赏，有罪的人一定罚，它的强大可以匡正天下，它的威势远播四邻；等到法治松弛、胡乱赏赐的时候，国家就一天天削弱了。当赵国明定《国律》、进行军队建设的时候，人民多、兵力强，开拓疆土到齐国、燕国；等到《国律》松弛、执政者软弱的时候，国家也就一天天削弱了。当燕国在明定《奉法》、重视官府决断的时候，在东面把齐国作为郡县，在南方全部占

有了中山的土地；等到《奉法》已经消亡、官府的决定不用的时候，君主左右的人相互争斗，论断听从臣下，也就兵力弱小、土地削减，国家被邻近的敌国控制了。所以说：法制严明的国家就强，法制松弛的国家就弱。强弱的不同是这样明显，可是君主们还是不肯实行法治，国家灭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俗语说：“家庭有固定的产业，即使遇到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的法制，即使遇到危难，也不至灭亡。”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¹。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²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³，人臣之私义⁴也。……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⁵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⁶也。臣之情⁷，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⁸。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⁹，尽智竭力，为法为之¹⁰。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¹¹；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¹²，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

【注释】

- 1 私恩：私人之间的恩惠，指违背法制所做的人情。
- 2 公义：指合于国家利益的道理、原则。
- 3 沮（jǔ举）：阻止。
- 4 私义：指合于个人私利的行为、道理。
- 5 计：计算利害。 畜：养。
- 6 行：做，实行。
- 7 情：心情，想法。
- 8 亲：亲近，指君臣之间的关系。
- 9 至：至于。 难：危难。指战争。
- 10 为之：使之为，使他们这样做。

11 尽死：尽死力。

12 察：明察，分明。

【译述】

英明的君主的原则，一定要明确公、私的界限，彰明法制，去掉个人之间的私情。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个人的私愿，对朋友讲信义，赏赐鼓励不了，刑罚阻止不了，是臣子的私义。……所以君和臣是两种心思，君算计利害来养臣，臣算计利害来侍奉君，君臣之间的交往，就是算计利害。有害于自身而有利于国家，臣子是不做的；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子，君主是不干的。臣子的想法是，有害于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想法是，有害于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和臣，就是由盘算利害结合起来的。至于臣下遇到危难一定拚死效力，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那是法制使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先王明定赏赐来鼓励人，用严峻的刑罚来压服人。赏赐和刑罚分明，人民就尽死力；人民尽死力，兵力就会强大，君主就会尊贵。刑罚和赏赐不分明，人民就会无功而求赏赐，有罪而求侥幸赦免。这样，兵力就弱小，君主就卑下。因此，先王贤能的辅佐之臣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解 老 节 录

【提要】解老，是对《老子》的某些章节所作的解释。作者有不少方面，改造和发挥了老子的观点。

这里选录的五段，是对《老子》第五十九章、四十六章、六十七章的解释。第一段阐述的是，要爱惜精神，保持心境的安静平和，以便计谋得当，驾御万物，做到“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从而达到“兼有天下”和“民人从”的目的。第二段指出，国君以礼义待邻国，施恩惠于人民，就能得到和平，

“却走马以粪”；侵欺邻国，虐待百姓，战争就会频繁发生，以致“戎马生于郊”。第三段阐发“慈，故能勇”，慎重，周密，掌握事物的规律，必定取得成功。能成功，就能坚定不疑地去做，“不疑之谓勇”。这和孔子所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第四段阐发“俭，故能广”，作者辩证地指出，文武象盛衰、弛张、赏罚一样，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缺一不可，但是国君不可滥用武力，如能慎重用兵，则可以得到“民众”“国广”的效果。第五段指出，临战时如能爱护士吏和器械，可以“于战则胜，以守则固”。

积德而后神静¹，神静而后和²多，和多而后计得³，计得而后能御⁴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⁵，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⁶于重积德，故曰“重积德，则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⁷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人从。进兼天下而退从民人⁸，其术⁹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¹⁰；莫见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极¹¹。故曰“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注释】

1 德：指俭啬的品德。过分地耗费精神，使目不明、耳不聪，会招来祸患。正确的做法是爱惜精神、聪明和识别能力，服从自然的规律，即是具有俭啬的品德。积德就是保持和扩大这种品德。这段文字是韩非对《老子》第五十九章中的话所作的解释。《老子》的本文是：“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蚤（早）服。蚤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2 和：平和，指不喜不怒、无哀无乐的心境。

3 得：得当。

4 御：驾御，控制。

5 “能御”三句：文字有错乱，“而论必盖世”五字当在“能御万

物则战易胜敌”之下，本来的样子当是“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战易胜敌，论必盖世”。论，议论。盖，胜过，超过。

6 本：基（于），来源（于），用作动词。

7 兼有：兼并，占有。

8 从民人：使民人接受。“人”字下应当有“则其术远”一句（梁启雄说）。

9 术：手段。

10 端末：始末，开始和结束。

11 极：边际，尽头。

【译述】

积累俭嗇的品德，然后精神宁静；精神宁静，然后富有平和的心境；富有平和的心境，然后计谋得当；计谋得当，然后能驾御万物；能驾御万物，作战就容易战胜敌国，论述事理就必定压倒世人；作战容易战胜敌国，论述事理必定压倒世人，所以说“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来源于不断地积累德，所以说“不断地积累德，就无往而不胜”。作战容易战胜敌国，就能兼并天下；论述事理压倒世人，百姓就会接受。进则能够兼并天下，退则能够开导百姓，〔那意味着手段一定高超；〕手段高超，一般人就谁也看不到它的底细；看不到它的底细，因此谁也不知道他手段的终极。所以说“无往而不胜，就谁也看不到他手段的终极。”

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¹，而内有德泽²于人民。夫外无怨仇于邻敌者，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³。内有德泽于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务本⁴。遇诸侯有礼义，则役希⁵起；治民事务本，则淫奢⁶止。凡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内给淫奢也⁷。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⁸，而民不以马远淫通⁹物，所积力唯田畴¹⁰。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¹¹。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¹²。

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内暴虐，则民产绝¹³；外侵欺，则兵数¹⁴起。民产绝，则畜生少；兵数起，则士卒尽。畜生少，则戎马¹⁵乏；士卒尽，则军危殆¹⁶。戎马乏，则牝马¹⁷出；军危殆，则近臣役¹⁸。马者，军之大用；郊¹⁹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给军之具于牝马近臣，故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

【注释】

- 1 邻敌：邻近的敌国。
- 2 德泽：恩泽，恩惠。
- 3 遇：对待。“外”字当是衍文。
- 4 务本：致力于农业。本，指农业。韩非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
- 5 役：战事，战役。希：少。
- 6 淫：过分。奢：奢侈，浪费。
- 7 甲兵：战士，这里指战争。给（jǐ挤）：供给。
- 8 事：从事，这里是“使……从事”的意思。逐：追赶。
- 北：败逃的敌人。
- 9 淫：通“游”。通：流通。
- 10 积力：集中力量。田畴：田亩，农田。
- 11 粪：施肥。灌：灌溉。
- 12 却：退下来。走马：善跑的马。走，跑。粪：这里是“送粪”的意思。按，这两句和下段末尾引用的“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都是《老子》第四十六章论军事的文字。
- 13 产：产业。绝：断绝，完全没有了。
- 14 数（shuò朔）：屡次。
- 15 戎（róng荣）马：战马。戎，军事，战争。
- 16 危殆：危险。
- 17 牝（pìn字）马：母马。
- 18 役：服役，参加作战。

【译述】

有道的国君，外面跟相邻的敌国没有仇恨，国内对人民有恩惠。外面跟邻国没仇恨，是因为他对待诸侯有礼义。国内对人民有恩惠，是因为他管理民事致力于农业。对待诸侯有礼义，战争就很少发生；管理民事致力于农业，过分的奢侈就能停止。马用来派作大用场的，不外是对外供打仗用，对内供过度奢侈的需要。现在如果有道的国君，对外很少用兵打仗，对内禁止过度的奢侈。国君不用马去进行战争和追击敌人，百姓不用马到远处游荡和运输货物，所集中力量从事的只有种田。集中力量种田，一定要施肥、灌溉。所以说“天下太平，把善跑的战马从战场上退下来到田里去送粪。”

国君无道，对内就会欺压虐待百姓，对外就会侵略欺诈邻国。对内欺压虐待，百姓的财产就会弄得精光；对外侵略欺诈，战争就会不断发生。百姓的财产弄得精光，牲畜就生得少；战争不断发生，士卒就死伤惨重。牲畜生得少，战马就缺乏；士卒死伤惨重，军队就危险。战马缺乏，母马就要出战；军队危险，国君的近臣就要服役打仗。马，是军队中大有用途的东西；郊，是说它离城很近。现在用来供给军队的是母马，服役的是国君的近臣，所以说“天下不太平，战马就要在近邻生崽儿了。”

爱子者慈于子，重生者慈于身，贵功者慈于事。慈母之于弱¹子也，务致²其福；务致其福，则事³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⁴；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⁵。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⁶。”

【注释】

- 1 弱：年少。
- 2 致：得到，这里是“使……得到”的意思。
- 3 事：做，从事，用作动词。
- 4 熟：仔细，周到。
- 5 道：道理，规律。
- 6 这是《老子》第六十七章中的话，是老子论军事的章节。

【译述】

疼爱子女的人对子女慈爱，看重生命的人对自身爱护，以功业为贵的人对事业爱重。慈母对于幼小的子女，致力于使子女得福；致力于使子女得福，就要从事于给子女除祸；从事给子女除祸，就要考虑得很周到；考虑周到，就能得到事物的规律；得到事物的规律，就一定成功；一定成功，她做起事来就坚定不疑；坚定不疑就叫做勇。圣人对于万事万物，全都象慈母替幼小的子女考虑一样，所以能看到一定要这样做的规律。看到一定要这样做的规律，就是圣明，他做事当然就坚定不疑；坚定不疑就叫做勇。坚定不疑产生于慈爱，所以说：“慈爱，所以能勇敢。”

周公¹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²，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³，国家必有文武，官治⁴必有赏罚。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⁵，人君重战其卒⁶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⁷。”

【注释】

- 1 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姓姬名旦，周武王弟。助武王灭商，辅成王执政。周公是他的封号，封地在周（在今陕西岐山县）。
- 2 闭冻：封冻，冰封地冻。 固：坚固。
- 3 弛：松弛。 张：紧张。

4 治：治理。

5 宝：珍视。 神：精神。 精：精力。

6 重战其卒：看重让他的士卒去打仗，即不轻易用兵打仗。

7 举：称引，提出。 俭，故能广：这是《老子》第六十七章中的话。广，宽裕。

【译述】

周公说：“如果冬天大地封冻不坚固，春天夏天草木就长得不茂盛。”天地间的万物不能经常浪费、经常消耗，何况对于人呢？所以世间万物一定有旺盛衰败，万事一定有松弛紧张，国家一定有文武，官府治理一定有奖赏惩罚。因此，聪明的人节俭地用他的钱财，家里就宽裕；圣人珍爱他的精神，精力就充沛；国君不轻易使用士卒去打仗，人民就众多；人民众多，国土就会宽广。因此，《老子》提出“节俭，所以能宽裕。”

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¹，慈于方圆者不舍规矩²。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慈于器械则城坚固。故曰“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³。”

【注释】

1 离：背离。 法度：法令制度。

2 规：画圆的工具。 矩：画方的工具。

3 以上三句也是《老子》第六十七章中的话。

【译述】

对子女慈爱的不敢断绝子女的衣食，对自身爱护的不敢背离法度，对方圆爱重的不敢舍弃规矩。所以，临战的时候能爱护士卒和下级军官，就能够战胜敌人；爱护防卫的器械，就能够固守城池。所以说“慈爱，用到攻战上就能取胜，用到守卫上就能巩固。”

喻 老 节录

【提要】喻老，是借用历史故事来阐述和发挥《老子》思想的文章。喻，比喻，说明。

全文共二十余段，这里选录了三段。第一段阐述出现“却走马以粪”和“戎马生于郊”的原因。第二段通过越王入宦、晋献公赠璧马、知伯送广车的史实，以辨证法的观点阐述了老子“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道理。第三段通过越王不以做吴王的马前卒为耻辱而终于灭吴和周文王不以被纣辱骂为耻辱而武王终于擒纣的史实，阐述了老子“守柔曰强”的思想。这里所阐发的“取与”、“守柔”，就是指对敌方先作退让，实际是以退为进，以屈求伸，后发而制敌于死命的策略手段。

天下有道，无急患¹，则曰静²，遽传³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⁴。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⁵，甲冑生虱⁶，燕雀处帷幄⁷，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

【注释】

1 急患：情况紧急的祸患，指战争一类的事。

2 一说“曰静”二字为衍文，一说“曰”为“日”字之误。今仍依本文。

3 遽（jù据）传（zhuàn篆）：传递紧急公文的快车、快马。

4 这句和下文的“戎马生于郊”都是《老子》第四十六章中的话。注见《解老》第二段。

5 已：停止。

6 甲：战时将士穿的护身衣。 冑（zhòu宙）：头盔，将士保护头部的帽子。 虱（jǐ挤）：虱子的卵。

7 帷(wéi维)幄(wò握); 帐幕, 军帐。

【译述】

天下太平, 没有情况紧急的祸患, 这就叫平静, 传递紧急公文的快马就不使用。所以说“退下善跑的马到田间去送粪”。天下不太平, 相互攻击没有罢休的时候, 彼此相持几年也不停止, 将士的盔甲里都生了虱子, 燕子、麻雀在营帐上筑了巢, 可是军队还是不能回去。所以说“军马都在近郊的战场上生崽儿了”。

越王入宦于吴¹, 而观之伐齐以弊吴²。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³, 张之于江、济⁴, 强之于黄池⁵, 故可制于五湖⁶。故曰“将欲翕⁷之, 必固⁸张之; 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⁹, 遗之以璧马¹⁰; 知伯将袭仇由¹¹, 遗之以广车¹²。故曰“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¹³。”起事于无形¹⁴, 而要¹⁵大功于天下, “是谓微明”¹⁶。处小弱而重自卑损¹⁷, 谓“弱胜强”也¹⁸。

【注释】

1 越王: 即勾践。 入宦于吴: 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 屈辱求和, 亲自到吴国服贱役, 做夫差的“前马”。宦, 给贵族做奴仆。

2 观之伐齐以弊吴: 夫差准备伐齐时, 勾践带着厚礼去朝见他, 表示支持伐齐, 目的是削弱吴国的力量。观, 示意。弊, 疲惫, 困乏, 这里是使动用法。

3 胜齐人: 前四八五年吴出兵伐齐, 次年战胜齐。 艾陵: 齐国地名, 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

4 张: 扩张, 这里是“使……扩张”的意思。 江: 长江。 济(jì挤): 济水, 发源于今河南济源县王屋山, 穿过黄河东经今山东省入海, 其故道多为今黄河所夺。

5 强: 逞强, 这里是“使……逞强”的意思。 黄池: 地名, 在今河南封丘县南, 故济水南岸。按, 夫差想要称霸中原, 前四八二年在

黄池与诸侯定盟，主持盟会。

6 五湖：即今太湖，在江苏省南部，当时是吴国的腹心地区。

7 翕（xī吸）：收敛，缩小。

8 固：通“姑”，姑且，暂且。

9 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文公之父。 虞：诸侯国，在今山西平陆县北。

10 遗（wèi卫）之以璧马：晋献公为伐虢向虞国借道，送给虞君垂棘产的玉璧和屈地产的好马，灭虢后又灭了虞，详见《十过》“奚谓顾小利”一节。遗，赠送。

11 知（zhì智）伯：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姓荀，名瑶，知（亦写作“智”）为氏。后为赵、魏、韩三家所杀。详见《十过》“奚谓贪愎”一节。 仇（qiú求）由：春秋时狄族所建的国家，在今山西孟县。

12 广车：大车。为了给军队开道，所以先赠送广车，以便拓展道路。军队也随后攻进仇由。

13 这两句和上面“将欲翕之”四句及下文“是谓微明”“弱胜强”都是《老子》第三十六章中的话。又“将欲取之”一句马王堆帛书甲、乙本作“将欲夺之”。与，给与。

14 无形：没有显露的时候。形，表现，表露。

15 要（yāo腰）：设法取得。

16 微明：不显露的聪明。微，幽暗。

17 损：贬抑。

18 “弱胜强”马王堆帛书甲、乙本作“柔弱胜强”，其他版本，有的作“柔弱胜刚强”，有的作“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译述】

越王句践到吴国去做夫差的奴仆，并且示意夫差攻打齐国，以便使吴国的军队疲惫。吴军在艾陵战胜齐国人以后，使吴的势力得以扩张到长江、济水流域，使它在黄池的盟会上得以逞强，因此越最后能在五湖地区制服吴国。所以说“想要收缩它，一定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它，一定暂且增强它。”晋

献公想要袭击虞国，先送给虞玉璧和好马；知伯打算袭击仇由，先送给仇由宽大的车，〔以便为军队进攻开路〕。所以说“想要夺取它，一定暂且送给它。”事情产生在还没有显露的时候，而要设法从天下取得大功，“这叫做幽深的聪明”。处在弱小的地位又进一步谦卑贬抑自己，叫做“弱小胜过强大”。

句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¹，为吴王洗马²，故能杀夫差于姑苏³。文王见詈于王门⁴，颜色⁵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⁶。故曰“守柔曰强⁷”。越王之霸也不病⁸宦，武王之王⁹也不病詈。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¹⁰。”

【注释】

1 身：亲自。 干（gān甘）：盾牌。 戈：一种长柄横刃的兵器，可以横击、钩杀。

2 洗：通“先”。洗马即“先马”，《国语·越语上》称“前马”，在马前引导的人，即所谓马前卒。后代“洗马”成为官名。

3 杀夫差（chāi拆）于姑苏：前四七三年句践攻破吴都姑苏，吴王夫差被迫自杀。姑苏，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4 文王：即周文王姬昌。 詈（lì力）：骂。 王：古“玉”字。玉门，以玉装饰的门。

5 颜色：脸色，脸上的表情。

6 武王：即周武王姬发，文王之子。 擒纣于牧野：武王在牧野大败纣王，擒获纣（据《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说纣自焚死）。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

7 守柔曰强：这是《老子》五十二章中的话。守，保持。

8 病：诟病，耻辱，这里是“以……为耻辱”的意思。

9 王（wàng旺）：称王，统治天下。

10 这三句是《老子》第七十一章中的话。在《老子》本文中，“病”是“毛病”的意思。

【译述】

句践到吴国去服贱役，亲自拿着干戈，做吴王的马前卒，所以后来能在姑苏杀死吴王夫差。周文王在玉门被纣王辱骂，面不改色，因而后来周武王在牧野捉住了纣。所以说“保持着柔弱叫做刚强”。越王句践能够称霸，是因为不把服贱役看做耻辱，周武王能够称王，是因为不把被辱骂看做耻辱。所以说“圣人所以不感到耻辱，是因为他不把那些事情看做耻辱，因此他最终能够没有耻辱。”

说 林 上 节 录

【提要】说林，“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这是韩非为写作搜集的历史资料，以备引用。《说林》分上、下篇，上篇共有历史故事三十四则。

这里选录了四则。第一则，是鲍叔论救邢。晋攻邢，齐国的鲍叔主张“晚救”，等待邢亡、晋敝。晋敝，对齐有利；存亡邢，齐得美名。鲍叔的做法，都是为齐国自身的利益着想。第二则，是任妄论召兵。秦康公修筑华丽的台观，费时三年，人力、物力自是耗费巨大。这时楚国声称出兵攻齐。任妄认为，饥、疾、劳、乱会招致敌国攻击，识破了楚国声东击西的本意，从而避免了秦遭楚国的攻击。第三则，是赵刻论魏借道攻中山。虞因借道给晋而亡国（见《十过》），在相似情况下，赵刻主张赵国借道给魏，他认为不管魏国胜败，都对赵有利无害。这是因为赵国强大，不存在“唇亡齿寒”的问题。第四则，是辛公甲论服众小以劫大。周公东征时，辛公甲认为“大难攻，小易服”，提出了“服众小以劫大”的策略，结果奏了效。

晋人伐邢¹，齐桓公将救之。鲍叔²曰：“太蚤³。邢不亡，晋不敝⁴；晋不敝，齐不重⁵。且夫持⁶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晋，齐实利。待邢亡而复存之，其名实美。”桓公乃弗救。

【注释】

1 邢：诸侯国名，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后迁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按《左传》闵公元年（前六六一年），有狄人伐邢，齐救邢的记载，所说与此不同。

2 鲍叔：即鲍叔牙，齐桓公大臣。

3 蚤：通“早”。

4 敝：疲惫。

5 重：威势大。

6 持：扶助，扶持。

【译述】

晋国人攻打邢国，齐桓公想去援救。鲍叔说：“太早。邢不到灭亡的时候，晋就不会疲惫；晋不疲惫，就显不出齐国的威力。再说，扶持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的功德，比不上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的功德大。您不如晚一点去救邢，以便使晋国疲惫，那对齐国才真正有利。等到邢国灭亡以后再帮助它复国，那样名声才真正美好。”齐桓公就不去救邢。

秦康公筑台三年¹。荆²人起兵，将欲以兵攻齐。任妄³曰：“饥召兵⁴，疾召兵，劳⁵召兵，乱召兵。君筑台三年，今荆人起兵将攻齐，臣恐其攻齐为声⁶，而以袭秦为实也，不如备之。”戍东边⁷，荆人辄⁸行。

【注释】

1 秦康公：春秋时秦国君主，前六二〇年——前六〇九年在位。
台：土筑的高坛，台上建高大的建筑物，称台观（guàn贯）、楼台。

2 荆：楚国的别称。楚建国于荆山一带，所以又称荆。

3 任妄：人姓名，事迹不详。

4 饥：荒年。召：招致，招引。兵：指敌兵。

5 劳：疲劳，劳苦。

6 声：名义。

7 戍（shù树）：防守、守卫。

8 辍（chòu辍）：停止。

【译述】

秦康公修筑台观，修了三年。楚国人出兵，将要用兵攻齐。任妄对秦康公说：“饥荒会招来敌兵，疾疫会招来敌兵，百姓劳苦会招来敌兵，政治混乱会招来敌兵。您修筑台观三年，现在楚国人出兵将要攻齐，我担心它以攻齐为名，而实际是要袭击秦国，不如作些准备，防止它来进攻。”于是派兵戍守东方的边境，楚人（得知这种情况）停止了他们的军事行动。

魏文侯借道于赵而攻中山¹，赵肃侯²将不许。赵刻³曰：“君过⁴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则魏必罢⁵。罢则魏轻⁶，魏轻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君必许之。许之而大欢⁷，彼将知君利之⁸也，必将辍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注释】

1 魏文侯：战国前期魏国国君，前四四五年——前三九六年在位。他派乐羊攻中山，于前四〇六年灭之。中山：白狄别支鲜虞部族建立的国家，先都顾（在今河北定县），后都灵寿（在今河北灵寿县西）。按，《战国策·赵策一》亦载此文。

2 赵肃侯：当作“赵烈侯”。烈侯，前四〇八年——前三八七年在位。按，肃侯与魏文侯不同时。

3 赵刻：人姓名，《战国策》作“赵利”。

- 4 过：错。
- 5 罢：通“疲”，疲惫。
- 6 轻：威力小，地位低。
- 7 欢：字误，当从《战国策》作“劝”。劝，鼓励。
- 8 利之：以之为利，认为这事有利可图。

【译述】

魏文侯向赵国借道以便攻打中山，赵烈侯想不答应。赵刻说：“您错了。魏攻打中山如果不能攻取，那么魏一定疲惫。疲惫，魏的威势就降低了；魏的威势降低，赵的威势就相对提高了。魏如果能攻下中山，一定不能越过赵而占有中山的土地。这样，用兵作战的是魏，得到土地的则是赵。您一定要答应它。答应它而且大大鼓励它，它就会醒悟到您认为这事有利于赵，它就必然会停止出兵。您不如借给它道，却表示出不得已的样子。”

周公旦已胜殷¹，将攻商盖²。辛公甲³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⁴大。”乃攻九夷⁵而商盖服矣。

【注释】

1 周公旦：即周公，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纣子武庚和奄国乘机叛乱。周公率兵平定了武庚和奄国。殷：这里指殷纣王的儿子武庚，武王建周后仍封武庚为殷君。

2 商盖：即指奄国，国都在今山东曲阜。奄国在殷商时是商的诸侯，故称商盖。

3 辛公甲：即辛甲，原为纣臣，屡次谏纣不听，离开殷，做了文王的公卿，武王的太史。

4 劫：威胁。

5 九夷：这里指淮夷，居住在淮水流域。夷，指东方的少数民族，据说夷有九种，故称九夷。

【译述】

周公旦战胜殷以后，将要攻打商奄。辛公甲说：“大国难

以攻取，小国容易征服。不如用先征服众多的小国的办法来震慑大国。”于是去攻打九夷，商奄终于归服了，

说 林 下 节 录

【提要】《说林下》包括三十七则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

这里选录了一则，是说吴王阖庐攻楚取得多次胜利，问伍子胥是否可以退兵了，子胥以溺人为喻，说明要想彻底打垮敌人，不能中途罢手，必须穷追猛打，置之于死地。

阖庐攻郢¹，战三胜²，问子胥³曰：“可以退乎？”子胥对曰：“溺⁴人者一饮而止，则无遂⁵者，以其休也。不如乘⁶之以沉之。”

【注释】

1 阖庐：吴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前五一四年——前四九六年在位。 攻郢：阖庐九年（前五〇六年），吴兵攻楚，楚大败，吴追击到郢，五战五胜，楚昭王逃走，吴兵入郢。郢（yǐng影），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北。

2 三胜：多次取得胜利。

3 子胥：即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吴国大夫，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杀伍奢，子胥逃奔吴，帮助阖庐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渐强。这次吴军攻破郢后，子胥鞭平王尸，报了杀父之仇。

4 溺（nì逆）：淹没到水中。

5 遂：成功。

6 乘：趁。

【译述】

阖庐攻打郢都，作战取得多次胜利，问子胥说：“可以退

兵了吗？”子胥回答说：“要淹死别人的人让被淹的人喝一次水就住手，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中途停止了。不如乘对方快淹死的时候把他沉进水里。”

内储说上七术 节录

【提要】储说，“言此篇储若是之说以备人主之用也”。因为篇幅长，分为内、外，内篇又分上、下，外篇又分左、右，左、右又各分为上、下，共有六篇。每篇先扼要提出论点，叫做“经”，然后举事例加以说明，叫做“说”，二者相互配合。“经”“说”又各分为一、二、三……。本篇题目标明“七术”，七术是国君驾御臣下的七种方法和手段，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等。

这里节录的是说二的一则事例，经三和说三的三则事例。说二阐述“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经二”语），结果会导致“兵弱于外，政乱于内”，以至于亡国。经三、说三突出地说明，信赏必罚能充分调动臣民作战的积极性，发扬他们不怕死的精神，从而保证对敌作战的胜利。

说 二

成驩¹谓齐王曰：“王太仁²，太不忍人³。”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⁴？”对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后可与谋，不忍人而后可近⁵也；不仁则不可与谋，忍人则不可近也。”王曰：“然则寡人安所⁶太仁？安⁷不忍人？”对曰：“王太仁于薛公⁸，而太不忍于诸田⁹。太仁薛公，则大臣无重¹⁰；太不忍诸田，则父兄¹¹犯法。大臣无重，则兵弱于外；父兄犯法，则政乱于内。

兵弱于外，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¹²也。”

【注释】

1 成驩（huān欢）：人姓名，事迹不详。

2 仁：慈爱。

3 忍人：对人狠心。

4 邪（yé爷）：语气词，表示疑问。

5 近：接近。

6 安所：什么地方。

7 依上句，“安”下当有“所太”二字。

8 薛公：即田婴，齐的王族，齐威王时为相，威王三十五年（前二二二年）封于薛（在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在史书中，田婴或称薛公或称靖郭君。又，田婴死后，其子孟尝君继承爵位（并曾担任相国），也称薛公，这里所说的薛公也有可能是指孟尝君。

9 诸田：指齐国王族诸人。齐王姓田，所以称他的宗族（即下文所说的“父兄”）为“诸田”。

10 重：指权势。按，“大臣无重”意指薛公专断，朝廷的其他大臣就没有必要的权势了。

11 父兄：指齐王的伯叔和兄弟。

12 本：原，根源，这里是“祸根”的意思。

【译述】

成驩对齐王说：“大王太仁慈，对人太不忍心。”王说：“太仁慈，对人太不忍心，不是好名声吗？”成驩回答说：“这是臣下的优点，不是国君应当做的事。臣下一定仁慈才能和他商量事情，对人不忍心才能和他接近；不仁慈就不能和他商量事情，对人忍心就不能和他接近。”王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什么地方太仁慈？什么地方对人太不忍心？”成驩回答说：“大王对薛公太仁慈，对您的伯叔兄弟太不忍心。对薛公太仁慈，其他的大臣就没有权势；对伯叔兄弟太不忍心，伯叔兄弟就会犯法。大臣没权势，对外作战兵力就会弱小；伯叔兄

弟犯法，国内的政治就会陷于混乱。对外作战兵力弱小，国内政治陷于混乱，这是亡国的祸根。”

经三 赏誉¹

赏誉薄而谩²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

【注释】

1 赏誉：这一节申述“信赏尽能”的意思。誉，称扬。

2 谩（mán瞒）：欺骗。

【译述】

赏赐褒扬少而又不兑现，臣民就不为君主尽力；赏赐褒扬多而又守信用，臣民就不怕牺牲生命。

三 说

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¹：“吾欲伐吴²，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³，比死敌⁴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⁵之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⁶，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

【注释】

1 越王：指句践，春秋末年越国国君，前四九七年——前四六五年在位。初被吴王夫差战败，忍辱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灭吴，成为霸主。文种：楚国人，句践大臣，他和范蠡辅佐句践灭吴，后被谗害，被迫自杀。

2 吴：诸侯国名，辖有今江苏省大部 and 安徽、浙江省各一部。国都在今苏州市。

3 者死：当作“死者”。

4 死敌：和敌人战斗而死。

5 降北：投降、败逃。北，打了败仗往回跑。

6 涂其体：可能是把防火的东西涂在身上。一说，用泥涂在身上。

被：通“披”。濡(rǔ濡)衣：湿衣服。走：跑。

【译述】

越王问大夫文种说：“我想要攻打吴国，可以吗？”文种回答说：“可以。我们赏赐优厚而且守信用，刑罚严厉而且坚决实行。您想要了解这一点，何不焚烧宫室来试验一次？”于是越王就下令焚烧宫室，结果没有人来救火。越王下命令说：

“为救火死去的，和与敌人作战而死的人赏赐相等；救了火而没有死去的，和战胜敌人的人赏赐相等；不来救火的，和在战场上投降、败逃的人罪过相等。”结果，身上涂上东西，披着湿衣服而跑来救火的，左边来了三千人，右边来了三千人。这就知道具有了必定战胜吴国的形势。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¹，秦有小亭²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³。于是乃倚⁴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还⁵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⁶：“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⁷攻亭，有能先登者，仕⁸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⁹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注释】

1 吴起：战国时卫国人，军事家，曾做鲁将，又在魏做西河太守，后在楚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悼王死后吴起被杀。魏武侯：魏国国君，文侯之子，前三九五年——前三七〇年在位。西河：郡名，在今陕西省黄河以西、洛水以东地区。守：太守，郡的长官。

2 亭：边境上伺察敌人的瞭望亭。

3 足：值得。甲兵：指军队。

4 倚：斜靠着。

5 还：通“旋”，随即。

6 俄(é 额)：不久。石：容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赤菽(shū 叔)：红豆。菽，豆。

7 且：将要。

8 仕：做官，这里是“使……做官”的意思。

9 趋：奔向。

【译述】

吴起做魏武侯的西河郡太守，秦国有一个小瞭望亭正对着魏的国境，吴起想要攻下它。不除掉它，对魏国种田的人是很大的危害；除掉它，又不值得征兵。于是就把一个车辕斜靠在北门外面，下令说：“有人能把这个车辕搬到南门外面，赏给他上等土地、上等住宅。”人们谁都不肯去搬。等到有人搬了，立即赏赐，就象命令所说的那样。不久，又在东门外面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有人能把这石红豆扛到西门外面，就象上次搬车辕那样赏赐他。”人们争相去扛。于是下令说：“明天要攻打秦国的瞭望亭，谁先占领了亭，让他做国大夫的官职，赏给他上等的土地和住宅。”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向小亭。于是攻打小亭，一个早晨就攻下来了。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¹，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²，令之射的³，中⁵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⁶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射也。

【注释】

1 李悝(kuī 亏)：战国初期魏国人，属法家，曾任魏相，主持变法，制订了成文法《法经》。魏文侯：魏国国君，武侯之父，前四四五年

——前三九六年在位。上地：即魏国的上郡，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今子长、延安一带。

2 狐疑：怀疑，疑惑。讼（sòng颂）：诉讼，打官司。

3 的（dì第）：箭靶。

4 中（zhòng众）：射中箭靶。

5 疾：急切，赶紧。

【译述】

李悝做魏文侯的上地太守，他想让人善于射箭，就下令说：“有疑惑难判的官司的人，让他去射箭靶，射中了的官司得胜，射不中的败诉。”下了命令以后，人们全都赶紧练习射箭，白天黑夜不停止。等到和秦国人打仗，大败秦军，因为人们都善于射箭。

内储说下六微 节录

【提要】六微，指国君应该明察的六种危害君权的幽微隐蔽的情况，即“利异外借”、“敌国废置”等。本篇的写法和上篇相同，也分经、说两部分。

这里选录的是经二和说二的二则事例、经六和说六的三则事例。经、说二用意在于阐述君、臣有不同的利益，臣为维护一己私利，会干一些危害君、国的事：为了除掉政敌，可以引进外国的军队，胁迫君主；为了保全自己，可以在战场上和敌将互通声气，避而不战。经、说六目的在于阐述敌国为取得战场上的胜利，采用种种手段，干扰对方国君对他的臣子的观察，以便按自己的意图加以任免处置，从而战胜对方，这实际就是《孙子·用间》中所说的使用间谍的方法。

经二 利异¹

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是以奸臣

者，召敌兵以内除²，举外事以眩³主，苟⁴成其私利，不顾国患。

【注释】

1 利异：是“利异外借（借用外力）”的省略。异：不同。

2 召：招引。内除：除掉国内的私敌。

3 眩（xuàn 渲）：迷惑。

4 苟：只要。

【译述】

国君和臣下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以臣下没有忠于国君的，所以臣下取得利益，国君就会失去利益。因此那些奸臣，招引敌国的军队来消除国内的私敌，提出外交上的事情来迷惑国君，只要成就他的私利，就不顾及国家的祸患。

说 二

公叔相韩而有攻齐¹，公仲甚重于王²，公叔恐王之相公仲³也，使齐、韩约⁴而攻魏。公叔因内齐军于郑⁵，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两国之约。

【注释】

1 公叔：韩国宗室大臣，曾任韩相，与公仲不合，两人经常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有：通“又”。攻：善（俞樾说）。一说“有攻齐”当作“有齐”，“攻”为衍文。有齐，即与齐国有私交。

2 公仲：即公仲伾（伾，也写作“朋”），韩宗室大臣，也曾做韩相。重：重视，敬重。

3 相公仲：以公仲为相。相，这里用作动词，“以……为相”的意思。

4 约：相约，约定。

5 内：通“纳”，接纳。郑：韩国的别称，韩国兼并了郑国，迁都到郑的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后，有时称之为郑。

【译述】

公叔做韩相而又私下和齐国交好，公仲很得韩王的敬重，公叔恐怕韩王让公仲为相，就叫齐国和韩国相约去攻打魏国。公叔乘机把齐军引进韩国，用来胁迫他的国君，巩固他的相位，并以此表示信守齐、韩两国的盟约。

宋石¹，魏将也；卫君，荆²将也。两国构难³，二子皆将⁴。宋石遗卫君书曰：“二军相当，两旗相望，唯毋⁵一战，战必不两存。此乃两主之事也，与子无有私怨，善者⁶相避也。”

【注释】

1 宋石：与下文“卫君”都是人姓名，生平不详。

2 荆：楚国的别称。

3 构难（nàn 南去声）：交战，发生战争。

4 将：用作动词，做将领。

5 唯毋（wú 无）：只要。毋，在这里没有实义。《墨子》《管子》多用“唯毋”，也是这种用法。

6 善者：妥善的办法。

【译述】

宋石，是魏国的将领；卫君，是楚国的将领。两国发生了战争，两个人都做将领指挥这次战斗。宋石送信给卫君说：“两支军队实力不相上下，两军的旗帜彼此可以看得见，只要一交战，必定不能两存。这是两国君主的事情，我和您没有个人的怨恨，妥善的办法是我们相互避开。”

经六 废置¹

敌之所务²，在淫察而就靡³，人主不察，则敌废置矣。

【注释】

- 1 废置：是“敌国废置”的省略，意思是敌国任免我们的大臣。
- 2 务：从事，致力。
- 3 淫：乱。靡：非，错误。

【译述】

敌国所力求做到的，在于使国君观察错乱而造成错误，国君不能明察敌国所做的，那么敌国就能够任免我们的大臣了。

说 六

吴政¹荆，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²：“子期用³，将击之；子常⁴用，将去⁵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⁶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

【注释】

- 1 政：通“征”，征伐。
- 2 子胥：即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楚国人，父兄被楚平王杀害，逃到吴国，帮助阖庐攻楚，得报杀父之仇。吴王夫差时，被谗害，自杀。
- 3 子期：即楚公子结，曾任司马，有战争经验。用：任用为将领。
- 4 子常：即囊瓦，曾任楚国令尹。
- 5 去：离开。
- 6 退：辞退。

【译述】

吴国的军队征伐楚国，伍子胥派人到楚国宣扬说：“楚如果任用子期为将，我们就要攻楚，如果任用子常为将，我们就要退兵。”楚人听了这话，于是就任用子常而辞退了子期，吴人进攻楚，因而战胜了它。

叔向之谗莠弘也¹，为书²曰：莠弘谓叔向曰“子为³我谓

晋君，所与君期⁴者，时⁵可矣，何不亟⁶以兵来？”因佯遗其书周君之庭而急去行⁷。周以莒弘为卖周也，乃诛⁸莒弘而杀之。

【注释】

1 叔向：人名，羊舌氏，名肸（Xī希），春秋时晋国的卿，是晋悼公和晋平公的臣。莒（cháng长）弘：周敬王时大夫。他参与了晋国的内哄，晋卿赵鞅指责周，周杀莒弘。《国语·周语》，与这里所说叔向谗莒弘不同。

2 为书：假造莒弘给叔向的书信。

3 为：替。

4 期：约会。

5 时：时机，机会。

6 亟（jí极）：急，赶快。

7 佯：假装。遗：丢失。庭：通“廷”，朝廷。行：走。

8 诛：惩罚。

【译述】

叔向谗害莒弘的时候，假造书信说：莒弘对叔向讲“您替我告诉晋君，和他约定的事，时机到了，为什么还不赶快率领军队来？”于是假装把书信丢失在周王的朝廷上而急急忙忙离开朝廷走了。周认为莒弘是出卖周，就处罚莒弘杀死了他。

郑桓公将欲袭郕¹，先问郕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²姓名，择郕之良田赂³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⁴，衅之以鸡豕⁵，若盟状。郕君以为内难⁶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郕，遂取之。

【注释】

1 郑桓公：西周时郑国的国君，前八〇六年——前七七一年在位。郕（kúái快）：西周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在今河南密县东北。

2 与：通“举”，记录。一本“与”下有“其”字。

3 賂：贈送，送給。

4 坛：土筑的高台，用以祭祀、盟會等。 郭：外城。

5 衅(xìn信)：古代的一種祭祀儀式，宰殺牲畜，把牲畜的血塗在新制的器物上。這裡大約是塗在盛盟書(竹簡)的匣上。 豮(jiū加)：公豬。

6 內難(nàn南去聲)：內部作亂。

【譯述】

鄭桓公將要襲擊邾國，先問清了邾國的豪傑、良臣和善辯有才智、勇敢有決斷的人，把他們的姓名都寫下來，選擇邾的好土地送給他們，擬定官爵的名稱寫在他們名下。從而在外城城門的外面給他們設了壇場，把寫着他們姓名、土地、官爵的名单埋在地下，匣上塗上雞豬的血，就象是定盟的樣子。邾國的國君認為這是內部作亂，殺了他的全部良臣。這時候桓公襲擊邾，就攻下了它。

外儲說左上 節錄

【提要】本文有六段經文和相應的六段說文。這裡選錄了說三的事例一則，經四和說四的事例一則，說五的事例一則，經六和說六的事例兩則。

說三通過一位丈夫和兒子做士卒的婦女論吳起吮疽，從側面說明了將帥關懷士卒，士卒就可以忘我犧牲，奮勇戰鬥。

經四和說四通過李疵論中山，說明國君不重耕戰而尊禮隱士、學士，就會使戰士、農民“惰耕戰之功”，惰于耕戰，就會“兵弱于敵，國貧于內”，鬧到亡國的地步。

說五通過宋襄公親自指揮戰鬥失敗而死，指出國君不能事必躬親，君臣應當明確名分職責，國君不能做臣子應做的事，

只应驾御臣下，掌握赏罚。

经六和说六通过晋文公攻原国和李悝与秦战，说明国君、将帅对士卒讲信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士卒不信任将帅，作战就会失败。

说 三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¹。军人有病疽²者，吴起跪而自吮³其脓。伤者之母立泣⁴，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⁵，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⁶，今是子又将死也，今⁷吾是以泣。”

【注释】

1 吴起，军事家。详见《内储说上·说三》注。中山，诸侯国名，在今河北省西部，南至高邑县北至唐县、阜平一带。

2 病：患病，作动词用。疽(jū)居：一种毒疮。

3 吮(shǔn顺上声)：吸。

4 伤：病。“立”字是衍文。

5 若：你。如是：如此，这样。

6 创(chuāng窗)：通“疮”。死：指勇敢作战而死。

7 “今”疑是衍文。

【译述】

吴起做魏国的将军去攻打中山国。军人中有患痛疽的人，吴起跪着亲自用嘴给他往外吸脓。患者的母亲哭泣起来。别人问道：“将军这样对待你的儿子，为什么还要哭泣？”回答说：“吴起为他父亲的疮吸脓，他父亲战死了，现在这个孩子又要战死了，我因此哭泣。”

经 四

……且居学之士¹，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²。礼之，

则惰修耕战之功³，不礼，则害主上之法。

【注释】

1 居学之士：家居未仕的文学之士。

2 难（nàn 南去声）：祸难，指战争。被：通“披”。甲：打仗时穿的护身衣。

3 修：从事，致力。一说，“修”为衍文。功：事。

【译述】

……而且那些尚未出仕的学士，国家没有战争时不出力耕种，有战争时不披上铠甲作战。国君敬重这种人，就会使人不再努力耕种和作战；不敬重他们，他们就会危害国君的法制。

说 四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¹。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²伐，将后³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⁴，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⁵，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⁶。”君曰：“以子言论⁷，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⁸之，则战士怠于行阵⁹；上尊学者，下士居朝¹⁰，则农夫惰于田¹¹。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¹²。

【注释】

1 赵主父：即赵武灵王，赵国国君，前三二五年——前二九九年在位。他把王位让给小儿子何（即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李疵：人姓名，事迹不详。不：通“否”。

2 亟（jí 极）：急，赶快。

3 后：落在……后面。

4 “见好”是“好见”的误倒。好见，与下文“好显”意同。好，

喜好。见，通“现”，显扬。 岩穴之士：隐士。岩穴，山洞，泛指山林。

5 倾盖与车：倾斜着车盖和车子，因为穷闾隘巷容不下高车驷马，所以倾斜着。盖，车盖，形状象伞。“以见”，《战国策·中山策》作“而朝”，本篇下文也说“朝之”。穷闾（lǔ 驴）隘巷：闭塞、狭窄的小胡同。穷，闭塞不通。闾，居民组织单位，二十五家为一闾。

6 伉礼：以平等的礼节对待。伉，通“抗”，对等。 布衣之士：没有官职的士人。

7 论：评论，判断。

8 朝：朝见。

9 行（háng 杭）阵：两军交战时布成的阵列，这里指作战。

10 下士：所下之士，所敬重的士人。 朝：朝廷。

11 田：种田，耕种，用作动词。

12 据史书记载，赵武灵王十九年至二十一年赵连续攻中山，二十六年（前三〇〇年）再攻中山，惠文王三年（前二九六年）灭之。

【译述】

赵主父派李疵去观察中山国是不是可以攻打。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可以攻打。君王不赶快去攻打，将会落在齐国、燕国的后面。”主父说：“什么缘故可以攻打？”李疵回答说：“中山的君主喜好山林隐士，他倾斜着车盖和车子所朝见的住在小巷子里的士人，已经有几十个了；以平等的礼节谦恭相待的平民士人，已经有几百个了。”主父说：“按您所说的来评判，这是一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李疵说：“不对。喜好显扬山林隐士，并且去朝见他们，战士对于打仗就不积极；尊敬学者，所谦恭地对待的士人处在朝廷，农民对于种地就会懒惰。战士对于打仗不积极，兵力就会弱小；农民对于种田懒惰，国家就会贫困。兵比敌国弱，国内又贫穷，却不亡国的，从来没有过。攻打这样的国家不是可以吗？”主父说：“好。”出兵去攻打中山，于是灭了它。

说 五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¹。宋人既成列²矣，楚人未及济³。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⁴：“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⁵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⁶伤，不擒二毛⁷，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⁸，不鼓⁹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¹⁰。”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¹¹，特¹²为义耳。”公曰：“不反¹³列，且¹⁴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¹⁵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¹⁶，三日而死¹⁷。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¹⁸。夫必恃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听从¹⁹，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食、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²⁰，则人主不泰²¹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注释】

1 宋襄公：春秋时宋国国君，前六五〇年——前六三七年在位。涿谷：地名。按，这次战争就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的发生于前六三八年的楚宋泓之战。泓水流经今河南柘城县北三十里，涿谷当是泓水附近的地名。

2 列：阵列。

3 济：渡，过河。

4 右司马：官名，主管军政。 购强：人名，即《左传》所说的大司马公孙固。购强或者是“固”的音变（杨伯峻说），或者是公孙固的字（购强即“构强”，与“固”字相应。——卢文弨说）。详见《春秋左传注》。 趋：快步走。

5 涉：趟水过河。

6 重（chóng虫）：重复。

7 二毛：毛发斑白（有黑、白两种颜色）。

8 阨（ài爱）：通“隘”，狭险，难通行。

9 鼓：击鼓进攻（击鼓是进攻的信号）。

10 毕：都，全部。 鼓士：击鼓发动将士。

11 腹心：比喻根本、要害。 完：保全。

12 特：只是。

13 反：通“返”。

14 且：将。

15 撰（zhuàn 篆）：具备。

16 股：大腿。

17 据《春秋》和《左传》记载，宋襄公死于第二年（前六三七年）五月，和这里所说“三日而死”不同。

18 自亲：王先慎说，二字涉下文而衍。按，疑王说非是，这句似当作“此乃慕仁义自躬亲之祸”。译述依此。

19 恃：仰仗，依靠。躬亲：亲自。躬，自身。

20 是：此，这。服战：从事打仗。服，从事。雁行（hóng 杭）：雁飞行时排成行列，有次序地前进，这里比喻加入到军队的行列中参与作战。乃：才。

21 泰：过分。

【译述】

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涿谷上作战。宋国人已经布成阵列了，楚国人还没来得及过河。右司马购强快步走来进谏说：“楚国人多而宋国人少，请让楚国人渡过一半还没布成阵列的时候，我们来攻击它，它一定失败。”襄公说：“我听君子说：‘不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不擒获头发花白的老年人，不把人推到危险的地方，不在闭塞不通的地方逼迫人，不击鼓进攻没有摆好阵列的军队。’现在楚国军队还没有过河就攻击它，伤害礼义。请让楚国人全部渡过河摆好阵列，然后鼓动将士向它进攻。”右司马说：“国君不爱惜宋国的人民，不保全国家的根本，只是为了仁义而已。”襄公说：“你不回到行列中去，我就按军法处罚你！”右司马回到行列中，楚国人已经排成行列

布好阵了，襄公这才击鼓进攻。结果宋国人打了个大败仗，襄公伤了大腿，三天后死去了。这就是钦慕仁义、亲自去做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国君自己亲自去做然后人民才听从，这就是要让国君靠自己种地吃饭、参加到队伍里作战人民才肯于种地、作战，那么国君不是过分危险吗？而臣子不是过分安全吗？

经 六

小信¹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²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注释】

1 信：讲信用。

2 积：积累。

【译述】

在小事上守信用，就能在大事上建立信用，所以明智的国君不断地积累信用。奖赏和处罚不守信用，禁令就不能推行。

说 六

晋文公攻原¹，襄十日粮²，遂与大夫期³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⁴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⁵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⁶乎？”乃降公。卫⁷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注释】

1 晋文公：名重耳，春秋时晋国国君，五霸之一，前六三六年——

前六二八年在位。原：小诸侯国，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按，晋文公攻原在前六三五年。

2 裹：包裹，携带。“十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作“三日”。

3 期：约定。

4 金：金属乐器，即铙（náo 埙）。敲击它，是退兵的信号。

5 亡：丧失。

6 归：顺从，归附。

7 卫：诸侯国，辖境在今河南省东北部一带，国都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六十余里）。

【译述】

晋文公攻打原国，带了十天的粮食，就和大夫们约定用十天的时间攻下原。到了原十天还没攻下来，就敲铙后退，撤兵离开原。有从原城出来的人，说：“再有三天原就可以攻下来了。”群臣、近侍进谏说：“原国粮食吃完了，精疲力尽了，国君暂且等一等再撤兵吧。”文公说：“我和将士约定十天为期，如果不撤兵，这就是我丧失了信用。得到原国却丧失信用，我不干这种事情。”于是罢兵离开了原。原国听到以后说：“有象他这样守信用的国君，能不归附他吗？”就投降了文公。卫国人听到以后说：“有象他这样守信用的国君，能不顺从他吗？”也就投降了文公。孔子听到以后记述这件事说：“攻打原得到了卫，是由于讲信用。”

李悝警其两和¹，曰：“谨警²敌人，旦暮且至击汝³。”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⁴其军。此不信患也。

一曰⁵：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⁶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

军，此不信之患。

【注释】

1 李悝(kuī亏)：战国初魏国人，曾任魏文侯相，实行变法，使魏国富强。著有《法经》六篇。 警：告诫。 两和：指守卫在军门左右的军队。和，军门，营垒的门。

2 警：戒备。

3 旦暮：早晚之间，指时间短促。且：将。汝：你们。

4 几：几乎。夺：夺去，这里是“俘获”的意思。

5 一曰：另一种说法说。这是记录异闻的话。

6 驰：使劲赶马。

【译述】

李悝告诫他守卫在军门两边的军队说：“要小心戒备敌人，他们很快就要来攻打你们。”这样说了两三回，可是敌人也没来。军门两边的军队懈怠了，不相信李悝的话。过了几个月，秦国人来偷袭他们，以至于几乎俘获李悝的全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患。

另一种说法是：李悝和秦国人作战，对军门左边的军队说：“赶快上！右边的军队已经上去了。”又使劲赶着车马到军门右边的军队那里说：“左边的军队已经上去了。”左右两边的军队都说：“他们上了。”于是就都争着上。这事发生的第二年，又和秦国人作战，秦国人偷袭他们，以至于几乎俘获了李悝的全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患。

外储说右上 节录

【提要】本篇包括三段经文和相应的三段说文。这里选录的是说三的一段文字。它通过晋国君臣文公和狐偃的问答，阐明国君分衣食给臣民，放宽税收，减免刑罚，关怀和周济贫穷的人，都不足以役使人民去作战，只有坚决实行法治，“信赏

必罚”，“不辟亲贵，法行所爱”，“令民无得不战”，才能使用臣民于战争。文公按着狐偃的主张做了，特别是处罚了违命的颠颉，引起了震动，结果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一举而八有功”。

韩非主张以法治民、治军，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忽视和否定教化的作用，这是不全面的；他把晋文公称霸都归功于“信赏必罚”，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说 三

晋文公问于狐偃曰¹：“寡人甘肥周于堂²，卮酒豆肉集于宫³，壶酒不清⁴，生肉不布⁵，杀一牛遍于国中，一岁之功尽以衣士卒⁶，其足以战民⁷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关市之征而缓刑罚⁸，其足以战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丧资⁹者，寡人亲使郎中视事¹⁰，有罪者赦之，贫穷不足者与之，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此皆所以慎产¹¹也；而战之者，杀之也。民之从公也，为慎产也，公因而迎¹²杀之，失所以为从公矣。”曰：“然则何如¹³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令无得¹⁴不战。”公曰：“无得不战奈何？”狐子对曰：“信¹⁵赏必罚，其足以战。”公曰：“刑罚之极¹⁶安至？”对曰：“不辟¹⁷亲贵，法行所爱。”文公曰：“善。”明日令田于圃陆¹⁸，期以日中为期¹⁹，后期者²⁰行军法焉。于是公有所爱者曰颠颉²¹后期，吏请其罪²²，文公陨涕而忧²³。吏曰：“请用事²⁴焉。”遂斩颠颉之脊²⁵，以徇²⁶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后百姓皆惧曰：“君于颠颉之贵重如彼甚也，而君犹行法焉，况于我则何有矣²⁷。”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²⁸，克之²⁹。伐卫³⁰，东其亩³¹，取五鹿³²。攻阳³³。胜虢³⁴。伐曹³⁵。南国

郑³⁶，反之陴³⁷。罢宋围³⁸。还与荆人战城濮³⁹，大败荆人。返为践土之盟⁴⁰，遂成衡雍之义⁴¹。一举而八有功。所以然者，无他故异物⁴²，从狐偃之谋，假⁴³颠颉之脊也。

【注释】

- 1 晋文公：晋国国君，详见《外储说左上·说六》注。 狐偃：字子犯，晋文公的舅父。文公建立霸业，他起了很大作用。
- 2 甘肥：甘甜肥美，指味美好吃。 周：遍。 堂：殿堂。
- 3 卮(zhī支)：盛酒的器皿。 豆：盛肉的器皿。按，卮酒豆肉，指很少量的酒肉。
- 4 不清：浊。刚制得的酒，未及澄清就拿来给人喝，所以说“不清”。
- 5 布：陈放。杀了牲畜，立即煮肉给人吃，所以说“生肉不布”。
- 6 功：女功，指妇女的纺织、缝纫等。 衣(yì义)：给……穿，用作动词。
- 7 战民：使人民去作战。
- 8 弛(chí驰)：放松，放宽。 关市：关卡、市集。 征：征税，税收。 缓：宽，松。
- 9 丧资：丢失资财。
- 10 郎中：战国时称国君的近侍为郎中，后代成为官员的名称。 视事：调查处理。
- 11 慎：通“顺”，顺应。 产：生，生存。
- 12 迎：逆，违背。
- 13 何如：如何，怎么样。
- 14 无得：不得，不能。 得，能够。
- 15 信：讲信用。
- 16 极：极限，最高限度。
- 17 辟：通“避”。
- 18 田：打猎。 圃陆：地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作“被庐”。
- 19 期：约定。 日中：中午。 期：期限。
- 20 后期者：迟到的人。

21 颠颉(jiē洁)：晋文公的臣，曾随文公在外流亡了十九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有颠颉被杀的事，和这里所说的情况不同。

22 请其罪：请示定他什么罪。

23 陨(yǔn允)涕：掉泪，落泪，陨，落。 忧：不依法处置则失信，依法则失重臣，所以忧而不决。

24 用事：行事，指执行军法。

25 斩……脊：砍断脊梁，腰斩。

26 徇(xùn训)：示众。

27 况：何况。 何有：可理解为是“何爱之有”的省略，意为“有什么仁爱的”。

28 原：诸侯国，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伐原在文公二年(前六三五年)。

29 《外储说左上·说六》详细记载了攻原的情况，又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记载。

30 伐卫：文公五年(前六三二年)，晋以向卫国借道伐曹被拒绝为由，攻打卫国。卫，诸侯国，在今河南省东北部一带，国都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六十余里)。

31 东其亩：把卫国田垄的方向改为东西向，以便于晋国兵车向东方进发。

32 五鹿：卫地，在今河南清丰县西北。

33 攻阳：文公二年(前六三五年)，周天子赐给文公阳樊田，阳樊人不服，晋攻阳樊。阳，即阳樊，诸侯国，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南。

34 虢(guó国)：诸侯国，在今河南荥阳县。胜虢事不详。

35 伐曹：文公五年，因为曹君过去对文公无礼，晋举兵伐曹。曹，国都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

36 围郑：文公七年(前六三〇年)，因为郑君以前对文公无礼，并且与楚国友好，文公联合秦穆公率兵围郑。郑，国都在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37 反：推倒，拆毁。之：其，它的，指郑。陴(pí皮)：城上的矮墙。

38 罢宋围：文公五年，因为楚、曹、卫等国包围了宋国，晋兵救宋，解除了楚、曹、卫对宋的包围。宋，国都在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

39 还：回过头。荆：楚国的别称。城濮：卫国地名，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文公五年晋与援救曹、卫的楚军在城濮发生战斗。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一次有名的大战。晋后发制人，取得胜利，是文公建立霸业的重要战争。

40 践土之盟：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与诸侯在践土定盟，成为盟主，确立了霸权。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武陟县东南。

41 成衡雍之义：完成了在衡雍朝见周天子的义举。衡雍，地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在践土东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晋文公就在这里朝见周襄王。春秋时期周王室卑弱，诸侯自行其是，晋文公身为大国诸侯而朝见周天子，表示拥戴王室，所以说是“义”。

42 异物：其他事情，别的原因。物，事。

43 假：借。

【译述】

晋文公向狐偃问道：“我把味美好吃的东西摆满堂上给大家吃，只把很少的酒肉放在宫里自己用，壶里的酒不等澄清就给大家喝，生肉不存放就煮给大家吃，宰一头牛遍分国人，一年织的布、做的衣服全都送给士兵穿，这样能够让百姓为我去作战了吧？”狐偃说：“不能。”文公说：“我放松关卡、市集的税收，并且放宽刑罚，这样能够让百姓为我去作战了吧？”狐偃说：“不能。”文公说：“我的百姓中有丢失钱财的，我亲自派郎中去调查处理，有罪的人我赦免他，贫穷少衣食的人我周济他，这样能够让百姓为我作战了吧？”狐偃回答说：“不能。这些都是用来顺应百姓生存要求的办法；而使他们作战，等于是杀死他们。百姓服从您，是因为您能顺应他们的生存要求，您却利用他们服从您，违背他们的意愿，要他

们死在战场上，这就违背了他们服从您的本意了。”文公说：“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使百姓作战呢？”狐偃回答说：“使他们不能不去作战。”文公说：“怎样才能使他们不能不去作战？”狐偃回答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说到做到，就能使他们去作战。”文公说：“推行刑罚的极限，要达到何种地步？”狐偃回答说：“不躲避亲近者、显贵者，刑法要推行到您所宠爱的人。”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到圃陆去打猎，约定以中午为期限，迟到的要执行军法。这时晋文公有个宠爱的臣子叫颠颉的迟到了，官吏向文公请示定他什么罪，文公流着泪在那里作难。官吏说：“请执行军法吧。”于是腰斩了颠颉，到百姓那里去示众，并且表明法令是不可违抗的。此后，百姓都很害怕地说：“国君对颠颉爱重得那样厉害，对他还实行了军法，何况对于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仁爱的呢？”文公看到百姓可以作战了，于是就起兵攻打原，攻下来了。攻打卫国，把卫的田垄改成东西方向，攻占了五鹿。进攻阳。战胜了虢。讨伐曹。往南包围了郑国，拆毁了郑国城上的矮墙。解除了楚国对宋国的包围。回过头来和楚国人在城濮作战，把楚国人打得大败。回到践土，和诸侯定践土之盟，终于完成在衡雍朝见周天子的义举。实行了一条原则就取得了八项大功业。所以能够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听从了狐偃的计谋，借用了颠颉的脊梁骨。

难 一 节录

【提要】难（nàn 男去声），是诘难辩驳的意思。韩非取历史故事和思想家的言论二十八则，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写成《难一》至《难四》四篇文章，阐发了法家的政治主张。作者的驳难，敏锐犀利，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难一》共有九则，这里选录的是第一则。狐偃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兵不厌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军事观点（《孙子·计篇》：“兵者，诡道也。”就是这个意思）。雍季却认为“以诈遇民……后必无复”。晋文公用狐偃的主张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事后赏赐时却说狐偃的话只是“一时之权”，雍季的话关系到“万世之利”。文公因此受到孔子的称赞。作者痛快淋漓地批驳了雍季、晋文公和孔子，指出：雍季的回答是文不对题的迂腐之论，晋文公既不懂得“一时之权”和“万世之利”，也不懂得狐偃的话，孔子不懂得“善赏”，从而论证了狐偃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忠信”是爱护下属和百姓，“诈伪”是欺诈敌人，是“军旅之计”；“一时之权”和“万世之利”密切相关，不用“一时之权”取得战争的胜利，便得不到“万世之利”。

—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¹，召舅犯²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³君子，不厌⁴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⁵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⁶曰：“焚林而田⁷，偷⁸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⁹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¹⁰。”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寿¹¹，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若¹²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¹³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¹⁴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或曰¹⁵：雍季之对，不当¹⁶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¹⁷问

大小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¹⁸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¹⁹也。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²⁰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²¹今日之战不及，安暇²²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²³；诈敌，万世之利而已²⁴。故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以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²⁵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²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²⁷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²⁸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²⁹善于此？然必曰“出于诈伪”者，军旅³⁰之计也。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³¹，雍季无一焉而先赏。“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

【注释】

1 晋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前六三六年——前六二八年在位。与楚人战：晋文公五年（前六三二年），晋、楚战于城濮（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晋战胜楚。战争开始时，文公曾接受狐偃（即舅犯）的建议，退避三舍（九十里）。

2 舅犯：也作“咎犯”，即狐偃，姓狐，名偃，字子犯，是文公的舅父。

3 繁礼：多礼，即讲究礼。

4 不厌：不满足，不嫌弃。

5 雍季：事迹不详，陈奇猷以为即公子雍，文公之子（“季”为排行）。公子雍曾受到文公的喜爱。

6 对：回答。

7 田：打猎。

8 偷：苟且。

9 遇：对待。

10 复：重复，第二次。

11 行爵：用爵禄施行赏赐。

12 若：汝，你们。

13 权：权变，灵活。

14 仲尼：即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

15 或曰：有人说。按，这是韩非利用或人之说表达自己的见解。

16 当：合，合适。

17 有：乃（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因：依照，根据。

18 卑：低下。

19 应（yìng硬）：回答。

20 奚：何。患：忧虑。

21 拔拂（fú）服）：免除。

22 安：何，哪里。暇：空闲。

23 “在诈于敌”当作“在于诈敌”。

24 此句文字似欠通畅，一说“诈敌，万世之利”为衍文，“而已”属上句（陶鸿庆），一说当作“诈敌，万世之利则诈之而已。”

25 伤：妨害。

26 耶（yé爷）：又写作“邪”，语气词，表示疑问或反问。

27 以：通“已”。兼：同时具有。

28 下：指下属。

29 孰：何，什么。

30 军旅：军事，战争。

31 论：评论赏罚，这里指评功行赏。

【译述】

晋文公将要和楚国人作战，招来舅犯问道：“我要和楚国人作战，他们军队多我们军队少，对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的君子，不满足于忠信；战场上作

战，不厌弃诈伪。您只管用计谋欺诈他好了。”文公辞退舅犯，就招来雍季问道：“我要和楚国人作战，他们军队多我们军队少，对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森林来打猎，只顾眼前能多得到野兽，以后必定再也没有野兽；用欺诈的办法对待百姓，只顾眼前能取得一时的利益，以后必定再也没有第二次。”文公说：“好。”辞退雍季，用舅犯的计谋和楚人作战，打败了楚人。回国赏赐爵禄，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臣子们说：“城濮战争，用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他的主张而把他本人放在后面，可以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舅犯的话，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雍季的话，关系到万代的长远利益。”仲尼听到这话，说：“文公能够称霸，应该呀！他既知道权宜之计，又懂得万代的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不符合文公所问的问题。凡是回答问题，是要根据所问的小大缓急来回答的。问的问题是“高大”的，却用“低下狭小”来回答，那么英明的君主不会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用少数的兵力对付众多的兵力”，可是雍季回答说“以后必定再也没有第二次”，这不是应当用来回答的话。而且文公既不懂得一时的权宜之计，又不懂得万代的长远利益。作战取得胜利，那么国家就安宁，君主地位就稳定，兵力就强大，威望就能树立，即使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更重要，还怕什么万代的长远利益不来呢？作战不能取胜，那么国家就会危亡，兵力就会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消除今天的战祸还来不及，哪里还有闲工夫等待万代的长远利益？期待万代的长远利益，在于取得当前作战的胜利；取得当前的胜利，在于使用计谋欺诈敌人；欺诈敌人，只是为了万代的长远利益而已。所以说：雍季的回答，不合于文公所问的问题。而且文公又不懂得舅犯的话。舅犯所说的“不厌弃诈伪”，不是说欺诈百姓，是说欺诈他的敌人。敌人，就是所攻

打的国家，以后即使再没有第二次，有什么妨害呢？文公先赏赐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劳吗？用来战胜楚军的，是舅犯的计谋；因为他有高明的言论吗？雍季说的却是“以后再也没有第二次”，其中并没有高明的话。舅犯则既有高明的言论又有功劳。舅犯说“讲究礼的君子，不满足于忠信”：忠，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是用来不欺骗治下的百姓的。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百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言论？可是一定要“使用欺诈”，那是军事上的计谋。舅犯先有高明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所以舅犯有两项功劳，得赏赐却次于雍季，雍季没有一项功劳却优先得到赏赐。“文公称霸，不是应该的吗？”仲尼不懂得完美恰当的赏赐。

难 二 节录

【提要】本文共有七则。这里选录的是第七则。行人烛过认为，人民既能打胜仗，也会打败仗，关键在于国君是否善于用民。赵简子听了这话，“立矢石之所及”，身先士卒，打了大胜仗。而韩非认为，烛过没有说到点子上，将帅身先士卒或国君身处危境，并不能激起士卒勇敢作战，必须使用赏罚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矣。”要运用赏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韩非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好利恶害”、“喜利畏罪”，是人的本性，因而他只强调赏罚的作用，忽视教化的作用，反对将帅身先士卒，这都带有片面性。

七

赵简子围卫之郭郭¹，犀盾、犀橦²，立于矢石³之所不

及，鼓之⁴而士不起。简子投桴⁵曰：“乌乎⁶！吾之士数弊⁷也。”行人烛过免胄而对曰⁸：“臣闻之：亦⁶有君之不能耳，士无弊者。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¹⁰，服国三十八，战十有¹¹二胜，是民之用也¹²。献公没，惠公¹³即位，淫衍¹⁴暴乱，身好玉女¹⁵，秦人恣侵¹⁶，去绛十七里¹⁷，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¹⁸，围卫¹⁹，取邲²⁰，城濮之战²¹，五败荆²²人，取尊名²³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无弊也。”简子乃去盾、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²⁴，战大胜。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²⁵，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²⁶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²⁷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櫓也。严亲²⁸在围，轻犯矢石，孝子之所以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²⁹，是行人之诬³⁰也。好利恶害，夫人³¹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³²轻敌矣；刑重而必³³，夫人不北³⁴矣。长行徇上³⁵，数百³⁶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³⁷，而道³⁸乎百无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众之道³⁹也。

【注释】

1 赵简子：即赵鞅，晋国的卿。围卫：赵简子为卿时，晋国多次攻卫，这里所说在赵鞅早期，是公元前五〇二年或前四九〇年的事（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卫，诸侯国，在今河南省东北部一带。郭（fú浮）郭：外城。郭与郭意思同。

2 犀盾：用犀牛皮做的盾牌，是战时护身的用具。櫓（lǔ鲁）：大盾。

3 矢：箭。石：战争中供投掷或滚砸用的石头。

4 鼓之：击鼓命令士卒进攻。

5 桴（fú浮）：鼓槌。

6 乌乎：叹词，表示感叹。乌，一般写作“呜”。

7 数：通“速”。弊：困乏，疲惫。

8 行人：官名，主管外交事务。烛过：人姓名。赵简子曾说：“行人烛过……言未尝不为晋国法也。”（刘向《说苑·臣术》）免胄（zhòu 宙）：脱去头盔。因为要直陈君过，所以先免胄致敬礼，表示谢罪之意。

9 亦：仅仅，不过。

10 先君：对已故国君的称呼。献公：即晋献公，晋文公的父亲。并：兼并。

11 有：通“又”，古汉语中，习惯于在整数和零数之间加“有”（即“又”）字。

12 是民之用：即“用是民”，用的就是这些人民。是，此，这些。

13 惠公：即晋惠公，名夷吾，晋文公的弟弟。

14 淫衍：荒淫，放纵。

15 玉女：美女。

16 恣侵：肆意入侵。恣，放肆。

17 绛（jiàng匠）：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十七”《吕氏春秋·贵直》作“七十”，未知孰是。

18 文公：即晋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授：通“受”，接受。之：指君位。

19 围卫：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伐卫。

20 邺（yè业）：地名，在今河北临漳县。《吕氏春秋·不苟》载晋文公伐邺取胜事。《贵直》篇“取邺”作“取曹”。

21 城濮之战：见上篇注1。

22 荆：楚国的别称。

23 尊名：尊贵的名声，即霸主之名。

24 乘之：登上外城。乘，登。

25 与：与其。革车：战车。乘（shèng剩）：量词，一车驷马叫一乘。

26 是：是以，因此。

- 27 所以用人；用来使用人的方法。所以，用来……的方法。]
- 28 严亲：指父亲，有时也兼指父母。
- 29 百族之子：指士卒，士卒来自各地的各个家族，所以称百族之子。土：君上。
- 30 诬：欺骗。
- 31 夫(fú扶)人：哪一个人，任何人。]
- 32 “人”上当有“夫”字。
- 33 必：一定要实行。
- 34 北：败逃。
- 35 长行：远行，远征。一说，长行，高行。徇：通“殉”。
- 36 “数百”疑是“百数”的误倒，上文作“百数”。下文说“百无一人”可证。
- 37 将(jiàng酱)：率领。乎：于。数：术，方法，措施，指上文所说“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 38 道：由，从。
- 39 道：方法。

【译述】

赵简子带兵围攻卫国的外城。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防护身体，站在敌人的箭、石打不到的地方，击鼓命令兵士进攻，兵士却不前进。简子扔掉鼓槌，说：“哎呀！我的兵士这么快就疲惫了。”行人烛过摘掉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善于带兵，兵士没有疲惫的。以前，我们先君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使之归顺的有三十八个国家，作战取得了十二次胜利，用的就是这些百姓。献公死后，惠公就君位，淫乱放纵暴虐，喜好美女，使得秦人肆意入侵，以至距离国都绛只有十七里，也用的是这些人。惠公死后，文公承受君位，包围卫，攻占邶，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人，在诸侯中取得了霸主的尊名，也用的是这些人。只有君主不善于带兵，兵士没有疲惫的。”简子于是去掉大小盾牌，站在敌人箭、石打得到的地

方，击鼓命令兵士进攻，兵士一涌登城，打了一次大胜仗。简子说：“与其使我得到一千辆兵车，不如听到行人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行人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惠公用这些人因而失败，文公用这些人因而称霸，看不到他提出的用人方法。简子不该急忙地撤掉护身的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惜冒箭、石去解救，这是孝子用来爱父亲的行动。可是孝子爱父亲，一百个人中不过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身处危险的境地，兵士还可以战斗，这就是认为来自全国千家万户的兵士对于君主都能象孝子爱父亲一样，这是行人烛过的欺骗。喜好功利，厌恶祸害，是每一个人具有的本性。赏赐优厚而且守信用，每一个人都会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且一定实行，每一个人都会不会败逃。远行作战，为君主牺牲生命，一百个人中也不会有一个；喜欢得赏，畏惧犯罪，没有哪个人不是这样。统率军队的人不针对人人无不如此的情况采取措施，而遵从一百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行为，这是行人烛过不懂得用兵的办法。

问 田 节 录

【提要】本文节取篇首“徐渠问田鸠”中的“问田”两字做题目。全文分两段，这里选录的是第一段。它通过徐渠和田鸠的问答，阐明了用人方面的一个重要主张，即：提拔将相必须经过基层实际工作的锻炼和考验，“试于屯伯”，“关乎州部”，不能“驱于声词，眩乎辩说”，否则将导致“失政亡国之患”。这就是《显学》中所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徐渠问田鸠曰¹：“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²，圣人不见

功而接上³。今阳城义渠⁴，明将也，而措于屯伯⁵；公孙亶回⁶，圣相也，而关于州部⁷，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⁸，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⁹。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¹⁰，魏相冯离¹¹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¹²，眩乎¹³辩说，不试¹⁴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王之备¹⁵哉！”

【注释】

1 徐渠：人姓名，事迹不详。田鸠：又写作“田俅”（qiú求），齐国人，墨家学者，曾游秦、楚，与秦惠王同时。《汉书·艺文志》有《田俅子》三篇。

2 臣：自称的谦词，我。袭下：由下级官吏逐级升迁。袭，重叠，累加。遇：遇合，得到国君的赏识。

3 见：通“现”，表现，显示。接：交接。上：君上。

4 阳城义渠：人姓名，有人认为就是《吕氏春秋·爱士》中的阳城胥渠，曾作赵简子的臣。

5 措：安置。一说，“措”当依下文作“试”。屯伯：即屯长，军队中五人设一屯长（见《商君书·境内》）。“屯”字各本作“毛”（或说“毛伯”为小官），此据顾广圻说改。

6 公孙亶（dǎn胆）回：人姓名，事迹不详。

7 关：措置，安置。州部：低级行政机构。州，民户编制，两千五百家为一州。

8 他故：其他缘故。异物：义同“他故”。物，事。

9 度：法度。术：这里指君主驾御臣下的手段、方法。

10 足下：对人的尊称。独：难道。宋觚（gū孤）：人姓名，事迹不详。

11 冯离：人姓名，事迹不详。

12 驱于声词：被好听的言词驱使。

13 眩（xuàn渲）：迷惑。乎：于。

14 试：试用，考验。

15 备：事前的准备，措施。

【译述】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得到君主赏识，圣人不用表现出功绩就能得到君主重用。现在，阳城义渠是个明智的将领，可是曾被安置在屯长的职位上；公孙亶回是个圣明的宰相，可是曾被安置在州部里，为什么呀？”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君主有法度、有手段的缘故。况且足下难道没有听说楚国任用宋觚为将坏了它的政事，魏国任用冯离为宰相亡了国？两位君主被动听的言词所驱使，被诡辩的言论所迷惑，不经过屯长工作的考验，没有州部工作的经历就任命为官吏，所以才有坏政事、亡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不经过屯长工作的考验，州部工作的经历，哪里是贤明的君主应当采取的措施呢！”

定 法 节 录

【提要】这篇文章对申不害的术治和商鞅的法治作了评论，认为法和术犹衣食之于人体，“不可一无”。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商鞅“徒法而无术”，各有所偏。定法，意思就是，修整申、商的术治和法治，确定新的法治学说。

韩非和商鞅一样，主张奖励战功，但是他对商鞅机械地按战功赏官爵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做官靠的是智能（而立战功靠的是勇力），应当“贤材者……任大官”（《八奸》），这和赏战功不能混为一谈。韩非的认识是正确的。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¹，欲为官者为五十石²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

首之功相称也³。今有法曰⁴：“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⁵。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⁶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⁷其能。今治⁸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⁹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注释】

1 首：首级。《商君书·境内》：“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这里的“首”是指甲士（披甲的武士）的首级。爵：这里是“赏爵”“晋爵”的意思，用作动词。商鞅规定秦爵为二十个等级。

2 石（shí时）：十斗为一石，以粮食做俸禄，故用石来计算。

3 迁：提升。相称（chèn趁）：相当。

4 这句是假设的口气。

5 已：止，这里指疾病痊愈。

6 齐药：调配药物。齐，通“剂”，调剂。

7 当：相合，适应。

8 治：治理，这里是“担任”的意思。

9 加：施加，施用。

【译述】

商君的法令规定：“斩获一个甲士的首级爵位升一级，想做官的可以做年俸为五十石的官；斩获两个甲士的首级爵位升两级，想做官的可以做年俸为一百石的官。”官爵的提升和斩获敌人首级的功劳是一致的。假使现在有一种法令规定：“斩获敌人首级的人，让他做工匠和医生。”那房屋就盖不成，疾病就不能痊愈。工匠是有手艺的，而医生能调配药物，如果任用斩首立功的人来做这些事，那就和他们的才能不一致。现在担任官职的人，靠的是智谋和才能；现在斩获首级的人，用的是勇敢和气力。任用只凭勇敢和气力杀敌立功的人来担任需要智谋和才能才能胜任的官职，这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来做医生和工匠一样。

诡使 节录

【提要】诡使，指国君实行的措施与治国原则相违背。诡，违背。韩非认为，利禄、威权、名分是用以治国的原则和方法，由于国君赏赐、褒贬与这些原则背道而驰，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是非颠倒的现象，给国君自身造成了危害。

这里选录的一段说明，奉公守法、在战场上拚死卖命的人得不到赏赐，反而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处境悲惨，而近臣、优笑、酒徒、占卜、相手纹的人等等，却得到赏赐和种种好处，过着富有奢侈的生活。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这是造成国君名卑、位危的直接原因。

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俭¹听上也；而岩居非世者显²。仓廩之所以实者³，耕农之本务⁴也；而纂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⁵。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⁶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⁷，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⁸。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⁹；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霑¹⁰，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¹¹。……悉¹²租税，专¹³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¹⁴，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¹⁵。夫陈善田利宅¹⁶，所以战士卒¹⁷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¹⁸，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¹⁹，大臣左右²⁰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赏利一从上出²¹，所以善制下也²²；而战介之士²³不得职，而闲居之士尊显。上以此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无危？

【注释】

1 俭：自卑，谦虚。

- 2 岩居：居住在山林之中。岩，山中的洞穴。非世：反对现实。非，责难，反对。显：显赫，显贵。
- 3 仓廩(lǐn凛)：粮仓。实：充实。
- 4 本务：本业。
- 5 綦(qí旗)组、锦绣、刻画：指各种精致的手工业。綦组，织。綦，有方格花纹的丝织品。组，编织。锦绣，织出和绣出各种花纹，图案。刻画，指雕刻。末作：指工商业。末，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与“本”相对。
- 6 广：扩大。
- 7 孤：孤儿(幼年死去父亲)。乞：讨饭。
- 8 优笑：以歌舞调笑娱乐国君的人。优，演戏的人。之属：之类。衣(yì义)：穿。丝：指绸缎。
- 9 尽：这里是“使……尽”的意思，全部用出。易：换取。下：指百姓。
- 10 霑(zhān沾)：得到(好处)。
- 11 卜：用龟甲占卜。筮(shì士)：用蓍(shī湿)草的茎占卜。视手理：看手的纹理来推断吉凶。狐蛊(ǔ古)：谄媚，迷惑。为顺辞：顺从对方的意愿，说讨好奉承的话。
- 12 悉：尽，全部。
- 13 专：集中。
- 14 难(nàn男去声)：灾难。府：收藏财物的地方。
- 15 事：指战事。伏匿：躲藏。有威之门：权门贵族。徭(yáo摇)：劳役。万数：以万计算，形容多。
- 16 陈：陈列，摆出。利：便，好。
- 17 战士卒：使士卒积极作战。
- 18 播：撒，扬。“平”字是衍文，今据一本删。
- 19 妹：少女。色：姿色。
- 20 左右：国君身边的近臣。
- 21 一：统一，一律。上：国君。
- 22 善：好，便。下：臣民。

【译述】

法令所以能实行，威严所以能树立，是由于臣民恭敬谦虚地服从国君；可是隐居在山林里反对现实的人却得到尊显。粮仓能够充实，是由于农民以耕种作为本业；可是从事丝织、刺绣、雕刻等末业的人反而很富有。国君的声名能够树立，城池能够增加，是战士奋勇作战的结果；可是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受着饥饿，在街道上乞讨，而优伶、酒徒之类的人却过着乘车子、穿绸缎衣服的奢侈生活。赏赐利禄，是用来换取臣民尽力耕战，为国君献身的；可是现在在战场上打胜仗夺取土地的人那样劳苦，却得不到一点赏赐，而在国君身边从事占卜、相手纹、蛊惑君主、阿谀奉承的人却天天赏赐不断。……全数征齐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危难，充实仓库，可是士卒逃避作战而躲藏起来，依附到权贵门下去逃避劳役、赋税，使国君不能使用的人，数以万计。拿出好土地、好住宅来赏赐，为的是使士卒奋勇作战，可是那些断头破腹、撒骨于原野上的人，生前没有房子住，死后田地被侵夺；可是少女有姿色的，大臣、近臣没功劳的，却选择好住宅居住，选择好田地享用。赏赐利禄，一律由国君颁发，为的是便于控制臣民；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披甲作战的人得不到职位，而轻闲安居的人却得到尊贵显荣。国君以此示教，声名怎能不低下，地位怎能不危险？

六 反 节 录

【提要】六种“奸伪无益之民”，反而受到称赞，六种“耕战有益之民”，反而遭到鄙视、斥责，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六反”。依据这种错误的成见和舆论进行赏罚，不可能国富兵强。反之，“法禁明著”，“任官者当能”，“赏罚无

私”，士民就能“尽力致死”，即使“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畏死远难¹，降北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³。学道立方⁴，离⁵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⁶。游居厚养⁷之士，牟⁸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赴险殉诚⁹，死节之民¹⁰，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¹¹。寡闻从令¹²，全法¹³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¹⁴之民”也。力作¹⁵而食，生利¹⁶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重命畏事¹⁷，尊上¹⁸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布衣循¹⁹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²⁰，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²¹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²²，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²³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²⁴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释】

- 1 远：远离，躲避。 难（nān男去声）：危难。
- 2 降北：投降、败逃。
- 3 世：世间，社会上。 贵生：珍惜生命。
- 4 道：道德，学术。 方：方正，正直。
- 5 离：背离，违反。
- 6 文学之士：研究文献经典的人，指儒家、墨家。文学，指文献经典。
- 7 游居：即逸居，安居。 厚养：供养丰厚。
- 8 牟（móu谋）：取。
- 9 赴险：奔赴危险的境地。 殉诚：为忠诚献身。殉，为……而死。
- 10 死节：为节操而死。 依上下文“民”下当有“也”字。
- 11 少：轻视，看不起。 失计：失算，不懂得为自己打算。
- 12 寡闻：见闻少；寡，少。从：服从。
- 13 全法：保全法令。

- 14 朴陋：粗鄙浅薄。
- 15 力作：努力耕作。
- 16 生利：创造财富。
- 17 命：命令。 畏事：谨慎办事。畏，敬，重。
- 18 上：国君。
- 19 布衣：平民。 循：依照。
- 20 世主：国君。 虚声：虚名。礼： 礼待，敬重。
- 21 訾（zǐ子）：毁谤，非议。
- 22 壅（yōn9拥）：蒙蔽。 俗：指世俗的成见。
- 23 名赏：声名和赏赐。
- 24 索：求取。

【译述】

害怕死亡，躲避危难，这是在战场上投降败逃的人，可是世上却尊称他是“贵生之士”。学习道德学术，树立方正的品德，这是背离法令的人，可是世上却尊称他是“文学之士”。安闲地呆着而供养丰厚的人，是取食于人的的人，可是世上却尊称他是“有能之士”。……奔赴危险的地方，为了诚信而死，这是死于气节的人，可是世上却鄙视他是“失计之民”。见闻少而服从法令，这是保全法令的人，可是世上却鄙视他是“朴陋之民”。靠努力耕作来过活，这是创造财富的人，可是世上却鄙视他是“寡能之民”。……重视命令，谨慎办事，这是敬重国君的人，可是世上却鄙视他是“怯懦之民”。……平民依据个人的私利称赞奸伪无益的人，国君依据听到的虚名敬重这些人，国君敬重谁，一定会给他好处。百姓依据对个人有害来诋毁耕战有益的人，国君依据世俗的舆论鄙薄这些人，国君鄙薄谁，一定要损害他。所以，声誉和赏赐就给了为自己干坏事、应当判罪受罚的人，而毁谤和损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受赏赐的人，这样却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圣人之治也，审¹于法禁，法禁明著²，则官治³；必⁴于赏罚，赏罚不阿⁵，则民用⁶。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⁷，故其任官者当能⁸，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⁹，尽力致死¹⁰，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¹¹，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¹²至死，其力尽而不望¹³。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注释】

- 1 审：仔细考察。
- 2 明著：明确显著。
- 3 官治：官员守法，做好本职的事。
- 4 必：一定实行。
- 5 阿（ē婀）：偏袒。
- 6 用：用力，听从使唤。
- 7 挟：怀着。听治：治理。听，治理。
- 8 当能：有相称的能力。
- 9 明焉：明于此，懂得国君“任官者当能”、“赏罚无私”。
- 10 致死：效命，献身。
- 11 功伐：功劳。致：得到。
- 12 行危：做危险的事。
- 13 望：埋怨，怨恨。

【译述】

圣人治理国家，仔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确显著，官吏就能做好本职的事；坚决实行赏罚，赏罚没有偏私，百姓就会用力。百姓用力，官吏做好本职的事，国家就会富有；国家富有，兵力就会强大；这样，也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大业了。称霸称王，是国君最大的利益。国君怀着这种最大的利

益来治理国家，所以他任用的官员就有相称的能力，赏罚就没有偏私。使士民明白这一点，用出全部力量，有献身精神，那就可以立功得官爵俸禄，得到官爵俸禄，也就成就了富贵的事业。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这种最大的利益来办事，所以他能做危险的事，以至于死亡，用尽全部的力量也不会埋怨。这就叫做即使国君不仁爱，臣下不忠诚，也可以成就霸王的大业。

八 说 节录

【提要】八说，指文中所说八种违背法治原则的言行。文章强调以法治国，以术驾御臣下，用仁义或暴政治国都是亡国之道。

这里选录的部分，主要说明治国需要重视耕战；“处多事之时”，“当大争之世”，文德不如武备，防御的老战术赶不上进攻的新战术；事情有利有害，一次战斗死伤可能很大，“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今世主察¹无用之辩，尊远功²之行，索³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⁴，孔、墨不耕耨⁵，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⁶，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错法以道民也⁷，而又贵文学⁸，则民之所师⁹法也疑；赏功以劝¹⁰民也，而又尊行修¹¹，则民之产利¹²也情。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¹³，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播笏干戚¹⁴，不造有方铁钺¹⁵；登降周旋¹⁶，不逮日中奏百¹⁷；《狸首》射侯¹⁸，不当强弩趋发¹⁹；干城距冲²⁰，不若堙穴伏橐²¹。古人亟²²于德，中世逐²³于智，当今争于力²⁴。古者寡事而备简²⁵，朴陋而不尽²⁶，故有珣铤而推车者²⁷。古者人

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²⁸。然则行揖让，高慈惠²⁹，而道³⁰仁厚，皆推政³¹也。处多事³²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³³，非圣人之治也。

【注释】

- 1 察：推举。
- 2 远功：远离实际功效。
- 3 索：求取。
- 4 博习：博学，知识广博。习，学。 孔：孔子。 墨：墨子。
- 5 耨（nòu）：耕地锄草。耨，锄草的农具，这里用作动词，是锄草的意思。
- 6 修孝：修行孝道。修，研究，讲求。寡欲：欲望少，指不贪求声名利禄。曾：曾参（shēn申），鲁国人，孔子弟子，以孝亲著称。史，史鰌（qīu秋），又名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以正直敢谏著称。
- 7 错：通“措”，设置。 道：通“导”，引导。
- 8 文学：文献经典。韩非常称儒家和墨家为“文学之士”。
- 9 师：师法，遵从。
- 10 劝：鼓励。
- 11 修：善，美好。
- 12 产利：生产财富。
- 13 贰功：背离论功行赏的原则。贰，不一致。
- 14 搢（jìn晋）：插。笏（hù户）：大臣朝见国君时拿的手板，平时插在腰间的大带上。这里的“搢笏”指文官。 干（gān甘）：兵器，盾牌。 戚：兵器，斧。这里指用干戚作舞蹈的道具。帝舜时曾用干戚舞蹈，使得有苗归服。
- 15 适：通“敌”。 有方：一种有刃的长兵器。一说，有方指方国的酋长。钐（xiān先）：钐一类的短兵器。这两句是说文德敌不过武备。
- 16 登降周旋，指上阶、下阶、登堂、下堂和彼此应答的动作，是

贵族宾主相见时的礼仪。

17 逮：及。日中奏百：魏国考选士卒的方法，参加考选的人携带自己所用的所有武器装备，背着三天的口粮，在半天之内走一百里路，才能中选。详见《荀子·议兵》。日中，从早晨到中午。奏，通“走”，奔跑。这两句是说习礼不如讲武。

18 狸首：诸侯行射礼时演奏的乐章。见《周礼·春官·钟师》。射侯：箭靶。古代箭靶根据射者的不同等级画有不同的动物。见《仪礼·乡饮酒》。

19 弩（nǚ努）：一种用机械力发箭的弓。趋（cù促）发：急射。趋，通“促”。

20 干：盾牌，这里引申为“捍卫”。距：通“拒”，抗拒。冲：即冲车，攻城用的兵车。

21 堙（yīn因）：堆土为山，用以攻城。穴：挖地道，也是攻城的方法。伏：埋伏。橐（túo驮）：用牛皮做成的大皮囊，用来鼓风，作用和后代的风箱相同。伏橐是一种火攻的方法，把橐放在地道里，接近敌人的地道口，烧柴草，鼓风，把烟吹送到敌人地道里，击败敌人。按，穴攻、火攻都是战国时新兴的战术，详见《墨子·备城门》和《备穴》等篇。这两句是说防御不如进攻。

22 亟（jí极）：敬重。按《五蠹》作“竞于道德”。“亟”与“竞”声母相近，未知是否“竞”字之误。

23 逐：竞争。

24 力：指兵力，物力。

25 寡：少。备：设备，措施。

26 尽：精致，完善。

27 珧（yáo姚）铍（yáo姚）：用蚌壳做的农具。珧，蚌壳。铍，锄草的农具。推车：指用手推车，不用马拉。

28 传说尧、舜、禹时实行“禅让”制，尧年老让位于舜，舜年老让位于禹，即所谓“揖让而传天下”。揖让，拱手让位。按，韩非所说的揖让，史有其事，但是他认为上古因为“物多”而揖让，却是不对的，上古物并不多，只是因为当时为原始社会，尚未进入阶级社会，所以禅

让。

29 高：这里是“以……为高”的意思，推崇。 惠：仁爱。

30 道：称道，称赞。

31 推政：象手推车那样的过时的、陈旧的政治，指古代的统治方法。

32 多事：事情复杂。

33 循：遵循。 轨：车辙，比喻办法，规矩。

【译述】

现在国君推举没有实际用处的巧辩的言论，尊重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要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象孔子、墨子那样博学、机智、雄辩，可是孔子、墨子不从事耕作，那么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象曾参、史鰌那样讲究孝道、不追求名利，可是曾参、史鰌不参加作战，那么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设置法令是为了引导百姓的，却又推崇文学，这样百姓对于遵守法令就会产生怀疑；赏赐功劳是为了鼓励百姓的，却又推崇修洁的行为，这样百姓对于生产财利就会懒惰起来。看重文学，使法令受到怀疑，推崇修洁的行为，违背功利的原则，要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腰带上插着笏板，拿着干戚舞蹈，敌不过有方、铁钺的攻击；讲究繁文缛节的礼仪，赶不上严格地训练士卒；奏着《狸首》的乐章演习射礼，挡不住强劲的弓弩的急射；捍卫城邑、抵抗冲车，比不上堆土山、挖地道和埋伏烟火的攻城战术。古人敬重道德，中世在智谋上竞争高低，当今在气力上较量强弱。古时候事情少，设备简单，质朴简陋而不完善，所以有用蚌壳做的锄草农具并且用手来推车。古时候人少而彼此亲爱，财物多而大家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让给别人。既然这样，那么实行禅让，推崇仁慈惠爱，称道宽仁忠厚，就都是象用手推车一样，是过了时的政治。身处事情复杂的时代，却用古代事情单纯的时代的器具，这就不是聪明人的

举措；正当大争的社会，却要遵从禅让的规矩，这就不是圣人的治国方法。

法所以制¹事，事所以名²功也。法有³立而有难，权⁴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⁵，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⁶，甲兵⁷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为人见其难，因释⁸其业，是无术之士也。

【注释】

- 1 制：规定。
- 2 名：表明，显示。
- 3 有：能。
- 4 权：权衡，衡量。
- 5 拔：攻下。千丈之都：指每边有五里多长的城墙的城市。
- 6 “乘”字当是“垂”字之误，义为“三分之一”（高亨说）。
- 7 甲兵：武器装备。甲，铠甲。兵，兵器。
- 8 释：放弃。

【译述】

法制用来规定事情的准则，事情用来显示功利。法制能建立，可是有困难，估计它的困难，能使事情办成，那就建立；事情能办成可是有不利的一面，权衡它的害处，功利多于害处，那就去办。没有阻难的法制，没有害处的功利，天下是没有的。因此，攻克一个大都城，击败十万敌军，即使自己方面伤亡三分之一的军队，武器装备有损失，士卒伤亡，可是仍然庆贺打了胜仗，获得了土地，这是因为付出的代价小而得到的利益大。……有人看到困难的一面，就放弃要做的事，这是没有能耐的人。

五 蠹 节录

【提要】蠹，就是蛀虫。五蠹，指五种为害国家的人，即“学者”（主要指儒家）、“带剑者”（游侠）、“言谈者”（主要指纵横家）、“患御者”（依附豪门贵族，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经营工商业的人），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是法治的破坏者，国家的蛀虫，“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这是韩非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重要论文。

本文中的军事思想可归纳为下列几点：第一，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的日渐增多，社会财富相对减少，于是人们之间发生争夺，产生了社会矛盾和战争。这可以看作他的战争起源论。但是这种解释并不科学。第二，韩非认为，不同的时代应当有不同的治国方法，“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今”是“争于气力”的时代，只有去掉仁义、智辩，实行耕战，增加实力，达到国富兵强，才能自立自存。第三，韩非持性恶论的观点，认为百姓“皆就安利如（而）辟危穷”，臣民所追求的私利与公利（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国君必须坚决赏功罚罪，“斩敌者受赏”，“拔城者受爵禄”，而且赏要“厚而信”，罚要“重而必”，使人们耕可以得富，战可以得贵。这样，臣民才能够为国家尽力，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从而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伟大功业。第四，韩非对于纵横家合纵、连横的主张作了尖锐的批判，认为无论“事大”还是“救小”，其结果都将是亡地、乱政、败军，得到好处的只是纵横家。国家要富强，必须加强内部的治理，外力是靠不住的。“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

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才是正确的做法。

古者丈夫¹不耕，草木之实²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³也。不事力而养足⁴，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⁵。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⁷。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⁸。

【注释】

1 丈夫：泛指男子。

2 实：果实。

3 衣：用作动词，当“穿”讲。

4 事力：从事劳动。 养足：供应充足。

5 自治：自然安定。

6 大父：祖父。

7 这是韩非对社会矛盾和战争起源所作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是不科学的，因为社会矛盾和战争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人口增多、物资不足造成的。

8 倍赏：加倍地赏赐。累（lěi）罚：罚上加罚，即加重处罚的意思。

【译述】

古时候，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就足够穿了。不用花费气力从事劳动而供养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富余，所以人民之间没有争夺。因此，不实行厚赏，不施用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少，劳动艰苦而吃用的供养不足，所以人民就要相互争夺。即使加倍赏赐、严加处罚也避免不了纷乱。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¹，地方²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³，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⁴，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⁵。荆文王⁶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⁷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⁸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⁹，非道¹⁰也。”乃修教¹¹三年，执干戚¹²舞，有苗乃服。共工¹³之战，铁铈（短）〔矩〕者及乎敌¹⁴，铠甲¹⁵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¹⁶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¹⁷变。。上古竞¹⁸于道德，中世逐¹⁹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²⁰。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²¹，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²²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²³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²⁴。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²⁵国也。去偃王之仁，息²⁶子贡之智，循²⁷徐鲁之力，使敌万乘²⁸，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²⁹。如欲以宽缓之政³⁰，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驽马³¹，此不知³²之患也。

【注释】

1 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武王的父亲。丰：地名，在今陕西户县东北，文王自岐山之下迁都于丰。镐（hào浩）：地名，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水以东，武王自丰迁都于镐。

2 方：方圆，指面积。

3 怀：感化。西戎：周代我国西北方的少数民族。

4 徐偃王：徐国的国君，与周穆王同时。徐国在今江苏泗洪县一带。汉东：汉水以东。

5 朝：诸侯进见天子叫朝，这里指诸侯进见偃王，表示对他的尊敬。三十有六国：即三十六国。古代汉语在整数和零数之间习惯于加“有”，即“又”字。

6 荆文王：即楚文王。楚文王为春秋时楚国国君，不与徐偃王同

时，有人说“文”字可能是衍文，也有人说楚国也可能还有另一个楚文王。荆，楚国的别称。

7 世：时代，社会。异：不同。

8 有苗：也称三苗，是我国古代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

9 上：通“尚”，崇尚。厚：充分。行武：使用武力。

10 道：办法，这里指正确的办法。

11 修教：整顿教化，即加强德教和精神感化。

12 干(gān甘)：盾牌。戚：一种象斧的兵器。按，以干戚做舞具是表示偃武修文、用礼乐感化人。

13 共工：古代神话中的人物，这里是古代部落的名称。

14 钺(xiān先)：兵器名，形状象铁铤。矩：原作“短”，据别本改。字通“巨”，大，长。乎：于，到。

15 铠(kǎi楷)甲：打仗时穿的护身衣，用皮革或金属制成。

16 干戚：这里是“执干戚舞”的意思。

17 备：事先的准备，引申为“措施”“办法”。

18 竞：竞争。

19 逐：角逐，较量。

20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善辞令。说(shuì税)：游说，劝说。

21 子：对人的尊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您”。辩：有口才，这里是“说得有理，动听”的意思。

22 斯：这。

23 去：距离。门：城门。

24 削：削减，土地被割。

25 持：保有，保全，维护。

26 息：停止。

27 “循”与“脩”形近，是“脩”的误字。脩，通“修”，整顿，加强。

28 敌：抵抗。万乘(shèng剩)：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乘，兵车。

29 新故异备：新旧措施应该不同。

30 宽缓之政：宽大和缓的政治，指儒家提倡的仁政。

31 辔(pèi佩)：马笼头和缰绳。策：马鞭。御：驾御。驷(hàn汉)马：烈马。

32 知：通“智”。

【译述】

古时候，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占有方圆百里的土地，施行仁义而感化西戎，终于称王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东面，占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拜。楚文王恐怕他危害自己，发兵攻打徐国，于是灭掉了徐。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国家应做的事情就不同。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服，禹准备去攻打它，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而去使用武力，这不是正确的做法。”于是加强感化的工作，经过三年，拿着盾和斧做道具来跳舞，苗族才臣服了。在共工之战中，铁钺长的就能刺到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就被敌人刺伤了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拿着盾、斧舞蹈的感化手段，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不同了，办法也要跟着改变。上古的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赛高低，中古的时候在智谋上相互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强弱。齐国准备攻鲁，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您说的话不是没有说服力，但是我们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讲的道理。”于是发兵攻打鲁国，把边界线划到了距离鲁国都门只有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侵略。由此说来，这种施行仁义、机智善辩的行为，是不能用来保全国家的。如果去掉偃王的仁义，抛开子贡的机智，加强徐鲁两国的实力，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两国的

欲望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措施也应该两样。如果想用宽仁和缓的政策来治理紧急时代的人民，就好象没有缰绳马鞭而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的祸害。

布帛寻常¹，庸人不释；铄金百溢²，盗跖不掇³。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⁴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⁵，使民利之⁶；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⁷，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⁸，行诛无赦；誉辅⁹其赏，毁¹⁰随其罚，则贤不肖¹¹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¹²；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¹³；……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¹⁴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¹⁵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¹⁶立而公利灭矣。

【注释】

1 帛：丝织品的总称。 寻常：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

2 铄（shuò硕）：熔化。 溢：通“镒”（yì义），重量单位，二十四两一镒，一说二十两为一镒。

3 跖（zhí直）：春秋末年奴隶起义领袖，统治阶级诬蔑他为盗。 掇（duō多）：拾取。

4 必：一定要实行。

5 信：讲信用，说到做到。

6 利之：以之为利，认为它有利。

7 一：统一。 固：固定。

8 迁：变更，变动。

9 誉：荣誉。 辅：帮助，配合。

10 毁：恶名。

- 11 不肖(xiào孝)：德才庸劣。
12 卑：鄙视。 士官：即“仕官”，做官。
13 少：轻视。 家业：家产。
14 不战功：不作战立功。
15 说：通“悦”。
16 私行：个人的品行，即上文的“贤能之行”。

【译述】

十来尺布帛，普通人见了都不肯放过；熔化着的一百镒黄金，即使盗跖也怕烫手而不敢去捡。不一定受害，就不肯放弃十来尺布；一定会烫伤手，一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捡。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严格施行刑罚。因此，奖赏最好要丰厚，而且说到做到，使百姓感到有好处；刑罚最好要严厉，而且一定施行，使百姓畏惧它；法律最好要统一，而且固定不变，使百姓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施行刑罚不随意赦免；给予奖赏的人同时给以荣誉，实施刑罚的人同时加以恶名，那么德才好的人和德才差的人都会竭尽全力去做事。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耕作努力给他奖赏，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不从事耕作而得到衣食，却说他有能耐；没有军功而得到尊贵，却说他品德好；这种“贤能”的行为成功了，可是国家的兵力就削弱了，土地就荒芜了。君主喜欢这种“贤能”之行，却忘记了兵力削弱、土地荒芜的祸害。这样，个人“贤能”的品行树立了，而国家的利益却被破坏了。

儒以文¹乱法，侠以武犯禁²，而人主兼礼³之，此所以乱也。……楚之有直躬⁴，其父窃羊而谒⁵之吏，令尹⁶曰：

“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⁷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⁸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⁹。仲尼¹⁰

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¹¹。”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¹²。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¹³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¹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¹⁵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¹⁶之福，必不几¹⁷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¹⁸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¹⁹之说；坚甲厉兵²⁰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²¹；富国以²²农，距²³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²⁴。举行²⁵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²⁶，所利²⁷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²⁸，而游学者²⁹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

1 文：文学，指儒家的经典文献，《诗》、《书》、礼、乐等。

2 侠：游侠、刺客，即文中所说的“私剑”、“带剑者”。武：勇猛。

3 礼：以礼相待，尊敬。

4 直躬：人名，因为他行为正直，被称为“直躬”。又按，此句“之”字当是“人”字的讹误。

5 谒(yè业)：报告。

6 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

7 报：判决罪人。

8 暴子：逆子，不孝之子。暴，凶狠。

9 北：败逃。

10 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

11 莫之养：莫养之，没有人供养他。

12 上之：使他居上位，做官。

13 背臣：逆臣。

14 不上闻：不再向上报告。

15 举：推举，称扬。

16 社稷：国家的代称。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古代国家都立庙祭祀社稷，故用社稷代称国家。

17 几：通“冀”，希望。

18 高：这里是“认为……高”的意思。

19 兼爱：当作“兼爱”，墨子主兼爱说，反对战争，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

20 厉兵：把兵器磨锋利。厉，磨。

21 荐绅之饰：指儒者所穿的宽袍大带的服饰。荐，通“搢”（jìn晋），插。绅，衣带。朝见天子时把笏插在衣带里，故称“搢绅”。

22 以：依靠，凭借。

23 距：通“拒”，抵御。

24 属：类。

25 举行：举止行动，指上面的行为。

26 介士：甲士，披甲的兵士。介，即甲，铠甲。

27 所利：给予利益的人。

28 服事者：指从事耕战的农民和兵士。简：怠慢，荒废。

29 游学者：指儒者和游侠。

【译述】

儒生用《诗》《书》礼乐搅乱法制，游侠凭着勇武违犯法令，可是君主对他们都很尊敬，这是国家混乱的原因。……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向官府告发，令尹却说：“杀死他。”因为他对君主正直无私而对父亲却是不孝，所以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忠直的臣子竟是父亲的逆子。有个鲁国人跟随君主作战，三次作战，三次败逃。仲尼问他什么原因，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仲尼认为是孝子，就推举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国君的逆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好情就

没有人向上报告；仲尼赞赏败逃的人，鲁国人作战就轻易地投降和逃跑。君上和臣下的利害是这样的不同，而君主同时称赞这两种人的行为，却还想求取国家的福利，这是一定没有希望的。……

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奖赏杀敌有功的人，却推崇仁慈的行为；给攻克城池的人官爵俸禄，却信奉兼爱的学说；使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赞美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强靠农民，抵抗敌人靠士卒，却尊崇诵读《诗》《书》的儒生；抛弃敬君主奉公法的人，却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照这样做，国家的太平强盛是不能得到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侠士，战争来了却使用兵士，给予利益的人不是所需用的人，所需用的人不是给予利益的人。因此，从事耕战的人就放松了自己的职业，而游侠、儒生一天天多起来，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¹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²。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³。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⁴，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⁵，归禄⁶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⁷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⁸，藏商、管之法⁹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¹⁰者寡也。境内皆言兵¹¹，藏孙、吴之书¹²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¹³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¹⁴；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¹⁵。夫耕之用力也劳¹⁶，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¹⁷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

力¹⁸。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¹⁹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²⁰，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²¹于法，动作者²²归之于功，为勇者²³尽之于军。是故无事²⁴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²⁵。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蹙²⁶，超五帝、侔三王者²⁷，必此法²⁸也。

【注释】

1 当（dàng荡）：适当，恰当。

2 责：求。功：成效。

3 谈言者：当作“言谈者”，下文可证。言谈者，长于辞令的人，指纵横家。周：切合。

4 行身者：重视自身修养的人。行身，立身，处世。高：清高。

5 退处岩穴：退隐山林。岩穴，山洞。

6 归禄：归还国君给的俸禄，指辞官不做。

7 术：办法，做法。

8 言治：谈论治理国家。

9 商、管之法：指商鞅、管仲谈法律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管子》八十六篇。详见本书《商君书》介绍和《管子》介绍。

10 耒（lěi磊）：古代的一种农具。

11 兵：军事。

12 孙、吴之书：指孙武、吴起的军事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八十二篇，《吴起》四十八篇。今本《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孙，孙武，春秋时齐国人，在吴国为将，著名军事家。吴，吴起，战国时卫国人，先后在鲁、魏、楚做官，著名军事家。

13 被甲者：穿铠甲的战士。被，同“披”。

14 无用：指无用的言行。

15 上：君上，国君。

16 劳：劳苦。

17 孰：谁。

18 事智：从事智力活动，指“修文学，习言谈”。用力：指从事耕、战。

19 书简：书籍。古代无纸，把文字写在竹简上，所以称“书简”。

20 捍：通“悍”，强悍。

21 轨：合，遵循。

22 动作者：从事各种活动的人，指商人、手工业者。

23 为勇者：从事勇力的人，指游侠、刺客。

24 无事：指没有战争和动乱。

25 王资：称王的资本。

26 畜：通“蓄”，积累。承：通“乘”。叠：通“衅”，缝隙，这里指弱点。

27 五帝：一般指黄帝、颡顼(zhuānxū专虚)、帝嚳(kù库)、尧、舜。侔(móu谋)：相等，齐等。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禹、汤和文王、武王。

28 法：办法。

【译述】

现在君主对于言论，只是喜欢它的巧辩动听而不讲求它是否得当；对于用人去做事，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做事的实际成效。因此天下从事游说的人，就尽量说得巧辩动听，而不切合实用。所以称扬“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了朝廷，而国家的政局却不能免于混乱；重视自身修养的人争相做清高的事情，却与国家提倡的耕战事业背道而驰。因此有才智的人就退隐山林，辞去爵禄，而国家的兵力就不能免于削弱了。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所称赞的，君上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那些办法。现在国内的人民都在谈论治国的方法，家家户户收藏着商鞅、管仲的著作，可是国家越发贫困，这是因为空谈耕种的人多，实际拿农具耕种的人少。国内的人都在谈论军事，家家

户户收藏着孙武、吴起的兵书，可是国家的兵力越发削弱，这是因为谈论战争的人多，实际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他们的力气，而不听他们的谈论；奖赏他们的功劳，坚决禁止无用的言行；所以人民能竭尽死力来听从君主。耕种费力，是很劳苦的，可是人民愿意干，说是可以得到富有；战争是很危险的事，可是人民愿意干，说是可以得到尊贵。现在研究儒学，讲习游说，却是没有耕种的劳苦而能得到富有的实惠，没有作战的危险而能得到尊贵，那么哪个人不愿这样做呢？因此，一百个人从事智辩活动，而只有一个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制就要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弱，这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的国家，不要文献典籍，就用法令做教材；不要先王的言论，就用官吏做教师；不要游侠刺客的强悍，而以能上阵杀敌为勇敢。因此，国内的人民，那些谈说的必须遵守法令，从事各种活动的都必须回到农业生产中去，从事勇力的都把勇气用到作战上。这样，没有战争的时候国家就富足，一旦发生战争，兵力就强大。这就叫做成就王业的资本。既然积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而利用敌国的弱点，去建立超越五帝、等同三王的功业，就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¹，言谈者为势²于外，外内称³恶，以待⁴强敌，不亦殆⁵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⁶，则有仇讎之忠⁷，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⁸，则举图而委⁹，效玺¹⁰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

则失天下¹¹，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¹²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¹³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¹⁴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¹⁵，事败则以富退处¹⁶。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为不用赠缴之说¹⁷，而侥幸其后¹⁸！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¹⁹。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²⁰，小可以安²¹。”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²²；强则能攻人者也，治²³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用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²⁴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²⁵。”此言多资之易为工²⁶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²⁷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²⁸，期年而举²⁹；卫离魏为衡³⁰，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³¹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³²，致³³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³⁴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³⁵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³⁶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³⁷。此必不亡之术也。舍³⁸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³⁹，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⁴⁰也。

【注释】

- 1 士民：这里主要指儒者、游侠。纵恣：放肆，指违法乱禁。
- 2 为势：发展权势。
- 3 称：举，行。

4 待：防备。

5 殆（dài代）：危险。

6 有分（fèn奋）：参与。从衡：即“纵横”，指合纵、连横。山东六国的位置是南北方向，所以六国联合抗秦叫合纵；秦国在西，六国在东，所以秦与六国分别联合，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叫连横。

7 仇讎（chóu仇）：报仇。仇，这里用作动词，报复。讎，仇恨。忠：通“衷”，私衷，心思。

8 实：实际作用、效果。一说，这句的“未”字为衍文，“实”义为“实际行动”，这是错的。

9 图：地图。委：托付，交给。

10 效：献。玺（xǐ洗）：印。按，效玺是称臣的意思。

11 失天下：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

12 外权：国外的权势，外力。士：通“仕”，做官。

13 内重：国内的权势。

14 封土，即封地。

15 长重：长期受到重用。

16 退处：退隐，隐居。

17 孰：何。矰（zēng增）缴（zhuó卓）之说：比喻纵横家的游说辞就象矰缴一样可以猎取权势富贵。矰缴，带丝绳的短箭，用来射鸟，射出后，箭可以收回。

18 侥幸其后：指事败后能侥幸免祸。

19 以：因为。浮说：夸夸其谈。浮，虚浮。

20 大：指收效大。王（wàng旺）：称王，统治天下。

21 安：保证国家的安全。

22 不可攻：不能被人攻破。

23 治：治理得好，安定。

24 鄙谚：通俗的谚语。

25 贾（gǔ古）：做买卖。

26 工：通“功”，成功。

27 希：通“稀”，稀少。

28 周去秦为从：前二五六年，秦军攻韩、赵，山东各国合纵抗秦，西周君参与了这次合纵的行动，秦便攻西周，西周君被迫把三十六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周，前三六七年周分裂成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西周都河南（今洛阳市）。去，离开。

29 期(jī基)年：一周年。 举：攻陷，这里是“被攻陷”的意思。

30 卫离魏为衡：卫依附魏，后来背离魏，与秦连横，前二五四年被魏灭亡（详见杨宽《战国史》第二版三六一页）。卫，诸侯国名，在今河南濮阳一带。

31 使：假使。

32 尽其地力：充分利用土地的潜力。

33 致：这里是“诱导”的意思。

34 天下：指各诸侯国。

35 伤：损伤。

36 顿：困顿，劳困。

37 裁：制裁。 弊：疲惫。

38 舍：抛弃。

39 道：从，行。 必灭之事：指合纵、连横。

40 振：挽救。

【译述】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者、游侠在国内肆意违法犯禁，纵横家们在国外发展自己的权势，他们内外作恶，以此来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所以群臣中谈论外交的人，不是参与了合纵、连横的一伙，就是有报私仇的心思，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所谓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所谓连横，就是奉事一个强国去攻打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奉事大国，一遇到敌人来攻就会遭殃。”奉事大国不一定有实际作用，却要拿着本国的地图交给大国，献上国家的印信来请兵援助。献上地图，割让土地，土地就削减了，献上印信，国君的名声就低

下了；土地削减，国家就要削弱，声名低下，政治就要混乱了。奉事大国实行连横，还没看到好处，却已经丧失了土地，弄乱了政治了。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去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这样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国君的声名也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实际作用，却先要出兵抵抗大国了。救小国不一定能保存它，而攻打大国却不一定没有疏忽；一有疏忽，就要被强国挟制了。出兵进攻，军队吃败仗；退守防御，城池又会被攻克。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没看到好处，土地却已经丧失，军队已经吃了败仗了。因此，奉事强国，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就会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那些主张合纵的人就依靠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有得到一点儿好处，而那些从事合纵、连横的人封地、厚禄却弄到手了；君主地位降低了，臣子的地位却尊贵了；国家的土地削减了，臣子个人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纵横家凭着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他们就靠着获得的财富隐居起来。君主听信了主张合纵、连横的臣下的议论，事情还没成功，就把他们的官爵、俸禄提得很高；事情失败了，又不处罚，那么那些游说的人，为什么不用花言巧语猎取功名，而于失败后侥幸免祸呢？所以国家破亡的君主，就是因为听信了游说者虚浮的言词。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利和私利，辨别不出正确言论和错误言论，而且在事败之后又不能坚决实行处罚。纵横家都说：“搞外交，收效大就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也可以保住国家的安全。”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攻打别人；而所谓保住安全，是说不会被别人攻破。所谓强，是说能攻打别人；所谓治，是说不会被别人攻破。治和强不能在外交活动中求取，搞好内政才会有治、强。现在不在国内实行法和术，而把心思、智谋用在外交上，那是不会达到治强的。

民间的谚语说：“袖子长才好跳舞，本钱多才好做生意。”这是说本钱多才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就容易想办法；弱小、混乱，就难以出计谋。所以，在秦国当政的人，就是多次变更计谋也很少失败；而在燕国当政的人，变化一次计谋也很少成功。不是在秦国当政的人一定聪明，在燕国当政的人一定愚笨，是因为秦燕两国安定或混乱的条件不相同。所以，周国背离秦与诸侯搞合纵，一年的时间就被消灭了；卫国背离魏与秦搞连横，半年的时间就灭亡了，这就是说周灭亡于合纵，卫灭亡于连横。假使周、卫不急于实行合纵、连横的计策，而认真地搞好国内的治理，彰明法律禁令，坚决实行赏罚，充分发挥地力以便增加财富的积累，诱导人民拼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即使夺取了它们的土地，也得不到多少利益；进攻它们，却要受到很大的损伤，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也没有哪个敢使自己的军队困在这样坚固的城下，而让强敌乘自己的疲敝来攻击。这才是使国家一定不亡的办法。丢掉一定不会亡国的办法，而去做一定会亡国的事情，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方面无计可施，内政方面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也就不可挽救了。

民之政计¹，皆就安利如辟危穷²。今为³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⁴，家困而上弗论⁵，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⁶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⁷，解舍完则远⁸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⁹，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¹⁰。

【注释】

1 政计：通常的打算。政，通“正”。

2 就：趋近，追求。如：而。辟：通“避”。

3 为：使。

4 汗马之劳：指作战的劳苦。汗马，战马奔跑而出汗。

5 弗论：不过问，不关照。

6 安得：哪里能够。

7 完：全。解舍：免除徭役、兵役。一说，完，修治；解舍：官署房屋。解，通“廨”。

8 远：远离，避开。

9 赂：财物。袭：因依，依附。当涂者：当权者。涂，通“途”。求得：愿望得到满足。

10 公民：为公之民。公，指国家。私人：依附私门的人。

【译述】

人们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要他们去作战，前进就可能被敌人杀死，后退就要受军法制裁，那他们就危险了。丢下个人的家事，而一定要受作战的劳苦，家庭困难而君主又不闻不问，那他们就会穷困了。面临穷困和危险的境地，人们哪能不设法逃避呢？所以人们就去投奔豪门贵族，为他们效力，以求得完全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有了安全。用钱财贿赂当权的官吏，依附他们，就可以满足个人的要求，要求满足了就有了个人的安全。个人的安全是利益之所在，人们哪能不追求？因此，为国家出力的人少，而依附私门、逃避作战的人就多了。

显 学 节 录

【提要】这篇文章批判了儒、墨“显学”，全面阐述了法治思想，是《韩非子》的重要篇章之一。

文章说，君主要想使人民“疾战距敌”，就要“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来赏赐“斩首之劳”，而不去供养儒生、侠士。

韩非鲜明提出“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即将相必须来自基层，“试之官职，课其功伐”，让他们经过实际的锻炼和考验，根据其表现来提升，这样才能选拔出得力的人才，搞好军政的治理。

文章透彻地阐述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说明了必须以法治民、治军的原因。同时说明，无论对内对外，国家都必须有实力，有了“威势”才能制止暴乱。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¹，不处军旅²，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³，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⁴，以为轻物重生⁵之士也。夫上所以陈⁶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⁷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⁸，不可得也。藏书策⁹，习谈论，聚徒役¹⁰，服文学¹¹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¹²也。”夫吏之所税¹³，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¹⁴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¹⁵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¹⁶，执操不侵¹⁷，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¹⁸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¹⁹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²⁰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

【注释】

1 义：行为的准则。 危城：指有战事的城市。

2 处：置身。 军旅：军队。

3 易：交换。 胫（jìng净）：小腿。 按，“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是道家学者杨朱的观点。

4 贵：用为动词，“以……为贵”的意思。 高：用作动词，“以……为高”的意思。

5 重生：以生命为贵，看重生命。

6 陈：陈设，摆出。

7 死命：献出生命。

8 索：求。 出死：冒着生命危险。 重：重视。 殉上事：为君主的事而牺牲生命。

9 策：通“册”，古代把字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编连成书，叫策。

10 徒役：门徒。

11 服：习，从事，这里是“研究”的意思。 文学：文献，典籍，指儒家的《诗》《书》等。

12 道：原则。

13 所税：征税的对象。

14 学士：指儒者、墨者。

15 疾作：积极耕作。疾，急切。]

16 参明：高明。参，高。

17 执：守。 不侵：不容侵犯。

18 自好（hào浩）：自爱，自尊。

19 家斗：私斗，指游侠为了个人和同党的声名、利益而与人格斗。

20 距：通“拒”，抵抗。

【译述】

现在这里有人，行动准则是不进入危险的城市，不置身于军队之中，不能用天下的大利换取他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君主必定因而敬重他，敬重他的见识，推崇他的行为，认为他是轻视身外之物，重视自己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拿出肥沃的土地、高大的住宅来赏赐，设置官爵、俸禄，为的是换取人民能在战场上拚死效命。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外物爱惜生命的人，却想求得人民出生入死，重视为君主的事牺牲生命，是不可能的。有人收藏书册，学习辩论，聚集门徒，钻研《诗》《书》礼乐，而议论朝政，游说君主，君主必定因而敬重他，说：“尊重贤士，是先王的原则。”官吏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养的，却是学士。对种田的人则收重税，对学者则给重赏，这样却想求得人民努力耕作，而少发高谈阔论，

是不可能的。有人讲求气节，标榜高明，坚守节操而不容侵犯，听到有人讲怨恨他的话，一定立即拔剑而起，君主必定因而敬重他，认为这是自尊自重的人。杀敌立功的人不赏赐，而勇于私斗的人却尊荣显贵，这样却想求得人民积极作战、抗拒敌人，而不搞私斗，是不可能的。

澹台子羽¹，君子之容²也，仲尼几而取之³，与处久而行不称⁴其貌。宰予⁵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⁶。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⁷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⁸。今之新辩滥乎⁹宰予，而世主之听眩¹⁰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¹¹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¹²之辩，而有华下之患¹³；赵任马服¹⁴之辩，而有长平之祸¹⁵；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¹⁶，区冶¹⁷不能以必剑；水击鹄¹⁸、雁，陆断驹¹⁹马，则臧获²⁰不疑钝利。发齿吻〔相〕形容²¹，伯乐²²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²³，则臧获不疑驽²⁴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²⁵，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²⁶，猛将必发于卒伍²⁷。夫有功者必赏，则臧禄厚而愈劝²⁸；迁官袭级²⁹，则官职大而愈治³⁰。夫爵禄大³¹而官职治，王³²之道也。

【注释】

1 澹（tán谈）台子羽，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鲁国人，孔子的学生。

2 容：容貌，仪表。

3 仲尼：即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几（jī基）：观察。取：选中，看中。

4 称（chèn衬），相称。

5 宰予，字子我，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善于言辞。

6 充：实，足。这里是“相当”、“及得上”的意思。 辩：口才。

7 失：失误，出差错。

8 失实：不符合实际。 声：这里指感叹之声。

9 滥：超过。 乎：于。

10 眩（xuàn绚）：迷惑，糊涂。

11 焉得：怎么能。

12 孟卯：又作芒卯、昭卯，曾做魏国的将军、相，有口才。

13 华下之患：前二七三年，魏遣孟卯率兵攻韩，秦将白起来救，在华阳大败魏军，斩首十五万，孟卯逃走，魏割地求和。华下，即华阳，在今河南密县东北。

14 马服：赵国将领赵奢以功被赵王赐封马服君，这里是指他的儿子赵括。赵括是个纸上谈兵的人物，能夸夸其谈，但没有实战经验。

15 长平之祸：前二六〇年，秦军攻赵，相持于长平，赵王中了秦将白起的反间计，让赵括代廉颇为将，结果赵军大败，赵括战死，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

16 锻锡：指锻剑时所掺的锡。 青黄：指锻剑时的火色。

17 区（ōu欧）冶：即欧冶子，春秋时越国人，铸剑能手。

18 鹄（hú胡）：鸟名，俗称天鹅。

19 驹：小马。

20 臧（zāng赃）获：奴婢。

21 发：打开，这里是“掰开”的意思。 吻：嘴唇。 “相”字原无，据一本增。 形容：形貌，外形。

22 伯乐：春秋时人，善于相马。

23 末涂：路途的终点。涂，通“途”。

24 弩（nú奴）：劣马。

25 课：考核，试验。 伐：功劳。

26 州部：低级行政机构。州，周代民户编制。五党为州，每州两千五百家。

27 发：起。 卒伍：军队的基层编制，一百人为卒，五人为伍。

28 劝：鼓励。

29 迁：升。 袭级：晋级。袭，加。

30 治：治理得好。

31 “大”字当作“厚”（陈奇猷说）。

32 王（wàng旺）：用作动词，称王。统治天下。

【译述】

澹台子羽，有君子的仪表，仲尼凭观察看中了他，可是和他相处久了，就发现他的行为和仪表不相称。宰予的谈吐，高雅而有文采，仲尼凭观察看中了他，可是和他相处久了，就发现他的见识赶不上他的口才。所以孔子说：“根据仪表取人嘛，在子羽身上出了差错；根据言谈取人嘛，在宰予身上出了差错。”所以，凭着仲尼那样的聪明，尚且有看人不符合实际的感叹。现在新出现的辩说之辞又超过了宰予，而君主听起话来又比仲尼糊涂，由于喜欢那个人的言辞，就任用他做官，那怎么能没有差错呢？因此，魏国信任孟卯的口才，结果遭到华阳城下大败的灾难；赵国信赖赵括的口才，结果发生长平惨败的祸患；这两件事，都是信任辩才的过失。单看锻剑时掺锡的多或少，火色的青或黄，就是区冶子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在水上能够砍断鹄和雁，在陆上能够斩断大小马匹，即使奴隶也不会怀疑剑的钝利。只是掰开马嘴看牙齿，端详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断定马的优劣；给一辆车，套上马，看看马跑到终点时的情形，即使奴隶也不会怀疑马的好坏。只看人的容貌服装，只听他的言谈辞令，就是仲尼也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有德才；给他一个官职加以试用，考核他能不能立功，即使普通人也能分清他是愚笨还是能干。所以，明智的君主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中提升起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中选拔出来的。对有功劳的人一定给予奖赏，那么官爵越高俸禄越厚就越能使人受到鼓励；按功劳大小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大就越

能治理得有成效。官吏们爵位高、俸禄厚而都尽职把政事办好，这是称王天下的途径。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¹，吾弗入贡而臣²；关内之侯³，虽非⁴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⁵。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⁶。夫严家无悍虏⁷，而慈母有败⁸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注释】

1 敌国：实力相当的国家。敌，匹敌，势均力敌。说，通“悦”。

2 弗入贡称臣：不能使他进贡称臣。

3 关内之侯：即关内侯，战国时期诸侯在其国内封的小侯，有封号，无封地。

4 非：不满，反对。

5 执禽而朝：周代臣子朝见君主主要携带礼物，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执，持，拿。禽，鸟兽的总称。

6 务：从事，致力。力：实力。

7 严家：管教严厉的家庭。悍：凶暴。虏：奴隶。

8 败：坏，这里是“不成材”的意思。

【译述】

所以势均力敌的国家，它的君主即使称赞我仁义，我也不能使他进贡称臣；关内侯即使反对我的行事，我也能迫使他拿着礼物来朝拜。所以力量强大别人就会来朝拜，力量弱小就要向别人朝拜。因此，明智的君主致力于增强自己的实力。管教严厉的家庭没有凶悍的奴仆，而慈爱的母亲却有不成材的儿子，我由此知道威严之势可以禁止暴行，而仁德再多也不能制止祸乱。

心 度 节录

【提要】这篇文章着重论述民心与法度的关系，所以取名

“心度”。

这里选的两段，第一段提出“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兵战其心者胜”，就是认为在打仗之前，通过严明的赏罚，要使人民适应于战争，树立起战争观念，以便奋力作战立功。能否作到这一点，关系到国家的强弱。第二段提出“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就是不抱着外敌不来侵扰的幻想，而要“越力于地”，“起力于敌”，把本国的力量动员到耕、战上，做到国富兵强，使敌人不能侵扰。这样才能成就王业。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¹，不从²其欲，期³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⁴，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⁵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⁶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⁷。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⁸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⁹，兵战其心者胜¹⁰。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¹¹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¹²，专举¹³公而私不从，赏告¹⁴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

【注释】

- 1 度（duó夺）：考虑，计量。 本：根本。
- 2 从：通“纵”，放纵。
- 3 期：期望，要求。
- 4 其：指代“圣人”。 之：指代“民”。
- 5 胜：胜过，超过，这里指刑罚能控制住人民。
- 6 劝：勉励，努力。
- 7 萌：萌芽，发生。
- 8 服战：使适应于战争。服，习惯，适应。
- 9 禁先其本：即“禁奸于未萌”。本，本性。
- 10 战其心：使他们心里树立起战争的观念，心乐战争，而“服战于

民心”。

11 先战：即先“兵战其心”，然后战争。

12 一：统一。一说“一民心”与下句“专”字连读，“一”为衍文，此说可通。

13 举：推举，推崇。

14 赏告：赏告奸的人。

【译述】

圣人治理人民，是从根本上来考虑的，不 放 纵 他们的欲望，只期望有利于人民而已。所以圣人对他们施用刑罚，并不是憎恶人民，而是爱护他们的根本措施。刑罚能控制住人民，人民就安静；赏赐太滥，奸邪行为就发生。所以治理人民，刑罚能控制住他们，是国家安定的第一件大事；赏赐太滥，是国家混乱的根本原因。民众的本性，是喜欢赏赐滥而不亲服法令。所以，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赏赐公正，那么人民就会奋勉立功；刑罚严明，那么人民就会亲服法令。奋勉立功，国家的政事就无人触犯；亲服法令，奸邪行为就无法发生。所以治理人民，要把奸邪行为禁在尚未发生的时候；用兵打仗，要使人民的思想在打仗之前就适应于战争。在他们的本性表现出来之前就加以禁止的，国家安定；在打仗之前使他们心里树立起战争观念的，作战能获胜。圣人治理人民，治理赶在前头，所以国家强大；战争观念树立在前头，所以作战能获胜。国家大事要致力于治理在前头、战争观念树立在前头而使人民思想专一，推崇合于公利的事而不放纵私欲，奖赏告奸的人而使奸邪的行为不发生，明定法度而使国家的治理不烦乱。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强盛，不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衰弱。

能越¹力于地者富，能起²力于敌者强，强不塞³者王。
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⁴。故王术不恃外之不

乱也⁵，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⁶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⁷于不乱之术。……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⁸，王可致⁹也。

【注释】

- 1 越：发扬，发挥（依《韩非子校注》）。
- 2 起：发动，调动。
- 3 塞：堵塞。
- 4 此句疑本在“强不塞者王”下，下文承以“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依王焕镛说）。
- 5 王（wàng 旺）术：称王天下的方法。术，方法，策略。恃：依靠，指望。外：外国，其他诸侯国。
- 6 治立：治民立国。
- 7 适（dí 敌）：专主。
- 8 私：指私学，即儒家等学派的学说。上：通“尚”，崇尚。
- 9 致：得到。

【译述】

能在农业上发挥出力量的国家就富裕，能在战争上调动起力量的国家就强盛，富强不受阻塞，就可以称王于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途径，在于开辟什么堵塞什么，能够堵塞奸邪行为的，必定能称王于天下。因此，称王天下的策略，不指望其他诸侯国不来侵扰，而是依靠自己国家的治理使它们不能够来侵扰。指望外国不来侵扰而治民立国的，国家会削弱；依靠使它们不能够来侵扰而推行法治的，国家就兴盛。所以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专主于使敌国不能来侵扰的方法。……因此立国用民的原则，如果能防止外国侵扰，堵塞私学的流行，而重视依靠自己力量的，就可以做到称王于天下。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六篇。今本分二十六卷，计《十二纪》六十一篇，《八览》六十三篇，《六论》三十六篇，共一百六十篇。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撰，成书在公元前二四一年至前二三九年之间。它是杂家的代表著作。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本为巨商，因扶立秦庄襄王有功，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秦王政（秦始皇）年幼继位，他继任相国，主持朝政，号称“仲父”。王政亲政后，他被免职，后又贬至蜀郡，公元前二三五年自杀。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迅速壮大。吕不韦当政，兼并战争正在加紧进行，由秦国统一中国的前景已经十分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为完成统一大业，为即将出现的新兴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一套完整的策略和理论。尽管本书兼采百家之说，出于众人之手，但它的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吕不韦的政治观点，正如清人徐时栋所说：“其据摭也博，故其言也杂；然而其说多醇而少疵。”我们认为，《吕氏春秋》是以儒家的德义教化融会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物类相同则相感相召的学说为基础，并广泛汲取道、法、墨、兵、农诸家之长。它主张秦国统一天下，主张用兵，主张重农，主张法术刑赏，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以尚德顺民为大前提，尚德顺民是立国之本。这个基本倾向和

秦国的法家传统、秦始皇的政治路线是不相容的。这大概是吕不韦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吕氏春秋》作为在秦王朝建立前夕总结出来的治国的历史经验，却成了取秦而代之的汉代统治者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吕氏春秋》一百六十篇中，有十分之一左右的篇目谈到军事，其中不少是论兵的专著，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顺民说

《吕氏春秋》显然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典籍中反复阐述过的成王业必先得民心的思想。《顺民》一开头就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然后举出越王句践如何通过艰苦的努力来争取民心，因而一举灭吴而成霸业的史例加以证明。《适威》篇还进一步分析了什么叫有民：帝舜原本是布衣而终有天下，是因为有民；夏桀和周厉王身为天子，似乎拥有天下臣民，实际上却是孤家寡人，“有其形不可谓之有也。”

如何才能得民？《吕氏春秋》回答说，爱民才能得民。对人民要“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甚至还需要与人民士卒同劳作、共甘苦（《顺民》）。作者同时认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要求并不多，容易满足。统治者为了争胜天下，不但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民为所用，则兵不在多（《用民》）。

二、上德说

上德，是说治国治兵，应以德义为先，不能专凭威势、巧诈和刑赏。“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上德》）实行了德义教化，在内部，则人民无形之中可以移风易俗，自然而然地前去冲锋陷阵。这就叫做顺天顺情。（《爱士》篇也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

矣。”）对敌国，则山川之险不能阻、孙吴之兵不能抗。所以，“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先己》）这些论述，大抵与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师“仁者无敌”的思想相通。《吕氏春秋》进而提出“先德后武”说（《上德》），把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这两个似乎不可调和的原则说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以补上德说之不足（孟、荀也并不一般地反对战争）。

基于此，《吕氏春秋》认为用兵以信义为主。信义是“百世之利”，巧谋诈术是“一时之务”，不得已而用之（《义赏》、《为欲》），甚至是导致亡国的“末事”（《先己》）。又认为“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用民》）。要体恤民情，爱惜民力，防止滥用威势，避免屡战屡胜反而亡国的悲剧（《适威》）。至于刑赏，对德义而言，也是第二位的；单靠严罚厚赏，则是“衰世之政”（《上德》）。

三、义兵论

这大概是《吕氏春秋》兵论中最精彩、最富于创见、也最能体现编撰这部书的政治目的的内容之一。

（一）出于秦国以武力征服来统一天下的既定方针的需要，作者强调战争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来源已久，是不可禁止的。所以，“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荡兵》）。社会混浊，人民痛苦，最好的救乱之方，就是兴义兵，诛暴君，除民害。它响亮地提出“杀，所以生之也。”的口号（《论威》）。

“攻无道而伐不义”，“福莫大焉，利莫大焉。”正义的战争，简直就是治病救人的良药，而且是天下最好的良药（《荡兵》、《振乱》），这可以看做古代战争颂。

（二）因此，对于墨家的非攻和救守，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攻伐是攻无道，救黎民；救守则损害了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正义事业，助长了夏桀和商纣那样的暴君的罪恶。救守之说一

出，使得恶人侥幸，贤人疑惧；因而这是一种“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的错误理论（《振乱》、《禁塞》）。

（三）《怀宠》篇则从正面分析义兵（包括正义战争和仁义之师两个意思）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的原因。实际上，它可以看作《吕氏春秋》的编撰者对于义兵的一种理想化了的标准或要求。它说：义兵必须师出有名，要公开告示，宣布讨伐的目的是吊民伐罪，“顺天之道”，历数攻伐对象的罪状。义兵必须明确诛杀的对象只是敌国的暴君和“逆天之道”助纣为虐的分子，对协助义兵的人民要厚其俸禄，加官晋级。义兵必须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国不但不烧不杀不抢不夺，而且要分金散财，安抚民众，要“举其秀士”、“选其贤良”，等等。这一切，秦国自然都没有做到，但本文理论上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决胜论

在战略与策略方面，《吕氏春秋》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一）攻乱国，不攻治国。“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作者运用“类同相召”的学说，论证乱国被攻，是祸由自召（《召类》）。

（二）用兵的根本是：必义，必智，必勇。以是否具备义、智、勇三者来检验军队是否可以克敌制胜。义，就是上德、贵义的德义，论之已详。关于智，编撰者提出了“贵因”说。我方的胜利，就是敌方的失误，“胜失之兵，必隐必微，必积必抟。”这就是“贵因”的一种体现。在《决胜》篇里，作者特别强调“勇”，强调“士气”，认为主兵者要熟悉和培养“民气”，“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

（三）快速与先手。《论威》篇说，快速与先手是“决义兵之胜”的根本手段，为了争取先手，就必须以德义教化士兵，使之具有统一的生死观、荣辱观，就必须树立军令高于一

切的观念，就必须使军队具备一种连高山大川也不可阻挡的勇往直前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作者认为，军令至高无上、战士义无反顾的军队，可以争得先手，克敌制胜。

（四）关于赏罚。《吕氏春秋》认为，在战争中，赏罚不是第一位的，单凭严刑重赏更不可取。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因为人之常情是“欲荣利，恶辱害”。赏功罚过，正是利用了这种人性。有了明确具体的赏罚，士民就可以为己所用，赴汤蹈火。《义赏》篇还提出奖赏要合乎正道。正确的奖赏可以促使人心向善，养成良好风气。

（五）《简选》篇专论训练和装备，主张对将士和军备实行严格的简选；认为精兵、良将、锐利的兵器和险要的地势四者结合，是制胜敌人的完整的策略思想。

总之，《吕氏春秋》提供的军事思想是丰富的，有价值的，可供研究总结的材料很多。自然，由于作者既非一人，立论疏漏抵牾之处也在所难免，在阅读时应予注意。

《吕氏春秋》通行本有毕沅校刻本《吕氏春秋》，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书选编时，正文以陈氏本为底本，如有改动，一律加以说明。

先 己 节 录

【提要】 先己，就是从自己做起的意思。要想治国治人，就必须首先修治己身，正如文中所说：“欲胜人者必先自胜。”作者举夏启与有扈之战为例，论证以力服人，战而不胜；以德服人，不战而胜。

有的学者分析本文全篇主旨，认为出自先秦道家伊尹学派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伊尹》五十一篇，久已失传。

就这里节录的一段文字来看，主要讲立道修德，先教后杀；讲以德服人，不战而胜；而且兼谈王霸。这些观点，又接近后期儒家荀子学派的思想。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派学说相互驳难，又彼此渗透吸收，《吕氏春秋》更是杂揉百家之说，于此文或可见一斑。

五帝先道而后德¹，故德莫盛焉；三王²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³；五伯先事而后兵⁴，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立⁵，诈术递⁶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⁷也。

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⁸，六卿⁹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¹⁰，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¹¹，食不贰味，琴瑟不张¹²，钟鼓不修，子女不饬¹³；亲亲长长¹⁴，尊贤使能。期年¹⁵而有扈氏服。

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¹⁶，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注释】

1 五帝：古史传说中的五位上古帝王，说法不一。《史记·五帝本纪》指黄帝、颡顼、帝喾、尧、舜。 道：大道，根本原则。 德：德行。

2 三王：夏、商、周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武王。

3 事：王业。 功：坚美精好（依俞樾说）。这里可解为“完美”。

4 五伯：即春秋五霸，屡见前注。 事：礼让之事，近似后世所谓先礼后兵之“礼”。

5 并立：等于说“竞起”，纷纷出现。

6 递：顺次，一个接一个。

7 末：末节，与“本”相对。

8 夏后相：应作“夏后启”，夏启。禹之子，夏朝的建国之君。
有扈氏：古国名，在今陕西铜川、西安、户县一带，为夏所灭。本文说不战而服，稍有出入。 甘泽：或作甘，古地名，在今陕西户县。

9 六卿：《尚书·甘誓》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当是上古统兵之官，屈万里引郑玄云：“六卿者，六军之将。”与后世六卿不同。

10 浅：狭窄、小。

11 处(chǔ础)：居处。 重(chóng虫)席：两层席子，席是坐卧之具。

12 张：设。

13 饬(chì斥)：整饬，修饰。

14 亲亲长(zhǎng掌)长：亲爱亲人，敬重长者。第一个亲字、长字，作动词用。

15 期(jī机)年：一周年。

16 自胜：战胜自己。意思是提高自我修养，制胜自身的不利因素。

【译述】

五帝先发扬大道，然后注重德行，所以德行没有比他们更隆盛的；三王先施行教化，然后运用杀伐，所以成就王业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五伯先讲礼让，然后才用兵，所以兵威没有比他们更强大的。现在的情况却不同，巧谋和诈术竞相出现，轮番使用，攻伐争夺无休无止，被灭的国家和受辱的君主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所做的事情〔不在根本上，〕只在细微末节方面。

夏启和有扈战于甘泽，没有取得胜利，各军将领要求再战。夏启说：“不可以。我的土地不狭小，我的人民也不少，作战却不能取胜，这是我的德行不厚和教化不良啊。”于是，坐卧只铺一层席，吃饭只要一样菜，不设置琴瑟钟鼓，不听音乐，子女不加修饰装扮；亲爱亲人，敬奉老人，尊崇贤者，信用能士。这样做了一年之后，有扈氏就感化归服了。

所以，要想战胜别人，必须先战胜自己；要想讥评别人，必须先讥评自己，〔看看自己有无阙失；〕要想了解别人，必须先正确地了解自己。

荡 兵

【提要】 荡兵，战争的萌芽、兴起。陈奇猷引《礼记·月令》郑注说：“荡谓物动将萌芽也。”然则荡兵者犹言兵之萌起，正是此篇论述的内容。

本文阐述了如下的观点：

一、战争是一种争斗，争斗有各种形式，从心生怨恨直到三军攻战，都是争斗的表现。这是和人类同时产生的，是无法禁止的。

二、所以，“古圣王有义兵而有无偃兵。”战争的结果产生了长、君、天子的统治秩序，这个统治秩序又靠战争来维护，否则会导致混乱。而正义的战争可以造福，就如良药可以治病救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三、正义的战争，目的是“诛暴君而救苦民”，它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必然不可抗拒。

本文篇幅虽然不长，却对战争的根源、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意义和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作者把正义战争比做治病救人的良药来加以肯定和歌颂，在先秦兵论中实属少见。当然，认为争夺和战争出于人类本性的观点，是唯心的，可能和当时流行的“性恶论”有关，可与《韩非子·五蠹》相参照。

又：本文和以下所选的《振乱》、《禁塞》、《怀宠》、《论威》、《决胜》诸篇，一般认为是先秦兵家之言。陈奇猷更认为三《秋纪》中《荡兵》十二篇出于兵家《司马法》之

学。

二曰¹：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²。兵之所自来者上³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⁴，而工者不能移⁵。

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⁶，共工氏固次作难矣⁷，五帝固相与争矣。递⁸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⁹”。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¹⁰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¹¹，长则¹²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注释】

1 二曰：《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以月令为纲，各统五篇；这是《孟秋纪》的第二篇，所以开头说“二曰”。以下所选的《吕氏春秋》各篇，其篇首的一曰、二曰字样都删去不录。按，古阴阳家有秋主兵，秋主刑之说，故《吕氏春秋》的《秋纪》各篇，多言兵事。

2 偃（yǎn衍）兵：废弃战争。偃，停，止息。

3 上：（时间）久远。

4 武者：强有力的人。 革：变革，革除。

5 工者：工巧之人。 移：迁移，更改。

6 “黄、炎”句：据古史传说，黄帝族曾与炎帝族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县境）之野，炎帝用火攻，为黄帝所败。其后黄炎两族逐渐融合。

7 共（Gōng恭）工：古史传说中的部族名或人名，曾多次作乱。据《史记·五帝本纪》，共工是帝尧时四凶之一。《荀子·议兵》有禹伐共工之说。次：读作恣（依于省吾说），恣纵，恣肆。

8 递：顺次。

9 蚩尤：传说中九黎族首领，相传以金作兵器，专事杀伐，后来被黄帝诛杀于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兵：这里指兵器。《大戴礼·用兵》引孔子说：“蚩尤憍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

10 剥：削。

11 长（zhǎng掌）：首长，首领。

12 则：当是衍文。又，“不足”下当有“以”字。

【译述】

二曰：

古代圣王举行正义的战争，而没有废弃过用兵。战争的起源已经时间久远了，是和人类的出现一起产生的。战争，是一种威势；威势，是一种强力。人的有威势和强力，是一种本性。本性是得之于自然天赋的，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武勇的人不能革除它，智巧的人不能改变它。

战争的起源是时间久远了。黄帝和炎帝就曾经用水攻和火攻交战，共工氏就曾经多次肆意挑起战祸，五帝就曾经从事过争斗。一兴一废，胜利者就能掌权。人们说：“蚩尤创制了兵器。”蚩尤并非创制了兵器，只是把器械弄得更锐利了。还没有蚩尤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削好了木棒来作战了。在战争中获胜的就成为首领；有了众多首领还不能治理，所以又在首领之上设置了国君；众多的国君还不能治理，所以又在国君之上设置了天子。天子的设置，产生于众多的国君；国君的设立，产生于众多的首领；首领的设立，产生于争斗。争斗的来源已经时间久远了，不能禁绝，不能阻止，所以古代的贤王有正义的战争而并不废弃战争。

家无怒咎¹，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²；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悖³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⁴也立

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⁵而已矣。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夫有以噎⁶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⁷；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注释】

1 怒笞（chī痴）：斥责和鞭打。

2 竖子：这里指奴仆。婴儿：这里泛指儿童。见（xiàn现）：同“现”，显露，产生。

3 悟：是衍文，《群书治要》引此无“悟”字，当删（从王念孙说）。一说，“悟”字下当有“逆”字，悟逆即悖逆，作“抵触”解。

4 暴：暴虐，凌轹残害。

5 有巧有拙：高诱注：“巧者以治，拙者以乱。”

6 噎（yē椰）：食物堵住嗓子。

7 悖（bèi倍）：违背（事理），荒谬。

【译述】

一家之中，没有斥责鞭打，奴仆儿童的过失立刻就会显露；一国之中没有刑罚，百姓之间相互侵夺的行为立刻就会出现；普天之下没有诛讨征伐，诸侯间相互残害的冲突立刻就会发生。所以，一家之中不可以废弃斥责鞭打，一国之中不可以废弃刑罚，普天之下不可以废弃诛讨征伐，只是在运用之时有巧、拙的不同罢了，〔用得巧，可以致太平；用得拙，就会招致祸乱。〕

有因为食物堵住嗓子被噎死的人，但如果由此禁止天下人吃饭，就荒谬了；有因为坐船溺水而死的人，但如果由此禁止天下人坐船，就荒谬了；有由于用兵而亡了国的人，但如果因

此要废止普天下的战争，那就荒谬了。战争是不可废止的，就比如水和火不能不要一样。善于运用的，可以造福；不善于运用的，也可以招祸。这就跟用药一样，得到良药可以救人性命，得到坏药可以致人死地。正义的战争，算得上天下良药中好处最大的了！

且兵¹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²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³，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⁴，兵也；作色⁵，兵也；傲言⁶，兵也；援⁷推，兵也；连反⁸，兵也；侈斗⁹，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¹⁰者，援身用兵¹¹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辩，文学¹²呈博，犹不见听。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兵诚¹³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¹⁴，民之说¹⁵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¹⁶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¹⁷，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¹⁸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¹⁹，而况于暴君乎？

【注释】

1 兵：这里包含了一般的争斗、争夺和战争两个内容，战争也是争，是大的争夺。陈奇猷说：“此文凡争斗皆谓之兵……大以至于三军攻战，小则至于在心未发耳。”

2 少（shǎo烧上声）选：须臾，一会儿工夫。

3 贤者不肖：当作“贤不肖者”。不肖者，不贤的人。相与：彼此。

4 疾视：怒视。

5 作色：改变脸色，发怒。

6 傲言：出言不逊。

7 援：引，拉。

8 连反：格斗摔打（参考陈奇猷说）。

9 侈斗：即群斗，结伙相斗殴。侈，应是侻（朋）之误。（参考孙锵鸣、王念孙说）

10 疾说（shuì税），尽力游说。

11 终身用兵：意思是，一生都处于争斗之中。到处游说、劝人停止争斗的人，自己也免不了与人争斗，或衔恨在心，或怒目而视，或拳脚相加。所以文章的作者说这种人终身用兵而不自知其悖。

12 文学：本指古代典籍文献，这里指学问、古代文化知识。

13 诚：确实，果真。

14 以，用。振：拯救。

15 说（yuè月），同“悦”。

16 走：高诱注，“走，归。”

17 “若强”句：范耕研曰：“强弩发矣，其游甚速，况其射于深溪，益以下堕之力，愈见其速也。”

18 壅（yōng雍）堤：堤坝。

19 中主：中才之主，一般的君主。犹若：犹然，尚且。

【译述】

再说，争斗现象的起源是很久远了，从来就不曾稍稍停息过。无论是地位高的或地位低的、岁数大的或年龄小的、有才能的或不成器的，都彼此相同，〔处于争斗之中。〕只是争斗有巨大或微小的分别罢了。看看争斗由小到大的种种情形吧：怒在心头不发作，是争斗；恶狠狠地相对瞪眼，是争斗；拉下脸来怒容满面，是争斗；出言不逊恶语伤人，是争斗；推推搡搡，是争斗；大打出手，是争斗；拉帮结伙打群架，更是争斗；而全军出动展开战争，也是一种争斗。这八种情形，都是争斗，无非是或小或大的争斗啊！如今世上用止战的主张到处使劲游说的人，他本身就一生处于这类争斗之中，却不明白自己的荒谬；所以主张尽管有力，言谈尽管巧妙，学问尽管渊博，还是没有人听从信服。所以，古代圣王有正义的战争，而不曾废止过战争。

如果战争确实是正义的，为的是诛杀残暴的君主而拯救苦难的人民，那么，人民的喜悦，就好比孝子见到了慈爱的父母，就好象饥饿的人见到了美好的食物；人民呼喊着重来投奔，就好象强有力的弩弓把箭射向深谷〔那样迅速〕，就好象汪洋大水决了堤坝〔那样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势下，〕平常的国君都不能控制自己的人民，对于一个暴君，就更不用说了！

振 乱

【提要】振乱，救乱。振是“拯救”的意思。本文主旨，在于力主攻战，反对救守。

作者认为，天下混浊、人民痛苦，最好的救乱之方，就是兴义兵，伐无道。“攻无道而伐不义”，“福莫大焉”，“利莫厚焉”，甚至片面地强调，凡是攻伐之事都是正义的。这是强者的声音，它反映秦国正处于统一战争（同时也是一种兼并战争）的高潮，急需理论的宣传和支持，因而把战争说成天下黔首的福音。

文章同时抨击了墨家学派的“非攻”和救守（救守的理论和行动不利于秦国的兼并战争），认为救援守卫只能有损于义战，而有利于无道。

其实，攻伐和救守，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种情况；墨子学派的救守，在理论上正是为了制止不义战争，保护受攻的弱小之国。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历史上军事思想和政治需要的关系。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¹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²，贤者废伏³，世主恣行⁴，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⁵。

世有贤主秀士，宜⁶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⁷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于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

【注释】

1 黔首：黎民。战国和秦代称人民为黔首。黔，黑色，与“黎”同义。

2 天子既绝：陈奇猷说：“本书成于秦八年，周已亡，而秦未称帝。”按，秦八年，陈氏推定为秦庄襄王灭东周后第八年（公元前二四一年）；秦始皇称帝，在公元前二二一年。

3 废伏：废弃不用而退处。

4 世主：指当时的诸侯国君。恣行：任意行事，恣，放肆。

5 告愬（sù素）：控诉。愬，同“诉”。

6 宜：如，如果（从许维遹说）。

7 中人：一般人，在贤、不肖之间的人。

【译述】

当前的社会，真是污浊得很了，人民的痛苦，真是无以复加了。天子已经不存在了，贤者被废弃隐居，诸侯国君倒行逆施，与人民离心离德，百姓有苦无处申诉。世上贤明的君主和杰出的人士，如果能仔细考虑上边的这番话，那么他们的用兵作战将成为正义的了。天下的人民，在死亡中挣扎的将会得到新生，在耻辱中生活的将会得到光明，在劳苦中煎熬的将会得到安逸。诸侯国君倒行逆施，那么一般的人都要逃避他们的君主，离开他们的父母，又何况那些不贤的人呢？所以，仁义之师一来，〔人民就会投奔它，〕诸侯们就不能控制他们的人民了，父母们就不能禁止自己的孩子了。

凡为天下之民长¹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²，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³。非攻伐而⁴取救守，

取救守则乡⁵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天下之长民⁶，其利害在察此论也。

攻伐之与救守一实⁷也，而取舍人异⁸；以辨说去之⁹，终无所无定论。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诬¹⁰也。诬悖之士，虽辩无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¹¹，是利之¹²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¹³。夫以利天下之民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论也。

【注释】

1 民长（zhǎng掌）：民之长上，指君主。

2 虑：重大的谋虑。长（zhǎng掌）：使之生长壮大，这里可解作“发扬”。有道：合乎作者所谓大道的行为。

3 学者：根据下文所论，这里的学者是具体地针对墨家学者而言。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之说，而且以实际行动保卫被攻之国，如《墨子·公输》记录墨子救宋之事，这就是本文所批评的“救守”之事。非：非难，指责。

4 而：则。

5 乡：同“向”，从前，刚才。

6 长民：当作“民长”，见注1。

7 一实：等于说“实际上是一回事”。攻伐是用兵，救守也须用兵，在用兵这一点上，两者并无区别（依范耕研说）。

8 取舍人异：或者取攻伐而舍救守，或者取救守而舍攻伐，人各不同。

9 辨说：指学者的巧言辩说。辨，同“辩”。去：排斥。

10 诬：不实，欺骗。

11 非其所取：指责他们自己所采取的手段（用兵），意思是，他们通过用兵来救守，却指责用兵。取其所非：采取他们自己所非议的手段（用兵），去达到救守的目的。按，“非其所取”与“取其所非”的都是用兵，作者这样说是为了揭示救守说的自相矛盾。

12 利之：使之有利，帮助他。之，指被救援者。

13 若说：这种意见，指主张救守的意见。 深：深重，严重。

【译述】

大凡做为天下人民的君主的人，最根本的谋虑就是发扬有道之事，而止息无道之行，奖赏有义之事，而惩罚不义之行。如今世上，许多学者都在指责攻战征伐。指责攻战征伐，就会采取救援守卫的原则和行动；采取救援守卫的原则和行动，那么，刚才所说的发扬有道之事、而止息无道之行，奖赏有义之事、而惩罚不义之行的策略就不能贯彻施行了。天下人民的君长，他的利害得失就在于明察上述的观点啊！

攻战征伐和救援守卫，〔都要用兵，在用兵这一点上，〕本质是一样的；可是采取什么，放弃什么，却各人不同了。如果只是靠着巧辩之说去任意排斥，就会始终得不出肯定的结论。〔这些巧辩之人〕如果本来就不懂，那是违反常情的；如果明白了而不说真话，那就是欺骗。违反常情或假话欺人的人，即使能言善辩也不切实用。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指责攻战征伐的用兵，而又采取用兵的手段去救援守卫。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想帮助受攻伐者却反而害了受攻伐者，是想使受攻伐者得到安全却反而使受攻伐者处于危境。〔因为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助长了受攻伐者的气焰和罪过，得到的惩罚自然更加严厉。〕所以说，成为天下长久的祸患、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伤害的，以这种救援守卫的主张最为严重。把使天下人民得到好处做为自己心愿的人，不可不对上述的道理深思熟虑一番啊！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¹。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²。凡人之所以恶³为无道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薪⁴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

今无道不义存，存者赏之也；而有道行义穷，穷者罚之也。赏不善而罚善，欲民之治⁵也，不亦难乎？故乱天下害黔首者，若论为大！

【注释】

1 “夫攻伐”二句：本文作者完全站在攻伐者的立场上说话，认为只要是攻伐，就必然是攻无道，伐不义。这自然是片面的，不符合战争史的。又，“罚不义”当作“伐不义”，下文“伐有义”当作“罚有义”（陈昌齐说）。译文依此。

2 穷：困窘，使之处于困境；这里可作“损害”解。遂：助长。高诱注：“遂犹长也。”

3 恶（wù务）：畏，害怕。

4 祈：同“祈”，求，希望。

5 治：作“正”解（从高诱、陈奇猷说），端正，使之端正。

【译述】

攻战征伐的事情，都是攻打无道、讨伐不义的。攻打无道、讨伐不义，那么攻战者得福就没有比这么做更大的了，人民得利就没有比这么做更多的了。禁止攻伐的人，是在做扼杀有道、惩罚有义的事情，是在损害商汤和周武王的正义事业，而助长夏桀和商纣的罪过！大凡人们害怕做无道不义之事的原因，是由于等待着他们的是惩罚；而希望做有道有义之事的原因，是由于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无道不义之人保全了，那是保全他们的人在奖赏他们，有道行义之人受到阻挠而处于困境，那是阻挠者在惩罚他们！奖赏不义不善的人而惩罚行义行善的人，〔这样做，〕要使天下百姓做到正直无邪，不是十分困难么？所以，扰乱天下损害人民的言论，以这种救援守卫的言论为最严重！

禁 塞 节录

【提要】 禁塞，是禁止、反对用救守之说来阻塞义兵攻

战之路的意思。本文和《振乱》可视为姊妹篇。《振乱》兼论攻战之是和救守之非，本文则着重攻击救守之非。

就立论而言，本文比《振乱》全面，虽然也有“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的话，与上篇“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相呼应，但明确地提出了“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的论点，补救了一偏之见。

但就写作宗旨而言，本文和《振乱》是完全一致的，在于通过批判墨家“非攻”的言行，为秦国的兼并统一战争制造舆论：它认为，救守之说阻挠（塞）了义兵的攻伐，使不义之国得以侥幸存在，导致天下久乱不治，所以必须加以反对（禁）。墨家后学在秦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兼爱”、“非攻”之说不利于秦，故《吕氏春秋》中非墨的言论较多，是很自然的。

夫救守之心¹，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

凡救守者，太上以说²，其次以兵。以说则承从³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⁴，起则诵之，卧则梦之，自今单唇干肺⁵，费神伤魂⁶，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⁷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⁸，早朝晏罢，以告制⁹兵者，行¹⁰说语众，以明其道。道毕说单而不行¹¹，则必反之兵矣。反之于兵，则必斗争，之情¹²，必且杀人，是杀无罪之民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无道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祸且¹³始长。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¹⁴。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¹⁵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¹⁶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于不肖者之幸也¹⁷。救守之说，出不肖者益幸也¹⁸，贤者益疑¹⁹矣。故大乱天下者，在于不论其义而疾取救守。

【注释】

1 心：心思，本意。

2 太上：最上，最好。 以：用。 说：言说，言语。

3 承从：佐从，指随从佐助之人。承，作“佐”解（依王范之说）。

4 事：与“使”同义。 任：用，使用。

5 自今：等于说自今以后，此后。 单唇干肺：等于说费尽口舌，磨破嘴皮子。单，通“殫（dān丹）”，尽。干肺，燥肺，因言语多而损伤肺气。

6 魄：王范之说：“疑魄当是魄字。这句紧承上文，上言单唇，就是表示神伤（说话多了，伤了肺气就是伤了精神。）干肺，就使魄伤。（按古医家的说法，伤了肺气就伤了魄）。《阴阳应象大论》注引《道经义》说：‘魄在肺’。”

7 愉：愉悦，使愉悦。

8 名士：明德之士（见《吕氏春秋·季春纪》高诱注）。信：通“申”，申说，申明。

9 制：制约，节制，这是作主持、主管解。

10 行：用（依王范之说）。

11 毕、单：都是“尽”的意思。单，通“殫”。不行，行不通，即不被采纳的意思。

12 之情：当是衍文。一说，“之情”上脱“斗争”二字，读作“则必斗争，斗争之情。”译文从前说。

13 且：乃且，乃始。

14 易：高诱注，“违”。

15 疾：争（依高诱说）。

16 者：此“者”字与下文“取”字误衍，今依陶鸿庆说删。

17 不肖者：不贤者，这里指无道之君。幸：侥幸。

18 也；王念孙说，“也”当作“矣”。一说，“也”通“矣”。

19 疑；疑惧。

【译述】

救援防守的本心，没有不是守卫无道之君和救援不义之国的。守卫无道之君、救助不义之国，那么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使天下人民受害也没有比这更深的了。

大凡用来救援守卫的，最好的用言语，其次用兵力。用言语，就要招来徒众，日夜琢磨这些游说的言辞，免不了劳心伤神，一起身就念诵它，睡着了还说梦话，〔操练得滚瓜烂熟之后，〕还得不怕口干舌烂，肺燥神伤，从上古三皇五帝的事业说到后代五霸名士的韬略，来取得对方的欢心，论证自己的主张，从早晨上朝到晚上退朝，〔滔滔不绝地〕劝告对方掌兵的人，还要用自己的主张去晓谕大众，申明自己的“大道”。〔结果呢，〕道理主张说尽了，却不被对方接受，那么，还得回到用兵这一着。回到用兵，就会兴起斗争，就会杀人。这是杀戮无罪的人民来兴起无道之君和不义之国啊！使无道者和不义者继续存在，就是滋长天下的祸害，而遏止天下的利益，即使想侥幸取胜，祸害却从此滋长。前代圣王的遗法说：“行善的受奖赏，行不善的受惩罚。”这自古以来的原则，不可违反。如今却不区别正义与不正义，争着采取救援守卫的做法，不含正义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危害天下人民的事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所以，〔如果不区别正义与非正义，那么〕采取攻战征伐的做法，不可以；反对攻战征伐的做法，也不可以。采取救援守卫的做法，不可以；反对救援守卫的做法，也不可以。只有正义的用兵才是可以的！用兵如果合乎正义，攻战征伐是允许的，救援守卫也是允许的；用兵如果不合乎正义，攻战征伐是不允许的，救援防守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世上的祸害，不在于救援守卫这件事本身，而在

于〔那种不符合正义的救援守卫〕使不贤的人侥幸得益。救援守卫的主张一产生，不贤的人就更加侥幸得益，贤人就更加疑惧了。所以，使天下大乱的，在于不辨别义与不义而争着采取救援守卫的做法。

怀 宠

【提要】本文的主旨是论述正义之兵，必然能取得攻战的胜利，必然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因为义兵是救民的，人民思慕（怀）义兵的恩德（宠），自然会“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关于义兵行事的许多具体内容，虽然在战国兼并时代谁也没有做到，却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义兵标准，回答了什么样的兵才叫义兵的问题：一、义兵吊民伐罪，于人民是秋毫无犯的，只对怙恶不悛的人动武。二、义兵是师出有名，号令天下的，要昭示敌国的罪恶，宣布诛伐的原则。三、义兵所到之国，要举秀士，选贤良；要抚恤孤寡，敬礼长者；要拯救无辜，分财散粟，使“民怀其德”。作者认为，这样做了，义兵所到之处，人民社会“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被认为是兵家之学的《怀宠》，似乎又带上了浓厚的儒家色彩，这里所说的义兵，和儒家学派所描写的汤、武的仁义之师是有些相似的。

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辨²也；士³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¹！然后说，必当义然后议。故说义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⁴，士民黔首⁵益行义矣。义理之道彰⁶，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⁷。

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⁸，不两立。故兵⁹

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¹⁰，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¹¹之郊，不虐五谷¹²，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¹³，不焚室屋，不取六畜¹⁴。得民虏奉而题归之¹⁵，以彰好恶¹⁶；信与民期¹⁷，以夺敌资¹⁸。若此而犹有忧恨冒疾遂过不听者¹⁹，虽行武焉亦可矣。

【注释】

- 1 苟辨：曲辨。苟，苟且，随便。辨，同“辩”。
- 2 士：这里指学术之士，学者。
- 3 中（zhòng仲）理：符合道理。
- 4 义：当作“议”，议论。王公大人：国君贵族。这里泛指上层统治者。益：更加。
- 5 士民黔首：士民指“士”（最下层的官吏或所谓“甲士”）；黔首指“民”，一般百姓。
- 6 道：原则。彰：明。
- 7 息：灭。也：这里作用同“矣”。
- 8 其势：指暴虐奸诈与义理对立的形势。不俱胜：不能两者都胜，必有一败。
- 9 兵：当作“义兵”，下文都说义兵，此处不宜笼统说“兵”（依许维遹说）。
- 10 民：当作“士民”（依谭戒甫说），指“士”。参见注5。庇（bì毕），遮蔽，掩护。
- 11 邑：都城。
- 12 五谷：古代统称谷物之辞，说法不一。《周礼》郑玄注，以麻、黍、稷、麦、豆为五谷。
- 13 积聚：指粮食及其他财物。
- 14 六畜（chù触）：马、牛、羊、猪、犬、鸡为六畜。
- 15 奉：送（高诱注）。题：当是衍文，应删（依陈昌齐说）。
- 16 好（hào号）：喜好，这里作“爱护”解。恶（wù物）：厌恶，憎恨。
- 17 信：诚实不欺，讲信用。期：约，约定。比如出师之际，发

布文告，许诺人民实施若干条款之类。

18 敌资：指敌国人民。资，凡所借助成事之物都叫资，这里指人力、人民。

19 忧恨：当作“愎恨”（依王引之、许维遹说），愎（bì毕），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狠，凶狠。冒疾：同“媚（mào冒）嫉”，妒忌。遂过：助长过失。

【译述】

大凡君子的言谈，不可以随意曲辩；学者的议论，不能是信口开河。一定要符合道理然后再说，一定要符合正义然后再议。所以，这样的言谈议论就可以使王公大人更加喜欢正理了，就可以使士人和百姓更加乐意遵行正义了。义理的原则明确了，那么暴虐奸诈侵夺的种种手段就会止息了。

暴虐奸诈和义理是对立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它们不能同时获胜，它们势不两立。所以，正义之师进入敌人的国境，士人就知道自己能得到庇佑了，百姓就知道自己可以得救了。义兵到达敌人国都的郊外，不糟踏对方的五谷，不挖掘对方的祖坟，不砍伐对方的树木，不烧毁对方的粮食财物，不焚烧对方的房屋，不掠夺对方的六畜。得到人民和俘虏，一定遣返回去，以此来显示义兵所爱护的〔是人民财物〕，所憎恨的〔是对方的暴君〕。讲究信用，向百姓保证遵守诺言，以此来争取敌国的人民。如果这样做了，还有刚愎自用、凶狠妒异、有过不改、不听号令的，那么，即使对他们施行武力也是可以的了。

先发声出号曰¹：“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²。子之在上无道³，据傲荒怠⁴，贪戾⁵虐众，恣睢⁶自用也，辟远圣制，黜丑⁷先王，排訾旧典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⁹，求索无厌¹⁰，罪杀不辜¹¹，庆赏不当¹²。若此者，天之所诛也，

人之所讎¹³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¹⁴，禄¹⁵之以家；以里¹⁶听者，禄之以里；以乡¹⁷听者，禄之以乡；以邑¹⁸听者，禄之以邑；以国¹⁹听者，禄之以国。”

故克其国不及²⁰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²¹，选其贤良²²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²³，见其长志而敬礼之。皆益其禄²⁴，加其级²⁵。论²⁶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廩²⁷之粟，以镇抚²⁸其众，不私其财；问其丛社大祠²⁹，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³⁰其祀礼。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³¹其礼，民怀³²其德。

【注释】

- 1 发声：发言出声。 号：号令，命令。
- 2 死：高诱注，“命”。
- 3 子：您，对人的尊称。这里是指敌国的百姓而言，等于说“你们”。 在上：在上位者，指国君。
- 4 据傲：同“倨傲”，傲慢。 荒怠：荒废懈怠，指不理国政而言。
- 5 贪戾（lì力）：贪婪暴虐。
- 6 恣睢（suī虽），放纵。
- 7 訾（qí熬）丑：诋毁。
- 8 排訾（zǐ子）：排斥毁谤。 旧典：古代留下的典籍。
- 9 期：限度。
- 10 厌：满足。
- 11 罪：判罪，处罚。 不辜：无罪之人。
- 12 当（dàng荡）：适当。
- 13 讎（chóu仇）：同“仇”，仇恨。下文“民之讎”，仇敌。
- 14 以：率领。 听：听命，指顺从义兵。
- 15 禄：给以俸禄。高诱说，“以一家禄之。”即以一家（户）的租税为其俸禄。

16 里：与下文的“乡”、“邑”同为古代地方行政区划。高诱注：“里，闾也。《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二十五家。”是《周礼》以二十五家为里。

17 乡：按《周礼》，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18 邑：按《周礼》，三十二家为邑（春秋战国时各国制度并不相同，所以高诱说：“此上乡、邑皆不从周礼。”注文引《周礼》，只供参考。）

19 国：高诱注，“都也。”按《周礼》，万家为都（国）。

20 及：罪及，牵累到。

21 秀士：贤俊之士。《礼记·王制》：“命乡论（评议）秀，升之司徒，曰选士。”郑玄注：“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封侯之：等于封之侯之，给以很高的封爵，“侯”不一定是实指古代五等爵之侯爵。

22 贤良：有德行的人。

23 孤寡：高注，“无子曰孤，无夫曰寡。”振恤：救济抚恤。

24 益其禄：指上文孤寡、长老而言，禄是“食禄”，口粮。

25 加其级：指上文秀士、贤良而言，级是官吏等级。

26 论：定罪。在这里有审理甄别的意思。

27 仓廩（lǐn 凛）：粮仓。

28 镇抚：安抚。

29 丛社大祠：是丛祠和社祠的合称。丛祠，山野树丛中之神庙。社祠，即社宫，祭祀土神之处。古代一社（相当“里”，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立一社祠。

30 曲加：这里是“委婉设法、特别予以照顾而增加”的意思。

31 说：同“悦”。

32 怀：思慕。

【译述】

〔在义兵进行攻战之先，就〕发布号令说：“义兵的到来，为的是拯救人民活命。你们的国君无道，傲慢无礼，荒废政事，贪婪残暴，虐待众民，行为放肆而无所不为，违背圣人

之制，毀谤先王的遗训，排斥古代的典籍，上不顺应天命，下不关心民瘼，横征暴敛没有限度，压榨勒索不知满足，惩罚杀戮无辜的人，奖赏不合法度。象这样的国君，是上天所要诛伐的，是人们所仇视的，不应该当国君。现今义兵的到来，就是为了诛杀不应该当国君的人，就是为了除掉人民的仇敌和顺应上天的大道！人民之中如果有违抗上天的大道、庇护人民的敌人的，本人和全家都会受到杀戮，决不宽恕。如果有能够率领全家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户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里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里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乡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乡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邑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邑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都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一都人的租税做为俸禄。”

这就是说，战胜对方之国，却不伤及对方的人民，只是诛杀所应当诛杀的人罢了。〔不仅如此，攻克敌国之后，还要〕选拔俊秀之士，给他们爵位；选拔有德的人，使他们显贵；寻求孤独的老人和寡妇，救济抚恤他们；接见年高望重的人，尊敬礼遇他们。或是增加他们的口粮，或是晋升他们的级别。甄别罪人，把无辜者救出监狱；分散府库的金钱和仓廩的粮食，用来安抚民众，财货不归自己；寻问丛祠和社祠的旧址，凡是人民不愿意废弃的，都重建起来，而且特别加重其祭礼。由于这么做了，就会使得贤良才俊之士对义兵所给的名位感到荣耀，年老有德的人对义兵所给的礼遇感到高兴，而一般百姓则思慕义兵所施与的德泽。

今有人于此，能生死一人¹，则天下必争事²之矣。义兵之生一人³亦多矣，人孰不说？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

而民服若化⁴。

【注释】

1 生死一人：使一将死之人得救，是生一人，使一人（不善的人）死，是死一人。

2 事：服事，侍奉。

3 生一人：当作“生死人”（依陶鸿庆说），意即使人生，使人死。

4 兵：兵器。接刃：交锋。刃，兵器之锋。若化：意思是极其迅速。若，如同。化，变化。蒋维乔说：“‘民服若化’，言民服之速，若变化之顷也。”

【译述】

假如有一人，他的威势可以使一个将死的人活命，也可以使一个活生生的人丧生，那么天下人就会争着去归顺他了。而义兵能够救活的人和能够惩处的人实在多得很，人们谁不高兴？所以义兵一到，邻国的人民就归顺它，象百川流向大海；被征讨之国的人民盼望它，象婴儿盼望父母。行军的地域愈是远，得到的人民愈是多，兵器用不着接触，人民就迅速地归服。

论 威

【提要】 这是一篇论述兵威的文章，它鲜明地提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军事观点。一，用作者所说的“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他们有一致的生死观、荣辱观，能把军令看得重于天下，贵于天子，这样的军队就所向无敌。这是“义”之威产生“令”之威，由“令”之威产生“兵”之威。二，作者极力提倡快速与先手，认为快速与先手是制敌决胜的根本手段：“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为了争快速，争先手，文章还强调一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拼杀精神。这也是

一种威，足以夺敌人之魄的威，它自然也是源于“义”，源于一致的生死观和荣辱观。三，本人提到兵是凶器，勇是凶德，用兵是不得已之事；同时又指出：“杀，所以生之也。”把杀人和救人统一起来了，符合辩证法思想。

这篇文章篇幅虽然不长，却写得很精彩，铺张扬厉、比喻生动，颇有些战国纵横家的风采，尽管其内容也许是祖述兵家的。

义¹也者，万事之纪²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³也，治乱安危过胜⁴之所在也。过胜之⁵，勿求于他，必反于己。

人情欲生而恶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⁷，则三军⁸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⁹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¹⁰，民之重令也¹¹。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肌肤也¹²，深痛执固¹³，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¹⁴？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怯¹⁵。先胜之于此¹⁶，则必胜之于彼矣。

凡兵¹⁷，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¹⁸也。举凶器，行凶德，犹¹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²⁰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²¹也。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²²，而威已谕²³矣，敌已服矣，岂必用枹鼓干戈哉²⁴？故善谕威者，于其未发也，于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²⁵：此之谓至威之诚²⁶。

【注释】

1 义：行为合乎道理，叫义。在本文中，“义”包括“仁义”、“正义”、“正道”等等涵义。译文视情况变动，或不译出。

2 纪：纪纲，纲领。

3 起：发生，产生。

- 4 过胜：等于说“胜负”，过，负，败。
- 5 过胜之：此句文义未完，必有缺字。陶鸿庆以为当作“过胜之所”在”，陈奇猷以为当作“过胜之道”。
- 6 恶（wù务）：憎恶。下句“恶”字同。
- 7 道：道理。这里作“标准”解。 一：统一，一致。
- 8 三军：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或以上、中、下名之，或以左、中、右名之。这里是“全军”的意思。
- 9 令：军令。
- 10 至兵：至上之兵。等于现代语“最了不起的军队”，高诱注：“至兵，至德君之兵也。”疑非。
- 11 民之重令也：当作“民之重令者也”（依陈奇猷说），意思是：士卒最看重命令的（军队）。民，当指“士”，士卒，参见《怀宠》篇注。
- 12 捷于肌肤：大意是，士兵对于军令，就象触及肌肤那样，反应极为迅速。捷，通“接”，接触，触及。
- 13 深痛执固：大意是，因感受至为深刻而牢记不忘。执，守；固，牢固。
- 14 胡足胜：何足以一胜（即轻易可以取胜），等于说对方“不堪一击”。胡足，何难。
- 15 信：读作“伸”，伸张，（命令）通行无阻。 诘（qū屈）：通“屈”，屈折，与“伸”相对。
- 16 此：指上文“军令”。下文“彼”，指敌人。
- 17 兵：《吕氏春秋》“兵”字，或指“战争”（用兵），或指“兵力”（军队和军备），或指兵器。这里指兵器。
- 18 凶德：凶险可怕的德行。兵器用于杀人，武勇用来威慑人，所以都叫“凶”。《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凶，即“不祥”之意。译文即用“凶器”、“凶德”。
- 19 犹：通“由”，由于。
- 20 生之：高诱注：“杀无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马法》曰：“有故杀人，虽杀人可也。”

21 慑(shè社)之：使之震慑畏惧。

22 才民：当作“士民”，指士卒。隶书“士”字与“才”形近，故误为才。 合：会，会合。

23 谕(yù玉) 告谕，使人明白。

24 枹(fú浮)：鼓槌。击鼓表示进军。 干戈：干是盾牌，戈是长柄横刃的兵器。这里干戈统指兵器。

25 “窅(yǎo咬)窅”二句：大意是，隐奥玄妙啊，莫测高深。这是形容兵谋变化的话。《淮南子·兵略》作“窈窈冥冥，莫知其情。”窅冥同“窈冥”，玄远幽深的样子；情，真实的情况。

26 至威：至高至大的威勇。 诚：实情。

【译述】

义，是种种行为、事物的纲领，君与臣、上与下、亲与疏的种种区别，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国家的治与乱、安与危、胜与败的根源，也在于此。或胜或败的缘由，不须从外界条件推求，一定要反过来考察自身。

人之常情，是渴望生存而憎恶死亡，渴望荣耀而憎恶耻辱。〔如果把怎样对待〕生死和荣辱的标准与态度统一起来了，那么，全军将士就可以成为一条心了；全军将士一条心了，那么，军令就会变得所向无敌了。能够做到军令所向无敌的，其军队在普天下也就所向无敌了。古代的所谓至兵，正是士卒特别看重军令的军队。军令应该是普天下最贵重的，比天子还要贵重。军令藏在战士的心目之中，就会反应敏捷，而且牢记不忘，不可动摇，任何外物都不能改变：做到这样子，敌人就不堪一击了。所以说，军令强有力的，敌人就显得脆弱；军令通行无阻的，敌人就会受到挫折。如果首先在军令这个问题上取胜了，那就一定能在对敌斗争的方面取得胜利了。

兵器，是天下的凶器；武勇，是天下的凶德。拿起凶器，去实践凶德，是由于不得已啊！拿起凶器，就一定会杀人；杀

「无道之人」，正是为了使「有道之人」活下去。实践所谓的凶德，就一定产生威势；运用这种威势，正是为了震慑敌人。敌人慑服了，人民也就得救了，这正是义兵被人们看重的原因啊！所以，古代的至兵，往往是战士还没有集合好，威慑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敌人就慑服了，难道一定要使用枹鼓干戈去冲锋陷阵吗？所以说，善于显示威势的，在这种威势还没有发出的时候就显示了，在这种威势还没有通行的时候就显示了。玄妙幽隐，莫测高深——这说的就是“至威”的真情。

凡兵，欲急疾捷先¹。欲急疾捷先之道²，在于知缓徐迟后而急疾捷先之分³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⁴；知其不可久处，则知所免起鳧举死殪之地矣⁵；虽有江河之险则凌⁶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⁷之，并气专精⁸，心无有虑⁹，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¹⁰！冉叔誓必死于田侯¹¹，而齐国皆惧；豫让必死于襄子¹²，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于韩主¹³，而周人皆畏；又况乎万乘之国，而有所诚必¹⁴乎，则何敌之有¹⁵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敌人之悼惧惊恐，单荡¹⁶精神尽矣，咸若狂魄¹⁷，形性相离¹⁸，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虽有险阻要塞，铍¹⁹兵利械，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²⁰也。今以木击木则拌²¹，以水投水则散，以冰投冰则沈，以涂²²投涂则陷。此疾徐先后之势也。

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²³，则得之矣。专诸²⁴是也，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²⁵。又况乎义兵，多者数万，少者数千，密其躅路²⁶，开敌之涂²⁷，则士岂特与专诸议哉²⁸！

【注释】

1 急疾捷先：行动迅猛敏捷，抢在敌人之前。下文“缓徐迟后”与此对文，指动作迟缓拖延。

2 欲：疑是衍文。 道：方法，原则。

3 而：与，和。 分：区分，分别。

4 久处(chǔ)：长时间地滞留在战区。这里讲的是攻伐他国，这个战区自然是敌方境内，所以不宜久留，而应当速决。

5 兔起凫(fú)举：这是古代形容动作迅速敏捷的一个成语。起，跑。凫，一种水鸟。举，飞。 死殒(mèn)之地：四面受阻，易被包围的作战地形，这样的地形尤须速战，不能久处。

6 凌：越，超越。

7 陷：深入，突破。

8 并(bǐng)气专精：屏住呼吸，集中神思。并，同“屏”。

9 心无有虑：心里什么都不考虑。按，这几句是“并气专精”的具体描写。

10 一：专一，集中。 诸：“之于”的合音。 武：用武，战斗。

11 “冉叔”句：大意是，冉叔下定必死的决心，要和田侯拼命。冉叔事迹不见于史籍，田侯，当指战国时齐国的某个国君（战国时齐国国君姓田，称田齐）。

12 豫让：春秋战国之际晋国人，为智伯家臣，赵、韩、魏三家灭智，杀智伯，豫让立志为智伯报仇，一再谋刺赵襄子，被捕自杀。《史记·刺客列传》详记其事。 襄子：即赵襄子，名毋恤，公元前四七五年——前四二五年在位，前四五三年，与韩、魏共灭智氏。

13 成荆：春秋时齐国勇士。《说文》载：“齐景公之勇臣有成觶者。”段玉裁认为成觶即《孟子》中的成颺，与成荆同为一人。今按，成荆事迹未详。 韩主：当齐景公时，晋平公、顷公、定公相继在位，在此期间，晋之韩氏先后有宣子（名起）、贞子、简子等（据《史记·韩世家》），此韩主不知何人。又，下句“周人”，疑是泛指周代之人。一说，周近韩，言不仅韩人畏惧，连周人也震恐。

14 诚必：一心一意、必定要这样做。

15 何敌之有：高诱注，“言无有敢敌者。”等于说这敌人就不在话下了。

16 单荡：消失，散失。单，同“殫”，尽。荡，荡散。

17 咸：都。 狂魄：高诱注，“魄飞荡若狂人。”因受到震慑而

精神失常。

18 形：躯体，身体。 性：心性，心思。

19 铍（xiān先）：锐利。

20 南巢：地名，在今安徽巢县西南。成汤伐桀，放逐桀于南巢，夏朝灭亡。

21 拌（pàn判）：通“判”，分。按，全句的意思是说，用木头打击木头，尽管同样是木头，但因为击者迅猛异常而冲击力大，被击者不能承受而破裂分离，这是比喻攻守之势的。下三句命意相同。所以最后说，“此疾徐先后之势也。”

22 涂：泥。

23 物：人，这里指敌人。不谋：不能谋划，谋略所不及。之：在这里当“与”解。不禁：无法禁止的。

24 专诸：春秋时吴国人。吴公子光（阖闾）想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在宴会上，专诸藏宝剑于鱼腹中，借进献之机杀王僚，自己也被杀。事在公元前五一五年，详见《史记·刺客列传》。

25 壹成：一击，指专诸刺吴王一击而中。

26 密其蹢（zhú渎）路：大意是，（人数众多的）义兵密布于敌国的原野。蹢，足迹，这里有“小径”的意思。

27 开：开辟，这里作“冲决”解。

28 士：战士。特：只。议：论。

【译述】

大凡用兵，应该快速敏捷、先发制人。做到快速敏捷、先发制人的前提，在于懂得迂缓迟钝、落后于人和快速敏捷、先发制人的界限。快速敏捷、先发制人，这是决定义兵作战胜利的关键；但是，〔进攻时〕军队不可久留敌方腹地。懂得不可久留敌方腹地这个道理，自然就懂得需要以兔起凫举的迅猛速度冲决这个四面受阻、危机四伏的地方：即使有江河之险拦住去路，也要跨越它；即使有高山之阻拦住去路，也要踏平它。憋足一口气，集中精神，心里什么也不想，眼睛什么也不看，耳朵什么也不听，一个心思只想着冲杀罢了！〔这种奋不顾

身、一往无前的精神是了不起的。〕冉叔发誓要不顾性命和田侯拼死，整个齐国都十分恐惧；豫让立志要和赵襄子生死相搏，赵氏一族都提心吊胆；成荊决心与韩主同归于尽，周朝人士无不敬畏。〔这种个人的拼命精神尚且如此震撼人心，〕更何况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抱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去用兵呢，敌人还值得一提吗？兵刃还没有交锋，愿望就达到了；〔在这样的兵威面前，〕敌人震恐万分、精神崩溃了，一个个失魂落魄，心不随身。走，不知往那儿走；跑，不知朝那方跑。虽然他们也有种种防御工事，也有许多锐利武器，却不敢占，不敢用，这就是夏桀一败涂地、被商汤一下子就赶到南巢的原因！〔打个比方说吧，〕用木头击木头能击裂，用水冲水能冲散，用冰投冰能击沉，用泥投泥能下陷。〔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由于一方处于冲击之势，另一方处于被冲击之势。用兵，也是如此。〕这就是迅猛异常跟迟缓疲沓、占有先手跟处于后手的不同形势！

说到用兵，有个大概的宗旨，这就是懂得策划他人想不到的和禁不了的计谋，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成功了。专诸就是这样做的。他只不过是一只手举起宝剑刺过去罢了，而吴王僚被一剑击中，当场毙命。〔这是因为专诸把宝剑藏在鱼腹中，对方想不到；等到近在咫尺，举剑而刺，对方就禁不了了。〕更何况是义兵的进攻，〔不是个人行事，〕而是几万人几千人的大军一起行动，布满敌人的原野，冲决敌方的道路，〔自然是锐不可当，势在必胜。〕那么，这样的战士怎可只拿他们和专诸相提并论呢？

简 选 节 录

【提要】这篇文章集中阐述一个问题，即对将士和军备的

严格简选（简，与“选”同义）作者所说的简选，从文意看，是包括了训练在内的，所以反复强调“简选精良”和“兵械铄利”。

文章说，绝不可因为乌合之众和锄头木棍可能打胜仗，而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可能打败仗，就不要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了。文章列举了商汤和周武王成就王业，齐桓公、晋文公和吴王阖庐成就霸业的历史事例，着重证明选择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的重要意义；最后用精兵、良将、锐利兵器和地势险阻四者的结合，作为制胜敌人的一个完整的策略思想提出来，体现了重视主观能动性、不把希望寄托在难以把握的“时机”上面的精神；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武器的进步（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更加重视军队的正规训练）。

世有言曰：“驱市人¹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²；老弱罢³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⁴；离散係（系）〔繫〕⁵，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⁶；锄耰白挺⁷，可以胜人之长铍⁸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于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⁹，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铄¹⁰利，发之则不时¹¹，纵之则不当¹²，与恶卒¹³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庆忌、陈年，犹欲剑之利也¹⁴。简选精良、兵械铄利，令能将将之¹⁵，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是矣¹⁶。

【注释】

1 市人：城市居民，没有经过战斗训练的普通人，与下文“厚禄教卒”相对而言。

2 厚禄教卒：经过专门教练的吃军粮的战士。厚禄，指待遇高。

3 罢（pí）皮：同“疲”。

4 练材：与“教卒”同义，经过训练、武勇有力的战士。

5 离散：流散逃亡的人。系纍（léi雷）：捆绑。这里指俘虏或罪人。纍，原误作“系”，《太平御览》作“纍”，依诸家说改。

6 行（háng杭）陈（zhèn阵）：行伍，队列。陈，同“阵”。整齐：指队伍经过训练，进退周旋，井然有序。

7 耰（yōu优）：同“耰”，平土的农具，类似后世的耢头。白挺（tǐng挺）：未经加工的普通木棍。《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武器），锄耰白挺，横行天下。”

8 铍（tiáo条）：矛，古代兵器。

9 恶剑：与利剑相对而言，恶指质料粗劣、制作不精。择：区别。

10 铍（xiān先）：利。

11 发：出动，指军队开拔或进击。不时：不能按照预先计划的时间到达。

12 纵：放纵，下命令驱使军队冲锋。不当：不当其任，不能完成战斗任务。

13 恶卒：未经训练、无作战能力与经验的士兵。上文的“市人”、“老弱疲民”等用于作战，就都是恶卒。恶是粗劣不精的意思，如言“恶衣恶食”。

14 王子庆忌：春秋时吴王僚之子，以勇捷著名。公子光刺杀王僚之后，恐庆忌为患，又派要离刺杀庆忌。陈年：据高诱注，陈年是齐人，与庆忌“皆勇捷有力者”。《太平御览》作“陈午”。后人或以为陈年当作陈音，或以为是陈完。不详考。

15 能将：贤将，有才能的将领。将：统率。

16 下文略去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庐“简选”士卒兵车的情况。

【译述】

如今人们有这样的言论说：“驱赶普通的市井之民去作战，也可以战胜他人的待遇优厚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老弱或疲惫之人，也可以战胜他人的精锐武士；流民、罪犯一类的乌合之众，也可以战胜他人纪律严明、整齐有序的阵势；拿起大锄

镔头甚至随便什么木棍子，也可以战胜他人的锋利兵器。”这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的议论。如果这里有一把利剑，用它来刺杀，没有刺中；用它来投掷，没有掷到远处。它跟一把无用的钝剑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战斗可以用钝剑，那就不对了。又比如挑选训练了一批精锐士兵，装备了锐利的武器，〔可是在作战的时候，〕行军没有按时到达，冲锋没有完成任务，跟素质极差的战士没有区别。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战斗可以使用素质极差的士兵，那就不对了。王子庆忌和陈年，〔都是勇猛敏捷的力士，〕尚且希望自己的剑是极其锐利的。〔何况一般的战士？总之，军队要精锐，军备也要精良。〕有了经过挑选训练的士卒，有了锋利的武器，再选拔贤能的将领去统率这支军队，〔胜利就有把握了。〕古时候就有凭这个成就了王业、凭这个成就了霸业的人，商汤、周武王和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庐就是例子。

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¹，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²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³，不可为而不足专恃⁴。此胜之一策也。

【注释】

1 角材：这里指各级将校，与下文“士民”（战士）相对为文。（参考陈奇猷说）

2 教：教习，操练。

3 时变：时机的变化。这个“时”，在古人观念中，往往包含着四时晴雨阴阳乃至某些天文现象（如星斗的转移）所显示的吉凶征兆等等，有时候带点神秘色彩。应：应付，对应，对某种情况的反应。今成语有“随机应变”。

4 不可为：不能人为，不能全靠主观努力去做。专恃：单靠。专，独。恃，依靠。

【译述】

所以，大凡用兵取势，依托山水险阻，就要它攻守方便；兵器铠甲和装备，就要它坚利；选择培养大小将佐，就要达到精良；统率士兵，就要经过教练。这四个条件，是义兵的支柱。对于时机变化的种种反应，不是全都可以凭主观人为的，更不能单靠着它。〔上述险阻之便，兵械之利，将佐之精，士卒之教四个条件，〕才是制敌决胜的一种可贵的策略思想。

决 胜

【提要】本篇论述在战争中制敌取胜的原则。文章开首提出：“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在具体论述时，没有详议义的重要性，而着重谈到智和勇，尤其强调了勇的意义和作用。

作者认为，勇是一种象雷电旋风那样不可阻挡的气概（或气势），军队有了这种勇气，就内心充实，就能战斗；而且这种勇气可以激发一种高昂的战斗气氛，鼓舞众人都来参战，夺取胜利。所以，善用兵者，一定要熟悉“民气”，要想出办法来“羁诱”它，使之为己所用。文章如此赞美一往无前的勇气的作用，的确是强者之论。关于这一点，可与《论威》篇参照。

关于智，本文着重说了“凡兵，贵其因也”这一点，提出“能因而加审”，则用兵可以无失的观点，进而用禽兽搏食为喻，提出了“必隐必微，必积必抟”的战术思想，这也是“贵因”（因事因时因势制宜）的具体表现。这与《简选》篇中“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之说，可以相互补充。

夫兵有本干¹：必义²，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

独则上下虚、民解落³；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⁴，乱内作。智则知时化⁵，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⁶。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⁷，别辨震坠⁸；若鸷鸟之击也⁹，搏攫则殪¹⁰，中¹¹木则碎：此以智得也¹²。

【注释】

- 1 本干：根本、主干。这里含有纲领、关键、基础等意义。
- 2 必：一定（做到），义：仁义。
- 3 解落：解体散落（指不能团结在一起）。
- 4 诽：诽谤，相当于今天说“批评”。
- 5 时化：时世的变化。
- 6 纵舍：在这里作“进退”解。纵，同“从”，有跟踪前进的意思（参考陈奇猷说）。数：术，方略。
- 7 破溃：大水冲破堤防。
- 8 别辨：异变。别，有异；辨，同“变”（依谭戒甫说），在这里用以指重大的意外变化，如山崩地震之类，强调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震（yǔn允）：通“陨”，坠落。
- 9 鸷（zhì至）鸟：猛禽。击：搏击。
- 10 攫（jué决）：攫取，猛禽捕食时用爪疾取。殪（yì易）：死；杀死。
- 11 中（zhòng仲）：击中。
- 12 此以智得也：依文义，当作“此以勇得也”（陶鸿庆亦持此说）。

【译述】

用兵，自有它的根本所在：必定要具备义，必定要具备智，必定要具备勇。〔这就是用兵的根本。〕有了义，〔就能感召敌国的臣民，〕敌人就会孤立无援。敌人孤立无援就会上下空虚、人民涣散；敌人孤立无援就连父兄也会怨恨，连贤人也会抨击朝政，乱子就会从内部产生。有了智，就会了解时世的变化。懂得了时世的变化，就会懂得虚与实、盛和衰的转变

迁移，就会懂得用兵作战时先和后、远和近、进和退的种种策略。有了勇，就能够做到坚决果断。能做到坚决果断、毫不犹疑，就能象雷霆，象闪电，象旋风，象暴雨；就能象山石崩落，象大水冲破堤防，象大变异的突然来临，象陨石从天而落；就能象猛禽捕食那样，那被攻击的小动物，一抓就死，那阻挡它去路的树叶树枝，一碰就碎：〔这样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都是靠着勇敢得的啊。

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¹，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²，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³。战而胜者，战其勇⁴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⁵，而莫知其方⁶，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⁷。故商、周以兴，桀、纣以亡。巧拙之所以相过⁸，以⁹益民气与夺民气，以能斗众¹⁰与不能斗众。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譬之若渔¹¹深渊，其得鱼也大，其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诸侯¹²之内，莫不与¹³斗，虽厮舆白徒¹⁴，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幸¹⁵也者，审于战期而有以羁诱之也¹⁶。

【注释】

1 气：勇气，气势。《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陈奇猷引《礼记·祭义》：“气也者，神之盛也。”认为气是“神气饱满”之意，可供参考。实：充实，充沛。

2 由：原因，缘由。这里指事物之间相互关系与联系。微：细微，微妙。

3 北：战败逃走。

4 战其勇：凭着勇气作战。下句“战其怯”，句法相同，意思是凭着胆怯作战，等于说，作战没有勇气。

5 倏(shū疏)忽：疾速。往来：一往一来，这里是“反复”、“变化”之意。

6 方：方术，办法。这里有“轨迹”的意思。

7 所由然：指所经历的种种变化的情况。由，经由，经过。

8 过：区别，差距。

9 以：在，在于。

10 斗众：使众斗，使众人(士民)为自己战斗。斗，在此句中是使动用法。

11 渔：捕鱼，打鱼。

12 诸边：当作“都鄙”。“诸”、“都”通借，“边”、“鄙”义近(依马叙伦说)。都鄙，指国都和边邑。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杜预注。

13 与：为(依范耕研说)。为，读去声(wèi畏)，介词。

14 厮舆：厮役(供使唤做杂役的人)和奴隶。白徒：没有经过训练的无武艺的士卒。

15 幸：当作“势”(依松皋圆说)。势，气势，士气高涨的激昂之情。下句“战期”二字无解，陈奇猷以为当作“民气”。依此，这二句改作：“势也者，审于民气而有以羁诱之也。”

16 审：深深地懂得。羁(jī机)诱：牵制引诱，笼络。羁，马笼头，这里是牵制约束的意思。

【译述】

士民没有长久保持的勇敢，也没有长久不变的怯懦。有了饱满的士气，就内心充实；内心充实，就会勇敢。没有饱满的士气，就内心空虚；内心空虚，就会怯懦。怯懦和勇敢、空虚和充实之间的变化联系，是十分微妙的，不可以不了解。勇敢，就能战斗，怯懦，就会败北。战斗得胜的，是凭着勇气去作战的；战斗败逃的，是在心虚胆怯的情况下去作战的。怯懦与勇敢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瞬息之间就有反复，没有谁能了解其中的轨迹，只有圣人能够洞察这种种转化的情况。所

以，商汤、周武王由此而兴起，夏桀、商纣由此而衰亡。巧和拙之间差别极大的原因，就在于巧者懂得增加民气而拙者只会削弱民气，在于巧者能团结大众战斗，而拙者不能团结大众战斗。〔增加民气和能够团结大众战斗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高昂的士气，〕军队虽然庞大，士卒虽然众多，也不会对胜利有什么帮助。军队庞大士卒众多却不能战斗，那么，多还比不上少。兵员众多和军队庞大，可以造成大福，也可以招致大祸。就比如到深水里去捕鱼，得到的鱼大，所冒的险也大。善于用兵的人，〔最善于鼓起士气，造成一个情绪高昂激扬的局面，〕使得从京都到边邑来的人，没有人不为你战斗，即使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厮役奴隶和普通老百姓，也会从长宽几百里的各个地区前来参战。这是〔全国士气高涨的〕形势使得他们这样做的啊！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深深地懂得民气的作用，而且有对之笼络诱导，使之用于战斗的办法。

凡兵，贵其因也¹。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³矣。胜不可穷之谓神⁴，神则能不可胜也⁵。

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⁶，可胜在彼⁷。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胜之敌⁸，若此则兵无失矣。凡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失之兵，必隐必微⁹，必积必持¹⁰。隐则胜阐¹¹矣，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持则胜离矣。诸搏攫抵噬之兽¹²，其用齿角爪牙也，必托于卑微隐蔽¹³，此所以成胜¹⁴。

【注释】

1 贵因：重在因时因势采取相应的措施。《吕氏春秋》有《贵因》篇。贵，重视，以……为可贵。如“兵贵神速”。因，根据，随顺。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2 “能审”句：当作“能因而加审”（参考陶鸿庆说），“胜”字是衍文。加，增益，更加。审，明悉，深知。

3 穷：困，受困，没有出路。

4 胜：当是衍文。神：神奇，神妙莫测。

5 能：当是衍文。不可胜：不会（被敌人）战胜。

6 在己：（条件、因素）在自己这一方。

7 可胜：可以战胜，指敌人被我战胜。在彼：（条件、因素）在敌人一方。

8 执：持拿。术：方法、手段。遇：遭遇，应付。不胜之敌：依上下文意，当作“可胜之敌”（从陶鸿庆说）。参见上注。

9 隐：隐蔽。微：收缩，缩小（我方）目标，避免敌方发现。

10 积：积聚，这里指聚积力量。抟（zhuān专）：专一，这里指统一军心。

11 阐：明。这里指敌方未能收缩，目标较显明。

12 诸：“之于”的合音。按，“诸”字上当有“譬”字。搏：搏击，搏斗。攫（jué决）：攫取，猛兽以爪疾取小动物叫攫。抵：当作“抵”，用角抵触。噬（shì示）：咬。

13 托：依托。卑微：卑是低，微是小。猛兽捕食，必收缩躯体，卑身而伏以窥伺对手。

14 成胜：成就胜利，获胜。

【译述】

大凡用兵，贵在因时因势制宜。因时因势制宜，即是要根据敌方险阻的情况来加固自己的防御，要根据敌方的谋略动向来进行自己的准备，〔诸如此类〕。能够因时因势制宜而又不断地明察时势，就永远不会陷入困境。不陷入困境，就称得上神奇莫测了。做到神奇莫测，就是不可战胜的。

用兵，最可贵的就是不可战胜。不被敌人战胜的根由在自己一方，敌人可以被我方战胜的根由，在敌人一方。圣人用兵，必定去追求存在于自己内部的不可战胜的因素，必定不去

追求存在于敌方内部的可以被我战胜的因素。所以，用不可被战胜的手段去对付可以战胜的敌人，象这样子，用兵就没有失误了。大凡我方用兵的胜利，也正是敌人的失算。要战胜失算的军队，一定要做到隐蔽和收缩，一定要做到积蓄力量和统一军心。隐蔽，就可以胜过显露了；收缩，就可以胜过臃肿了；积聚力量，就可以胜过一盘散沙了；统一军心，就可以胜过离心离德了。譬如那些搏击、攫取、抵触、撕咬小动物为食的猛兽，它们在使用自己的牙齿、犄角和爪子的时候，总是要放低和收缩自己的身体，依托于隐蔽的地方，〔窥伺机会，然后一跃而出。用兵也需要这样做。〕这是取得胜利的原因。

爱 士

【提要】本篇论述主持兵政者必须珍爱士民，使之怀德图报，在战争中勇于战斗。秦穆公宽待食马肉的农夫，赵简子关怀求骡肝的人，都起到了收揽人心、激励士气、夺取胜利的作用。“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爱士之“士”，应是包括一般人民与军中战士两个方面，而重点在士卒（下篇《顺民》，重点在一般人民，“爱士”与“顺民”正好相对为文。）春秋战国间的兵家如司马穰苴、吴起都以善养士卒著称（如“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等等。见《史记》司马穰苴、吴起传）战国名将王翦、李牧、田单等也有爱士的记录。看来，古代兵家有善养士卒的传说。说这类文章出自兵家言，也是可信的。

本文最后一段，可能有脱漏。大意是说用兵是你死我活、

关涉生死存亡的严肃问题，不可不深知得失利害，含有“慎兵”的意思。

衣¹，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²，甚如³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⁴得矣。

【注释】

1 衣(yì易)：动词，穿衣。下文“食”也作动词。

2 困穷：困与穷同义，指处于困境、没有出路。困又有“急难”义。困穷与一般的贫乏有别，所以这里有困穷甚于饥寒的说法。

3 如：与“于”同（依范耕研说）。于，介词，表比较。

4 国士：一国之中的杰出人才。

【译述】

人要穿衣，是由于寒冷；人要吃饭，是因为饥饿。饥饿和寒冷，是人的大害。对饥寒的人进行救助，是仁义的行为。人如果处于困境或危难之中，比一般的饥饿和寒冷又厉害多了，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会怜悯处于危难之中的人，必定会同情处于困境、没有出路的人。这样做了，自己的名气也就显扬了，杰出的人才也就得到了。

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¹，右服失而野人取之²。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⁴饮酒，余恐其伤女也⁵。”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⁶，晋人已环⁷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⁸，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⁹，中之者已六札矣¹⁰。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以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¹¹。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¹²？行德爱人则民亲其

上¹³，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赵简子¹⁴有两白骡而甚爱之。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¹⁵，夜款门而谒曰¹⁶：“主君¹⁷之臣胥渠有疾，医教之曰：‘得白骡之肝，病则止¹⁸；不得则死。’”谒者入通¹⁹。董安于御于侧²⁰，愠²¹曰：“嘻，胥渠也，期²²吾君骡，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²³杀白骡，取肝以与阳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²⁴，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²⁵。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注释】

1 秦缪公：即秦穆公（缪，通“穆”），春秋时秦国国君，五霸之一。公元前六五九——前六二一年在位。马：当是衍文。为：当是衍文。按，全句当作“昔者秦缪公乘而车败”。败：坏。

2 右服：右边的服马。古代四马驾一车，居中的两匹叫服，居中的在右的叫右服。失：走失。野人：农夫。

3 岐山：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阳：山的南坡和水的北岸叫阳。

4 还：疾，赶紧。

5 伤：伤害。女（rǔ汝）：同“汝”。

6 韩原之战：公元前六四五年（秦穆公十五年，晋惠公六年），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韩原，古地名，一说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一说在今山西芮城。

7 环：围，围绕。

8 梁由靡：人名。扣：牵马（《说文》）。左骖（cān参）：左边的骖马，古代四马驾一车，在两边的叫骖，左边的叫左骖。参见注2。

9 晋惠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六五〇年——前六三六年在位。右：车右，古代战时乘车，主帅居中，御者（驾车人）居左，右边一人陪乘，保护主帅，称车右。路石：人名。投：当作“投（shū梳）”（依王念孙说），投，同“殳”，古代用来撞击的兵器，长丈余。甲：

铠甲，镶有金属防护叶片的战衣。下文六札的“札”，即指金属叶片。

10 “中之”句。当依《太平御览》所引，作“其甲之扞者已六札矣”。扞（yǔn允），坠落。

11 诗：一般以为指《诗经》。按，今本《诗经》无此所引四句。高诱注：“此逸诗也。”范耕研说：“此四句句法不似《诗》，恐是诗序之类，古人亦概谓之诗也。”一说，诗通“志”，指古书记载。译文依此。曰：此“曰”字是衍文。君：君临，统治。正：端正，严正；遵行正道。下文赵简子“杀畜以活人”，就是“君君子则正”的例子。以行其德：使德性得以施行（通过实际行动体现出来）。贱人：小人，与上文“君子”对举，指一般劳动者。宽：宽厚。秦穆公不怪罪食马者，就是“君贱人则宽”的例子。

12 胡：何。务：勉力，尽力去做。

13 亲：亲附，靠拢。上：国君。

14 赵简子：名鞅，春秋末期晋国执政大臣，六卿之一，他战胜范氏、中行氏，扩大领地，为战国时赵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5 阳城胥渠：人名。高诱注：“阳城，姓；胥渠，名。”处（chǔ）：居。下文“处无几何”之“处”，义同。广门之官：广门馆。“官”、“馆”古同字（依俞樾说）。广门馆当是一座馆舍之名。一说，“广门之官”当是“广门之间”（间是“里巷”）。

16 款门：叩门，敲门。谒（yè叶）：请见；进见。

17 主君：对赵简子的称呼。高诱注：“赵简子，晋大夫也。大夫称主者也。”

18 止：已。病愈。

19 谒者：官名，掌管传达。通：通报。

20 董安于：赵简子的家臣。御：奉，侍候。

21 愠（yùn运）：含怒。

22 期：希求，想得到。

23 庖（páo袍）人：厨师。

24 翟（dí笛）：也作“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有赤狄、白狄、长狄之分，当时的晋国即狄族杂居之地。赤狄曾在今天山西东部建立潞国。

25 甲首：甲士(带甲的士兵，也有以甲士为低级武官的)的首级。

【译述】

从前秦穆公驾车出行，车子坏了，右边的服马走失，被一些农人获得。穆公亲自前去寻找，在岐山的南坡上，看到农人们正要吃〔做熟了的〕马肉。穆公〔没有怪罪他们，却〕叹了口气说：“吃骏马的肉而不赶紧喝点儿酒，我真担心这马肉伤了你们的胃。”于是，让所有的农人都喝了酒才离去。过了一年，秦、晋两国发生韩原之战，晋国人已经包围了秦穆公乘坐的兵车了，晋国的梁由靡已经拉住穆公的左边骖马了，晋惠公的车右路石，奋起长梭去击刺穆公身上的铠甲，铠甲上的防护叶片，被击下来的已经有六片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在岐山南坡上吃了马肉的三百多人，在车下竭尽全力为穆公拼命战斗，于是大获全胜，打败晋军，反而俘掳了晋惠公回国。这就是古书记载里所说的：“治理君子坚持正道，用实际行动去施行自己的德行；治理小人宽厚为怀，使他们能尽自己的力量。”国君怎么可以不努力去做施行德义、仁爱别人的事啊？施行德义、仁爱人民，人民就亲附国君；人民亲附国君，就全都乐于为他们的君王去效死牺牲了。

赵简子有两匹白骡，他极其珍爱它们。一个叫阳城胥渠的人，住在广门馆，晚上去敲简子的大门，请求接见，说：“主君的臣子胥渠有病，医生告诉说：‘得到白骡的肝脏当药吃，病就能治好；得不到，就会死。’”谒者进去通报了这番话，简子的家臣董安于正在一旁侍候，生气地说：“哼，这个胥渠呀，竟敢打我们主上的白骡的主意，请立即予以处分。”简子说：“杀一个人，却让骡子活下来，不也太不仁德了吗？杀死一头牲畜，而能救活一个人，不是很仁德吗？”于是，把厨师找来杀了白骡，取出骡肝给了阳城胥渠。过了没多久，赵氏兴兵攻打狄国，广门馆的人〔踊跃参战〕，左边七百人，右边七百

人，抢先登上城墙，斩获了敌人甲士的首级，〔为赵氏立了大功。这样说来，〕国君怎么可以不爱惜士人啊？

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¹来而得死，且以走²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³。故敌得生⁴于我，则我得死于敌；敌得死于我，则我得生于敌。夫⁵得生于敌，与敌得生于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⁶。存亡死生，决于知此而已矣！

【注释】

1 今：有表示假设的语气。

2 走：逃跑。

3 接：交，交锋。

4 得生：得到活命。下句“得死”，得到死亡，意即战败被杀。按，两军对阵，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敌得生于我”，是敌活（战胜），故下句说“则我得死于敌”，是我死（战败）。

5 夫（fú扶）：发语词。按，“夫”字下当有“我”字，全句当作“夫我得死于敌”。

6 精：精髓，精要，最关紧要的东西。

【译述】

大凡敌人兴兵来攻，目的是借此求得好处。假如他们来了〔得不到利，〕只能得到死，就会以逃跑为有利了。如果敌人都以逃跑为有利，那么我方的兵器就没有交锋对象了。所以，〔战争的相互关系就是，〕敌人从我方得到活命，就等于我方从敌人得到死亡；〔反过来说，〕敌人从我方得到死亡，也就是我方从敌人得到活命。〔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我方从敌方得生，与敌方从我方得生，〔这难道不是天差地别的事吗？〕难道可以不仔细审察吗？这正是用兵的精髓所在啊。生死存亡的不同后果，就取决于懂得这一点而已！

顺 民 节 录

【提要】顺民，使民心顺应。必须首先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可以建功立业，才可以进行战争，这是先秦时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的共同认识。这样的言论，大量见于先秦古籍。不过，儒家思想家经常提到的禹、汤、文、武这些成王业的圣人，事迹已经渺远，不如《顺民》篇提到的越王句践故事这么亲切具体，这么有说服力。

本文立论的要点是：一，建功名必先得民心，这是历史经验，无可怀疑。二，无论大国小邑，人民都有所希求，统治者必须满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求并不多、不高，也容易满足。成汤得民，是为民求雨；文王得民，是请求纣王废除酷刑（此二例已删）；越王句践得民，一是与臣民共劳作（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一是与臣民同甘苦。把酒倒进江水，与众共饮，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例。句践的作为，虽出于策略的考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先王¹先顺民心，故功名²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³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悦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

越王苦会稽之耻⁵，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⁶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⁷，耳不听钟鼓⁸。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⁹。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¹⁰其心。有甘脆¹¹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¹²，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¹³，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裘¹⁴，色禁二¹⁵。时出行

路¹⁶，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
瞻者¹⁷，必身自食¹⁸之。于是属¹⁹诸大夫而告之，曰：“愿一与
吴徼天下之衷²⁰，今²¹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
肺²²，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缢，²³此孤之大愿
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
害之²⁴，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²⁵，变容貌，易名
姓，执箕帚²⁶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²⁷。孤虽知要领
不属²⁸、首足异处，四枝布裂，为天下戮²⁹，孤之志必将出³⁰
焉。”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³¹。吴师大败。遂大围王
宫，城门不守，禽³²夫差，戮吴相³³，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
民心也。

齐庄子³⁴请攻越，问于和子³⁵。和子曰：“先君有遗令
曰³⁶：‘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
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³⁷。鴟子曰：“已死矣，以为
生³⁸。”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注释】

1 先王：前代的圣王。高诱说：“神农、黄帝、尧、舜、禹、
汤、文、武皆是也。”

2 功名：功业和名声。

3 必：当是“心”字之误。

4 “民无”句：当作“民无不有所说”（依陶鸿庆说），等于
说“民皆有所悦”。说，同“悦”。

5 越王：指越王句践。春秋末期越国国君，公元前四九六年——前
四六五年在位。公元前四九四年，被吴王夫差大败于夫椒（山名，在今
江苏太湖中），“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终于转弱为强，
灭吴称霸。苦，痛，以……为苦。会（guì贵）稽，山名，在今浙江中
部绍兴、嵊县、诸暨、东阳之间。

6 致必死：等于说抱着必死的决心和人拼命。致，是“送”的

意思。

7 靡曼：美色。指女色。

8 钟鼓：指音乐。

9 焦唇干肺：形容说话过多，伤了唇、肺。

10 来：使之来。招徕。来，或作“求”，当“获取”解。

11 甘脆：指又甜又脆的美食。

12 流之江：把酒流入江河，让士民来喝这含有酒味的河水，表示共享的意思。《察微》篇高诱注：“古之良将，人遗之单醪，输之于川，与士卒从下流饮之，示不独享其味也。”

13 “身亲”二句：自己亲自耕种，妻子亲自纺织，这才吃饭穿衣。这是“与百姓同其劳”（《句践世家》）的意思。不等于说吃自己种的粮食，穿自己织的布。

14 裘：高诱注，“重”。重（chóng虫）：两套。

15 色禁二：衣服颜色不得用二色以上。这也是提倡朴素与节约的意思。

16 时：时常，经常。行路：巡行道路。

17 视：察看。渍（zì自）：高注，“渍亦病也”颜色：面容，脸色。愁悴：同“憔悴”（qīáo cuì乔脆），因劳苦、疾病、饥饿等等而萎靡不振。不贍（shàn善）：（衣食之类日用）不足。贍，足够，充裕。

18 食（sì四）：给吃。

19 属（zhǔ主）：集合。

20 “徼天”句：“下”疑是衍文（依毕沅说）。全句当作“徼天之衷”，意思是争取上天所降之福。徼（yāo腰），同“邀”，求。衷，善，福。按，句践把与吴国同归于尽说成福运，表示愤恨，也表示决心。

21 今：当作“令”（依俞樾说）。

22 履肝肺：肝肺被践踏，表示战斗而死。履，踩。

23 接颈交臂：在这里表示搏斗扭打的情状。僂（fèn忿）：倒毙。

24 事：事奉。这里作“结交”解。害：伤。

25 服：带，佩。 臂：这里作动词用，是“手拿着（兵器）”的意思。刃：刀锋，这里指代兵器。

26 执箕帚：拿起箕帚，表示作杂役。箕（簸箕）和帚（扫帚）都是清扫工具。

27 “以与吴”句：意思是说，以便争一个让吴王早死（刺杀他），自己能死在吴王之后的机会。一旦，一朝，这里指时间短暂，不过先后之间。

28 要：同“腰”。 领：头颈。 属（zhǔ主）：连。

29 戮：辱，耻笑。

30 出：出于此，出此一途。等于现代语“走这一步棋”。

31 异日：他日。按，公元前四七八年，句践伐吴，在笠泽（即今江苏太湖）大败吴师，前四七五年，围吴都（即今江苏苏州苏市），前四七三年，越灭吴，夫差自杀。 五湖：一说是太湖的别名。当是太湖流域湖泊的统称。

32 禽：同“擒”。

33 吴相：指伯嚭。官至太宰（相）。《史记·吴太伯世家》：“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于吴王）。 ”

34 齐庄子：高注，“齐庄子，齐臣也。”陈奇猷以为即田庄子，是田成子（田常）之孙，田和之父。

35 和子：高注以为即田和，陈奇猷说同。今按，田庄子为齐相，在齐宣公时。依杨宽《战国史》，田和（和子）专齐政，称元年，在公元前四〇四年，立为诸侯在前三八六年。距句践之卒（前四六五年）已数十年之久。

36 遗令：遗命。

37 曰：是衍文，当删。 鸱（xīāo消）子：陈奇猷以为当即鸱夷子皮。据《韩非子·说林》，鸱夷子皮是田成子（田常）的家臣。

38 “已死”二句：这二句语意不很明晰。据上下文，似应指越王句践而言。大意是说，句践虽然已死，但他使越民强悍、使越国称霸的影响还存在；对越国仍然不可轻视。以为生，〔越国人民〕认为句践还

活着。

【译述】

前代的圣王〔要举大事〕，首先注意使民心顺应，所以他们能成就功业和名声。那凭着道德争取了民心而建立了大功名的，前代出现过不少了。失去民心而建立了功名的，却还不曾有过。获得民心有一定的原则。大到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小到只有百户人家的小邑，人民总是有所喜爱〔所希望〕的东西。争取到人民所喜爱所希望的东西，就是争取到了人民。人民所喜爱所希望的东西会是很多的吗？〔因而只要去做，是可以争取到的。〕这就是争取人民的基本原则。……

越王句践对于兵败投降、退守会稽的奇耻大辱感到切肤之痛，希望能够深深地得到民心，以便和吴国拼个你死我活。他觉睡不好，饭吃不香，眼睛不看美色，耳朵不听音乐。几年苦心劳力，不怕口干肺燥〔去教化动员臣民，使臣民树立雪耻的决心和勇气。〕对内亲近各级臣僚，对下安抚百姓，以此来获取他们的衷心支持。有了美味如果不够分配，他不敢一个人吃；有了好酒把它倒到河水里，和广大士民一起尝尝气味。本身亲自耕种，妻子亲自纺织，然后才享用衣食。吃饭不要珍羞，穿衣不要两套，颜色不要两样。他经常出去巡行道路，跟随的车子载着食物，来视察孤寡老弱之中那些有病的、贫乏无食、颜色憔悴的人，总是亲自给他们送上吃的。〔等到时机成熟了，〕句践就召集臣僚们，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他们，说：“我多么想和吴国争一争这天赐的福分啊，使得吴、越两国同归于尽，各位臣僚肝脑涂地，战死在同一天；而我自己也要掐住吴王的脖子，倒毙在一处。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如果这一点还做不到，在内估量本国力量不能损伤吴国，对外结交诸侯大国也不能损伤吴国，那么我就只好离开国家，丢下群臣，带着宝剑拿着兵器，变换外貌，改掉姓名，拿起簸箕扫帚去侍候吴

王，〔以便伺机行刺，〕争一个让他先死的短暂时刻。即使我知道自己会被砍成两截，头足搬家，四肢分裂，被天下人所耻笑，我也要矢志不移地走这一条路。”〔由于他深得民心，士民同仇敌忾，〕后来果然在五湖地区与吴国交战，一举大败吴国军队，围住了吴宫，攻下了城门，俘掳了吴王，杀掉了吴相。灭吴之后两年，就称霸诸侯。这就是建立功名首先要使民心顺应的典型事例啊！

齐庄子有请求齐王进攻越国的打算，他去询问和子。和子说：“先君曾经有遗命说：‘不要进攻越国。越国，是只猛虎啊！’”庄子说：“越国虽然是只猛虎，但如今越王句践已经死了呀！”和子把庄子的话告诉鸢子。鸢子说：“句践虽然死了，〔他的影响深入人心，〕越国人还当他活着。”所以说，大凡进行建功立名的大事，一定先要深察民心所归，然后才可以兴办。

审 己 节录

【提要】审，审察；己，自身。审己，就是要求从主观方面检查事势发展成某种状况的原因。以战争的胜负为例，胜了，要从主观方面探究战胜的原因；败了，要从主观方面探究致败的原因。齐湣王战败国亡，自己无容身之地，在佞臣的蒙蔽愚弄下，至死不悟。这是很可悲的。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本文正确地指出了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有自身的因果关系这样一个道理。

凡物之然也¹，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²，其卒必困³。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⁴，以其知也。……

齐湣王亡居于卫⁵，昼日步足⁶，谓公玉丹⁷曰：“我已

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⁸。”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⁹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¹⁰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¹¹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¹²曰：“贤固若是其苦¹³邪？”

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也。

【注释】

1 物：事。 然：如此，（成为）这个样子。

2 当(dàng荡)：适当，合宜。不知：当作“不当”（依陈奇猷说）。

3 卒：终。 困：受困。

4 达师：知识通达的老师学者。《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过：超过，胜过。 俗：凡俗，一般人。

5 齐湣(mǐn敏)王：战国时田齐国君（湣，或作闵）公元前二八四年，五国联兵攻齐，燕将乐毅破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湣王出走至卫，又至邹、鲁，最后至莒（今山东莒县）。不久被杀。 卫：国名，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曾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等地。前二〇九年为秦所灭。

6 昼日：白天。步足：散步。

7 公玉丹：齐湣王之臣，以谄媚得到齐王信任。《吕氏春秋·正名》说，湣王信任公玉丹，是“自讎”（自己与自己为敌）。

8 已：改过从善。已，止，指停止作恶。一说，“我当已”是“我当亡邪”之误。

9 故：乃，竟。

10 以：因，由于。

11 相与：共同。

12 太息：叹息。

13 苦：困苦。

【译述】

大凡事情发展成某个样子，必定有它一定的缘由。如果不

了解其中的缘由，那么，即使有时措施得当了，实际上与措施不得当一样，「都是盲目的，」到头来必然处于困境而不可自拔。先世的贤王、杰出的人物和知识通达的学者，他们能够胜过一般人的原因，就在于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彻透了解事情发展成某个样子的内在原因。……

齐湣王兵败逃亡，住在卫国。一天散步的时候，他对公玉丹说：“我已经战败逃亡了，却不知道原因。我之所以逃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啊？「如果知道了，」我一定改过自新。”公玉丹回答说：“我以为王已经知道战败逃亡的原因了，王竟然还不曾知道吗？王被战败而逃亡的原因，就由于您贤明啊！天下各诸侯国的王都不贤明，因而嫉恨您的贤明，勾结在一起合兵来攻打您。这就是您逃亡的原因。”齐湣王很感慨地叹气说：“贤明竟然会这样子困苦吗？”

齐湣王至死不悟的这个例子正是不知其所以然！这也是公玉丹这样的佞臣的过失！

义 赏 节 录

【提要】义，是“合宜”、“合乎原则”的意思。所谓义赏，说的是奖赏要合乎正道。作者认为，奖赏能影响人心和风气。正确的奖赏，可以促成人心向善，养成良好风气；反之亦然。

这里节选的一段，是从战争的角度来谈奖赏的原则。一，战争时面临强敌，不得已而用诈术。事实上承认了兵不厌诈。二，强调用诈不是百世之利、长久之计。但作者并没有针对在战争中对敌用诈这个特定情况进行论证；“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这一段话说重赏用诈的后果，立论也未妥贴。三，作者说，言“百世之利”的

人，应该受上赏。这个“百世之利”，与一时之务相对而言，依本文与《史记·晋世家》所记，指的是信用。政治上讲信用与战争中用诈术，本来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件事，作者却把它们混淆起来了。对己须讲信用，对敌可施诈术，也是并行不悖的，作者却说，“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似乎是担心对敌用诈会影响内部的风气，同样有逻辑混乱之嫌。《韩非子·难一》亦记此事，而议论不同，可以参看。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¹，召咎犯²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³之君，不足于文⁴；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⁵。雍季曰：“竭泽⁶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⁷，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⁸，后将无复⁹，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¹⁰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¹¹，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¹²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¹³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¹⁴，足以霸矣。”

赏重则民移之¹⁵，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¹⁶五，文公处其一，知胜¹⁷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殽¹⁸，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¹⁹。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注释】

1 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五霸之一。公元前六三六年——前六二八年在位。城濮：古地名，在今山东、河南交界之旧濮县一带。一说在今河南陈留一带。晋楚城濮之战发生于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

年。楚成王四十年），晋胜楚败。

2 咎犯：即狐偃，字子犯。因是文公之舅，故称咎犯。咎，与“舅”同。

3 繁礼：特别讲究礼仪。繁，多。

4 不足：不厌（高诱注：“足犹厌也。”）是不满足、多多益善的意思。厌又可作“嫌”解，兵不厌诈，就是用兵不嫌弃使用诈术。文：典章制度，这里指礼仪。

5 雍季：事迹不详，陈奇猷以为是文公之子，即《左传》中的公子雍。

6 竭泽：弄干了湖水。竭，尽。泽，湖泽，沼泽。

7 藪（sǒu叟）：湖泽或水草地。田：通“畋”，打猎。

8 偷可：勉强可行。偷，苟且，不合道义。

9 复：再。这里是再得利的意思。今年竭泽而渔，焚藪而田，明年不再有渔猎之利；诈伪之道，今苟且用之得利，但不能取信于人，以后则不复得利。

10 反：同“返”，返国。

11 赏后其身：等于说“奖赏却把他放在了后面”，咎犯所受之赏与功不相当，所以说“后”。身，指咎犯本人。

12 务：急务，紧迫之事。按，此文所述咎犯言“诈”，与《史记·晋世家》所载咎犯言“信”，文公“行赏，狐偃（即咎犯）为首。”不同。

13 却：退。

14 不终始：不能始终如一地修德行善。

15 民移之，指人民意识迁移，归向某个方面。例如：重赏勇士，则人民变怯为勇。成：指教化成就。

16 乃：才。

17 “知胜”：懂得胜利成就于什么基础之上。上文说：“成乎诈，其战毁，其胜败。”这里的意思是指文公懂得胜利的获得在“信”（与“诈”相对）的基础之上。

18 戎：西戎。《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

六二三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轂（yáo摇）：山名，在河南西部，分东西二轂，延伸黄河、洛河间，
自古为军事要冲。公元前六二七年，晋败秦师于此。

19 诸夏：指中原地区各国。公元前五九七年，楚晋邲（在今河南
荥阳北）之战，楚胜晋败。柏举：古地名，在今湖北麻城东北。公元前
五〇六年，吴败楚于此。

【译述】

从前，晋文公将要跟楚国在城濮会战，他找来咎犯商议，
说：“楚国兵力多，我国兵力少，要怎么办才可以。”咎犯回
答说：“我听说，特别讲究礼仪的国君，不嫌弃礼节；打仗多
的国君，不拒绝使用诈术。您也就使用诈术罢了。”文公把咎
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弄干了湖水来捕鱼，难道会没
有收获？只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烧光了草木来打猎，难道会没
有收获？只是明年没有兽了。〔这都是只顾眼前不顾以后的办
法。〕使用诈伪之术，〔也是如此，〕即使目前苟且行通了，
以后再靠诈术得利是不可能的。这不是长久的法子。”晋文公
用了咎犯的计谋，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回国之后论功行赏，雍
季却居首位。左右之臣功谏文公说：“城濮的成功，是咎犯的
计谋。您采纳了他的话，奖赏却把他放在了后面，也许不能这
样做吧？”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百世享用不尽的；而咎犯
的话，只不过一时应急罢了。哪有把一时应急的权变放在百世
得利的原则之前的呢？”后来孔子听人提起文公这番话，说：
“面临急难用诈术，可以打退敌人。得胜回国之后推崇贤者，
可以报答德行。文公虽然算不得善始善终，〔完美无缺，〕但
也足以称霸一时了。”

奖赏十分厚重，人民的心性会因此转变；人民的心性转
变，一种风气就随之形成了，一项事业也可能因此成就了。但
是，如果这种成就是建立在用诈的基础上，那么，即使成功也

会毁坏，即使胜利也会失败。普天下打过胜仗的人多得很，称霸的只有五个，文公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懂得胜利应该成就在什么基础上。打了胜仗，却不知道这个胜利是成就在什么基础上的，那就等于没有取胜一样。秦国战胜了西戎，却在殽山失败；楚国战胜过中原大国，却在柏举败给了吴军。〔总之是有胜有败，胜败无常。〕周武王是真正懂得胜利应该成就在什么基础上的人，〔他是以信取胜，而不是以诈取胜。〕所以，一次胜仗就统一了天下。如果许多用诈的行为充满了国家，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是安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就会出问题，〕祸患不只是从外部产生啊！

审 应 节 录

【提要】本文的主旨，在于论述“人主出声应（对答）客（原文作“容”，杨树达以为是“客”之误），不可不审（慎重，审察）。”要求循名责实。

这里节录的一段，只是说明“审应”的必要性的一个事例；但提供了一点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就是名家思想家公孙龙子也受到墨家的影响，主张“兼爱”，提倡“偃兵”。他认为，只要不单口头上而且实际行动上也实行“偃兵”（这就是“名实相符”），偃兵是可以做到的。持这种主张是因为不了解战争的本质和根源。

又，《应言》篇记“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事，大意是公孙龙驳燕王言谈愿意偃兵、而行动积极备战的“名实不符”，可证公孙龙主偃兵说。文不另录。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¹：“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²，兵不可偃乎？”

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³，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⁴入秦，而王缞素布总⁵；东攻齐得城⁶，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⁷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

今有人于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⁸，烦号数变⁹而求静，暴戾¹⁰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

【注释】

1 赵惠王：即赵惠文王，武灵王之子，战国时赵国国君，公元前二九八年——前二六六年在位。公孙龙：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赵国人，与平原君赵胜（卒于公元前二五一年）同时。他以“白马非马”、“坚白石离”两大论题闻名于世。

2 事：从事，进行。偃（yǎn衍）兵：止战。偃，停止。

3 兼爱：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的基本主张之一，《墨子》书有《兼爱》三篇，提倡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不分亲疏厚薄。

4 蔺、离石：战国时赵地，在今山西西部离石附近。公元前二八二年，前二八一年，秦国先后攻取蔺、离石。

5 缞（gǎo稿）素布总：丧服。这里用丧服表示战败失地的哀痛。缞素，白色衣服。布总，戴布冠，束发只来下端而发梢披散。

6 得城：公元前二八〇年，赵攻齐，得麦丘（在今山东商河县西）（依韩连琪说）。

7 所：是，此。

8 阿（ē婀）党：阿私，偏袒一方。令：善，美。这里作“褒美”、“称誉”解。

9 烦号数（shuò朔）变：号令繁多而经常变化。烦，烦琐，繁多。数，屡屡。

10 暴戾（lì力）：暴虐乖张。

【译述】

赵惠文王对公孙龙说：“我进行停止用兵的努力已经十多年了，却不能成功。用兵是不可停止的吧？”公孙龙回答说：

“止战的本意，是出于兼爱天下之人的心思。兼爱天下之人，这不是靠着空洞的名称就可以做到的，一定要有实在的内容。如今蔺和离石二地被秦国攻占，您就穿起丧服来了，〔伤心得不得了，〕向东攻打齐国，得了城邑土地，您就加菜摆酒庆贺起来了，〔高兴得不得了。〕秦国得到土地，您穿丧服；齐国失去土地，您加菜相庆。这不是兼爱天下的心思。这就是止战的努力得不到成功的原因啊！”

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他对人没有礼貌、傲慢轻率，却要求别人的尊敬；他偏袒一方、办事不公道，却要求别人的赞美；他措施烦琐变化无常，却希望得到平静；他暴虐乖张贪得无厌，却希望得到安定。这即使是黄帝也办不到，〔更何况一般人呢。要想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把“名”和“实”统一起来。〕

上 德 节录

【提要】上德，把德教放在首位。上，同“尚”，崇尚。本文的宗旨，既谈治国，也谈治兵。《爱士》篇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本篇则说，在王者德教的感化下，“小民皆之其敌而不知其所以然”。都是强调德教的意义和作用。

这里节录三段。第一段是总论，提出“顺天”、“顺情”之说，认为以德义教民，人民深受感化之后，则赴敌冲锋，变容易俗就会自然而然，顺乎天性和人情，用不着赏罚。这一点和法家对赏罚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第二段，在讲了帝舜以德服三苗的故事之后，又提出了“先德后武”说，似乎是在弥缝德教万能之不足。第三段讲墨家师徒一百八十余人集体自杀的故事，用以说明这绝不是赏罚所能做到的，而是道德信义的作用，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

为¹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²，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³，不能亢⁴矣；太华⁵之高，会稽⁶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⁷，孙、吴⁸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⁹乎天地，澹¹⁰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¹¹，天覆地载，爱恶不臧¹²，虚素以公¹³，小民皆之其之敌¹⁴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¹⁵；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¹⁶，此之谓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¹⁷，说通而化奋¹⁸，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

【注释】

1 为：治理。

2 劝：奋勉。

3 水：当作“永”（依陶鸿庆说）。永，长。

4 亢（kàng抗）：同“抗”，匹敌，当。

5 太华：即华山，在今陕西东部，古称西岳，海拔高度将近二千公尺。

6 会稽：山名，在今浙江东部，主峰在嵊县西北，相传夏禹在此大会诸侯，计功封爵。

7 阖庐：春秋时吴国国君，公元前五一四年——前四九六年在位。教：教令。相传阖庐用兵，教令极严。《吕氏春秋·用民》：“阖庐试其民于五湖，剑皆加于肩，地流血几不可止。”

8 孙、吴：孙武、吴起，先秦著名兵家。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曾为阖庐率师破楚，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吴起，战国时卫国人，曾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后至楚，助悼王变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今传《吴子》六篇，系后人所托。

9 回：回旋，这里作“运转”解。

10 澹（shàn善）：通“贍”，足，充足。

11 极：尽。 烛：照。

12 爱恶（wù务）不臧（cáng藏）：爱憎不藏于心，是胸襟开阔的意思。臧，即“藏”字。

13 虚素以公：虚心素朴，秉公无私。素：朴素、朴质。

14 皆之其之敌：当作“皆之其敌”（第二个“之”字为衍文，依陈奇猷说）。皆之其敌：都能奋勇赴敌。之，至，这里作“冲向”解。

15 天：天性。

16 教：“教”字前当有“其”字（依陈奇猷说），其教，指古之王者的教化。 变容改俗：改变装饰打扮和风俗习惯。容，打扮。

17 形息：身体停止活动，与上“身隐”同意，不再出头露面。彰：明。

18 说通：主张行通了。说，学说、主张。 化：感化。 奋：强有力。

【译述】

治理天下或一个诸侯国，没有比得上用道德的，没有比得上行仁义的。用道德、行仁义，不必运用奖赏，人民就奋勉向上；不必运用刑罚，邪恶就会止息。这是神农氏和黄帝那样的政治啊！凭着道德和仁义，那么四海的广阔，江河的悠长，也不能抵挡了；华山的高峻，会稽的险阻，也不能阻碍了；阖庐的教令，孙、吴的军队，也不能抗拒了。所以说古代成就王业的人，他们的道德运转于天地之间，充满于四海之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直至太阳月亮所能照到的地方，苍天所能覆盖、大地所能容载的地方，〔真是无所不在啊！〕他们胸襟磊落，不抱爱憎的成见；他们虚心而质朴，一切出于公心。〔在他们的道德感化之下，〕人民都勇敢赴敌，却不知道自已为什么会这样做，〔都是自然而然地这么做了，〕这就叫做顺乎天性。他们的教化能够改变人民的服饰和习俗，而人民却不知道是从哪儿受到了影响，〔也都是自然而然地跟着改变了，〕这就叫做顺乎人情。所以，古代的圣贤，本人隐退了，功绩仍然昭著；活动停止了，名声仍然显扬。他们的主张行通了，感化力

很强大，整个天下都得到好处而人民不知道好处来自哪里。
「道德仁义的这种感化力是如此强大，有了它，」难道还用得着严峻的刑罚和厚重的奖赏吗？单凭严峻的刑罚和厚重的奖赏去驱使人民，这是衰微时代的政治啊！

三苗¹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²，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³。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⁴。”周明堂⁵，金在其后⁶，有以见⁷先德后武也。舜其犹此乎⁸，其臧武通于周矣⁹。

【注释】

1 三苗：上古部族名，也指三苗族所居之地，在今西起洞庭湖、东至鄱阳湖一带地方。

2 通：通晓，深知。 情：实情，在这里指道德有极大感化力这种情况。

3 孟门：古山名，在今河南辉县西，春秋时为晋国要隘。一说，孟门是入太行山的隘口。 太行：即太行山，在今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东北—西南走向。

4 疾：快。 乎：于。 邮：投送文书命令的驿站，用快马接力，极为迅速。

5 明堂：古代天子朝会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6 金在其后：金属器物放在明堂之后。按五行说，西（方）与秋与金相配，秋主杀，金亦主杀。金在其后，即杀伐在后，德教在先的意思，所以下句说：“先德后武”。

7 见（xiàn现）：同“现”，显示。

8 犹：通“由”，经由。 此：指“先德后武”。

9 臧（cáng藏）武：等于偃武。臧，即“藏”，收藏不用。 通：通到，传到。

【译述】

三苗不服从舜的政令，禹请求出兵攻伐。帝舜说：“还是

依靠德教吧。”施行德教三年，三苗就归服了。孔子听人说到这件事，说：“真正懂得了德教感化人的情况，〔就无往不胜了，〕孟门和太行山就算不得险阻了。所以说，以德教感化人的迅速，超过了用驿站来传递命令。”周代的明堂，把金属器物放在后边，〔因为金是主兵的，〕这是为了以此来显示先行德教后用兵威啊。帝舜大概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吧？他藏武用德的作法，一直传到周朝了。

墨者钜子孟胜¹，善荆之阳城君²。阳城君令守于国³，毁璜以为符⁴，约曰：“符合听之。”荆王⁵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⁶，阳城君与⁷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⁸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⁹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¹⁰。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¹¹。”还殁头前于¹²。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¹³，欲反¹⁴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当听¹⁵。”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¹⁶也。

【注释】

1 墨者：墨家学者，墨子门徒及其后学。钜子：墨者的首领。战国时代，墨家一派不仅有理论（这一点与其他学派同），而且有相当严格的组织，团体性、纪律性很强，有明确的领袖人物及传袭方法（这与

其他学派大不相同)。孟胜：事迹不详。

2 善：友善。荆：楚。阳城君：楚国的封君，阳城是封地，在今河南淮阳县西。阳城君姓名未详，事迹亦不见于他书。

3 国：这里指阳城君的封地阳城。

4 毁：破开。璜：古代的一种玉器，形状像半璧。符：符信，凭证，用金玉或竹木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符为信验。

5 荆王：指楚悼王，公元前四〇一年——前三八一年在位。前三九〇年左右，吴起由魏入楚，受悼王信用，主持变法。悼王死，旧贵族围攻吴起，吴起伏于王尸以避害（按楚国法律，伤害王尸者罪诛三族）。结果，吴起被杀，王尸亦被射中，因此，贵族论死者七十余家，有的（如阳城君）则逃亡他国。

6 兵：动武，战斗。丧所：王尸所在之地。

7 与(yù玉)：参与。

8 绝：断绝。这里指墨者钜子失去继承。

9 义：读作“议”，指一家之道，即墨家学说。

10 属(zhǔ主)：托，交托。田襄子：事迹无考。依本文，则是继承孟胜为墨者钜子的人。

11 除路：开路。除，清理，开通。《去宥》篇高诱注：“除犹开通也。”

12 还歿头前于：当作“还歿头于前”，随即自刎于孟胜之前。还，旋。歿，刎，刎颈自杀。

13 三人：依上文，当作“二人”。以：同“已”。致：达，传送。

14 反：同“返”，指回到楚国。

15 当听：应当听从我的命令。按，“当听”下应有“不听”二字，指明传送命令的二人没有听从田襄子的劝阻，而是按照原钜子的意图返楚自杀了。

16 若客：“若客”二字无解，陈奇猷以为是“苦害”二字之误。译文从之。

【译述】

墨者的钜子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相友善。阳城君委托他

守卫阳城这个封地，破开一块璜玉作为符信，跟他约定说：“如果符能合上，你就听从送符者的号令。”楚悼王一死，一批贵族围攻吴起，战斗在停放王尸的地方。〔吴起被射死，王尸也中了箭。伤害王尸是灭三族的大罪，〕阳城君也参与了这一事件，楚国朝廷要治他的罪。阳城君赶紧逃亡，楚国收回了他的封地。〔守在封地的〕孟胜说：“接受委托看守人家的封地，而且和他有约定的符信。如今不见有人前来送符传命，可是我无法阻止楚国来没收这块封地；要是不能死难，是不行的。”他的弟子徐弱劝他说：“如果死了有益于阳城君，那死就是了；现在的情况却是死而无益，反而使世上失去了墨者钜子的传继，不可以。”孟胜说：“不是这样。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算是老师也算个朋友，不算是朋友也算个臣子。如果不死难，自今以后，求严师的人必定不再找墨者了，求贤友的人必定不再找墨者了，求良臣的人必定不再找墨者了。死难，正是为了实践墨者的学说，为了接续墨家的事业啊。再说，我将要把钜子的称号交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一位贤人，〔可以当此重任，〕何必担心墨者的世代相续会断绝呢？”徐弱说：“象先生这么说，那么我就先死来开路。”旋即自刎于孟胜面前。孟胜于是派出两个人把钜子的称号传给田襄子。孟胜自杀了，他的学生跟着死难的达一百八十人之多。那两个人把孟胜遗命传达给田襄子以后，就要回到楚国为孟胜而死。田襄子劝阻他们说：“孟子已经把钜子的称号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可以不死了。〕”〔这两个人没有听从这位新钜子的意见，还是按照孟胜的意图，〕终于回到楚国，自杀而死。因为墨者认为，如果不听从钜子，简直就是不懂道理。凭着严峻的惩罚和厚重的奖赏，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孟胜和他的弟子视死如归，完全是信仰道义，而不是追求奖赏。〕如今世上一谈到治国治兵，总是靠着严峻的刑罚和厚重的奖赏；

这在过去的时代，是被当作一种苦害来看待的。

用 民 节 录

【提要】 本篇论述如何使用人民的原则，从内容看，实际上是如何使用人民于作战的原则。

文章一开头就说，使用人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围绕这个中心，作者阐明了下列几点。

一、民为所用，则兵不在多；民不为所用，国大兵多也无补于事，也要亡国。

二、指出人性都是“欲荣利、恶辱害”的（这个出发点与《论威》同，可以互参），用民的关键，就是以奖赏和刑罚来驱使人民趋荣利、避辱害。阖庐和句践的事例就是如此。

三、但是，赏罚不如信义（参看《上德》篇），夙沙、密须两个事例，说明“以信为管”的作用，这就回到了“太上以义”的论点上来。作者认为，信义昭彰，就不但可以使本国之民，还可以使敌国之民（“能用非己之民”）。

四、本文还提出了“适威”的说法，“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详见下篇。

凡用民，太上¹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²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³，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⁴。

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无⁵众，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

【注释】

- 1 太上：最上，最好的。
- 2 则：若，如果（依陈奇猷说），下句“则”字同。
- 3 去就：去，离开；就，走向。这里指的是去不义之事，就义事。
- 4 唯：只。道：方法，这里指役使人民的正确方法。可：可行。
- 5 无：在这里作“弥”、“更加”解（依陈奇猷说）。

【译述】

大凡使用人民，最好的是靠义，其次靠赏罚。用民者的义如果不能感召人民以死相报，用民者的赏罚如果不能驱使人民去恶向善，象这样子还能使用他的人民的，自古到今都没有。人民没有总是能使用的，也没有总是不能使用的，〔关键在于使用的方法。〕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才是可以使用的。

吴王阖庐用兵，不过三万人；名将吴起用兵，也不过五万人。如今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军队不知道有多少个三万、五万，可是用于对外不能抵抗敌人，用于对内不能守卫国家，并非人民不能使用，而是没有得到正确使用他们的方法。没有得到正确使用人民的方法，国土虽然广大，形势虽然便利，士卒尽管众多，又有什么用？古时候有很多得了天下又灭亡的，原因就是人民不为所用！用民的道理，不能不深思熟虑。

剑不徒¹断，车不自行，或²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³，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⁴也。汤、武因夏、商之民也⁵，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⁶，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纲⁷，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

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⁸。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阖庐试其民于五湖⁹，剑皆加于肩，地流血¹⁰几不可止；句践试其民于寝宫¹¹，民争入水火，死者十余矣，遽击金而却之¹²；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¹³，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¹⁴与不能也。

【注释】

1 徒：空，白白地。这里是“无故”的意思。

2 或：有人。

3 万国：古史记载所谓上古时代天下万国，当是原始部落或部落联盟，“万”言其多；经过长期的兼并融合，逐渐减少。

4 充：充足，充实。在本句中作形容词，“不充”等于说“不够”、“不足”。在下文又用作动词，等于说“充实了……的具体内容”。

5 “汤、武”句：成汤灭夏是借助夏人的力量；武王灭商，是借助了商人的力量。因，凭借，借助。按，夏桀、商纣是暴君，人民恨其不亡，被攻时众叛亲离，孤立无援。汤伐桀、武王伐纣，正是顺应了人民的意愿，这也是一种借助。《吕氏春秋·贵因》：“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即此意。

6 管：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政治家。由于鲍叔牙的推荐，齐桓公任之为卿，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因而国力大振，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商：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年？——前三三八年）战国时法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助秦孝公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7 纪纲：纲领，纲要；基本原则。纲，本指网上的大绳，纲举则目（网眼）张。纪，在这里也是“纲”、“纲领”的意思。

8 欲：所愿，所爱。恶（wù务）：所不愿，所憎。

9 试：用，教习。五湖：古代指太湖，或以为是太湖流域五个湖的总称。

10 地流血：当作“血流至地”。上句说“剑皆加于肩”，这句说

肩上的血不断地流至地面，几乎不能止住。

11 “句践”句：据《韩非子》，大夫文种向越王句践建议用焚烧宫室的办法来考察士民：救火而死者，与战死者同赏；救火不死者，与战胜者同赏；不救火者，与战败投降同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内储说上》）

12 遽（jù具）：急。击金：鸣金，退却的号令。却：退，使退。

13 莫邪（yé爷）：宝剑名。兴：当作“与”（依王念孙说）。与，和。变：指宝剑变得锋利与变得很钝。

14 能：能用，会使用。

【译述】

宝剑不能自动地砍断东西，车子也不能自己走路，总得有人去使用它们。播种麦就收获麦，播种稷就收获稷，人们谁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使用人民也有个种什么的问题。不仔细了解一下种的是什麼，却希望人民为自己所用，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

在大禹时代，天下多至万国，到了成汤时代，只有三千多国了，到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存在了。这都是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的缘故啊！人民不为自己所用，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奖赏和惩罚。商汤凭着夏桀之民而武王凭着商纣之民成就了夺取天下的大事，是因为得到了正确使用他们的办法；管仲凭着齐国的人民而商鞅凭着秦国的人民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也是因为掌握了正确使用人民的方法。人民乐意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找到了原因，人民就没有不被使用的。使用人民有个基本原则，〔它就好比鱼网上的大绳，〕提起大绳子，网眼全鼓起；提起大绳来，网眼都张开。那么，用来驱使人民的大绳子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所愿和所不愿。所愿的是什麼？所不愿的又是什么？所愿的是荣誉和利益，所不愿的是耻辱和损害。耻辱和损害正好可以用来做为惩罚的具体内容，荣誉和利益正好可

以用来做为奖赏的具体内容。奖赏和惩罚都有了切实的内容，人民就没有不为所用的了。

吴王阖庐在五湖操练士卒，刀剑砍到肩膀上，鲜血不断地流到地面上，〔没有人退避躲闪。〕越王句践放火烧着自己的寝宫，来考察士民，士民〔为了得奖避罚，〕争先恐后去救火，竟然被烧死了千多人，只好赶紧发出命令，叫他们退下来。〔阖庐和句践的士民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有着具体明确的奖赏和惩罚。莫邪那样的宝剑，不会为勇者变锋利了，也不会为怯者变钝了；但是，勇者用起来，就得心应手，怯者用起来，就无法施为。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会用不会用。〔用民又何尝不是这样。〕

夙沙¹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²；密须³之民，自缚其主，而与⁴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⁵，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⁶。三代之道无二⁷，以信为管⁸。……

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⁹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¹⁰？托于爱利¹¹。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¹²，身必咎¹³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

【注释】

1 夙沙：古代部族名，居于东海之滨。

2 神农：据古史传说，神农氏发明农业，教人稼穡，其时代早于黄帝。

3 密须：古国（部落）名，姁姓，在今甘肃灵台西南，为周文王所灭。

4 与：亲附，归向。

5 布衣：平民百姓。一世：等于说“天下”。

6 “不可”句：当作“不可不察之本”，原文脱一“不”字。句意是，不可不深知用民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篇首“凡用民，太上以义”的“义”。

7 无二：没有两样，相同。

8 管：管钥，钥匙。引伸为枢要，纲领。

9 败托：当作“败所托”（依孙人和说），败坏了所依托的东西。比如，盐太多了（不适度），就败坏了它所依托的菜肴，使菜肴“不可食”。

10 恶（wū乌）乎托：托于什么？恶，同“乌”，何。

11 爱利：爱民和利民。

12 徒：只。疾：急，猛。

13 咎：殃，祸。

【译述】

夙沙的人民，自己起来攻击他们的君主，并投奔了神农氏；密须的人民，自己起来捆绑他们的国君，而归顺了文王。商汤和武王不只是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又能使用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够使用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虽然小，战士虽然少，功业和名声依然可以建立。古时候有不少由一个平民起而平定天下的，都是因为能够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啊！要想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就不能不深刻了解使用的根本原则。夏、商、周三代兴起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用信义做为根本原则。……

所以说，威势不可以没有，却不能单靠它行事。比如拿盐对于味道来说吧，大凡盐的使用，是有所依托的，〔它要依托在菜肴上；〕如果加盐不适度，就会败坏了它所依托的菜肴而不能吃了。威势也是如此，也必定有所依托的东西，然后才可施行。威势依托在什么之上？依托在爱民利民之心。爱民利

民之心显示出来，被人民所了解了，威势才是可行的。威势太重了，爱民利民之心就被压抑了。爱民利民之心被压抑了，就只想加紧施威，这样做，就该自己遭殃了。这就是商纣和夏桀亡国亡身的原因。

适 威 节 录

【提要】适威，使用威势要适度。这是一篇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兵论。

要想使用人民，首先必须爱护人民，“务除其灾，思致其福。”作者用“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的生动比喻（等于今天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来说明用民者对人民态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用民者）本身的安危存亡。关于真正拥有人民和形式上拥有人民二者的区别和后果，说得尤其深刻。李克分析吴亡的原因是“骤战骤胜”，用极警醒的语言总结了历史经验。秦朝本身灭亡如此之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骤战骤胜，用威过度，所谓“以骄主使罢民”。

本文的写法，前两段着重阐述理论，讲用民者和人民的关系，用民的根本原则。李克一段是举例性质。最后一段是总结，“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用威不适度，则走向反面。本篇可与《上德》篇参看。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¹，欲走不得²，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³曰：“民善之则畜也⁴，不善则雠也。”有雠而众，不若无有。厉王⁵，天子也，有雠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后嗣⁶。今世之人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

此多其仇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⁷，有其形不可谓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⁸，由此生矣⁹。有无之论¹⁰，不可不熟。汤、武通于此论，故功名立。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¹¹，抑¹²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¹³则圆；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¹⁴，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¹⁵。

【注释】

1 轻任：负荷轻（装得少）。任，负担。新节：用初生的柔软的枝条做的马鞭。节，策，鞭子。

2 走：走失，横逸，马乱跑而不遵车道。不得：不能。

3 《周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自注云：“周史记。”按，即《逸周书》。

4 民善之：这里的意思是，对于人民，如果统治者善待他们。畜：养。这里的意思是，统治者可以把人民养为己用，下句“不善则仇也”，意思是，对于人民，如果统治者不善待他们，则关系对立，人民就不会为统治者所用，而成为仇敌。

5 厉王：周厉王，名胡，西周末期暴君，公元前八四一年，国人发难，他逃至彘（地名，在今山西霍县），前八二八年死于此。

6 微：无。召（shào绍）公虎：即召穆公，名虎。厉王无道，国人发难围攻王宫，召公虎把太子藏匿在家，以自己儿子替死。后太子即位，即周宣王。所以本文说，如果没有召公虎，周厉王就绝后了。

7 “有必”句：大意是，有民，必定是人民顺从统治者的爱欲，两者能够协调一致，这才可叫做有。缘，顺。

8 息：安。

9 “由此”句：疑有脱误。大意是，就有了众多仇恨国君的人民了。

10 “有无”句：什么叫有民、什么叫无民的道理。比如舜是布衣，好像是无民，但实得民心，终定天下；厉王身为天子，好像是有民，但实失民心，自身不保。

11 玺（xǐ洗）：印。涂：泥。

12 抑：压，按。

13 圜：同“圆”。

14 必应其类：种什么，生什么，应其类而生。这是比喻统治者对人民的态度和人民的反应。

15 人事：人为之事。上文“古之君民者……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就是尽人事。审：明察，深知。

【译述】

过去的圣王使用他的人民，就象驾驭良马一样，〔总是格外珍惜，〕车子的负载很轻，赶车的鞭子很柔，也不让它乱跑，所以能达到千里之远。善于使用人民的人也是这样。人民天天希望得到使用而没有机会，〔因为国君爱惜民力，〕一旦能够为国君使用，他们奔走向前，就像千仞高的山涧上的积水决了口子，〔这势头〕又有谁能阻挡呢？《周书》上说：“对待人民好，人民为你所畜用；对待人民如不好，人民与你为仇敌。”有仇敌而且很多，倒不如没有〔人民〕。周厉王身为天子，却仇敌很多，结果逃窜到了彘，灾难牵连到子孙，如果没有召公虎，他就绝后了。如今的国君，总是希望人多，却不知善待他们，这只是增加仇敌罢了。不能善待人民，就不能拥有人民。所谓拥有人民，说的是必定能同心同德的意思，徒有表面形式的拥有，不能叫做拥有人民。〔比如说，〕舜本是平民，〔似乎不拥有人民，〕但终于得了天下。桀本是天子，〔似乎拥有普天下的臣民，〕实际上不得安宁，因为产生了那么多仇敌。拥有人民和没有人民的道理，不能不深刻了解。商汤和周武王对这个懂得很透彻，所以功业和名声都建立了。

古代做为人民君长的人，总是用仁义来治理他们，用爱利

来安抚他们，用忠信来引导他们，努力解除人民的灾难，想着给人民带来福运。所以人民对于君上，就好比印玺和封泥的关系，用方形的按上去，就成方形；用圆形的按上去，就成了圆形的。又好比五谷的种子播在地里，一定是种什么，长什么，而且会成百倍地增长。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啊。他们人已经死了，但后世人民仍然接受他们的教化，奉若神明。他们对于一个国君应该如何尽人事的道理，实在是懂透了。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¹，问于李克²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³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⁴，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⁵，恣则极物⁶；罢则怨，怨则极虑⁷。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⁸。”……

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⁹。烦为教而过不识¹⁰，教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¹¹。以为继知¹²，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

【注释】

1 魏武侯：当作“魏文侯”。文侯，武侯之父，战国初期魏国国君，名斯，公元前四四五年——前三九六年在位。中山：古国名，在今河北中部，初期建都于顾（今河北定县）。公元前四〇六被魏文侯攻灭（后又复国）。

2 李克：战国初政治家。魏文侯灭中山，封太子（即武侯）为中山君，李克任中山相。

3 骤：屡次。

4 罢：同“疲”。

5 恣（zì自）：放纵。

6 极物：高注，“极尽可欲之物。”即贪得无厌。

7 极虑：高注，“极其巧欺不臣之虑。”即想尽办法来瞒哄应付贪得无厌的国君。

8 自歿（mò墨）：自刎，自杀。干隧：古地名，在今江苏苏州附近。公元前四七三年，越王句践大败吴师，攻破吴都（今苏州），夫差自杀于干隧。

9 “不论”二句：不考虑人性，不顾及人情。反，顾，顾及。按，《上德》篇提出“顺天”、“顺情”说，《用民》篇提出人民“欲荣利，恶辱害。”可为这二句作注。

10 “烦为”句：制定许多烦琐的教令要人遵行，却怪罪那些不了解这些烦琐教令的人。为，作，制。过，以……为过，指责（以下三句句法同）。

11 “则以”句：当作“则以伪继之矣”（依陶鸿庆说）。为，与“伪”同。继，接续。

12 以为继知：当作“以伪继之”。“知”是“之”的误字（依陶鸿庆说）。

【译述】

魏文侯在中山的时候，问李克说：“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屡战屡胜。”文侯说：“屡战屡胜，是国家的福运啊，吴国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缘故？”李克回答说：“屡战，人民就太疲惫了；屡胜，国君就骄傲起来了。由一个骄傲的国君去役使疲惫不堪的人民，这样做而国家不灭亡的，天下少有。骄傲了，就放纵；一放纵就贪得无厌，胃口越来越大。疲惫了，就怨恨；一怨恨就用尽心思来敷衍国君。在上的和在下的都走到了顶点了，吴国的灭亡还算是迟缓的。这就是夫差在干隧自杀的原因啊！”……

所以，乱国役使人民，总是不考虑人性，不顾及人情，烦

琐地宣示许多文告，而责难那些不能熟悉的人；不断地颁布许多命令，而指责不能遵从的人；设置巨大的危险，而怪罪那些不敢向前的人；提出重大的任务，而处分那些无法胜任的人。人民知难而进，是为了求得赏奖，知难而退又担心得罪。他们〔又想受赏，又想免罚，〕而明知自己的能力做不到上述种种为难的事情，就只好用虚假的手法来接续了。用虚假的行为来接续，在上者又随即治他们虚假的罪，这就是以罪招罪。国君与人民之间的仇怨，也由此产生了。所以，礼仪太烦琐了，反而显得不庄重；工作太繁杂了，反而没有成效；教令太琐碎了，反而没人听；禁令太多了，反而行不通。

为 欲 节 录

【提要】本篇讲的是“令人得欲之道”，也即论述获得利欲的正确方法。为，做，在这里作“获取”解。欲，欲望，所愿。

节录的一段，以晋文公“攻原得温（温，原作卫）”为例，说明通过信义去获得利欲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义赏》篇提到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把咎犯的“用诈”说成“一时之务”，把雍季反对诈伪之道的言论说成“百世之利”。这和本篇强调诚信的思想是一致的。

凡治¹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²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

晋文公伐原³，与士期⁴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⁵。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⁶。公曰：“信，

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后反。原人闻之乃下⁷。卫⁸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原也。文公可谓知求欲⁹矣。

【注释】

1 治：政治清平安定。与下文“乱”相对。

2 祸福：争行义、乐用，是国君之福；争为不义、竞不用，是国君之祸。

3 原：春秋时小国，在今河南济源之北。

4 期：约定期限。

5 去：离，撤离。

6 师吏：《左传》作“军吏”，“师”、“军”同义。师吏当指军中官佐。待：等待。

7 下：这里作“投降”解。按，《左传》记晋文公伐原在僖公二十五年，情节与此不同。

8 卫：当作“温”，《淮南子》、《新序》都作“温”，而《左传》、《史记》在灭原之年记文公围温之事。温，古国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9 求欲：追求所希望得到的。求，求取，招来。欲，所愿。

【译述】

大凡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总是让人民争着行义；一个衰乱的国家，总是使得人民争着做不义之事。一个强国，总是让人民争着乐于效力；一个弱国，总是使得人民争着不肯出力。人民争着行义和乐于效力，〔是国君的福运；〕争着行不义之事和不肯出力，〔是国君的祸患。〕这种福运或祸患〔是非常大的，大得〕天不能覆盖，地不能周载。

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卒约定以七天为限，七天过去了而原没有攻下来。文公下令军队撤退。谋士对他说：“原眼看就

要攻下来了。”军队官佐也请求再坚持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宝物。得到原国而失去宝物，我不干这种事。”军队终于撤退了。第二年，晋军又攻打原国，文公与将士们约定：一定要攻下来，然后才班师回国。原国人听见了，就赶紧投降。〔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晋文公说话是算数的。〕温国人听到这件事，认为文公讲信用到了极点，就归顺了他。所以说“攻原得温”，就是指的这件事。晋文公不是不想得到原国，但如果凭着不讲信用得到它，还不如不得，必定要靠诚信来得到它。〔这样做了，〕归顺的就不单是原国了。文公可以说是真正懂得怎样去追求他所希望的东西了。

召 类

【提要】本文论述的主题，就是开篇的第一句：“类同相召”。或者叫做“召类”。作者认为，“祸福之所自来”，不是命里注定，而是相应的行为“召引”来的——比如说，乱则召寇。

由此，作者提出了两方面的见解。一，从治国者的角度来说，国有贤人，不召攻伐（贤人与被攻伐不同“类”），楚不攻宋、赵不攻卫，都是史例。二，从兵家的角度来说，“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如果是乱国，应该主动进攻：“乱而弗攻，害民莫长焉。”而且“混乱”、“昏乱”跟“遭到攻伐”是同“类”的。这就为主兵者提供了道义上和理论上的根据。在叙述用兵的由来时，作者更是把治、乱的交替和文、武的两手结合起来，说成跟天时与农事的关系一样：治则用文，乱则用武，这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本篇以“类同相召”为立论的哲学基础而谈兵，有的学者因此认为与《应同》篇同为兵阴阳家之言。《应同》篇本书未

选，特备此一说。

类同相召¹，气同则合²，声比则应³。故鼓宫而宫应⁴，鼓角而角动；以龙致雨⁵，以形逐影⁶。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焉不知其所由⁷。故国乱非独乱，有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⁸犹且为之，有⁹况于贤主乎？故割地宝器，戈剑¹⁰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固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则无为攻矣。

【注释】

1 类：类别，同类。 召：招致，招引。

2 气：气类，气味，精神气质。按，“气同则合”一语，就其广义来说，与“类同相召”意思一样，“气”不单指人而言。译文用其狭义。 合：合拍，会合。

3 声：指五声（五音）：宫、商、角、徵（zhǐ止）、羽。 比：近。 应：应和。

4 “故鼓”二句：《应同》篇有此二句，文字小异。高诱注：“击大宫而小宫应，击大角而小角和，言类相感也。”范耕研曰：“此即今物理家共鸣之理。”

5 以龙致雨：古人以为龙能兴云降雨，是不科学的说法。致，招致。

6 以形逐影：高诱注：“影出于形，形行日中则影随之，故曰以形逐影。”按，以上数句，讲的是事物间的某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气同则合，声比则应。”语出儒家经典《易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7 “焉不”句：当作“焉知其所”、“不”、“由”二字是衍文。焉，安，疑问词。所，所由，根源。

8 中主：才德平常的中等国君。

9 有：同“又”。

10 戈剑：二字衍文，《应同》篇作“卑辞屈服”，无“戈剑”。

【译述】

类别相同的事物，就相互招引；气味相投的人，就彼此合拍；声音性质相接近，就会引起共鸣。所以，敲击大宫而小宫应和，敲击大角而小角震动。又比如龙可降雨，形影相随等等〔都说明“类同相召”这个道理。〕祸患和福运的产生，一般人都以为命里注定，〔无法预测，〕他们哪里知道祸福的根源。〔其实，这也是和其他事物、其他现象相互感应、相互引发的相同。〕所以，国家混乱，不单是混乱罢了，一定会招来外敌的入侵。〔这就是“类同相召”，不是命里注定。〕单单是混乱，不一定会灭亡；招致外敌的入侵，就无法生存了。

大凡用兵，不外乎用在得利方面，或者用在行义方面。攻打乱国，就能平服，敌国平服，攻者就能得利；攻打乱国，就符合道义，合乎道义，攻者就很光荣。这种又光荣又得利的事情，连普通国君都会去做，更何况是贤明的国君呢？割让土地和赔送宝物，用低三下四的言辞表示屈服，都不能阻止敌国的进攻；只有国家治平安定，才能做到。国家治平安定了，为了得利的国家就不来进攻了，为了追求美名的国家就不来讨伐了。大凡人们进行攻伐，不是为了图利，就是为了图名。如果名声和实利都不能通过攻伐而获得，那末，一个国家即使再强大，也不会去做攻伐的事了。

兵所自来者久矣：尧战于丹水之浦¹，以服南蛮；舜却苗民²，更易其俗³；禹攻曹⁴魏，屈鹬有扈⁵，以行其教。三王⁶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计，害民莫长焉。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

也。文者爱之征⁷也，武者恶之表⁸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⁹，圣人之元¹⁰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时至而事生之¹¹。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注释】

1 丹水：当即今之丹江，发源于陕西，流经河南南阳地区，在湖北均县入汉江。 浦（pǔ普）：水滨。

2 舜却苗民：《上德》篇有帝舜以德服三苗事，可参看。却，止。

3 更（gēng庚）易：更改，变易。 其俗：指三苗好战的风气。

4 曹魏：上古部族名。《竹书纪年》载，尧时“司空（即禹）伐曹魏之戎”。与此相合。

5 屈骛有扈：当作“启伐屈骛”。“屈骛”前脱“启伐”二字，有扈为衍文（参考谭戒甫、陈奇猷说）。启，夏启，大禹之子，夏朝的建立者。屈骛，或写作“胥敖”（见《庄子》），当是传说中的部落名。

6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创业之君禹、汤、周武王（也有包括周文王的）。

7 征：征兆，迹象。

8 表：标记。

9 常：常道，一般规律。

10 元：这里作“贵重”、“贵重之物”解。

11 时：四时，春夏秋冬。 事：农事，如春种秋收。

【译述】

用兵的来源是十分久远的了：帝尧在丹水之滨作战，为的征服南方的蛮族；帝舜制止了苗民的反抗，改变了他们好战的风俗；大禹攻打过曹魏，夏启讨伐过屈骛，这都是为了〔用武力〕推行教化。夏、商、周三代以上，本来就都使用武力了。对方混乱，就需要用兵；对方治平，就应当止战。如果对方治平却去攻打它，不吉不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对方混乱而不去讨伐它，为害人民没有比这更深重的了。这就是一治一乱、或用兵或不用兵的不同情况，也是文治和武功之所以产生的

根源。文治，是对对方表示爱的一种方式；武功，是对对方表示恨的一种标志。表示爱和表示恨都遵行着道义的原则，用文治和重武功都有一定的规律，这就是圣人看得至高无上的大道啊。就比如寒来暑往的顺序推移，时令到了，相适应的农事也就产生了。圣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四时，却可以用人事去适应四时的变化。人事能够适应天时的，成效就大了。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¹，司城子罕觐之²。南家之墙，隳于前而不直³；西家之潦⁴，径⁵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鞆⁶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鞆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鞆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庑⁷，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归荆，荆王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⁸，而折冲⁹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宋在三大万乘¹⁰之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¹¹，相平公、元公、景公¹²以终其身，其唯仁且节与¹³？故仁节之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¹⁴，土阶三等¹⁵，以见¹⁶节俭。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¹⁷，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¹⁸，今蘧伯玉¹⁹为相，史鰌²⁰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²¹，甚听。《易》²²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

凡谋者，疑也²³。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²⁴。贤主之举也，岂必旗幟将毙而乃知胜败哉²⁵！

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

【注释】

1 士尹池：楚臣。士尹当作“工尹”，楚官名，后来以官为氏。池，工尹的名字。荆：楚国。

2 司城子罕：宋臣。“司城”，官名，后来以官为氏。子罕，人名。据下文，子罕为相国，相平公、元公、景公，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的人。觴之：向（工尹池）敬酒。

3 “犇(chóu 仇)于”句：大意是，（南家的围墙）正好挡在司城子罕住宅的前面，因而遮住了正视前方的视线。犇，有“相当”、“匹敌”的意思，这里解作“两两相对”、“挡”。直，直视，视线向着正前方。

4 潦(lǎo 老)：积水。

5 径：通“经”，经过。

6 鞞(mán 瞒)：鞋。

7 庫(bēi 悲)：同“卑”，地势低下。

8 修：修养，修德。庙堂：朝廷。

9 折冲：退敌。冲，冲车，战车。

10 三大万乘(shèng 胜)：三个大国。宋国北有晋，东有齐，南有楚，是三大国。万乘，万辆兵车。

11 益：同“翳”，遮蔽，阻塞。这里是“安全”的意思。

12 平公、元公、景公：宋平公，名成(子姓)，公元前五七五年——前五三二年在位；元公，平公之子，名佐，公元前五三一年——前五一七年在位；景公，元公之子，名头曼，公元前五一六年——前四五一年在位。据此年代，司城子罕为宋相，当在平公后期至景公初期。

13 节：节俭，俭约。与(yú 于)：同“欤”，疑问词。

14 故：当作“周”(依蒋维乔说)。周，指周朝。明堂：天子举行祭祀及其他大典的建筑物。茅茨(cí 词)：用芦苇、茅草苫盖的屋顶。蒿柱：把蒿草束成捆，用作柱子。高诱怀疑蒿子可以做柱。大概古史传说如此。《竹书纪年》、《大戴礼记·明堂》均有此记载。

15 土阶：泥土做的台阶，与“石阶”等相对而言。等：级，台阶的级。

16 见：同“现”，显示。

17 史默：亦作“蔡史墨”，蔡是姓氏，史是官，默是名。 睹：看，察看，这里是“观察动静”的意思。

18 “谋利”二句：意思是，我前往卫国观察动静，是为了有助于攻卫得利，如果观察不够准确，可能反而受害，等于没有去观察。

19 蘧(qú渠)伯玉：卫国大夫，名瑗，与孔子同时。《论语·宪问》：“蘧伯玉使人于孔子。”

20 史鰌(qiū丘)：卫国大夫，字子鱼。据《韩诗外传》，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曾多次劝谏卫灵公进用蘧伯玉，斥退弥子瑕。临死时还嘱咐儿子不要在正室治丧，以进行“尸谏”。

21 子贡：孔子弟子，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 使令：听候差遣；供职。

22 《易》：《易经》，儒家经典之一。引文见《易·涣》：“六四：涣其群，元吉。”孔颖达疏：“能为群物散其险害，故曰‘涣其群’也。”涣是涣散之意。句意词意均与吕氏书不同。

23 “凡谋”二句：直译是，谋，就是疑。意思是，谋，是由于有疑难和为了解决疑难。

24 名实：名声和实利。 从之：从此而来。

25 僨(fèn奋)：仆倒。 毙：死，这里指战死。

【译述】

工尹池为楚国出使宋国，宋国的司城子罕设宴招待他。司城子罕的南边邻居的围墙，挡在子罕住宅的前面，遮住了视线；西边邻居家的积水，流经子罕的房子，一直不断。工尹池问子罕，为什么〔不迁走南家？不堵塞西家的流水？〕司城子罕说：“南家，是工匠、做鞋子的。我本想把他家迁走。可是他父亲〔来求我〕说：‘我们靠着做鞋吃饭已经三代了。如果迁走，这就使得宋国买鞋的人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就会没有饭吃。希望相国为我们吃不上饭操操心！’由于这个缘故，我没有把他家赶走。西家地势高，我的住宅地势低，积水经过我的住宅流得畅快，〔便于排涝，〕所以也就没有加以禁

止。”工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正好要起兵攻打宋国。工尹池劝谏楚王说：“宋国不可以进犯啊！它的国君贤明，它的相国仁德。贤明的人能获得人民拥护，仁德的人能使人民为他效力。楚国如果进犯，大概会一无所获，反而被天下人笑话吧！”所以，楚国就放弃宋国而进攻郑国。孔子听说这件事，说：“修养道德于朝廷之上，却能抵御敌人于千里之外的，大概说的就是司城子罕这样的人吧！”宋国处于晋、齐、楚三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之间，在子罕在世之时却不被侵犯，四方边境很安全。子罕前后辅佐平公、元公、景公，直至逝世，大概就是凭着仁德与节俭吧？所以，仁德与节俭的效用是很大的。所以周天子的明堂，用茅草盖顶，用蒿子〔捆起来〕当柱，泥土作台阶，而且只有三级，就是用此来显示节俭的美德。

赵简子将要袭击卫国，派史默前去了解情况，给他一个月期限。结果，史默过了半年才返回。赵简子说：“怎么去了这么久？”史默说：“〔是为了观察得准确些呀！袭击卫国是为了谋利，〕如果求利而得害，就跟不去观察一样了。现在的卫国，蘧伯玉作国相，史鰌是副手，孔子做贵客，〔受到尊敬，〕他的弟子子贡又在国君跟前当差，而且言听计从。《易经》上说：‘涣其群，元吉。’涣，是贤德的意思；群，是众多的意思；元，是吉祥的好开端的意思。涣其群，元吉，就是辅佐之人多贤德。〔卫国可不能进犯啊！〕”赵简子〔认为史默说得很好，〕就不再兴兵攻卫了。

所谓谋，就是有了疑难共商量。有了疑难，就要遵行公义的原则去判断事体；遵从公义的原则去判断事体，那么谋事就不会失误；谋事不失误，名声和实利就随之而来了。一个贤明国君的行事，难道非得旗帜倒下了、将士牺牲了才知道胜败么？只要深刻地了解其中道理，得和失、荣和辱就见分晓了。所以夏、商、周三代所最看重的，就是贤明。

后 记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文明古国。春秋战国时代则是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形成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我国古代军事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汉初年的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竟有一百八十二家之多，他们“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班固著录兵书，属于先秦的在四十家、五百篇以上（以上均见《汉书·艺文志》）。这还不包括含有军事论的先秦诸子著作。

先秦时代的军事学的发达，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春秋战国这个新旧交替时期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大发展大进步的形势下，战争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从所谓“古者万国”到七国争雄，无数胜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使人们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加以研究和总结，以便指导战争实践。于是，大批的军事专家和军事著作也就应运而生了。当时，不但军事家谈兵，思想家也谈兵。这是因为军事科学需要哲学思想的指导，思想家也不能回避几乎天天遇到的战争。提倡“无为而治”的道家谈军事，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谈军事，提倡攻战兼并的法家，自然更要谈军事。提倡“礼治”的儒家，由孔、孟的注重仁义，到荀子对富国强兵的津津乐道，也有了重大的变化。这正如恩格斯说的：“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六二页)

由于这个缘故，除了《孙子兵法》等专门的兵书而外，先秦诸子著作中的军事思想也应该作为整个先秦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整理，作为内容丰富的宝贵军事遗产来继承和研究。这对于研究几千年来的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是具有基础性的工作；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们受军事科学出版社之约，从去年年初开始着手编选和注译《先秦诸子军事论》。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首先是翻阅数十种先秦子书，包括尘封已久、少有问津者的古籍，在参考前人辨伪成果的基础上决定取舍；然后通读选定的十四种著作，从中爬罗剔抉，摘录篇章段落；最后进行注译和解说。有的古籍经多人研究注释，我们可以充分汲取已有的成果；有的则几乎全凭自己的体会斟酌，为求一词之解、一句之译而费半日之功者，往往有之。工作进行中，常生艰苦备尝之感；书稿完成后，犹怀未能尽善之忧。这是因为我们处事虽然谨慎，而学力实有未逮。因此，切望读者专家，不吝赐教；或使疏误浅陋之处，得有订正补苴之时。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出版社的同志的热情支持，谨致谢忱。

编著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北京师院